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二五四冊目次

清容居士集五十卷目錄二卷（二）	（元）袁桷撰						
元刻本（卷二十七至二十九 三十七至三十九 四十七至五十配清鈔本）							
蒲室集十五卷書問一卷疏一卷	（元）釋大訢撰	元後至元刻本					
梅花字字香二卷	（元）郭豫亨撰	元至大刻本					
馬石田文集十五卷	（元）馬祖常撰	附錄一卷	明弘治六年熊翀刻本（四庫底本）				
道園遺稿六卷	（元）虞集撰	元至正十四年金伯祥刻本					

		四九九	三二一	二九九	一三八	〇〇一	

清容居士集五十卷目錄二卷（二）

（元）袁桷撰

元刻本（卷二十七至二十九　三十七至五十）

配清鈔本）

議狀附

進郊祀十議狀

楠近奉

勅牒授楠前件官拜　命以來實竊戚汗自惟慵駑儻俚儒濱海蠻處平時所習不過以雕蟲篆刻粉飾其固陋誠不自意俾獲擢用捫心顧影愈積愧靦思欲上報

朝廷之萬一退揆素志顧以上陳竊伏思

念

國家車書混同之後聲文昭明典章純備議禮考文實惟　聖明之大本觀會通以行典禮今維其時然因循有待幾三十年得非睹歷代儀文之緐縛費用之浩博故由是而未舉也楠嘗質五經之本文較羣說之同異自漢而下良由鄭玄註釋殺雜遂不得其當若郊壇神位之侈靡牲牢尊罍之加多又皆出於東西兩漢之舊增益愈緐而古禮愈失有司益憚其費而不敢議若歲必親祀之說下至唐宋承平大盛猶不能一歲一祀則歷代所行是以知非五經之正禮矣昔叔孫通奉漢高旨意成野外之儀獨魯兩生不至方是時承秦絕學使魯兩生�generated為知禮其補三正誤當不至如叔孫通綿蕝而已故儒先惜兩生之不來而復議兩生之迂介金馬碧雞之頌茂陵封禪之書楠雖愚賤度不敢為獨懷區區之說以陳者實以郊祀為國之大事不應閣畧而未議方今翰林為清切之職典章文物悉自此成而衆賢肅和討論潤色不憂其不至謹獻所為郊祀十議以補缺佚倘

皇朝之禮明郊祀之本其亦有在若夫登降燔燎之儀禮文豐殺之異非十議所盡當別具以獻知其綱則其目可知矣將仕佐郎翰林　國史院檢閱官兼楠狀

郊祀十議序

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所由來尚矣損益之道其旨同焉歷政絕滅三代典禮臆為之制禮經廢缺殘灰斷壁收合於

西漢之世名爲宗周而祠祭廣衍皆祖秦
舊逮王莽尊信周官後漢二鄭申釋名義
違異於五經者多傅曲會皆得以合自漢
而降言禮者悉本於此愚嘗紬繹經傳尊
聞審問繫儒先是證郊社大典秦漢而下
莫有疑義惟合祭同異其詳可得聞矣若
郊非圜丘帝非天帝沿襲舊說卒無與正
夫天無二日是天尤不得有二也五帝非
人也然不得謂之天作昊天五帝議祭天
歲或爲九或爲二或以變禮者爲正作祭

天名數議圜丘
官作圜丘非郊禮后土即社議三歲一郊非古也
復疑爲作后土社也先儒言之而
作祭天無間歲議燔柴古經之可見者也
周官以禋祀爲天其義各旨作燔柴泰壇
議祭天之牛角繭栗用牲于郊牛二合配
而言之也禮成於周公未之有改增群祀
而合祠爲非周之制矣作郊不當立從祀
議郊質而尊之義也明堂文而親之義也
作郊明堂禮儀異制議郊用幸魯禮也卜

不得常爲幸猶至日之不常爲幸作郊非
幸日議北郊不見於三禮尊地而遵北郊
鄭玄之說也作北郊議多聞闕疑先聖有
訓私不自量揆妄爲之說實有悉焉鴻藻
碩儒洽通上下其必有以折衷而深證之
大德五年春三月具官臣揔楠序

昊天五帝議

言昊天者有三說鄭玄六天之妄攻之者
衆矣王肅謂祭天有二冬郊圜丘春祈農
事若明堂迎氣皆祭人帝歷唐而下則謂

郊祀配天者爲昊天明堂配上帝者爲五
帝甚者因其說之不通併孝經后稷配天
本文而非之其說紛雜良由天與帝之歸
不明故耳夫在郊者謂之天在明堂者謂
之帝河南程氏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
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者氣之
始也萬物成形于帝人成形於父故季秋
饗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者物成之時也
胡宏氏曰天言其氣帝言其性其說是矣
故曲其在郊則以其遠祖配尊而無文之

義也由其在明堂則以其父配尊而親之之義也鄭氏六天本於讖緯攻之者雖力而卒莫敢廢漢魏以來名儒不一漢初曰上帝曰太一元始曰皇皇則曰皇天上帝魏初元間則曰昊天上帝從長孫無忌之議而廢六天之說不攻而自破曰昊天上帝即周官之昊天上以合夫周官經之天皇即周官之昊天上以合夫周官而下復合夫從祀於是郊之所主爲昊天而其壇之二等復有天皇焉此存鄭之說至於唐宋而不敢廢者以此也王肅言明堂爲人帝者固非而攻王者未嘗不泥於五帝至以明堂之祀五帝爲祭天以此病肅然卒無又謂禋祀五帝爲祭五帝其來已久或者以歸于一當之論愚嘗獨謂五帝非人帝其所謂人帝者五帝之配耳且五帝非天也新安朱氏之定五帝有取夫家語五帝之說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而不敢加天以混之唐永昌之勅亦曰天無二稱帝是通名

承前諸儒互生同異乃五方之帝亦謂爲天自今郊祀唯昊天上帝稱天餘五帝皆稱帝證以二說則六天之說不攻而自破五帝之誤可證而不辨學謂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非人帝所能爲殊不知五人帝者若太皞是也五人神者若勾芒是也今以五行之官名佐成上帝而稱五帝何憂不能寒暑節風雨時獨不可稱天帝以混夫昊天上帝之號耳陳祥道言五帝無預乎昊天上帝其說良是而下文言上帝則五帝兼存焉此亦涅夫鄭說又謂明堂之上帝兼昊天與五帝而一之其說又不通獨三山林罃言古之祭上帝與祭五帝之禮以經推之禮莫盛於周周之祭上帝亦曰祀天郊祀之天明堂之上帝即一也郊祀從簡爲報本反始以稷配明堂從備爲大饗報成以文王配稷王業所始文王業所成從其類也祭於郊曰天於明堂曰上帝言兆朕帝言主宰也周官先言祀上帝次言祀五帝

亦如之謂大臣之贊相有司備具至其圭幣則五帝各有方色未嘗與上帝混同也愚嘗妄謂周官無明堂郊天之文先儒必欲合於五經其說愈不可解天官大宰祀五帝則掌擯戒後云祀大神示亦如之鄭云祀大神示即天地也是重五帝於大神示也五帝之說盛於呂不韋之月令先儒嘗言周官爲戰國時書故周官之言五帝多於祀天而其禮之大者未嘗不與祀天並玉樂雖重於上帝而充人掌牲牷止於五

帝小司寇之實鑊水納亨士師之沃尸及王盟皆止於五帝詩書所載未嘗有五帝之殤尊上帝而黜五天帝要不爲無據也

祭天名數議

天歲有九祭鄭玄之說也何以謂之九祭祀昊天於圜丘五天帝於四郊復立郊祀明堂而爲二龍見而雩帝于南郊此九祭也王肅之祭有二謂天惟有一歲有二祭南郊之祭爲圜丘以冬祭其祈農事也以

過謂郊丘不可爲一而五帝之祀同爲天帝明堂之不可廢猶大雩之不可廢也自唐以後非六天者皆是而九祭之名微與鄭異者則謂春祈穀夏大雩秋明堂冬圜丘兆五帝於四郊爲九祭歷代尊黜異同不過出於三者之說愚獨以謂其說皆無足取證鄭氏之五天帝不得爲天前已辨之詳矣以圜丘南郊爲二者分帝爲太微爲天皇而非昊天之本名也王肅之祈農事先儒之言大雩愚請得而論之按月令

元日祈穀于上帝噫嘻之小序春夏祈穀于上帝祈穀之祭非郊與明堂之比也箋乎廬陵胡氏之論曰鄭謂此即郊按郊特牲云郊之用辛此云元日善日則不必辛郊特牲又云郊迎長日之至註引易說謂春分日漸長則此未春分也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孟獻子云啓蟄而郊則此未啓蟄也獻子又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此不祀后稷而祀帝也足明此但祈穀非郊天大祭詩云春夏祈穀豈謂郊乎先儒亦

言祈者以民食之重有求於天不得與南郊明堂並而大雩之祭尤不宜與二大祭同議按春秋之書雩旱祭也司巫女巫之舞雩皆不得已吁嗟乎而求之義其甚者則歌笑而請禮之變也爾雅曰雩雩祭也春秋書雩之例三傳雖有異同大較紀其旱哉之極若昭公之季年一月而兩書焉足以見夫旱之極矣謂夫子紀魯之僭者非也魯之雩壇舞詠而歸者非歟又按鄭注周雩壇在南郊之旁則非郊天之壇明矣詩之小序自歐陽氏蘇氏朱氏疑而去之者已久詳小序之箋則先已有疑於本文故其箋曰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夏則龍見而雩是與者疑之辭也春猶得以祈穀言夏不得以祈穀言矣孔疏知是與爲若不審之辭復引仲夏大雩以祈穀實爲證是徇小序之失不若毛氏之置疑也祀天之禮有常有變有因事之祭若國故之旅于上帝師行之類于上帝天地之大哉疾病水旱皆不得不禱于天孰謂雩旱而可爲常祭者也今定以南郊爲一明堂爲二此爲一歲之大祭若祈農事雖非變禮要爲祭之次者吕令固有議之者矣獨祈農于上帝誠不可廢而元日之祭不得與郊祭並故兩存而復議之

園丘議

園丘之名獨見於周官大司樂詩書春秋儀禮之所不載二戴禮先儒謂出於漢儒今不復引以周官考之園丘非祀天之地其本文曰凡樂園鍾爲宮黃鍾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靈鼓靈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園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函鍾爲宮太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吕爲羽靈鼓靈鼗孤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鄭康成釋以爲禘祭又謂天神爲北辰相承皆謂祀天於園丘王肅之徒雖難鄭說能知禘之非祀天而謂郊即園丘園丘

即郊其說牽雜而不敢定愚按圜丘非郊也圜丘非祀天之所獨鄭康成言之既不能合於詩書儀禮而於周官復有所背以周官之本文言之止言於地上圜丘奏之不聞其祀天於圜丘也況大司樂前云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夫祀天神祭地示其樂與圜丘所奏實異則當以黃鍾大呂雲門爲祀天不當用圜丘降神之所而遽言爲祀天之所也其祭地也亦當以太蔟應鍾咸池爲祭地不當用方丘降神之所而遽爲祭地之所也鄭康成知其說之不通遂釋前天神爲五帝日月星辰圜丘之天神爲北辰後來紛紛沿襲其說而王肅六天之辨復泥於祀天圜丘之說不能詳明其本文而折其謬乃謂郊即圜丘圜丘即郊故崔靈恩孔穎達咸宗鄭而黜王夫大司樂既無祀天圜丘之文而鄭氏天神復釋爲二有不待辨而明按釋圜丘者謂爲自然之丘非人力所爲其說與爾雅合雍錞

近郊宜或有此若後代國都於平衍之地將人力而爲之耶抑亦爲壇以象之耶或曰圜丘祀天鄭康成必本於前代愚曰詩書易春秋儀禮之所無者不必信鄭氏之說本於秦始皇祠八神地主之圜丘又漢武帝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二者皆非祀天神祭地示夫祀天神祭地示敢明證其事若謂南郊即圜丘北郊即方丘不知周官四郊非南北郊之郊詩書春秋之郊非圜丘之制不得合而爲一謂祀天於圜丘者特鄭氏之說初非周官大司樂之本文陳祥道禮書謂祭祀必於自然之丘所以致敬燔瘞必於人爲之壇所以盡文亦宗鄭之說而微異崔靈恩義宗亦宗鄭黜王而所謂郊即圜丘圜丘即郊之誤乃不能正其說歷漢至宋諸儒悉不過以周官傳合於詩書春秋滋以啓後來之誤故爲之辨

示出見文集

后土即社議

周官無祭地之文先儒言之詳矣而其言近於地者有五曰地示大示土示后土社是也鄭氏之釋地示則曰北郊神州之神及社稷夫以北郊為祀地此祀之大者不得合社與稷而言合社與稷是為三祀非祭地明矣曰大示鄭無明釋或謂大示乃大者將何以祀之以北郊為大則地示之大者祀地以后土不得為社四者之說終莫能定至胡宏則直謂后土黍所食者后土官名死為社而祭之是后土鄭氏則直謂之神此又非祀地也曰土示鄭謂原隰平地而方丘北郊復為二說終決於是答田瓊之問以后土不得為社四者之說更相背戾氏始定郊社之義以為祭地於社猶祀天為是而復有所疑而不為祭伯既以黍所食者土即社鄭氏之釋大宗行於社而百貨可極若然則社即后土郊社之義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禮神地道又曰郊社所以事上帝又曰明乎以列地利也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

又曰后土土神不言后土社也其答田瓊則曰此后土不得為社者聖人制禮豈得以世人之言著大典明后土土神不得為社至於太祝建邦國告后土鄭復曰后土社神獨此說違戾特甚啓歷代之訛謬實自此始按尚書曰告于皇天后土孔注曰社也泰誓之宜于冢土亦社也甫田之以社以方注曰祭地之稱今悉疏經文之可證者而言之泰誓曰郊社不修禮

於郊也故泰誓曰郊社不修而周公祀於新邑亦先用二牛于郊後用太牢於社記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而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別無地示之位四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神兩圭有邸舞咸池以祭地示而別無祭社之說則以郊對社可知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此說足以破千古之惑故新安朱氏中庸郊社亦以社為祭地取夫胡氏而獨以其廢北郊之說為未然愚按北郊不

見於經獨見於鄭氏鄭氏之北郊非至日方丘之祭攻鄭氏神州之說者多而不能辨鄭氏北郊之不經攻合祭之說者力而不攻以地爲郊之失亦始於王氏郊以祀天社以祀地謂郊爲祀地吾知其不出於六經也春秋書魯之郊止於郊天不聞其郊地也用牲幣于社間于兩社皆天子之郊社則可以魯郊爲祀地則未可雲漢之詩曰祈年孔夙方社不莫又曰白郊祖宮宮社宮也告天地之禮郊

宮爲二則詩之郊亦非祀地也朱氏亦曰周官止言祀昊天不言祀后土先儒之言祭社者爲是其言周官禮大神祭大示皆無明文是深有疑於周官之非全書也或謂社不足以盡地此蓋因諸侯大夫皆得立社遂因此以致疑按大宗伯王大封則先告后土又曰建邦國先告后土謂之后土者建國之始稱若武成之告于后土者是也左祖右社親地之道也此言社之名成於告后土之後也先儒謂尊無二上故事天明獨行於天子而無達於庶人而且有公私爲社有等差至於州黨族閭愈降愈少是且社有等差之不敢祭天猶支庶之不敢繼祖也諸侯之得祭地猶支庶之各母其母也其說爲獨天子之社爲群姓而立王社之說孔疏謂書傳無文其說莫攷陳祥道釋社后土之辨終涅於鄭氏至謂建邦國先后土爲非社曾不知社之未立其不謂之后土其可乎

祭天無間歲議

古者天必歲祭三歲而郊也三歲之禘爲三歲而郊非古制也然則祀天也不於泰壇而於甘泉壇有八觚席有六采文章采鑲之飾玉女樂后之異鸞輅騶駿之麾瑄玉寶鼎之華其禮也侈其用民也勞如之何其勿三年也至於後世不原其本而議其未三年之祭猶不能舉其能力行者若唐之太宗享國長久亦不過三四至宋仁宗以後始克遵三年之制

夫三年一祭已不得爲古則一二舉者尤非禮也蘇氏曰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于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大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賚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廕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已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先儒又曰古之郊禮所事者則軍旅億醜之賞賚則誠不專於享帝制不一於報本夫郊以報一歲生物之功也夫豈三歲一生物而三歲一報耶古者大路素而越席大圭不琢大裘不飾牲用藨粟器用陶匏謂德產精微物所以稱故其文至簡而其誠至慤近世盛鑾輅冕服珠玉金繒之飾維懼不華內關觀宮一夕之具惟恐不

子前期齋戒命冢宰擯百官而涖事焉事之莫尊者也近世則燮矣三年而一郊其所事者則軍旅億醜之賞賚則誠不專於享帝制不一於報本夫郊以報一歲生物之功也夫豈三歲一生物而三歲一報耶古者大路素而越席大圭不琢大裘不飾牲用藨粟器用陶匏謂德產精微物所以稱故其文至簡而其誠至慤近世盛鑾輅冕服珠玉金繒之飾維懼不華內關觀宮一夕之具惟恐不

工其文至煩而其費至廣豈所以降格天神之意邪如是則郊天之禮自漢而下皆非古制禮樂百年而後興誠能如三代之禮其藨粟陶匏費不爲甚廣罷壇壝從祀之位止以始祖爲配則千百年之廢禮墜典由是而舉豈不甚盛其或不與祭則如大宗伯所謂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鄭氏之釋量人亦曰冢宰佐王祭亦容攝祭庶幾破千古之陋上以合於天道而下足以解諸儒之疑議云

燔柴泰壇議

儀禮覲禮曰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薶祭法爾雅雖各自爲書而其說與儀禮合者獨燔柴無異周官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實柴祀日月星辰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夫周官之柴歸於日月星辰而祭不壇非燔

柴也掃地而祭非周官之祀也合儀禮周官禮器三書而言之實有不同自鄭氏必欲合三禮之遷就崔靈恩則謂先燔柴及牲玉於丘記次乃掃地而祭祭天之法皆於地上以下爲貴故不祭於人功之壇陸佃則曰祭天之禮升煙於泰壇泰樂於圜丘所以致天神也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然後掃地而祭樂者陽也其聲無形故奏於自然之圜丘煙者陽中之陰其氣有象故燔於使然之泰壇至於禋祀實柴有異於儀禮鄭氏則積柴實牲體於日月之

言實柴於昊天禋三祀互相備矣其釋則云禋煙也三祀皆積柴實牲體於日月觀禮則曰燔柴祭天祭日也祭天爲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不與儀禮易詩書春秋合者不止於祀天地今止因三禮之異同諸儒之附會而言其非是夫周官之圜丘乃奏樂之所非壇也自漢而下皆祀於圜丘已失周官之意崔氏謂圜丘即壇爲人功之壇接釋圜丘者爲自然之丘非人功之壇崔說與釋圜丘者異矣使果從壇下掃地而祭則燔柴於人功之壇不可謂質而獨掃地之祭得謂之質矣若然則儀禮之燔柴爲末而掃地之祭爲本歷玆梁陳以來不聞有祭於圜丘之下者是崔氏之說不得以行也陸氏謂自然者爲丘使然者爲泰壇是祀天之地有二愚嘗謂合於周官則泰壇之制未嘗有合於儀禮則燔柴之制無圜丘歷代之失祀於圜丘非是陸氏獨不能證其誤是爲二壇者亦非也鄭氏謂禋煙也釋者謂禋敬也又曰精意以享之謂也使詩生民之禋祀書之禋于六宗禋于文武從鄭說以禋爲煙則六宗之祀不得與上帝並而祀文武於宗廟又難與燔柴之祭同也鄭氏之釋燔柴以祭天爲祭日祭地爲祭月其說尤妄是殆尊周官之書其不可合者遂臆說以非古禮如夏正郊天迎長日之至圜丘南郊二天帝之說類皆若

是古禮經獨覩禮爲天子禮捨燔柴爲祭天則此書又如王安石之罷黜不能以用于世載記之合于經傳者先儒類皆取之若王制禮器儒行明堂位等篇固有疑之者矣獨燔柴泰壇爲祭天與古禮合特取其說泰壇雖不見於儀禮然從古傳說未嘗不以壇墠爲正觀禮之壇十有二尋周公之三壇同墠司儀之爲壇三成去祧爲壇下至周末齊侯爲柯之盟有壇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況祀天欽崇之實其可

廢壇墠哉

郊不當立從祀議

郊有從祀西漢未之見也禮之失始於建武建武承元始之制而爲之元始王莽之政也王莽之失在今牢在同祭不聞其從祀也杜佑尊時王之禮而深知其非謂從祀之坐近古皆有梁陳及于國朝始相沿襲夫謂之近古者非古明矣開元之禮成於徐堅之徒而開寶所作祖於開元大較從祀損益咸取於建武今因開元所定而論著其非是其第一壇曰五帝曰大明夜明以周官言之五帝之祀在四郊大明夜明以實牲而朝日夕月之制復見於經傳此不得混而一之之證也壇之第二與第三皆以星經爲之制杜佑謂天有萬一千五百二十星地亦如之不足以容也遂爲外官內官以別而壇之不足以容也遂爲節其數開寶以後又復增五嶽四瀆飌師雨師之類而併祭之其壇愈廣其牲牢愈繁而其禮愈失考於周官則大宗伯之實

牲槱燎此又不得混而爲一之證也今考於虞書其類上帝之後則行六宗山川群神之祀不聞其合祭也湯之玄牡武成之犢望皆各此矣召誥用牲于郊牛二者后稷配天之始也各尊之三望雖爲非禮亦皆無總祀之理自漢而下牲犢尊罍之數不勝其煩其郊禮之費竭九州之貢賦不足以供由是雖三年之祭亦不敢舉壇壝錄雜宮縣四立有司臨事登降傴仄懼不能以周旋跛倚顛仆無不至昔之儒先

能議合祭天地之非而不能正合祭群祀之失能以親郊爲是而不能以三年一郊爲非能知牛羊供給之費廣而不能盡角繭栗之誠慤甚者配帝之爭不決遂有二配帝於壇上依違莫從一至於是今若悉如三代典禮不傷財不害民一歲一郊則何憚其不可行也

慶亦止祀冥天從祀惟郊天從祀

明堂與郊天禮儀異制議

晉擊虞議曰郊丘之祀掃地而祭牲用瓠槃反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乘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之祭備物以薦三牲並陳籩豆成列禮同人理故配以近考新安朱氏曰爲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而以神示祭故謂之帝晉傳玄亦云於郊尚質於明堂尚文若然則儀文悉皆有異矣郊以特牲明堂以牛羊詩曰我將我享維羊維牛此牲之異者也犧牲以報陽也猶宗廟之祼鬯也明堂與宗廟近則犧牲孚何有

沈約宋志謂郊有犧牲明堂無

禮雖郊而尊堂以近人而親不必盡同此說是

席用藁鞂器用陶匏象天之質也玉爵代匏尊疏布代藁鞂之屬一以宗廟此元豐議禮之得也郊之祭用氣也進孰之物腥之有改也記曰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祫祭也三獻社稷五祀也一獻群小祀也郊不以血而以孰鮮者曰郊祭天也大饗祫祭也三獻社稷五祀也一獻群小祀也郊不以血而以孰薦禮之褻而失之甚者也然則明堂之祭其不進孰與曰聖人享以享上帝上帝明堂之稱也用於明堂而不用於郊其義明矣特牲少牢之用大夫之禮於郊天子之禮也始於薦孰大夫之禮也用於廟也配群祀於郊非禮矣明堂國中也邑外曰郊引而近之不可也用於明堂近宗也彝以言宗廟有彝實天地亦有彝用畫布亦有彝舉

以明義

定尊彝於天地六彝於宗廟鄭氏之說也開元遵而不用於郊猶曰以質不以文明堂宗廟之近也則野矣凡此皆禮儀文質之異不可以

不釋也

郊非辛日議

郊特牲曰郊之用辛也長日之至也迎長日之至也又曰郊之用辛周之始郊日以至鄭玄謂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其釋周之始郊日以至則謂魯之始郊日以至魯無冬至祭天圜丘之事是以郊日以至爲主不示先有事也夫以迎長日建子之月郊天非之至矣三王之郊以寅則為建卯胡氏謂日至不必卜日周之冬至圜丘之祭是周以冬為春矣正月正歲猶曰以子為首若以冬為春則非矣蓋魯禮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言郊之用辛言魯禮曷不曰魯之始郊日以至言郊也易周為魯以附夫臆鑿周以冬至而郊之論則大有所不可周為周王魯為魯公合周魯為一世之禮曷不曰魯之始郊日以至葉夢得氏曰以郊為迎長日之至下言郊之用辛周之始郊日以至正以別魯禮鄭氏反之強以建卯為日至甚矣其好誣也冬至祭天此周之正禮不可易者孟春建寅之郊蓋祈穀之祭魯雖得郊不得同於天子是以因周郊之日以上辛三卜不從至建寅之月而止魯郊殆周祈穀之郊故左氏謂啓蟄而郊也或曰郊必以辛周之制與曰以至日而祭則至日非常以辛也魯之郊雩皆辛是用辛魯之禮也然則周郊非辛與曰周官祀大神則卜日崔靈恩謂卜日以至為主不卜也橫渠張氏謂日至不必卜日周之始郊日以至言日至則不容卜言月至則有卜卜日則失氣至之時矣是定以為不卜日也曲禮曰大饗不問卜呂大臨謂天時陰陽之至日月素定故不問卜若他饗則問卜矣或又曰周之不用辛有所本與召誥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非辛也至翼日而社非卜也五經異義春秋公羊說禮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丁成王命魯使卜從乃郊故魯以上辛郊不敢與天子同也是足以明周郊之非辛矣歷代之月時不一獨唐武德以冬至祀天孟春辛日祈穀于南郊猶取二說而裁正之猶為

近古故特表而出之

北郊議

北郊之名不見於五經謂北郊見於周官無北郊之本文因鄭玄鄭玄之論也周官並行者王莽劉歆實爲之始也先儒皆攻王莽南北合祭之議歆緯之說而與周官王莽劉歆實而不知立北郊之說者始於匡衡成於王莽捨其大而議其細相承謬誤今千七百餘年矣敢推其本始而詳言之夫周官圜丘方丘爲奏樂之地非祭之所圜丘之辨有二夏至之日祭崑崙之神於澤中之方丘一也正月祭神州地示於北郊二也是方丘北郊爲二今合而言之不知其何所始也按大宗伯之本文鄭氏之不能釋者有二曰以血祭以貍沈以瘞埋則曰不言祭地此皆地示祭地可知以黃琮禮地則曰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至於大司樂之地示則又曰祭於北郊鄭氏既以方丘北郊爲二而後人之尊鄭者未嘗不以方丘北郊合而爲一神州識緯非之者至矣若方丘之不爲祭所北郊見於周官無北郊之本文因鄭玄鄭玄之論也周官並行者王莽劉歆實爲之始也先儒皆攻王莽南北合祭之議之說謹按漢志高帝因北時而備五帝至武帝時后土猶未立建始之際方立南北郊匡衡張譚以天隨王者所居援据禮經皆自爲據攻王莽南北合祭之議辨之者或曰北郊始於匡衡非王莽自爲之說謹按漢志高帝因北時而備五帝至武帝時后土猶未立建始之際方立南北郊匡衡張譚以天隨王者所居援据禮經皆自爲據攻王莽南北合祭之議辨之者或曰北郊見於周官無北郊之本文因鄭玄鄭玄之論也周官並行者王莽劉歆實爲之始也先儒皆攻王莽南北合祭之議辨之者或曰北郊始於匡衡非王莽自爲之說謹按漢志高帝因北時而備五帝至武帝時后土猶未立建始之際方立南北郊匡衡張譚以天隨王者所居援据禮經皆自爲據

泰始惜其說猶以郊丘為一故宗鄭者多而王說復廢馴致今日郊社盛禮方由是損益以承三代之正羅北郊之謬其不在茲乎

國學議

成周國學之制略於大司樂其遺禮可法者見於文王世子三代而上詳莫得而聞焉漢武表章六經興太學至後漢為尤盛唐制微附益之而其制愈加詳密今可考也宋朝承唐之舊而國學之制日隳至于紹興國學愈廢雖名三學而國學非真國子矣（國朝時太學學者十數人附入國學而真

相師成風字義精熟幾有遺忘一有詰難則茫然不能以對又近於宋世之末尚甚者知其學之不能通也於是大言以蓋之議禮止於誠敬言樂止於中和其不涉史者謂自漢而下皆霸道其不能詞章也謂之玩物喪志又以昔之大臣見於行事者皆本於節用而愛人之一語切業之成何所不可殊不知通達之深者必悉天下之利害灌膏養根非終於六經之格言不可也又古者教法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

若射御書數皆得謂之學非若今所謂四書而止儒者博而寡要故世嘗以儒詘諸由國學而化成於天下將見儒者之用不可勝盡儒何能以病于世作國學議

修遼金宋三史議

猥以非才倫負史館幾二十年近復進直史官所成若商梁陳隋周五代正史李延壽南北史房玄齡等晉書或稱御撰或著史臣此皆唐太宗右文稽古數百年分裂事迹悉得全備至宋倣依唐世爰設官局以成唐書是則先朝屢命有合太宗文明之盛畢職生長南方遼金竊事辭所知聞中原諸老家有其書必能搜羅會粹以成信史竊伏自念先高叔祖少傅正獻公變當嘉定間以禮部侍郎秘書監專修宋史具有成書曾祖太師樞密越公韶為秘書丞同預史事曾叔祖少傅正獻公真宗咸平再備王禹偁直書其事出為黃州禹偁所著建隆遺事足見深意前實錄無太宗叩馬一段後錄增入顯是迎合

一杜太后金縢之事趙普因退居洛陽太宗嫉之後以此事密奏太宗大喜秦王廷美吳王德昭秦王德芳皆繇普以死今宋史普列傳無一語及之李燾作通鑑長編亦不敢載私家作普別傳始言普將死見廷美坐于牀

側與普忽爭其集號巽巖集所宜搜訪

一天聖三朝正史紀載多有謬誤蓋修史官夏竦所為呂夷簡受成而已其列傳遂以寇準丁謂同傳所宜改正若此非一

一洪邁作神哲徽欽四朝史于時高宗在德壽宮多所避忌立傳亦有旗類所宜刊削當直書徽宗亡國之罪

一徽宗違盟契丹童貫復燕城正史回避所合改正

一徽欽圍城受辱北行遭幽正史不載所有雜書野史可倫編纂今具于后

三朝北盟會編　靖康草史

孤臣泣血錄　靖康傳信錄

靖康奉使　靖康遺錄

裔夷謀夏錄　陷燕記

南歸錄　靖康錄

犯闕錄　偽楚錄

松漠紀聞　偽齊錄

起戎錄　痛憤錄

建炎復辟記　己酉航海記

建炎扈從錄　中興遺史

一元符至元祐事趙鼎雖於紹興改正亦有隱諱今可考證增入者今具于后

邵氏辨誣　元祐黨籍傳

尊堯集　丁未錄

符祐本末

一宋世九朝莫詳長編而可資證援叅考復別有書今具于后

並缺今具于后

續通鑑長編　長編紀事本末

國紀　九朝通畧

編年倫要　建隆編

隆平集　元符詔旨

治迹統類　兩朝國史紀志

東都事畧　仁皇訓典

國朝會要　續會要

一太史公作世表年表至秦楚之際復

為月表敘致意極深晉代補遷魏宗勃
起所宜為表以分年統時兵火湮厄
南北二史無所憑依卒不能就至歐
陽脩任史官之責獨能於宰相方鎮
年月譜系蓋宰相之任匪輕推年可
以考得失方鎮之害最重因年可以
推盛衰宋朝興亡繇是可考目今舊
書尚有而史院無存今具于后

百官公卿表　宰輔拜表羅錄
百族譜　麟臺舊事

一禮樂鹿代帝王不相沿襲自聶崇義
作三禮圖多有舛誤樂自王朴李照
胡瑗范鎮魏漢津房庶皆有異同史
志所載止於一時而諸家所陳閎有
紀載其樂志止詳於樂體新經禮書
若元豐集議未之有載其書尚在可
倫討論今具于后

開寶通禮　開寶通禮義纂

太常新禮　慶曆祀儀
太常因革禮　郊廟奉祀禮文
政和五禮　大饗明堂禮
鹵簿記本院別有宣和　漢議
東嚮議

一兵刑徭役漕運度支隨俗施政莫敢
偏廢趙元昊用兵保甲義勇保馬等
制羣臣各有議論王安石以顧役行
於河北司馬溫公以差役行於東南
各有不便王安石青苗貸息大壞極
弊繇是剏致靖康之禍所宜博採奏
議及食貨等書以倫作志

經濟集　羣臣奏議
三司攷　會計錄
救荒錄　刑統

一宋翰林視唐尤加清重有雜書可補
志書者

金坡遺事　翰林雜記
續翰林志

一地志宋有成書

太平寰宇記　皇祐方域圖志
一纂修史地理新書　元豐九域志
九朝史傳必當先以實錄小傳附入
倫去取　傳仍附行狀墓誌神道碑以
琬琰集　諸家文集
凍水紀聞　邵氏聞見錄
春明退朝錄　夢溪筆談
龍川畧志　歸田錄
續歸田錄　可談
談叢　師友雜志
童蒙訓　晁氏客語
清豐懿範　韓忠獻遺事
忠獻家傳　申國春秋
歐公本末　蘇魏公譚訓
師友談記　王鞏聞見錄
柯陰舊話　王沂公筆錄
張乖厓言行錄　胡安定言行錄
王沂公別錄　舊聞證誤
唐介事實　范太史遺事

鄒道鄉語錄　豐清敏遺事
文昌雜錄　楊文公談苑
麈史　能改齋漫錄
石林燕語　嘉祐雜志
東齋紀事　談圃
渑水燕談　避暑錄
王鞏雜錄　秀水閒居錄
却掃編　揮麈錄
典故辨疑　呂氏家塾廣記
一諸降王當別立傳三朝史所載簡畧
宜用僞史參照作世家倣歐陽脩五
代史例
十國紀年　九國志
吳越備史　南唐書
江南錄　南唐近事
蜀梼杌　閩王事述
一宋代疆理北不盡燕城南不盡交趾
西不盡靈夏東不盡高麗宜倣晉書
載記各紀其事當訪尋四境關涉諸

書

高麗圖經　至道雲南錄

趙元昊西夏事實

交趾記　丙午錄

遼金誓書　國書本末

使遼錄　西夏事宜

一李筠李重進本非叛臣宋史作叛臣傳所宜改正韓通亦

周忠臣歐陽脩作五代史不立韓瞳

眼傳議者非之又如諸方僭竊皆宜

立傳宋史悉諱今宜會粹立傳

李順　方臘　王則　王小波　李順起事實　方臘陷睦州　王則陷貝州

趙訥有事實

一歐陽脩作唐書曆志悉承一行十議

造曆之法見於志書宋世五朝志應

天曆乾元曆儀天曆崇天曆明天曆

亦號詳備獨熙寧奉元曆紹元祐觀

天曆崇寧占天曆大觀紀元曆洪邁

作志不能盡紀所宜訪求曆草見於

志中大抵曆不差不改得其造曆更

改則後有攷民間通曆學者亦有其

書所宜搜訪

一神宗元豐以前官制似唐亦有增損

元豐以後官階勳爵分為二途史志

雖詳難便檢閱

官制新典　官制通考

官制舊典

一藝文志自元豐後缺載未盡宜以今

世所行書籍倣載舊制進呈者入書

目亦當以館閣書目為主分類補入

自惟志學之歲宋科舉已廢遂得專意宋

史亦嘗分纂雜書文集及本傳語錄以次

分別不幸城西火災舊書盡燬然而家世

舊聞耳受日覩猶能記臆成者謂國之史

不宜倣南方鄙儒詎敢置論年齒衰邁分

宜歸老田里曠官糜職實為罔功而區區

素蘊亦斷別白以稱　朝廷獎拔之厚凡

所具遺書散在東南日就湮落或得搜訪

或得給筆札傳錄庶能成書以倫一代之

史謹呈翰林　國史院謹狀

策問 問答附

大都鄉試策問 延祐四年

先王之政莫先於養民泄範以食爲先故昔之水旱歷年多而民不病者有以也周漢上計簿以周知民數三年則大比以登于王府制國用之法日計歲會使之裕如者將以預其倫也大無麥禾春秋非之則周知民數將悉民以倫不虞歟其止爲國用乎耿壽昌立常平皆以爲便或以不便罷之其去取可得聞歟京師天下之本實粟重內理兩當急唐貞觀轉運之法歲不過三十萬石後雖增多然止給軍用至于貞元兩入不過四十餘萬石而京邑未嘗無閒土民不仰於官歟抑有司定制無泛民元元實粟內畿閒遇不登漕運或不繼足今天時雨澤上協聖心中外豐熟九年之蓄九穀之數可講而行也將聖天子惠養元元冗歟

會試策問

夫書者即古之史孔子刪述自唐虞二典以訖于周之文侯之命附以費誓秦誓而不錄至其約三墳八索九丘諸書皆棄而不錄至其約史記脩春秋託始於魯隱公元年寔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也寔褒善貶惡特書屢書至獲麟而絕筆前乎唐虞之所著豈不過於文侯之命等篇而去彼取此洎平王而上沿獲麟而下豈無可紀之事而絕不爲書是皆有深意存焉司馬子長創爲史記首軒轅以遠漢武或有孔子所棄者子長乃從而錄之後人翕然以爲有良史之才愛其雄深雅健凡操史筆者如班孟堅范蔚宗諸儒爭相蹈襲是祖是式而未有取法

於春秋者焉豈聖言宏遠匪常人所可擬其彷彿邪自荀悅倣左氏傳為漢紀體製稍為近古於是袁宏孫盛之徒並為編年之書而學者或忽而不習終不若子長史記盛行于世司馬公編資治通鑑造端於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繫年敘事歷漢唐以終五代勒成一家之言淵乎博哉此近代所未有也其亦得聖人之意否乎我 國家隆平百年功成治定禮樂方興纂述萬世之鴻規數闡無窮之玉績吾儒之事也故樂與諸君子討論之諸君子涉心載籍聞見滋廣其於書春秋之所始終史記通鑑之所以製作必詳究而明辯之矣顧聞其說

江浙鄉試策問 泰定三年

用賢之道治天下國家先務也人才之賢否本乎心術之邪正邪正者義利公私之辨君子小人之所由以今古之時宜無有異貨而鬻獄者然伊訓曰其刑墨先儒謂貪以敗官之刑也吕刑論五過之疵亦曰惟貨又曰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當時謂切告戒已如此漢去古未遠嘗舉孝廉矣乃或萬家之縣無應令者或闔郡不薦一人豈白昔廉吏已難其選歟賈長沙之言曰有坐不廉而廢者曰簠簋不飾或謂此粗可厲廉陽之士而頑頓止恥者不格也賢良若董仲舒公孫弘兒寬皆稱經術而公孫弘卒以布被脫粟之誚詐見譏當世則廉者又未可深信歟楊震辭暮夜之金劉寵郤父老之餽世以為美談然震之剌荆州寵之守會稽皆治行煒著民咸德之豈廉特守己之一節而惠澤之及民者不專在是歟方今 聖明在上薦紳之士分布中外封贈足以逮顯揚褒廩足以供事育而十二章之典又嚴且密也刑賞勸懲之道亦至矣然廉者守法奉公未必見知貪者嗜利營私不為少戢豈刑賞之外猶有當加意者歟官吏之貪廉其於政事之盛否民生之休戚所係至重也諸君有明當世之務者其悉意以對

答高舜元春秋七問

問先儒謂春秋常事不書凡書者皆非常也非常者見其不正也又謂事之非常者誌于册實事而善惡形乎其中愚竊謂如桓公以管仲九合諸侯以奨王室孔子是之如許叔入于許又如葵丘之盟同盟于幽又如書有年書大有年公爭叔勝辛豈皆非不善歟若謂無褒舉錄而罪之者愚所未曉邵子之說是歟非歟

答春秋書法惟吾邵子知之錄實事而善惡形乎其中者是也又曰五霸功過不相掩先褒其功後貶其罪夫是之謂褒貶其言得之獨所謂褒貶者是啓後世紛紛之疑也常事不書其說得之而謂非常者不正則非矣謂事之非常有貶而無褒亦非矣會稽棄楠曰無褒之義諸人皆知之無貶之義子何知之姑以隱桓之事言之桓之無之弒兄猶以公稱何取乎其貶也夫人姜氏人皆醜之會于禚夫子不削其夫人何言乎其貶此直書而見其非常也許叔入于許貶何褒何貶焉是直書而見其非常也又謂事之非常者誌于册實事而善惡形乎其中愚竊謂如桓公以管仲九合諸侯以奨王室孔子是之如許叔入于許又如葵丘之盟同盟于幽又如書有年書大有年公爭叔勝辛豈皆非不善歟若謂無褒舉錄而罪之者愚所未曉邵子之說是歟非歟

答春秋書法惟吾邵子知之錄實事而善惡形乎其中者是也又曰五霸功過不相掩先褒其功後貶其罪夫是之謂褒貶其言得之獨所謂褒貶者是啓後世紛紛之疑也常事不書其說得之而謂非常者不正則非矣謂事之非常有貶而無褒亦非矣會稽棄楠曰無褒之義諸人皆知之無貶之義子何知之姑以隱桓之事言之桓之無之弒兄猶以公稱何取乎其貶也夫人姜氏人皆醜之會于禚夫子不削其夫人何言乎其貶此直書而見其非常也許叔入于許貶何褒何貶焉是直書而見其非常也又謂事之非常者誌于册實事而善惡形乎其中愚竊謂如桓公以管仲九合諸侯以奨王室孔子是之如許叔入于許又如葵丘之盟同盟于幽又如書有年書大有年公爭叔勝辛豈皆非不善歟若謂無褒舉錄而罪之者愚所未曉邵子之說是歟非歟

自文公時不雨之書不一則其十六年之大有年誠宜書何褒貶焉是非常而書無疑矣叔胜兄弟之義明矣書之亦非常也問左傳載晉申生以僖四年十二月縊于新城而經書於五年之春晉里克以僖九年弒卓子而經書於十年正月晉以僖十年冬殺平鄭而經書於十一年春經傳不同劉原父謂傳與經不同者左氏作書雜取當時諸侯史策策有用夏正者有用周正者錯雜文舛往往而

迷故經所云冬左謂之秋也此說然否

答以日南至考之矣溫麥周禾又倡夏正然杜氏悉取正之例差兩月劉氏之說得月爲十一月啓後人之議者皆杜氏也

問晉殺其大夫里克衛殺其大夫寧喜果無罪邪有罪邪

愚竊謂晉衛殺之里克寧喜不克不聽優施之謀寧喜不從孫林父之亂陳乞不隨景公之貳晉無

答稱國以殺大夫罪累上也纂例之說得之矣劉氏言里克寧喜殺世子之禍衛無逐君之惡齊無立嬖之變以此言之里克寧喜之罪著矣或言晉衛二公皆惡其專偪而殺之理容有之然總殺大夫之例此特一節耳不如罪累上爲正

問文十二年子叔姬卒先儒謂春秋內夫人則書薨吾女爲外夫人則書卒按禮云女子許嫁笄而字伯仲叔季皆字也已嫁之女各以國氏如紀伯姬宋伯姬之類是也今子叔姬笄而字之卒不繫於國何也

答叔姬之卒以左氏考之則是許嫁而有字公之九年復書伯姬卒則當以成人之喪待之也以曾子問考之壻爲之服書其卒亦非常事也詳見經解

問澶淵之會諸國大夫皆貶書人而鄫牟無貶文何哉

答公之盟大夫自隱公始也然猶曰宋人莒人考其時疑非大夫也莊公葵防之盟夫子不得而諱也僖盟于齊楚與中夏盟之始也再盟于翟泉與大夫盟王子之始也然猶不書公以隱之至成公之盟蜀夫子延直書之則諸侯之大夫也魯大夫會諸侯之大夫逶裹周之常也會荊人自成公始城鄫牟紀大夫之實也故兩會于戚皆直書之獨澶淵之會魯無大夫而後人遂以爲貶例左氏之說遂以諱魯大夫其譯戾莫甚於此公會荊蠻猶不得而諱澶淵之會何其諱與善乎陳君舉之說曰晉之城杞合十二國之大夫爲悼夫人於澶淵合

十三國之諸侯大夫爲共姬也晉爲盟主區區宋杞晉已細矣愚謂魯大夫若叔孫豹仲孫羯使果預會夫子皆直書之獨澶淵之會魯不復預書之者記晉之細也大夫稱人已見凡例或疑魯大夫不會何以書余答之曰齊狄盟邢齊衛胥命蔡侯鄭伯會于鄧如此例不一皆非魯事何疑於澶淵之無魯也左氏之說不可據者類此

問莊九年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糾與小白皆爲糾弟明矣而先儒謂子糾之庶弟爭國自立孫氏亦謂子糾是桓兄胡氏却謂子糾是小白之弟何也

答按史記以小白爲糾弟明矣而先儒小白入齊之說啓之也愚直謂紀年既遠姑當從司馬氏之記宏謂齊小白而謂之兄則子糾之說雖出左氏不應獨從公穀之說子者子般之例見之是也按論語公子糾其義甚明糾爲魯

甥舅故納之夫子之與桓之義管仲之說詳矣或者不達降糾爲弟者此因齊小白之書以論夫子謂之過焉可也夫子之書齊小白正是不當立之書法糾爲長當立明矣

問經閔元年春王正月經無所云公羊何從而傳之

答慶父之禍三傳通觧言之前後不同蓋有追而紀之有張其本之法者有言禍首之法者通貫于一年之中無害也

問襄二十有五年衛侯會于夷儀此衛侯剽也是年衛侯入于夷儀者衛侯衍也衍入夷儀不名復歸于衛而名之舜元謂衛侯衍失地之君也失地之君恒名之衍入夷儀不名其脫文歟

答高舜元春秋凡四問

問襄二十有五年衛侯會于夷儀此衛侯衍名之衍入夷儀不名之夷儀故而實非故夫子一名之一不名之夷儀與鄭伯突入櫟之事相侔那地滅爲衛所邑衛侯之入不得主其國政也竊意哉剽而衛侯始入衛故夫子始

書衛侯衍言其復國也鄭伯突之入櫟雖非國都而諸侯之相與者在突而不在忽遇于垂居櫟之郊鄭伯也政在於突夫子安得不名之則衛侯之入夷儀在所不當名至入于衛則當名矣先儒之說皆有所未安執事謂入夷儀當名疑爲脫文則衍之入衛將名乎將不名乎吾故曰此夫子之深意也

問崔杼弒光而立之經書齊殺其大夫高厚殺之不以其罪也公子嘉叛晉而公子嘉居士奔卷四三 士一 ○

起曹師者經書曰鄭殺其大夫公子嘉與高厚之辭同何歟

答自穀梁言稱國以殺爲有罪杜預則又爲稱名爲有罪之論紛紛不決陳殺其大夫洩冶冶豈有罪哉謂之無罪則殺陽處父得無罪乎或又以累上之文書之則凡殺大夫皆非國君矣左氏之言殺高厚公子嘉一以爲崔杼一以爲國人其說自相矛盾獨公羊云稱國以殺君殺大夫之辭爲得之楠謂專殺大夫諸侯之罪而大夫之有罪無罪實不係焉復國也鄭伯突之入櫟雖非國都而諸侯之相與者在突而不在忽遇于垂居櫟之郊鄭伯也政在於突夫子安得不名之則衛侯之入夷儀在所不當名至入于衛則當名矣先儒之說皆有所未安執事謂入夷儀當名疑爲脫文則衍之入衛將名乎將不名乎吾故曰此夫子之深意也

問崔杼弒光而立之經書齊殺其大夫公子嘉與高厚之辭同何歟

答自穀梁言稱國以殺爲有罪杜預則又爲稱名爲有罪之論紛紛不決陳殺其大夫洩冶冶豈有罪哉謂之無罪則殺陽處父得無罪乎或又以累上之文書之則凡殺大夫皆非國君矣左氏之言殺高厚公子嘉一以爲崔杼一以爲國人其說自相矛盾獨公羊云稱國以殺君殺大夫之辭爲得之楠謂專殺大夫諸侯之罪而大夫之有罪無罪實不係焉

問襄公之母謂齊姜成公之妻穆姜說者謂穆姜由知乎成母成妻

答穆姜宣公初即位之所逆也通於僑如見成公之十六年其卒也見襄之九年齊姜者即襄元年姜氏薨者是也其逆也見於成公之十四年

問吳子使札來聘書札與曹椒秦衍無異稱焉左氏公羊皆謂以札賢而進吳子說者又謂札辭國而亂札之賢類不得通舜元謂吳夷狄之國札於此也札不書族不書字不書公子何賢乎札也屈完書族札不書族與曹椒秦衍之使夫何異哉

答吳札楚椒同例何褒貶之有二人皆公子故不書姓名屈完非公族屈氏出於莫敖者也謬始於公穀

答高舜元經史疑義十二問

問易有辭象變占太玄以方州部家擬辭象變占其太玄方州部家九首之說傳諸世者請喻其所長

答太玄以蓋天之法爲之方州部家在上此地承天之說也起於牛宿隨天而左行也方州部家者以元而生三方方爲三州州爲三部部爲三家其所謂八十一者則棄其方州部而言之也先儒多以辭象變占擬玄之方州部家僕獨以爲非易成六十四卦之後一卦之內必有辭焉有象焉有變焉有占焉是四者缺一不可也揚氏之玄既棄其方州部而獨取家而爲八十一而爲七百二十九以贊是方州部者緣三以起於家若無預者焉先儒嘗言太玄與卦氣圖偶合邵子亦言易之卦始於乾而終於未濟玄之首始於中而終於養中者法於中孚養者法於順此始終之異自邵子溫公荊公尊玄之後如二蘇譏玄之說遂棄不道然其中十有七卦分而爲二義殊不可曉所謂卦氣圖公辟侯大夫卿之定卦亦不能通執事其詳思之

問易有起於中孚先儒之說甚詳今錄其說曰答易起中孚先儒言卦起中孚非也中孚復起於甲子耳蓋由揚雄作太玄以初卦準中孚故先儒誤以爲卦起中孚耶夫六十四卦首之以乾坤何以言起於中孚耶夫子分上下經而上經三十卦始於乾坤終於坎離下經三十四卦始於咸恒終於既濟未濟且乾配甲而起於子坤配乙而起於丑故六十四卦歷乾之甲子泰之甲戌噬嗑之甲申至坎離凡三甲而上經三十卦盡矣又歷咸之甲午損之甲辰震之甲寅至節而周凡六十卦爲六百六十爻一年之日周矣而中孚小過既濟未濟之四卦繼節之後謂中孚復起甲子可也謂卦起中孚不可也且乾爲十月之卦而起甲子節爲十月之卦而得癸亥由是知上經三

十卦是陽生於子而終於巳下經三十卦
是陰生於午而終於亥至中孚而陽氣復
生於子故亦爲十一月之卦自乾之起甲
子至節六十卦而終是四其河圖十五之
數爲三百六十交交當一日而爲六十卦
一年之候也自中孚之起甲子至未濟四
卦而終是四其六子之數凡二十四交而
交當一氣爲二十四氣應一年之候也或
又曰何取於四其六子之數應之曰中孚
巽上兌下小過震上艮下併既濟未濟坎
離互體爲六子少陽少陰六子之氣今布
於四時故四之以應二十四氣耳亦應四
其河圖十五數而日當一卦凡六十日爲
六十卦一年之候也或曰何取於四其六
子之數應之曰中孚

問易占法其取驗於人者當何所祖本
爻之變處當何爲主

答占法唯程沙隨得之嘗以左氏考之古
必有占書今既散軼但當以變者爲主然
一爻之變猶可窮索至二爻三爻之變則
茫不可通矍閒唐正卿深於筮若二爻變
者便不致臆斷古人心虛靜因動生變隨
變而推有千萬變而不可窮雖無慮而遂通之理縱有所感其感不
外此說卦乃占之本能通其類尚庶幾僕一當從何處下手庶節推象變之說亦不
甚有意於此然一行作吏終未有至靜工夫苟能靜斯得矣

問古儀禮今所存者可見端緒未審於
盛周之時曾盡行之乎爲後世立教乎
愚所未曉

答禮爲禮儀爲儀盛周盛時自天子至于
士皆躬行而親習之者聘射燕饗昏冠之
禮考於經無有不合謂存于書而不行者
非也後人因周官一書謂周公營洛之後
所成未及舉行遂併儀禮有疑其說陋甚
亦取按覈文志以儀禮古經未嘗
有儀禮之名先儒疑後漢學者見十七篇
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者是也

問大小戴記其盡取諸於經者如何取諸
之說乎望脩其取諸於經乎撫漢儒

於漢儒者如何

答二戴之學原於后倉而小戴盛行者蓋馬融盧植等考合衆家古文之文附之逐判而行名爲禮記今冠昏鄉飲酒射燕聘義爲古經之羽翼而中庸大學又爲傳道之書若學記樂記皆集古書而爲之者其有駁雜則哀公問儒行王制明堂位禮運諸篇先儒已嘗置疑至若大戴禮之哀公問投壺與小戴禮無異若曾子之大學與祭義相侣其餘又與荀子賈誼書相出入者則大戴之不及小戴多矣鄭康成後漢之精禮學者獨大戴未嘗爲之注朱文公有取踐祚饗廟等篇然學者觀其會通不當責耳而廢目也

問黃鍾爲宮則三分損一以下生林鍾之徵林鍾之徵復三分益一以上生太蔟之商太蔟之商損一以下生南呂之羽南呂之羽益一以上生姑洗之角姑洗之角損一以下生應鍾之變宮去盖損數理未達

答太極元氣函三爲一三者天地人也故必以三而損益之三統相通始成律呂陽之生陰曰下律也陰之生陽曰上呂也正變之說自古有之陳暘樂書去其清聲不考之過不然安得成八十四調哉

問井田制治願聞其詳

答井田舊有圖譜然不通開方之法悉如棊局又兼以周官授地之法相參悉非舊制蓋鄉遂井甸皆司馬法之說惟可與周官合而不可與孟子合先儒必欲合而一之愈不可通蓋井牧小司徒之法井衍沃左傳之法丘井黃帝之法漢書井田亦與孟子徵異秦廢井田開阡陌僕嘗謂井田古制至秦始廢兵農相通非井田之制此未易遽言也

問周官及月令真僞之理請喻其詳

答周官或謂周公營成周後成此書而不及行其說無所據甚者方之爲戰國陰謀之書吾不知其何者爲陰謀也或又言劉歆僞爲歆何所爲而僞爲之耶三說皆非

僕嘗謂周八百年其間更革損益不一穆王之呂刑夫子不存于書或者又將以為周公之所作矣兩漢唐宋歷年不及周王之半而官制更改皆有成書則周官之當審為周時所作特不能定為何王時書也然周官井田褅祫郊社絶無其名先儒必欲以郊為圜丘井田為授地之類難以勉從實以其書列官分職整然有條欲強合於諸經遂不得不支離其說其餘可疑者五峯言之詳矣月令具見呂覽為呂不韋書無疑陸德明云此是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後人剿合為此蔡伯喈王肅言周公所作皆非也月令云命太尉贊桀俊此蓋秦官鄭氏釋之明矣

問春秋於王正月上左傳加一周字其義有所謂無所謂

答春秋云王正月左氏云周王正月皆周之正月然左氏增周之一字其跡若與夫子同而其釋經實有不同今世之以周正為夏十一月皆啓於左氏如書雲物取溫之類直以春夏秋冬更易而改書之後人紛紛之謬誤左氏其尤也正朔之說家有成書非立談可盡閏吳幼清亦與鄙見合不審得其說否

問周子太極圖上一空圈下二空圈當存當舍乞喻之

答太極圖的確自陳希夷傳二圈乃成人成仙之說非面陳不可

問三國之時司馬公邵康節朱文公三子之言不同誰之言為是

答司馬編年之法當時較量極費力然既謂之編年不得不爾終建安而始魏亦自有深意但不合謂諸葛公入寇耳朱文公帝蜀自正但後連書晉事又不可曉若書莽大夫揚雄卒大與春秋書法不同莽為亂臣賊子春秋未有書家臣之理僕嘗謂正統二字於經無所見尚書止有大統二字漢歷法有三統二字後人泥正統之說故皆不通前後遮護不得律以大義則漢以後皆當缺書若用編年倫事温公之法

盡矣邵氏經世以不書事故可糢糊無礙滿然此老少年先從春秋下工夫終占得道理端正

問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與公伯寮其如命何又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其義同否

答高舜元十問

問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答樂正非謂四代之樂有誤而正也魯用四代之樂是魯僭用之失非四代之樂非也夫四代之樂各有律呂夫子安得而正之今以命言之其實一也天以命人者氣壽夭則氣也是豈命有二也我析之雖殊命則一也尚論古聖賢之言命者其辭旨蓋有不同亦各從其所由而發之啓道德之門者有之達微妙者有之有不得已而言之者有之又有爲言之者有之故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孔子言知命孟子亦曰知命知其命者夫是之謂君子君子之所以知之者修身成德順其正而已至若見危亡身不苟去就死宗廟社稷城郭封疆者皆得其正者也自罹刑戮此以罪致而不知命者矣孔子曰公伯寮其如命何預焉在我者豈委而廢在天者豈強以必今之言命者悖於此至若不保其身死於巖墻之下當在不弔之義然所謂命者乃天命之命孟子之言詳矣

答高舜元十問

問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答樂正非謂四代之樂有誤而正也魯用四代之樂是魯僭用之失非四代之樂非也夫四代之樂各有律呂夫子安得而正之今以命言之其實一也天以命人者氣壽夭則氣也是豈命有二也我析之雖殊命則一也尚論古聖賢之言命者其辭旨蓋有不同亦各從其所由而發之啓道德之門者有之達微妙者有之有不得已而言之者有之又有爲言之者有之故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孔子言知命孟子亦曰知命知其命者夫是之謂君子君子之所以知之者修身成德順其正而已至若見危亡身不苟去就死宗廟社稷城郭封疆者皆得其正者也自罹刑戮此以罪致而不知命者矣孔子曰公伯寮其如命何預焉在我者豈委而廢在天者豈強以必今之言命者悖於此至若不保其身死於巖墻之下當在不弔之義然所謂命者乃天命之命孟子之言詳矣

問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與公伯寮其如命何又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其義同否

答高舜元十問

問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答樂正非謂四代之樂有誤而正也魯用四代之樂是魯僭用之失非四代之樂非也夫四代之樂各有律呂夫子安得而正之今以命言之其實一也天以命人者氣壽夭則氣也是豈命有二也我析之雖殊命則一也尚論古聖賢之言命者其辭旨蓋有不同亦各從其所由而發之啓道德之門者有之達微妙者有之有不得已而言之者有之又有爲言之者有之故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孔子言知命孟子亦曰知命知其命者夫是之謂君子君子之所以知之者修身成德順其正而已至若見危亡身不苟去就死宗廟社稷城郭封疆者皆得其正者也自罹刑戮此以罪致而不知命者矣孔子曰公伯寮其如命何預焉在我者豈委而廢在天者豈強以必今之言命者悖於此至若不保其身死於巖墻之下當在不弔之義然所謂命者乃天命之命孟子之言詳矣

問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答樂正非謂四代之樂有誤而正也魯用四代之樂是魯僭用之失非四代之樂非也夫四代之樂各有律呂夫子安得而正之今以命言之其實一也天以命人者氣壽夭則氣也是豈命有二也我析之雖殊命則一也尚論古聖賢之言命者其辭旨蓋有不同亦各從其所由而發之啓道德之門者有之達微妙者有之有不得已而言之者有之又有爲言之者有之故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孔子言知命孟子亦曰知命知其命者夫是之謂君子君子之所以知之者修身成德順其正而已至若見危亡身不苟去就死宗廟社稷城郭封疆者皆得其正者也自罹刑戮此以罪致而不知命者矣孔子曰公伯寮其如命何預焉在我者豈委而廢在天者豈強以必今之言命者悖於此至若不保其身死於巖墻之下當在不弔之義然所謂命者乃天命之命孟子之言詳矣

問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與公伯寮其如命何又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其義同否

答高舜元十問

問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答樂正非謂四代之樂有誤而正也魯用四代之樂是魯僭用之失非四代之樂非也夫四代之樂各有律呂夫子安得而正之今以命言之其實一也天以命人者氣壽夭則氣也是豈命有二也我析之雖殊命則一也尚論古聖賢之言命者其辭旨蓋有不同亦各從其所由而發之啓道德之門者有之達微妙者有之有不得已而言之者有之又有爲言之者有之故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孔子言知命孟子亦曰知命知其命者夫是之謂君子君子之所以知之者修身成德順其正而已至若見危亡身不苟去就死宗廟社稷城郭封疆者皆得其正者也自罹刑戮此以罪致而不知命者矣孔子曰公伯寮其如命何預焉在我者豈委而廢在天者豈強以必今之言命者悖於此至若不保其身死於巖墻之下當在不弔之義然所謂命者乃天命之命孟子之言詳矣

問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答樂正非謂四代之樂有誤而正也魯用四代之樂是魯僭用之失非四代之樂非也夫四代之樂各有律呂夫子安得而正之今以命言之其實一也天以命人者氣壽夭則氣也是豈命有二也我析之雖殊命則一也尚論古聖賢之言命者其辭旨蓋有不同亦各從其所由而發之啓道德之門者有之達微妙者有之有不得已而言之者有之又有爲言之者有之故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孔子言知命孟子亦曰知命知其命者夫是之謂君子君子之所以知之者修身成德順其正而已至若見危亡身不苟去就死宗廟社稷城郭封疆者皆得其正者也自罹刑戮此以罪致而不知命者矣孔子曰公伯寮其如命何預焉在我者豈委而廢在天者豈強以必今之言命者悖於此至若不保其身死於巖墻之下當在不弔之義然所謂命者乃天命之命孟子之言詳矣

問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答樂正非謂四代之樂有誤而正也魯用四代之樂是魯僭用之失非四代之樂非也夫四代之樂各有律呂夫子安得而正之今以命言之其實一也天以命人者氣壽夭則氣也是豈命有二也我析之雖殊命則一也尚論古聖賢之言命者其辭旨蓋有不同亦各從其所由而發之啓道德之門者有之達微妙者有之有不得已而言之者有之又有爲言之者有之故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孔子言知命孟子亦曰知命知其命者夫是之謂君子君子之所以知之者修身成德順其正而已至若見危亡身不苟去就死宗廟社稷城郭封疆者皆得其正者也自罹刑戮此以罪致而不知命者矣孔子曰公伯寮其如命何預焉在我者豈委而廢在天者豈強以必今之言命者悖於此至若不保其身死於巖墻之下當在不弔之義然所謂命者乃天命之命孟子之言詳矣

問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答樂正非謂四代之樂有誤而正也魯用四代之樂是魯僭用之失非四代之樂非也夫四代之樂各有律呂夫子安得而正之今以命言之其實一也天以命人者氣壽夭則氣也是豈命有二也我析之雖殊命則一也尚論古聖賢之言命者其辭旨蓋有不同亦各從其所由而發之啓道德之門者有之達微妙者有之有不得已而言之者有之又有爲言之者有之故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孔子言知命孟子亦曰知命知其命者夫是之謂君子君子之所以知之者修身成德順其正而已至若見危亡身不苟去就死宗廟社稷城郭封疆者皆得其正者也自罹刑戮此以罪致而不知命者矣孔子曰公伯寮其如命何預焉在我者豈委而廢在天者豈強以必今之言命者悖於此至若不保其身死於巖墻之下當在不弔之義然所謂命者乃天命之命孟子之言詳矣

問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答樂正非謂四代之樂有誤而正也魯用四代之樂是魯僭用之失非四代之樂非也夫四代之樂各有律呂夫子安得而正之今以命言之其實一也天以命人者氣壽夭則氣也是豈命有二也我析之雖殊命則一也尚論古聖賢之言命者其辭旨蓋有不同亦各從其所由而發之啓道德之門者有之達微妙者有之有不得已而言之者有之又有爲言之者有之故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孔子言知命孟子亦曰知命知其命者夫是之謂君子君子之所以知之者修身成德順其正而已至若見危亡身不苟去就死宗廟社稷城郭封疆者皆得其正者也自罹刑戮此以罪致而不知命者矣孔子曰公伯寮其如命何預焉在我者豈委而廢在天者豈強以必今之言命者悖於此至若不保其身死於巖墻之下當在不弔之義然所謂命者乃天命之命孟子之言詳矣

問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答樂正非謂四代之樂有誤而正也魯用四代之樂是魯僭用之失非四代之樂非也夫四代之樂各有律呂夫子安得而正之今以命言之其實一也天以命人者氣壽夭則氣也是豈命有二也我析之雖殊命則一也尚論古聖賢之言命者其辭旨蓋有不同亦各從其所由而發之啓道德之門者有之達微妙者有之有不得已而言之者有之又有爲言之者有之故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孔子言知命孟子亦曰知命知其命者夫是之謂君子君子之所以知之者修身成德順其正而已至若見危亡身不苟去就死宗廟社稷城郭封疆者皆得其正者也自罹刑戮此以罪致而不知命者矣孔子曰公伯寮其如命何預焉在我者豈委而廢在天者豈強以必今之言命者悖於此至若不保其身死於巖墻之下當在不弔之義然所謂命者乃天命之命孟子之言詳矣

問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答樂正非謂四代之樂有誤而正也魯用四代之樂是魯僭用之失非四代之樂非也夫四代之樂各有律呂夫子安得而正之今以命言之其實一也天以命人者氣壽夭則氣也是豈命有二也我析之雖殊命則一也尚論古聖賢之言命者其辭旨蓋有不同亦各從其所由而發之啓道德之門者有之達微妙者有之有不得已而言之者有之又有爲言之者有之故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孔子言知命孟子亦曰知命知其命者夫是之謂君子君子之所以知之者修身成德順其正而已至若見危亡身不苟去就死宗廟社稷城郭封疆者皆得其正者也自罹刑戮此以罪致而不知命者矣孔子曰公伯寮其如命何預焉在我者豈委而廢在天者豈強以必今之言命者悖於此至若不保其身死於巖墻之下當在不弔之義然所謂命者乃天命之命孟子之言詳矣

問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答樂正非謂四代之樂有誤而正也魯用四代之樂是魯僭用之失非四代之樂非也夫四代之樂各有律呂夫子安得而正之今以命言之其實一也天以命人者氣壽夭則氣也是豈命有二也我析之雖殊命則一也尚論古聖賢之言命者其辭旨蓋有不同亦各從其所由而發之啓道德之門者有之達微妙者有之有不得已而言之者有之又有爲言之者有之故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孔子言知命孟子亦曰知命知其命者夫是之謂君子君子之所以知之者修身成德順其正而已至若見危亡身不苟去就死宗廟社稷城郭封疆者皆得其正者也自罹刑戮此以罪致而不知命者矣孔子曰公伯寮其如命何預焉在我者豈委而廢在天者豈強以必今之言命者悖於此至若不保其身死於巖墻之下當在不弔之義然所謂命者乃天命之命孟子之言詳矣

問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答樂正非謂四代之樂有誤而正也魯用四代之樂是魯僭用之失非四代之樂非也夫四代之樂各有律呂夫子安得而正之今以命言之其實一也天以命人者氣壽夭則氣也是豈命有二也我析之雖殊命則一也尚論古聖賢之言命者其辭旨蓋有不同亦各從其所由而發之啓道德之門者有之達微妙者有之有不得已而言之者有之又有爲言之者有之故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孔子言知命孟子亦曰知命知其命者夫是之謂君子君子之所以知之者修身成德順其正而已至若見危亡身不苟去就死宗廟社稷城郭封疆者皆得其正者也自罹刑戮此以罪致而不知命者矣孔子曰公伯寮其如命何預焉在我者豈委而廢在天者豈強以必今之言命者悖於此至若不保其身死於巖墻之下當在不弔之義然所謂命者乃天命之命孟子之言詳矣

問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答樂正非謂四代之樂有誤而正也魯用四代之樂是魯僭用之失非四代之樂非也夫四代之樂各有律呂夫子安得而正之今以命言之其實一也天以命人者氣壽夭則氣也是豈命有二也我析之雖殊命則一也尚論古聖賢之言命者其辭旨蓋有不同亦各從其所由而發之啓道德之門者有之達微妙者有之有不得已而言之者有之又有爲言之者有之故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孔子言知命孟子亦曰知命知其命者夫是之謂君子君子之所以知之者修身成德順其正而已至若見危亡身不苟去就死宗廟社稷城郭封疆者皆得其正者也自罹刑戮此以罪致而不知命者矣孔子曰公伯寮其如命何預焉在我者豈委而廢在天者豈強以必今之言命者悖於此至若不保其身死於巖墻之下當在不弔之義然所謂命者乃天命之命孟子之言詳矣

德之衰乎今之小雅皆夫子所定則凡歌鹿鳴至于菁菁者莪非周德之衰是雅頌之得所復與樂正明矣太史公謂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夫子以前雅之無別明矣故司馬氏作孔子世家曰關雎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是真謂夫子所定正四代之樂實非也季子武雅頌之音若是則豈得不謂之詩樂相合然則謂夫子正雅頌各得其所者豈為雅頌之歌大雅誠文王之德矣然民勞至于召旻此周之亂也何文王之德乎故凡可以合于樂者小雅至于菁菁者莪而止大雅至于卷阿而止襄亂之詩不得入於樂矣夫子直書周頌以別則魯頌之得其所者夫子之配天烝禘閟宮之廟皆非禮矣歌周頌之詩於魯侯之廟則冥取三家之堂夫子之意明矣魯頌非告神之歌謂之頌者頌之變然敬之小弦振鷺閔予小子諸篇亦非告神之詩善乎太史公之言曰成王作頌推已戀文悲彼蒙難觀至于此則後人之效魯而溢美者誠可羞矣商頌是夫子之祖正考父所作夫子殷人遺聞獎簡附以傳後觀其辭想其世之宋而不足證可知矣肆直而慈愛商之遺聲也歌商之說次於雅頌夫子之意深矣雅頌得所樂亦正矣非他有樂也即雅頌之歌樂也

問邵子謂天覆地載天天地相函故天上有地地上有天

答邵子言天依乎地先儒言地在其中蓋為氣只天之形濁者為體只地之形所謂天上有地者日月五星周行晝夜日沒于地下但認得地在其中則天上天下皆可通矣

問邵子謂數起於午

答數起於午微妙不可言已生之數皆順天而行復至於乾也未生之數皆逆天而行始至於坤也非午不能起陽盡於午由靜而動此知來之妙邵子之秘先儒未嘗言之

問邵子謂天行不息未嘗有晝夜人居

地上以爲晝夜故以地上之數爲人之

用

答邵子曰先天學心法也圖從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又曰先天圖者環中也方圖之圖尤密晰謂地上之數爲人之用方圖是也用九環中則依天而行圓圖是也合天而行附地而生故人爲萬物之靈而乾之九三九四其切用尤可見

問邵子聲音之學及字母淵源

答縱爲四聲橫爲七音鄭漁仲之說倫邵子聲音之學出於其父名古羅伊川丈人有圖譜行于世溫公切韻皆源於此然此學由西域來今所謂三十六字母亦從彼出中國四聲甚拙至沈約始明七音先儒嘗言中聲合於天籟若如近世祝泌觀物解中韻譜却又入樂工清濁之拘莊子謂樂出虛乃邵子心法但得伊川丈人圖子一觀亦得駸駸後漢風角鳥占亦不出此然非全靜工夫未易能通也

問茅苔說者謂車前其子治婦人難產

愚謂采之於詩殊無義味其中必有其

義乞教之

答茅苔謂治婦人難產政如釋奠斯芍藥之謬也先儒謂敘物以言情謂之賦情體物也索物以託情謂之興物動情也此詩兼興賦之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此詩兼興賦之體古樂府中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之詩深得此意難以語言盡也

問詩關雎謂之國風自王季爲西伯至乃命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召公采地至武王定天下巡狩述職陳誦周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得二公之德教尤純者屬太史分而國之謂之周南召南作樂用之被之筦絃以爲房中之樂又謂太姒稱后此追稱云耳其義何如

答地志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東南有召城文王之爲西伯周召未得封也武王伐紂以後周召未得封也周召之封始於相成王以後詩序不足證今直以行露甘棠

考之明言召伯此不可通之一也夫既以二南爲文王在周南則爲王在召南則爲公此不可通之二也大姒在周南爲后妃在召南爲夫人此不可通之三也閒睢之後詩但先儒之說林立雖有鄙見未易陳作太史公所言不一或爲刺或爲康王以道若復異論此又倡吳幼清宗象山之謗興矣世無真學貴耳賤目難以立談

問作史及編年實錄凡例

答曰曆起居注時政記條目歐陽公言之詳矣實錄通加損以後書必有臣傳亦有字數限式宋元豐以後日曆壞於王安石建炎以後日曆壞於秦檜至咸淳之諺尤不足據然遺書舊聞皆足考證若欲討論非經月議論不可

問四六格式及速成之方檢閱之書

答牋表之說當別詳具此雖小技更僕未易言大要寡學而才氣差敏捷者直師東坡南渡以後皆宗之金源諸賢只此一法惟荆公一派以經爲主獨趙南塘葺傳莫

有繼者汪彥章則游乎蘇王之間若欲精究當取夏英公楊文公翟忠恵蔡北海王疎寮元章簡王禹玉張安道劉莘老諸人文字置几案賤孚當面言源委矣

問古賦當祖何賦其體製理趣何由高

古

答屈原爲騷漢儒爲賦賦者實叙其事體物多而情思少登高能賦皆指物喻意漢賦如揚馬枚鄒皆實賦體至後漢雜騷詞而爲賦若左太冲班孟堅兩都賦皆直賦體如幽通諸賦又近楚辭離騷續楚辭其說甚詳私謂賦有三變自後漢之變爲初柳子厚之賦爲第二蘇黄之賦爲第三今欲稍近古觀屈原橘賦賈生鵩賦爲正體又如馴象鸚鵡諸賦猶不失古曹植諸小賦尤雅潤但差萎弱耳

祭文

祭余寺丞代大人作

維年月日某謹致祭于故知郡寺丞余公親翁之靈嗚呼哀哉世日澆巧為善者希情士尚媮智士死奇公獨為善窮日孜孜始終其心夷險不移方公少年貴盛莫比顯允文昌玉節絲轡笑談春生叱咤電起公獨趨庭異若處女維昔晏安雲冠霧裾一車當道百役避衢官有未便入閤勸除公獨守讌癯然清儒世祿日蕃兄恣弟容囊珠匱玉宴見以時公獨友于高堂春煦寒衾朝殘二難怡怡守官唯勤不矜其智尺牘撫問各盡親意人有急難公先其慮族有田之公遺之食天運既遷頹風激阿棲遲精廬疑化其瞎未疾未幾奄然無何嗚呼哀哉維我與公三世有素知公之詳匪以姻故天道與人先後冥暗事或未然曷怒曷怒陂陁墓田自公親卜世途啓沮之死何感永念殊腸泣涕莫復酹茲一觴以焉哀臆尚享

祭外祖代大人作

城南之望奕世惟賢接武辟雍厥聞藹然紛綸五經曰鄭屯田維公高會廣塾以延諸老簪盍二獻是先遺言懿範公承其全體涵中和靈珠媚川粃糠世機德容渾圓身書林徘徊孤騫亦既食實紹茲家氍世德險徼高木蒼煙紛紜樂胥发其疾顛拟拾耆舊列于簡編蓬廬方床卷舒窮研其語雖寡其意實傳秀眉玉色投老愈妍歲在丙寅憂患日纏孌彼諸雛不能飛翔請告于公以煦以憐服膺龍粹溫雍容周旋雖之偕老情實不遷顦顇風揚塵畏途屯邅為善斯懼公無慍言昔者遠行相望越燕甘腕冥奉於禮實愆歸省床下公疾沈綿形枯神朗遺墨愈鮮屬託孔深悲不可宣淳庖日希百巧相挺執玉奉盈敢以自完公死何恨如雲在天式陳酒殽辭盡淚漣尚享

祭李西山代大人作

維公周敏之才英偉之彥金精璞溫不假琢鍊摩蒼雲以高翔日九日而不眩造物之畀蓋將以固斯文之元氣閔天下之事變故其始也脫略哇町卷書長哦浩然絕濟之意忘其冠切雲之巃峨分席於諸老諫言腐談拱手以置覩江流之如帶凜九泥之莫倚鳴雞號寒籌筆疾書貢囊封以叩閽維石支之舉事遠介者卒至於困而爽以保衛先緒者常兢兢以懷國嗟今之人志與運乘道與事遷介者卒至於困而爽者或流乎畔抑黯反覆出處之大致每惕然以深思而公雍容而端不茹不吐莫余敢侮試命南荒酬勞於東漸之濱既不以利其身亦不以望於今玩理忘世孰能踰於斯人者乎幸公之獨謂坐進此道以鎮當世之浮薄而事有不可料往雲飄奔愒晴日之飛電滔滔川流逝者如斯往不可作徒以為生者之悲昔某辱知文昌公白手傾倒酒酣耳熱各相視不復道念此意冷今聞公喪愈重不競之歎公兔在天一息八極雖千里其奚遠我哀之長敢緘辭以薦番江怒瀾其有相余之悲黯也尚享

祭王尚書

維年月日以清酌之奠祭于內翰給事尚書先生之靈曰道大如天學廣如漢企而望之自涯而返末俗濫觴昧彼一貫捨學而言所執愈渙伊洛之盛嗣於乾淳析仁辨義脩己治人先民有訓其言諄諄稽經採本纂史輯聞睠默以享叔季其弊莫救千士一律蹦訛踵陋坐曹清談迎事拱手文散武萎禮弛樂虧孰撓其全以為國毗萬生我公是宗是師天清景溫前旌後麾窮源崑崙實曰狄桑磅礴萬類衆曷敢當積潤滉瀁舒光煒煌探巖排碕纖巨畢藏暑農有秋箱輸廩峙著龍起淵雷震雨施九招希聲昌歜古味愛薦合宮以享以澄灌膏養腴心君清澄讓言訪對屈軼在廷群疑未決神龜示靈化被

嗟饕淳風泠泠天運悠邈公亦永歎學絶道傾死灰莫然獨行誰傳獨立誰言吾非斯人其誰與傳譬譬里門易窮三陳捨涟而歌謂天莫聞紛失其光蘭銷其薰牀桑沈冥王官混淪年已逮耄燭繼晷一柱承天四海仰企若蔑牛之陰百草茂美謂享大耋以淑後士云胡微疾永蛻世塵歲匪龍蛇其理莫詢許詞重華蹇茲遺臣曰士之弊逮今弗振揭以蒙昧請業門下反復可教授以端緒有疑必開有謬必舉語其平生載出載處起徙巢登斯堂舉觴以祝詎期須臾望公以哭踽踽小子抵掌掉目哀哀吾儕殞首莫贖死生之原千古一致瘁躬報德匪哀以既風雨神交却立鬼魅秉心靡渝服義靡墜隆庶幾公毫慰此耿特瞰如茲觴之志罔慝拜手薦公公其來格矢詞致誠有淚俱滿

祭胡梅澗先生

維年月日衆楫謹以清酌時羞之奠祭于梅澗先生胡公之靈嗚呼司馬氏續素王之旨歸成萬世之標準過高之議始於王

朝謂秦漢而下不得並混取法於唐虞之間雖熙其見於所行迄無以救其元本習剽竊以為工者絺繪變幻乘虛附近語新意愈謬紛紛比比孰有是正其責以自任曠百年而一見知畀與者之所蘄維先生負淵海之學孰事物之樞用功於青雲決科之前大究著訕小得著愚綱羅搜抉極竹素之秘而其微細委瑣猶不遺於初虞讎釋例於杜氏著履霜堅氷之旨條分目舉而牛李棄地之爭黨子制父之議前人之有疑者雖取舍有在以明迭叟當時之不得已至於孜孜衛翼拾遺補誤亦幾乎司馬氏之忠臣而無負江上之策不行於老姦蒙昧草野避聲却影年運而往知吾道之愈難寫心聲之悲憤聽澗水之潺湲陰陽倚伏何得而非厚何失而非福匪歷代消長融會胷臆其何能若是之蓋穀甲申之

歲先生出峽訪　先子於城南楠時弱冠氣盛望先生之道不知珮玉之利於徐趨駕車之不可脫衡也先生微機以抉之再而赧三而竭垂頭却立畢志以請業由是始得知二千餘年之內論事不可以一槩而所謂非三代不陳者實要君以行怪憂患荒落負先生之訓相望信宿猶冀往復以自振迅書来自冬屬託孔懽諄諄已近於期者之語感多而疑成懼不能以久親語未脫口而會事已陳一老之不慙斯文之所係而不肖所受之深者恩不止於玉成哀不止於流涕痛遺書之已梓異夫草玄之隘苟志願之不泯雖少屈而何害掃兒童之哀悼陳一觴以自誓蓋事有至難而可成時不可以終逝炳然之書安能久名山之副藏迄垂闡於盛世公之精誠理寧有昧矣茲一言以俟其會渙流奔逸雲未黯霽相此皦如冕旒其返旆也尚享

祭戴先生

維至大四年歲在辛亥三月癸酉朔越二十有四日丙申學生李柄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刻源戴公先生之靈功業可以致君而名不得以潤身科舉足以取士而文不足以行世二法之設孔分厥害實深彼沾沾之白首汔莫能自悟卒驂于榛莽而漠然為太虛也先生之識成于髫年失仕以歸素業永捐篝燈蓬鬢支節聳肩拔拾天巧落其華妍視雲在山散為飛泉戊寅之秋愚駭無肖承　先子之命以奉洒埽謂百尋之宇拱把之木曷中梁柱凜然師事爰久　先子棄養十年之間百憒相望訓頹汗舌吐維臨淵是懼維孰玉是慕經溱源厚殖莫知其力徃歲　先子嘗曰德非我敢專而世由是傳萬物五色絢芳翩翩吾懼汝之一偏也先生隱几驚坐以起曰汝毋忘父訓嗚呼文以承道德以承世父師在天終莫敢墜矢文焉哀有涕如洗

尚享

祭危功遠

神室既虛周流無跡巖巖先天風水湧激

念茲先契論敘風昔堯苧有歸勿怖勿惻
尚享

祭楊內翰文代作

維年月日翰林學士承旨正議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閻復等謹以酒脯之奠致祭于故翰林學士楊公之靈法法濟源始于王屋達為清泉以合四瀆萬生令賢泛此滹滀砥行立名不誣不瀆發身以儒分教東魯佩規帶方莫余敢侮爰歸承明編簡斯補徘徊歲周庸振華武鋪宣 帝謨草木五色清心無華外撫中益雍容成均訓掌是職鏘佩衿曰古遺宜晚歸蠶坡實為舊物炳燭無倦寧以耄屈長松之貞幽蘭之鬱瑰詞玉篆縈若瀟湘川流星徂典刑日淪豈期纏綿隕茲德人我老意短我悲孔新敬率具寮薄奠以陳尚享

祭王都山承旨

維年月日門生具官秉楠謹以酒殽之奠昭告于翰林承旨都山先生王公之靈芒芒九州求應惟類粵昔先民疆理制治考賢論方角立競訐大同莫諧多士滋弊始公南來黑髮巍巍望其圖書是根是柢我先大夫接識辭氣晚歲在 京閒恤昧稚曰覺有先後士無遐邇蔚雲在空萬物五采毋匿彼光厥誨以仕迺居禁林斆廢量士不見其人有簡斯揆手書諄諄而父不死明有 帝制幽有信史削煩養膏汝駿其媺聿來承公偃伏舜俟公車東行跂望靡已公車來朝載色載喜彼山維雲彼堂靡塵之朝飛曷其有既弗寧覆氷竟爾用逝外踐內揚於赫在耳于嗟公兮公往弗隆凡今窶人冒疾有技視公之為有洪以愧愧能止之止孰可嗣嗣令企而彼嗣不躋闇哀于鄉承睫涌淚殲宮有絕淚盡斯矣佩玉曳裾玩月歲惕罵心何言弗厚罔貳嗚呼哀哉尚享

祭吳饒公

維延祐六年閏八月癸丑朔越十有二日甲子具官秉楠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

于大司徒饒國吳公之靈寸雲興功甕源湯波磅礴淼汪德同其科稽公玄冑行仁于番隆汙迭仍卒昌靈柯是生上嗣高挹泰和手握玄機萬象畢羅不翕以隨不媚以頗允謂家教靡勞琢磋維公純篤里社婆娑耆壽好禮受祜則那外謙養恭內溫守和鄉國賜履紆垂佩珂燕豆孔陳湛焉春酡或車於閭或舟於河恂恂熙熙鼓缶以歌書來京師公靡他告而孫子劬書暮哦觀化有終奄然微痾有子純孝通

顯實多國恩懋昭貴於坡陁生無懾私沒無缺躍仰止盛德白雲嵯峨南望伊阻心思云瘥承交再世其舊如何薄奠遠陳矢言匪阿尚享

祭黃仲正

嗚呼世儒諰閒昧馬求容天命罔知曳裾憧憧迄莫有成祇尤其逢惟我仲正甫學著農謙劬虛谷訥韜其躬退讓益畢殖不失其導伏予大冲恭不近畢夷不失中粤昔耆舊慶曆闡宏鋤荒廣聞維公維卿世冑疾瘼藥范是程君獨憫之仰天撫膺書聚蠅經緯譜諜範圍日星畧綱斯網若臂斯肱維歲壬辰盛名日起泮宮舒遲不泄其美維我先子一見驚嚱曰姿宇儀觀先大夫是似大夫令名士有定誄謂君嗣之克踵厥嫩奉于家塾群幼漸被彼幼倉垠探源渠搜比律為均擣珍為羞彼昧不知議莫與酬先子去亡南北異輈歲月逾邁塵積弊蓑君書到手云胡永留中年相同蘭室豫備令詑南歸動色相慰運有顯晦官實鄙置曰汝二子教實未至空林荒野黙彼聽視三餘養功先德是嗣彼奔逐塊氣蹶獨圯屬籥孔深君以疾告話言慎矜罔有顛倒長年駒隙曩虛祿稍汝易漸完吾與汝校麟經說幽吾顧汝敷詞林榛蕪書圖川浩軼轡以驅不失其導伏枕瞬息疾危奔泉鄉失成彥親失令賢謂天蓋高則莫敢言謂德靡備泉曰不然承

契疇昔令三十年金蘭合交知維姻聯薄
莫罵哀湲盡莫殫嗚呼哀哉尚享

祭袁府君

稽乾淳之盛際多士闡其皇風啓城南之
文會首也田之封崇維正獻之模範實
高躅其遺踪植大本以沃心廣經說而訓
裳雲員笈而鵠立越公益焉以相從懷
試牒而不上考舊譜而合宗登慈恩以後
先黨籍焰而避鋒泊大明之更絃俱玉珮
於秘蓬靈椿儼其不凋桂聯步以增隆騁

安陽之成思與桐木而相通凜風雲之變
更丹林殞其青葱繫千金之美裘洪恩厚
而蒙茸雪霜厲以交隕復融風之相攻履
蹇武以不前慘胡為乎泥中合情話以交
慰證墜簡而彌縫鼠行窓以窺燈各飣坐
以烱瞳意凌空而肆奇效並飛以追鴻神
投淵以搏怪爭交手而棒龍戲舉觴而心
眩成擊筑以氣雄窮探蟻於珠曲駕採蓮
於神峯語不泄而益婉詞欲陳而彌封瞻
懸瀑於踞石聽空籟於舞松運通塞以莫

推各分岐而西東歲協洽以入燕益磅礴
其心胷馬伏軛以悲鳴詎示之以不逢重
返駕以式微疾果侵乎令躬念兩家之敦
叙五世閱而倣同原伯魯之世胄交衢泣
其憧憧蚊秋集而失喙菌露溥而條忽惆
明校緑籍以昭融玩死生之情狀周流竟
坌垢以多虞爰返真乎顥穹天柱鬱其朱
公賜二筒以永歲靈根衍以和冲觀萬化
之終始深有悲夫夏蟲陳薄莫以永訣抑

以寓夙昔之悲喪嗚呼哀哉尚享

祭張宗師

維至治元年歲次辛酉十有二月庚子朔
越十有八日丁巳具官袁楠謹以香茗之
奠告于開府玄教大宗師張公之靈曰維
公以萬碩之姿沖靜之量軼倫與勤靡有
恣放際遇五朝貴盛莫伉口絶否臧身
守謙讓大盈益虛小德彌諒衆罔置疵異
莫敢謗細縕無垠如雲在天亦既作止脫
焉蔵淵金寇玉圭四十五年縕袍蕭齋弗

競弗鮮易簀以逝嗒然癮僊死生亦大公
寧憮然賤子在京踰二十載每黙察之謂
可免悔笑言孔勤觴至獨愛聞公觀化寧
不永慨凡我南士命有顧晦五福之全奠
與公配一眞篤恍戚德昌沫靈旂来歸昭
鑒如在

祭外祖
淳祐辛亥 大父嚴州養逸家居我 外
大父數文縣臨漳解組歸于里閭是歲八
月抱疾以吁曰吾女甫六歲相宜生佳兒
將曷所從維 嚴州夫人我中外表俾它
日以事問名不旬日嗒然以終辛酉之歲
歸 慶州府君實惟次壻官于京幾是生
不孝子曰掬七日以逝外祖母張氏鞠之
曰果長成有立我數文無愧吾女亦不死
幼歲多疾羸以羸弱昧昏 先慶州督過
不置稍長知外家爲王門赳自奮勵遂獲
見于鄉大夫鄉先生曰是子其有聞掬生
丙寅 先夫人之亡三十有三年 慶州
無祿禍罰酷纏閉門省愆曰吾何以報劬

勞之恩是外祖之期卒莫
史館掌制十年復叨集賢
雖學不稱其職則吾外大
以昔言爲真然矣宦
塋田謹遣男瓘以酒穀之
史夫人以 上恩得封會
三品宜得追封郡夫人歸
以陳言盡而情無窮涕與
淚淪尚享

祭趙子昂承旨
維至治三年歲次癸亥六
十有七日丁亥從表弟具官泰掬謹以清
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翰林承旨榮祿趙
公之靈曰河嶽之精上爲
執著炳靈莊莊禹甸萬不
服食粹清幼敏于學雲英
散而爲河其見有卓其別
律合泰和肩曹躪鮑絀莊
手題六籜神游靡窮燈瑩
官于兵曹嘉名既彰日底
喜慍靡辭戚與其奇或削
其疵窮櫚華居

辛為其師行不矜細語不擇辭客去我休
嗒然相忘英英玉堂爛芳珩璜心如虛舟
云返其鄉鷗波大雅曰茲倘徉都有異傳
愛者以匿歲月既遠淡傳維的聞訃莫奔
相視動色世失名士曷有南北維我外祖
崇王外孫捐實史出絲蔓是論乙酉之歲
定交論文我賦孔深公辭彌敦俯仰三紀
蘧接佩履薦墨聿特屬以史事彼雖藐然
公意則修令承後塵或謂是似哭不憑棺
葬不視穴雖云係慮禮則有缺歲周如流

心志著劃薄莫寫恍以告永訣嗚呼哀哉
尚享

祭史車父助教文

維昔外家過於修盛乾坤轉旋咸謂其將
不競矣文治聿興闔郡不薦者幾三舉捐
以譎薄考校輒與而私以計則曰我外家
譜諜暑是計偕之來抑疑且自懼也嗚呼
車父色蒼而貌淳規矩不踰於常人其考
經也守儒先之說罔敢越踰吾則曰五經
之說弊極則返昔有議而必除渙然怡然
知鄙說之不妄而冒昧固陋得奉見於廬嗚呼區區之心兄悉知之矣投老還山
書疏不置意謂衰朽猶能相奉以劇議也
靈輒速歸痛徹心脾暮年哭子固兄之喪
涕泗不已可哀也夫其可置也夫嗚呼哀
哉尚享

祭定水真禪師文

維皇慶二年三月辛卯朔越八日戊戌具
官秉楠謹以香茗之奠告于雙峰長老真
師之塔空性返真匪以宣語默動作斯
名為禪立禪啓宗假言先詮要泯殺強
言之筌未派活論暑蔓斯延巧廻嫉之辯
方毀圓彼尚辭者復援其顛視之莫名孰
不以權駕彼猶馬寘逸加鞭在昔源公孤
立巖泉食苦避甘養其德全匪石匪金以
刺以鐫來者却立悠言佔諠疾抱遺衣澤
語連連信宿熟視維師是傳師來斯立若
源之在前毀心以完沈珠于淵謂支離苟
生何有歲年散形而歸雲外在天一髮挽
鈞事實眇綿廉爛缺敗曷其有瘥陳茗焉

心其然其然尚
祭定水源禪師
享
維師之行力垢機而益清也維師之言事韜匿而益明也大志異乎衆知者不以為介居處乎獨識者不議其隘壞械脫棄憂道之無傳湮與淚連聲俗避世將處夫懸厓之巔誓其年以厲夫貪鄙而卒不能以遂願也戊寅之冬會于先塋師執其旬神光晶熒匪事於解蔡焉緯經曰無體無方簡易是程世道日淪夸誕益臻望洋以行

靡知其津維師之示寂今四十有六年矧也周游南北亦既垂老何投徒桑桑而罔有以紹雙峰之山實演法之所有祠歷年塵翳莫覩適臨是忌辰薄奠式陳以寫我衷愫尚享

祭湖心奎律師

維泰定三年歲在丙寅四月乙亥朔越十有一日乙酉具官衆楠謹以茗果之奠告于前湖心漢章律師之靈維師以峻絜縝密之行儀于叢林不言而老稚所仰無文而顯蒙所欽壞械薄飯攝念一室梵唄震動絶怖畏以息其貪嗔未世頹波毀戒壞律罔止於一人繄縱恣悔夫澄海之巨鱗雖心不為動持清議者何縮吻而咽瘖慕專一丘將挽退靜之質以為比鄰今歲之春會言諄諄手書至門遺語益親勸余以老之將至息機心斯盡紛攘臂以自陳視師之行其置曷悛今師徃矣寧不戚辛薄奠寫懷庶其鑒歆尚享

祭育王明樺師

慨禪林之盛時爭摩擊以相接或勵行以安行或發機於危掣辨鋒激以奔雷玄鑰契而吸鐵遵古聖之矩範接前賢之軌轍於斯時也師能承其餘風以考其異同數十年來孤道不競角有深省師獨鼓立爭騁遺言懿行罔有厭倦著舊之欲盡知典正繁霜孤松巨浸一航凜乎誠不可以當相會未幾遺書在門痛哉刑之莫存高年昭明曷有盡傷如月在天

孰存孰亡持茲一
祭王蓬山
精氣神之交媾兮動死地而莫可詢塊既
外而詘忽兮有假之者之自任兮謂能扶夫攝鍊以存存彼學仙
儀兮繽紛駭靈胥兮繫以文目渺渺兮空
洞眸容駭兮神君道至簡兮宜鋤耘絶聽
視兮合渾淪蓬山為鄉兮海為門是生王
仙兮合吐吞劬躬以訪道兮老益以勤窮
還反之變化兮莫逃夫大垠慨宗伯之上

征兮壯歲實預其駿奔守不懈以自將兮
二父合情以彌敦數九九而益少陽兮不
怛手世劫之遭屯念初志兮冀有聞侍靈
游兮駕長雲歸來乎隱仙兮塵昌以塗

祝文

壬子歲除告祖禰祝文

舊歲冬十月將入
代者乃不果行舊舍先疇爰築室是承徭
役紛更復逗留以治靖念烝嘗不克親奉
是懼是懼秋九月得疾幾殆庸禱于祖禰

幸獲有瘳十月既
趣驛以進退惟譾薄承籍先德忘克臻茲
言歸于家敢絜酒饌合祀于中堂尚祈相
綏以保嘉吉

丙辰歲告追封祝文

承籍先蔭有列于朝今踰十稔叨恩次對
亦復再留邮典既行成得追榮其父母而
捐視先考品秩有懸格未應得先妣從先
考之爵今追封為會稽縣君麋繫京師未能遄歸異
追封為會稽郡君妻鄭氏亦獲

日將告于墓下爰羞酒醪庶告行宇敢告

戊午歲終告祖禰祝文

癸丑之春涖官于朝今茲六稔烝嘗之奉
弗克親薦風夜惕心次對再叨亦滿秩考
歲幸云暮絜陳庶羞以伸永慕尚相其成
俾歸奉松楸捄捊之大願尚享

己未封贈祝文

延祐丙辰春叨塵侍制需典普行得追榮
于我考妣是歲翰苑扈從不以官秩高下
咸獲霑恩獨吏部申明謂子職既畢難擬

於父踈是僅獲追封妣為會稽郡君丙辰秋八月復獲再任惕然松楸之念朝夕不置將俟代南歸捧黃以告墓下夏五月踰淄忽蒙誤恩超陞為直學士靖惟僥倖皆考妣劬勞覆燾之德奉職伊始曷敢告還謹奉宣命令孫璩跪讀于墓所保祐無數俾獲為全人以無負先訓桷之至願敢告

己未告鄭氏踈君祝文

向以叨榮侍從追崇典行遂得恩及于妻因循再任晉秩集賢卒未可歸今子璩以副黃焚白敢告

辛酉歲終祭祖禰祝文

桷濫官于朝踰二十載舊歲南歸將一意誓墓以奉祭祀承詔復舊春三月來京即預考士四月供職復扈蹕開平八月始還屏弱之質嶇嶇道里迄獲平善皆我祖宗保祐之功歲率云暮庸奉祀於窩廬俾遂平康二子璩瑾克紹詩書以光祖德不肖孤實有祈望惟陰相而默成之尚享

壬戌春祭祖禰祝文

三月甲戌中書奏奉改宣翰林退省淺學非所宜當實我祖禰胚胎前光而不肖嗣冒膺是天寵扈蹕有嚴將上開平睠弱之質驅馳不堪車馬脩途冀有以扶翼使獲歸田以奉松楸不勝大願次子璩俾入成均敢庸屢告相其有成尚享

癸亥封贈告廟祝文

憑藉先蔭獲緻從班邺典肇新祖考嚴州府君得贈中順大夫上騎都尉會稽郡伯祖妣王氏令人贈會稽郡君贈亞中大夫輕車都尉會稽郡侯妣史氏郡君贈會稽郡夫人妻鄭氏踈君贈會稽郡夫人妣楊氏安人贈會稽郡君贈會稽郡夫人今祗承詔命奉祀于寓舍以申虔告淺薄承緒戰兢靡遑晉秩侍講實繇祖德深厚弱息踵武克已樹德敢不夙夜伏祈鑒歆以登極之詔以推恩錫命為首越小大臣罔

告嚴州府君祝文

永終譽敢告

不承澤揄以侍臣獲追榮于二代而我祖考今得贈中順大夫上騎都尉會稽郡伯祖妣贈會稽郡君追惟付託之重實萬意于先大夫不肖孫朝夕思念靡有替隆踰六十有七年獲遂初志霜露既降謹以副黃俾璩焚白近叨綸音晉秩侍講行能淺薄大懼弗克荷負先德弘遠冀有以紹祐贈典有加行申告于墓下敢告

告處州府君祝文

登極有詔以推恩錫命為首小大臣罔不承澤越今始奉行揄以侍臣獲追榮于二代而先考得贈亞中大夫輕車都尉會稽郡侯妣史氏贈會稽郡夫人妣楊氏贈會稽郡夫人靖惟義方之教期勵甚遠種德淑後者鄉黨所共知施于孤兒得食其豐報霜露既降謹以副黃俾長孫璩焚白以賁鑒近叨綸音晉秩侍講忝竊踰分惟寵綏而啓祐使行能無愧獲為全人則世德永遠施于諸孫俾有憑奉敢告

告鄭氏縣君祝文

往歲已膺縣君之命今邺典既開位在三品追爵彌高縣是賜祿孰孚塊其欽承敢忘祭告

謁告還家祭祖祝文

庚申蒙恩被召再入集賢連歲疊除大懼不克負荷日夕念歸以虔奉祭祀為急守職有嚴不敢遽去今者謁告歸里將杜門息心力教子孫永承松楸之蔭私心未遂惟隨相次成其私禮祭有嚴敬奉昭穆合食于新堂敢布由素尚享

追封祝文

紹踪朝著令踰二紀行能讜薄大懼弗能稱職廼者先丞相忠獻王不以卑鄙驟加超擢叨塵二品今上嗣位大賚中外視其職秩悉俾追榮縣是祖考加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會稽郡侯祖妣王氏加封會稽郡夫人考加贈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護軍追封會稽郡公妣史氏加封會稽郡夫人妣楊氏加封會稽郡夫人

成命已頒庸告于遠祖敢告

立碑告墓祝文

維泰定二年歲在乙丑十有二月丁丑朔越三日己卯男具官柄敢昭告于妣史氏會稽郡夫人七日而祖母孤先郡公以家教之謹始於嬰孩能言即授書甫七歲詩書語孟皆已誦習尚書之澤柄以嫡長當受郡公讓于兄子甲戌歲先公陞員郎法當從是進秩且得以官其子先公正色曰我即死官亦不以與鄉書國學儀圖以紹世德汝之責也織粟靡窮先公一以自任遂得專意問學師友之淵懿皆躬葆而力討辜丑歲登名于翰苑凡二十有五年僥忝踰分皆考妣之垂裕隧碑未立每盡然于懷往官待制清河元公檀金石之作遂獲乞銘吳興趙公專翰墨之美得求其書今已十年而楣齒髮漸衰亟刻石立于墓右亦欲俾子孫知儒學足以發身於是有考誼以清酌庶羞敬奉考妣大夫淅東道宣慰使都元帥護軍會稽郡公妣楊氏會稽郡夫人合祭尚享

祭外祖母張氏祝文

嗚呼自先夫人之亡我外祖母不忍棄其諸孤鞠育撫訓日期成立以報罔極柄今幸不墜先訓官于翰林集賢者二十有五年而先夫人之誌始得成就載惟厚恩懼子孫之不譯亦登具于誌上今茲立石敬以清酌蔬食用伸虔告尚享

立碑告墓祝文

幼承嚴訓遂得悉意於藝文有列于朝大懼遺言懿行之罔傳向為次對廣平程公辱在先友適為院長亟求其銘是後叨塵二品封贈疊加不敢易其舊文遂刻于碑右乙未之日實為誕辰庸建碑于隧道嗚呼厚德如山百不寫一靖惟孝思曷有殫極敢告

男璧祔祭文

男璧不幸蚤夭已安葬于錢湖黃輿之原日月不居已經卒哭禮宜祔于王父大母今茲陳設釀饌有事于中堂敬以其主祔

孤兒孤女與相其成俾宗緒不墜則實有
望敢告

男瓘祔廟文

盛年長往亦既安其體魄矣卒哭事竣
當祔主于祖廟設祭中堂其從與享

雜文

放生池祝聖文

重華廣孝琴奏五絃成湯克仁網開三面
式屆正陽之月蓂符元命之辰寸地尺天
歸皇恩於不有四生萬類涵惠澤以無窮
恭惟
陛下功契重玄道融衆妙鳶飛魚躍極上
下之昭明馬負龜呈發陰陽之靈秘臣等
依承真蔭詠贊昌期天地大德曰生想洋
洋而圍圍文武萬邦爲憲咸肅肅以雝雝
碧海波澄瑤池仙下

鮑王廟祈雪祝文

維神廟食茲土幾千餘祀比歲饑疫荐臻
戶口耗絶意者降罰自天神不得以有請
也飛蝗蔽天神能相其穡事俾獲無害而
入冬以來陽不斂藏雷電晝作月臨嘉臘
同雲之候迄莫有覩深窮懼之雪爲五穀
之精協應以時則遺胤原隰者可以弭伏
民無疾疫春有東作千里之舉使者觀風

於此朝夕禊念神於斯民休戚彌重頴力闡明靈叶贊于山川錫以嘉瑞勿愆其期以絶蟊害益足以彰神之賜

賀東嶽表

節應蒼龍紀仲宗之元祀雲舒彩鳳流阿閣之祥光萬姓庭趨百靈弁會中賀恭惟氣超混沌功運冥濛稟木帝之精仁施無際悟谷神之蘊道妙難名永孚于休必得其壽臣等肅蠲瑤笄祇演琅函望齊魯之青葱天威彌邇恨蓬瀛之拘繫肉翅難飛

又庚子歲

陽德鍾靈龍集式符於天統昌辰紀瑞虹流上合於堯年五福錫民百神受職臣聞至仁無極如歲之春盛德莫名惟天爲大故能彰施黼黻以盡人文之妙休養封殖以成品類之和幽明相通顯微無間極際蟄蟠而均被亘今古以常新佳氣鬱葱神光孚遝中賀恭惟位冠群后功贊無爲玉檢金泥極昔王之潤色丹山赤水覽海國以遨遊爰假青煒以諧寶典臣等傾心雲闕注目霓旌呼萬歲三莫侍

又是歲三月十九日立夏

瞻雲喬嶽叶盛德之在春受曆清臺揆發祥而維夏四方來賀六合同風中賀恭惟樞紐陰陽權衡品物金穰玉燭以成三時之和丹臺紫清以佐九皇之治雖真游之無跡韋神御之有嚴光狹龍輿下琳宮而布武燕分麟脯傳玉觴以流恩海觀塵清城闉瑞靄臣等式循舊典庸展上儀大道無言莫測絪縕之始人心不遠益窮肹蠁之徵

又

天作高山寶尊魯甸位冠群后茲爲岱宗良辰揆維莫之春多士仰思皇之祐中賀恭惟受元氣始爲萬物宗七十二君莫測神庭之秘三千餘里有開日觀之祥瞻茲海壖實維佚服斥鹵蜑魚鹽之利生聚紀蠶麻之功民食每假於轉輸土俗猶存於浮靡雨暘倣戾伏臘遷乖敢因善頌之誠

庸致預祈之懇絳旂丹轂密除疵癘之妖
紫府清都彌降簡穰之社然後東皇太乙
錫宴鈞天壽宮神君追遊化國遞廣聰明
之聖懋昭長育之仁眷此有生施于無極

又

時維莫春誕紀盛旦歲行吉亥丕昭令辰
蒼龍宣長育之仁玉燭啓豐穰之瑞中賀
恭惟希夷道廣享壽功深神化無方寸雲
合而甘澤溥精誠有感巖石固而積雷穿
臣等身圍海折心傾日觀萬年永保降祥
敢擅於斗牛大德曰生衍壽益齊於箕翼
伏以海觀澄清聳神山之嵂翠仙閭縹緲
露雲闕之青紅光景常新規圖改舊伏惟
陰陽合德高明配天三宮空洞之游道無
不在六虛周流之妙用莫能窺聽茲海壖
古稱鉅鎮廉讓被先王之澤詩書敦故老
之風穀粟桑麻行協三登之慶象犀珠玉
聿來重譯之邦神符默契於天心嘉貺式
資於帝力洋洋在上蕩蕩無名錐兆祀之

拋梁西江闊城迴細柳低簇騎共看紅
叱撥踏歌時聽白銅鞮

拋梁東天雞午夜日輪紅風馬雲車歸
帝所丹臺紫府布皇風

拋梁南簇簇山光擁翠嵐漠葉陰陽元
有準蛙聲水旱不須占

拋梁北滄波不動平如席祥風甘露瑞
豐年大貝南金書絕域

拋梁上仙藥未須承露掌絳宮神闕白
回環玉檢金繩空帳望

拋梁下萬井春風樂皇化雕題交趾九
夷朝葦筰黃冠八方蜡

伏願上梁之後乾坤清晏星斗潤明蘿圖永行於皇基椿壽益延於睿算六府三事百吏兆民雍容治世之音翔翔太和之域物無疵癘家用平康結繩迨渾沌之風擊壤繼康莊之詠神祇受職動植霑仁

梓潼雕齋青詞

陽春布德誕開震夙之辰天運興文允協亨嘉之會四方来賀萬神喝恭恭惟道合希夷氣超混沌揚靈西蜀通肹響於妙庭佐治中州職銓衡於帝所維桂籍固嚴於取與而芸編復驗其勤勞至道無私積善有慶某學拘鉛槧業保簪裳教子未能企世科之必復傳家有託守先訓以丕承庸展素忱式陳薄薦通孔蓋翠旌覽德輝於九土庸符龍券錫慶澤於一門

梓潼雕齋青詞

瑞靄層霄誕紀降靈之節誠傾魏闕有嚴事帝之儀慶接九坡芳垂百世恭惟至仁育物玄感闡幽受色筆夢寐之中睟容有赫厥金縢銓衡之際教子之心適值大比興賢之歲雖登崇有數難以預祈然神化無方終期默運伏願祥光下燭颺馭悅臨桂籍書名頴俟家聲之復昧闡進步思成盒蘭之抽詞盡意長恩深感集

宴交代鄧集賢致語

繡衣南國屢施白簡之威玉佩中朝允稱金閨之彥惟姻好實侔於兄弟婭交承永紹於雲仍愧乏殊歌式陳邊豆伏惟交代集賢相公雲霄自致風月無邊給札玉堂氣欲吞於兔穎橫經壁海坐嘗撒於皐比清言王謝之比肩妙畫鍾張之接踵與人無競詎論鵬鷃之鉅纖處身以和不計鴈鳧之雙乘京師之望君實洛社之慕堯夫廟堂掄才會弁已同於茅肯後於吾徒蓋將枉駕以看西山披裘而傲北雪老子之興不淺先生之祝何如特進宗師大真人幼結丈盟壯持道紀度弱水之萬里騎氣而遊登嵩徵之九重步

虛以進謂孔老之同有自若晉鄭之爲依
避堂尊賢授粲禮客諸衆官或遠使絶域
或近職内銓俱精神磊落之英實羽翼贊
襄之士儀生彩鳳武接祥麟我翰林脩史
大夫針芥密投金蘭久託侯松階之日影
舊若墳篪踵蓬島之雲光今懃糠粃悟三
已之無慍知四休之當宜敢以心聲上陳
口瑣
婆娑老子倦東吴笑把胥濤傲太湖坐使
千巖爲几席令萬籟作笙竽瀛洲法曲
舞玉山頹倒不須扶

行列譜酒國長春莫計壷賴有嘉賓相勸
亡是公代聽雪主人宴客致語
疾病相扶持廻天倫之至理酒食召僚友
亦人道之常彝把南斗以爲漿夢釣天而
廣奏焚煌接席醽郁陳歡清容處士素褐
癯儒青氈舊緒投簪逸海岸有古松流水
之心騎馬傍人門無冷炙殘盃之色困頓
於俎豆弦歌之事沈淪於醫藥卜筮之流
匪曰卑陋亦云曠達喜慍既不形于色口

腹亦何累於人聽雪主人出墜清氷臨風
玉樹陽和盎面士疑挾纊之恩沖粹積躬
衆美虛車之讓鼎烹而調衆口杯水以勝
萬言給月支風陋人間之腥腐屠龍膾鳳
窮天外之珍羞厭德不回何慙弗已方將
肥豹以速諸父庸示等差弊袴以待有功
悉除僥覬芳楚縹緲雅集舒徐露墮三危
化逸廻之麴蘗風馳萬竅陳廣莫之笙竽
享若太牢澹如明水敢陳口歸少贊神交
玉堂學士詫英豪濯濯天葩簇錦袍擬上
瑶池擘麟脯不將金帳飲羊羔長卿多病
緣消渴坡老長貧漫老饕從此青州化烏
有夢廻霜月冷如刀
太虛道士勑清容子文
鑄金作象深垂餐餐之文索米爲飢何異
侏儒之拙廻知芻豢之悦我口不如禮義
之根人心傳書染指之早易著濡首之悔
詭稱聞道實曰費辭清容子山澤迂踈冰
霜傲睨之燕領庸頭之相初匪適時爲牛
溲馬勃之才猶言藏用徒稟蘧桂之性殊

乏參术之和望倡木難出語爭疑其鐵石
癯如野鶴持身或近乎膏粱岐黃之問對
匪專元白之唱酬莫預已廢三餘之業獨
奉一藝之長積其家聲恥莫甚矣同乎流
俗已實爲之弗思尚口之凶猶見朶頤之
色昔茅容雞黍詎爲設客之資而張翰鱸
蓴迺在還鄉之日捨飯疏飲水之自得爲
蒙袂輯屨之可憐不爲盤飧固難免跨驢
之誚我有斗酒要當爲得魚之懽辜前倨
而後恭姑小懲而大戒尚期深省以贖往
愆

涼州牧白羽乞致仕表

控扼喉衿粗謹揚清之節叨承掌握莫尠
中暍之民知見幾而作之良致陳力不能
之請明時匪棄小己實兢伏念山澤癯儒
江湖野性樊籠久困雞自致於雲騰邊幅
自修捷獨追於時好心已忘於廬室手慵
炙於權門勇不足以沉舟技莫施於乘翟
畏趙盾之日固曲盡其巧心憎无規之塵
終有慙於眯目羞蹐蹐涼涼之行鄙媛媛
妹妹之能謀乏知兵謬忝三軍之寄材非
補衮莫資四皓之成荷靦中之從權俾持
麾而自效然而動靜之道莫過於數代謝
之理亦維其時今者扶搖在空薄收屆候
羊角之哀已急鴻毛之順實先雖酒泉之
封相與絡聯而雪山之衝深惟杆格眼不
衷而災也清有餘而簡之鄭面見人詎堪
寒士之謂賢身而舞不逃宛丘之議況臣
翼蔽非長骨立早見久尸重寄深懼大何
同異之論方興終難徇習磷緇之瑕已露
必致投閒茲蓋伏遇某官八柄馭臣一時
講武治天下運諸掌式契古初繫一人謂
之風灼觀民志憮蓐席之舊物希簟笥之
厚恩動之斯和固已逐馳驅之微顏揮之
不去誠有乖名節之大閑優哉香山之歸
凜矣杜鄴之戢先猷儼在遺訓具存矧茲
蒲柳之姿惕若桑榆之景亟全末路俾就
完人問溫樹而不言深疑過謹閑浴堂而
召對未忍自捐得請爲期束裝以俟

答詔

式瞻天文俯察世道求賢自輔故建官以
廣其見聞使民以時故用人弗責其全備
卿皎若明月穆如清風早振儀于天朝晝
承問於温室盛秋守塞力丐散關當宁念
切莫違雅素飾賁無咎持謙有終朕執中
而慊然卿為計則得矣百年過隙要當從
佚老之歡萬物為銅行復俟秉鈞之用勿
云致事不我告猷可特授扶風公致仕擇
日降制

仕表及祖吝

漢雲字說

雲漢之萌進於坤而踰於乾其昭然者陰
也陰何乘於陽乎天地之初至靜而虛根
於陰矣陰者陽之先夫下而上者為升鶩
大之中陰之基也陰見而極陽始著明萬
物彙貞各返其生而不已復歸于陰其
環無端其去無趾故曰體之者陰也用之
者陽也廬陵蕭道士字曰漢雲知所後先
引而明之道不遠人合性與神其道得矣
老氏之學捨是奚自庸俟而質諸

張子敬字說

乾坤之用近取於人者必始於敬敬立則
誠始存聖人繫辭旨且深矣自伊洛之說
行各希美名然徐察視履矜矜于外者猶
懵然于內豈果以為外飾哉余嘗聞中原
諸老言許文貞公教授諸生窮髮之北皆
負笈以請一聞善言有終身行而不倦者
是殆其至靜未散先進禮樂之遺意子敬
居河西沉厚默靖莫敢自暇內外交養在
己治人悉本於是尚勉之哉

史文根字說

丞相史忠武王以雄韜淵謀佐
寓縣功書鼎彝勳在琬琰厥子若孫章綬
承接至于雲仍固有替隆時則有若今江
浙省管勾君勾稽知檄謙謹保緒譬之巨
木蘖芾百里群柯交蔭條達而不紊亦盛
矣哉一日以書抵余曰鐸受名于父兄而
字未之有竊有請焉嘗考文武之事不能
以無而鐸焉則能以倫丞相之勳殫於武
事則今之根文事者緊後人是望敢字之

曰文振夫文非止於詞章而已縝密而不泄蓄而明翕然以成其聲也清以廉宣明國家之盛俾後之人袁考世臣之系則必曰允文允武罔俾專美於前代余於文振實有望焉

余孝友命名說

遠古命名六相七輔莫得而詳也八愷八元或得以有解焉是則命名之說其始於周乎周之初猶未聞其說也申繻之言名有五則夫今之問名者皆本於是私獨怪夫世降而俗溝高者希於聖卑者希於祿余閱夫歷代之史傳獨漢為近古皆以一字為則於東魯余君見之成王夫子之訓先儒之象曰地中有山謙之高大之實徹于地謙之為義也余嘗聞洞庭紬繹不能為言矣或者喋喋然為言其無乃贅而不知非者與余君方力行以為本因義以究其實是不在於吾徒之告異時行備於家庭顯於朝著顛勉之哉俾勿替則得之矣

平山說

唐僧一行陋周畿漢志之陋始定南北兩戒而山川之肇源止伏矣然而磅礴雄險隱然若有所限其支脉連屬猶屏蔽自衛焉睹所謂平山哉余嘗出居庸上桑乾始識其衍逸之勢千里谷一方若布席圜若拱壁虧蘆菔空凝雲積雪杳不察其高下故其行者如升虛騎者如凌風忘登頓之勞踤是違于金山靡有紀極而視兩戒之說倍蓰未足以議也王侯設險以防國德不勝不足以恃是則幽州之北山不以險稱雄絶萬世朝九州以函諸夏豈峻極于天者非山之謂與在易之象曰地中有山謙不言山在地中謂有高大之實徹于地謙之象也余嘗聞洞庭諸山跬步巖窅謝君獨取其平焉久留京師頗至開平知盛世之廣洗耳目之固陋歸于故里卧游以思登東山而小魯夫豈虛言哉

琴述贈黃依然

往六十年錢塘楊司農以雅琴名于時有

容三衢毛敏仲嚴陵徐天民在門下朝夕
損益琴理刪潤別為一譜以其所居曰嶰
霞名焉自渡江来譜之可攷者曰閻譜曰
江西譜閻譜由宋太宗時漸廢至皇祐間
復入秘閣今世所藏金石圖畫之精善咸
謂閻本蓋皆昔時祕閣所度而琴有閻譜
亦此義也方閻譜行時別譜存於世良多
至大晟樂府證定益以閻譜為貴別譜復
不得入其學寖絶紹興時非入閻本者不
得待詔私相傳習媚熟整雅非有士慨憤
遽之意而兢兢然國小而弱百餘年間蓋
可見矣曰江西者由閻而加詳焉其聲繁
以殺其按抑也皆別為義例秋風巫峽之
悲壯蘭皐洛浦之靚好將和而愈悠欲正
而愈反故凡騷人介士皆喜而爭慕之謂
不若是不足以名琴也方楊氏譜行時二
譜漸廢不用或謂其聲與國亡相先後又
謂揚氏無所祖尤不當習憖楊司農匯前
人以自穿故所得譜皆不著本始其為今
世所議無可言余嘗習司農譜又數與徐

天民還往知其聲非司農所能意創閒以
問天民時天民誇詡猶不以悉余益深疑之而參
陵張氏譜而加校焉則若為精加紬繹皆張氏所載獨揚氏隱抵不
述耳今世琴調清商號為家多郭茂倩記
古樂府琴辭亦莫盛於清商杜佑氏敘論
雅樂謂楚漢舊聲猶傳於琴家蔡氏五弄
楚調四弄至唐猶存則今所謂五弄非楊
氏私製明甚議者悉去之不可也按廣陵
張氏名巖字肖翁嘉泰間為參預居霅時
嘗謂閻譜非雅聲於韓忠獻家得古譜復
從互市密購與韓相合定為十五卷將鋟
于梓以預韓氏邊議罷去其客永嘉郭楚
望獨得之復別為調曲然大抵皆依蔡氏
聲為之者楚望死復以授劉志芳志芳之
傳愈尊而失其祖愈遠天民嘗言楊司農
與敏仲少年時亦習江西一日敏仲由山
中来始弄楚望商調司農驚且喜復以金
帛令天民受學志方故今紫霞獨言劉郭

而不言廣陵張氏傳授皆楊氏與其客自私之蔽越有徐理氏與楊同時有與音玉譜一卷以進律鑒琴統入官其五弄與音玉氏亦無異晚與楊交楊亟重之益知楚漢舊聲非楊氏所作余來京師見鼓琴者與紹興所尚微近第重緩如寬厚長者余不能以是說告之也黃君依然豫章太史之裔以琴游公卿余未識之而余之嗜琴當有同者故書其源緒以解夫今世之惑而因以告之

贈醫者陳生

鄭衣冠家為寓咸閭里棟宇相接屬議醫藥尤尚選擇輒考論其世又察其詞色溫謹涉于儒者始得進焉每視疾必先告以虛實先後始筆簡牘識其月日以校輕重有不如式者爭詰病詆笑于時待之也良厚而所謂醫者亦咸自愛重不敢妄試車轍混合南上游宦居多中原人壤高氣厚所服餌率宜寒涼由是羣醫爭視好尚迎合問有奇中遂復以施于鄉黨十失其半夫涩於古者非通論而強試其所不可呼亦殆矣余宦京師時遇南士之稍適於時者服食嗜好詭不可節宣之不時亦復以攻導之法自治問者未退已倉卒不復救輕千金之軀以奉眩誠有罪猶諉曰是不通至於業醫捨風土燥濕之宜以逐近利利未獲而害日以甚吾不知其為何心也里中陳氏子某世為醫祖父篤厚君子也力訓諸子讀古醫書長子辨論開博余每見之則曰醫不可以泥古徇今則非矣又未幾而死心每悼之後二十年其孫復自立不墜余延有言曰奉言以為容非術之工也媚時以自售非術之究也相其州里審其表裏神而行之口踵于門者莫可禁雖嫉媚遏抑不足為子懼昜哉以樹道何憂焉

示羅道士

近世通南北謂吳中所習琴為漸譜其外在楊司農纘諱其所自譜首於嵇康四弄韓忠獻家有之侃胄為平章遂以傳張參

政其容永嘉郭楚望始紬繹之今人不察
百啄莫以解精於琴者始知之北有宛顏
夫人譜實宋太宗閣譜余幼嘗學之其聲
數以繁宛而曰浙字本於右軍今而曰浙譜吁其孰能解之玉笥羅道士大
字本於右軍今而曰浙字琴本於蔡邕今
而曰浙譜吁其孰能解之玉笥羅道士大
童秀敏且文其游於藝也必求其極致傳
余操調嘗以幽遠冲寂之旨語之當于其
心蓋愈澹則人愈厭余將終老故山異日
大童能挾芒鞋以訪一倡三歎之遺尚有以
相告聲生於無形而悲愉感愕之跡畢具
古人之事於斯者豈徒然哉因書以告之

贈番易筆工童生

咸淳間湖州筆工馮生製筆得截法圓不
至輭媚勁不至峭直一筆可作萬字馮生
死其弟若孫漸變家法然猶有韻度近世
子昂承旨擅書名吳中筆工爭進枝庭下
率形製相類書不旸卷則已成禿筢蓋毫
熟則易乏如胎韋之士寧復生氣子昂不
言其短將以為彼養生計来京師劉自謙
編脩以番易童生筆為贈絶類玉山徐氏
舊製先正肅公平生惟用徐筆守番最久
徐氏妙法豈童生家世能傳之耶梔蠟粉
澤識者所嗤譬如行車慎操其轡詭遇獲
十蔑有效矣右軍製筆法傳諸葛氏嘗作
右軍筆進柳誠懸柳不能用吾徒書記姓
名童生之嗤甚於諸葛類勉之三吳專利
將却走以避戟戟清遠可用於朝審矣

題跋

皇姑魯國大長公主圖畫奉

教題

徽宗扇面

水殿風高蓴菰清手題紈扇墨花輕君王猶道宮中熱竟上臨潢五國城

定武蘭亭

薛郎輕薄盜為鄰蟹爪金鐘眩世人從此子孫千百億錦囊玉軸各稱真

牧羊圖

高柳風清曉日遲牧童隨處候陰涼但嫌扶策當年客物我胷中兩未忘

吳元瑜四時折枝

吳生天機握聲動彩筆隨時作輕重幽如靜士槃澗歌妍若妖娥漢宮寵婥婥文鴛疑欲語宛轉不去情相送宣和殿前花侶玉珠禽低昂手堪捧傳言寫生論甲乙御筆親題羣輩練一朝百幻歸逝水舊苑凄涼麥成壟君不見桑間粟留田間雀難作

折枝奉宣索

九馬圖

九衢塵沸各低頭水暗荒陂得自由矯首天池欲歸去乘風緩從玉皇游

江貫道煙雨圖

江生衆石本膏肓刻削經營入渺茫老樹雨深龍翼重隔川雲冷鮫紋長吟鞭欲度愁溪徑漁艇將歸認石梁擬向此中尋隱計底須緊禁謁虛皇

周增水塘秋禽圖

蘆葦蕭蕭秋水清拒霜猶自鬬紅英鵝鶵屬玉休驚訝歲晚江天得共行

王振鵬狸奴

畫堂綠暮鎮扉慵花影重重自上牀主家扃鎖密晚風緣木捕新蟬

天王供佛圖

諸天陳妙供奉佛演大乘佛以施受之赤墮因果所施不願報自然福無量布金與獻花輕重同一念若以多寡論富者日增益天王護虛空如月七寶合正覺無等

喪即不入生滅世人重施報萬劫成輪廻
問佛佛不言彈指即成就

徐白秋塘戲魚圖

魚背水深一尺溪毛日暎千絲侶笑釣蘆
狂客獨騎瘦馬歸遲

惠崇小景

惠崇作畫荊國王文公屢褒奬之京卞作
宣和譜堅黙之何耶余嘗評惠崇遠景不
踰於吳顧楚屋殆如大年朝陵止見西洛
山水然黄太史作詩曰坐我瀟湘洞庭堂
其若襄踰楚而南胷次浩蕩非少年所作
也此卷得之

黄太史松風閣詩

謂松有風松不知謂風入松風無形聲緣
形始成言六書者取焉肇於無名入於有
名萬化之始吾未始以妄聽松動風動當
於混沌以前得之斯可矣

王生鬼戲圖

青天白日其呈怪獻醜迺敢是昔人嘗去
有錢鬼可使無錢鬼揶揄作斯圖者其無
迺遊旅燈下見其情狀抑亦貌衰珠帽視
妻人子類以此目之耶

出山佛像

世尊雪山成道時日食一麻一米其拈槁
蓋可見天王八十億衆猶未深伏故其獰
雄怪醜溢于面目胡跪合掌當是淨飛不
動以後儀相若曰相好端嚴閉目則失相
由日成有相俱妄或有問曰丈六金身真
明月印海波白雲倚巖樹妄曷難荅者曰清淨妙法身無住亦無去

折枝

錢生調露滴花枝蜂蝶無知鎮日隨記得
畫橋流水處雙紅背立隋簾窺

隆茂宗羅漢

子昂評畫要是具眼隆無住葉石林門僧
久居弁山故其作畫極多德壽宮許畫以
隆爲龍眠嫡嗣今觀此卷信然

周昉金星

兜景爾萬寶秋水瀉銀潢渺渺帝子降寶
冠穀文裳凝睇白玉京晶熒動瑶光手弄

鷄雞綸運撥雲飛揚正心秉無田緩節申
以商西游升廣寒東廻從扶桑龜臺鈞天
奏八景儼高張出入複安窮隱見定有常
闔闔下符睨嗣歲歌穰穰稽首連蜷靈萬
年奉虛皇

黃居寶湖石水禽圖

峨眉雲疊翠凄迷更着層峯小殿西誰信
蜀王舜如閣鶩鷺飛盡杜鵑啼

梵隆護法神

威音無喜亦無嗔獰目揚眉定有因欲識
世間平等觀雲如流水月如輪

馬貴秋塘水禽圖

古木荒陂澹澹秋禽鳧高下意夷猶侶憐
天際南飛鴈羊去羊來不自由

孤鶴圖

一庭涼月白萬里海雲清侶欲乘天女排
空入帝京

唐摹鍾繇賀捷表

賀捷表唐摹有二本楮河南微瘦而勁峭
徐季海差肥而沈着此本孟自季海来若

希白長沙帖所摹則祖河南舊本施武子
墓田丙舍石刻與此筆法無異觀此足以
知前人鉤榻之工孔世三十八白而長身
猶取其類況此實會玄也與宜重寶之

傳古龍賛

下土焦聲數嘈靈在湫蕩游遨鼓以風挾
以濤受帝令行林皐百穀成神功韜庶徵
叙靈靡勞

何尊師醉猫

攬毳翻盆勢不禁晚風聲醉首拳拳醒来
獨立閘干畔四壁無聲蟋蟀吟

羅漢圖

四果圓融得自如天台樓閣總虛無何人
繪畫供青眼拍手雲中笑客愚

錢舜舉禾鼠

七尺長身愧負多清時空食幾囷禾營營
蒼鼠嘷兮寸不栗詩人總譴訶

徽宗瀛鵝

太液池清皺碧羅兩禽相對盪春波當年
肯憶闌中令紙筆和鉛恨未磨

徽宗桃核圖 其廣幾尺

三足之烏千歲芝當年魯作帝王癡黃龍
府裏沙溪淺準擬平分作酒巵

蕭照江山圖

蕭郎解作湖山圖上皇一見玉色愉明知
此景落歌舞別灑妙墨爲訝謨長江吐吞
恨無極突兀金鼇陣西北雞鳴不聞中夜
起零落烽臺候朝夕蒙衝楊帆去如仰遥
望青徐在吾掌諸公坐談籌畫疏年年送
使瓜州上輪囷米舟踰汚水驕將高眠載
傳歌賽神舞不信人間有今古

順宗墨竹

濃淡婀娜涼月低昂淺淺春雲習次何須
千畝筆端咫尺平蜀荆貫客船相聯篷篠
空江浩蕩挾秋聲不是匡廬只秣陵老子
定回神觀靜笑渠艇子浪千層

趙昌折枝

珠池朶朶玉精神滴露研朱竟奪真蛺蝶
不知遮繡幕飛來猶認故園春

時苗留犢圖

伯夷采薇身苦飢人言周土夷受譏鶴翻
孤松蟬嚲柳絮腹得免身中肥昔聞汲井
嘗投錢清白之子推父繼人生作事在平
易鄒子受金非慊然時君作吏心不懈一
犢相聾匪奇怪當年孝廉爭入徵壺飧柴
車魏王令

徽宗瓊蘭殿記 記中云招佳致以指顧其勢

玉殿遥思湘水遊欲看虞帝九疑秋二君
野死雞相侶宮女當年一樣愁

蘇李河梁圖 李藻

曾作河梁客山廻溪水灣春看人北上秋
見鴈南還

燕文貴山水 翰林學士行仕郎守雲州臺應縣主簿

晚色蒼茫外秋聲縹緲間亂溪環水佩千
嶂疊雲鬟曉瀑村春急風林寺鐸閑片帆
如可託吾欲與君還

海潮圖

銀潢清淺瑞星輝的的秋光下紫微欲識
潮音真實相落迦山畔五銖衣

海狗窠石圖

靈辟層峯負六鼇樂欄花檻翠周遭如何
畫史同羣吠不與君王繪旅褭

王振鵬錦標圖

界畫家以王士元郭忠恕為第一余嘗聞
畫史言尺寸層疊皆以準繩為則殆猶修
內司法式分秒不得踰越今聞王君以墨
為濃淡高下是殆以筆為尺也僚尤秋爽
未嘗以繩墨論孫吳之論兵亦猶是也然
嘗聞鑒古之道必歷其修靡者言之余於
畫斷有取焉龍舟之圖得無近侶不然昔
之所傳者安得久遠至是耶

徽宗梅雀圖

金帝母家宋外孫筆畫好樂餘風存被圖
勘書儼相侶天水別記牙籤分明昌宮中
三萬軸盡日雲窗看不足平明鐵騎踰河
來玉璽金題碎車轍上皇寫生工入神一
枝瀟洒江南春天與之初汝南失猶解傳
藏記年日為言當年愛遺墨不
如洗手還河北

黃宗道播州楊氏女

長頭黑髮垂玄雲矯矯馬首雙手分彫弓
寶刀左右挾欲領鐵騎趨崑崙前關濤湧
如壞牆後砦百溜奔溪篁羣蠻簇磨爭叫
覺云是楊家女子功最高旋如長蛇轉空
洞快若俊鶻凌風飄還家膏沐帶簪珥父
母見之眼垂淚君不聞木蘭女兒着金鎧
年少從軍顏不改一朝脫後歸故鄉樂府
相傳至今在

魯國大長公主圖畫記

至治三年三月甲寅
魯國大長公主集中書議事執政官翰林
集賢成均之在位者悉會于南城之天慶
寺命祕書監丞李某為之主其 王府之
察案悉以佐執事邁豆靜嘉尊罍絜清酒
不強飲舊佩雜錯水陸畢湊各執禮盡歡
以承飲賜而莫敢自恣酒闌出圖畫若干
卷命隨其所能俾識于後禮成復命能文

題跋

書孝宗賜史忠定王褒賢臣頌後

右王褒聖主得賢臣頌乾道八年先忠定王守福唐孝宗皇帝御書遣使縣郡治所賜也始忠定為直講時嘗沐是賜實署御名且書王字于後是後繼帖以進遂復被是賜焉猗歟盛哉惟聖主之為直講訏謨定宗傳說事相胊合方王之得賢臣唯高計篇已見於三善之陳告監先王之成寤惟孝宗足以承式克欽承旁招俊乂惟忠定足以繼舊學之素夫豈若持守希阿光禹輩然哉故其在相位也知恢復為正論時有未至則寧受衆誚而不避相位三月正色引去未幾符離潰師張魏公首乞速定和議則昔之未敢出師蓋實在是家居十年王之心事露白於天而昔之言恢復者皆大言取官位一無所成就至是君臣交孚過闕入對實畫森著實彰廟旨非偶然也楠之外大父數文戶部為王嫡孫是

生會稽郡君楠實親出學術荒謬為
國朝史官十五年擷纂金宋舊史簡帙繁
廣猶未克就五世孫公卅王之大宗獲窘
是卷他日磯上於太史俾有考焉延祐七
年十月己酉外曾孫具官秦楠拜手頓首
謹書

書彭忠毅公實尚書謚資公之親弟以尚書門
功補太廟齋郎故終身為右選官方臞陋
歙睦杭三州衢介於中公以孤城分守卒

罵賊以死當時贈典亦至厚矣嗚呼豐享
豫大之說行馴致靖康長驅中原皆望風
迎降嘗讀兩朝忠義錄而悲之則公篤居
其首見危致命臣子之當為徵彼桑土不
能不憾於宣政之事使龍圖公正色朝著
事寧有是哉

書高安蔡中允誥後

嗚呼宋仁宗世康節邵先生以為曰之方
中至今南北議論無以易何則賢人多而
朝廷治故也今觀高安蔡中允誥身而稱
世為史官請得以考焉故事進士第一獨
命詞以其相繼者為首次其甲乙若幕職
縣佐則總其詞命以畀之石揚休字昌言
眉山人蘇明允先生所敬尊者以高第為
同州推官誥中首稱是也元豐前率沿唐
官制舊六曹尚書侍郎總為階官入政府
始得之吏部專職則有三班審官流內銓
等官誥中署權判即判流內銓也知制誥
舍人職也亦元豐正之翰林學士權判曰
郊宋郊也言前已改名非也李淑五為翰
林學士景祐間元憲同院淑忌其朱登譖
之曰姓符國號名應祀天實斯年也始更
名焉曰絳陽夏謝希深也謂為韓絳者亦
非也是年父憶為參知政事無父子同要
地之理竊考仁宗更元凡九而史官與歷
年圖景祐止四年為寶元今誥曰景祐五
年倘不知者寧不置疑焉吾敢為蔡氏子
孫言之景祐實有五年六月前猶五年也
至秋七月郊上尊號曰寶元皇帝凡十四
字遂更寶元焉是則自七月始為寶元紀

年者莫知遂悉以實元元年書之先正獻公以秘書監禮部侍郎領史事先越公為秘丞著作郎覩舊史聞於家庭者若是輔之不鄙謂余世習臺閣故事遂書以歸若夫贊美感慨有諸賢說在不容於言矣至治元年九月丁丑史官衆楠書

題放翁訓子帖

放翁先生送其子之官獨書莊子二章以訓或曰五經切近而書莊子何耶余曰自農師右丞師尊臨川宗老莊故其家學世守之此二章足以涉世變清而容物遠禍之基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胷次進德之本也紹熙黨禍萌蘖故逢迎者廢於嘉定標榜者錮於慶元雖善惡岐而當時仕進者寧不自重先生教子之意深矣晚歲一出終能全身以歸觀此益可知矣衆楠書

題汪龍溪與從子書後

汪氏皆祖新安故先生祭其遠祖有曰散處諸邑非雲則仍今玉山蕃陽宣城新安皆同所自獨新安富角立不相通叙世系生居饒之德興而宣城諸房皆祖之先生嘗謝其宗衆舉剡有曰渡江而上傷不見於它揚其敦叙同姓無彼我之異中興詰令益合王蘇之精整明暢文獻益遠捐以荒陋備員詞林踰十年每惕念罔敢替敬觀遺墨因以識景仰之忘至治元年十月壬戌四明後學衆楠敬跋

朱文公與辛稼軒手書

晦庵嘗以卓犖奇才股肱王室期辛公此帖復以克己復禮相勉朋友琢磨之道備矣嘗聞先生盛年以斯道自任恢復為家急議晚歲則曰用兵當在數十年後辛公開禧之際亦曰更須二十年閱歷之深老少議論有不同焉者矣公所居號帶湖一夕而燼時文公猶無恙慶元戊午歲以後所作至六年則文公夢真蓋戊午歲以後所作至四年公復殿撰此書矣今觀此帖益知前賢講道彌老不廢炳燭之功良有以也夫

跋蔡君謨帖

蘇文忠評忠惠行書第一後見莆田所刻亦主此論京卞師其從兄而名節虧喪愧惡多矣爾雅姊妹之子為甥至晉世則謂之郎忠惠日習晉帖語與之俱化矣

題魯文昭詩

文昭文肅當貧苦時皆舍人撫字迄見有成至於制誥則殆青過於藍尚書省記實公所作後評文者謂當為萬世法嚚資番陽彭公與公同臺熙豐改更乃若有不同者幸以內相謝事卒為全人後作史者宜深考焉

跋魯文肅帖

顧子敦為河北轉運時實司馬公作相之時子宣猶在外服建中調停之說既與善惡玉石黨碑既成則子宣亦復同傳後之作史其去取為如何嘗讀丞相日記類其子姓畧公衮輩繰飾術不可不慎於紹興

跋楊補之月賦

逃禪老人出處清峭當與魏林同傳思陵愛其所作宮梅將召見之一夕遁去此真方外士昔人言蜀無他楊以九州言楊州或言輕揚或言維揚子雲寂寞賴此能紹宗矣

跋米元章帖

中年養生惟獨宿第一東坡貶謫有權發遣之語山谷戒行堅嚴有漫種老生涯之詩信知未易脫釋景遠余故人能實襄陽二帖晚歲煎熬良不能自存釋氏嘗於此驗生死關閒之者是以戒矣

書東坡寄真隱詩

東坡先生作續養生論知及之而未知守者晚歲慕丹元子真隱翁摘嘗深疑之道以氣為母文以思為宗二者相反聚散有不同耳神行六虛止者合於自然朝市而能之者無是也故近世方外之說釋性命為二途平卅之學不復傳言語動作一謂之性卒未見有超然者異堂內翰明至理通玄微異時登紫霄峰顧相與竟其說坡

優游八極之表必撫掌視吾二人矣

跋晉帖

晉帖見於淳化多不成文蓋唐文皇去其斷爛以成卷軸今十七帖號可讀餘則不然矣姜堯章作絳帖釋文旁證曲引有功文義則纰繆應說矣

跋于湖帖

于湖先生與王宣子皆紹興進士第一而皆以政事發身二公皆守湖南此帖蓋于湖江東宣子尹京時也杼山劉季高寓金陵于湖守行宮納謁杼山杼山曰守謁當有故于湖曰願求書法杼山野服以爾于湖拜而授之今其書蓋與劉無異也文獻彫落因巽堂內翰出其書敢以過庭所聞者告焉

書陸子履賀復熙河詩後

王樞密開熙河功成而萬骨枯矣至元祐初司馬公堅欲棄橫山之地深恐生事之人復啓邊隙故耳維州牛李之事是溫公去取之本心後之評史當於是考焉陸子履歐公之上客作是詩其亦有媚夫上之意歟今 皇圖寫吐蕃而西唐宋之恥一洗而盡時則有若總帥汪公以元戎經略始知英賢夷考往事以展拓其素蘊盛矣

跋定武禊帖

歐陽公著集古錄言定武二民家各有石較其本纖毫不異是則定武有二本從來久矣後宋諸賢謂薛向之子嗣昌私易定武本別刻石以留公庫此論千人一律今以歐公所論則明有二本薛守定武果易以歸則民間猶有一本是公庫本為第三本矣議者又謂嗣昌鏡摭湍流帶右天以亂真後入宣和曲水亭余嘗毫駁辨證亦微有不同此卷壓角小印正嗣昌名印而米襄陽親跋尤真舊藏張參政孝伯家其子寺丞即之以書名一時大變古體遂不能傳印識猶可考也今以余平昔所見本

悉疏于後

不損本

趙明誠本前有李龍眠蜀紙畫右軍
象後明誠親跋明誠之妻李易安夫
人避難寓吾里之奉化其書畫散落
往往故家多得之後有紹勲小印篆
史中令所用印圖畫者今在燕山張
氏家

王順伯本第一跋是王繭順伯名厚
之號復齋有金石錄家藏石刻鍾鼎
篆籀鐵銘泉譜侔內府其家兵後不
廢近歲丁未饑越新昌尤慘遂悉散
落始歸于龍翔道士黃石翁黃秘不
示人後有順伯為浙西提舉時携入
秘省諸賢題名皆有其宗著者樓宣
獻劉文節今亦歸張氏
趙子俊孟頫得於閩中有樓宣獻跋
剪碎作冊葉與前二本無異今歸于
昂承旨家
蘇承旨易簡第一跋後有元豐諸賢

同觀于鄴之城南崇法院有舒信道
字畫然不著名在內侍譚氏家精神
無毫髮恨

趙子固本舟過嘉興遇風舟浸子固
疾呼曰蘭亭在否舟人負以出子固
作跋識其事復題八大字曰姓命可
輕此寶難得子固死入賈相家賈敗
籍于官有官印歸濟南張參政斯立
今在集賢大學士李叔固家

潘經略時本題識皆德鄰手書滿軸
余以有米跋本遂贈鄧善之文原鄧
借田師孟師孟有借書不還癖因留
之余跋乃剪去矣

損本

龍圖閣學士劉公克莊本細書滿紙
後有賈相跋亦滿紙栝蒼鄭陶孫為
福建儒學副提舉得之為翰林應奉
貧質于毚器劉氏屢入子錢卒以逋
重為劉氏所得

損本多有叔信父印篆印蓋宣和曲水

亭既成亟以御筆題額兆薛嗣昌家
宣取留內璫所暮夜以匱金紙即越姆冀紙
疊三紙連印故下本肥中本著中上
本微瘦然皆無異此本子昂得於都
城裝成冊葉龔罌劉生手之不置以
銀臺杯盂易之
翰林承旨趙孟頫家本得於雪溪陳
侍郎振孫伯玉號直齋其家藏書冠
東南今盡散落余家亦得其數十種
此本亦有叔信甫印

魯公坐位帖

坐位帖真蹟在京兆安氏家嘗刻以傳世
吳中復守永興謂安氏石未盡筆法因再
模刻此二本余家咸有之安氏子孫分析
坐位帖乃剖為二此帖至行香寺僕射指
後不復有蓋吳安石刻本卓頭高指後別
為一行遂由是平分為兩是安氏兄弟不
學之謬東坡見安師文時帖尚全嘗手搨
數十本余得坡公搨本於東平王氏無纖
毫失真旁用眉陽蘇氏及趙郡蘇軾印記
米襄陽少年嘗臨之卻伯溫亦云安氏析
後不復見全本此卷筆法絶類米老往見
乞米帖墨蹟於子昂家子昂以重資得之
余心有疑而不敢言今得此帖紙色行墨

絶相類遂定為米老所臨無疑延祐二年
八月丁丑來楠氏記

書梅聖俞詩後

都官公與歐陽公縣河南幕府締交家乂
至嘉祐元年始一薦為直講距都官之死
僅五年耳故王荊公挽詩有云貴人憐公
青兩眸吹噓可使高峯樓坐令隱約不見
収空能乞錢助饋餽此益為歐公發也嵓
體之變至公而大成變於江西律呂失而
渾厚乖馴致後宋弊有不勝言者敬觀詩

帖精思以求益為之懼至治三年歲次癸
亥正月丁未後學東楠書

黃華帖 名庭筠

米襄陽學晉季展得其刷掠窳迅故作大
字悉祖之考諸右軍筆陣實未有是體蔵
齋丈二盖其舅祖季展之變縣是始沈傳
師實為雲仍米良有所本矣黃華老人百
一帖評品悉祖寶章故其大字超軼抗衡
楠舊閲金帝實録老人為脩撰時坐擅議
朝政受杖憲使在慶曆元祐寧有是耶至

治三年二月史官來楠書

五代擾攘十國各有年號獨武肅不以數
十州之地自貢崎嶇航海入貢中土其設
心置慮良遠至再傳則亦建立元號良錄
吏易不常尊重其一方士多授官於此見之唐有勑授官與此止
異隆殺有等唯錢氏能守之相時以行一
門盛事上極宰輔内為都尉與宋同為終
始吁盛矣哉吳越皆本武肅而散處淮甸

亦其苗裔展觀無數因為之書

書孔子廟堂碑

永興公守智永舊法故唐能書人盡變唯
永興號為第一以右軍筆譜系猶在也余嘗
見大周本於故家精神過整其雲仍散落
不復可考此當在嫡孫行唐人唯魏華得
正傳孔顥逵碑與虞相伯咸云孔卒時永
興下世已久

書皇甫君碑

渤海公以險勁易王體故碑石照耀四齋

大小皆合宜右軍世傳皆小楷霜寒帖稍
衰至筆陣圖則楷書疑非真再傳為千文為廟
堂碑雁守繩墨稍廣拓非歐不能余嘗評
歐書化度第一皇甫碑與温恭公伯仲臨
代金石覽此益重自棄之歎
池積年必領其妙余幼不學書酷喜藏歷

題劉共甫樞密世濟忠節而其文詞詔示於
劉共甫樞密世濟忠節而其文詞詔示於
隆興乾道之際四方聳動詎止一經生學
士哉樞密陵碑實文公所撰文公受知樞
密實縣韋齋吏部先友事契此書蓋在江
東留守時所作扶植故家解釋僚友非感
德不至是古道寥落蕭觀益增泚顙至治
三年十有二月癸酉書

跋李公擇尚書帖

公擇尚書手蹟惟鳳墅石刻一見之元祐
間為正人以黃太史為甥它不足論山房
藏書以待天下士盛德至矣哉

題子昂書靈寶經

承旨公作小楷着紙如飛每謂歐楮而下
不足論此經尾題距下世纔兩月痛當作
慟

書徽宗御書詩

道君書此詩當在寶籙宮所製筆法飛動
有淩雲步虛之意真元杳冥詩中有一點
之驗於五國城下殆詩讖與泰定元年三
月癸卯表揄書

跋李時雍墨蹟

思陵翰墨志謂熙豐以後蔡襄李時雍體
製方入格律縣是紹興初年二公字畫俱
用紹興小璽印縫此卷政初年所收宋世
諸賢筆法終不逮唐龐西公書深有懷素
氣象觀此足以知其源委

徽宗賜温益捐本黃庭

温益以王郎舊僚崇寧初即拜中書侍郎
其傾邪翕訾見於陳忠肅公之疏迫鄒忠
公渡海侵侮范忠宣諸賢之貶湖南而崇
寧之主愈近而不疑何哉賈生師傅之論
得之矣益死未二十年而其子已登次對
典大藩又何哉國之亡也宜矣黃庭真蹟

在建中靖國刻為秘閣續帖後易為大觀帖余舊得劉無言雙鉤蘭亭今復得此感昔人寵遇之非當因書以為衆臣之痛焉

定二年七月丙寅

跋米元章書趙崇公墓誌

故事宗室墓誌例屬翰苑撰述嘗觀歐陽公王華陽李淇水王臨川所撰殆得王牒之五六而其著術盛大一一皆然今觀崇公墓誌多有可書故鄭太宰所作得盡製作之美噫京城括索盡籍以行獨太祖諸孫號為疏遠遽渡江勃興皆得奉朝請人事之不可料襄陽此卷龍跳虎臥不盡贊述太宰此文亦稱合作惜與王將明蔡元長同傳詑敝其名可為歎息

劉貢父與羅正之手帖

彭城劉舍人晚入西掖以元祐元年十二月赴城羅公為開封縣令此帖云相望累年不忘瞻渴益元祐二年書也嘗考二公相知之舊始於彭城公之守曹曹為益區彭城公緩刑而盜息赤城公時為濟陰縣其必有裨於劉公故其留之有曰伏以羅適自雙鉤蘭亭今復得此感奉詔條主於恪恭聽獄訟號為簡諒有識詠頌咸謂得古人之風愿民服從可以當屬城之寄惜其未盡施設遽爾罷歸輒徇輿情亟陳囊秦朝廷遂允其請後自開封推官為府界提點刑獄其制詞曰強力民事知其要務亦公所為也羅公政績湮落少見漫撫其事書于後云

書潞公帖

潞公兩守永興其一自秦州徙知皇祐之五年也其一自洛入覲到郡不數日即召還為樞密使治平之二年也此帖謂早夕赴雍游嵩之約竟不如願益入覲時所作也嘗考潞公之居洛始於皇祐二年之立廟其三年罷政知許州五年徙秦復知永興未嘗一日歸河南也至嘉祐三年始判河南八年復判河南居洛凡六年方家居無事暢心適意莫過於窮極山水之樂而嵩山去洛無信宿乃不能一踐此約何哉

昔王逸少欲游蜀都汝嶺弗果每為終身恨公晚年居洛幾三十年山水清詠見於篇什其與逸少之恨異矣潞公學蘇靈芝書余嘗見靈芝之恨異矣潞公學蘇靈芝法尤相肖越國來楠書

跋荊公帖

呂嘉問以元豐元年自金陵改知潤州二年四月落職羈郡方是時朝廷積怠之弊極矣公時家居然猶不悟其非何哉昔山谷老人嘗言荊公不甚知人痛痒余謂此說殊不近理夫人之厚薄皆生於情之好惡方熙寧間荊公之所惡者多矣至於晚年而其所好者又皆背叛櫽栝宜其平昔簡牘漠然若無世俗之情今觀此帖勞問勤懇且憂其乏絶噫以嘉問之姦何得公之深若此余嘗讀荊公與嘉問詩末章云所懷在分襟藉草淚如洗惜不為范蜀公司馬公諸賢發之

跋富韓公帖

神宗初年銳志更治虛席以俟富公之來然當其時言不足以勝辨德不可以獻智君臣之際難矣此帖謂疑也嘗三復公求退之章未始不柅脫痛憤而或者謂公遑知五行休咎之說而退則過矣

跋蔡忠惠帖

蔡忠惠書筆圓韻滿蓋其楷法精到所至令人作書先事行草是猶未能言而強之以歌也近世行體多尚嫵媚回視忠惠書凜凜有清介之氣

跋王岐公帖

前賢作家問語質而情周非如今人後事筆墨長語令觀此帖亦足以少勵薄俗矣

清獻公祖墓與陶山陸右丞祖墓相通紹興間陸氏地為攢陵清獻孥近墓地亦皆歸朝廷而不絶其祠祭先朝陵寢遭賊韜之酷痛通于天而趙氏祖墓亦莽為丘墟矣又聞陸氏祖墓復歸王氏今觀此帖慨不自勝

陸放翁卷杜賢良求牒試書

金華杜氏昆弟文學行義大科異等固其常也然自孝皇設科之初有司薦抑而不取故李文簡公之子賢良猶不免謗議自此其科遂廢今觀此帖有愛莫助之意益可為鄭氏家寶則一試牒其肯為杜氏惜昔槩正則序龍川之文曰使同甫不登進士則為狼藉人矣噫科舉之弊果足以困天下之士哉

書東坡涼熱偈

東坡先生作藏院記自謂夢中所作文不加點至作魚魷冠頌落筆驚坐則所謂夢中語特神其說耳今觀涼熱偈語亦與前二文相倡釋氏之書皆自梁隋諸臣翻譯故語質而文窘至若楞嚴由房融筆授始覺暢朗公文如萬斛泉風至水湧鳳翔文與訓詁相表裏則房融文體一規近之如洗金以鹽濯錦以氷廓然于得喪之域嶺海炎瘴又何足以知前輩非苟於一藝者三挹遺墨清風泠然

書鄭資政伯祖中散題名後

吳傅朋書魯丞相夫人雲美人草

詩

歧來元章書

陰時夫韻府群玉本唐人舊說帝堯氏禹塔可登

宋元書

歐陽公常曰士大夫不明氏族與禽獸無異然自晉世渡江譜牒散亡夷虜殺亙賜姓別族漫不可考要難以盡責也潞公之先本敬氏易而為文去為婚于唐虧人倫之義益石郎之害不止割十六郡而已米老此為戒亦足以知前輩非苟於一藝者

吳傅朋書魯丞相夫人雲美人草

滿門王孫血成湯宮殿三月紅霸業已隨煙燼滅陵失道化天上則雖本學萬人敵安用操弓馬持三軍敢盡瑤池側玉樓佳人坐中老香魂

南豐諸曾與王廣陵之外孫於魯氏有素則此詩為文肅寶夫人所作無疑噫熙寧之逢迎建中之調停夫人獨無一語諫其夫而且倚聲弄筆尚論漢高之戚姬何耶前輩嘗言婦人與

知文墨非美事殆有深意然魯氏子孫空青艇齋世傳江西之燈閩庭淵藪有自来矣歎溪自謂筆法得柳半葉體不知此語何所自豈與魯公屋漏法相類然不可強解也

跋黃太史帖

此一帖疑在黔南時所作有云慎言重行盖息影畏禍之餘意釋氏與太史有緣輒錢奉馬其意盖可見

跋東坡黃州謝表

昌黎公潮州謝表識者謂不免有哀矜悔艾之意坡翁黃州謝表悔而不屈哀而不悠過於昌黎多矣然余嘗讀嶺海謝表有云人皆相傳其已死至於此章蔡之罪可賜臣亦自厭其餘生言

書劉元城與李莊簡公書後

崇觀間老京竊威福擅權天下善類皆禁錮不用而汪龍溪葉石林陳簡齋號為渡江名賢亦嘗出門下至若元城先生龍山先生莊簡李公進退言議為一代矩範而元城奉祠南京龜山被召莊簡為尚書郎始余嘗疑之久而後知極世之道有不得不如是也原老京當垂老之年逆知公論之不可掩張翼以一書生微言警悟悔心之萌黨禍漸解向微諸公少貶以自寘則其無所顧籍之意將必置諸死地而後止方了齋之為尊堯也其意盖亦若是至於群姦輳轕用權之道迄不可救由是聲罪而正之吁豈了齋之願若是也朋黨之禍盛於東漢張讓之喪特正論者一律獨一陳

仲弓往弔後卒賴以解禍乃知志士仁人之用心雖相遠數十百載鑒未嘗不相同也此卷皆先生與莊簡公書清名勁節其淵源實自茲始至紹興和議之首莊簡入參大政皆昔時所聞於諸老救弊之說遠歷瘴霧其大節益自可見惟元城先生字畫端謹之妙有不待贊述敢因莊簡出處之事推先哲之所未發者而書于後丁酉歲正月丙寅四明後學袁桷書

跋唐鎮遏使侍御史倪亞手帖

右敕賜常侍徐放奉使汝陰泣故園王詩筆太平興國壬午歲前十二月十六日西湖北畫記

跋李後主詩蘇

李王歸廟北行時猶倚聲製曲不知降王宅果凄惋也晚歲幽憤溢于歌詠竟以憂死獨徐鼎臣守遺臣舊禮痛東鄰之煽禍悠歸錢氏而此卷文僖寶之何耶鼎臣題識之厲薄俗方承平時士風鬻然故莫有疑迕使以文為害則當如律令矣悲夫

重光書世謂撥鐙然不解何語按書記言推挽撚栈乃具秘訣先德學士為李

西臺余嘗見其三體道德經及風后廟
碑審為無疑天駟監太平興國四年置
監有左右復各有二故此印云第一也
畢少董文簡公裔孫錄東平南遷多藏
圖畫雜蹟後入秘府紹興間人謂之畢
谷董
李丞相在翰林三十年太平興國八年
始入政地如扈李二學士今玉堂集猶
存其制誥趙嘗預修實錄所謂初本者
是也徐公入分世不多見益可貴重時
中宜正色深實勿為豪巧者簸侮是日
隶楠重記

跋姚子敬所藏東坡書飛白記

東坡先生語慶曆皇祐末嘗不感數三復
此正紹述深意熙寧諸子廼始崇是議元
符間何耶舊見蔡君謨飛白廣不盈尺此
字當與是記相屬思陵購先朝書入秘府
悉去題識今不可復覩而記為子敬所實
誠可感也夫
東坡玉堂制草

淳化後學士院紙貢從池陽唐五代所用
迺矮麻紙熙陵愛李氏澄心遂易此制蘇
公此卷正號玉堂底本楠見文潞公呂申
公韓魏平章批荅有賈相私印疑當時故
家剪以修媚與此紙無異今留河東李士
弘家隶楠識

題跋

題唐玉真公主六甲經

靈飛六甲經一卷唐開元間書當時名能書者莫若李泰和徐季海然皆襲習行體獨鍾紹京守鍾王舊法余嘗見愛州刺史碑黃庭經無毫髮違越至開元間從歿所入朝一時字畫皆出其手此卷沉著遒云知非經生輩可到當定為紹京無疑昌隆公主睿宗第九女景雲元年入道改封玉真因以名觀方盛夏時工役迫急群臣諫疏成入覲知古之疏有曰陛下為公主造觀將祈福祐季夏之辰興工犯禁百姓居宅卒然遘迫令其轉移功德何有藐地蓋太平公主之舊第也唐世諸主多強入道以為報本實祠福否則和戎以羣國難為女子者不亦難矣併識其事于後

跋竺氏藏舒沈二先生書

二先生授學鄉里時踵門而登龍科躡仕者固不一二數殊異以後衣冠淪落有不忍言者獨刻源竺君嗣孫穉猶能守儒保世度藏二先生遺墨惟謹揩伏讀沈公書誨有曰兢兢自持若果能爾何用師友審竺君誠能用力於是舒公誌其歲月則曰樂道其教子莅更百年敦厚愷悌之澤令復未艾竺君諸孫宜力脩而善繼焉俾勿墜表楠書

題唐臨講堂司州帖

臨書如九方皐相馬遺其玄黃牝牡意洞達妙在轉摺若拘然位置不復有神韻矣唐臨十七帖較閻帖多異此卷紙品墨色真數百年前舊物宋世唯蘇才翁米襄陽得此妙解能書者必能深辯

跋鄭太宰奏讓樂章

故事園丘明堂孟享宿齋之夕六宮起居奉表必委學士翼日復令宅學士作宣答詞車駕還宮始賀慶成及錫賚亦皆學士所為詞臣書詔填委蓋不止是也自元祐以後罷合祭儀文悉倣舊規國用不足二蔡之徒憸邀王安石熙豐理財之法史官

書之未嘗不慨嘆也鄭皇后三為妃嬪始
正后位實大觀四年之十月今觀太宰鄭
公奏謚樂章之文在十二月實此年也鄭
相世居開封三開茅社雖由椒掖之貴而
其子孫殆有能以詩書自顯都承公興裔
詳習刑政今世所行大理格目實自公始
蟬聯官簿見於周文忠公所為墓碑四世
孫出示手勅是以見一時文物之美噫翩
翩不富之戒又何其遠也延祐三年五月
甲子史官袁桷書

書唐賢臨蘭亭（紹興內府秘藏）

定武蘭亭文皇摹本所刻故毫髮無踰矩
至褚賜諸王群臣則皆一時能書所臨精
神橫逸雖拓掌相侶然猶以為優益也余
所見元嘉賜本第一神龍第二蘇才翁家
本第三才翁本則祖神龍褚河南模字本
第四馮承素本第五褚庭誨本第六陸
東之本第七宋後復見米老所倣褚河南
本第八倣馮承素本第九今見此為十矣
十本皆臨書與定武微異同又皆繭紙非
雙鉤響搨所可作米友仁定此為模本失
之矣況此卷濃淡結構皆出己意每攬二
字落筆尤奇媚米老臨摹誰一世豈此法
不以授其子耶柯敬仲好法書而近世輸
效米老眩易者十有八九故余特叙所見
且以為貴耳賤目之戒

跋齊竟陵王蕭子良書

（松雪齋永興九成宮碑墨蹟）

韋續纂書體中有張芝一筆書鍾繇行狎
書曹喜懸針篆書杜伯度章草書此卷蓋
五十六體之十一耳蕭子良書不傳於世
獨述書賦其書有力而無體此卷是唐響
搨羲獻本筆力遒勁有智永舊法宗少文
作一環草蕭齋臧慕之子雲書政與此類
文皇乃深非之何耶圭璧殘斷然猶審為
朝覲遺寶吾於此書亦云

跋柳誠懸龍西李夫人誌

（至元三年正月十九日詔旨文字象形為

永興褚河南猶守舊法唐世碑刻作字途
廣遂以長勁為能而晉法悉變矣近世能
書家不屑類褚競為李北海書而隸體逐
絶余披於書而善鑒未有能易余言者往
歲嘗見褚公書清靜經西昇經靈寶經易
獻摹鄱陽帖筆意絶近此卷殆髣髴之矣
賤心經允五卷當以此誌為第一

題定武搨本

搨本定武多匱金蟬翼超紙所印字猶精
神不知者乃以纖瘦疑之當定和流觴亭
成有旨從薛嗣昌宣索急騎以進內侍誤
即成暮夜亟以蟬翼三紙連霤得百餘本
故上本差瘦中本肥瘦得宜家下本無不
搨肥本亦黑雖非北紙實皆薛氏所窳本
也此本蓋是薛氏舊本紙墨香渝殆猶東
郭子綦掐欒愈甚而神益清望而就之真
有道之士也

跋懷素草書四帖

藏真論古筆書未若潑墨後乃為黃長睿
所貶殆釋氏所謂報後員嶠實晉之餘復
游戲唐蹟吾意後人無敢出議口當以是
為徵

跋歐陽詢陽羨帖

評書家嘗言率更書難雙鉤蓋其落筆全
在骨法若填補肥媚則失其體舊見唐彥
猷摹鄱陽帖筆意絶近此卷殆髣髴之矣
在骨法若填補肥媚則失其體舊見唐彥
猷摹鄱陽帖筆意絶近此卷殆髣髴之矣

跋聖教序

三藏記舊經生多習之李西臺人品高猶
不免蹈襲今觀此卷遺其玄黃非有拘窘
蓬萊神仙海鏡雲滅濡毫而謡寵製非此
翁也耶

跋懷素自敘

自敘墨蹟俱有蘇子美補字凡見數本董
迪進德壽殿者為第一然子美所補皆同
殆不可曉善鑒定者終莫能次其後先今
觀員嶠所書貴耳賤目之士顧加詳焉

跋急就篇

索靖急就王庾所藏僅存於衣摺是渡江
時已不完章法微茫轉摺之外少失之則
記誤矣自唐以後逐不敢以是擅名觀此
足以驗筆塚之功噫誠難矣夫

跋懷素聖母帖

劉綱得道四明余嘗欲游山中攀懸崖坐石牕問超世之旨而未得今觀此帖極偉怪素為文世未之見而此帖亦世少摹刻觀法書纔三十年談開若是果孤陋耶

跋王筠觀李後主牒

漢武南巡以天柱為南嶽而江西諸山言神仙者皆宗之王筠山記所言漢武良本此至蕭子雲譔立館碑有曰清虛之館蓋其地也李重光以葉爾小邦當開寶末年命劉鐸無言雙鉤閣皇蘭亭元祐間詔以秘閣舊蹟淳化所未臨摹者命劉鐸無言董其事為續帖十卷至建中靖國畢工後大觀間蔡京復增臨十卷去

無言所題命京改題通為二十卷後復有孫過庭書譜今世疑為太清樓帖是也開皇真本後由權場復入德壽御府號神龍蘭亭紙前後角有神龍半璽蓋唐中宗時所用印也理皇下嫁周漢長公主于駙馬都尉楊鎮故事奠雁奏進禮物一百有二十盒理皇從復古殿取神龍蘭亭為第一盒以報宋社亡楊氏子孫不能守歸于濟南張參政斯立大德末年復歸集賢學士李某余得見之以百花蜡封龍官作錦為襖首

跋蔡君謨行書蘇文忠定為第一其摹右軍諸帖形模骨肉纖悉備具莫敢踰軼至米之撫然前史官表揭書

跋蔡君謨汝潁帖

前有希世藏小璽真奇物也此卷正為無
言在秘閣親摹事見無言手跋向冰文簡
公裔孫當韓侂胄聚閱古圖畫皆出冰鑒
定自淳熙後圖籍考訂之富推雪溪向氏
錫山尤延之諸璧王厚伯三人然字畫家
惡拙及今與僕遂成四人延祐七年二月
六日趙彖摘記時官集賢藏覩此卷賈相
舊物也

跋蘇文忠與黃師是尺牘

黃師是寔先浦城人其父潁州府君好讓

與二蘇公為同年進士師是遂與蘇公家
通姻譜嘗為提點刑獄文忠有曰白首沈
下吏綠衣有公言之句所謂綠衣蓋指侍
婢朝雲言師是官職之不遷云爾師是官
至待制其弟寧星變上疏論蔡京遂長流
海島有子子游脫驂以奠歐陽徹張魏公
義之後居四明之奉化此帖縫印曰仁儉之
者為子游之子而視師是為伯祖仁儉之
曾孫應春以詩學教授鄉里後其子皆為
達官楠嘗聞長老言其家所藏二蘇公帖
凡數十紙五世澤哀皆散落殆盡此帖蓋
遺母韋碩人之喪文忠所慰唁者舊示嘗
見石本今獲真蹟為之潸有感焉

跋宋元章書

元章壯年學蕭誠書後變晚復規模大令往
往行書為長御府米帖有楷書周官杜不
耐拘檢時有塗注中原諸賢所見周官蓋
行書也草書之變始張旭行書之變由米
老蓋其韻逸政相侔耳跋孫過庭嘗自言作

書無一筆大令善書者必能評其優劣也

跋汪氏推恩誥

右信州汪氏孺人誥一道實壽聖齋明廣
慈倫德吳太后壽七十時孝宗上壽康壽
殿推高年恩所賜也紹熙五年復以八十
行慶壽禮未幾孝宗崩光宗考乾淳之際國
孫母儀四朝特歟盛哉當下一時郡縣以年
境寧謐天子以孝治天下一時郡縣以年
高聞于朝者視汴史推家多舊制男女凡
年登百歲得官封仕而父母年九十官封

如民百歲而慶壽恩八十以上始得預如前制差等爲張氏自待制時爲宰族則汪氏之年耆蓋可知矣泰政師點蓋施公施爲廣信人首相文定王公淮寶楠外祖母頌人之大父于時文定作相其母夫人猶迎養相府君臣慶孝於是可見元傑沈靜好脩學老子道猶能寶家牒於易代之後故國喬木藹然遺思楠也世爲史官得無書乎表楠記

題李龍眠雅集圖

龍眠舊作雅集圖在元豐間于時米元章劉巨濟諸賢皆預蓋宴于王晉卿都尉家所作也嗣後詩禍興京師侯邸皆閉門謝客都尉竟以憂死不復有雅集矣元祐更政蘇文忠公爲中書舍人黃太史入史館張右史晁河中爲正字秦少游以品秩家下亦校黃本書籍未幾晁以憂去又未幾趙挺之論蘇公少游魯直同一疏否則晁亦在疏中矣噫元二之際豈爲翕和黨論之萌蓋已地睽良可悲也此圖蓋作于元祐之初龍眠在京後預貢舉考斯時之集則孰爲之主歟曰此安定郡王趙德麟之集也德麟力慕王晉卿侯綉之盛見於題詠文潛嗜飲樽罍滿几者其實也少游凝然有思其小秦王之意乎魯直每還家妓輒書裙帶余乃題卷猶故態也東坡公精神凌厲見於筆墨而待門下三客蓋未嘗以此易彼審考文章盛時各展素蘊故六君子別集體製各脩後宋之弊以華實爲重慕中之文前歸於周文忠公樓宣獻鍾之至於未造劉龍學專之矣仰止英躅庸

題八馬圖後

龍眠嘗作明皇八馬圖此蓋其雲仍也寘官調牧滾得汝苑閒意態畫評云人稱高名馬韝先匠余於斯圖亦云

題雙竹圖

彭城遺派如俞且軒梁萃庵皆有瀟灑意態世人貴耳賤目不免如米老牛即戴嵩象即韋得之誚此卷雙折枝煙雲掃淡

展閱晴齋頗有莊生去國幾年之意

書藝祖皇帝十節度風雲圖後

杯酒釋兵柄此啟運立極之基也然文盛武衰亦自此始攬風雲圖痛會作慟遺民表楠書

以辟穀圖壽張治中併識其後

叅預篤素張公孝伯于湖先生之從弟為貳卿時有以辟穀圖為初度壽詩語典密超遠非叅預公不能受未幾入西府又陪幾政儒學之福公實彌縫雖一手獨拍國史時政至今猶可考也睨歸桃源領祝釐十餘年康強壽考是生楙寮太中公亦以字畫醞藉重一時年過八十作字猶嫵媚本茂枝亘有自來矣楙大父嚴州於太中情好深厚每相顧語時事艱塞思欲如叅預公嘉泰時不可得風雲變更此圖遂為表氏家寶思得留侯裔孫以永兩家傳襲之美治中張公精神炳耀篤志文物於吾家族祖亟肅公有三世之舊振纓甬水言語冰雪誠信金石優游孫讓而發不

可紀事不徒作趙然有黃石公審勢之道楙往游金華聽言論之緒覩茲佳辰敢以叅預張公所至者為祝俛仰疇昔今百二十年矣庸書所聞為公壽四明後學袁楙書

題趙希遠山水

前賢談大年山水平遠多朝陵往回所見今觀此圖殊有泉石意態吾鄉樓宣獻公嘉泰坐錮十年不能受未幾入西府作子公書問趙尚書時方尹行都其猶子輩行後先不同要知此畫不當以此為重近世附會率類此

題家山圖

襲鼎孳朱鴻臚翰墨繪事乾淳諸老咸尊許之余屢見其書洛神賦飛湍圖當未易入書畫家評品信知前賢游戲不得以藝名目竹墅先生舊為江行圖登瀛圖復因思陵書法亦為學書韻譜使之較藝書畫二博士意其猶朱鴻臚也藝成而下韋仲將閻立本模根莫雲則知游戲淺意未為害道楙客錢塘獲觀家山圖於其從孫一清

典刑日淪雅思清集萃于牆屋之被文繡宜渡寶藏以示同志

題赤壁圖

空濛寒江望斷壁如日色羈臣謫子作凍然懷土語但傷西氣余嘗讀四山諸賦渡惜其才其不遇累命歐覽此長卷益知東坡翁百折不撓非景物可動為之一嘆

題摸本重屏圖

重屏圖至汝陰王明清氏始定丕坐者為南唐李中主像余嘗見樓宣獻公家周文矩所畫初本前有祐陵御書樂天偶眠一章噫承平盛時君臣圖治而區區慕企著年之安佚福及於身國亡於嗣若桑之成有自來矣此卷模搨不遺毫髮乃喬仲常所製渡得龍眠筆意而精巧過之以此雖定

書牟端明脫韝圖黃魯直跋捃圖

贊後書子昂畫時守

嘉定改元首名樓宣獻公為翰林學士承旨更十七年不復有繼而學士亦久盡不用寶慶初首用鄭忠定公時則有若洛水程公相繼為學士端平則真文忠嘉熙則魏文靖文忠不肖拜命文靖不兩月即入政府矣淳祐特用三人曰端明李公參政應公其以不能辨者吳丞相一人耳至景初猶學士憲四十一年理宗所命內相不過四五人則允蹈為學士者誠難矣方陵陽李先生特以史局入蜀為參謀首碑先生以自近蒼黃出蜀李公造朝顛給筆札補其書先生之助為多龍翔之役丁董氣緣無敢犯一麾出守樓樓憂國絕倭踰氣穴之蠹初圖見之感指擿文弊之弊太史之圖見之裕于子孫經術淵懿為東南師表故國喬木殆於是見之矣念昔至元乙酉嘗從子昂承旨公于錢塘于時年少氣銳各欲以文墨自見此圖之作實在是歲龜頭之地殆表於是擿也學不加進而志日益懦肅容斯圖其亦有所感也夫延祐四年九月表擿書

題楊補之梅

逃禪居士平生文章字畫清勁簡潔獨作
梅花習宮體豈宋廣平遺意邪德壽殿潛
愛之嘗命作橫枝親御翰墨擢以是干進
即脫身還里士大夫自重若此可以見昔
時之盛

題湯叔雅梅

舊見叔雅作三香圖踰二丈遺其女壻盎
田四十畝清矣如太清何叔雅壯慕
騫達其繪事有山林枯槁之意德壽殿乃
不喜之何邪遇不遇有命昔人評詩謂椰
塘春水真富貴語叔雅豈故為是以自況
然予嘗聞評畫家言竹外一枝水邊搖落
非叔雅不能蓋枝盤根論始定於此圖見之

李成寒林

李光丞畫多入御府在民間者其子天章
以金帛悉購藏故米元章作無李論此卷
王都尉畫帙中物余留　京師見實繪堂
畫帙仙佛折枝翁喬允三帙後入宣和太
上皆御題姓名復加寶璽宣和家重光丞
山水令爽滿辟軸皆舊物蓋從畫冊表而
出之者摺文猶在而後紙略翦去至治元
年十一月丙子導　尊駸駸玉冊置省中歸
坐南牕書

題小坡竹石牧牛圖

小坡竹石綽有父風後倅定武罵賊不屈
以死其風節不墜光于前人矣坡翁流落
困苦有梅不長作多牛翁之語將買田終
老于陽羨而志迄不遂此圖之作無乃聆
庭訓以寓初意與江南羅浮千里一色又
客于京塵莊寫故鄉之思無言而色已動
覽之悵然

題李伯時馬牲圖

仁廟陽都奉政此圖
為龍眠李元中作

龍眠三李元中厠伯時宣浅浅学聞伯
時欲工馬形狀或有告者曰非入天廄不
可令世所傳好頭赤等圖悉天廄摹寫鳴
立起俛神氣洞馬腹矣後復有告者曰子
性非馬性入於自然寧有梅梧使真入之
曷有出理由是臧悔作大士像表楠曰性

以理成物具理具區別有殊性之益彰推
我
仁宗皇帝涛博濡物一視同仁其所以際
待大臣者實有差等其膺是賜非臣職不
足以稱
龍御上賓先臣不能接踵以逝誠有是夫
嗣子升至治二年命小臣表楠刻本未謹
稽首拜手為之書
題王黃華墨竹
黃華老人祖襄陽筆墨至於平世不遇卒
至窮困流離時使之然使生元祐盛時實
不在米老下文丹淵用墨意在筆前觀此
卷豈在彭城下邪德常評古精詣遂取其
評以書
題李龍眠十六羅漢象
龍眠白描多用吳道子卧蠶筆若一用界
畫法則非真矣此卷山林欹岔骨相嵯峩
猶有雜王舍城真態非復有江右卑弱儀
度神閒意定視天台靈鷲直瞬息事龍眠
神氣洞馬腹睽婧蓮社得無冥會耶

題李敬子昂蘭蕙梅菊畫卷
余嘗見李敬子昂親作繪事生香疎影光
透紙墨觀者莫不欽社二公既下世摹傳
益多優孟之似敬樂不可辨觀此生意猶
侍杖屨時也
題子昂擊磬圖
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前瞻父子
之亂於斯時也聖人得無所感柴也其來
由也其死事果有至於此名畫記有擊磬
圖不存子昂創意作此本其亦有所感也
夫
題鄭有之蘇黃海棠詩卷
吾鄉樓楚公為令登封得篤山之石以歸
自渡江來南北隔絕其孫宣獻公逡築樓
扁曰登封而貯石於其上京洛梗塞其記
文實三致意焉華陽自甲午之破衣冠南
来不一二數土地之宜登於王所者悉絕
若奇花美木往往於前賢題詠中髣象而
不復可覩金華鄭有之北山先生宣撫公
之裔孫其家有蜀棠一本猶傳以為宣撫

公自鎮蜀歸時手植有之復得摩圍閣所
刻東坡海棠詩一篇又得黃太史所草合
為一卷每花時舉酒展卷高歌居然萬里
之勢見於眉睫其於宣獻公之意政相伯
仲白清謹則德老父子抑有以知祖宗
垂裕之盛乙未秋趙君開叔出其皇祖監
酒君之銘謂余曰此相國程公之所作也
監酒君於魏王為九世孫而文昌公之從
子也文昌師牡命之誌於慈湖先生為時
儒宗冀先人官廣陵時訪以家世舊聞基
習壁歸餘姚故居每拜高魯墓下讀諸老
所述先德風夜畏曜不能承嗣丙子奔播
著和故書與墓碑俱燬為庶為奴不敢自
恨獨欲求程公之銘不可得也惕然於心
幾二十年今復獲于四明之孩黨誠不勝
慰喜其為我記其事余曰世之畏禍者多
矣變姓之張祿別族之輔氏蓋思以自全
也今君之喜非昔之喜也君方以易推策
隱市以自活易之道非止於是其憂患之
深者也養其支離以盡其天年斯足以不
辱其先矣餘不足為道姑書其事而歸之

日訪喬木之居坐花陰之下舉觴相屬當
為賦其事

書趙監酒墓記後

唐世宗室其初皆有封爵世遠親盡遂與
異姓之臣雜而仕官至或流落民間故作
史者深為之歎惜然而石堤谷之慘則又
有甚可歎息焉者也宋太祖懲前代之失
諸降王子孫皆得登仕版而柴氏錢氏復
與為婚姻毘為宋戚至於靖康大變流離
南來皆得奉國牒以見于宗廟絶猜疑之
嫌於此可見余嘗自紹興以來考其世系
彬彬秀出之慮數十人至谷毘王諸孫雖
其族屬毘為疏遠卓然可傳者詞華則德
莊仲白清謹則德老父子抑有以知祖宗
垂裕之盛乙未秋趙君開叔出其皇祖監
酒君之銘謂余曰此相國程公之所作也
監酒君於魏王為九世孫而文昌公之從
子也文昌師牡命之誌於慈湖先生為時
儒宗冀先人官廣陵時訪以家世舊聞基
習壁歸餘姚故居每拜高魯墓下讀諸老
所述先德風夜畏曜不能承嗣丙子奔播
著和故書與墓碑俱燬為庶為奴不敢自
恨獨欲求程公之銘不可得也惕然於心
幾二十年今復獲于四明之孩黨誠不勝
慰喜其為我記其事余曰世之畏禍者多
矣變姓之張祿別族之輔氏蓋思以自全
也今君之喜非昔之喜也君方以易推策
隱市以自活易之道非止於是其憂患之
深者也養其支離以盡其天年斯足以不
辱其先矣餘不足為道姑書其事而歸之

始曾大父越公從正獻公時通判少卿方總角誦書正肅公方入小學于時諸生從正獻公名數百人公教不及諸子每夫人戴氏手模顏魯公大字以教諸孫宗盟之好實夫人啟其議故越公少年作字亦習此體後伯祖通判大父嚴州先相興模學進倩堂書體兩家敦敘情誼於書牘猶可見也嘉定癸酉歲正獻公自九江名歸郎省越公亦自桐廬入為奉常屬官後正獻公為侍從而越公復入著庭同朝凡六年後三年正獻公奉祠歸里越公以列卿尹臨安公作詩十章相奇與勵尤深而其首章有曰少年耽譽己超然不肖隨群苟目前蓋猶言昔時遽赴禮部相從事也暨正獻公薨越公挽章有曰燕堂聯族子講席後諸生蓋言合譜時事也自正獻公而下書牘無慮數百皆藏二父房往歲從兄子禮舉此卷以授己丑之災凡先世舊物一夕而燼獨此以藏子故

山獲全足念二祖宗盟之始今已百二十年舊聞零落擢不復記憶因書識于後俾後之子孫得以有考云甲午歲良月曾孫掬謹識

書馮將軍翠峰詩後

金煬渡江世人咸知耀采石功為雄偉而不知煬之首謀以海道進兵為第一向非膠西用奇決勝則長驅海陵江左殆未可保始余閱李伯微甫輯繫年書滾疑紀采石之事為多膠西之事為略間閱傳記則知前輩乙議雍公之張大而伯微甫雜記亦書雍公經理閩陝之不遂蓋未嘗不置疑於其間也膠西之戰李寶功誠不得泯名馮將軍事獨不得見於史為可恨惟趙氏遺史所記寔為詳悉而所謂當時卓然奇功皆歸於李寶之偏於將曹洋乃於馮將軍滾有異論且謂獨請海鞍借勇以避虜棄陣卻走於亂旋之先余嘗反復其事有知其不然者夫軍法莫嚴於背兵李寶非能假馮將軍者也其捷實命曹洋詣闕以

奏洋安得不捐美以自稱方是時猶擬受
其實將軍之不卻走也明矣所傳聞異辭
聖人猶疑之遺史重妄之罪深矣徵亟獻
公直筆以行遺事則將軍之功不止於泯
焉而已也楠　曾大父桓窓越公尹行都
時築射圃日旬閱下教出將軍射法以試
士伍白首軍校猶能誦將軍射譜　桓窓
公訓閱之勤山陽弄兵公以不發兵坐視
責時宰由是去國于時領兵殿叢者幾欲
承受風旨誅夏震遺志以報私恩每思將
軍之忠烈有不待于孫而後傳也今觀翠
峰題詠諸老賢述其事隱其亦有望於後
語猶不滿於紹定之事正裔今為范氏後馮范
者與彭叟成紀之譜也昔陶商翁劉景
文以邊將有能詩名將軍韓墨之美誠不
愧古昔彭叟以詩書迪船前人光其當不
止此敢辨遺史之妄以補家乘復以勵彭
叟云丁酉歲正月辛未越國表楠書

書史文靖為西山先生薦黃參軍

家問

嘗讀西山先生通文靖公啟有曰四紀奉
常之第三州剌史之符華塗咸擬於直登
聖人猶疑之遺史重妄之罪深矣徵亟獻
公直筆以行遺事則將軍之功不止於泯
焉而已也明矣所傳聞異辭
雅操獨安於平進又曰青原彭蠡善政有
百年之思太白東湖勝賞窮四時之樂味
繹詞旨蓋不以共亹為可責也紹定之二
先生去國文靖亦歸老里第令觀薦士之
急遂因父以致其子而文靖諄諄訓諭尤
以先生為重絕干撓之嫌於斯可見楠聞
諸老言永國為相時欲遷公政府就養不
一歲而返方永國之入相也公獨言忝預
應公宜為文字官應時以議端平兵事論
歸里未幾果得台命將入國門劉漢二豎
相繼論去公聞之歎恨數日聽父子至親
宜無所嫌避在隆興時若張栻徵之總得
近世之江文忠誠有不可處若文靖父子
誠無可議一時逢紳不免有趙括之誚慨
責盛之不常愍天運之日圮三復遺墨肅
襟以嘻是歲五月乙亥年家孫表楠謹書
于其會孫益伯題識之後

書張仲實家譜後

古者別姓收族莫嚴於祖廟自宗法不行各尊其禰不待數世而視為絕族蓋譜牒不脩廟制不立迄今無所藏附故耳唐世廟院之法猶有遺意至宋令甲非君賜不得立由是公卿大臣各懷安苟且視以為難事自渡江來承賜者亡幾其所立廟率燬於火或撤去不復立而獨張忠烈王故廟處都邑其房院櫛比猶無恙方承平時張氏族屬寖盛散易代猶無恙方承平時張氏族屬寖盛散主祀傳于今其法蓋列廟下而復擇宗子以主祀傳于今其法蓋未墜也昔摯虞以漢亡之後譜傳之矣子孫不能言其先祖推其本始作族姓略徵穆夫當流亂之餘理固若是而先儒以為厚風俗之道亦莫若明於譜系令仲實因故廟之舊合七世之譜掌焉令思古將襲德踵傷行乖上如指諸掌焉令思古將襲德踵嫩使夫來者之有以自振而其可傳者非止於章綬炎奕而已夫尋丈之木其勢達拳曲者莫病于本也阿閣之鳳翱翔振迅者無害於德也惟其有之者斯倡之也書曰紹聞衣德言又曰迪惟前人光仲實其勗之矣來楠識

題跋

書張忠烈王傳後

世言老子書富國強兵以予觀之是未足知其說老子言佳兵者不祥而陳平亦言陰謀道家所忌夫其書學道者之所祖而事漢高窓侯鄧禹祖功為中興第一遵遵長訓嚴且明矣數業之覆宗滅祀終不可追豈非立后之議誠有遺感也今王聞孫彬彬滿於家乘施及五世崇德植學以自表著猶不可一二數則是非之公當由是而見因書所聞以附于家傳之後

書史忠定王貸錢券後

楠年十三四時有鄉先生應君文煒年八十餘善談論乾淳諸老舊事為楠言外高祖忠定越王未第時飢富民錢氏坊以養越國夫人泓氏令天童松徑東皇先生精舍即坊故址也當紹興甲子歲越國夫人壽周甲子忠定王假坊錢為酒食以合姻族閭里禮基具坊故屬浙東常平司至秋七月不滕輸官之苦留繫于越宿越責併湯媼家是歲鄉試期已迫忠定王不得歸

里鬱鬱悵望媼微聞曰秀才何負官逋如是遂具以前對翼日媼召兒與共約曰我積錢百千以治終事今悉與秀才輸官若中秋試必速償我毋惜也王歸果與計倩賓絡與之十四年至乾道間王以衮衣徼于越時媼猶亡恙王命使者迎媼坐堂上拜之欲官其子媼謝弗受曰願丞相子孫他日官越毋忘媼家時時拜其像與其子坐且遺金帛甚厚應君販與足矣後忠獻為宰使者復命駕媼家拜其像與其子坐且遺金帛甚厚應君在樞密公紹先志如初特伺候門下旬日越余時相從湯媼諸孫猶為異耳今獲從五世孫公升允叟伏覩手券歲致歲月去秋試纔二月當從此券以償湯媼而楠所聞於應君者不誣課為可信謹書以補家乘之缺雖王臧德厚行垂裕無極以光叟五世大宗藐格遵奉睦宗廣孝下賢急施當不止智周於家庭慮盡於鄉黨而已也桐木之韓由南澗而愈昌申國之呂至太史而益著韓呂五世孫開

望谷此允叟其有以勗之書曰建惟前人光又曰紹聞衣德言因以勉允叟併以自勵

書焦節婦傳後

唐虞之事載籍莫詳往請劉氏外紀胡氏皇王紀等書記帝堯之時孝慈力耕桑者表其門閭雖選逸無本非有類於荒怪不經吾取以為始焉世衰道微日淪於媮彤管之詩先儒或疑為季代之作於是淑德內範與男子竝稱谷列女傳所載張芝桓女之徒皆得如帝堯時故事亦是以惇行表勵噫其意亦深且明矣楠游吳門讀中丞徐公所為焦氏婦傳誠可謂懿厥梧婦而其彰明之始實自其弟焦侯發之昔屈原作楚詞悲切反復而獨推高陽之裔曹女嬃之嬋媛蓋其好德之心根於自然移為忠君愛國猶不敢忘其所自使原幸得其時則其光榮之道不假於原之自陳也方今焦侯以明達粹雅著舉正於省闥前

足以稱是非如李文公之傳楊節婦不得
入唐史為可恨也詩曰此令兄弟綽綽有
裕焦俊孝友之道於是乎備矣敬書所聞
于後大德庚子越來楠書
書湯西樓詩後
玉溪生往學草堂詩久而知其力不能遽
逸別為一體然命意深切用事精遠非止
於浮聲切響而已也自西崑體盛籠積組
錯梅歐諸公發為自然之聲窮極幽隱而
詩有三宗焉夫律正不拘語狹意贍者為
之源委宋三宗詩體之變以慰湯君庶知
湯君非苟於言詩者予久嘗學于湯不知
其用意間有與余合從遂書玉溪生作詩
知其事余不識湯君而
雖搜會粹皆子久任其事精良者而一請之
來吳門其從游陳子久相過知湯君之詩
深切精遠余每欲蒐其精良有得乎玉溪生之
玉辟邪鐵如意之警策於是乎備矣散書所聞
者之間矣吳門湯君往得其過葛嶺諸詩
名詩者又詩之靡也若玉溪生其幾於二
大稗書以為詩非詩之正也謂捨書而能
入唐史為可恨也詩曰此令兄弟綽綽有
裕焦俊孝友之道於是乎備矣敬書所聞
于後大德庚子越來楠書
書湯西樓詩後
玉溪生往學草堂詩久而知其力不能遽
逸別為一體然命意深切用事精遠非止
於浮聲切響而已也自西崑體盛籠積組
錯梅歐諸公發為自然之聲窮極幽隱而
詩有三宗焉夫律正不拘語狹意贍者為
之源委宋三宗詩體之變以慰湯君庶知
湯君非苟於言詩者予久嘗學于湯不知
其用意間有與余合從遂書玉溪生作詩
知其事余不識湯君而
雖搜會粹皆子久任其事精良者而一請之
來吳門其從游陳子久相過知湯君之詩
深切精遠余每欲蒐其精良有得乎玉溪生之
玉辟邪鐵如意之警策於是乎備矣散書所聞
者之間矣吳門湯君往得其過葛嶺諸詩
名詩者又詩之靡也若玉溪生其幾於二
余言能有合於湯否暫為
始也若玉溪生者跋而
不進也予久年富才俊它日追風雅之正
返雲韶之音其視余言殆猶糠秕也大德
庚子四明袁桷書
書高息齋嚴母方氏夫人墓誌後
息齋先生蚤歲入辟雍受知于龜山楊先
生後掌國子於熙興五峰先生一書慷慨
明白遂即挂冠致事歸春秋王霸未嘗不
嚴正而簡明也成均學制至咸淳之末猶

復遵守其成變更傳會皆大臣私意或謂
興宣和三舍法徽近是殆不知先生本於
周官乘聲附響無以議為也舊聞遺落赫
臺故史三厄無從考訂郡志疏缺能言高
氏出處大致譜牒官誥亦不多見而楠以
先世遺藏得其集註喪禮若奏牘之見於
會要者猶一二條目至於他文則皆未之
知也今年春得請嚴母方夫人墓銘其叙
師友婚姻之好不以窮達渝易足以知先
生成均之法出於閨壼之遺意而方夫人
日誦華嚴偈頌後

南軒先生祖母魏國夫人悟機辨亦由華嚴
法於佛日果佛日之頓悟亦由華嚴
書吳興張景芳祖母費夫人所作

華嚴偈頌後

或謂華嚴乃佛富貴此蓋以妄測妄非知
道者方魏國學佛時忠獻以忠正謫居南
軒先生從五峰游學子孫為一代師表未
始諱言魏國為異端也近世崇正之說方
新九類近釋氏者子孫皆捃摭不著於家
乘今吳興張景芳獨次其祖母夫人偈頌
以光示子孫忠厚孝謹將由爾以興敬書
宗裒之事以勉大德壬寅良月望日越來
楠書

書鄭潛庵李商隱詩選

李商隱詩號為中唐警麗之作其源出於杜拾遺晚自以不及故別為一體玩其句律未嘗不規規然近之也拾遺變君憂國商隱則直為訕佞變之作當不止流竄嶺海而已百年其詩禍之慘酷有遺蔵抑不知制令之作非俾之薄内以事外也宜典王成之躬負傳諸書籤于其側冶容褊心逐復中止私以為近世詩學頓廢風雲月露者幾於晚唐之悲切言理析指者隣於禪林之曠達也楠往歲嘗病其用事僻昧聞閎齋諸外土之勞高為墳臺積至尋丈純椎埋之望而慎終謹始復合於聖人立言之本意吾友李伯宗甫特叙表其事余嘉其純孝之實而復以是說告之大德癸卯七月既望四明袁楠書

書陸淳春秋纂例後

近世春秋家立褒貶於字義茫不知盡性之理掇其形模以中有司程式為精巧天理人慾三尺童子矜矜然猶能言之春秋之學廢矣習三傳者惟文詞是師左氏盛而公穀廢矣武夷胡氏作傳止於七家唐世傳春秋者皆廢矣隱士何事春秋哉吾

書定興王成之墳臺記後

自古不脩墓之說見於禮經世愈以為怪抑不擅敢塚子孫育泚其顙而莫以為非俗浮遺知忘誠忘信當自其始至不幸而脩者非禮之正也自墓田定尋丈崇卑之制籩豆廉隅發丘摸金世胄率從事翁仲雲闕之麗蔵抑不知制令之作蓋以防其侈慈有遺蔵抑不知制令之作蓋以防其侈而慎終謹始復合於聖人立言之本意吾友李伯宗甫特叙表其事余嘉其純孝之實而復以是說告之大德癸卯七月既望四明袁楠書

書陸淳春秋纂例後

近世春秋家立褒貶於字義茫不知盡性之理掇其形模以中有司程式為精巧天理人慾三尺童子矜矜然猶能言之春秋之學廢矣習三傳者惟文詞是師左氏盛而公穀廢矣武夷胡氏作傳止於七家唐世傳春秋者皆廢矣隱士何事春秋哉吾

里棲宣獻公晚歲欲明義例之說時永嘉陳君舉舍人為春秋傳遂序其意而焚其藁每語後進當以唐陸淳集注纂例清江劉氏傳為下手余家所藏纂例乃寶章桂公所校號為精善按纂例他無善本嘉此書廢已久聞蜀有小字本惜未之見唐志纂例十卷集注三十卷徵旨二卷乃皇祐間汴本卷余來杭復得徵旨二卷辨疑七閱苕溪直齋陳氏書目咸有之當搜訪以足此書以假友人得脫灰燼劉氏傳乃先

越公居宥府時岳肅之侍郎所遺家諱咸以絳羅覆其上二書嘗永為子孫寶俾勿墜

書鄭潛昭魯祖東谷先生謚議後

胡忠簡論王正道時不知其後之忠烈也廟有碑史有傳斯無愧矣三愧名孫崎嶇擾攘欲以奇計立功業不聿有脫略名教之誚使不若是則幾為狼藉人矣今觀梧舊鄭公覆謚猶不忘置議禮義名節士之大閑謹于正道蓋將以謹夫後來者耳渡江百餘年屢厄權相獨定謚無敢希指至若賜謚則由舍人行詞端平以後謚愈多而名愈濫惜不得鄭公有以正之嗚呼悲

夫

書朔齋先生都梁第一樓詩後

南豐記擬峴臺欲與州民同其樂至朔齋先生之賦都梁第一樓則欲與之同其憂非深知民隱者言不及至是此卷筆勢有籌華驛詩態度嘉定以後士大夫不復崇尚字學獨公與莆田陳復齋能書二公出處相近要未可以一藝名

書朔齋送弟牧翁十絕後

朔齋先生以宗正簿直後省于時　先子方入轉運幕府一見道問家世即以科目剡薦至今聚牒猶藏也今得拜觀遺墨其藹然友于之意見于篇翰前指愈遠古道日愈摛章繪詞言行實不相顧觀此亦足以媿警

書高使君脈圖後

吾鄉嘉定以後故家諸賢獨高使君衍孫

典寄冠珮清逸儼慤如昏世圖畫賢士宅
旁植水竹奇石疑曰竹墅其食必按本草
其居處必順敘寒煖銖分脉法如指諸掌
往時指紳類能奉詔之數十年來士益困
不復知有清事楠幼與其諸孫一清相過
往見一便面即使君脉圖也于時一清方
編類經方楷日不自置收祖文昌公猶無
怎其尊聞于家庭者尤精確可傳信令裝
三十年而一清所為醫書十事亦成矣宏
載作易神農為本草至黃帝述素問難經
等書三聖人未嘗以卜筮鬻藥為郤九流
擊分漢世儒者猶不得等則此復何議至
陶弘景孫思邈貞白為高能令天子大臣
傾下敬愛則道與神究者未以一概論也
一清方遊公卿間清名舊聞當益以貴重
敬誦所聞書附脉圖使來者得以攷清容
居士書

題忽納監司畫象詩卷後

成都郡治應唐宋築五六百年牧守皆有
畫像政績可紀名魏相國張益州愈遠而
愈不忘其治守無狀老倭咸指其像爭詬
詈以病蓋棺事定豈虛語哉忽納監司按
臨長沙墓木已拱其子脫帖木兒宣武公
知遺愛之被於長沙也委厚歲久而泯落
將懼夫子孫之叙述者未足以傳信固鉅
豐碑善頌皆迫於一時之指使考其相與
社而祝之者審像以觀則得以察其平昔
治行之實永久而益信詎家庭之所少而
遠求數千里之外哉編類龍鉅軸其意有在
未盡楠也職太史韋丹之碑其能冇多讓
顏泚筆以俟

書白敬甫三歲作大字卷

栢栢州劉賓客在海嶠為二童作詩有曰
小兒矣筆不能嗔沉筆畫總且賞勤栢州
則曰聞道近來諸子弟臨池尋已厭家雞
二賢期待如此彼二童迄莫能有聞梧竹
先生一為元公期獎卒有成就在易蒙之
六五解者謂獸識心通為頴子得之令聞
壽考先生實何梏焉傳示子孫俾無斁以
承

書胡評事夢昱印紙

楠幼歲嘗讀　魯大父樞密越公家乘言寶慶改元九月豆胡評事進對首言濟邸死非上旨當立孤以明本意于時相匡震怒入對兩宮乞黜去未幾御史李知孝希旨具疏劾籍度簡閱言劾籍故事必下京地書考功籍公遲不肯署復三入閤相怒曰趣書何言宿留凡七月始下公曰不十載當悔復吾毋為福首且考功籍謹不涉署後必有知我者　先公時尹錢塘力過先後至乃出先生手澤一通以示蓋方回敦叙風昔猶一日也楠客　京師慱文適齋齋自慨語昔時承平事謂今當不復有末幾遘難解散先生亦竟謝人世後十餘年其子慱文為四明郡慱士　先子家居獨不得與胡氏子弟參論末　京師豫章周儀之聞言是事楠具所以儀之曰胡公後先公門人王公遘亦踵論濟邸事而公亦被黜去端平末年公始得諸老叙復楠諸孫攜考功紙來與子語誠不安噫吳夫人之復封端平之初也復立濟祀德祐之末也馴致於此其何可言剛簡丁丑試集英先公時為叅詳併識于是謹書其後而歸之乙己歲三月甲戌來楠記

書吳景山樂府

景山吳先生佐金陵閫府時　先子實為貳車亦入幕嘗為楠言先生壯歲客羣公飛牋疾記坐宴席即就亦弗視言論冰雪懷吐奇磊不肯屈人下睨始第奉常嘗嘗欝欝自慨語昔時承平事謂今當不復有末幾遘難解散先生亦竟謝人世後十餘年其子慱文為四明郡慱士　先子家居敦叙風昔猶一日也楠客　京師慱文適先後至乃出先生手澤一通以示蓋方回之徒嗟嘆吒咤以音節宕跌者檃險固獨東萊呂舍人憫而大德乙巳契家子四明袁楠書

書黃彥章詩編後

元祐之學鳴紹興豫章太史詩行于天下方是時紛立角逐漫不知統緒謹懦者循

憂之定其派系限截數百輩無以議而宗
陵章為江西為豫章之詩夫豈惟江西哉
解之者曰詩至於是歲有能繼者矣數十
年來詩益廢為江西者嘗慷慨自許捭闔
出門卒遇虺象空紛悠雖復卻立循遵不
敢近使解者之言迄奉而中憖然則其果
不可以復古興摘來京師遇黃生景章
于旅次閱其譜別示其詩宮商數宣黯然
公收教之所自出于太史為七世而尚書
不遇之意絕于詞氣吾知其充然以脩興
太史氏之學者非子其誰也夫別江西之
宗者是不至太史之堂者也矇百載而有
俟捨其諸孫曷有望焉念嘉泰間尚書之
孫舉為常平使者于吳會大父桓容越
公巫邑吳江撥定理役時蘇師旦驟幸顯
獨絕請詫無隱使者大喜得剡于朝而政
已焉倚仰百年門下之誼猶一日也庸敘
嘷者而勉之大德乙巳八月中秋書于其
詩後

書劉將軍詩

言用兵者必曰師尚父讀其遺書多奇策
韻語非深知詩者不至爾憖采薇杖杜詠
歌勞苦雖賤微者猶能知則古言詩抑豈
有文武異哉今觀劉將軍詩藹然有觀民
風審知止之意使高達夫劉景文復生攬
轡莊行未知孰先後也陳郡袁桷書

題金承安樂府

幼歲見老樂工歌梨園音曲若不相屬而
均數無少間斷猶累累貫珠之遺意也承
安老人所補歌曲以接其音節無少異此殆
以文為戲者黃門韋嘗評小山樂府為狹
邪之鼓吹豪士之大雅風流日遠惜不得
共論承平王孫故態為之慨然

書清江羅道士詩後

往歲卜居城南遇樣人焉曰築室之制崇
廣纖鉅必謹其規體楩楠杞梓若一而用
之則堂觀亭室各不相類余於是悟作詩
法亦猶是也近世工清儉者局於律師宕
逸者鄰於豪禽立墨守迄無以融液詩氣
乎息矣噫風雅頌之體夫子何自而分哉

清江羅道士詩余讀之審劑輕重分析清濁大者合繩墨小者適程度佰欲各乘其長誠非苟於言詩者余聞學仙之記內固而神益清餐之以歲年斯熟矣詩其果有二道乎

題蕭安撫建後記

老瞞視天下事如掇丸睨歲真態始見李衛號良二千石猶不免為諸兒計慮乃知情愛雖雄烈有所不忘蕭公安撫副使書建後記上推本始而及疏遠教之食之一語不及其私觀者興起噫故國世臣俯仰事變何害不有獨蕭氏孫曾為名太守賢行受選用種德之報是真有處矣尚勉之哉

書謝道士歸洞庭詩卷後

古之善養生者必適夫寬閒之地順其陰陽使神足以恬不能有動於心苟能其所為淡林壑喧隱翳自處將感悔震掉日有不給且外不能以自治其理內者窒以合榮觀之道豈徒言哉江湖之水至岳陽而安流停蓄廣衍動靜交養梧蒼馮道士居庭求其怪險不可得將安於自然道入于自然則刑形數志窺籟據詭幻者吾不知其說也今歸主其徒典之游者各為歌詩四明束楠叙

書張侍郎孫祖傳存靖齋銘後

壽張先生精忠讜論為一代師表其居家御飭子弟遺言懿範乾故家往往猶能傳誦稱道閨門其會孫脩謹自振能世其家一日示以滾寧先生所作存靖齋銘槩焉大訓歸然于頹波橫流之域紬繹旨意深有感焉曷者也靖念　魯大父樞密越公淳熙癸丑進士鄉里嘉定間同在館閣今百三十有八年兩家子弟罔敢曠墜而楠承教於滾寧先生者彌厚敢益以自勵亦以勉夫張君焉歲後學束楠書

書鄭魯公全拙齋銘後

粤昔先正忠獻韓公討詩書五世其父康州牧工於詞章尹河南富鄭公誌其事渡江南來忠獻張公忠肅虞公尚論其世皆著書立言有以自見至于二公發揚光顯百餘年間懦夫庸子猶能仰止自厲審其先德源委端有來也太師魯國鄭公幼躬敏行是生忠定丞相為穆陵舊學其四世孫奕夫示公所為全拙齋銘紬繹莊生之用大不貲於贅矣念昔　先魯大父越公嘉定丁丑編次集英進士是歲丞相實奉廷對紹定辛卯復同在宥府揭以　先世餘緒得獲堉門下風塵薦更甬東世槐不可復覯滋以為拙樂辱而巧鄰薄與其薄也寧辱梅不佞猶頴於魯公承法焉敢以自勵亦以勉夫鄭氏諸孫淩味之

書鄭魯公嘗充達庵記後

占夢之書具于藝文自漢而下其學已不可究雖間有占驗往往鄰於附會閎忠定公以魯公所夢遍閱釋道諸書迄莫能解今雖廣為箋釋使能言于未遇之前誠果奇矣忠定布衣時嘗夢有告公者他日公官位當止尚書後除禮部辭不拜由內相待辨而明者因以舊聞併補于家乘入政府身後幸贈尚書令此夢之符有不

書高密鄭節婦傳後

舊令義士節婦煒然表著者得入國史實錄周召二南正始之道以此殆其遺意也

世祖皇帝天兵下山東齊東諸侯之任者維高密鄭公聞昔時諸老言僭亂以後削荒易頑納諸軌範鄭公是倚裒嘉之典書于太史澤遺子孫振家聲以趾嫉者纓緌相接內教嚴整薰然正直流于士女終始貞絜梅待罪史館異日得秉筆書鄭公家世遺事附錄節婦于後亦足以光盛世文明熙洽之偉焉得而遺諸

跋璜山經德堂記後　璜山先生家作

梅庵先生晚歲每言陸文安公之門人多得踐履是蓋深憂其徒之學鄰於上達後百餘年嘗同惡異空言相高其弊有甚於

說非谷後時鑒新逞奇以承有司之悅而
昔時為有司者又皆溫良敦厚以成國家
之盛今世之所傳者斷自乾道淳熙之際
彬彬然猶可考也延平謝君用和示其先
人所為詩論及其經文文獻之徵將於是
有承憲宋世帖經墨義之制雖見於史莫
得詳自呂申公試卷之編行而其法具在
謝君之意余深知之史氏之為宋史者尚
宜有承焉寫史官表楫書

書順堂記後

抑嘗觀易而知乾坤之用焉坤固順也而
承天者迺也乾坤定而人行乎其中仰觀
乎天七政繫焉猶不得與天同則人之所
以法坤者猶法天之也事生於有為貧富壽
夭遵其自然庸詎知吾之謂迺者非順也
耶故動心忍性者逆之用存心養性者順
之體也尚書元公以順之道由逆相須蜀
郡實博士承坤順以為德余謂李君能盡
天道斯能盡人事之理矣

書盧陵蕭煥有救荒策後

救荒莫與於蠲度牒宋世大儒猶不免遵
而行之民益墮而食益衆矣鄭魯之令盛
於秦漢然不使之治民猶有成周遺意降
于後王令下而中變習為固常墨墨然以
去於是禁抑興而救朴繁矣盧陵蕭煥有
宋 京師簡靜自脩心郤諸人吐嗟承大
官閉門無競一日上書御史府陳救荒三
策三策行而祿弗及憾令世上書率資以
為仕進然卒未嘗有見用者甚者圄絕域
最稅畝以自便 朝廷清明卒報罷而猶
未悔視煥有三策寧不有悵然天下之與
在於斟酌損益救荒有書而先賢素講猶
有缺然年至而學益加煥有之進殆未已
也延祐丙辰八月旦日史官表楫書

書余國輔詩後

余嘗以為聲詩述作之盛四方語詩若不
相侔考其音節則未有不同焉者何也詩
盛於周稍變於建安黃初下於唐其聲猶
同也豫章黃太史出感此物驗事之冗於
是謂聲由心生因聲以求幾逐於外清濁

高下語必先之於聲何病爲法立則弊生
騶相模倣衰宕怪奇而詩益浸淫矣臨川
王文公語規於唐其自高者始宗師之拘
爲若不能以廣較而論之其病亦相倍也
余君國輔生臨川守宗會源其所爲詩質
者合自然華者存至理雍容俾歎知時之
不遇猶先王國風之意也小弁之怨爲親
親秦離之憫爲宗周酌古之詩詳之矣豪
豪好德詩之道也在昔先正以是言之矣
楠從子瑛囊嘗獲師國輔仰其高風敢申
以言之

書程君貞詩後

風雅異義今言詩者一之然則曷爲風黃
初建安得之雅之體漢樂府諸詩近之蕭
統之集雅未之見也詩近於風性情之自
然齊梁而降風其材高者凌山藏幽者
爲梅啟以紆徐寫其材高者凌山藏幽者
穿巖實而其反覆踳駁有不能已於言者
風之變盡矣黃陳其奇以爲言言過於
奇奇有所不通爲蘇公以其詞趨於情嗒

然以爲正頹然以爲近後之言詩者爭棄
之音興政通因之以復古則必於盛明平
治之時唐之元和宋之慶曆斯近矣感昔
時流離兵塵之衝言不能以宣其愁而責
之以合乎古亦難矣夫詩之言風悲憤怨
刺之所由始去古未遠則其道猶在越千
百年日趨於近是不知風國風之作出於不
得已之言也程君貞其爲詩淡而和簡而
正不激以爲高泰容怡愉將以鳴太平之
盛其不遇之意發乎心而未始以爲怨也
雅也者朝廷宗廟之所宜用儀文日興絃
歌金石迭奏合響非程君其誰宜也顧勉
乎哉

書杜東洲詩集後

蘇文忠自渡嶺海以後詩律大變蓋其精
神氣概逢海若而不摺疊賢薄變化迎受之
而莫辭昔之善賦詠者必窮陟歷之遠至
於空巖隱士其所諷擬不過空林古澗語
近意短又安能足以廣耳目之奇寫胸臆
之偉哉杜君臣傑乘清雄運神山閱海市

觀光於　上京食冰濫雪足跡之所歷不盡不止壯矣哉故其所為詩視其篇題誠足以棄山林之固陋至於鋟鏤之工搜抉之巧發於心聲自然合笙鏞之間歌錯錦綺之奇文夫豈率意而為之者信以知遠遊之有益於斯文也余五度居庸留京師幾二紀閱舊槀無一奇語始從君挂席南斗則殆將有進矣因書以歸清容居士叙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八

題跋

書潘陽生詩

延祐丙辰余守直玉堂有以詩一編相示曰此潘陽忠宣公族孫所作也忠宣忠節起家其子文惠文安文敏三公以宏博登政府奇辭奥學與漆書盤盂相表裏未始以詩名也然則詩果何自哉唐詩之完成於文敏詩繇文敏興矣詩盛於唐終唐盛衰其律體尤為家精各得所長而音節流暢情致淺淡不越乎律吕後之言詩者不能也自次韻出而唐風益絶豪者侵腴者質情性自別皆規規然禪人韻偈為宗益不復有唐之遺音矣此編意新語清優柔不倨將因先世之編以復唐舊吾知其進未止也嗇儒者之事博而且難況為以講將勞而寡成守一而忘之因以考夫風雅之微旨知詩之立言各有其體諷諫詠賦無不曲盡其情狀精者為言況於詩而可以易焉余雖未接識因其詩額有以廣之

古佛如來說性本空性空不壞離相常寂相本虛幻若無所住則名實相相由性成乃得堅固元諸音聲及莊嚴事一念無為感獲殊勝譬如燃燈由火所傳百千燈明不見火跡金剛正體廣博妙密擬議分別即生變滅是集眾手不涉塵刹三十二分各不相統初無雜亂亦絕知解指有長短字有大小以平等觀象體迴忘遍滿一切不遺錙銖靈山付囑亦復如是慧光印空

如月在水謂作功德即墮輪迴會稽袁楠書

書綠衣堂楊次公記後

余讀禮經首五服於高祖私怪百數十年卒未有為之服者損益隆殺沿於時王獨五服定制不敢有所更易豈誠有待者耶今得於綠衣周氏而見之矣中古之論上壽百歲視唐虞時若不相侔或者謂情偽滋多世日以薄過是而能壽非通於陰陽性命之說不能也陰陽性命易老相表裏先天無極其圖具在悉傳於希夷陳先生

先儒言之矣綠衣翁乃得而師之見於郡志趙清獻美周屯田戴政綠衣詩皆為老人所作湯文清嘗詩而美之夫何疑焉昔孫思邈生隋開皇至唐永淳年過百裘周公其侶之歟所以驗於孫思邈之死其孫未生五世咸集就有如周氏者哉周令為饒大族傳十四世而宋亡有孫復為方外之學嘗閉紿定閒有余君隱于番號鬼隱老人年九十餘釋魏伯陽書自叙源委謂得於綠衣周氏君令南歸試求其書祖德之傳則猶可攷也延祐四年二月甲子會稽袁桷書

書虞伯生送周南翁序後

大德六年余嘗作訓郊祀十議上於奉常周漢唐宋儒雜之說惡纂正之十年朝廷作圜丘得預議焉位卑而語輕起臨壇行濟源雍虞伯生氏叙而餞之將使之推致其節文以陳于

上旨哉言矣復議其禮與沈癘相近噫其
信然矣禮之祭天未始與山川同舉也地
為社主遺而不言地獨安所附乎或曰祭
山縣則地蓋瘞瘞禮莫嚴於惇士惇士秩
七品禮官不敢以倫倫待大典禮封謚惇
士用印專達可否禮官唯謹唯謹伯生奉
常三年昔之所謂是非見於周君之贈言合方
周君明辨惇習所承於廣君者甚厚因其
說頗得以攷為其可乎會稽袁楠書

書龍陽傅氏旌表記後

惇施濟衆夫子不以與人於易謙則曰撝
物平施聖人立言之旨微矣昔之盛時口
華盜衣食者用心福陋輒以為大病李君
之記藹然忠厚使我誠若是當上史館宜書
曰某年詔立義倉鼎州龍陽民傳某皆入
田千畝則國家之義俱得矣惜其事猶未
至延祐四年九月會稽袁楠識

書真定武仁夫靜壽堂記後

仁人心也非性也仁果靜乎靜者仁之所
獨性之靜者人之所同也然則聖人之言
靜壽其果不可知乎聖人與衆同夫豈獨
專其靜哉養其心者惟靜為耳矣感物而
靜斯得之矣感物而動記禮者之失也夫
動也余嘗聞諸胡子胡子本於程子而朱
子用之靜動互用陰陽之變非仁靜之說
余豈好辯尊其所聞敢因以復於命名者
為會稽袁楠書

書淩生功課曆後

鮮經而括其義例纂辭傳惟盡之釋章句
必盡旨意記禮者得之三傳例立經之義
乖矣稽古萬言書之旨微矣昔之盛時口
相傳授猶懼其聽度玄文言興徵旨不復有
統緒隱暢之立是殆猶近古也明經設而
帖括煩禮科設而義羅作將安取士哉淩
於楚聲卒悔其篡刻蘭溪之學殆未可非
也自王介甫深疾其說晚卒不能以救悔
益多而弊益甚南北分裂而相師成風者
皆介甫舊制無以五十步為也

皇朝酌準之制秀士得以自勵溺於前者則曰非格律不可格律爲自出哉其誕漫不純則又曰法何自立竊竊庸語率意直切而婉婉非將順也惡盡言而攻上者非切謂也便於宣揚章蓋習之矯焉以自文者誠不知其初制歟昔之指賢由是而知非慎之至也師徳試于國子復類登于賓興譬之適遠轅無不正者勉之哉俊其成行有以告矣爲作功課曆引趙來楠氏丁

題進士梁宜斐慈孝記後

舍其墓左鮮之者以禮神言之然則祭墓非古歟禮生於情親之至者彌不可以踰也在昔先正司馬文正公定家祭禮弗忍爲者多矣張宣公獨卓然罷屏之而滾悔乃卒復之心之不寧是則先王有所不廢也禮經殘缺非止祭墓焉耳矣展哭于墓猶象周禮之類以使夫民之歸厚則今通國所行誠不曰背於古矣莊平梁君表其

業亭曰我慤我慤之著冀牆之見也著莫大於思誠悅親有道夫豈幽明之間哉詩云神保是饗孝孫有慶余於彥中見之求陰於地莫近於體魄王矣而下降殺有等攸惕惕愔夫豈稀嘗之謂哉記禮之失也余顓興梁君淺窕而辨明焉

書棗伯生往歲余與伯生甫同官于　朝有煜宋故家者瞋目發赤搥數無遺蹤余固曰彼不遜若是耶伯生曰毋庸戚吾徒不振誠有

罪當自治以俟定於是悉取天人師友之源委臺閣儀注之損益精思紬繹凜凜然不敢一日廢將二十年伯生率以文詞名諸公擢而自治者則亦罔敢進而自治者則亦罔敢踰也力不加進而日就頹墮徳常登進士第故家之孫將於是乎息令年從子豐登侍仲父來京師以其弟兄之字記來示吳幼清之所期者至矣余何敢言雖然顓因大父致政公命名之意而廣爲授地之法休田以逢年者全其力也仁熟之效在於善所養與

興冀冀古曰有年其豐登之謂興維我政公德充而位卑重施樂善敦薄興讓休田之義也施于有成魯猶之報吾見其京且齊矣殆中以文外仲父訓迪有自来矣獨感夫昔者之詔病因以告二子顓勉夫哉越表楠伯長甫書

題徐天民草書

甲申乙酉間余嘗受琴於歙翁聞譜所從来乃出韓忠獻家蓋通南北所傳皆閻譜宣和譜北為定頴譜南為御前祇應譜今

紫霞前譜是也韓譜湮廢已久東嘉郭楚望始紹其傳毛楊徐皆祖之不知者咸稱浙譜由毛楊自秘其傳故耳蔡氏四夷秘中散補之其聲無有雷同就謂浙人能之乎歙翁酒酣好作草書嘗寫前人悲憤之詞一日言中散廣陵散浸商君臣道喪淪致意焉至毛敏仲作塗山專指徵調而雙絃不復轉調與秘意合非深知音者不能又曰學琴當先本書傳俗韻自少仲連得法於其子余以作吏荒落向嘗作琴述言

歷代所譜派系因覽先生遺墨俯仰疇昔今三十六年矣延祐六年仲夏丁丑越来稍書

書柏蒼周衛之詩編

詩有經緯焉詩之正也有正變焉後人闡益之說也傷時之失滋於諷刺者果皆變乎樂府基於漢實本於詩考其言皆非愉悅之語名是則均謂之變矣歐建安黃初之作婉而平羈而不怨擬詩之正可乎溢夠於唐以文為詩者韓吏部始然而泰容

激昂於其近體猶規規然守繩墨詩之法猶在也宋世諸儒一切直戞謂理即詩也取乎平近者為貴禪人偈語佶之矣擬諸採詩之官誠不若是淺蘇黃傑出逐悉取歷代言詩者之法而更變焉音節淩厲闡幽揭明智析於秋毫轂殫於章亥詩益盡矣止矣莫能以加矣故今世學詩者咸宗之柏蒼周君衡之游京師極其游目之所寫感歸於詩浩溢閎博蓋將因言以宣情而於眉山公之學深有慕而跂之者其

為志亦勤矣夫水宗於海百折而卒至者非一日之功也故余力敘詩學之源委俾反而求之周君氣盛年富進進不懈異日聲會必當以余言為然也延祐六年閏八月庚申前史官會稽袁桷書

書仇拔察父訓子詩後

淵明退之諸賢憔悴訓子形於歌詩聽之藐藐詒不能繼父業手澤存焉之戒良可悲也獨康節先生有子伯溫捧其先人之詩曰篤不墜卒有成立此蓋純無而僅有之門受察於父兄之側遇事剖析白首吏拱手不敢議其徵乘者良有自來楠念昔曾大父太師樞密越公嘉定間以著作郎考南省多士獨得參政魯斎先生後登上第直道大節為淳祐全臣雖不及相天下士今猶嗟惜之施于諸孫詩書之澤蓋未已也楠學不加進懼世德之徵凜然自治敢以通家之舊頫相興勉焉以求佐夫世臣之文獻金章紫綬豈足為吾兩家榮觀哉延祐六年八月辛丑契家弟四明袁桷書

題樓生詩集

海陰陳處士嘗言吾婦兄樓某善治生昧

爽以興即整理廢寢某祖某山出入俱有
法又治其所嘗往來岡缺急於是酌酒盡
暮暮而醒醒而吟元是者三十年樓之上
世故為吳越王鎮遏使因所居有廟里民
祠之幾四百年今樓君已下世其子松伯
為余弟之子之夫始以共集相示曰疎懶
嗜谷前言累疎懶邪詩盛於江西吾鄉以
詩自名者率祖之其浸淫者為韓梅壬午
癸未歲余始悔悟海陰讌之曰自言學術
有悟門不謂師承廢於是今讀樓君詩天
和混融不露斧鑿而其平淡造詣有陶韋
之風焉理疎則無麻果有麻讓者不能發
口文士善譏評後率不振僕不敢若是書
以歸尚勉之雅俗類厥考足永遠矣

書茅生家譜

余待罪翰林嘗草三茅君加封制書深以
為神仙家功行累積子孫必盛茅為希姓
則今江南茅氏豈其苗裔也與或曰三茅
君既仙去安得有後余應之曰老子為道
祖老子之子宗五傳而為王太傅今李姓

皆祖則茅氏之祖也夫何疑吾鄉公相家
受原伯魯之誚厚賢腴田談笑立棄其家世
辱有下於阜隸甚者發丘壠惡言其家世
之盛靖觀茅氏之自重有泓其穎者多矣
漢世以試籍書始得為吏而唐宋制令玉
册官必通文詞者始得為茅氏守藝猶近
於儒者之事矣盛德若不足老子之旨尚
勉哉必有以興復矣

跋子昂贈李公茂詩

松雪翁詩法高踵魏晉為律詩則專守唐
法故雖造次酬荅必守典則然於贈別等
詩則僅見之淮陰李公茂旬次磊落言論
吐冰雪揮幕府畫詣事無停晷士大夫喜
從之游宜松雪翁總總而樂道之阮公服
常白觀此足為人物論矣

跋宜春夏君與上饒陳先生文薈講經書問

自武夷之說行其門人弁重自私皆株守
拱立不能親有所明辨獨勉齋黃公奮然
衛道以其同為者析之曲為者直之使後

之人無以議湯文清公後出復以昔之所
深疑者究廓之是則武夷之忠臣矣今觀
宜春夏先生自明壯歲從上饒陳先生文
蔚問卷疑難無苟同之病紬繹徵旨實然
於尊聞之外況并養源端木表正蓄德集
善至是盡矣其孫震以進士来 京師以
摘族叔祖特進尚書公遺墨相示蓋守宜
春時與其大父交好良厚今八十年矣師
交道喪愚者守之薄者背之欲求其自得
者不可得矣考武夷釋中庸與易傳輙異
之則其藥愈神而人益信矣 年月日四明

夫程楊者夫豈得已觀此得以攷焉

題何子方丹書後

金石草木藥品見於神農書二者不得以
偏廢也自唐世方士飾修說以動上聽率
致躁僨以弊或者不察遂因以置譏焉厥
今四海一轍而南北方劑判為二塗昔人
嘗言藏用檐頭三斗火陳承蓋內一壺冰
二者胥失之矣金石變化鄰於鴻寶故昔
得道之士近取於身而法之內外交養厥
功著焉今世所傳祖劉先生爾朱先生

余嘗得其書而讀之水火之騰降日月之
摩盪差毫髮則不能成也故其起死也如
神而非以增其聲色之奉歷亘古而不可
廢者其說具在黃漢何大方料簡切於人
用者為十二方本於神農參於難素復以
五金八石之論曲暢而闡徵焉其師陳君
善父號名醫宋世公卿深重之泉源木本
有自來矣合南北之偏於大方有聖掌聞
龍虎經有火記六百散落雲笈頫睇而求
之則其藥愈神而人益信矣 年月日四明

袁楠書

書江陵唐氏族譜後

集賢脩譔番陽吳公著作江陵唐府君墓
銘敘述世系於質肅公八世矣府君之子
洞雲翁揭旌正傳楠有述焉維質肅公
立朝偉節在宋史而獨減死令莫定是否
故於府君之誌而詳言之熙寧元年著謀
殺己傷自首者減二等為定律主是議者
王安石許遵也非是議不得行者參知政
事唐公御史中丞呂公獻可判刑部劉孝

叔御史劉公玉錢安道翰林學士司馬公也許遵在宋循吏傳蘇黃門淩厚之且謂其年高多子孫由減漆之報楠考宋史則減殺議自登州婦人殺夫自首始唐公論議非也公以新法憤死後詳定勑令者卒於是而兩疑爲宜定律曰謀殺自首減等如遵議在天屬如唐公議谷是則兩得之矣公之子淑問爲名御史是唐公亦誠有後哉唐故餘杭大族侍讀學士詢實同所自其居江陵由公父殿直君始質肅公事寧紀其諸孫在朝著歷歷可考宋社既亡衣冠故緒闇郡不能以一二觀吳君所爲銘則世次猶可考也抑常聞之鮑靚以司隸系孫爲道士王遠知以琅邪太傅孫爲茅山觀主皆知名當時今洞雲佐治開元宮居　京師二十年貞幹善謀其源委有自來矣夫樂道人之善儒者之事質肅公之不得伸於一時事若有待庸書碑陰以告夫爲史官者有攷焉

書永嘉王學士香九銘

記禮者之言曰先祖之德善功烈鼎而銘之銜孔悝是也嘉言不忘子孫之書紳是也席札觴豆受於老臣則九銘舊矣況母存亡複何預焉以儒成名九之銘滋久矣訓乎口澤之存歲久則敝爲文傳信九之庸書以俟

題劉真人帖

養生家性命分爲二途而性宗之說與命宗各有七焉丘祖師以談笑談論活中州萬姓至其二傳爲長生劉真人或疑其有留滯之意嘗讀淵明詩有云感彼柏下人豈非先地乎至治二年春二月丁丑拜酬長春宮爲長沙余君善之書

題姚雪齋右丞草書

金源諸賢皆師懷素其法由黃太史始蓋一時崇尚蘇黃遡本以求則黃本懷素蘇本徐季海二羨兼脩則雪齋先生俱得之本徐季海二羨兼脩則雪齋先生俱得之詩昉於蘇駸駸乎太白矣字源於黃則興之俱爲醉素之弟子矣楠也獲游玉堂得

興其猶子承旨公侍筆硯繼入集賢復與公之子侍論議今觀遺墨敬發明前賢之淵懿使後者得有攷焉至治二年會稽袁桷書于悅心堂

書姚牧菴贈播州楊安撫漢英樂府

大德末年桷以史屬預脩成宗實錄于時承旨姚先生實領史事見其塗抹詳定若不經意而一受閫色即棄然與班馬竝此殆其天資學力相須以成頴豐下其談論猶有王謝家風度俯仰四十年而其子能以方外士保其家譜信公者思揩楊侯朝覲本末見於太史先生執筆尤致意焉惟昔楊侯以中原大族世領夔府羈縻之州當蜀破一時名士咸往依故其文獻承接的有源委聚書訓子益振起光采推姚公不安許與之心是所謂諸孫於余為外表則漸就零落淳雲變更夫豈葉氏敝觀遺墨為之愴然至治二年秋九月癸丑袁桷書

書楊安撫訓子詩後

詹周公傳三十四世大子紀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所不忍言是則伯禽以後為無閫矣家訓之嚴莫盛於頴郝若包孝肅司馬文正庭誥儼在至諸孫而廢傳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夫豈徒言哉播川楊忠宣公家閫後

其子襄游作詩訓示卒成之詩有曰於
戲後人惟肅惟謹無忝顯祖以蕃漢室公
之詩有焉今宣撫君盛年執謙問學日績
金玉屑躬以承休譽克昭乃顯祖視詹公
世家實為有光尚勉之哉則忠宣公實永
不朽矣

題吳浩然詩卷

讀摩公詩玩把不能去手氣典理俱明矣
氣由物以成形而下者為道邪為人邪人
心非與道悖亦非氣質舉世相承吾何敢
言觀浩然亦知道者三家焉東萊之學據經
以考異同而書事之法得於夫子之例
以褒貶而言者非本夫子旨矣龍川陳同父
急於當時之利害以人心感上意激頑警
諭滾以為世道標準志不成而年逝識者
悲其不遇焉說齋唐與政蒐集精要綱挈
領正俾君臣得以有考禮樂天人圖書之
會粹力返於古是則論史者無遺蘊矣噫

自宗忠簡公以經濟才不得展用故其鄉
之後進匡國輔世為首論人事不齊則亦
曰有數焉耳矣方咸淳初義烏朱氏兄弟
四人並登進士第而伯仲季尤得名其季
宰定海余得識之見其貴今古若身歷而
知其是否其為文簡而明據會以歸於一
者也竦然以叩之則曰吾於伯仲昜敢望
後關其兄仲晦君燁論事廟堂與南士持
政柄者不合為理成精舍圖以歸而中原
忠純儒雅之士蘇繪袁韍皆今士大夫之
所仰慕而不可見者亦盛矣哉近世南北
之黨分朱君以越產不合於南士而中原
諸賢有愛於朱君審諸賢忠厚之至則朱
君之承接者必有其道立賢無方於諸賢
見之羣而不黨於朱君見之於是夫重有
感焉

書楊御史奏事後

御史言事有二不幸焉折檻陰初萌之機
論國是於未定之日分若難矣不至履其危
而蹈其禍也至若姦孽肆虐株黨連結箝

口拱手者千士一律至是而有言焉非夫
捨成敗死生不能也鄒道鄉當於田承君
劉元城決於母氏其所處既定故其直節
焯焯偉著有若楊御史之言事其感憤厲
奮悉出胷臆海刀鑕雖在目睫猶往矣
忠矣哉昔人嘗言御史以言事得名有關
天下世道之升降方今
天子聖明小大臣罔不承恪楊君論思辰
告非若前日之艱匪初惟兢尚懋敬之以
永終譽

題潘伯潤家譜

幼歲聞寓海潘繁昌公以文學政事得名
摩公交薦之官江淮其猶子伯潤嘗從以
行飛牋急檄一時爭藉道之科舉既廢假
館浙右辱其講授者皆楚楚可觀然而剛
不容物論事直見底蘊稚韋者良忌之每
語繁昌公輒涕洟見于顏面繁昌死無後
逃難蕩析而伯潤垂白服斬衰以繼晚歲
手書宗譜以示其子惓惓于繁昌尤切嗚
今世以田宅財物爭為後若繁昌之死當
掉去不顧矣伯潤所為誠忘以警厲薄俗
子孫其有興者顧書此以俟至治三年十
月來楠書

書鮑仲華詩後

宋太宗真宗時學詩者病晚唐蕪蔓之失
有意乎玉臺文館之盛緝組彰施極其靡
密而情流思蕩奪於援據學者病之至仁
宗朝一二鉅公浸易其體高談者極淩厲
摩雲決川一息千里物不能以逃遁考諸
國風之旨則蔵有餘味矣歐陽子出悉除
其偏而振挈之豪宕悦愉悲慨之語各得
其職今之言文章者肆其門人而於詩則
不復有同焉當滾疑之其力不能佐之與
抑其心之和平不得與之同與降于後宋
言詩者人人殊而歐陽子之詩訖未有宗
之者滁陽鮑君庭桂仲華以詩一編介余
所從游郡君時升求余叙語完氣平其於
景也不刻削以為能順其自然以合於理
之正考其從來有伯夫歐陽子之旨矣今
滁人思公數百年猶一日也而其篇詠見

於一泉一石者復得其遺民而宗仰之仁聲之入人深於是乎見晉本乎唐憂深思遠有堯遺風余於仲華其殆近之興至治三年十有二月某日來楠書

書李弘道朝天録

司馬氏按極南北之游蹟私怪其動心導志不專為書晚歲憤悱始以游歷者散見於紀傳入于渤海則禹所傳者異矣纂歷代之書以為言其以汩革訑分而散見誠宜矣自漢趙充國班超於金城玉門織悉利害至唐西南僰邊亦得其要領是誠有指歸夫古之善使者必通達道里周知阸塞為主上道咨曰行記南北之變易詢於道途父老之說蓋未足憑也今天下一家由淮而燕者同一舟輓淮泗合流九河故道諸儒置議不已游於京城山前十六郡之名漫不能考陸務觀范志能攜志書以行或猶有話病之者豫章李君以能為北行録簡而明博而文而於在朝之羣彥滾咸致意焉楠也學未足以傳後顛刪之以俟他日成之也

書紇石烈通甫詩後

言詩者以三百篇為宗主論固善矣然而部淺直發樂如俗語之有韻者或病之則曰是性情之真奚以工為千士一律迄莫敢識其非是紇石烈氏極其動心導之游蹟私怪其先府君怡閑吟藁一編玩其詞旨蓋繪駢洗一本於大曆貞元之盛而出滾婉順則幾於國風之正矣府君舊族遺言雅聞得於先朝之故老壯歲轍迹半天下富盛羈愁感慨歡悅之事目受而心會冥搜遠想不極其摹寫不止用意若是故成就實足以自見楠舊得拜府君於堂下聆其議論明絜而簡易讀其詩如親見之焉泰定元年三月某日來楠書

書郝伯常經題黃鶴樓水龍吟後

郝公以使事館儀真日謁襆被蓐日引馬於庭下請歸館使謝以未有旨如是者十有六年在館中觀書不輟其未見者從制置司以假所作蜀漢書皆拘留時藁定方是

時宋相以治天之惡蒙掖朝論士夫咸以道學緣飾殆如風癖不知痛痒公蓋目覩其與今靚此詞其意旨可知矣公之子為侍讀學士嘗典楠言公奉使時侍讀甫四歲後母　京師年十九以戎服見拜且泣公閉目不顧進退不敢其父尤命易衣冠以進始與語焉為前賢典刑峻整若是視近時父兄之御子弟泯顯寶多因書舊聞以補遺事泰定元年三月癸酉四明袁楠書

書張子仁少監族譜後

張侍中魯孫忠文公收夜忠碓公克戩皆以死節表表著靖康宋史忠義傳兄弟旌立餘人不能紀也後其子孫入南一在四明一在福唐紹興推恩蓋首及之都水少監張君子仁其裔孫惓惓以宗譜來倩綱羅附綴支分而派別之歷歷在指掌其勤且勞積二十年始成焉族譜散軼皆由兵戎之遷徙昏世故家南北隔絕各立譜系元魏以來賜姓紛雜譜莫能考歐陽子作宰相表用志良苦而私為渤海譜猶有遺者也江西大

缺文是則為譜者誠不易矣今子仁能追考其所自又復以職業自見光于前人其官都水典廢舉軼廟堂以其語歷陞其官以居然子仁有不懌者楠曰胡安定先生以水利為一科故其弟子若羅適頲臨皆為名監司水土職在司空古尤不輕世以善理財穀為能吏厥今漕渠之粟歲致千萬石數倍遠海不害于民而　京師益以羨吾知考治行者必以子仁為首夫何慊然因書其宗譜且以勉焉為

跋吳子高詩

詩本性情能知之矣本於法度知之不能詳矣風雅頌體有三焉釋雅頌復有異焉夫子之刪明矣黃初而降能知風之為風若雅頌則雜然不知其要領至於盛唐猶守其遺法而不變而雅頌之作得之者十無二三焉故夫絢心者流麗而莫返抗志者憂宕而莫拘率至天其天年而世之年盛意蒨者猶不悟何也楊劉與能歐梅與為於六義短綽得之而有遺者也江西大

行詩之法度益不能以振陵夷波南靡爛而不可救入於淫層老氏證道之言弊氣能以救弊矣子高居湖湘為詩以法度自守高者臞骨漢幽者抉泉石憂樂得中合於採詩之說矣候神人於執期望飛仙於遠流修心之期帝者之事公卿之作雅頌得之頴與子高異日相見而論焉燕都宋本誠甫進士第一素子高詩俾有語遂書以歸之

題跋

書正肅公懲忿窒慾題扇

忿慾皆發之不中節者楠嘗讀易之咸以無心為感何思何慮是則安有不正者哉漢儒言感物而動失旨多矣先正肅公謂忿近於剛以欲為剛德不足揆本澄源有合夫繫辭傳之說故其平居奉身如玉雪免言讜論百壬交避其剛之謂也清齋端居不邇聲色此絕欲之效也居朝不一二年輒以直道去湯文清哭公之詩有曰獨留事業在江東真實錄也從子瑛居龍虎居室以四大字昭示戶冊且築象山之麓為精舍審其傳授保形以靜老氏之說養厥靈根吾儒之說是則安有忿慾易曰無有師保如臨父母正肅之訓豈虛言哉泰定二年上己日族猶具官楠再拜謹書

跋正肅公手澤

吾宗曲宋仁皇時光祿公翰與祥符縣丞同舉開封祥符縣公東京建炎兵

夔祥符孫太保挈家從青州軍以歸是生太師衛公庠德退讓石光祿公家自朝奉公亦漸替至正獻公入太學師陸文安公登淳熙辛丑第衛公之子越公從正獻游考兩家南北之分始得合譜訖受學于正獻癸卯歲越公與計偕不赴淳熙丁未登第自是先後為秘書省官為侍從人咸曰叔姪之盛師生之榮於是見之正肅公見越公鄉薦時年始九齡自是敦叙不絕兩家厄於祝融之災舊藏槩盡脫焉以僅存者猶數十紙從姪則瑛自龍虎還里曰蒙齋先生遺愛在江東社而祝之岡敢墜因以手澤二通俾為象山證契曰大資同知楠之魯大父曰思贊府判寶則瑛之曾大父憲世運既殊喬木彫落書其本末頒刺諸山中以為永久泰定二年三月甲寅族孫具官楠拜手謹識

題從子瑛城門八詠

始余讀陶靖節諸賢詩志意憤悱抑其意而為之言蓋將以從其類也五君八哀杜子美規規然相近羈窮不偶故竊其倡和不敢以軼而吾從子則瑛作城門八詠以相示首之以仙隱言夫宗師創始之難也曰茅山易高士靈寶之創首龍虎而終于茅山者也曰天谷慕真隱而不騁于外詠蓬萊之所居則與天谷竝或曰蓬萊縹之曰玄洲三隱東城慕其孝友而能以配遯自處者也曰碧玉則曰我越公之德未墜粵昔旌陽公以厚德植樹而奉祀有缺懼不能以承慮今為方外流者紹其本枝而獨吳特遊不容是則瑛能充宗叔老矣不復有望異時見吾中散公朝請公之子孫成立非子也邪

跋外高祖史越王天牘

論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十帙幸易置一帙幸勿遺東南青血
謨泰定二年五月甲子具官某上
書瓶城齋記後
抑嘗觀易而得兌艮焉澤以漸摩言之於
家者也澤而不止幾於險矣節者所以懼
其過也當位以節斯通矣艮者總其身
而身有止也思不出位艮道之致因地以
光而復降焉斯謂之謙謙非忘於事也故
鳴謙之象著而用節之斯益固矣凌侯商

榷事物默以全其機清介自律人莫有敢
犯户冊之訓浚契易理敦誦所聞而質諸
良月既望越來榷書
跋汪龍溪外制草
崇觀詞臣以扇對全語為高獨龍溪先生
痛掃時弊盡復元祐之舊方羽書飛馳顛
沛道路非如昔人風搆古語而德音四達
甚於奉天之感泣不幸為秦氏子擯斥遠
道而先生迄不得再入矣抑嘗考宋世内
外制之作至公而始脩故其翦裁也有丁
敢為忠定辨明直書其所紀曰符離之役
軍資器械失亡殆盡張魏公初聞之疑虜
人踵至甚懼即解軍中解所佩魚遺歸朝官
太平州通判劉蘊古朝議大夫使虜求和
僚吏有止之者乃奏乞致仕又乞朝廷遣
使孝宗不從既而虜人不復南魏公乃謀
再舉上亦不從及和議將成魏公持之甚
確左相湯慶公因白蘊古之事由是魏公
逐絀李與張俱蜀士史筆不敢有所隱避
揣以外諸孫尤宜尊所聞以傳信忠定尺

夏之風其典雅也倫魯王之體肆而不野
麗而不侈則疑疑乎歐蘇矣今觀手藁遂
書所聞以寫仰止之意云乙丑七月望日
永揅書

書劉貢父舍人種竹倡和詩後

元祐元年九月蘇文忠公以中書舍人為
翰林學士十一月劉仲馮孔經甫為右
史蘇文定曾子開為中書舍人蓋同月除
書也劉公由秘書少監入掌詞命蓋與大
蘇公相後先孔常甫則猶在著作速兄弟

父子嗚呼盛矣哉鄧右丞熙寧間以九制
之譽積十年為承旨自負灑雪詬濁淺鄙
常攻元祐初元實維丙寅始遊
是歲溫公薨黨論興詩禍作馴致宣政紹
興丙寅秦相擅持南北分裂遂定至於開
禧則罪歸于韓威淳岡上之罪昭于賢氏
不十年而宋亡治少亂多明于天人者未
嘗不深知之噫前乎乾德天聖之際又何
其盛也今歲距丙寅僅僅十祺文明之運
誠在于此仰止先哲感慨係之丙寅人永

揅識時延祐乙亥十有二月庚寅也

跋蘇子美帖

滄浪翁中年書猶未精詣後沈鬱點落浩
然之氣悉心用資以為於翰墨祁公毘婦翁
充公密友終不能為之道地前代法律之
嚴若是

書蒲傳正左丞帖

左丞蒲公文學政事熙寧元豐之時毘為
名流後出為亳州未幾以揚易桂皆東南
要郡此手帖蓋由亳入覲時所作也蜀由

楠書

跋懷素揮翰帖

懷素書多才翁兄弟所書至明昌諸賢尤競習此體余在都下所見亡數十卷皆偽贋可考獨此帖莊宣和舊物審為非臨摹者

跋柳公權書清靜經

韓氏閱古堂清靜經乃趙石氏家藏舊物石居新昌慶曆時刻此帖後入復古方韓貴盛時遂得此帖悉有紹興圖璽此蠟標光皇手題石氏墨本失之楠紹興本失之

跋顏真卿諸帖

齊韓本失之弱今覩真蹟硬黃古紙松煤老色無纖粟縲妥視昔三本真砆砆也龍集戊申至大改元甲子日楠謹審證于後

跋顏真卿諸帖

前人多疑祖父諡非其子孫所可書魯公舉進士開元年乙長成昔人諡勳必擇能書者填補從唐考之徐季海之於其父嶠之是也從宋考之蔡君謨米芾是也此卷舊入思陵復古殿後入秘書省　先趙公為秘丞時掌圖籍凡唐相諡皆入錄蓋德壽晚歲悉以前賢諡及徐顏諸諡皆舊物審定無疑

書舊作九華臺賦後

潛庵鄭先生兩入翰林纂脩凡例多出其手于時楠亦補史屬適相後先未幾除江西儒學使者所居近玉堂矮屋脫粟不堪旅琐先生清言介行每言數百年承平事不絕口楠不揆參錯承接時則有新安汪尚書孫漢卿為供奉廬山曾端明子愚為編脩此數公者皆先世情好而楠以外舅秘閣公叙宗盟於相府事契彌相厚也先生生於淳祐甲辰之重九日先侍郎因之以命名家居築九華臺滾致意焉于時楠實賦之由江西歸里第不數年而捐館其子公許以門功入官京師攜混元山居題詠手澤一卷而九華臺賦實附于後俯仰疇昔邈不可得而楠不自知止因循翰苑者今十五年矣學不加進而道日益損異日當假道清漪拜先生之墓驗昔時手植之花木因以有感推其子孫之興盛顧

嗣以記之延祐三年三月己亥楠書

書李巽伯小楷夢歸賦後

洛陽李巽伯建炎初同朱希真避難南來名望文學與希真相上下而作字體製亦復相侶希真書相鶴經朱文公評之矣余嘗聞先生長者言黄長睿崇寧間游洛陽作九詠楷書深刻故一時洛人咸師慕之希真巽伯又其佼佼者字學廢已久宣和立書學主上研好乃薛稷禁經所謂字則長而逾制者也則朱李二公寧得為博士耶希真嘗和巽伯詩伊水嵩雲未歸得說平生處淡浪浪蓋與夢歸同意又曰琴書抱驚眼文字更過人巽伯翰墨之妙可知今觀趙子固評書力宗元常而宋朝習鍾書惟黄朱李三人暨姜堯章子固耳余嘗見丙舍帖徐浩模本出尤端明家又見褚河南摹力命表唐本皆纖濃遒潤至此閣絳宣示表如出二手則學鍾書者猶可置論乙酉歲余見今翰林承旨趙公子昂於杭于時愛堯章書譜手之不釋逾三十年

趙公小楷妙天下是蓋脫其形佑而師其神俊此卷舊藏南康黄氏可玉可玉嗜古剛介人也後授其徒董君有能能寶之頗質諸承旨公作書評焉俾勿壞延祐五年八月乙丑書

題東坡簡表書歸去來辭贈卓契順道者

東坡先生居嶺海惟卓契順巢元脩不遠數千里芒鞋問訊元脩有傳而契順止書歸去來辭與之如有欠悵楠於德常家始獲見真蹟蒼墨淋漓光透楮背見者皆竦然以起敬而元脩傳非精熟蘇文者未嘗接識昔人以鼎彝傳遠謂於監觀有補德常宜廣刻使家有其書任世之道見於斯世矣

跋吳丞相繳京湖帥辟陳清敏帖

嘉定十一年　先趙公與清敏公同在殿廬實得吳設甫丞相為第一清敏之薨丞相滄德之為作書閫帥于時賈相年未四十方析節慕名丞相書至誼敢靳嗇清敏

子孫又安得以不家於喪為辭故事大臣薨有旨州郡治喪葬恐後人不知以清敏公家為有請故表其本末若是

書世綸堂雅集詩卷

吾鄉盛時比屋皆故家大宦咸淳賈相擅國絶惡四明由是衣冠皆為月集悉不敢議時事卒至國亡無賣降于外者當至元末年諸老先生猶亾恙時則有深寧王先生師表模範世綸雅集猶有洛社耆英之遺意肖三十有四年風塵變更乘虱上征無有一人在者覽先郡公之遺墨不勝悲慕世綸主人於是下世亦二十年矣楠以卖家子猶得從封胡錫末之後頴相與勉為以圖無斁至詩卷

題樂生詩卷

詩於唐三變焉至宋復三變焉派於江西變之極有不可勝言者矣劉南叟少年以詩自名晚歲獨尊楊廷秀考於風雅無是體參於唐宋無是體以斷絶直戔為工叱咤轉旋駸駸乎江湖之靡者也吾鄉前輩所為詩倣韓而不能悖師蘇而不能宏然卒無江西之弊誦建安黃初之作推而至於風雅則亦有徑廸矣定海樂君之才以一編介蔣君玉度示余且求叙引噫詩不能以易言也觀其平淡者合自然孤絶者得淺悟繪物不鄰於巧琢至境合心會醾然百谷之泉必達於眾流是亦於詩非積學有源者不能是也余終老林泉異日相尋於寂寞空絶之地相與酬倡又將盡其說焉

書孫侖事訓子八字說

一貫之旨忠恕而已其語簡而易明大賢之教人曰不安語聖人之教子則曰立與言二字而已過於文則漫不加省切於近則易以自持孫公濟川之家訓凡八字曰吾將以訓于家吾子之果能為儒也必將由是以得名使不至焉則守斯言也其不為小人之歸也明矣求余言以增警遂書以歸之俾勿墜濟川子名其日不廢學將以儒術起家楠老矣猶將見之

書党承翰林承旨篆杏壇二字後

字刻于曲阜藕然風雩之意千載一日也

衍聖大宗南徙三衢設祀有廟傳嫡有緒

令郡守趙侯敬之髣其舊址築壇於旁昭揭二字於其上有新豐肖佰之意見堯於牆著存不忘之義也旹曰思其居處孔氏子孫萬世不怠是則趙侯之用心良厚矣

泰定三年二月具官秉楠拜手謹記

書吳子行篆書陰符經

唐世陰符始大行原於李筌成於李靖貞觀皇帝始酷好之命褚河南允書一百九十本貞觀之意蓋廣用兵之說耳李筌託上有神仙授一中有當國神姥之言乃曰上有神仙授一中有當國安民下有雞兵戰勝又妄增六注以惑後人然終不可悉解而吳子行復書之何耶

唐人作篆惟書千文蓋體學者之未易察也徐鉉作項王亭賦仿李陽冰裴公德政碣之遺意子行沈困市隱豐碑巨碣不能以自見寫其幽曠記焉以自進者也余嘗

閑善書者大篆不得入小篆隸書家欛入八分使子行在吾顧相與評焉

題劉明叟詩卷

大裘無文良玉不琢質至美而無可棟擇也言為心聲而詩章之衍溢則又若必事於模範論至於理盡而謂模範者特餘事耳黃太史嘗言寧律不諧不使句俗以遷安黃初之法較之倡矣若有病然太史所為詩鍛鍊之工過於前人其所謂不諧者蓋其變體耳吉安劉明叟示余詩一編不事雕飾意氣凌厲理暢而語完巖谷之竹合於自然不假按抑而宮商數宣各當其職手之不能以釋因以見明叟之為人焉

後而歸之

題閔思齋詩卷

唐詩有三變焉至宋則變有不可勝言矣詩以賦比興為主理固未嘗不具今一以理言遺其音節失其體製其得謂之詩與隴西閔思齋示所為詩沖澹流麗盡盡做唐人風度寄興懿雅將駸駸乎陶韋之哇

盱矣近世言詩莫不以三百篇為主經緯之外茲不知所以由遠自邇漸入魏晉詩寧有不工者乎思齊敏而且勤輟食忘寢和平多而淒怨少氣完體充不以沮折為可撓事物之來處益有暇故其見於心聲者無羈窮不偶之意讀其詩以余言為證斯得之矣

書吳明之文編後

始余見闕清吳明之于浅均神度秀朗游于公卿將以奇言直氣感動鈞說輒同坐席復興一時之能文詞者聲摩度測守繩合則疑疑乎班馬之軌轍而遠安黃初之餘事將力進而不肯止也余既得請歸隱山中江浙挽余以校文會有亡子之戚句日即出後知明之試進士不中章不余請而深病有司之不察也壓來四明將迈閩中示其所為詩文若干卷請之不能置是誠得於遠游者多矣見閩窮于州閭舂糧之適不足以自廣而冒萬里者多大言以賈禍若明之游歷漸摩薰陶悉輯於翰

墨籍爾求配於古人誠不為過使果有遭吾見其揚于王庭清遠自適漸入魏晉詩止于是編之所述哉因書以為異日之俟

泰定三年十有二月辛未朔見一居士來

楠書

題雲岡圖詩卷

王侯叔能守會稽將愚意山水以攄其風慕下車未幾治舶事往來市衢意谷有不樂值寧侯善繪事命令作雲岡圖朝夕觀覽遠遠栩栩見倡人細旃廣厦未嘗闉巖居谷隱之士有言夫不心掉目駭而欠居　朝廷而喜者也余嘗

元亡其可喜可愕之事皆不足以動故其於山林之趣介乎其不拔一使耽逝將終焉以無悔谷是則賦此圖者其為招隱乎其為反招隱乎

書馬元帥救荒事實後

司獄永嘉林君萬里彙次元帥馬公救荒事實一鉅編併有言嗟夫歛散之法不行於今為牧守者亦難矣因時之出復抑其

直是則於商旅奚有墜焉董煟輯救荒書至盡至美迄莫能有遵其說而行之者病在於執一虛心以求則今馬公之政其近之矣林君之編曰台民四十九萬有奇其衆率難者一十四萬七千有奇糾於富家幾三萬石有奇當是時以一郡之民能動于上聽其出粟至于一十有四萬非身任其責所為文書不大愈切不能至是富民遺荒抑損以售亦必有道數盈于三萬則其便不便有不得已而然者也視瘠而坐

獎仁人之所不忍邊名以幸成夫豈仁人之用心馬公之政集衆思以為其佐林君之為首奉行而不失者皆公所辟佐吏九五人見於所行事實不復著記禮之言曰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馬公者施碩望將參預于天朝顧以今之所行為權而以經制告于廟堂焉則得矣

書豫孝子事實

余待罪翰苑見友人張希孟郭幹卿所為豫孝子碑及序列卓卓表著二友非承佞以悅夫人者今歸老田里又見程珌孟夢恂二文士作孝子傳事益詳密文雖不同而紀載各有條理信矣哉事至實者易於言孝非以干名而名隨之是見信於州里有不得揜焉者矣五典之當心之固有聖人設為司徒以職其教唐虞之世見於旌表是則上古猶有失其良心者今觀孝子之行事悉合於五典刻意肥遯乃今起家入御史府策名振德政事施設皆其素所蓄蘊觀風宣化家至而戶賡劃今為澄清使者薄敦懦立尤其澆瀉惇行孝悌悉以

書戒壇儀後

余居鄰開元寺其戒壇精藍肅靜過者莫不悚息問遇度僧必一往閱之見其結跏藉草持braha咒想口誦加護不絕天神炳靈至有登壇仆絕不能終事者由是雖獰夫惡子率罔敢廢懈聽使常持是心安有所

謂地獄也郤悟心源律師定上壇結夏等儀式顧廣施諸方使人人知初受具足戒時清淨法海與大雄氏告衆無異不然酒池肉林罪刼可駭道哉

書大般若經闕後

大雄氏以汪洋廣博之說喻於羣迷萬緒千說故其為書請之茫然不知畔岸師其說者始作關篇以抽其秘由是肆行側注機要立具夫相從心起食息之際其來無端即其書以求倡若未盡捨相以求則所謂一者猶以為形跡也皇祐庚寅有僧省悟以三藏法師大般若經通闕重加校定至

皇元泰定甲子贊相距二百七十五年時有演忠律師其名亦曰省悟復為聲聞入道行位記三卷補昔時之未備殆與前指風相脗合體一分殊吾儒之說近世釋氏率竊取以為秘揆索於毫釐之際殊失其旨矣自博而約吾於是書深有取焉悟師類其書簡密將與後來者共異時執一以持捨一以悟則觀是書者為入道之軌轍

明矣

書文宗周秘藏圖詩卷

宗周法師作秘藏圖滾取吾儒一貫之理昔濂溪周先生衍太極圖體一而用異歸其異于同則用猶一也斐然默契不能已于言而法師壽容鑿鍔振孤桐之遺響發天籟之靈竅又率其講下珠璣璧耀將極其淵造不出乎秘藏之旨而其融液變化雖億萬猶以為未盡歸一之效于是乎見

楠老矣倦游相望南湖踵步還往之便頗自此始

題靈上人疊秀軒賦後

楚之詞不作久矣晁無咎乎氏始分其言為二淵乎得其徵旨離騷九歌判不相合漢魏而降一而為之縝密者為揚馬反復悲悼漢帝所謂鄰於楚之聲也左太沖融液藻繪能為一繼者不復若是晁氏豈虛語哉吾鄉高端叔先生作變離騷直與古昔相抗而或者謂羈寫不偶怨排不得以自

振今亟上人作驟上人賦手而讀之誠駸駸乎古作矣渡江以來諸賢蹈襲蘇學以雄快直戮為夸詩與文率相成風科舉盛屈宋不入於口耳積數幾二百年山林枯槁之士尚何能襲其髣象是則皆吾徒之罪也上人語精意新無模墾之弊言道也師遠游託興也鄰九辯嘆乎余老矣上人當勉之提開謝事簡相與過從將復見於霊寶玉几諸山斯辜矣泰定二年閏月乙亥清容居士書

書禪林修倫用

周官摈相行礼升降玉帛之事禮為禮儀為儀何謂禮執以告王者是也儀者陳設綴兆之位一定而莫易者也經籍既焚淹中之出不全後人以意損益僅見於朝著若少儀内則弟子職所當行於家庭一切廢棄儒先屢致意焉釋氏之教為三宗見於動作日用不敢一有犯越者為律宗達磨之學則不然調伏於準繩之外放形骸點墨幅守禮者莫能與之辨而其從心不踰矩卒有合於自然是則繕性之效略外以理内於斯見之矣滋慈嘆慕恚曾謂之道大雄氏託言為喻將以証夫上知愚者不察悉得以自恣職教者憂之於是為清規而曲為之防數百年來道守罔替世愈薄而俗愈偷奇衰曼美充塞區宇澤山咸大師拾輯廣其未備詢于耆舊證于編簡作倫用十卷以極其極壞其勤苦之志於是書足以見之余嘗聞咸師縛律以為禪守其師說不宥以從于人清嚴峻整講道不輟頑薄敬避其死也尤奇偉余懇夫吾儒之教淪斁若是使有若斯人者一正之斯得矣序其書所以識吾徒之未能也

書靈上人慈照師行述後

佛氏之言以理譬廣釋心性其言汪洋浩博譯潤有工拙而體製則一可得而同也宋世諸儒言理者率不以文字為工論考古昔措于五經則或有疑者焉太史公叙事幽顯變化猶龍焉不能以名狀後世宗之編年之法幾絶而今世所為誌碣行述

悲祖襄莫能有違者夫發揚會稡因其事之實而為之也反復致意傷其不偶而表之也豐功鉅績被于絃歌鼎彝者則又皆太史之事荒林絶壑曠達沖潛非有道之士不能為其言也言佛者三宗而習禪學者必以悟入為證將從其言邪則質野不足以傳遠引而刪之又懼不興其道合歟上人示所為慈照師行狀泊芳若玄酒之大小委折各當其職合儒者之辭以盡緣飾包括纖悉絶其麻俚是其言也傳信永遠為無疑也余嘗聞慈照師剛毅貞固內外有則故所至成立上人又足以發之因書以告其同志俾入石勿墜泰定二年十月丙申清容居士書

題轟上人詩卷

華嚴極天下之富麗樹下塚間又何其拳寂寂邪乃知豐儉悖約從心以生荅子頡頏之翁豈虛語哉觀轟上人西隱亭榭諸詩有遍法界之道將隨境以觀懼其多岐而

屴乎也拚關息機真游於混沌之鄉萬幻俱滅胷中樓閣豈土木丹漆之所能成吾將與上人一叩其户牖焉

題雪竇平禪師詩卷

大梁張武子來吾鄉始正唐律由是禪林悉守其法雖頌古詠物清切婉潤足以追配牧之商隱怡雲師蓋一時與之徑將近朱近墨豈虛語哉由今而論獨僧詩猶能守格律而吾徒一切直致括然不事脩飾觀此足以洪顯寵石寺疏小院然多出名輩怡雲師之漸摩灌溉於是乎見

題雪竇潛師語録後

用潛師住清涼先郡公將挽主定水未幾上雪竇不果幼歲視髮於觀禪師不火而觀謝世乃痛自卓立游諸方能采其所長不專於一師而其貫通融會憮然猶以為未足由是辦香之酬靳未肯出禪林有疑而楠獨能拔用潛之意佛之學道非止一悟用潛能深知之今世禪人之病在於墮風承嗣以希進用而居顯路者亦收曲

誘了不相涉其與其日甚推用淨之用心玩
其語言有至死不休之意廣其傳將以楔
夫今世之與庸叙於前足以知余言之非
妄也

書笑堂傍頌後

拈花微笑大雄傳道之旨也不笑不足以
為道老子憤世之論也近世禪人掃跡削
機謂微笑為麻病卒致漫誕不可救藥影
響既絕而道益無所見聞禪師在淳祐間
聲公傾下以平實為法門因西律師之請

跋觀禪師石菖蒲賦後

廖寺丞賈相之門客于時方歌舞湖山沈
酣恣縱不知有泉石清事觀禪師持此以
奉餉叙宏麗末章以主賓轉仁功為急用
意深矣厥今湖曲淒迷藤蔓一色不知此
本流落何所言此可為以嘆於已

跋觀禪師摩利支天贊

觀禪師此贊為賈相作維釋迦慈悲廣度
勅諸天以護衛濁世非黨私滅公徇其所
請江上祈和乃拘留信使留上以為奇功
使終日梵唄香雲滿室神其吐之矣觀師
言語不迫隱然恤緯之憂厥後師潰身竄
三尺童孺猶指罵不絕楠幼歲親覩其事
今老矣尚忍言之

書薛嚴二道士雙清編

余幼好讀黃庭真誥二書私謂學古調詩當準其音節程度後讀陳子昂李太白諸賢詩飄飄然清逸沖遠纖言腐語利落俱盡則知二書要其標準矣凌江諸賢明切理性間為禪人偈語謂與風雩川上相表裏詩道浸廢而所謂道家者流方自治其學不復寄適於吟詠之末隱實吾黨有以使之然也臨川道士老功遠以雙清詩一編示余玫其篇年儒者之言詩者正絕而

薛嚴二師方往來龍虎山中搜遐挈緒求遺音於魯壁之既壞宮商相宣更迭振響豈久於其道而能化者與夫學詩而為魏晉有道之語亦少近古其不至成就力不逮焉耳習簡易近體遽謂理趣譬之酒焉因其薄醨而強以三齊玄酒第之不幾於過矣二師詩足以昌其道余獨惓惓焉致意而不置者懼吾徒之學為可憾而不在於今日之弊也薛君志行絜清不自表眩觀妙公嘗尊異之嚴亦簡慤自治功遠云

蒲室集十五卷書問一卷疏一卷

（元）釋大訢撰

元後至元刻本

蒲室集十五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元釋大訢撰。大訢字笑隱，南昌陳氏子。居杭之鳳山，遇中天竺又主建康集慶寺。是集詩六卷，文九卷。前有虞集序，謂其如洞庭之野，衆樂並作，鏗宏軒昂，蛟龍起躍，物怪屏走，沈冥發興，至於名教節義，則感厲奮激，老於文學者不能過。雖稱之少溢其量，然其五言古詩，實足揖讓於士大夫閒。餘體亦不舍蔬筍之氣，在僧詩中猶屬雅音。又文宗入繼大統，改建康潛邸爲集慶寺，特起大訢居之，授大中大夫。故雖棣緇流，頗諳朝廷掌故，若所著王可毅尚書歷任記，證以元史文宗本紀，皆相符合。惟本紀謂至治元年五月中政使耀珠（原作燿，今改正）告托歡徽爵（原作脫歡，今改正）等交通親王，於是出文宗居海南，而是記則謂至治二年讒愚搆禍，文宗遷海南，與本紀相差一年。或傳寫誤元爲二，故與史異耶。集中多與趙孟頫柯九思薩都拉（原作薩都剌，今改正）高彥敬虞集揭傒斯李孝光往來之作。而第九卷中杭州路金剛顯教院記，第十二卷金陵天禧講寺佛光大師德公塔銘，並註曰代趙魏公作。則孟頫亦嘗假手於大訢，知非俗僧矣。

天地之相感而文
窮已者亦由又章
茂險肥磽荒易之地
迹其可涯哉是故必有
蕩聚散消息起伏各因
驅攝之識觀乎天人古今之變以達其浩博精要之
理而後足以爲文也嗟乎鮮矣彼局促於咫畢之間
曷不足以得之而妙契心要於形骸之外者庶幾言
之而無礙執之而無方以縱橫出入於當時者乎南
昌訢公早有得於其宗精神所及六藝百家殆不足

學也故其說法之餘肆筆爲文莫之敢禦以予所知
自其先師北磵簡公物初觀公晦機熙公相繼聖大
道場開示其法然皆有別集汪洋紆餘辯博瑰異則
訢公之所爲有自來矣若我

文皇建大刹於潛邸之舊處特起訢公居之天縱神
明度越前代取一士而表異之冠乎東南之叢林其
合之故尊禮之意豈凡庸所得窺其萬一訢公於
是吸江海於硯席肆風雲於筆端一聖十年應四方
來者之求則一代人物之交見乎篇章簡什者殆無
慮曰豈尋常根器之所能哉予與訢公扣知二十年

天曆至順間一再觀京師殊未暇及茲事歸卧山
中五六載方外之士相遘於淡泊時得見其一二已
不勝其驚喜矣上人久從公游不鄙予之衰朽而來
屬爲盡得所爲滿室集者數巨帙借予有子夏丘
明之疚危登虛室使善讀書者琅然誦之如洞庭之
野衆樂並作鏗宏軒昂蛟龍起躍物怪屏走滄冥發
興至於名數節義則感厲奮激老於文學者不能過
也何其快哉何其快哉聊舒索遲暮之餘而有此
役也故題其編末而歸之至元四年歲在戊寅四月
八日蜀郡虞集叙

古辭
猗蘭辭
思親辭
山雲辭
風箜引
宋孝子詩
古詩四言
高門一首贈岳柱公
客去一首送婁所性歸江西
贈曹伯珪
郭楷田樂圖
賦得露盤送邵本初侍親之括蒼
次韻廉公秀御史送觀志敢臺郎赴都得勸字
送觀志敢臺郎赴都
次韻石室贈琦上人
顏暉狷
子昂竹石
武仁夫蘭
萬空
送欽上人
送吳希賢提舉
琴書自樂詩
怡如堂為謝彬之賦
題畫
感興二首
送楊子誠望郎
送江希顏無量佛智師
追和洪景盧次韻題龍壁寺詩送雲西竺
次韻王伯循御史見贈
送輝東陽往江西省佛智師
題程仲華西行集

索士巖都事赴洞東無憑以疾不能送作詩寄別
第二卷
古詩七言
月氏王頭飲器歌
曹娥江讀碑圖
太白觀瀑布圖
駿馬圖
宿牛頭菴
初發金陵夜泊龍灣寄茅山道士李方外
趙魏公松石梵僧圖
岳柱留守捕蝗詩
商德荇畫為雲門若季衡題
會曹伯珪
送張清夫
顧暉畊牧漁樵圖
次張夢臣侍御游鍾山五十韻
曹伯珪蔡室曰桂齋戲作俳諧體
送許典史
贈醫者夏仁齋

寄隆祥使司張司承湯氏義門記
蘭蕙同芳圖為退彥常賦
卷三
律詩五言
送趙仁子去疾侍平章魯國公歸蜀
次張夢臣侍御游鍾山五十韻
述懷送籟空海嶠臨川七十韻
送宋誠夫侍郎福建注選歸朝
送何彥敬赴山東憲幕
送暉昧谷歸蜀
完者薦捻管瑞麥詩
送錫文美知事赴燕南閘
第四卷
律詩五言
佛智師歸仰山
送張用鼎游燕南
寄皇甫用判三首
次韻寄宜甫
送別二首

趙大年小景
送秦元之參議赴太樸宗禮院二首
送人奔父喪
寄趙伯寧中丞
答張雪峯司農二首
庚午秋過淮安
過淮河口
送薩天錫照磨赴燕南憲幕
送蔺上人
蘭蕙同芳圖為馮元博賦
挽陳如心縣尹
次韻答楊執中二首
次韻奉答吳可學左丞致政寫九江見貽
送昭陽王德明辟內御史府掾

第五卷

律詩七言

萬歲山
黃河阻風
高彥敬尚書墨竹
送鄭幹卿還京赴本章閣次韻趙魯公二首
次韻王繼學侍御金陵雜詠十首
新到建業二首
龍翔寺
石子堂
東窓看山
忠勤樓
重登忠勤樓
獨坐君子堂
賞心亭
潛宮
為餘姚周知[redacted]賦林泉
次韻馬昂夫總管飲仙橋詩
贈王吉甫提舉
次韻吳閒閒宗師贈茅山徐真人
次韻薩天錫賦三益堂夫容
次韻王伯循僉事將上江東留別
詩張雪峯司農惠西域珍果二首
次韻張夢臣侍御太子二秋日崇龍翔寺
李道道墨竹二首
王元戴御史畫沈禹錫畫洞庭圖

送太穉宗柳二院照磨覩志能監造 御苗還朝
謝郭道源公詵慶住新寺
次韻答曹德昭臺郎
次韻曹德昭答呂仲實僉憲二首
仲實復和見貽勅答二首
和張夢臣侍御題東林李高士西疇記卷二首
送張可道管勾赴西臺
雪窓蘭
送趙仲德歸國學受業兼呈其父宗吉待制
送笪子敬赴舊梧尹
送韓九成臺郎赴中臺
送趙子威臺郎還都
送楊文舉赴江浙省宣使
柯敬仲墨竹二首
敬仲作枯木竹石寄樵隱御史命題其上
子昂竹石
周壽堂為趙子威照磨賦
次韻馮東林僉侍御游鍾山
東麓侍御〈燕南憲使〉留別次韻奉餞

絶句五言
米元暉江山秋晚圖二首
松雪翁墨蘭
畫牛
溪山小景
口號四首為海樵公送別
絶句七言
次韻馬處中道士送熊以善之金陵四首
次韻答石室元晦五首
贈曰者沈愛山
次韻答熊以善秀才
風雨歸舟圖
古廟折碑圖
贈頴可和二首
雲伯生學士以五絶贈一上人 見及一公將歸蜀謁趙魯公次韻
墨梅為馮仲碩賦
李息齋墨竹
雪窓蘭

舟至通州夜雨大作
次韻送廖天與
魚樂圖
書馬
湘水行春圖
淵明歸去圖
百鷹圖
孤嶼圖
梅雪齋為逯考脩御史五首
李道道思竹
次韻答夫蠻考脩御史五首
贈了空羽士
秋夜宿瓜洲江風山月樓
寄西山李處士
宿雲峯菴
游仙
泖法師清鏡閣
次韻馮侍御留題鐘山八詠
東萊侍御北還燕南憲使留別次韻奉餞
竹石圖為喜近仁臺郎賦

聯句
秋夜同太原張翀仲翔寺聽白
卷七
序
道法師實錄序
天壤萬講主刊施五十三佛名經序
送瑞少曇歸江西序
歸州廬山接待菴序
道場寺雲峰閣詩序
悼中天竺希柳雍公偈序
送方上人序
楊雲巖居士作蔣山僧堂偈序
王氏孝感瑞華圖詩序
送張子安御史序
王可毅尚書還朝序
杭孝子序
送臺醫馮善甫序

第八卷
序

奉勅重脩百丈山大智覺照弘宗妙行禪師規九章序
師禪林清規
祝聖章
報本章
報國恩章
尊祖章
住持章
两序章
大衆章
節臘章
法器章
曹文貞公續宗序
送常道夫游武夷詩序
送周君崇判官序
送高德潤歸義興序
送姪陳九萬道士序
楊氏鏡中序
月上人周易解序

第九卷

記

閩府儀同三司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集賢院使領會同館事吳國公杭州路總管慈寺歲閱藏經記
閩府儀同三司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集賢院使領會同館事吳國公杭州路總管慈寺歲閱藏經記
吳興封山資敬寺記代佛智師作
杭州路金剛顯教院記代趙魏公作
松江府龍門寺記
龍興路奉新縣寶雲寺記
吳江州水月院記
龍興路南昌縣印土寺記
寧國路宣城縣珩現山法雲禪寺記

第十卷

記

王可毅尚書歷仕記
集慶路江寧縣崇因寺記
潮州南山寺記
集慶路鹿苑寺記

龍興路新建縣雙峰寺記
集慶路溧水州明勝寺記
嘉定州南翔寺歲閱戲經記
集慶路觀音堂碑陰記
婺州永康縣光惠寺記

第十一卷

碑銘

荊門州玉泉山景德禪寺碑銘有序
龍興路靖安縣雙林太中禪寺碑銘有序
吳江長橋銘有序

揚州天寧寺新作石塔銘有序
集慶路真如院碑銘有序
饒州路樂平天童山童領禪寺碑有序
池州路報恩光孝禪寺碑銘有序

第十二卷

塔銘

永嘉江心寺一山萬禪師塔 佛智師作
金華智者寺雲屋閒禪師塔銘 佛智師作
金陵天禧講寺佛光大師德公塔銘 公代作
臨川資壽寺妙行慈惠大師聰公塔銘

臨川資壽寺明公和尚塔銘
豫章綏若寺絕學誠公師塔銘
姑蘇萬壽寺默翁一禪師塔銘

第十三卷

說

冲默字說
開通史字說
繼齋說
靜隱字說
江山小隱說

題跋

恭題

文宗皇帝御畫萬山飛山圖
題左明德刊施金剛經後
題曾師祖北磵禪師方中字說後
題雲西竺母李氏墓銘後
題高氏字拙詩後
題東坡與程正輔手簡
題癡絕禪師書山谷前茶賦後
題東坡手帖

題松雪翁書千文後
題殷濟川畫
題恩聰遺墨
第十四卷
題跋
題宋高宗書東方朔谷客難
題三教圖
題陳世榮血書金剛經後
書金陵十詩後
題安國寺記後

書贈雲亭詩後
書題商德符山水圖詩後
題凝翠樓詩卷後
題山谷詩後
題米元章書後
題斗極杓公遺訓後
題王荊公尋僧圖
書印上寺記後
題東林寺重刻李遵碑後
題放魚記後
題趙閒閒書心經後
頌
大龍翔集慶寺素覺皇像頌有序
箴
約之箴有序
明善箴
元履箴
贊
妙法蓮華經贊
摩騰竺法蘭贊有序
妙有堂贊有序
玄卿贊有序
堯卿御史冬冠像贊
王道人贊
趙宗吉御史冬冠像贊
第十五卷
銘
集慶路天禧寺講堂鐘銘
集慶路天寧禪寺鐘銘
集慶路崇因禪寺鐘銘

板銘
龍河廣智巷鐘銘
板銘
天臨路開福禪寺鐘銘
集慶路定林寺鐘銘
饒州路安國寺鐘銘
廣智巷三小鐘銘
二盤銘
寧國路崇教禪寺鐘銘
湖州路資福禪寺鐘銘
建昌路福山寺鐘銘
寧國路珩琅禪寺鐘銘
銘
存存齋銘
近思齋銘
敬學齋銘
魯山銘
安林佳處銘
頑石銘
書帶軒銘

卧雲室銘
祭文
祭中峯和尚文
祭鄧善之使君文
祭照元暉文
祭信南海文
祭徐孝知津文
祭鄧忠憲公
祭穎侍者文
祭徐孚行宥文

祭徑山元叟和尚文
祭高獨峯文
祭瑛石室文
祭徐孝寶滿文

古辭

豫章擇大許笑隱

猗蘭辭

野漫漫兮菜蕤霜霄霄兮露滋露滋兮雁賜不睹彼美不見兮以渴以飢湘之沙兮阻且隆挂長蛇兮吼玄蕉兮鼓鼈兮歷崦嵫念徂歲兮悠芳期羌不畏兮色衰誰招魂兮若有知竹帛兮猶不媚庶安逝兮長風兮覽兮懷寄音兮於芳霏霏兮闕吾惟紆朱弦兮待之娛子之獨兮滄忘歸

思親辭有序

王君寶御史以游宦無常處圖先塋于軸歲時隨所寓展祭之為作思親辭以致其思云

耳有聞兮如語曰焚椒蘭兮如睹來翩翩兮而欲舉降而去兮疇與偕蘭烝兮桂酒我祭而享兮酹我茶苦不能居之衡宇今歸而乘兮駟馬泉深兮長河木鬱鬱兮陰茂萬孝思兮無數自我躬兮後

山雲辭有序

千上人結菴餘英山中揭所居曰半雲夫雲之為物不多寡大小形也而曰半何哉不以雖世絕俗入不得而友之歟不趨利而合不避害而散同於無心疏於無跡惟雲克肖焉為於是空半室以居之明夕寤與而不異也笑隱子懼其久而忘之欲圖

其盟遠之以歌

南山兮朝隮夕容與兮水涯復儵佃兮余次宿而肅之兮款扉撫瑤席兮希聞文樂無數兮潛忘歸襲不濡兮去不遠毋軼其轡兮猶有眇睎山中之人兮辭蘿衣游萬物兮守天倪行之獨兮世無知匪雲之從兮其從誰

徐勉之有琴曰風篁為作風篁引

湘之波兮夕風夕風兮龍吟在泓韶之亂兮盈耳接鈞天兮雲中雲驚旋兮蘖羽下風肅肅兮雨灑灑渺梧江兮渺渺無徒渺遺土兮爾竹維篁鳳翩翩兮不顧其鳳不念先君兮勗萬邦

宋孝子詩有序

黃河嗚汴宋氏之墓湮馬孝子冀卿禱而繫駭于敝衣曳行積壤上絓而止發之悉得其壙改葬之永嘉李季和書其事予繹其遺思為之此曰

水有源兮木有本我有親兮沒而不返念我稚兮

有驕驍俄卟而寃予歲莫纂纂墓有朽骨乎吁不應河之噣宁胡不仁幽則鬼子明則人死生雖異予豈無甚悲我親不見孚何有我身我來而獲予寧有鬼神

古詩四言卷一

高門一首贈岳柱公

昔在唐虞比屋可封其民不知倥侗顓蒙五子歌夏常棣詠周漢興孝廉其俗日偷亲沃而隕泉流而遠歲不我與予懷婉娩親之育我如不保矣我育我劬親之耄矣親疾而呻我痛在腹親喪三年于曰不足我圖我廬于親之居梧棬猶存親食之餘我匪木石念之維何聖訓是則靡尒其它事君以忠友弟以愛以亢吾宗如親之在乃作高門言言過者必式于以作詩歌之無斁

客去一首送婁所性歸江西

醲醽衍衍高門言言過者必式于以作詩歌之無斁客去復留客留終去鼃吟夜風鳩乳新雨有匹鳴鳥灌木清清盖無交友不如晤語亦有多麐來帛秉馬無爽我懷我疾遄愈

瞻雲亭詩有序

張君克禮赴任南臺御史以不克歸養誦狀公白雲親舍之語感而作瞻雲亭以寄其思夫愛其親之有志有志必期於樹勛業流聲實於無窮思所以榮顯其親其親之命子亦若是而已故有出仕

四方問道十里而曾子所謂以志養親者也然道
降俗薄或因是以流連沈湎蕩廉良心而日遠日
忘其親者有之克禮克茂器宏年方彊仕貴顯矣
雖盡悴王事而無時志親推是心以臨吏民施刑
政措之天下豈外是哉予幼以親命學佛而不能
弘其道忝居官寺比乞退欲效古人織屨為養未
獲所請規克禮徽顧有間而所感則同也作瞻雲

序詩

靄隣于天儼往而還我行于邁以日以年雲之將雨
翳翳其陰亟無父母獨勞我心我次于野猷焉于河
載旌揚揚其儀孔多鴟鴞海運豕豢于牢乃小之宜
豈曰賢勞占予歸矣鵲巢集于槐恩榮于家子有高爵
賜鑣與秦曳組若若載笑載言與子滿酌

畫蘭

爾烝維藉我佩斯紉有肖于德薰然而春匪爽匪惠
國士振振高風百世懷哉若人

泉石為錙君安賦

泉之始達維石齟齬不盈跰躓而酌不竭決而疏之
為江為湖澤及于物不知其初是故君子道不苟售
雖有夔皐愧于巢由我石孔貞我泉孔脩維德似之

永矢弗諼
大地子淵武三生
之

期石室不至
風水不可期知君定来否何處唱歌聲月明大谿口

心遠堂爲吳江張清夫賦

過性無廣廈安居自先榮我生亦解后均爾衆物情
方春成穡事孰謂吾無營濁醪聊自適客至亦共傾
喧寂庶可齊所貴吾道貞睠言邈千載惻愧益抱盈

陶隱居像

玄運撫八極萬化同其根委佩天池月睎駭扶桑暾
仙佛皆幻跡著書亦寓言神交千載上一洗濁世昏

題程仲華畫行集

程仲華眉山人少離故鄉居金陵數十年既老歸

省墳墓嘉其高誼爲題其西行集

歸鳥投故林落葉庶本根人生首丘念所重骨肉恩
蜀土昔離亂脫身間道奔及茲承平久慈孝況所敦
苦心在丘壠志不慕田園敢辭萬里遠衣薄霜露繁
白首攜仲子斗酒酹幽魂壠里盡荊棘故老無一存
幸託賢守令大書刻墓門采詩無國史傳之令子孫

送暉東陽往江西省佛智師

故家西江上遊子未成歸而我益不懷所慚志多違

十五知好道從師別庭闈超來苦土寺遭時蹈危機
秋風走淮甸晏歲東海涯交情無厚親面諾心已非
感子始終意見我無瑕疵憂惡有妍醜人孰不自知
目覩凌雲質自足爲我規況同早入室甚知多令儀
前年黨禍作衆瀆如星馳老師卧一室四海浮雲悲
我時闕服役賴子能扶持子去我始至曾不慰渴飢
逐令八十翁落日鄉土思別來苦相念夢寐同所之
窮檐白日晚苦心徒爾疲感激子遂行信有天下奇
草堂白頭親有弟供甘肥敢忘此志師道尊恩義無或虧
意氣重然諾爲道況孜孜神機不停佇天馬況驌驦
長絶伯父恩骨朽葬無資天誅不可逭何用涕交頤
因子感我私聽歌行步遲擔言如白水我歸豈無期

送楊子承臺郎

六旬苦不兩寢食不遑安佳人重遠別西風古長干
辟書豈無華中臺切雲端親簡貴晝諾摯彥集孔竇
廿心照白日雄辭瀉驚瀾所憂溫如玉何須錢作肝
賢卡期有用行志良獨難上言保明指下以濟時艱
關陝民食子發蝗救淮壖便須給餽餉胡能及朝飡

維斗不可酌西望銀河乾坤得仙人掌盤傾玉露溥
送江春顏黛呈佛智師
豐草霜不死孤陽地中回佳人獨憔悴窮居謝行媒
謁來為親友飲馬寒江隈鷄鳴戒蓐食晨發急景催
念子萬考道每良湌盈腮霜露感祥練聞琴有餘哀
我生非人類未可置萬萊師老不得養疇當恤凶災
尺書那忍寄未語先心推驟駒且勿歌作詩補南陔
遲和洪景盧內翰題龍茎寺韻送墨西竺
中年涉憂患事與壯心違誅茅依礪曲我歸已無時
上人秉經地遠赴千里期江烟連竹色香露滴蕃薇
重關無拒客政俟遲門稀只許毘耶老天華亦著衣
次韻王佐循御史見贈
昔居西巖下茅屋三四間野服愧朝命孤雲不知還
使君赴西土白晝風景閒遠謁承明廬對策敢犯顏
錫燕上林苑筐篚屢所頒高度宜清要關基遂通班
戮詩泉上寺春淵茗瀑潺感予松菊荒曰暮思故山
公子濟時用我退亦艱次韻廉公秀御史送觀志能臺郎赴都
贈曹伯珪
吾友瑛與照昨日去雪水豎子語燈火惜別中夜起
君來豈有期送迎如聚螢歡笑失窮廬明燭代短檠
溪翁樂禪寂文字棄康批恩公雲門來相向氣靡靡
馬鄧列仙癯杜鄭國良士道術有至樂無庸實筐篚
不能信宿留孰有重於此洞庭波如山月出光散綺
高齋桂團團萬卷淨窓几壯夫各有慮豈為守閭里

婦舟百雲謖風兩聞騁呼

送觀志能臺郎赴都得勸字

皎皎瓊林枝一見足良顏三年獲周旋臺端肅德勸
野吹結夕陰江烟帶寒夢歌長步遲遲庶以展懷總

次韻石室贈琦上人

啄木驚我夢丁丁伐平林書来叙別久長憶倚梧吟
重江蛟鰐横感子遠訪尋氣肅襲戸閉天高鳥遺音
楓林生野吹河漢蕩秋陰相期如古人庶以展我心

令則崇道德不貴玉與金

顏暉猶

峽谷拖長冰崖澗如積鐵客子涕縱横悲猨助嗚咽
仰視浮雲崩再聽舊石裂不畏行路難但感芳年歇

子昂竹石

石丈吾畏友此君義不薄寧知是圖畫清風滿丘壑

武仁夫蘭

有蕊藉芳烝彼美清蒼玉山林雨露深保此嬋貞獨

萬空

萬有帰一空一空見萬有真宰靜無營大化自樞紐

送欽上人

我有錦繡段翠鸞卷波濤君家古刀尺裁剪不憚勞

散作五色雲隨風九天高天高望不極江水日滔滔

送吳希賢提舉

孔子萬世師委吏尚為之吳君學孔氏義盡所當為
國用資泉府況復官非卑錢幣有軽重和糴酌其宜
舟車運四海使命速星馳流行防壅遏新故代有時
糜腐畀爻焓盬臨肅官威遏来苦宄偽奸弊日繁滋
開閲役閭左逃奔困曩君下剸煩劇洞照情無遺
游刃析肯綮肥梳理棼絲疆弱均惠施示信明貞劇
駢羅紈璵砕不異貝與龜貿易欣所獲童稚莫或欺
巨賢或深藏或負歌而嘻互市置酒屢父老再陳辭

鄰侯樂僚友燕章考與臺為政盍如此寧憂事不治
隊平宰天下尔杜先自期況君早榮遇陪直通金閨
晶熒瑚璉器淩厲青雲姿壯業知不負祖張書琴詩

琴書自樂詩

鼓琴由鞾進讀書以學博千古會吾心於焉有真樂
兩過晩涼生臨池看魚躍

怡如堂為鐙彬之賦

舜琴解民慍象傲未必悛周公賦常棣莫釋管蔡寃
不齊物之情大聖何能全鐙氏癯陵秀詩禮世蟬聯
討論自師友萬卷金鏘縣所適況吾土山水清而妍

嚶鳴悅佳蔭頹尾便漪漣富貴苦憂患皆由外物遷
漂泊悲夜月遠征偲飛鴈怡愉有至樂孰若斯堂賢
一翁與二季蘇也敢獨專聯聲上金榜側耳鴻臚傳

題畫

遠山如故人夢寐思見之見之了非夢卜居可無期
乃知畫者意善幻牽吾思居然礪之曲彎磵俯茅茨
川容得春媚漠漠流晴漪魚罟散蓬蓽鹿疇縱橫馳
澄江起暮色客衣厭塵淒其所歷紛可數身世亦足悲
百年供幻境對此獨羨獨疑

感興二首

卧病長江上朔風鳴我床堦垣壞積雨弱柳空自長
猶懷嵩壽峰何曾羨奎章白髮忍橫道千金戒垂堂
鳳皇五色羽不啄腐鼠腸摧殘坐視不遑恤百憂如驚滿
我夜不得寢我食不得飡因知古人意相戒行路難

送索士巖都事赴淛東僉憲以疾不能送作詩寄別兼柬華

鵲鴝雖鉅物爲瑞不如鳳五金利而堅良玉世所重
古來德輔時不必論俗用公德配古人文藝復掩衆
前驅失班揚後顧無屈宋辟之武事嚴萬甲卷霧雉
往年試春闈對策天威動烈風扶長波電影掠飛鞚

古詩　七言

月支王頭飲器歌

呼韓款塞稱藩臣已知絶漢無王庭馳突猶奉漢使者縱馬夜出居延城我有飲器非飲酒開函視之萬鬼走世世無忘胥頡功月支強王頭在手帳下捐風吹酒寒凝酥點雪紅斕斑想見長纓繫馬上髑髏滅血如奔湍手麾欲回斗杓轉河決崑崙注尊滿酒酣劒吼浮雲悲使者解歡嶠徼館古稱尊姐倫獻單于

知盟誓生戈矛軺車樓蘭縣漢關功臣猶數義陽侯

曹娥江讀碑圖

海門五月潮如山龍伯巽眉蒼蛟頑越俗輕生好巫鬼婆娑踏舞洪濤間羣巫蛟服盱獨好歌聲忽絶紅旗倒孝娥死抱父屍出天地無情曰杲杲雄詞不愧郡鄣鬼第金莫購中郎題碑陰八字非隱語德祖有智如滑稽豈是阿瞞不解此感娓上馬嵁路迷文德猶能奮其節壯夫氣吐萬丈霓奸雄復欲欺後世白頭獨愛漢征西丹青似是董狐筆千年要與竹帛齊

駿馬圖

世無伯樂不久矣駿馬何由千里至披圖猶似得權奇豈伊畫師知馬意何人致此鉄色驪旋毛繞腹新鑿蹄帝閑遠謫天駟下駑來月窟浮雲伍古王有土穀千里八極周游寧用爾方今萬國效奔命合遣龍媒獻天子厩馳電沒爭辟易萬里所向無前敵男兒馬上定乾坤腐儒詩書果何益幾愁骨折青海畑黄沙野雪窮廬前幸逢好事客嘗我身如倦飛鳥十年蹴踘足愁山川文得千金購神駿攬轡欲盡東南天

宿牛頭菴　有序

迎莊甲寅十二月登牛頭山雪後見草巷如蚕有
淵道人居之從一竇俯入中可丈五設一牀林無
它長物客至則立語謝客客故去淵以半座分我
且言始至從樵者馬奉茅席地為座淫雨汩如翅
立終日居人始憐我有周文鄉為撰凡屋二間而
予適至豈有所待耶敢以巷累子一日會周相歡
如平生翌日作詩相贈雷予既慕融公高風欲憩止
焉而志不果作短歌謝周

憶昔廿年游東溟大舶推鼓江上行天女吹華龍象
舞風水夜作蛟鼉驚浩歌聲裊牛斗上百年有志非
功名發經宵讀七籤上書獨許嵩仲靈青春悠悠
去不返萬里孤蓬尚漂轉可憐歲晚長干城冰雪連
天江漢遠紫雲如蓋石寒必逢勝處一解顏平生
始識周處士臨岐握手俱忘還老子胸中飽丘壑道
人眼底無江山十日茅茨卧風雨便擬挂錫烟蘿間
昨年八十不可待又欲為君營我心安得如石頑
哭

初發金陵夜泊龍灣寄茅山道士李方外

人生不必行萬里只在蓬窗畫裏看
客山僧聖列蓂仙圖大峯揚旗出天閫小峯萬馬爭

奔趙俄頃波濤忽破碎木末飛上金畢通青書畫馳
壇室靜王鞏夜擊聞傳呼去年獨宿丹井下天風拂
地迎麻姑今年許入玉柱洞誰遣旅食隨棲烏懷人
吊古夜寐莫寒江落月猶狸狌歷官晉苑沈烟無想見雲龍映朝
日山中宰相良非迁

趙魏公松石梵僧圖

趙公說法如淨名自言前身元是僧惟師繫可樂禪
寐譯經不讓什與澄如幻三昧證幻目遊戲三生餘
習發天子豈之白玉堂富貴苦人如桎梏不受一塵
虛自照萬物芸芸觀衆妙揮豪不假意經營我知顧
陸非同調當時西域多龍象獨畫深禪了真妄巖石
窣須著幼輿淺烟亦求諸將誰呼胡僧從定起向
人不語唯彈指顧頻深眸貫雙耳嶠渡流沙三萬里
我獨何人廿陸沈著腳紅塵十丈深長松肯約從公
去南嶽天台無處尋

岳柱留守捕蝗詩有序

宗廟一夕大雨蝗盡死歲以大穰都人士作詩美
之予亦追賦一首

蛇可捕予席可捋古者尚譏官政虐彼蝗為灾不可

懿忍使吾民委溝壑我侯作郡民父母救灾弭患必
師古貞觀天子天可汗仰天吞蝗天悔怒新廟奕奕
神所特牲肥酒百拜且祈我苗茂茂黍稷雕雕賚我婦
子同耘耔生而孔艱復殘之曷若勿生勞我爲雲車
風馬來委蛇涼雨前導風凌其盡珍孽類無留遺僅
若蟬蛻粘枯枝民頌侯德侯曰解歸功於神民不疑
噫我彼蝗人共知彼人而蝗胡可欺膾人之肉炙以
肥維跖暨蹻盜所資亦有謥舌如錐雖笑譁只尺生
危機古來覆國七廟隳四海流血民瘡痍神不殛之
神所痛惡稔而蔑往奚追天人好惡常背馳不生蠶
風生鼯鵌茫茫大化不可推爲惡可肆爲善危文皇
至今天日姿宜錫我侯福如茨如房如杜登天墀去
惡如草務芟夷如殲厥螣不復滋吾民重覩貞觀時
作歌長尉吾民思

商德符畫爲雲門若季蘅題

左山文采妙一世季子德符以畫傳家世風流寧復
爾林繪零落隨朝烟德符一飲一石酒山中作客無
何資過庸溪猶聞大覺焚龍鉢空無荷屋薛蕙亦
苗如玉山兩肥十年已負長松期扁舟好逐畫圖歸

會曹伯珪

故人乍見如生面良久親視仍驚呼六年怪我憂患
餘不應豐美如瓠奄緩湯濯足數座空呼童爨玉菱
土酥携過雙林謁大士天華吹墮紅氍毹斷毳清霜
農圃淨寒鴉落木漁村孤從游復忘冬日短張鐙待
月松堂虛湖明不入惠連社杜子爾是賢公徒彼皆
艱難因生理好事豈有此樂且當君曹君愼勿跡他
年念我專壑居夜來奇夢果有徵乘風萬里雲龍超

古詩七言卷二 六

送張清夫

清夫吳江人爲其友袁通甫收遺文來錢唐作歌

送別

袁子平生妙斷輪未必俱化隨埃塵十年讀詩不相
識斯文義與骨肉親徧搜遺稾逢江城吳人往往未
知名錢唐晚值張公子爲我開篋金石鳴昌歜尚須
論所好惜我已往空戀嫋況有張公德業崇訢也敢
不攄懷抱去年湖陰三日雨知舜別後寄書能幾回寥
愁惟畫鷁飛松杉喜作龍丸舞不樂空山井塌生秋苔
裳有約今雨來高歌擊缺唾壺濁有懷浩蕩春江闊惠遠

王門曳裾三十載只今鬢影霜皚皚風流何止一丘
壑置之燁燁黃金臺

顏暉耕牧漁樵圖

南陽草廬人已非短衣飯牛歌獨悲渭濱之叟非熊
羆買臣五十印纍纍墨江湖與子終忘歸北風吹面鬢
如絲

次張夢臣侍御游鍾山五十韻

驥駒在路客在門送客張燕當平原鍾山獨鶴有舊
約石磴百折不憚煩振衣西揖洪崖月持竿東拂扶
桑暾天風高寒鳥不度陰崖六月挾纊温張公身到

牛斗上婦路雲中哦七言老韓角勝光萬丈山火爛
爛照陸渾玄冥却走海若避大旗偃道車橫墩蘇仙
驕氣御八極秉月夜過羅浮村神交千載若有待天
畀王室為屏藩平生知名今識面精爽飛動風中旛
繡衣東來肅南紀王質照映沙塵底依顏為繞樹
鸛擇木不愧投林猿揮豪千章水京注雅思萬古雲
孤寨前席趣歸宣室殿瞻星夜近太微垣林下從游
恐相負小山聚桂何滋蕃新詩題徧霜筠節雄文鏘
入篋厓根上方樓觀膝霄漢御榻當年朝
至尊瀛海三山扶納陛雲烟千尺上鉤援岳瀆奔驅

百雲集蛟龍上天九河翻芒碭雲氣不復見鼎湖弓
劒今猶存松檜毯蘚羽合重罹元勛王相種天庭遒羽翔鸞鵠六時長齋供梵唄終
歲不聞絲竹喧每對羌壖增感慨從狩鈞天勞夢魂
洞庭日下蒼梧野落木西風揮淚痕居憂起復重嗚
咽百年忠孝情彌敦幕中從事畫金王雅頌更奏伯
氏塤山人枯槁甘棄幸一涂柏如鮮龜筮冠峨峨
鉉面寒翠柏清霜王露繁鼓鐘會食列五鼎蘭烝桂
醑羅芳蓀上疏骨鯁動天聽南山可移舌莫捫側聞
倡猶肆猖獗竊敖五嶺長蛇奔海隅赤子苦脅從如

掩澤雉居籠樊官軍深入期格捕帶甲十萬乘冬暄
無乃州縣失撫字彼狀而冠鶴而軒灾異示儆孰不
畏震驚坤軸如風掃齊魯洪流及淮甸鯨呿鼇擲相
吐吞公歸補袞佐調燮駿奔百祀埋瓌瑋殷肱明良
元首聖矯矯王柱擎崑崙畫圖早上麒麟閣迎春先
酌白獸罇吾徒無為樂閒暇剩收芋栗充晨飧曇翁
三生道林老譚經屢對華林園披圖再觀
天日表愧我林渡從乘鼴投機未能箭鋒直懷德請
以知已論門徒散華時入室公卿問道夜叩閽玄風
載揚化日永八荒壽域開

皇元郊天祭地
神考享降福簡簡施
聖孫弈弈相輝聯棣鄂
播金石山礪河帶矢弗謖
聖明日月昭萬代但願容光及覆盎

曹伯珪禁室曰桂齋戲作排偕體

阿仙騎蟾白銀闕醉折秋華饗玉屑霓裳曲散陳清
塵涼夜素娥悲白髮玉輪碾香空翠寒流光萬里君
合歡大星漸伍海色白高齋翠影空圍團萬卷芳心
期厚地憔悴秋香忍相棄百年苦使富貴羈淮南小

山歸不歸

送許與史

村老憂為青城客不嗤其地心惻惻我居錢唐三十
年與君況是巷南北我來金陵主官寺君佐邑中為
長吏奔趨同是可憐生貴賤何本等兒戲七今人情
尚往復吏事公才爰績覆心治之疾善應酬駢蹤
傾追風速猶訟簡書日催促卓如山沃詳明如破竹烏臺
巖巖人側足霜威砭體寒之矣近聞郡縣下知戎高
冠馳馬多顛覆君今美解及此期縣幕雖畢良不廢
父老扶攜邑長留載酒百壺查車折軸我向山人寮送

迎作歌應以勵風俗

贈醫者夏仁齋

宋清知名自拂子夏生何幸逢魯公魯公況是國元
老品題飄飄敢當才雖試藝潛宮稱絕藝喜動

天顏錫金幣後來竊比尒推賢
查白有一乾坤誰道天人隔幾塵白榆紅杏成行種
鷄犬仙家萬戶春莫怪風塵剛五負芳名誤被時人
識更將草木代魚陰功早已標仙籍我行南北倦
將迎何暇從君問養生身幻不須憂二豎心安那用
守三彭是身是病從何起因癡有愛淪生死天華如

端有高選繡衣南来尉懷
湯氏義門詩
九江義門是吾族流落四方困窮獨幼承慈訓寄空
宗隻影江湖隨鴈鶩吳門湯氏碩且蕃七世同居二
百年中書旌表部符下郡乘載之太史傳幸際明時
歌有道誰謂古来風俗好孔子東西南北人周公兄
弟不相保
蘭蕙同芳圖為逯彥常賦
生子當如陳仲弓元芳季芳古無同後来蘇氏亦聯
辟皆以二季奉一翁二難繼美復繼世受有衛壎之

逯氏王孫揮灑寄清標同芳媲德宜蘭蕙前登佩玉
舞斕斑後若巧笑生眉聲置之臺閣伯仲間況復齊
名大小山休論九畹與百畝優劣較香華可數雖騷
三復對靈均再鼓朱弦尉尼父

豫章 釋大訢 笑隱

律詩 五言

送趙公子去疾侍平章魯公歸蜀
所羨還鄉樂茲行得侍親魯公黃閣舊宣詔紫泥新
給傳舟車備承筐玉幣陳會靈奔岳瀆移次動星辰
父老懷遺愛朝廷眷大臣百年輕重計一舸去留身
子職共承重親知屬諭諄行庶供膳早張燕進觴頻

寶瑟調銀甲瑚盤鱠玉鱗雲林還吊古風物獨傷神
地勢金城壯山光錦浪匀江喧初上峽樹遠欲通秦
牛女天河夜魚龍野水春豐碑臨冥眞高塚撫棋麟
側聽歌淇澳猶聞起渭濱上尊羅甲帳仙仗擁蒲輪
朽樂依瓊樹飛華戀錦茵峨眉尋舊約谷口卜芳隣
頤結香山社終陪綠野賓相期無遠別萬里月隨人

次韻張夢臣侍御遊蔣山王十韻
勝游還送客秋日淨郊原別渡歡逾洽行厨禮不煩
楓林生晚吹鞠沼娟晨曦淵座金貂貴斯人玉雪温
綵綸承異渥簪簿進嘉言宥密皇猷重才華大雅渾
披雲簫桂玉前席錦為墩接武夔龍地冥懷鷹鸇村
外臺今重寄南服占名藩簽判横榻迎春及賜襜

馮唐荒遺沒吊古斷碑昏種竹明招鳳尋僧共聽猿
洞咽擇鄰化海立懷怒鴉寒珠鈿沈背井金鋪委壞垣
國初遺老在江表故家舊及物多膏澤為邦固本根
化行民自信身退道弥尊美俗時丕變吾人溺可援
馭風寧有待斲堊妙無痕師表儒林盛賢勞王事敦
不求金爵冶但愛古風淳利雖相溫苦化寔
青山隨地好朱實著霜蘇充味和鄰桂同馨佩蓋務
衡廬肩可招先并手先捫說劒雙龍吼揮豪萬馬奔
築臺先自起學圃耻如樊破衲空年冷窮檐傍午暄
不才甘朽樸何幸杜高軒蕪穢頻芟剪涅塗頼力掀
班揚鋒遠避屈賈氣還吞舉世恨燕石惟吾重魯璠
三光開渾沌萬派出崑崙喜接東山屐叨陪北海尊
辱知榮簡帖懷德報垂殘多稼欣逢歲嘉蔬更滿園
雲霄翔鶴鶴溟渤優鯨鯤寒士勤噓拂諸生淋討論
塵超末路立雪候重閽緣忝三生舊心冥萬化元
黨險思名伯栖色憶王孫精衛悲填海神龜力負坤
他時愁遠別此意竟難諼萬華相從去重窺玉女盆

送觀空海歸臨川七十韻

幼慕空門貴高踪世可遺功名輕澹觀難居俗湯休不廢詩三生猶宿契
身去江湖遠山空雷雨垂諸方譬喻廣說偈陀羅
金書前朝秘清霜古佛規巖空狐有塔山古寺無基
松煙供宵讀芹香助午炊凍泥蛙似蟄春雨蘭如芝
遠客愁猶狄村童拖鹿麑雲藏吳猛廟雷護拂公碑
物色紛難數雄材應接疲頓終盤谷隱匪事北山移
未覺歡娛盡衆嗟造物私寒巖徒刻畫元氣忽林滴
共喜師門盛何嗟交道睽青山吳會遠白雁朔雲垂
落日三年望浮雲兩地思驛書勞白雁貞信卜玄龜
果爾期雖乘向心感錡鑑犀公來樽運餘子去委蛇
風日矜神駿雲霄刷羽儀古今存道統師友得細維
今代誰潛子宗門一器之聯芳騁英俊撲撒洗滌脫瘡痕
自許奔流象何知測海蠡莫夷開撲撒洗滌脫瘡痕
弔古多聞暇登臨甚忸怩山河泰百二宮闕漢累恩
黃壤侵銅狄春風動兎葵林蘇俱異物標書不同時

志大交難合歌長聲愈悲近人山擁座照席月臨池
正擬追金玉方將脫驥羈不求還沙世中道遂分岐
相失豺狼狠狽無謀哂鵷鵷交情淡於水真味美如飴
衣綻寒分絮囊空遠貸氣鴒原兄弟急杵獄簡書捉
仁者應無敵將軍自數奇波濤孤梗汎風雨一巢危
擔欲同生死那能顧渴飢推恩豈望報非德竟何為
亡命憐張儉逃生愧范雎百年俱繾綣千里許驅馳
吾道縣孤注蓂林失一夔老師甘屏棄弟子頌期頤
逝水嗟東壑流光及崦嵫空餘匝石歎誰善宰夫膚
行獨招羣忌名高得謗隨長鳴悲病鶴老氣卧孤羅

入室猶橫槊承顏或奉匜樓孤金膝遠河直玉繩歌
未獻從師樂其如念母慈江雲連穉稚山雪滋茶苡
短世驚炊黍成功付覆碁何曾戶前貴空作席頭癡
白日真成去青春有別離風烟南北闊江漢兩相思
浪穩饑鳧破晴天長白鳥遲卻關遠近樹暗冬差
幸喜牧蠻猶于令靜鼓聲詩成須數寄清響指墳笥

送宋誠夫侍郎福建江選歸朝

已見崇儒效端由取士優涕漣知聖化膝沃待嘉謀
應以諸難試旋聞百廢修分曹仍領選南省且停騶
舜相門雖掃山公啓可投炎荒邇嶺海東極控閩甌

水鏡明羣象銓衡列九流人期修乃職吾欲拔其尤
分寸躋難上錙銖細莫收匪惟公論合若應衆心求
六翮雲霄闊隣麟窟宅幽乾坤生物大雨露化工侔
紫詔須宸極清光動冕旒天高烟嶂淨氣肅雪霜稠

送何彦敬赴山東憲幕

高蓋相迎候遺經得校讎人材臻盛世文物並中州
公已多遺愛誰同紀勝游清商金石奏歸思繭絲抽
摩食愁征僕梅蒸損弊裘諸君懷感激短景惜淹留
愧我同樗櫟勞生甚贅疣斷蓬風卷絮破屋雨傾漱
烟水蛟龍暮江湖鷹鸇秋銀河動斗柄雲海限瀛洲
待月飛金錫因風駕玉虬天台無負約為我訪閭丘

風物中州美人材聖代優恢恢求治體
省署千官盛臺綱衆目收諸公多汲黯文掾獨何休
健筆回天險精機洞鬼幽霆奔羣輩奮鼇負五山浮
貢士常存怨知人庶寡尤平生周禮樂後世魯春秋

西極鎖鋒鎬坤維得綴旒元功推衛霍首罪竄共兜
陳寶無祠雉桃林已放牛九天行日月一命重山丘
幕府非閒散山東且勝游應車馳羽檄霜刃避吳鉤
白下諸侯酒淮南使者舟風清捐退鷁月冷動潛虯
歷數無雙士誰為第一流託交慚素味道術得相忘

塵土緇衣汾山林白猿差送君因有感暮色起滄洲

送暉昧谷歸蜀

西土稱多士吾宗代有賢百年雖未運三蜀竟中拑
日月臨雙闕星辰共一天人材端有合地勢豈云偏
江漢情懷若關河氣象然重來天下士忽見國初年

今代誰名勝斯人亦靖專鷓雖文翮健驥子肉騣肩
濯足思滄海浮梁動碧漣池魚知法要山鬼學深禪
行李元無住飄蓬也自憐登高羣木下吊古大江前
猶說錢唐好徒聞錢獳堅英雄銷鷁鳥簡牘謝蟬聯
故國雲千疊新秋雨一川江風今夜急巴月向時圓

爲迎傖人笛鴉迎賈客舡出潭天似未入峽水如縣
久駐邦君騎爭輸邑子錢雨華知滿地鍾鼓報林泉

完者篤揔管瑞麥詩

白下農登麥民歌秀兩岐樂郊原膴膴化日景熙熙
膏澤均千里薰蒸足四時舜琴方口奏郵律協期吹
云測猶存象休徵不待龜誠通天自應氣感物無言
紀瑞農司書披圖太史知聯纓珠的皪雙佩玉葳蕤
宿雨含芳膩鮮飈動綠漪鳥嚶金羽並雉雊錦雲披
克布邀湯餅比隣餉稌簑丙丁先薦祖庚癸免呼師
翁飽支頤睡兒鬧豉腹嬌不須泰稷粟無復愁蓑

律詩　五言

佛智師歸仰山

早發扶輿拜鐙明憂白頭故鄉元自好游子獨淹留
壯業真何用孤懷未忍休始終存衆望不敢畏離憂

送張用鼎游燕南

天上知名久由來漢客星江湖歌白雪風露滿青冥
已蜀須傳檄燕山待勒銘壯夫期遠大不獨抱遺經

寄皇甫州判三首

吏隱風流甚高懷似野僧八分秦畫古三尺漢官能
止水心無競清秋氣欲增扶搖如有待萬里看飛鵬

錫谷泉無比青山可入試茶招野客拄笏及清晨

平野牛羊卧空庭鳥雀馴學優為政樂風俗見遺民

講罷長干寺牛頭頂次游秋風三載別滄海一身浮

擊鉢隨漁艇飜經滿石樓故人知我意書札為相酬

次韻甯宣尉

將門三葉貴古劒削霜硎霧卷烏蠻淨風生碧海清
投奎驚甲帳飛墨動雲屏未愜清游興松房聽雨聲

送別二首

行役何時了宗門可罷參插遲無杜曲留滯尚周南
渡水聞天籟登山禮佛龕百年重回首風拂正毿毿

沙鳥高恒語江雲斷續飛青山攜手別秋日故人稀
落落芳心在悠悠昨夢非歌長不用續鰌浪暗吹衣

斷蓂仍推雪寒潮不上溝扁舟從此去一衲更何求
望遠支頤倦臨流照影羞披圖重有感空負五湖秋

送秦元之參議赴太禧宗裡院二首

聖皇思孝治裡杞荅鴻釐文祖尊虞典祠官肅漢儀
嘉言資畫諾直道在紬維珍重如金玉山林尉所知

臺省東南重俱稱幕府賢人誇冠有豸我愛筆如椽
行李江東月離觴柳下筵春風遺愛地振粟萬樓船

寄詩二首趙與予同生甲申今承書其曰趙初度遂

行役何時了宗門可罷參插遲無杜曲留滯尚周南
渡水聞天籟登山禮佛龕百年重回首風拂正毿毿

沙鳥高恒語江雲斷續飛青山攜手別秋日故人稀
落落芳心在悠悠昨夢非歌長不用續鰌浪暗吹衣

趙大年小景

斷蓂仍推雪寒潮不上溝扁舟從此去一衲更何求
望遠支頤倦臨流照影羞披圖重有感空負五湖秋

送秦元之參議赴太禧宗裡院二首

聖皇思孝治裡杞荅鴻釐文祖尊虞典祠官肅漢儀
嘉言資畫諾直道在紬維珍重如金玉山林尉所知

臺省東南重俱稱幕府賢人誇冠有豸我愛筆如椽
行李江東月離觴柳下筵春風遺愛地振粟萬樓船

寄詩二首趙與予同生甲申今承書其曰趙初度遂

八月廿一日人千趙伯寧中承書其曰趙初度遂

寄趙伯寧中承

將門三葉貴古劒削霜硎霧卷烏蠻淨風生碧海清
投奎驚甲帳飛墨動雲屏未愜清游興松房聽雨聲

送別二首

衛計奔程急秋陽晚作威馬悲循道踊鳥感傍人飛
遊學期身達哀榮與願違始終全志養德業足光輝
死生千里別父子百年心淚盡黃泉哂愁來白晝陰
雲山通楚迥江水入淮深癘墓多祥應它年惠好音

早忝相知舊山林愧不卜生申同八月雌甲異三台
鵷鷺龍庭會風雲王帳回遙知初度日宣賜紫霞杯
新寺承恩重深慚燕爵徵寶階華散綺金地月增輝
布畫勞鈞軸經營識化機西湖風雪夜還憶對麻衣

答張雪峯司農二首

宿衛千官直明公列上頭露華金井凍紅葉石渠秋
禾黍農司重為邦食儐優不忘方外興書札到林丘
營繕勞供億推忠荅聖恩玉泉上林苑金地給孤園
華雨看還眩星河望可捫南宗猶借重不惜問風旛

庚午秋過淮安

百感何嗟及行人過楚州笛聲今夜月雲物向時秋
古驛依城住長河傍海流天王南狩日曾此駐鳴騶

過淮河口

水次千家市蠻商聚百艘揚徐元接壤河泗此交流
乘傳陪天使浮槎任海漚夜涼瞻斗柄想見上林秋

送薩天錫照磨赴燕南憲幕

蕭寺留詩別高懷不負公江聲元自急山勢古來雄
下榻疎鐘雨登臺落木風重來無幾日除道避乘驄

送鵲上人有序

自昔稱人望寧論祿仕豐平生太丘長今見魯山公
拽陳如心縣尹

令簡持咨赴行院投之簡求詩贈此

千古象龍地淒涼狐兔居固應韓子論無復仲璽書
使命久仍重宗綱紀未疏煩君馳檄急感激壯懷孤

蘭蕙同芳圃為馬元博題其兄伯庸為三臺中丞元博御史採時人榮之

比德宜君子同芳伯仲間舞風長佩委笑曰淺眉灣
蕙帳懷幽邈蘭臺接上班國香應自媚容佩亦人間
顒若思時雨薰然被德風承顏空有夢長與逝川東

勳業雙蓬鬢江湖萬里心扣舷山月近歌枕夜濤深
多士懷東觀何人賦上林只將弦上趣白雪寫遺音
青衿巷南北雞犬識比鄰驟面初疑夢論交晚覺親
文章元有命畊釣豈無人老矣非吾願滄州合問津

晚節陶元亮平生賀季真雞豚栗里社賓客午橋春
風物三生夢功名百歲身種蓮毋負約金地不生塵

送睢陽王德明辟內御史府得
迴逢睢陽後遺風士氣豪河經商邑杜山並關臺高
月窟求龍種天池集鳳毛辟書寧易致不用歎賢勞

五言律詩 七言

萬歲山

蛇蜕金翠倚青冥虛谷時傳萬歲聲祿羽毯旂雲氣
濕王龍鱗甲夜寒生關河拱挹皇居壯宮殿深嚴
聖慮清白媿山林麋鹿性也隨鵷鷺到承明

黃河阻風

九域重尋禹跡荒喜聽縣水夜浪浪中原迤邐河流
壯元氣汪洋地脈長萬里風雲來黯澹五更星斗下
光芒我行不有神靈助風送天香自
帝傍

高彥敬尚書墨竹

西域高侯自愛山此君冰雪故相看蒼梧帝子秋風
淚翠袖佳人日莫寒妙處寧論錢鈎鍊深情莫報翠
琅玕誅茅何處陰厓底靜看梢頭玉露溥

送郭幹卿學士赴 奎章閣次趙魯公韻二首

歲晏俄聞上國行安車可是莫年情早朝翠霧沾衣
濕夜直銀河入聖清社稷憂勤霜鬢短江湖歸夢釣
絲輕相攜不盡丁寧語歌斷驪駒白下城

短褐寧陪衣繡行相忘道術愧深情光分玉樹精
合氣肅金盤流灑清孤鳳遠歸阿閣晚六鼇浮去五
山輕徼踪六與扁舟約烟水南詢第幾城

次韻王繼學侍御舍陵樵詠十首

新到建業

翩翩筆劄捲春潮自倚絃綸荅
聖朝滄海天高霜鶚健沙堤華發玉驄驕只知鼇負
三山重誰信鵬摶萬里遙今日爲臺還遄召聚觀父
老滿江橋

江表風流辱寵臨青山無恙只如今高陵雲合遺金

化秋浦涼生古玉沈更散圖書秘閣靜公餘女樂後
堂深題詩石壁山靈謹莫遺春風薛荔侵

龍翔寺

潛宮樓觀頌中興王氣東南百倍增瞻鄣欲從銀漢
度攀龍空想白雲乘經營不惜金沙布頓命猶傳玉
八馮誰識再來房次律重尋草塚記吾曾

君子堂

堂名君子爲君開喜報傳呼栖下來當道豺狼應屏
跡故山猿鶴莫驚猜波搖翡翠風生佩露冷金莖月
滿臺況是青谿江總宅黑頭勳業未伍回

東窓看山

微茫翠浪滃青瑤木末斜分鳥道遙雲欲江亭初過
兩月明津樹欲生潮屋根橘柚知誰種礎曲茅茨許
共樵不羨東山攜妓看堆盤鱠玉映紅消

忠勤樓

自負東南一劒橫故應宸翰錫嘉名帛書嶼首愁歸
鴈鼙鼓江心吼怒鯨落木蒹葭祠孤淚墮西風長笛壯
心驚奸雄欺國真兒戲只比藏鉤謔鬬贏

重登忠勤樓

宋亡諸將竟無聞猶有高樓倚莫雲并幹璇題彫雉

羽碑摹玉篆缺龍文君恩虛負東忠勤寵王道須知禮
義尊空與後人增感慨當時羅綺只應顰

獨雪君子堂樂學當師善之鄭綱州人也

海上歸來鬢未霜登臨應不愧斯堂風生葆羽迎仙
蓋華散鼙龍供佛香江上蘆蓀無隨意綠雨中新樹過
人長綿州學士深埋玉波濕遺編可得忘

賞心亭

碌碌從人媿抱關賞心應共鶴飛還孤舟野水東西
渡落日長淮遠近山神鼓作喧香霧合賓筵初散綵
陰閒相思只尺長相隔一似河流九曲灣

御榻當年小殿西龍光照地起虹霓蓬萊珠館珊瑚樹夜月瑤臺白玉梯甲帳列營環衛密翬翟旌按拍踏歌齊代來故事馮誰紀只有秦秦杜宇啼

為餘姚同知賦林泉

興在林泉道自存不妨吏隱駐高軒舊生未起東山卧聖客先留北海尊谷口風高青兕吼屋根雨過玉龍奔杜夫出處皆隨分且及明時報主恩

次韻馬昂夫揔管飲僊橋詩

錢鑠高縣隔杳冥僊橋有路上瑤京夜涼暗覺潛蛟動曉色微看素練平坤極尚遺神禹力山靈空識祖龍名斕柯舊事馮誰問石柱題詩薛荔生

贈王吉甫提舉

早贊中樞勇有謀翩翩委質朝廷思報効得官隴畝課蝸請討陳恒志未爲求仲志止求多味已分充飢飽鋤耰野人好惡無偏徇老稚遮留擁道周

次韻吳閒閒宗師贈茅山徐真人

當年野服謁朝天不羨稽山賀老船翠蓼夜蟠金井月采鸞朝下玉鑪烟俄聞劫燒噗灰墨還見宮成慶醴泉莫道仙人無白髮步虛聲裏又年年

次韻潼天錫奉郎賦三益堂夫容

華開未覺甲霜殘留伴仙人酒半闌翡翠巢空秋浦淨落霞飛盡莫江寒玉真對月啼雙頰楚杣迎風舞七盤持向昆耶聽說法病翁元作色空看

次韻王伯循僉事將上江東留別

江南江北白雲秋隨分高情且宦游醉舞戲鵷歸月下夢披霞蒂約攜頭光生玉宇秋先見氣肅銀河夜不收明日綉衣經遠別看山不盡更登樓

謝張雪巖司農惠西域諸果

殊方佳實未知名何幸分甘及野僧把玩乍疑金粟碎絨還愛翠囊盛紅鮮色映琉盤露採浴寒生玉井冰飛以鹽梅助調鼎顏言百果與川增張公天上久乘槎珍果來南未合拜嘉楚子謝詩蓴膾蜜安期不數棗如瓜敢志止求多味已分充飢飽一麻但喜遐荒時入貢轔車風露滿流沙

次韻張夢臣侍御太子千秋日燕龍翔寺

天杏一騎出郊山閒圖雲開近可攀華渚龍光瞻斗極芒碭雲氣識龍顏紀經吳楚東南重事業夔峯伯仲間燕羣題詩烟景暮松高千尺鶴飛還

李遵道畫竹二首

有大清揚髯聳神飆為佩水為衣虬螭萬舞羣仙下旗羽多儀帝子歸翠色夜寒雲雁雁綠陰晝靜日暉暉李公父子深埋玉誰賞淋漓醉墨揮

長恨簣當谷棄行簣虧九仞功虧一簣

倚院靜秋聲客獨驚仙鳳去隨泰玉雲驂雷待許飛瓊錦棚只愛龍孫好滂露梢頭照眼明

王元戴御史

白簡風生嶽色秋揮豪能為故人留霜華慘滄洲萬化胚胎元氣濕臣望斧聲五樹曰聊微茫杜若洲萬化胚胎元氣濕臣望斧聲五丁愁何時聽徽釣天樂徒此乘雲入極游

送太禧宗裡院觀志能照磨監造御製還朝

宗裡從事儇分曹卷耳誰憐我馬勞犧象雲雷陳粗皂鵰表風露出蒲陶周廬入直天光近待漏隨班斗杓高此去便鴻博好語雲中錦字謝揮豪

謝郭道淵以詩慶住新寺

住近城南尺五天眼看金屋會羣仙雲霞海上無三島風月人間即四禪父老多情思沛邑從官有意眄廿泉恩波不獨新蘭若麟鳳呈祥五百年

次韻荅曹德昭臺郎見寄

華墅雕欄護玉塀光涌珠纓耀摩屋空空誰問維摩病才絕徒憐顧愷癡塵土汚人思自奮雲霄舉翮欲

何之期君臺閣終鸞集濯濯清風刷所知

曹德昭嘗蒙寄詩已率諸徒同和呂仲實僉憲偶見連和三首相遺予與仲實未及識感其相知率爾次韻上荅

桂殿蘭宮九尺墀從游扑握與伊厓形殘佝僂空全智腹飽侏儒只學癡屠贈瓊琚非報也載瞻銀漢欲杖之道同何必論傾蓋白首如新不易知

百裡推殘不自持雪山巢頂愧芻厓人祈天女多求編衣千里想光儀何待蒙供識象厓鼠首兩端知史巧我學吳兒欲賣癡拭目扶搖斯下矣馳心江漢顏點燈酣萬穴笑兒癡孔顏聖域先登矣儒墨風流一貫之顏續三賢記并杜山行應許野僧知

仲實復和見貽勉荅二首

佛國親登七寶墀見超無見揔持厓情塵空盡還同俗結習都忘不斷癡東嶺雲歸招共宿北山鶴怨任它之吾徒未識毘耶老涂天華不白知

當年射策動丹墀獨考遺經演聖厓早化鷗鷗矜意氣冥憐鷓鴣語嬌癡支郎居越逢玄度蘇子來吳識

器之脫略形骸忘物我風流莫遣俗人知

張夢臣侍御題東林李伯高西疇詩卷次韻二首

風流一代盡纓簪千載令人感慕深老去歸田三逕就樂賢勢報國百年心霜餘鞠圃疎堪摘雪後梅坡遠有清如聽倚梧吟

送韓九成臺郎赴中臺 詔遣祠躬謁莫忍看藜竹兩斑斑

賢勞念子獨遴征上計鄉程夜不停月暈有虹連碧海星流如使度青冥權衡執法裁風紀樽俎詠奸肅政刑報奏歸來承異澤好迁驗馬到林坰

送趙子威臺郎還都

王事雖勞足勝游千官迎候夜鳴騶憲綱久著威名重人望還推學術優稅總直躡沙漠雪題詩偏愛海門秋歸臺更美皇華使報奏天光動璟旒

送楊文舉起江浙省宣使

凍解春江卅未青雛鵝四牡在林坰家聲奕世推鵬斗天上何人識使星黃閣盡簪春盎盎火城分直夜交焚明年重對賢良策第一膺傳出漢庭

柯敬仲墨竹二首

醉墨淋漓滴雨露春九重何止動奎文老龍夜奮千年壑來鳳朝翔五色雲淇奧多賢歌衛武猗梧有淚憶湘君買山只合丹丘住騰種清陰為我分

何處龍吟百丈泓驟驚風雨助縱橫榮紆拳石藏千
岐次第寒梢數寸萌嘯谷何人調六律柯亭無客賞
奇聲五湖付與垂綸手斬取長竿釣巨鯨

柯敬仲作枯木竹石圖寄撫隱御史命題其上

木石山中託鶴盟歲寒不改此君清相期雲霧隨龍
化更待天風引鳳鳴靜對閒琴宜夜雨閒來歌扇愛
秋聲老樵自是伶倫手調入黃鐘取次成

子昂竹石

竹君石丈舊相忘曾奉王孫直王堂碧映采恩雲氣
合潤侵宮硯露華涼平泉田首班樵牧艮嶽隨時化
犬羊猶想舅中丘聲在龜谿拱木兩浪浪

眉壽堂為趙子固賦

壽域鈞陶萬類春華堂偏尉白頭親黃封殲汎雲霞
動樂語寧煩田兩露新閥閱聯姻森庶兄曾玄奕葉盡
麒麟編衣不改斑衣樂忠孝無全在子身

次韻馮東蕃侍御游鍾山詩

左須勝集慕山陰只尺鍾山足訪尋留客但教尊有
酒歸田寧計橐無金才名久著三朝望經律仍窮萬
化心一代風流真可畫後來感慨既六由今

東麓侍御赴燕南憲使留別次韻奉餞

從車相帳候城陰暫別題詩辱重尋便之鸚鵡洲頭
酒空憐骏骨市千金烏臺衣繡中朝貴牛巷炮篳故
國心萬世不磨存有道人間彈指去來今

絶句　五言

豫章　釋大訢　笑隱

題圖二首

水元暉江山秋晚圖

紅樹宜秋晚澄江媚落暉扁舟如嘆我莫待白頭歸

江山白開闔元氣忽淋漓貫月長虹夜涪翁許獨知

松雲翁畏蘭

風佩參差倚秋香暗襲予愁来禁不得誰吊楚三閭

畫牛

草煖犢子肥牧閒牛耳濕誰知荷篛笠風雨租稅急

溪山小景

溪光深照席雲氣暗沈山好似西丘上扁舟幾日還

口號四首為海樵公送別儀真舟中作

道合形皆寓心親跡任疎偶然成解后握手勝交書

矮蓬仍漏雨盤屈不如初漢使天河上難追萬里蝉

功名隨分有聞道古難欲效令狐社霜顱及老俗

蒲香仍五日不是獨醒時河從人醉長齋律自禁

絶句　七言

次韻馬虛中遺士贈熊以善之金陵四首

江湖隨處得相逢四壁囊衣客意同自是雲踪無住

著秋蓬何事解隨風

時文平生孔文舉詞章今代沈休鈎溯望是雲林遺隱

德来應才俊困明時

朝望泰淮雲氣清夜聞鶴唳帶風聲參差天關牛頭

沒斷續鍾山馬首迎

梵踪空聞指惠約上書誰復繼鍾津千載德萬壑不歸

去落日長江思遠人

次韻答石室元晦

不審住来相訊未青衣迎棹慣君人攲篋分餉家家

似舊擷炊香損顧新憐君身大不及腆想見道公應更

義能泰重歸石淨圓

貝闕羣仙鄰玉質也知天上是金銀深慚造物相料

理巖穴偏宜槁木身

義公死葬廬山下也詠墨華一度開猶喜老禪隨幻

住昨朝天日寄書来

杭標雪宜同房住況是苔華雪不如扁舟短棹不成

去聖聽鍾沈月上初
贈日者沈愛山
君平天上知名久牛渚無人解汎槎獨抱襄衣江海
去扁舟風雨度年華
次韻答熊以善秀才
升堂亟赴鼓隆隆獨著儒衣謁嬾慢也勝朝四隨雁
辺西風千騎過雲中
風雨歸舟圖
中流鼓枻欲何之乘興何如興盡時鼓鰐垂涎風作
横山長水遠暮歸遲
古廟折碑圖
古廟殘碑野水村行人四首暗消魂遥天何許孤雲
沒不盡青山萬馬奔
贈顧可和二首
鏡容識我麒麟種茅氏憐吾丹鳳雛幸有小郎供膳
羹土酥如練玉芝腴
江湖有術青烏子香火多霊白鶴仙乗興出游歸亦
好采芝種术赤城邊
虞伯生學士以五詩贈一上人蒙見及一公將
歸蜀謁趙魯公次韻

酔羅浦陶金匠羅散華方丈寫伽陀扁舟許我往
去浩蕩江湖萬里波
潜宮樓殿五雲開雲外青山萬馬来蘭蕤天容歸化
筆故應留待謫仙才
我愛鍾山心佛居墨翁重掃刼灰餘
先皇同受霊山記千古神龍護念書
魯國數年書疏斷每思高會聽雲和別時有約終相
覓綿竹江頭雨一蓑
西蜀高僧識馬駒十年江表錫飛錫萬寮宗門喜見南
日千衆開堂借品題
林華瘦影月微茫風袂參差玉佩瑞更覺徬酸生齒
頬千林烟雨待青黄
李息齋墨竹
李公墨妙俱陳跡誰識湖州苦用心惆悵此君猶玉
立空山風雨夜堂深
雪窓蘭
百畝無香失舊叢著為膏沐轉光風趙家三昧吴僧
得来覺山入鶴帳空
舟至通州夜雨大作

明日京華拂面塵穹廬如雪馬如雲雨聲未忍孤篷
別故遣蕭蕭挽上聞

次韻送客暮帆開眼庵何人誌異林後夜月明潮又

楚江送客暮帆開眼庵何人誌異林後夜月明潮又
炊青山空繞雨華臺

魚樂圖 子作菴東園招將謝退休而未能入居之
希古禪師寄魚樂圖索題感而為賦

築室開池學放魚旋禁九島作江湖畫圖更覺烟波
好野水寒塘雪箐枯

畫馬

華山歸牧空龍種傳得丹青十二閑前崇上京聞虜
蹄白雲如見六龍還

湘水行春圖

湘江何處問幽栖野服行春曉色微著我茅茨相伴
好不堪衰疾未能歸

淵明歸去圖

橫北海上只徒傷夷隘空聞餓首陽歸去來吾故
里高風猶是晉文章

百鷹圖

既集還飛水正深風驚葭葦亂聲音江湖尚爾防鷹
弋何為傳書到上林

孤嶼圖為雁山德長老題

淡烟踈樹月朦朧路暗寒潮斷後通添個著衣我
住明年飛錫海門東

梅雪齋為温彥常賦

梅夢相將映遠空參橫猶愛月曈朧更期佳實充調
鼎記在青黃烟雨中

李遵道墨竹

曾共琅玕節上題淋漓不記醉時揮湘波如舞風如
佩猶待騎鯨碧海歸

次韻荅吳御史五首

贈了空羽士

劍光電統落塵裂阿母金盤進紅雪擘青一笑三千
年更約乘鸞拾海月

秋夜宿平洲江風山月亭

波紋織綃閘皎裂玻瓈萬頃魚龍夜向來鼙鼓海門
秋氣壯牙度穹廬月

寄西山李處士

每憶西山水竹居秋風林影夕陽踈江湖正自無知
己底用嬋人索報書

宿雪峰菴

雪深麋鹿無行跡雲外樵歸何處笛差禪騎庵不鎖
人損拾荒苔挂高石

游仙

乘雲直上黃金殿騎鶴歸來白玉京飲乾石髓開還
今酒點蓬萊淺復清

濟法師清鏡閣

閣前湖水清如鏡好為行人照白頭寄我畫圖憐我
老何年鏡裏認扁舟

次韻馮東藩侍御留題鍾山八功德水

天上羣公玉笋森也隨陶謝入東林臨池最愛清如
鏡不照衰容只照心

東藩侍御赴燕南憲使留別次韻奉餞

碓譚咄咄氣陰森玄度三生得通林自喜神交忘物
我誰知宇宙本同心

竹石圖

壯年會盛克明於幹禮部舟中後蒙以便面相寄
今見與喜近仁臺郎作竹石圖喜而為題
憑偏稱臺郎玉笋班江月弄潺湲竹君石丈能

聯句

秋夜同太原張翥仲舉永嘉李孝光季和龍翔

寺聯句

先皇曰潛邸梵宮冠東南金碧驅紺宇翥摧幢覆璧
柱六龍馭神馭光百靈護麟鶴騶桑地錯龍庳氣訢殿擁
貂璫瞥文石露篆古翥化城天樂酬杏梁虹飲渚光
辟梵磴生潭複道星辰直訢艙棲烟霧舍浮圖琅當
語翥藻井累甍圍曾暉攢錢鳳光清旭眩冰蠶望氣
芒碭遠訢問道空同嵷御床塵究究翥仙仗華毵毵
珠襦鏤玉柙光猶座涌寶龕遺弓泣父老訢靦亘奔

侯羣农冠闕原廟翥矛戟園精籞馮凡數末訓光銘
鼎紀玄譚

聖祚萬世啓訢法筵諸佛叅貝靈譯經六翥圖繪笑
僕三華髮衆唄作光象教一嘆語猿鶴驚此客訢林
磵沈餘懟齊厨飯香霧翥暝冥閣鐘聲鏘錦篤渴歌抉
飞礎踞雕庵駝酒精妃無補訢偈爾知匪堪燥吻茗
屢沃翥苦心禁頻探焚實續迅翏光棬籠納霏嵐豔
龍月采淨訢鑿落雲液甘風籟揆古柏翥秋陰挾高
枻戶牖蜂脾蠢光丹青海波湧社中合陶謝訢方外
師瞿聊息影了虛寐翥梶禪屏癡貪菉菊交折聖光

伊蒲不盈飢心同略形跡訢累遣忘憂悛錦雉絡扇羽翥赤螭銜劒鐔魏豪支嬰眉光塵尾揮鬘髮堅黑避屈賈訢陋邦敵吳郊韻劇魔膳落句雄神力擔擁鼻極營度翥剌手勞鉤撝槭箇遍銀鹿蠹葉剔白蟬幢燈粟蠢光鼎香穗醪墨訢境勝情自曠理超思弥亹山河入帝緤天人縻優借後籃翥報章媿木李雷帖踰貧忖訢話言諒所慕沾醉詎可妣光捧席白足彗慧翥觸屏薦頭憨訢偏袒爵肩聳光鏤注鏞耳僭翥我涉誕謗訢爾汝忘詁諭翥鐸發粟穰厚色溺醪味醲光剪薙差可笔食魚

吏須沘翥青谿溪以瀏蔣陵閒其甜訢茲事付千載相期結廬庵翥

豫章 釋 大訢 笑隱

序

道法師實錄序

宗徼宗朝方士林聖素譖毀佛教法師道公爭之徼宗怒黜械春陵及靈素敗國亦覆昧者或誣佛以禍福吁郭愧進而彊燕穆生去而亡楚豈隗能福穆生能禍人哉抑善善者人同棄也敓佛大聖行之國中繫童孺信之亦終毀乎彼世之言治道者必徵於三代三代之所無則黜以爲異獨不察

夫三代之地不過數千里其俗簡易先王因其時而教之詩書易禮後世地廣數倍俗益偷薄而禮樂刑政不足以盡其術矣然後西竺聖人之教出焉無刑威賞勸人自格非遷善至若趣厥道妙窮神致化聖君賢臣陰資爲治其有功生民也博矣古有功諸侯子孫猶得世食其土況吾以道爲嗣者乎嗣而絕之不足以爲嗣矣器勞也而新之火敓也而燧之未有弛也不有張焉若法師者其張宗猷與當宣和之政淨器肆虐盡惟毀佛而已而廷臣無敢言者法師能試命斧斲食其食思死其事足以振世勵俗則非徒

有功於其教也有功於天下也因法師涉今百七十載而世有不聞其名者十世孫福崇緝其遺事求述於吳僧祖瑛瑛喊曰吾祖也因遡其譜與崇爲後昆李蓋派別而不相聞知久矣乃拜受而述焉文成請序於予予視今之寄我法中侯居豐食樂其盛以不或廣有念夫先世之孔艱哉吾興其盈焉世無法師矣瑛也磊磊有奇志強記而辨可世其業尚勉乎哉

天禧寺嵩講主刊施五十三佛名經序

吾法一入中國皆知佛爲大聖而當時華梵之譯者訓佛之義不曰覺而曰覺者以佛與人均有靈知之性特覺與昧之異耳然覺而不昧則人皆佛也若截然以大聖自尊使望之若天壤有間則人將退而自畫無進脩之益而非所以道世也譯者之示訓有深旨矣又覺有三義焉能自覺者二乘也能覺它者菩薩也能自覺覺它而覺行圓者佛也曰覺即佛矣復何假於念焉蓋以人心昏亂故佛教之以心念曰誦由外制內精專誠一至於念而無念無念而念常覺不昧以返求乎自性之佛也金陵法嵩講主博通經論嘗謂脩行捷徑無踰念佛乃考經援義參其行

頗取五十三佛與三十五佛名印施勸誦其訓迪有方矣或問於予曰世有詩書禮樂之教若是得無泥滯乎予曰聖人之教不同而同於爲善夫詩書禮樂上知下愚固一念以擴夫自性之妙雖庸夫竈婦可使也使家捷人誦下以戒惡興善雖刑措可也上以合乎道真雖比屋可封也又將游乎清泰之都躋乎仁壽之域則物也我也聖也凡也胥然同體尚何矣於世教哉高聞而喜請書以爲經序

送瑞少雲歸江西序

至大中予主餘英山寺三年寇至剽掠俱盡僅脫身免常所惟厚咸相聚匿笑莫有顧予者獨少雲奉勞苦數十返明年佛智遷往小三月適作其徒多背去而少雲又與二三子留侍賢佛智歸江右少雲永聖太白不得從今復走宜陽而省焉於其行重予有感矣世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教而民或悖之溺於愛者忘其親詠於利者傷乎義吾徒辭君父之尊絕伉儷之欲惟師與友之道得同乎人也而吾徒貴遠游大方衆輩居千百錯落砥礪期庶乎道若是於師友之道又專矣無汪乎欲無競於利其庶乎

有終矣嗚呼孰謂俗之變能移於吾徒者乎若少衰
者可以敦俗者乎

蘄州蘆山接待其報者若翳桑餓人得簞食猶
世未有好施而不享其報者之多義耶噫人無良心久矣將
戮力效死池何報者之多義耶噫人無良心久矣將
天啓施心俾有獲其效如此吾浮圖氏祝髮居僧坊
其宮宇食飲裳衣之奉無一不仰於人人亦樂乎不
新或適諸四方則又有作室亭堠問奉猴饋食以迎
勞故行不贏糧居無館穀無與僕扉屨之需朝昏暮
楚遇彼館人如閱郵傳彼見來者接踵于道亦不暇

計率相視為故常死者不以為德受者亦罔知媿未
聞責以施報禮者何其寡恩於惟生民之汩於情與
而愛棄而憎愛憎而恩怨隨之矣故吾徒尊之於君
后親之於父母皆委之若遺以遠游者使不累乎情
以悉力於道也道必求諸師師不州里鄉閭有也如
得其師幸聞道以歸則君也親也彼食我也無不報
矣又何必計功而食詰詰嘵嘵如里嫗為我淮右古
稱奇山水吾宗三大士闡化諸祖率出蘄舒間至今
游錫不絕緇門志弘作麾麈中道行者如歸子思繼
之者以文施不報為解或忘乃事則弘之志不終矣
而幸其安以食息于斯者亦不可以不自勉也故書
以訓之

道場寺雲峯閣詩序

東漢時身毒僧摩騰至館之鴻臚寺後僧居咸曰寺
而以律制之寺率以律名至梁有禪隨唐有教雖各
以道訓其徒而寺猶律也貞元中大智禪師作禪門
清規而律律於是始判準規立東西序西以儀于衆
永以董庶務而帑藏出納係之然昔猶交譏其事欲
備慮之以閑其故不以東西為嫌今也反是志高潔
者不適於俗狃於俗者近乎汙而東序之譏始病焉

曰吾既汙之則將甘受而不辭必濫厚賄飾輿馬至
白民其衣僕圃廝養侔鉅室務滋黨以脅其主飲酒
誠啖貪吏使不問已甚者有業產萬計故有以來役
僧之議吁寺幾何而不淪胥亡也予行四方所麾寺
幾千百永異乎是者雪道場者宿渭公嘗任寺之東
緻以庶儉聞始寺不競能損己以紓公公以是裕益
猶亦示其黨以不私於是闢方丈作鉅閣以居其主
閣成而吳越之耆師碩德與湖海縣流咸為歌詩頌
以落之而徵序於予予觀人之勢而後食作而後居
孰不求豐諸已有公焉有私焉使審乎公私之辨又

益之以幹而成一閣者夫豈難為哉渭能拔其伍以不汙又罄己資以刊傳鐙錄十卷施諸名山其所立不啻有大過人者則頌之者非徒美於渭亦將有懲於其伍者焉而吾不能不重感於今也

悼中天竺布衲雍公偈序

延祐四年四月七日禪師雍公化于天竺中峯五日闍維之歛牙齒設利與常所持木槵諸不燼者為窣堵藏之先是移疾卧天勝院彌月曰吾可忘衆耶遽昇歸中峯力疾訓徒戒執事者以事為書十數通與友訣乃怡然委順衆相視愕如也夫人道之貴以誠乎性也自教流諸夏諸師之言性者罔不極于奥而卒歸於文言莫克自盡及吾祖以直指之訓來使人恢然獲所素有其末也不能無敝而後之宗工又因敝為制故有倡彌高而機益峻如三代樸散穀化衰而刑禁峯楛之慘用焉命擅之不行而盟會侵伐之例列焉皆一時權宜非得已也然奇變不常縱捨無端而可捕撮其影迹執今之學者不能自誠以盡性妙徒玩其迹相與師授徒變曰某若為而高而峻其而平實勿學也墮其闌鑊鑿其穿穴取其語之近似者摸擬之以為古能是遂以躐清序尸鉅刹傲然以名於世世忘恬不為異而朝得夫偽真也噫惟於死生之變不可誣不俟詰而較然矣禪師始居天目之西爐事高峯妙公亢其徒至郎春爨樵櫪晚嗣其道固知異乎如此者矣漕使雙瞿公請居大覺寺十餘季以勞衆數逃去衆懷之復稍稍尋至然不威或久則惕之亦不屑也居中峯衆益至食不繼則貊乞以給貎瘠黑少容止又語韜寡文人始譏以不韻及是皆大愧悔爰徒媿之反譽之也譽不止且悼之矣有得南山悼偈若干首示予予喜其能敦乎本已事乎末可激勸學者故畀之存云

送方上人序

士貴遠游以能交天下士也通年王公待士之禮爵士不克游惟吾徒得肆游窮燕首越所至諸寺咸命典客司游者非徒利舍館而已其送迎有禮先後有序主賓倡荅橫機迅辯有足觀者故游之遠莫若吾徒而交之廣得人而閱之又莫若典客也然猶必擇通邑大方多衆乃克觀天下士而為務叢煩寺俊不屑於就其下者又不足以交其客以故名亦昧昧焉延祐四年杭淨慈得方上人為典客客至如驛善其職由是譽日起以都邑之會賓客之多無逾錢唐

而淨慈又大方使上人典其客上人衛人也衛之俗
多儒其流于吾徒者亦漸儒習故上人雖游不廢吟
事而旅者樂之然吾徒遊之道非以富山水慕閒
遠而事於議議篇什為也故上人之歸得贈言於其
友不以詩而以偈爭以古德之事以告之有深旨矣
上人勉乎哉

揚雲叢居士作淨蔣山僧堂偈序

寺古制皆有僧堂然惟會食而已至於寢處則有別
室如今教律院猶然也獨禪林自唐開元中百丈海
禪師作清規設大連牀於堂率衆盡入居之林端為

木圍盈赤以貯三衣一鉢外無餘畜也聖卧起居有
時凡晨昏午夜以及旦長老首聖加巡警焉惰者罰
不率教而擯之至於禪寢訖若枯株湛然止水衆千
百肅如也由貞元距今六百年他規盡廢僧散處寺
內外甚者一己占屋數十間積產業以萬計輿馬僕
從儗巨室宵刑法汗宗教有不可勝言者矣而堂之
規猶獨得如古使天下之凡若僧者盡撤其私室禁
而私畜而會之于一堂申以吾祖之規教之庸有如
前所陳之敝乎而僧者飲終身不越堂戶繼之以不
昏不亂虛而照寐而應超生死越三界雖古聖賢不
出乎是也金陵蔣山犛建於梁寶公初名開善宋熙
寧間改創禪院居衆千百踰江左第一泰定二年春
寺毀于火翰為灰燼長老晏芳禪師能以誠感人
人故樂為之用無貴賤貧富咸顏出力效指使期
年而寺成者過半而長者揚震之同之曰若僧堂者禪林
之元氣也我則為之暨訖工費鈔十萬貫有奇高明
爽塏視舊有加焉震之復與諸公登其堂歌頌以落
之于觀夫佛寺之興率謀諸施者然皆以像設金碧
之盛可夸耀於人之耳目而徼夫福田利益而為之
也而震之不夸耀不徹福其志必曰居此堂者為能

明佛之性傳佛之道然也若是則承報於外者其責
輕責難於內者其任重而吾徒之居此也得不戒且
恩乎

王氏孝感瑞華圖詩序

世之有符瑞神異之事載於書驗於今耳聞目睹數
數然也而未有能究其所從出使人瞻然以不疑者
其故何哉從以孔子不語怪為解而其所以不語者
又何哉或曰怪不足言也若是則性與天道不可得
而聞者其亦不足言乎孔子生亂時道降俗薄故因
時制教扶持綱常苟非切於人事唯恐致惑於人特

秩之而不言耳然則其終不可以致詰耶西方有佛曰人之性其來無初其往無終大而天地散而萬物日縣於上兩澤於下山嶽河海卉木鱗介至著神奇物怪變化萬狀皆自一性而出故有聲書以通風雲酒而降雨莽感而魚躍箭逝誠格而泉涌共惟性之本具非假於外也使能全其性之妙雖天地停萬物育末啻過矣吾於王侯瑞華之異而重有徵於斯言也初侯父忠愍公使日本死于王事侯母方盛年擢斷髮為居喪參高峯妙公得其性妙之旨矣而侯自弱冠出仕即以能稱累遷至三品官而養母至孝母

既學佛泊然於世至治二年七月朔趺坐而逝遂以佛之制閣維之獲舍利五色斷石為窣堵葬焉侯猶衰絰居亹三年從儒禮也一日莫於廷有折山丹華於斑者俄結一物如杯玉零瑩然人咸異之而以詩文稱美者何限侯謂其母佛之徒也徵言於予予得以佛之說告焉人之均有是性而物誘之若蔽焉若失焉非有明而復之之功烏能死而不亂者耶夫欲善乎性學者無踰於佛而治世之道必用於儒也今侯之於母明佛之性用儒之禮乃是而感通故異華之徵皆性善之徵著著耳而侯方鄉用使擾而充之

移孝於忠以致君澤民使休徵應而甘露降醴泉出則後之人又將歌咏之無已也侯名都中由兩湖漕使令為福建運都元帥坡張氏諱普貴字無為云

送張子安御史序

南臺所轄三省江淛為最重常歲監察巡按必選上名以行天曆改元之秋張公子安來杭時故相新薨北方用兵供給繁劇海上獲諜者戮于市人心洶懼子安由淛西東入閩巡行諸郡以鎮撫之隨事損益觀時會張外濟內恕民獲其安初行省以禮物錢徵欲過度至是劾其罪追所缺歸其主天子聞而賜之

集251 183

文巧誠牢不可破雖有子產之智何痴以得焉或者苟祿自愛見有怙勢作威與無辜被禍而牽於上之好惡者則惴惴焉唯恐有閒以累于已也必先委之而去況敢擊其所直其所枉乎又消遁嬾畏譏謗日馳百里夜宿公館戚閹吏固扃鐍雖親友莫得而晛屋梁聖終日澹然無所為至戶外事漠不加省而烏在所謂察與訪乎若是猶曰守文毋害而況有不可勝言者耶雖然衣必拖也而後濯之不有敝也其親更之故

上即位之初首定風憲之選凡所擢用率皆奇士而子安尤蒙寵知吾見其蹇蹇匪躬肅清邦憲以奮其大有為也夫也尊道德而抑奔競則君子以類進而小人不敢徼幸矣先教化而後刑罰則吏畏法以知義而獄訟簡矣擇賢守令而汲進之扶植之使得以盡牧宇之道則家給人足盜賊息而閭用紓矣若呂公著之言御史當論國家利害之大計毋察官司薄領之細過者吾取之吾久居巖穴遊方之外者也於時事不通比者

聖天子易潛邸為寺臺官命予居之而辱子安之愛无萬以其所司直言也敢不誦所聞而直告之

王可毅尚書還朝序

金陵古建都地然自孫吳而下皆偏據南方弗克統一說者謂天地之氣至南而極不可以建大國朝諸侯蓋陽生於子而極於午子位北方北猶蘇也謂萬物至此絕而復蘇始而終終而始生生無窮矣必王者自朔而南陰陽相與其氣循環而後可以當之歲在乙丑

今上皇帝以潛龍來居而向所謂龍蟠虎踞者若增其雄而章其有所遺也說者又曰古之天子巡守方國後世不然而天生命其氣循環而後可以當之歲以通民情以任天命之寄粵若稽古之聖必先使之周游南北世祖西出閩陝浮襄漢南略武昌歸繼大統混一區宇而開太平萬世之基今上為

世祖曾孫蚤歲冑涉艱險轍環天下是天所以付

世祖者而以畀之也天曆改元之十二月

上以潛邸為大龍翔集慶寺尚猶

世祖駐蹕武昌而以其地建元興寺焉明年九月

命工部尚書王公來董其役先是

上命行御史臺擇主僧居其寺不以大訢不肖俾倫

洒掃以是得曰承尚書公之約來而竊觀其為人温然而春汪然而莫知其涯也聽其言跡其行必欲內不以一豪欺於君外不以一豪欺於民交以誠莅事簡以嚴御下也以和易而樂與人為善方是役之興江南大旱民始疑懇公既至儆内府例人日給錢米有差聲工屬至不約而集者二千人乃縣鼓鳴鐸以程其勤惰故工無浮食五旬而朴告具十一月朝廷陞公為天官尚書公為尚書遣使趣其還客有問於予曰天子近臣學問政事方施之天下人望之朝以繼夕而乃濡滯於一寺之役無若不相當然況佛之道不知於世教何如也幸毋蔽於私為我陳之於是進之曰佛之教簡大無為上智者由之以造乎性妙合乎道真而中人以下猶能遷善畏禍故其化之弛張有大焉有小焉如唐之太宗房杜宋之仁廟富范亦謂君相之聖且賢者然皆資其道以善于世而國朝崇信之萬度越古昔蓋以薄海内外萬方罪匡其習俗各異十已八九而鮮有不事佛遵其化以善者孰謂於世無補其或佞之過度縱其徒而不之制隨禮法蠹生民是溺其迹而不適其宜然非佛之咎也今

聖明在天下萬公方以房杜富范自任凡所建明無一不合於道益以歲饑民無所食商賈無所售其林工無所鬻其技相喜為流聲而莫之顧乃於農隙大出錢粟貿材傭工于以集事于以振之惠莫大焉況以潛邸之重而

上嘗居之四年宜臣子者於茲祈天永命而盡忠乎所事且志不避難易身不擇勞逸亦其所職也容乃媿諛因以其語質之尚書公曰子言然也我行有日矣盍書以為北歸贈行序公多名士弘宇可毅皆

上所命之云

送岳住雷守還 朝序

皇上居金陵之四年山川百靈保祐聖躬勛功懋德年度朞告具以向方不利于歲而止又明年

上命岳住公來測圭致景築基而營焉若夫資用之從出官吏之效命則又有臺官以捉其綱御史以糾其怠具於敬慎協如也每晨漏下五刻公必先至乃伐鼓下令置籍以閱其屬或某某事而與奪盈縮寫諸勤惰覽忿之間鉅巧歷善計莫之察也不十月而落成其布畫規度悉按京都而江南或未覩故吳

越湘漢之人裹糧來游接踵于道心動目駴至相繪
圖而歸傳播詩美謂　國朝崇佛古未有而莫能推
原其意或有取於西西金也金水相生欲培本以彊幹
論其功而不及夫道是未知佛也欽惟
世祖奄有區宇文綏武定各有攸施而佛者慈仁怡
愉無刑威實勸人自畏惡而趨善可以薰陶至和而
躋吾民於仁壽之域舍是無有加者故　累朝遵之
以為盛典然尊其教必嚴其居弘其道必來其人嚴

其居有成功者公之任也弘其道而未知所濟者吾
之責也故吾如而喜再而媿而三則愚矣吾自奉命
洒掃以來朝夕兢兢于是思率吾徒荣勤於無為致
美乎不覩六鑿無所用其明心匪不能措其巧崇然
而基突然而奥而同然與萬物者游斯吾所以脩夫
內者也使吾之脩夫內能若公之有成功則庶乎免
矣公甕吉剌氏事母至孝母沒二十年見人有母與
言而偶及之者必流涕嗚咽不已友諸弟終始無間
言而居官有異政嘗守覃懷聖至其屬邑脩武有唐
太宗廟公禱之其夕大雨霪盡死至治間朝廷作
太廟命公董其役事辦而民不擾至今傳誦之以故
特膺　選命而有是行也而授公留守云其年至順
辛未十月復有　旨召還住山大訢序以贈之

梅孝子序

梅孝子居吳門孝於其親有過人之行母嘗疾萬醫
藥弗療於是割股肉為羹以進母啖之而愈它日母
復疾且益甚孝子取香之有膏液者為臣灶然頂與
臂梳于天顛滅已算以延母壽時夕陰雨拜起仰視
雲霾淨朗奚斗呈露母眊昏見神人盛衣冠持盂水
汛洒之即起無恙今年垂八十愈益康彊邦人士為

詩文稱道者甚衆有以輸子鄂人之說疑其毀傷致
斃以瀆于政而質於予予謂事有經有權世降俗下
民澆久矣苟有一善君子嘉其志而恕其情可也仅
壽申生死於父命徂魔死於其主龍逢比干死於其
君而史稱之不以戕生為嫌仁人孝子不忍其親之
危殆或可覩其生之萬一寧顧一創之烈雖死猶樂
之況其不必死乎又人心之感速於影響蔡順之母
嚙其指而子則心動宋壽昌七歲失母求之五十年
不獲得乃然頂臂刺指血書佛經祈終見之所謂人
事盡而天理見者也天理者性也由性之充可以貫

乎天地神明達乎死生變化而造夫道矣曾子謂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孝之大者孝子能因是以明夫性而進夫道其於養親不至已乎孝子名應宇禁甫子未之識其質於予者蜀僧光公實以書来其言若是云

送臺醫馮善甫序

道德之貴尚矣然以之輔世導民非薰陶涵濡之久未易成化以取速效下而諸子百師之學雖各有可觀而衛生恤患切於時用以施惠愛於人者莫醫氏若也故古之魁儒之士不試用於時則顧為良醫以

行其志世俗日降庸醫躁利務徼幸以當其技而人之誤致委斃不終其天年者亦矣予来金陵識馮君善甫以名醫為憲臺郎屬日交公卿貴游然聞人疾雖賤貧無不往視惡予善樂或它醫不能治更名善甫疾無不愈至有所報謝則辭不苟受人咸稱其長者後至元二年夏天台僧會翁病且殆息幾絶其友名善甫理之即無恙會翁感其德而形諸歌詩焉予觀人之生養息聚惟適之安求甘毳以奉其欲時診察以宣其氣摘思不虞也而吾徒之適四方犯寒暑忘饑渴使影萬里無倦僕親舊之相恤孜孜焉惟聞道而後已固將外形骸忘軀命視死若歸也而仁人之心能無軫念之宜乎善甫之待會翁而不望其報矣吾故序醫之上而告之以道德之懿而不為虛美也

豫章釋大訢笑隱

序

奉勅重脩百丈山大智覺照弘宗妙行禪師禪林清規九章序

祝聖章

人之所貴在明道故自古聖君崇吾西方之教不以世禮待吾徒尊其道也欽惟

國朝優遇尤至特蠲賦役使安處居而期以悉力于道

聖恩廣博天地莫窮必也悟明佛性以歸乎至善發揮妙用於超乎至神導民於無為之化躋世於仁壽之域於是報

君斯吾徒所當盡心也其見諸日用則朝夕必祝一飯不忘而存夫軌度焉

報本章

性者人之大本也振天地而莫知其始窮萬世而莫知其終佛與衆生均有是性悟之而登妙覺迷之而流浪生死從劫至劫六道異趣業報展轉無有窮已所賴聖訓洋洋堪作依怙吾徒忝形服與法系遵其行之為律宣其言之為教傳其心之為禪而循吾天

謂大本者以同夫佛之全體妙用始可稱佛子而續慧命也其於諦曰追悼尊世禮哉

報國恩章

國有禘祫四時之祭所以昭功德隆本始重繼嗣也而

聖朝崇佛

世祖而下咸各建寺謂由佛應身以御天下化儀既終復歸佛位於是設

聖容具佛壇場月以五祭龍翔為

文帝潛邸奉

旨春秋二忌各開藏經七日畢臺臣設奠展禮知生而致夫羹墻之思焉然吾徒之朝夕于斯者毋以華侈施受兩已則不徒食而徒居也勉之勉之如

世祖列聖忌諸官至期詣各寺行香謹識時日于左

尊祖章

人各祀其祖重其形生之始也形生始於窈然形有時而化愛有時而盡惟性之靈然不昧者不恃生而

存不偕已而已故佛教入必明性而後之學者復勝於文言不得其指歸猶醫之善方書而廢藥石何益哉及吾祖達摩至示以直指之道而人始廓然見夫自性之妙不求文字不資語說而得於聲欬聲色之外則吾徒之傳祖道嗣相位者如火之薪水之器無古今之間豪髮之異不猶重於形生之始乎後百丈海禪師又作清規以居吾徒而禪林於是乎始白雲端公謂宜祀達摩於中百丈陪于右而各寺之開山祖配焉見於祖堂緇紀序

住持章

佛教入中國四百年而達摩至又八傳而至百丈海公唯以道相授受或巖居穴處或寄律寺不聞有住持之名百丈以禪宗漫盛上而君相王公下而僊老百氏皆鄉風問道有徒實蕃非崇其位則師法不嚴始奉其師為住持而尊之曰長老如天竺之稱須菩提以齒德俱尊也作廣堂以居其衆設兩序以分其職而制度粲然矣至作務猶與衆均其勞曰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烏有庾稟之富興傑之安哉故始由衆所推既而命之官而辭聘不赴者多矣後則貴臨豪奪視若奇貨然苟非其人一寺廢蕩又遺黨於後至

兩序章

兩序之設為衆辦事而因以提綱振領無不開習然後擾位稱若司帑庾歷庶務世出世法無不備用所謂成己而成人者也古師臨衆馭物則全體僨用所謂成己而成人者也古猶東西易位而交職之不以班資崇庳為嫌今岐而二之非也甚而黨鬬彊弱異勢至不相容者有矣惟主者申相訓以戒之欲其無爭必慎擇所任使各當其職人無間言可也

大衆章

疑虛之水卻林之木以聚者衆也今夫大方居衆千百倒稟而炊赭山而爨亦其所聚也而四方之來如歸若已所固有者果何為哉蓋佛以人之流轉三界出沒生死惟明道悟性以超于妙覺則羣生異類咸資其善而訓其徒以肖己為然故人人之待其徒猶待其師雖摩肩接踵而至惟恐奉之不及不以其衆而少怠也不然則有以尺地斗粟而相訟者多矣豈其獨愚甘委其貲以廣吾居輟其飧以食吾徒吾徒之食于斯居于斯衆何為哉果何為哉

僧不序齒而序臘以別俗也西域三時以一時為安居出入有禁止凡禪誦行壐依受戒先後為次而制之弗齊故結制有以四月五月十二月然皆始以十六日丙謂兩安居者因地隨時惟適之安或曰壐臘或臘之義或曰壐臘或謂埋蠟人於地以驗所修之成人驗其行猶冰潔或謂埋蠟人於地以驗所修之成

虧者類淫亟俚語庸非相傳之訛耶且吾所修證壐不能窺叅外物可測其進退我今禪林結制以四月望解以七月望若若先一日講行禮儀而期內得專志於道故略其篇文亦隨方畦戶或議不如法而不知其得法外意也中土以冬為一陽之始歲為四時之第物時維新人情慶禮貴同俗化在隨宜故以結解冬年為四大節周旋規矩算觀龍象之筵主賓偶酬無聞師子之吼禮文秩秩猗與盛哉

法器章

上古之世有化而無教化不足而禮樂作焉聲壞之

歌不如九成之奏窪樽之飲不著五齊之醇然文生於質貴乎本也吾天竺聖人最初示化謂人人妙覺本無聖凡物物全真寧有淨穢無假修證不涉功用而昧者茫然自失若髑髏焉於是隨機設教擊犍椎以集衆演之為三藏修之為禪定迄于四十九年而化儀終矣梵語犍椎凡瓦木銅鐵之有聲者若鐘磬銕鼓柷柝螺唄蘗林至今倣其制而用之于以儆昏怠肅教令導幽滯而和神人也著夫大定常應大用常宗聞非有聞覺亦非覺以考以擊玄風載揚無思無為化曰自永雍雍予仁壽之域清泰之都矣

曹文貞公續集序

嘗讀唐房杜王魏傳咸稱其善屬文而文逸不傳特著其相業與善諫諍之尤焯然者至今人人稱誦而以不得全集觀之為恨然聖人之教人本以尊德性道問學士行之美全德為上德充於中文著於外其為政設施則必俟夫時與命而君子不可必焉故觀人之道稱其政未若論其行論其行未若黨其德往年吳興趙公子昂巴西鄧公善之與予為方外交抵掌論人物亟稱漢泉曹公士開丰德之美予故以心識之至治間公以侍御史來蒞浙西憲使省院百司

氣慴服衆善政著聞天曆初
文皇尊用儒臣特授公西臺中丞尋以老告薨于家
謚文貞公至正四年御史臺文下刻公詩集于諸路
府學示所以褒崇元老勸勵來者而使有矜式焉惟
古國史采詩以觀民風漢魏晉唐而下詩益盛猶必
擇夫名家之傳世者然後入誦而家藏之若公之作
固可名家傳世也公之季南臺管勾君又得於公之
賓從僚佐門生故吏之所稱道傳寫凡詩與文若干
卷增刻之可謂善繼述者矣若公

歷臺省建言論事槩著書簡不止此藏於碭山家
弆君以職所繫未暇歸而掇拾編録尚期它日以成
其志噫楩房杜王魏之逸遺人猶惜之而公之丰德
既施於有政復有文以傳後於是人又喜公之有子
而古慶澤之流於無窮也予嘗承公有一日之雅竊
叙其末而附于韓之大顛歐陽於居訪之義或無嫌
焉

送常道夫游武夷詩序

士貴明道而不知道之所以明其有得於師友講論之緒游覽資以潤色文辭敷明著述自足名世傳後孰有泯見聞絶思慮超然獨得於筆授口受之外以振天地窮萬世而獨存者乎吾游方外辱交名公士夫慕其雄文碩望者固多矣而

獨得常公道夫公天曆間解西臺照磨徧游名山東
探禹穴以極于海西踰岷峨南渡滇池北入窮髮意
所欲必至萬里跬步也凡魁儒隱士禪宗僊老必罕
已諮詢及言忘神會脫然有得於語默耳目之所不
及而親造之妙則又若身至目睹之不可誣也自是
而學益進年八極磅礴萬物以與天游矣後至元中連為
三臺御史犯顏極諫詆擊奸邪有古亮直之風陞雲
南憲副行省百司敬之猶神明士民愛之如親及公

辭歸省憲交訟人益以重公公家關右少仕江南中
年歸蔣廬蒞教二子皆為名儒使奉祭祀於是放情
山澤時從一僮或單己獨往日百里如飛與野老暨
牧豎慶忘歸冬夏一裘葛泊如也及臨政言事錐刀
質在前不為少沮蓋能一死生齊禍福而威武可屈
乎視身世物我如避逅而貴富賤貧能易其慮乎吾
睿叟宋楊次公之為人而公則庶幾之至正三年宣
政院奏公斷事官未幾移疾來金陵踰旬月又將有
武夷游吾羈官寺而不能去乃書所嫓以與之別
送周君榮判官序

國朝建行臺于金陵以統制南紀故金陵雖大郡朝夕奉約束惟謹郡守佐往往避煩不樂就就或託故去否則盡剔鉏鍔務善圓以趨合而猶或不免焉至元六年冬廬陵周公君崇來佐郡奉上以誠持己以廉介不激不隨不為表襮惟章明法律示吏民以信先數年江西湖廣輸粟郡舘轉輸海運達于京郡總吏裕取而約與致闢妃敎傷巨算公至蓳之下令條析一示之平至今遵以為式更作臺治察院與曹南王卞將軍祠委公督其役工具落成而民若不知三年郡安其政公雅恬退求薦揚而與人誦之謂古之仕者得仕專行志故施惠於民也易令則牽制上下而金陵為尤難況一倅能設施如是乎由是專

府帥一閫視古良牧金陵帥幕大父守廬陵公以蔭三為邑宰皆著善績及是累官五品而陞秩未涯也夫棧道九折而車行無休息梁平伐而舟衝尾以濟惟愼之而已況公以家世之舊安行乎仁義而輔之以才智何適而不可公行矣當大展其用以副與人之祝予忝同里文辱知竊喜而書之且率吾徒賦詩追而與之別

送高德潤歸義興序

子居杭鳳山時有別墅陽羨歲一至焉林豐谷平園大谿之勝又多故家文儁可與游從始欲卜居之特愬其賦役煩重兼細民頑獷好鬬甚至其父母妻子有病殤死輒祕匿不敢鉤人啓吻佯相毆擊密以死病者推墮昇致乘之以掠人廬室器物小則責賂及負若租貸甚則誣之官撿覆逮繫至累歲不能自直者往往而然故家巨室不幸遇之立可破產其有幸能樹立則必結官府交責游援聲勢以自張吾則使子若弟業吏不顧汙其身覩以保其家舍是則雖有良田沃壤不能一日而守之也予去杭來金陵

而不至陽羨者十八年矣今年春高君德潤來自陽羨訪其故家遺老則論亹無幾而重吾所感如是焉德潤年壯予茂大府將試補吏不樂也上書御史府御史器之舉充校官捧檄而歸以尉其親方大肆于學以應 明詔以取科第仕進若拾級爾予故書所感以贈其行使其里之人視之庶有以變其俗且期德潤他日試用為長民於四方必能敦美風化致時治平則吾可隨地卜築終吾之老于以締方外之好焉

送姪陳九萬道士序

吾族由九江徙南昌世為士人自吾從祖父伯父與吾始學佛而吾弟與姪又有為老氏學者吾鄉之人以是占吾族之隆替而不能不有感於時代人物之異或者又曰自戰國秦漢以來王道不行大夫士無世守之業故豪傑之士往往寄跡于浮圖老子中而世道系之矣噫為是說者指其跡則似之泝其世推其事則有旦悲也而不察夫道有常有變有異而同同而異而終合於大同也人之貴在明性而孔子罕言之至於定書其三墳大道又闕而不傳豈以生亂時惟因事制弊急以經常之教維持之故於若性若命若死生鬼神有不暇論且不欲以廣大無徵之語以疑其俗然猶時發其秘惜無上智之資能自求而獨得於言外也及佛入中國而言性也詳以盡萬物之源復于大樸以即乎性命之正者雖翕張不倫而同所以輔世也如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與吾所謂三界唯心萬法唯識者不同乎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萬物出於機入於機與吾所謂三世果因善惡影響者不同乎而後之不能本其道之同而斥以兩岐之異不惟其教之善而譬以末

流之弊者非通論也又安得通人而與之論我適吾姪九萬来省予問鄉曲詰故舊而及或者之言吾不得不復其說且喜九萬雖黃冠而不廢儒業又將從吾游以究吾所學而吾以潛邸新寺方事營繕而未能也故九萬輟別歸洪他日寺成乞退居叢穴當拈九萬同往因書所論為約而訂以毋爽云

楊氏鏡中序

嘉禾楊公顯官四十年有異政猶若不慊然常曰人之貴在明性而已聲利非吾志也而佛之言性大備於是交於佛氏之賢者而求其說焉其家人子弟率通佛理有女名端慧聰敏絕人適姑蘇陸承孫以二

族之大施德姻黨而樂習禪定凝聖終曰自鞫鏡中取於應物無跡之義夫範金為器者各職其用之勞則弊惟鏡之為質也靜而其用不煩明足以鑑量足以容其來不迎其去不將其在人則靈府也人不自見其形俾自視莫見也必得鏡而後見之夫鏡外物也形吾形也非鏡吾無以見形非見形吾無以見鏡之明故旦旦視之猶恩夫壯壯而老日遷月化倏忽變滅而形不能久也而吾之所以靈於物而旦天地不磨者反棄之不顧其輕

重取舍顛倒若是有足悲夫

月上人周易解序

吾族世業儒而吾幼學佛於儒之事不通臨川危太樸以其從父有為釋氏曰月公者所注周易徵序於吾予予謂儒先於易論之詳矣庸置吾喙於其間哉吾與月佛之徒也不若以佛之意求之佛言性之初靈而明虛明而風金火水相盪相摩而天地人物形焉與易有太極而生兩儀四象八卦其旨相合而老子曰道楊雄曰玄是已或謂人稟二氣五行以生而曰性出天地何哉夫性之體其大無外其始無初其存無終不可得而名狀也古之至人以其高而明者象乎天博而厚者形乎地又於其中靈然不昧假夫形氣以生者為人與天地而三之天地變化而有雷風水火山澤重之以六十四卦衍之以三百八十四爻而剛柔卑尊之位列焉猶人之貌言視聽思其質有聖愚之相遠其事有吉凶悔吝之倚伏雖萬不同未有不循夫性而出者也而世之以氣以習論性而自狹自私以自戾夫先聖之言吾無取焉惟鄒子謂心在天地先而天地自我出者得之辟之水出於崐崘其始濫觴流而為江為河為海匯而為沼泓而為泉鑿而為井鼓而為潮汐激而為濤波漂而為沫為泡汩而為泜為濁為穢泜而為冰融而為液其實皆水也如以一溫之小而責其水之不大不知水之全者也人之局於形氣之微而自昧其性之廣不識夫性之全者也能識夫性則可與言全易矣故先賢曰心易曰已易者有得於佛之說人人廓然以見夫自性之妙不儒釋而異也則月之註吾之序孰曰不然吾又聞先師言咸淳間三衢耆宿簡竹屋由餘干過臨川夜與月公論易達旦而別簡恨迫於官事不克以禪門綰要相與激揚蓋月未嘗出游終日兀坐雙

觀河圖有警悟非由師授而欲也受業雙林寺自跡

記

開府儀同三司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集賢院使
領會同館事吳國公杭州淨慈寺歲閱藏經記

吳國公居京師念遠太平登台輔無以報寵恩乃曰昔唐太宗以仁義之效治幾三代猶命僧玄奘譯經身毒廣玄化也矧茲萬方畢臣點夷蠻貊因率禮義猶因果禍福是恩佛者若操冥權以翊善道淵乎博哉今其書具存將數楊厥旨俾蒙者蕩者知所趣

嚮求合所謂生而靜者則我志紓矣始以皇慶二年捐幣金萬定散中外百大寺閱經五萬藏且命司寺胥者權以子母歲取贏之防以供費而毋終不匱常歲率如之杭西湖淨慈其一也浮歲二月吉乃考鐘衆乃大集北鄉以祝畢作梵唄訶諷誦惟謹越二年天子特加開府儀同三司又明年奉　旨須香來江南凡閱經百所皆刻石以昭前美以詔後者勿替也

元觀時只以默以宣化格異類學有人天人天肅穆邦家之穀生植涵濡膏澤滂洽窮髮朱提崛崍夷睞九譯嗢咿拜稽蹏足惟大教是毗惟邦家是崇由吳國公光昭孔融南山崔崔我疆我理淑氣日隮祓吳國孫子吳國孫子無念厥宗伐鼓考鐘克永令終

開府儀同三司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集賢院使
領會同館事吳國公杭州高麗惠因教寺歲閱藏經記

佛於天下咸所尊事或謂報福以幸求禍以苟免而佛可誣也庸知佛之道多方有大焉有小焉夫大庇之事佛也志與道合玄默寡欲澤下於民之謂施戢禍定亂之謂慈不傷生不畏死若唐顏真卿宋富弼范仲淹是已其有窮土木糜金帛屬民以要福利者非佛意也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別不華公相繼為江西江淛湖廣行省左丞相惟曰自貴富以訖有家予嗣

為報于君親思欲風動于民率之以忠孝莫若善事佛先是以幣金千定施杭十大寺使咸以子母相生歲取其什一給其費以月第之各閱經一藏迄祐四年又自武昌寫二百定以歸興元惠因二寺通前為十二藏月閱之歲周而更始焉惠因寺受金最後以

冬季藏事必肅必共圖久刻厥爰琢堅石而刻之辭曰

維西有聖覺道尊心冥萬物觀化元摻括么麼無遺言有作緝之富以文疇俾津筏惠轄瞽恭恭左相為雄藩匪徼匪媚忠孝存曰覺有訓徒之勤畀之金繒期勿諼拜稽萬壽奉我君爰有親于思孔殷高峰之陽湖之原考擊鐘鼓揩令聞尚期似之伊後昆

吳興封山資敬寺記

楚越多奇山然不窮蹊深入不得其朕行者告病焉獨吳介錯河湟易舟楫可游衍猶苦沮洳無喬木鉅谷以臨高深居者眛如也予居南屏有別墅武康舟上下風渚閒望諸峰嶢然異之曰古封山也德人文翁居之舍舟造焉松離立如戟徑術脩直少折得方池植多美夫渠碧草蜿蜒鍵門廡邃深隱若巨府金像位殿上神人環衛考鐘縣鼓衆濟濟多儀儻走報翁肅客升堂入于室客主為禮引坐圖事頗瞻風景蔦石人立又北巨石龜伏泉出背尾匯于坎溢流入于池山左右顏中特起奔伏不窮東抉計籌又東走天目以起其勢南抗石城西揖蕭圩其麓戟手曰是清淨居毋相汙輒入寺或實蔽作我捍禦外隆中夷氣煴而清植物肥碩翻飛鹿挺若與人狎以相樂閒暇也翁喜荅客且語之故始山之未歸于我為宋給事中盛章墓至大初其孫遷葬而去我與值渚上相語合願奉質劇取視已害即輸其直五年為室益殫鉅萬感無所乞假然常居未有圭撮餘幸成之不自知其何道也又曰人之貴乎物者以明道也道不明斯物矣吾又幸聞諸師故師之高曾宜祀于奧而形生之始又可不報故吾之貽穆配焉若盛氏之鬼亦與享宇下以廣慶也將聞于朝請名資敬寺而未有紀師幸至不有待耶乎辜矣行四方辱佳山水不少睪疲於頓踣又否則或汙于庸富家遊錫不一顧能若是山之奇得集賢主人以與吾等游者寡矣將寓翁一榻以盡褒朽而又有楚行心忽忽也以吾宗之重若吾屏懦者負芒不幾於敗覆而翁之林之德使遜跡自善非牽於茲山之累乎又見吾黨之似是而非以位以氣以相軋者庶幾乎翁不可得也翁諱清杰族吳興姚氏世業儒幼受經杭之道明寺學博而要雅器量自持確然於物無駸欲好周人急故邑人相殺翁長者無犯翁意有過里中望其廬戟手曰是清淨居毋相汙輒入寺或

惡子因以牧草薪為善自效其道感人類是恩難其繼益訓徒徒元禮元遜成有軌度可世守也末書之用嚴其訓

杭州金剛顯教院記　代趙魏公作

院始名華嚴菴宋紹興己巳演教妙空大師惠齡所作也居杭城之金剛領既成以授其屬惠清使主之清益講經論衆益盛其制可視大方考之圖志龍山圓壇古有顯教院而墟其址久矣軋道己丑請于郡顏易菴名為顯教院歷嘉熙間市弗戍于火院俱燎賓祐初有道行者相地於仁和縣之上閘愛其勝買

之因徙居焉而嚴爾僅給福卒而景明繼葺之猶多所未備至行榮始克大其世作殿閣門庫堂室已慮百間始至大辛亥迄祐丙辰凡寺所宜有舉無遺者先有田三百畝至是倍之而有加焉禁為人端謹一時王公貴人多喜與交又有主幹以治一寺宜其有成也猶欲戒其後人使皆如己以勿忘而求記於予予聞能仁氏之學有三曰禪曰律曰教而今之為寺之制有二有以其徒相授受者有官授賢而主之有官授之或不當主之或不賢率及瞑目猶悵悵以屬宗泣以命其徒為正乃相地於府治東南陽南俯川流北走市闤厥位向四方之人咸得而居之者使不賢視所居如傳舍或不葺以故其寺常廢惟其徒居焉作殿堂樓閣門

之相授受者舉多完好又其後之皆賢而後能久而不覆然世之為人後者猶曰繼志述事效能仁氏子人之子唯以道為嗣有其室而獲其道猶傭居也今禁之訓其徒則善矣予復欲輔之以道庶有以起其

宗云

松江府龍門寺記

宋嘉泰中參門如嘉了性傳天台之學嘉主錢唐淨教院歸華亭東五十里作菴與性同居之里人從禱兩旱疾疫無爽施者日至後性舉益著奉詔主天竺興福院淳祐元年又勅易所菴為龍門寺以甲乙傳

次嘉性亡嗣者失人寺幾歲淳祐七年有思賢者蚤游禪林嘗主嘉禾普賢院歸視榛莽勵志興復始徙寺于黃土塘居十五年擇其徒之可任者曰行潛曰可宗潛由靈隱首聖出住寧國之廣教院不以命之宗主延慶院退休于杭之南笠山至元廿三年命歸以寺畀之宗請曰寺頻海嶺不覲則寇至欲圖久而慮後人以安奠若再遷賢曰吾所以命子也圖之亦而賢率及瞑目猶悵悵以囑宗泣以命其徒為正乃相地於府治東南陽南俯川流北走市闤厥位向四方之人咸得而居之者使不賢視所居如傳舍或不葺以故其寺常廢惟其徒居焉作殿堂樓閣門

廡庫為屋二百餘間祠佛菩薩天神之像千五百軀供設以備寺有田若干頃以授宗宗以授正正以授文明明以授智傳傳錄其實來言曰吾曰兢兢于師之訓思後之不武而顛覆厥緒則吾祖之業隨矣幸賜之言因進之曰今夫世入積起銖寸得良田居室以遺子若孫又懼其不能賢以保之擇師而教焉期其賢明富盛相繼於無窮也而求諸勲舊之後能守其高智之故業者千百無一二況其嗣有光烈令聞者乎而吾徒之居所在常千百年幸而免於彼者其故何哉議者謂吾不私

後子人之子取其善以為用故能守以不隊吁何見之末也獨不念夫物生之汩其真而淪於惡者衆矣吾聖人者出然後拯而納諸至善之域凡後之有崇其宮室圖象者皆所以示其教也存其教者為吾後必也以戒為壇以定為室而以道相授受其胄無終也而曰吾遷吾居而安吾食吾土而久者特未之思耳傳於是作而曰吾知所以訓矣吾之後人其庶乎免矣願書以為記

龍興路靖安縣毗盧院記

唐有水潦禪師者不知其閭里族姓天寶中始至洪

之石門見諸峯鈒鋋若龍蟠者愛而築室居之後馬祖自豫章來渰潭師往拜之問佛法大意但錫之仆地師忽大悟起笑曰大奇大奇語備傳鑰錄自是學徒雲集易巷為毗盧院以祖之門人何啻十百若百大海公南泉顒公歸宗常公皆傳宗于後而師之居與渰潭又相通也其同居酬倡與繼繼者必非常士而失於紀述使後世不聞其風烈為可惜也宋嘉定閒寺僧曰紹者思其不競閒海啓崇壽院之徒實溪道公有高行為邑近慶寺首亟迎歸而奉之道與四川制置趙大雅相善大雅為結廬院左曰無名菴

時徃咨叩院以中興淳祐元年十月望道書偈遺誡而終有徒六人曰禮曰賢曰滿曰圭曰和曰慧寶祐元年丞相謝方叔欲奪寺基為墓圭之徒紹淇撤其寺徒而避之既而寺丞陳公其為請復以基還寺淇林敏有遠略一時名公多喜與游其徒二人覺元斯紳元際遇世祖寵顧隆萬奉旨居黃龍寺終焉斯紳之徒本潤潤沒而絕惟滿之後始大滿之徒印宗宗之徒斯班班之徒本深本深曰自吾祖居此逾六百祀雖微而或絕或繼得不斷盡中棄於翳而僅免陰陽家言

氣六十年一周今踰其數已我其復之乎乃具畚梮斬榛翳以入作殿堂樓閣門廡庫稟包湢齋室踰百楹列像設鼓鐘之制不十年克濟于成而繕脩之未已也且來謁記予曰自漢時佛入中國寺以律制梁達磨來以直指之道相授受然皆寄居律寺唐貞元間始有禪苑清規而禪律於是判然矣夫禪心宗傳道之大者也律之制古也二者不可偏廢守其規度井井其道斯為得矣嘗觀唐僧碑多名律師其規度井井凜不可犯而今則已之非徒革律而禪亦隳矣世之流俗指寺之命於官而主者為禪而以其徒居者為

律問其名覈其實漫不省為何事吁可惜也毗盧院居世為律居而祀水潦為始祖及今猶有生氣如深山大澤龍虎變化不可睥睨故它之大方莫與抗也而潔之徒嗣可游禪林有聲所謂張其宗者歸而求律之制以迪厥後庶乎其不悖於古因書使刻之以為

記

龍興路奉新縣寶雲寺記

佛之宮徧天下皆因俗以為教吾行四方所見僧遂習各異獨吾鄉為稍近古以其俗文而儉又有馬祖百丈之遺規在焉而新吳寶雲寺當豫章雄峰間劍於蕭梁時始名信誠寺廢於唐之會昌復於大中至吳大和四年克脩其殿宋雍熙四年又脩之刻石具存大德三年殿圮住山紹廣雍凡居室之宜有者悉更新焉自門廡堂殿樓閣庖湢與其徒繼萬昌通撤而作之像設華麗丹堊劇其華好復增田山以裕衆食而寓書以記為託且曰由梁及今八百季矣故家遺物如飄風聚沫不可把玩而吾始更新其殿不以佛之教人以善而人心之良因善以存其教乎然自吾祖之始構始築幸績其緒以至於吾不知其幾世矣故吾不能不惕然而思以新吾後之人繼繼於無窮

也予謂物因於化而成壞相尋蜚天地不能久佛言有由一心生萬法而天地依之以成立然則無古今成壞者其惟心法之妙乎使虛訓徒如馬祖百丈傳佛之心為心則天人異類咸資通力而蒙休光繫吾宗是賴又豈以一殿之勞欲後人保之勿壞為可世其業哉寶雲代多著德而別院為七虛所居者曰觀音院尤飾整肅院舊多竹熙寧間僧可臕作此君亭縣令李平記之東坡蘇公題名其上亭久廢而人至今傳誦予少時數造焉別且三十年拘於官寺不能去安得操几杖從里中耆年想其秀眉槁項可畫也虛

與先師游年今七十三愈益健子得請於朝而歸當拜而受教姑記其略云

吳江州水月院記

吳江州南五十里有湖數百頃湖中有土昇隆然廣可五畝壙古莫有居之元宋嘉熙間僧覺春廬其上曰水月菴六傳至允諒築隄以庶之作殿堂樓閣悉完好請于

帝師易菴爲院而求記於子且曰世以良田美宅貴豪奪及積之浸廣而官之賦役益重於是有不勝其用而病且寢者相望也故吾相取人所棄而有之以至於吾吾以一身之微寄於水月之上汎汎如虛舟之淩澤何往而不自得哉予謂忘卑者徇利樂閒曠者徇境其誘於外而爲物所勝一也若是則子之媚夫水月以居之吾爲子記之皆外物也胡欲念以返觀乎內雖寓宙之大虛空之無窮曾無一漚之量而彼水月者又不啻隙中過影耳則子之居將無所寄庸置吾喙於其間哉雖然虛己以觀物則物皆吾用不泯於空不窒乎有中道然也如是而子之媚夫水月以居之吾爲子記之載歌水月之章以遺之

龍興路南昌縣印土寺記

按豫章職方乘城東五里爲浮紫塘有院曰永安莫考其始宋治平三年勅改印土院桑門謹公主之十六傳至悟祖勵志興復紹熙四季作說法堂又十八季嘉定庚午孚其族諸孫楮氏作大殿門廡齋寢悉具度弟子十九人其後至隆有紹祥猶怪翁游禪林才識絕人嗣法西江謀公住存觀派別爲三居以龍田甫二頃塡充其浪無以備繕備至元中始買田廿三畝得穀三十石屬其徒紹益別儲之而永積慧鐙亦各以私田來歸稍復取羨餘益以饒復增益田合諸施者得租百五十石作骨塔閣維之室與夫敝者葺關者增而它院莫及焉馬復訓徒有軌度曰永壹博通經論爲慈恩宗講主曰慧淵道高道昭文而有行滿嘗首衆往山高爲予掌記昭與藏且以院顧末請記予謂寺以律制古也唐百丈海禪師始草律爲禪版後命于官擇人而主其爲徒居者得仍

相授受而江右之俗良家子弟欲學佛必擇往居之
明師使受其業如雲峯聖原著德望者何啻千百皆
於是出故凡稱往居之得入奠吾江右若也而豫章
為尤盛焉又觀夫世以骨肉之親父祖子孫相繼繼
猶積累培植汲汲若不逮能十世不易其業者無幾
而往居之院求其往後以教以嗣若印土之歷數百年
資寡而往賢愈益昌大厥惟艱我吾宗由佛二十八
傳至達磨又十傳而至臨濟臨濟於今復十六七傳
矣而凍乎若九鼎之寄一絲也彼世之親以愛往居
者以義義有時而絕愛有時而泯惟吾宗之傳以道

道無古今也吾既以印土之往啟世其美又欲如雲
峯靈源傳道以荷吾宗故於其請記也而重告之

寧國路宣城縣斬琅山法雲禪寺記

宣城之西七十里有山曰斬琅以其蒼潤如玉也或
謂山之遠引菊折若屋之行郎然晉宋間有異僧杯
渡者居之建寺曰興雲相傳梁寶公偕武帝嘗幸侍
臣蕭將軍至今在之為伽藍神云宋治平中勅改法
雲禪院宋季丞相吳潛利山可葬因請歸第穴墓寺
側　國初有　旨凡寺之產奪於豪者復之吳氏徙
墓去至元庚寅寇燬寺屬僧曰震曰壽相繼住山四

十載僅成佛殿法堂寢堂兩廡泰定丙寅壽卒時江
浙丞相脫歡公領行宣政院以杭之淨慈典藏永嘉
元碌主之居數年百廢具舉若佛天應真之像設與
門亭庖廩凡藥林所宜有者悉倫它日碌寓書於予
曰天下固多奇山水然非名德居之不足以名世又
觀人之營居室極壯麗以遺欵後未及歷世而易主
且壞不能葺者相望也自吾祖居是山可千年矣以
吾所成儗之大方不豪耐而吾勞之不易猶欲繼
吾者保以勿隳往思涉世多危機幸萬一不敗可藉
口引去子能厝之言而成吾志可乎予謂碌參佛性
茂公佛性之辨猶河海而曰吾未嘗言機迅雷電而
示之以無作解契佛祖而與物同然不為町畦也碌
舍珠饒而甘慕蒼何自苦如是耶雖然華騰不騁長
途而驟闖里有餘力矣龍泉不祿犀兕而斲之試拘
株柮有餘利矣故古之取人惟其才之何如而所施
之大小不論也碌字一關方壯而明敏過人吾故期
之以起宗而斬琅何足以淹之姑徇其請而為之記
云

記

王可毅尚書歷仕記

平陽晉陵王氏世多顯官聞人自子通平章以德望重一時子弟尤多秀整而子通獨奇其兄子士弘謂是能亢吾宗季十六見之

武宗皇帝奉　旨令事

君相治亂得失之要而時歌詩辭為樂圃

上以天縱之聖睿哲生知無資於學而密宥啓沃之功有焉自是食飲寢處不離禁籞者十餘季

仁宗聞其能授管領諸路納綿總管歷翊正司丞稍遷中政院司議至治二季讒慝構禍

上遷海南四年

上還京未幾復被讒出居建康士弘扈從見道多流殍　御札付士弘出褚中錢散之存活甚衆

上至邸曰酣飲以自豬晦士弘諫曰處屯莫若持正去吝莫若脩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酒能敗德不節且致疾昔人有不得志而逃于醉鄉者乃遺世之士聖人所不取也

上深納其言自是為之節飲士弘進採水飯淡蘆上食之美它味盡卻自是曰以上供歲丙寅五月皇子生擇乳媼難其人士弘家有媼慈且賢而己子方乳因輟子食以媼進將求它媼不即獲己子竟卒上惻然憐之賜羊酒尉諭焉十一月十一日

先皇帝誕節時

先帝為　周王居朔漠

上置酒進賀侍衛者以次為壽

上忽泫然顧士弘曰我今而不知涕之下士弘跪進曰

王之意不以兄阻絕南北而見之無從乎然志四方者不守閭里成大功者不戚戚於遠別

主春秋方富使守道而福至則南北猶趾步爾將見歡會之無已也

上乃悅而同列有反噬者欲危　聖躬士弘極力保衛數進規諫居四年蒞臣僭威迫

上移江陵勢益慫四方聞者皆涕下旦旦望之時七月炎暑先啓行曰凍雨颯至涼風著人天宇爽朗人心以蘇士弘曰視膳服適謹或通夕立衛馳至武昌

命士弘先遣治邸第得北使密語謂来時上都有國
哀毋令一人知者士弘聞之駭且思潛使報
上趣至江陵六日京師使至宗戚大臣以天命人心
之所歸奔走迎拜推戴北還萬姓讙呼人人自安九
月十三日
上即位于大明殿改元天曆王公百僚在廷傳
旨命士弘糾儀官禮甚習殿陛肅然時姦臣猶據上
都朝廷用兵征之供億煩重特授士弘工部尚書器
械繕脩百須悉備且著浮費數十萬定先是
上親擇甲胄戰命取珍寶載後乘以備賞勞及還士

弘悉歸之內府謂刑不可黷賞不可濫故每承須賜
獨多所辭讓
上以其混默未嘗言稱特隆眷之問曰在江南時聞
宗敬除桂陽知州貧不能往留滯都城中
上即授以監察御史它日 御華迴閣又曰爾孝兄
宗讓久居近侍見其敏而有容因 親書付執政授
宗讓大司農司經歷 特旨授南臺御史士弘始名
宗訓字士訓
上為易今名而字以可毅常留中與決大計或時出
外則密以 宸翰宣問慰寵無踰者而讓畏常若不
及喜汲引名士而不使知自己出至於睦親黨厚宗
族雖微弱疏遠待之不異賢貴而尤卹其孤困者
嘗自以勿類母氏教育嚴而有方暨有所成立而親
不待養故抱終身之戚焉比以
天子推恩贈士弘父某嘉議大夫禮部尚書母某氏
某郡夫人祖某官妣某某郡夫人曾祖某官妣
某某郡夫人
上一日謂士弘曰皇子賴尒乳媪保育而爾未有後
朕甚念之其賜爾王環一鈔五百定賜爾妻冠服珠

玉之飾媪夫吳官六品承務郎內府資成庫大使以
旌爾志士弘性夷坦詞氣侃侃不施戟級臨事議論
不少徇好惡想而明和而肅忠清直亮博厚長者也
或曰
上初来南時聖德潛被天下之所屬望而侍衛之臣
又皆龍庸變化不可測者也如唐太宗於為秦王與
房杜輩不啻布衣交故能卒致貞觀之治今士弘方
獨用而四方之賢者將責難於其身矣天曆二年秋
上命士弘来建康改潛邸為寺蓋其役因竊詢其出
處而得其為人且曰我知為善而常惴惴不知已之

不逮也不若爲記之使得以視昔之戒愚而加謹焉則庶乎將來之有成愚嘉公之不有其善而進德之無已也於是并錄或者之論若炓父子通公之所期與夫勿若壯之所歷方將黽勉乎彊仕之年以奮其大有爲也揩之天下垂之後世雖金石竹帛不足以盡令德者請自茲始

集慶路江寧縣崇因寺記

巡祐二年曇芳居金陵崇因寺乎窩館焉僧不滿百多耆宿有矩度庭宇靜深山環揖如衛左江右淮風飄馬駒使客憩止以寺得晉新亭故基山川風物感人詠思有不能去者曇芳與予登崇岡俯木末弔六朝遺跡未嘗不嘆世之創業如春華陽談隨手變滅而吾徒之居逃空虛棄宴寐莫寧而予遺者以存吾道也明年予過錢唐後曇芳示遷鍾山而白巖繼之矣

又十六年

文皇以潛邸爲寺當吾天竺來主之而衆又以崇因命吾法弟正達遠居十年以葺其寺之勞請記其事按圖志寺建於鏞宋人呼曠野寺齊厥梁大同中克復唐開元中以嬾融嘗居之始名禪居寺僞吳大和改崇果宋又錫名崇因政和間長老宋觀作觀音像

蘇文忠公以頌贊之視祖堂列杞若洪覺範與真如喆公之嗣正禪師者皆望重禪林正復多設利葬塔山中始居四望亭營安千衆今二井猶存紹興初遷于此曰文殊山若有待也然荐罹兵燹叢爾堙存至國朝遠衆宏公克中興之及曇芳而法席始盛作鍾樓僧堂衆寮庖湢以迄名衲遠造作大殿初有農畊田中視若物焉發及深淳得巨木六堅勁脩直理密而芳郁因以爲柱殆若神獻殿成像設金碧尤極殊嚴由門廡垣稟悉新之以

文皇嘗幸寺又賜白金乃鑄巨鐘以昭聖德蒸蘇公之賢作雪堂知生之有終作三塔又曰有寺千年矣賴昔人保以弗隳吾恩不逮而猶有望於後之人可無紀乎予謂世之言宇宙者以存吾道也包六合閱萬世也人曾不知其所存其大其久蓋將與乎宇宙之外不能顧省而自纍自牽者何限昧夫大者久者而常汲汲於眇然倏然以斃足其志何愚滋甚彼論禹稷顏子同道特以用不用易地皆然而較然辯之以此視彼雖以天下易陋巷猶以蹄涔酌滄溟孰優哉斯向之曇芳與吾浩嘆者不在是乎雖然不

以無為而隨有為不膠於外以失其內必交脩而偕
舉之吾道然也逵勉乎哉達勉乎哉達晚從先師又
與天目本公游其所得亦已量因其請而規之友道也
是為記

潮州南山寺記

至治間予居杭之鳳山潮陽蕃恭為南屏典藏往來
雅相好未幾潮之諸山以文上于行宣政院請恭歸
住其里南山寺自是十五年不相聞知矣後至元丁
丑夏恭寓書敘契闊且以寺記為請寺建於唐初始
未有業產開元二十二年有揭陽馮氏女以父母卒

無它昆季終喪持田券歸於寺得租千二百石有畸
又數年馮語人曰浮世非堅吾且逝矣詰旦不知所
之維八月廿六日也寺之人至今以是日為追忌供
設甚盛并馮之先祠之如生焉迄祐戊午里陳媪亦
以田若干畝來施祝曰吾施不多願壽終與馮同日
後果荷其言於是與祠祭於無窮也然產薄食僅給
若繕脩則仰于施者必主僧道行服人可賴以振宋
景定中丹山樺師作佛殿蔵殿礎石為柱豎天兵南
下城內外悉焚蕩寺得不毀惟田為豪所奪東山曰
公復之繼以一翁元公會堂文公皆善葬理又增田

以裕衆食至恭益新其殿堂門廡像設極于完好恩
後之難繼也顏書之石俾視以勿忘以永保勿隳又
曰人以田宅遺子孫能十世不易者幾希馮以田歸
于我俾其先世祀享與寺相終始非有識度大過人
者與抑私于己者人弗與公於人而人保之理則然
矣吾聞因于化者終於盡惟吾祖道大福及後世故
寄我法中食其食居其居以永久者亦所依之報云
爾而道不在是可不知其所自歟予然觀吳越名山租
入累數萬逋積復萬計縱其侵盜之饘粥不給如浙

陽人嗣法東嶼海公云

集慶路鹿苑寺記

金陵志載鹿苑寺居郡城巽維即梁之蕭帝寺天監
十三年造南唐保大間重建易名法光寺有鄧氏窟
天龍井按梁史武帝為雍州刺史夫人鄧氏殂于襄
陽歸葬南徐東城里山帝踐祚追崇為后性妬死
化為龍通夢于帝或見形光采驚異舍體將不安龍
潛水騰涌于井故常置銀鹿盧盒舒潛百味祀之因
卒不置后以帝崇佛又酷愛后化異類宜造寺以
資冥福但不當自名蕭帝寺必中更淪廢後人因其

始而稱之若江左之僧居咸曰蕭寺云由梁至南唐四百年寺廢而中興又五十年而寺壞邑人往德明脩之宋康定二年元絳為之記由康定距今復三百餘年矣寺側又有周處臺臨觀之美播之歌詠邦人士與四方游者無虛日馬而嶺嶠欲墜莫有顧者蜀山彬公過而嘆曰茲寺修建皆昔之君長大姓吾念其廢欲振起之而力不逮惟殿堂之朽腐者易而葺之像設金碧之湯漉者飾之又粥田二十二畝以贍衆食格如也寺之老其請記其事於予予謂杭斷潢者艤艭不若一葦之疾遵委巷者騏驥不如款段之安頓所施何如爾予居官寺尸位仰成萬柏千楹秬益憂思將往公大去振衣崇岡極目霄漢或倦而休聖而歎念攝大千於豪芒洞萬古於一瞬視旃檀樓閣而非泰溷糞壤而非汙而世之成壞得喪是非忻戚於我何有其起廢振之美足多公弟未果所頌爾公和州人族沈氏先至元間嘗除僧官江而弗受以養母孝迫而就之未幾即棄去凡有儲悉施諸山一衲泊然年幾九十神觀靖深有足書也是為記

龍興路新建縣雙峯寺記

佛智居雄峯予與道泰先後掌記復從往杭之南舁

侍語從容必及西山故廬訪舊隱問諸隣之廢興未嘗不感歎彌日延祐己未佛智示寂乙丑泰亦卒又八年泰之姪信父以其同受經雙峯院之頗末請誌而刻之按豫章職方乘城西六十里石陵幽曠為祖翻經臺臺東即其院也始居伏龍雙峯之陽相傳梵僧駐錫里人從禱有孚必大疹之門人傳逸其氏為可惜也唐末石拾遺歐陽持歸隱峯下意欲院為己居而以己之書堂在山陰石鼻者使為院於是朗禪師與易而徙居之蓋楊吳之順義二年而朱梁之龍德二年也先是有善地理司馬頭陀者記其地曰

石鼻雙峯如鼓如鐘匪公匪侯梵王之宮及今人誦之至圖狀以驗其實云宋嘉定間院之老[illegible]嘗祭掩室閉公於雲居有聲禪林中若[illegible]澄者尤高行而工於詩與太史薦大山為爰餘皆恪守規律故它大方咸取為矜式歷至元癸未寺火耆宿普暉德浩領高與徒了義了洪道泰道堅擔圖與復由門廡殿堂樓閣齋寢與佛菩薩天人之像經唄鐘磬之宣郊庾之入加於舊而增美焉然積十餘年始潰于成今復四十年而文繼守之曰我僅克勤克儉思後人冈之思而忽諸則先志隳矣幸賜之言予觀於人無貴賤崇

庫莫不欲其世之長久昌熾窮志竭慮為之培立而
變滅倏忽常出所不料或有指吾徒之居得擇賢而
嗣之可以勿替然隋唐間號稱古招提者於今其存
其已者幾希矣能若雙峯之作而復起不亦幸乎是
不察夫成壞相尋雖天地不能保惟究道之妙全性
之用視宇宙猶旅泊閱死生為夜旦若吾大寧祖者
則吾徒之所當盡心也不求諸此而求諸彼斯佛智
向之所以感歎而吾與泰皆不能悟泰嘗主姑蘇之
寒山寺集宗門紀載四十卷可以示後詞曰
聖教東漸歷唐而盛大寧傳宗海滴嶽鎮心法授受

匪求諸外有得其自語默罄效來學然兢兢林壁
有績其緒實維我祖雙峯俞奔飲江如臯我卜其與
不曰委積無為而為靡成靡虧如石不有莫不恒久
執圖其猷維大寧是效我銘不阿用詔爾後

集慶路溧水州明覺寺記

明覺寺居溧水州西四十里唐咸通十年建始名正
覺大順中改明覺宋治平二年勅賜額而因明覺之
號至元元貞間隳圮殆甚寺僧妙琳啜然以營治為
己任罄己所蓄復裒施者更為佛殿法堂崴廈廡
廊廡等屋凡若干區琳之徒善祐作諸天之閣奚僧

之堂祐之徒宗儒重作庫屋葺山門素飾佛菩薩金
剛之像又貿田以裕之食寺用益振後至元四年冬
寺之徒師棣請記其事惟佛之教大而倫其要在於
傳道傳道在於明性明性則人人皆佛也要不在飾
其儀像而憑述倀倀窅然所鄉趣蓋有觀其像設而敬
心油然以興由外脩內以得夫自性之妙者斯土木
金珠之飾所由作也故吾徒之崇宮室嚴像設非徒
為奉美皆有取於與人為善況先聖縣記正法像法
次第說教其可忽諸於戲今而魔事日熾所在佛宇
隳壞而墟焉者相望有能振其墜而在乎成者幾希

而欲求傳道明性以昌吾宗不可得也吾故於明覺
重有感焉因書其事使刻石山中以勵其徒當有憤
然而興足徵於吾言也琳於祐僑俱當塗人祐嘗為本
州僧正僑為和州歷陽縣都綱糚居天禧寺皆教誨
善療醫聞人急雖百里徒步往救而不來報無貴賤
皆感而敬之有足書者與寺之產業并刊諸石陰云

嘉定州南翔寺藏閣藏經記

至道無為無言也而所以為以言者將使墳羣生陶
鑄聖覺其有為而然乎以本覺明妙之性淪於六趣
散於萬類形氣情欲相搏以生相感以化以蕩流無

垠故仰而記之以劑情絕欲澄瑩精一求返于初
而甚矣情之蔽固性之不克復也乃酌其機隨器所
授示六趣以果因影響使之遠惡進善以超于聖賢
之域導二乘以四諦十二緣榮菩薩以六度萬行逮
人人妙覺物物全真以倫一代化儀而猶曰彰其跡
爾若夫顯本歸實雖聖冏知豈世智凡識所能擬度
哉況性之精微言所不及惟善言言者能言於無言
而後可以達無言之言於是有月指筌蹄之喻而啓
迪將來非教莫宣斯三藏之文為世法寶聖凡顯幽
所共載仰如日月於晝夜賴之以為嚮導也蘇之嘉
定南翔寺僧祖勝以己別業為經堂庋經于中歲選
淨行僧閱之復施田五頃給其費餘以倫緒脩而來
記於予予禪者故取直指見性之道與契經合者告
之而申以辭曰

餉空于斫酌水于缶而水與空非大非小如性圓形
虛空為吾萬象交彼昧冏覺或聾而惜善啓其機
爰得我心如屬于耳如接面命彌隱而顯鳥飛魚泳
花雨風清海天如鏡孰為檀度曰比丘勝勝即我謀
妙斡其樞不有作者德山之徒視佛不為火書壞廬
冥行同趣不既躉與

集慶路觀音堂碑陰記

御史文彬嘗乘馬度秦淮河之武定橋橋折馬墮河
中文彬被橋柱若有神持之得不溺以素事佛因解
所佩金帶粥錢若干緡作堂于橋東偏素觀音像其
中御史李公平為之記命景德寺僧德茂居而董之
或譬以世有救災弭患幸而出于險者衆矣而佛氏
喜神其說以傾於人而人感之噫有是也是未察夫
佛以萬法惟心亦洪範之倫五事而福極應致中和
而天地位故有誠之至而魚躍泉涌揮戈却日啓金

縢返風豈皆神而奉之哉且佛之義訓覺即吾心之
自覺而覺人也猶所謂明明德新民者也觀音以大
悲濟物者也猶禹稷之視人飢溺由己飢溺之也矧
其聖神不測者耶文彬居官舉其職若曰吾晝而安
行徒卒導前猶不虞于蹶幸神相以無恐而物生總
總豈無窮而顛擠以陷于危若是者乎吾將拯而援
之亦猶是也是以觀音之心為心以禹稷自任者也
尚懋之哉茂請記其語刻之碑陰文彬名帖穆薄華
畏吾氏堂之地隸景德寺而歲輸官租錢二十四伯
南北深七尋廣如深三之二云

婺之永康縣東南三十里有三峰衡出其西少折曰白雲峰相傳葛洪鍊丹其下又前引如襆盂者曰上安山也中夷而曠可容千室後周廣順二年里人陳氏以所居為寺宋大中祥符間賜名光惠至元丁丑燬于兵僧志匡它山已罹寺之老惟拱知浩始來題為庫室以居尊物故其徒德明慶林更作殿堂門廡樓閣丈室賓館餘百間象設鐘鼓之制以備助其費者邑大姓徐道鎮與子祥又割田畀寺寺益以濟明林於是度其徒使甲乙傳次曰紹光曰興惠曰自紳

曰自平曰了義曰崇正曰崇後咸戮力營繕迄三十年克濟于成而明光惠純平與鎮祥相繼以已寺柯之了義與予友善列其事凡寺之業產負劑暨徐氏與它施者名族將龍石而紀刻之嘻人勞矣夫吾聞古之人有志於道雖萬乘鄉相猶將捐之而視治田里居室者又不足論也然人之營生作而後居勞而後食常若不給然其世之勛業非遺其時雖聖智不能惟道則脩諸身人人可自致其力而人不為之常汲汲於外以自困朱少有得則孳焉非愚蔽滋甚彼世之人或迫於口體役於君父而不得已也孰若吾徒者所業空寂而亦若彼何我棄所貴與所當為而爭較瑣瑣於不足為其得失鉅細當有辨之者而義之言曰事必有為而後可以無為苟佛欲其法之久於世也制僧坊居其徒命執事者董之以勿壞而子取諸滄泊無所用不為世俗譏乎然不可以偏廢之居以有教也而後啟道光于代茲吾祖之所以葺其居之不易不有俟於吾之後之人乎顏書子之言以為記

碑銘

荊門州玉泉山景德禪寺碑銘有序

按傳燈錄隨開皇中天台顗禪師居荊州玉泉山有神通謁稽首前將軍關羽以戰功廟食此山聞師欲營精藍顗左役事七日而成樓出神巧事聞文帝賜頌玉泉寺煬帝又割環寺地百餘里歷唐有弘景惠悟二律師居之若懷讓一行皆從受業而神秀者亦築菴山之度門則天中宗咸尊為國師厥後代多名

德逸於記述至宋有慕容禪師住山益州文子未亂隨父母至慕容指其父曰君後貴以此女善視之復贈白金令詣京師時真宗為太子判南衙女因張者納入宮及即位册為后時慕容遷長蘆寺后給私帑賜兩寺營繕仁宗復遣中使賜金市田畀玉泉僧不受言准法僧不許售民田以侵民利仁宗論宰臣曰朕為先帝植福勿拘常制今茅凡二莊是也自天台至慕容逾四百載中更為教為律為禪無定居蓋古之寺凡僧之有道者咸得主之非若今分宗云而天台之教至唐末而絕其書流高麗賴韶國師言於吳

越錢氏遣使取其書至今唯二淛有其徒它不能徧也又貞元間海禪師作清規草律為禪四方宗之以故玆山由慕容中興而始定制為禪林矣慕容以授邠真真以授悟空大師務本務本授惠達達授芳芳授承皓後有曇懿道成如晦皆嗣大慧而宗璉恭激慶思思達者咸列禪祖圖以地當楚蜀之交時稍亂即屯重兵故自唐季五代宋靖康壞而復葺者數矣而咸淳末獨甚兵火其寺惟闕氏二廟存至元十四年官命長老惠珍主之芟除奮築作大佛殿且謂顗公嘗為帝者師又傳宗旨殿而祠之珍卒師瑄繼之既

而以老告至大二年宣政院奏　白以今長老廣鑄百五十餘間像設以備書葦嚴法華楞嚴圓覺楞伽等經刊施凡數萬卷又於當陽縣建報隆寺尤壯麗

皇慶元年宣政院奏引見

仁宗顧問賜馬湩降　璽書護持大率寺之制視隨唐有加矣而道與時翕張昔顗公以止觀立教止以制動觀以照昏為書浩繁學者章授句受非窮歲月莫究厥旨於是禪者不立文字之說行焉黙聰明絕思慮不資授受超然獨悟與止觀之道合直以易

知簡以易能而功及於人博矣今也居其室食其土
縱傲自得溺不省教與禪為何事而曰吾祖吾祖云
者無乃不知所愧乎甚者償粥勢奪至壞其居不償
責有能刻苦徇衆如鑄公有幾希鑄之徒善吉與予
游以其實請書之且曰以訓後也予因有感焉既書
之復申之以辭曰

荊州之野于山于川并吞割據學自古先天醜其德
厥聞腥羶蔦生碩師示厥化權人之好德如達于泉
弗壅弗流注彼霊淵覩倡于宗遠承西乾教以言宣
行律心禪師居是山講道一貫有恭神居讓席北面

克昌于世禪祖弈葉教闡于垣禪即其室道無授受
入期於悟廓乎自性威獲于素我祖在上爾徒在下
疇續厥緒維珍與鑄遺時聖明作我中興無曰完矣
有德是承承于

皇元其覆如天天無窮吾道其有終

龍興路靖安縣雙林大中禪寺碑銘有序

雙林大中禪寺在靖安縣東三里負山而居創於東
晉曇忍法師始名伏虎院宋建炎間寇燬之僧徒入
山後依仲祠居者二百年迺拓甲寅南昌寶華院普
通来主寺衆屋欲塍田貧於豪通傾己橐償之擔同

興復而故基榛翳莫辨及治地而悲掇其甃井中獲
唐司馬頭陀石記益驗作殿堂齋寢門廡庖廩為室
二百間有畸象設之嚴鼓鐘之宜凡衆林所宜有者
悉具視大方而加弸巖焉增土田以租計者五百石
山若干畝寺以大完以其實来求書之予謂有形者
必有毀而廢興成壞係焉又若預定其人以任其廢
興成壞者故人謂通為曇忍再来不可知也自忍距
今千有餘年而人世變更陵谷易處求若茲寺之既
徙而克復者無幾而通之言曰吾承之起廢寺濟于
成如子之陳廢興成壞者無窮吾徒之居于斯食于
斯妥以興興成為喜而以廢且壞為患惟吾師之言
性所謂霊然不昧者可以振萬世超形數而獨存也
後之人其盡力於斯而已予吾嘗病世之以氣以習
為性謂形化氣散而性斬盡矣而不究其大本以惑
夫天下後世而不察者皆然也則通非獨訓其后有
以解世之惑吾故并記之而復申之以辭曰

鴻濛之先孰山位焉惲旭是居避難而遷既遷而復
爾後世乎物圖於化貌圖其父復性之初不與化盡
天地一漚古今一眴大定安安神用無方逝埴為類
挈攜八紘維恩與通持据磐勞庶幾不磨勒銘山阿

泰定間鹽官海溢江漸故相脫歡公憂之有禱于天竺山謂予言比過吳江見僧作長橋不煩於官而工敏於事吾以爲緇助之人率委之僧豈僧有智而不知耶吾以海患國勞而羨彼之有成功也予復之曰古以緇脩委之僧者非以其力閑己之勞民竭其力閑己之逸實以其智有餘思吏緣姦而工若費不盡得其直故託之僧也權宜爾且事有人力而成之者有脩諸人而仰成於天者是不可槩論也今言者方與水利地道不寧公能用蓋公之言治以清靜使民自安而何有於緇脩哉公曰然既而政化大行言水烈者亦罷而海徂故道矣中外望公如曹參以相齊者相天下而公遽棄惜哉時公所見作橋者僧從雅師立檐費居士姚行濁任勞以終事參政馬速忽州判張顯祖倡義以贊成之橋若干尺費若干緡經始於泰定乙丑二月期年而成後九年州守的斤海牙作鉅閘奉觀音象于上以師立之徒永福居之後置田以繼其食它日從雅求記於予予以雅嘗從中峯於天目宜弘其教以拯夫三界之昏甄而為津為梁為筏之

諭且不可得況拘拘從事末技雖然道無不在為於無為中峯之教人如是崇敬敷萬好義度量廓然嘗交於予予又受知于脫歡公故追憶其語而記其事系之以銘銘曰

國之食貨資於東南郵傳星馳朝昊暮燕萬艘千騎水陸會同普危而安今絕而通巖巖之石我礪我碖孰先爲之相君至止君之憂民如援其溺輔以吾道迪啇迪翼天啇其施天下痛之我心匪石敢負所知霖潦夜驚鼉吟風作我安如山禪定宗若宋而恒用人躋壽域于以闡教于以報國

揚州天寧寺新作石塔銘 并序

揚之天寧寺晉義熙間身毒僧之城東歲時祭掃象痕其多名德居之有卒者咸葬董寺寺克大完西堂慧明遠大德癸卯鉢翁禪師來董寺寺克大完西堂慧明佐之勞居多明族子[illegible]珍出已帑二千定買地城南改營葬地韶密石為甕其下而屋之曰化城菴中奉翁而明陪其右及終乃葬而衆塔翼之先明買田梁家堡三百五畝耆德[illegible]理買官溝田百廿畝至是悉歸之菴使歲入租以供祀事而脩夫後之繕脩焉翁之大弟子道泰繼主寺書其事以請曰西域火葬曰

閻維而世譏以焚灼之慘為滅恩壞禮子為我辦而
銘諸可乎予謂世之教主於厚民生親親而敦義生
有養而死有藏常道然也而人道之貴聖人慎之不
若是而已故先佛設教明夫性而性者先天地而不
見其初窮萬世而莫知其終必極其虛而明靈而妙
而后能包括六合化通萬類閱今古為明晦以死生
為往復其視身與世委而遺之可也循而順之亦可
也故有以定持其身可千年不潰與焚而為設利水
大不化神物呵護者比於含樝之富盜賊之資棺衾
之美蠕蟻之聚不有間乎然亦各盡其道也佛之嘱

父躬與諸釋昇棺而葬及佛示滅化大自焚天人龍
鬼不設利而塔之廢後有攜履振錫凌空而去者亦
皆有取焉若秦之於師於衆不悖于古而合諸人情
是可銘已其師與明之葬季月日自有銘不書示同
衆也銘曰

人愛其身莫不備至死而營葬圖久百世其初何来
其卒何往愛忌相繆必為搰壞其不化者反置不問
不有大聖吾何以刳維性昭昭物我均倫以汨于情
明約是蔽明久不渝善其操縵雖不遺情情亦妙用
泰於其師盡厥施報匪稱于禮畴表傳道維理與玲

荷衆猶己我給我供盡閻生死生之變先哲所畏
誰能超然一念三際大河東奔高丘如毛在城右山
緰之崇垣瑗石以表載銘是銘太虛同體不變不遷

集慶路乳如院碑銘 并序

弘教大師演公道源奉 旨主金陵天禧寺繕脩大
完又請其受經真如院作法堂門廡庖稟咸極新好
至是列其實來書之至順閒天禧前主僧卒于都執
事請之朝擇繼者難其人又有制凡在外有奏
旨非由縣州審實上之行省咨入則毋以聞時予與

其所脩在內神會機浪閩見之所不及向使其後有
能傳其道繩繩以守其居則高風百世而不泯未致
於寂寥無聞也故宗門里法系亦若世之為後求繼
嗣於無窮者尤以是汲汲傳慈恩之教於佛光
德公而嗣其法者衆矣又不忘受經所自出諄諄以
誨其徒欲其肖己以昌其宗而寓其訓于此不獨為
繕脩業產計也故特書以嚴其命而重以詞曰

大明之升照物靡遺欽若
文皇明燭隱微惟演之道格于 上知身退不勝于
宗有輝泰畢之崇覆簣之積湖江湯湯其源澤沸不
有萬間歸視蓬蒿爾居孔安爾徒秩秩如鳳如麟槃
若在眼伐鼓考鐘萬卷有踐天人儼臨兩華如茵作

兗州路樂平州天童山童領寺碑銘 有序

我訓辭睨而不遠
番土法衍其人儉以文尤多事佛而入于吾徒者家
相望也故江湖間往往弸番多名僧于在錢塘時與
可堂宜公交相好可堂歸番住樂平之童領寺以附
薦福既而衆又以薦福自座繼祖主童領祖居三年
繕脩將完走金陵來請曰吾所居雖叢爾然境之勝
視四明之天童山可伯仲也第屢遷泓萍無誌碣以

彰其始先是可堂作大殿後至元丙子者宿德震新
其佛大菩薩羅漢之像因得乾道丙戌懷本所記於
釋迦舊像腹中云寺創於僞吳順義間有元義禪師
始菴于山顛感天帝降旨獻燈饋食自是鄉民雨暘
札瘥禱之無爽故以天童名其山宋太宗朝賜寺額
曰童領至南公者以病於登陟乃徙港南又若流潦
隆興癸未本復遷于山之陽迪功郎佘遠施金素像
而記之如此於是始祀義為開山本配之又以朝義
程公大卿莊施地與凡有所施者咸列于祠故德震

之揭贊以葬寺而永秀慧光輔成之亦庶幾有勞如
義與本可附記不朽不書無以示勸予閱列子言古
之至人會鬼神魑魅禽獸異類而訓無遺逸蓋道之
感通天人一致物我同體故臣聖役五丁以破山鳥
負土為塚則元義以天童給侍復何疑哉而相以葺
其居之不易猶欲保之無窮然圖久者莫若明道祖
普徧衆名宿既闡道而有本不獨為能繼廣也又其
族為宋名臣吳僅後以人益器重之予不拒其請而
遺之以詩曰

太白之峰東海隅海天倒影青夫渠茲山角立名與
俱禪祖有道天為徒青衣下與聲童趨顏奉額盥脩脩

掃除華燈璎珞千氍毹浮雲變滅時世殊石龍禪榻
隨烟蕪游錫倀倀歸無家下苔淋潦上陟砠載徙載
構予拮据噬臍勢止予心思予惟爾徒寧爾居無思
無營游化初遊斡葉有歸一無挈攜天地循其樞庶
幾爾祖道不孤何用琬琰千金墓言之不及吾能書
池州路報恩光孝禪寺碑銘有序

予初入吳舟過池陽望九華之勝願一游而不能後
廿年予遷金陵官寺玉岡居池之報恩通書交好期
十築九華而償所願焉玉岡以翁其寺之勞須治事
乃踐約且求文以記其實按秋浦志宋崇寧二年詔

七年又改報恩廣孝用追悼徽宗也有司以同太宗
徽稱請易廣為光則凡江淮以南皆有報恩光孝寺
者其創易率猶是云而池報恩居郡城東北始主僧
法應作轉輪藏洪邁記之淳熙間居民延燎寺併燬
有志南思溥相繼興後至寶祐中祖吳德琛建千佛
閣又六十年為有元至正己未王岡始來住山而舊
屋已不支風雨矣於是撙縮經費由門廡殿堂方丈
庫稟經藏鐘閣僧寮賓館外而塔院莊墅凡寺之屋
一更新之已慮數百間而加廣於舊像設供具咸極

精好先寺有地奪于豪至是悉歸之而寺曰裕因念
其成之之不易而思後之居者以裕而寖墮乃思所
以訓之也予謂人心之公使施諸有為可曰計功業
惟欲視返聽聰聽隳體黜聰之無作而全吾所固有者
難矣故吾與王岡皆倦於應世思結茅深巖不以是
乎而王岡猶未忘其勞諄諄以昌其徒則吾亦不能
忘言也王岡番易人名正珪始住宛陵章教嗣法鍾
山月庭忠公幸識過人有足書者復繫之辭辭曰

梁聿撞鐘伐鼓交人天像嚴物備禮孔殷瓔蓋華髮
金珠銀鏁嗚閒作襍笑言處舞戚揚鼗之海波翻如幻所作駭見聞非見聞者吁彌尊氣育
萬物胚乾坤化周大合靜者神爾徒伐石刊不泯惟
勞可書言可傳與師之道長俱棋存

塔銘

永嘉江心寺一山和尚塔銘　代佛智師作

予景定咸淳間與一山往來浙東西率不相離離或
不歲月終必合及東零禪師來南屏予掌記又推擇
一山使代己而南竺絕岸湘公先陰使人以客呂一
山至則令衆擁授前職辭曰士而可以計取耶遲一
年當復我及期而歸卒掌其記時上竺佛光以齒德
位望高一世猶降己與交其它之大方有衆千百皆

未足多如得一山為向月客若頓光几席德椹間因
遊天台零執別曰子其寒拾予及境衆留主寒巖未
幾遷紫籜十年遷跡山與當道議不合即棄去時予
亦菴居于洪一日有麁眉負笠走雨中來就之乃一
山也留數月歡甚而江淮揔統會諸山于靈隱之直
指堂議以開先迎居之一山益奮厲以古道自任庶
幾禪林全盛時又十年行宣政院具疏幣以永嘉江
心來聘至之日龍出光芒群鳥翔而不去人謂宜有
吉徵已而廣雲南窮髮之學者鄉風大至居三年可出入其過者以諷一山笑

曰吏姦欲蠲吾帑庾以塞路竟吾不為也必有鼎五
以吾位為奇貨者吾其行矣衆數百隨至馮公領雙
塔銘　弟十二　三
終無留意各泣別散去芯棼苔林野一山即踊屩獨
往惟其往克忘背一處作無一人視之若甚窘然
而自喜如新去桎杻方笑傲恬不為去留計會廬山
月澗明公遣舟迎歸東谿且從容言復以開先歸師
又使欲去乃止不敢言後明公歸番示寂開先之衆
懇逼至再四願不以寺務累師惟乞訓徒凡一時名
士爭願為席下其它師之第子于雖抱奇蘊朕皆自不
憔翦一語相冥諾始若厭望然牧衆餘三十年遺足

不悋古人而受命綰吾宗者準視賄為好惡故一山
起而復仕不得大行其所欲為豈在己者可勉而在
人者不可強與嗚乎一山化之先七日力疾危坐不
近藥至期命具浴更衣出據室几速兩序進書訣衆
語畢問不應撼之息絕逝矣皇慶元年十二月三
日也閱維收五色舍利如菽不可計雙目睛不爛有
司鎔以烈焰經數十迺益晶瑩齒牙頂骨錚有聲時
改作豫章烏遮塔江西行省丞相幹赤命以舊藏釋
尊舍利奉於中而遣使分一山之目睛舍利賫之銀
匣陪葬焉以七月大會萬衆迎歸謹泣交動餘骼舍

利又以葬東谿舊與南州珍公同里因同窀葬之三年克恒走錢唐乞銘予以往山罹禍方窒關絕客恒堅不去謂它無能知吾述者予恐即死忽不使一山行業暴白乃書以授之一小諦了萬字無竟族臨川全氏生淳祐元年十月十四日齊而弱年十五業程又有聲然無著俗意去從金谿常樂院思仁祝髮依林泖水石見謂是子異曰風穴老南也毋淵茲樵遠有靈芝產戶樞及海方說偃谿闔公荊谿汪公簡翁敬公皆相語合後經神祠見紹灰隨風旋起者脫然忘所證咀以白東谿谿詰之終無疑洎開法竟以嗣萬言不窮錄之皆成章人啟宿搆終莫及卒時年七谿肖焉而辯博過之常瞪目聖不以文自溺至有求

十二銘曰

凡物之終得喪惟均孰討其初時之訛信有實其實人棄不食後時而思於實何愚師有至慈萬物一己如保焚溺嚶嚶赤子庶幾善道導其如蠢蠢彼聖之世尚曰堪忍有擘大雄胡昭著曰星鄙鬼搞呵無或不睹如盱者何

金華智者寺雲屋閣禪師塔銘 代佛智師作

括蒼松陽葉氏世多名人其尤顯者唐開元中有諱為三賢里人至今祠之自雪堂後族秀民多為浮圖氏而尤顯者曰雲屋諱白閒遯雪堂九世諸父也九歲族伯父古鑑皎公使背誦如素誦季王父古樵宗公謂兒異使學佛能輔教族俱大也攜入福安院十三剃落隨樵居發之仰卷厚自韜韞已無涉世意僧林泖水石見謂是子異曰風穴老南也毋淵茲樵遠叅荊谿汪公簡翁敬公皆相語合後經神祠見紹灰隨風旋起者脫然解暨東谿至迫使就前職撰成道跋云數見精於午夜谿易裁為浪因汗下股栗如撤篆部已而首部有

景曌堂使養堂側有法明寺因寄築焉榜堂曰萬休十年智者寺至元癸未郡以雙林廢倚師中興彊起之說法嗣東谿五年棟宇完敞庚寅即引去歸萬休十年智者寺住持交竹素又舉師代己卻避凡七月乃應與恒山周斐齋交相好郡守為築二老亭山中李雪菴鮮于伯幾作圖賦詩落之憑心浪公又構草堂寺側大德甲辰因諫事居焉宣政元復以江心起師辭老不任更以其友一山代之皇慶壬子十月廿五日與客語笑如常時容退命左右進筆書偈與衆訣遂終遺戒

三日葬幸堂後龜山先是自為銘息齋李公為磨厓書之壽八十二臘七十生宋紹定辛卯六月二十日有外集二會錄若干卷兵後可則謂師之銘不及其系請詳志之予與雲屋昭川萬一山雅相厚適五十年二兄同年卒予後死者忍銘耶又義弟可廷乃銘而系諸辭曰

維括之陽天作其區良萬生族大不居神睠有德而卒畀予覲彊予宗實萬夫師有立言侯公氣沮曰匪予爭庶曰禦侮擁大方人榮衮補誦居不寧式歸將母復恫于道知任弗克基彼學人有永如斯

有辯雲興示之默默或情其盤我以無得胡澆其原胡齒其施亦既壽考亦終化儀可拜可瞻龜山之石覲睹其真茲焉其趾

金陵天禧講寺佛光大師德公塔銘 代趙魏公作

東漢佛法入中國而佛光之遺言莫克大備唐太宗時有狄法師者躬往身毒求之得經律論歸授其徒窺基為箋疏釋之世傳為慈恩宗云 國朝以仁慈為政萬尚佛教又益信慈恩之學先是其學盛於北方而傳江南者無幾至元廿五季 詔江淮諸路立御講三十六求其宗之經明行脩者分主之使廣訓徒

時東昌德公首被選 世祖召見賜食與衣奉 旨來建康住天禧旌忠寺曰講法華惟識金剛等經三十一季又賜彌佛光大師師既善言說又能力行故人萬信之每施或人父子兄弟相教毋犯至然頂拍為誓且願出財力新其殿廬樓閣初寺廢僧皇居如逃亡家及茲大有羨粟歲饑為食道上活殍死數萬流俗尚酗醴相雅好結官吏師獨以律繩其徒令先自謹飭出止空起有常度若韭薤蒜慈酪乳幸葷等咸毋蓄復凡物之屬於公者勿毛髮互用誤一罰十故者擯久

之皆化服徒無犯令自居建康三十餘季一布衲皮履終身不易午過不食夜危坐達晨以苦誦讀晏衆明忽夢萬僧迎居高堂空中散華如雨覺以語人因示微疾猶誦經不輟頃之安坐而化至治二年二月七日也季八十八置龕廿有一日顏如生以法閣維獲舍利無算會者數萬人為塔葬之江寧縣張家山之原以行臺居建康凡七於南者多鄉師高行顏受一言為弟子金吾上將軍 事師遜謹以豫章大訢之狀來謁銘孟頫嘗侍 世祖朝見其用人天鑑莫測雖方外士皆雄傑特

若師能弘其教亦一時之選也足可以銘已師名志
德猶雲巖姓錮氏世居般陽萊州掖縣後徙居東昌
而師生焉十二授經於開元寺海聞禪師嗣
法於真定龍興寺法照禪公而嗣其法者某某凡若
干人銘曰

於穆
聖祖如天之臨維佛大聖克協
帝心帝心於人一視同體設教多岐趣善一軌佛光
之道聞于玥方受命于南陰翼時康乃升高坐乃考
鐘鼓以誘以諭有来如雨內默斯照外應斯虛往復
無朕寂用一如境緣萬殊其立也獨匪留而久匪逝
而速長千之麓牛首如伏後人是瞻于曰不足執圖
師恩刻石于原維其似之庶幾不泯

臨川資壽寺妙行慈惠大師聰公塔銘

有元延祐四年十一月三日臨川妙行慈惠大師卒
卜明年其月日葬其徒來謁銘乃諾而系之師諱繼
聰字愚極族王氏以宋寶祐年五月十三日生生
十二從資壽寺本椿宗之為驅烏十七給文思院勅
牒書名以嗣定之徒自壽景定初椿宅巳江西常平
使者并籍寺田衆饑以散師獨走大府直之凡七年

然衣敝不易尤喜客款之盡歡雖彌月如始至又致
儒師以訓其徒若守約法觀守悅皆以能文辭游禪
林先是官籍寺田慈惠以狀白府及部使者凡七年
始克復公時行僦以給其費自恃慈惠六十年雖老
益敬畏慈惠自始疾至病如躬醫藥凡歲餘未嘗歸
私室及卒哀至絕比殮及葬不少雖次自是神志日
耗戊午春病噎氣逆禱曰願僦須臾死使泰師歸藏
十月葬慈惠明年疾甚即不飼藥五月十日聖起如
少間撼之曰瞑矣其徒嗣德嗣徹守約以其季十一
月某日葬雲谿從慈惠之兆乃汎別為三龕各以宗傳而若

以傳次相授受至公一終無異言守一先一歲卒銘曰

童知訓誦里無勃磎以有宿老搞項龐眉談笑寓物
物無遺者復我侵疆築室百堵有徒雍雍波超雲從
匪承于代亦寄吾宗吾宗之寄有肖無類茶陵何人
端也嗣會惟約與觀載啓其途于曰千里敢昧厥初
蕘山如城其流環外我躋雲谿雲木莪莪猗與後人
無念爾猶不有過者拜此道周

豫章般若寺絕學誠禪師塔銘

宋季慧朗居仰山法席特盛由其門出據大方圀一

時麟龍其遁跡巖穴若高峰陵厓錢牛亦足追蹤先
德後高峯以傳斷厓中峯而錢牛以傳絕學又皆道
重海內它宗所不及也紹學卒十年其徒智玄以番
易廷俊之狀乞銘其塔師名世誠吉水人世錮氏生
宋景定庚申十二月二十四日年十七宋亡兵草甫
定家無所業諸父迫使商不樂也行寓興國大冶
三泉山有異僧無相者通宿命見師呼曰昔黃梅山
同參能記識乎師悵然無相勉之學佛以還鴛習師
即棄所貴從修禪定忽聞鐘聲有省又教以出神師
曰神往形存苟人昇致水大神返將安所寄知不足

學棄去登臨江之西華山求祝髮春山宗公與語奇
之謂真顛雖沒而肉身猶在盍拜之以剃落焉久之
游衡廬間圀圀通石霜澀指血書法華圀覺以助精
進入吳見蒙山異公及菴信公且偏叩海上名宿所
至莫嬰其鋒而自以未歷廣所志復歸里見陵厓或公
值其卧疾猶勉以偈或卒往謁錢牛定公于湘南徵
詰數十返始囅然如釋所滯遂留分坐期盡磨龍以
印所證乃去至大初過洪之靖安愛其林壑幽勝有
陵景仁昆季即霍鶴峯菴曰般若相傳馬祖嘗記
五百歲有大士來說法咸謂師之當之生米市鄧實

齋亦舍所宅為菴以奉師師往来居之出無輿僕儲無飢石而化茅茨為廣居從之嘗數百人散衣搆項溷處樵蘇言無緣飾或有所訓無切膚之威嚴厲之色而聞者拜稽相然須指撻以勿犯若公卿儒老異教之士與西域高矕雲南日本諸師亦嚮風超莫老稚扶携接踵于道至家繪其像祀之每剪爪髮或墮齒牙則爭取藏去皆獲設利至順壬申十月廿三日示寂春秋七十三僧臘四十有二度弟子若干人奉全身以沙瘞壁鷲峯下後三年出視之貌如生爪髮眉須皆長寸餘飾以香泥迎置于堂龕密石為塔而四闢之以尉其徒事之猶存且刻銘其上焉予聞師之教人專修乎內以明夫自性性之常定錐虛空可壞現在身心皆為虛偽況於滅後取其棄質以為實有無乃戲事而於吾銘何有哉又惟妙化無方聖機莫測故臭腐可為神奇柔脆可使堅固世有佛指節骨諸祖肉體皆歷數千載而鮮瑩剛潤有足徵信將藏像以崇其教立言以寓夫道而銘不可無也於是不辭而畀之銘銘曰

雄峯如辟刹潭千尺師據其衝氣當豁格磨蘇如奄萬象為徒古有其人南陽大珠大方萬指虛若閩市仰只高風心悸顏洌大用無作至道無言舜若槁木而應無垠惟師法身非小非大刻銘塔波金石不磨死生之畏其如師何其如師何

姑蘇萬壽寺默翁一禪師塔銘

道非語默胡求其迹作於無作任智力大化成物雪霜雨露生死變遷人之大故獨無怛化旅泊傳舍猶餘光惟海天不夜海若弭節九峯龍超電擊雷驅文龜長魚示爾来學縈若千鐙庶幾不已我銘是徵

說

冲默字說

古渝圓照師月公名其德照將俾嗣其明以不匱照克服訓鋒淬膏潤肆勤于業以渝處遐壤無以振厥美於是南游萬里求有當其志者晉會于錢唐請曰古以字釋敬其名也幸辱之字辭不獲因進之曰朏盛而魄生薪炎而燼棄瞻其明之傷焉人有聖府物之蓁明者也荒怠以蔽之私智以鑿之明於是乎替其有治之者不及焉則過焉關茸者嫵於汙皦皦者害其察故君子學以繼其明明必守之晦而後照之義終焉字之冲默其可乎老氏曰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似之矣復祝之曰鑑于亟形淵于亟深無曰左右惟帝女臨予慎厥武朝圖其覆于創于口遠莫予復敬之敬之福履具宜曰有令德曰有威儀圓照之室施于氏祗尚昌于世以薦嘉字

開通寥字說

佛鑑居仰山以茶陵開禪於衆衆悅之相與字之通寥稱焉於其有請於予乃進之曰若知夫通之說乎聖人之教人也因其明而牖之若四關以達于與使學而至於通則善不可勝用矣其或有優於學而弱於實通諸古而繼終於今猶迂轍以即途膠舟而求濟者不通於事也是以君子尒而不隘和而不流默其智以容居易以俟命又必觀其時之通而後能大有為也故學不通不足以為善事不通不足以為善學而學所以為己適於用者居衆時不通不足以傳道而學所以為人乘時以有為者將以信於天下垂之後世也學也事也勉乎己者也人可能也時者天也人不可能也明夫二者其庶乎始終矣通之義備矣咨爾通寥

繼齋說

大同張氏家百口不分兄弟相與謀曰古之受土賜姓何十百族今子孫或繼或絶湯不可考其可闕而知與吾高曾祖父同時為鄰里姻舊以貴顯富盛者求其後其若其已無幾況其田廬器物者乎自吾有姓以來至吾高曾不知幾世由高曾至吾又幾季而失世遺業故無怠非吾宗碩德厚澤能若是耶自彼泰人家貧子賤出贅父子異處昆弟相訟相撝以禍幸其凍餒獲絶如路人不之顧者世相望也使吾不

知戒而思能保其後之必無是乎於是計其田若干畝推大宗之長主之藉其口衣食稟給喪祭婚娶各有差咸家之長幼適庶藏獲均有養焉歲閱其籍以倫不虞又慮其不知教或陷于辟則先志墮矣迺稱書數萬卷列羣從子弟與鄉之俊造日講說其間作堂曰同善樂取於人也齋曰繼齋責子孫世守之也而求諸能文辭者申其繼之義焉夫堯舜禹湯以道繼者也文武周公繼志者也而孔子東西南北之人也孟子歷聘諸國俱不得位而道則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者也由孔孟而下不得其繼焉宋有儒宗

者能遠紹千載而學者廓然以得夫性命之正嗚呼世之欲學孔孟者則必若是繼之為得也昔者公侯有國大夫有家民有恒産三代而降制不如古雖道則脩諸身職夫我者也君子其盡力於斯而已予而張氏兄弟生太平盛時居有室食有土子孫繼業家益蕃大是天之因其材而萬之又力學夸孔孟必有以繼其道者也然吾游方之外者而幼亦竊聞之故假其義以告張氏兄弟五

靜隱字說

御史楊公弘正世為西夏貴族年方壯又登顯宦士茂器宏翕然人以宰輔期之而公藉其口衣食稟給喪祭婚娶各隱以寓其志或謂公耶與俗嬰思自拔埃塵之表有之因考古人命名立字或揭諸室而銘諸盤盂几杖蒸幽人逸士之儔然遐舉於世若不屑焉予聞而疑雖其義無常然皆欲勖其德以求合於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必由定而靜以接於羣動羣動乎顯微而後輝光著於事業是以靜隱之功致於學者也及其成德則雖窮困隱約寓諸畔釣簞瓢蔬未嘗一日忘天下豈若寒灰槁木漠然自棄於無用既而出為卿為公

為帝者師則列土而封五鼎而食豈若秦然肆志甘路褐辟而不止者故君子閒居則思靜退是又以靜隱之道磁礪志操而審乎進退之幾也夫靜也微也動也著也而全吾心之德也出也隱也視夫時以進退吾身也皆所以存吾道而求合於聖人之道也古有不得志於時則猶隱于吏隱于市非必逃山林若避地避世為我況今朝廷清明俊乂在位公曰嚮用若顏戒賁盛無忘勇退以不改陋巷之樂彼乃方之以巢許沮溺不知公者也予不得以無辭

江山小隱說

御史思齊公謂予曰季弟彥明年踰弱冠方勤于學而受命宰衢之開化以任百里之寄它日不患不登顯官惟持盈守成以養其德善矣其友為扁所寓曰江山小隱取古之達人處功名貴盛時未嘗一日忘林壑不沈酣于利祿聲色若王逸少之蘭亭賀季真之鑑湖是已予謂知幾審時擇於進退則庶乎而曰樂乎外以忘乎內志其小而遺其大未盡美也孰若返觀吾之真然獨存汪然常盈運今古而不息育萬物而不有者以進夫可久可大之業雖有力挈泰華

智測溟渤而不能窺吾高深之彷彿江山云乎哉思齊命書其說以授之

題跋

恭題

文宗皇帝御畫萬歲山畫

今上居金陵潛邸時嘗命臣房大季畫京都萬歲山于屏大率離以未嘗至其地上索絕為運筆布畫位置令按稟圖上大率得稟敬藏之意匠經營格法適整雖積學專工所莫能及而天縱之末豈以是為拳拳聖意若曰

世祖由南征平天下定邦畿作宮闕以開萬世之基是不可一日忘也身為適嗣孫而自任以

世祖之重使登其山居其宮毋以逸豫為期而思四海之廣必人物咸若登春臺躋壽域而後可同樂也猗與盛哉自是而入繼大統奠寧區之作圖以寄其思而克以是圖再進聖覽必感昔之則居之推廣當時之意其今則居之推廣當時之意其祖宗生靈之念又將油然動于也臣大訢比以方外蒙名獲睹闕蹄年因閱是圖無任感戀謹伏書其下云

題石德明判施金剛經後

肝江左徳明舟往儀真至荻港中夜風大作鄰舟飄失七處十百獨左舟若有神持之者舟人異而問之曰我嘗印金剛經千卷施人豈以是而報我耶又見大舟覆浪中左曰是必有人未溺死急出錢與善游者棹它小舟趨救之且令持斧破舟鑿竅以呼果得十五人以出道由金陵為予言之將再施經以荅神貺復欲求名公三十二人各書經一分集成而鋟梓馬因告之曰經之教人以明夫性也而金剛者取其不變不壞如云一切佛法皆從此經出豈不以此經即吾之自性而不可一豪加損其中雖三十二相六波羅蜜尚不可得豈況執六塵四相而欲聞此經乎使能識此經以擴夫自性之妙則藏一微塵而非隘包太虛而非廣在晌息而非速亘萬古而非久大沒不溺大火不熱者蓋理之常非假它術也又何待驚濤之恐因此經而致神護較小施報於禍福哉左聞而喜請書以為經序記風之夕維至順辛未十月十九日

題曾大方北磵禪師方中字說後

古人所謂方於中者為正直為剛果為不說隨圜於外者為智謀為權為變應於無窮而行於無事也其有以模執為方以諂以柔為圜者無取栖子厚說車固善而陋伃文之黨於圜之義得無少辨乎吾曾大父櫳室翁字圜上人以方中而使其求柳之說以自懲勸蓋吾道與世教有同而異異而同惟隨事酌義若圜澄之於石勒羅什之於姚秦閔生靈之塗炭而善導其昏主所謂圜而方者也大覺之焚龍鉢楷公之拒然衣戒吾徒以奔潰而卻君之賜所謂方而圜者皆有垂法後世番易趣上人得翁遺墨請伸其義而書其後云

題曇西竺母李氏墓銘後

番易桑門紹曇之母李氏卒將葬曇走金陵以告其友大訢曰吾族世為佛曇以父母命幼使學佛其始旬日一歸省母曰汝無不堪苦索耶既而數月一歸母復曰吾非以汝兄弟多而遺汝閒佛之言性有謂一念萬年者吾深慕之欲汝得其道以告我不猶愈於董荀瀰漫之奉乎於是即曰別去求楚吳甌越之名師往學之餘二十季懇無以歸白母今母不待而卒欲庶幾古人纖穠為養不可得已雖歸又何以藉口見鄉黨且吾諸兄乞銘於鄉先生吳存已悉其家世行實與卒葬之日月而不及吾母以命我之志

請復得乎之言附之碑陰以益吾痛而悼吾母之冥也言訖又泣予聞之嘆然曰而母其知道乎形生者一世而盡而性者窮天地振萬世而不壞者也佛之言性如見之明守之固而後為聖為賢著或明或昧或操或舍與時俱化者窮天地振萬世而不壞者也佛之言性如見之明守之固而後為聖為賢著或明或昧或操或舍與時俱化者也異而為天為人為鬼神為異類凜乎可畏故學者絕情去累一志于道以有盡之形求不壞之性欲一世而成功萬世也以是報親不既重乎曾子謂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孝之大者矧知所本矣又嘗從佛鑑禪師于徑山掌其記端憨有

文克荷吾宗故不辭而書以歸之

題朱俊卿為父母冥福後

亘萬世窮天地不磨者惟靈明之性不以生而存不以死而已不以聖而增不以凡而減雖人人均有之而隨物奔逐頃刻萬變飄忽千里如野馬陽燄念念不停至奄然而逝則貴者不能有其位富者不能守其貲而親者不能留其愛也有足悲夫故吾徒以死生為大患必明夫自性而求所謂亘萬世窮天地不磨者也又吾佛言人之死而生生而死死有所往生有所來有三世有四聖有六道由人之所脩而異入

馬聞者凜然知所懲勸而自格非遷善徵諸古驗於今為不誣矣儻以治世設教脩人事而厚民生若死與鬼事窾言之至曾子之嚴矣錢唐朱俊卿儻者也居母喪致孝以其父母嘗學佛故邀釋老之師說法以資冥福將使明夫不生不死之性而進于道也亦其父母之志也曾子曰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俊卿以之

題高氏守拙詩後

孔子之門子貢最為辯博猶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則顏氏之才敏世宜無與伍者矣而孔子稱其庶乎屢空又曰點聰明蔑肢體由是論之道有體用學有本末聞一知十待用於外者也點聰蔑體致力於內者也三代而降大道不行民俗媮偽聖賢者將使遵流而得原斂華而歸實以求復其太樸於于載之上也真定高侯至元間由司憲出牧大郡而隨物奔逐頃刻萬變飄忽千里如野馬陽燄念念不停至奄然而逝則貴者不能有其位富者不能守其貲而親者不能留其愛也有足悲夫故吾徒以死為政以能稱而自稱曰守拙其有取於顏氏之點聰也耶夫物欲之熾不廻火之燎原非達識則不能點其聰其意匠之斧斤旦旦而伐之非大智則不能守其拙而或者謂侯之守拙蓋嫉夫世之以察為明以刻為能以詐為忠以矯為廉而資之以釣大名躡厚

祿自以為巧為得志而人亦歆豔之故侯瑜而廿於退拙而困以自命也曰是亦窺其外耳而侯不為是也予生晚與侯未之識而獲交其子若婿聞侯之終談笑娓娓危坐而化是足以徵其平生且侯沒三十年子孫益蕃衍其積德之效又不可誣也它日季淵以所藏守拙詩累軸示予曰先君之手澤未嘗一日去目也予受而書以歸之以識其孝思使侯而有知亦必以予為知言

題東坡與程正輔手簡

蘇公以剴正為小人譖毀凡所交游亦為羅織其時

有得其文字者不敢以示人甚者取所書手澤焚削而湯之而後世秘惜之過若父祖手澤當時小人猶切齒憤恨如已寇仇然由是觀之大抵人之心術不可不正又何忍而不為君子耶此帖在惠州時與程正輔者二月而云天氣斗熱其炎瘴可知而它書又云辭如惠州秀才累舉不第有何不可其胸次洞達不為憂患所移可想見其人矣觀此益增感歎

題癡絕禪師書小谷煎茶賦後

魯直謫居瀘戎雖瀕九死而怡然自得效蜀人法事茗飲愛其風致作賦紀之後百餘年當宋季淳祐間阻兵竿癡絕禪師蜀人也思歸其鄉而不得讀魯直賦悲之書以寄所感焉由淳祐距今 皇元天曆改元之秋又八十六年矣而蜀再罹兵亂比喜服順然不無傷殘也予雖非蜀人觀癡絕所書能無感耶既佛言世界衆生悉由宿業流轉惟有道者持以定慧之力能安行而順適彼外之貧富夷險無一毫加損於我也魯直知道故謫居異土如享廊廟鐘鼎之樂癡絕悲蜀禍之條知宿業之不可逃惟脩定慧足以滌之然則作賦與所書為後世貴重者以其道也金華樞要堂萬志於道得而甚秘惜之或者玩其辭之

超脫而議其書之工拙者無取

題東坡手帖

蘇子瞻嘗有詩云周公與管蔡恨不茅三間推原常棣之義以仁人之於兄弟也無賢不肖一以親愛待之周公身任天下之重處嫌疑而以大義滅親豈其心哉子瞻以直言立朝流謫萬里思其弟而不見故追記其詩而書之愛友之情可勵風教況其詞翰俱妙乎

題松雪翁所書千文

松雪翁為予書字凡數百幅悉散於人無一存者予

素不習書其真贋工拙皆莫能辯然如天機相馬正不求於驪黃牝牡也有以翁所書千文求題故云

題殼濟川畫

吾友遜敏中得殼濟川畫達摩寶公而下禪宗散聖者凡廿八人併取其平日機用模寫之然南泉斬猫雪峰輥球蓋其一時示人如石火電光不可湊泊心思路絶語默俱喪況可以筆墨形容哉畫者正如鄧人誤書舉燭而燕相尚明國雖治而非書意也敏中博識謂濟川名畫脫去畦畛參以己意以翁又從而增損之其學又癡絶虛谷諸老題後稍珍惜之然予不可以無辯也

題思聰遺墨後

歐陽公慕韓子作文因欲攘佛而喜與僧交蓋當時僧有以取重之者聞訥公之辯博而見明教之上書因已氣沮心服其下若惠勤思聰又因其所好以相入蘇子瞻謂聰九歲善彈琴十二舍琴而學書十五舍書而學詩又曰慧能生定以至于道則書與詩當益奇觀此可見其人品矣天台聰聞復名若字與思聰同所業亦相類士大夫多樂與之游惜時好趨尚各異未有如歐蘇者以振發之因其以所藏思聰遺墨寄題予既喜其所同感其所異并識其末云

題跋

題宋高宗書東方朔荅客難後

佛惠居雪多得故家圖史書畫又與松雪翁交獨稱博古後至元丙子九月佛惠遷化其高弟耀公以所藏宋高宗書東方朔荅客難示予予於珍玩古物圖畫字帖皆不能辨松雪嘗誚予以不韻予謂雖不識物而能識人漢高不知文緻知武亦多戰勝至治生產業皆不能獨能為君耳宋徽宗無不能而獨不能為君若高宗雖稱中興然不能用李綱宗澤與諸將知漢光以克復中原為可惜也然其慈仁謹儉憂民愛賢可謂守文之主況其字畫之妙可傳後世乎念二翁之不復見追憶疇昔以識所感故書于後

題三教圖

孔子嘗問禮於老聃圖之以為揖讓可也佛生西竺未嘗至中國又時相先後而不見於圖何也若以其道同心同雖善言言者所不能及豈筆舌可形容哉畫史欲託諸圖像以會其同而好辯者反資以立異孰若待其心同道同而忘言也

題陳世榮血書金剛經後

唐元德秀李觀喪其親渴指血書佛經以資冥福歿者謂親則亡矣而徇俗薦悼何益哉予謂元李為唐儒宗其講心熟矣知親之靈然不昧者不與草木同腐則神明變化死生往復天人萬類必有所歸而佛之以性喻金剛之不壞而般若者性之常明波羅蜜者梵語到彼岸猶儒之止於至善也夫孝子之心以衰絰哭泣不足盡其哀慕而求親之靈如佛所謂不乘此以止乎至善其於愛親不至已壞而常明者超彼岸乎金陵陳世榮刺血書金剛經以報亡母祈於悟上

乘超淨域惟以見其高識有合於元李諸賢而無惑於末習淺議為可嘉也他日其子以示子謂先君手澤未嘗一日去目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陳氏有焉謹書其後而歸之

書金陵十詩後

鄧善之為予言宵堂王公與果長老厚善迨果化去而纘學於是夕生今年夏繼學來為南臺侍御質之云先公嘗指予言果長老將化而來別云復有廿年之聚予二十餘先公棄世則善之之言為然也繼學居官不數月而去視予若宿契每作詩必錄示吾黨

和之者百篇而永嘉安雲心為書纘學喜而尤喜雲心書後有作屬令書之雲心取予棄命題其後予聞佛制其徒毋溺於文藝恐其偏重若溺而力不能以自舉惟大乘者假之以護教禦侮可也不識果老為何如人得非所謂溺者乎智者永好書而為房次律則可或公以傳宗自任而為蘇子瞻則吾法不取也吾與雲心可以為鑒云

題安國寺記後

東坡蘇公為五祖戒禪師後身及謫黃州往來西山最初一念何嘗得罪於朝而始悔悟夫富貴利欲之樊口皆其前生舊游處也作安國寺記云道不足以

御氣性不足以勝習歸誠佛僧求一洗之蓋其失在鑠人甚於嗜火父知患難摧沮非玉成於公也蘭莊禪師嘗倡道淮西以安國舊記不存求予書將重刻之予戲謂蘭莊雖造道深密而未忘文字之習當以戒為鑒毋效尤也蘭莊笑曰敢嘗能毒人而良醫以之愈疾庸何傷焉且吾欲補安國之缺而使世之慕佛者讀之視公而自愧故不辭而為書之

書瞻雲亭詩後

予久不作詩為張君所強不得已而賦仲南見而求

書之云將歸奮省親志所同也予謂世之言孝莫過於曾子曾子以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孝之大者而口體之奉次焉蓋人所貴在知道知道在明性明性可根天地萬世而獨存而親之所以命吾者在是也仲南徧叅名宿為予掌藏才敏過人有高行而造夫道歸以諭其親不既重乎視慈明之白金睦州之織履猶未忘乎世禮也於吾詩何取焉

書商學士畫山水圖詩後

予十歲祝髮即受沙彌戒則綺語口業便當絕之而父師命猶令不雜學館至十八游方始棄文字然為人所彊往往不工有愧作者故力辭謝又取人憎惡年及衰邁猶不能脫然淨盡信宿習染人夫易洗滌或謂菩薩假諸伎藝以知幻三昧因事攝化則吾不能知天目具上人命書舊作恠予盡之其詩與字畫特餘事爾後魯直新郎其以世俗喜文而謂我能隨機善導耶知我罪我當有識者

題凝翠樓詩卷後

南昌饒益寺去城四十里與予族最相近予甚幼時族人往往抱攜至寺及予從伯父祝髮城居惟歲時歸省得寓宿焉寺耆平山端公遇予猶子姪然後予以住徒留制繼受命來金陵而不能歸者三十二年矣平山之孫大育如淵出方外從予游淵以寺有樓求賦咏於所交名士臨川危太樸以可望五老西山之勝命曰凝翠而為記文詩章者累軸淵為予執侍常勉之進道以其將歸而徵贈言也因以益樓喻之子得諸公之賦無不盡工然無一人嘗至其處徒想像形容之求身臨而目擊者莫予若也雖不能言庸何傷亦猶吾宗傳心之妙必親證悟而後言可徵信子歸拜而祖質之而承顏於罄效叱咤或盡而春脩而雷電蔚然庶變而龍躍則吾亦不能知也雖篇什之多將何以為哉

題黃山谷詩後

蘇子瞻薦魯直有曰瑰偉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平生盡之其詩與字畫特餘事爾後魯直叅禪老晦堂聞桂香悟道故超然於患難死生之表而視子瞻之論又大有徑庭矣因觀荅任道教授詩評之如此使魯直復生必以予言為然

題米元章書後

元章多蓄晉人書帖作寶齋家所謂善學柳下惠不師其遠著也而其書豪放自成一

題斗極杓公遺訓

臨江靈峯寺自斗極杓公開山至今十七十年而其後數世皆以德望重禪林必其家法嚴肅顏力宏深故爾及觀遺訓遺偈簡直淳正則信然遠孫極宗玄公撰辭過人法才雅贍而持其祖訓出入必俱奉之惟謹則凡靈峯之徒可緊見矣而視它之大方所至如逃亡家豈其祖訓顏力獨不如斗極者乎嘗求之昔有創業之主藏其畊具以示後人思其狃於貴盛使無忘厥初其後則恥而棄毀之至覆敗流亡求為畊夫亦不可得而悔無及矣以是觀之諸方之瘵而靈峯獨盛者以能守其家訓也極宗請書于後云

題馬十四

題王彬公尋僧圖

彬公操守學問高一世以經濟自任及為相不酌夫時世之異取周官國服為息之意行青苗市易之法如唐相房琯用春秋車戰而敗也公猶以望重時秀相如指宗溫公莫敢終非之始蔣山元老期公於早歲謂能甘澹泊如頭陀棄名利如脫屣故晚年閒居若悟其失以應夫外者既悠於用而是非榮辱復何足較不若齊得喪一死生以榮勌于內可窮天地振萬世之為得也乃曰壽禪兄游有深旨矣後入不能

悼其才悲其志廣而用迂復過為詆毀吾故取唐史論琯事以見其義云

書印土寺記後

予在鄉里數往印土諸耆宿游出方外又與其徒慧湍道為詆毀吾故取唐史居龍河十餘年由記室為首聖禪餘永廢詩文有唐人作者之妙敢節義勵操殺若虞揭先輩幹克莊王伯循諸名公皆與交至正元年六月得奇疾二年七月始疾愈行宮政院又徵請主海鹽之天寧寺吳中士夫咸喜其至爭以詩偈來謁賀隨問隨答累牘而書不以病起為困九月廿七日州巨姓敷高堅迎請舉揚聽諸千人莫歸猶寓客至二鼓假寐早作激盥之不能出而作梳之聖語含胡呼謂寺之老與從行義境曰吾住山六旬施利衣物悉歸寺吾母老可以罷所儲五百緡奉湯藥餘以買石刻寺記歸印土境如所教得石太湖鑄之舟載以歸而境為予親侍復請識其後高宇獨峯云而記所謂泯別為三曰紹祥紹經紹益永康正因慧月法濟志大道高義制禮中者妙曉之泯也而紹祥無弟子曰紹洪永寧正覺惠湍法喜智聚道安仁寓義境者妙觀之泯也曰紹端

永瓚正傳惠燈法雲志謙智玉道昭道敏仁安義珍
永則信果者妙隆之流也

題東林寺重刻李邕碑後

廬山之脉甲天下而東林又山之勝處也由遠法師
居之而名益重至宋照覺揔公易為禪林而寺始大
其間名賢品題不啻千百獨李邕碑以字畫之妙為
世所珍延祐七年寺火碑壞住山古智禪師既新其
寺復取李邕碑舊本重摹刻之或謂道無今古時有
廢興而文以紀一時之事耳師者宜訓人以道於字
畫何取焉而禪師之言曰道外事乎事外道乎華嚴

法界世俗衆藝皆為道用且吾以興復之勞欲後之
繼吾居者皆若遠公照覺能隆其道以昌吾宗又豈
無如邕者而述之於將来也故吾刻之石庶有勸於
後云龍翔法弟大訢聞而識其說于下

題放魚記後

越之諸暨有湖環其廳治歲取魚鼈之利以助公用
宋政和中有陳尹者禁采捕以舟載魚惡縱之長江
中復語於園照公使記其事雖惻隱之見於一時亦
足以覘其平日之用心矣夫仁及垂魚則惠於其民
可知也敢與名僧游則其具正信為法檀慶尤可知

矣視今于吏虐其民使不聊生又漁取吾徒至傾業
以結之飲酒載以啖之猶不能免況有澤及鱗介者
乎予不能隨時俯仰動遭譏詬固無足國之道以化
其俗又安得陳尹之為政使民與物各安其生而吾
徒可倚為外護者共明慶呆宗師以芷園遺墨命題
重善所感云

題趙閒閒書心經後

司馬君實嘗書心經以贈僧修復題其後謂韓退之排
佛而稱大顛外形骸以理自勝要自胸中無滯礙由
是觀之於佛不為無得而所排者跡爾跡之弊雖聖

人不能去若惡其跡而棄其本是猶惡焚溺而罪水
大惡噎而罪饔者也雖其好惡取舍之不同猶能明
佛之理而交其徒之賢者視今之庸俗隨時趨尚孰
有察夫理而別其徒之賢否哉太原白氏世為金國
名臣正大年間有福密院判諱華者為已父朝列君
資冥福設齋以迎三教之名士時閒閒趙公書心經
遺之以其親之不可見而靈明不昧者未嘗亡也若
經云五蘊十八界四諦十二緣生皆外物之累於心
了無所碍雖以之振天地窮萬世而不變不壞是所
謂以道諭其親孝之大者也後趙所書經散落江南

楓窓君五世孫名讀字子通為御史掾得之南關僧舍及子通仕建康錄判遇知
文皇于潛邸連升為青塔慶壽集慶三寺營繕司官
暇日出經示子子魄非大顛筆可接退之諸賢而獲
覽永錫爾類白氏有焉

頌

大龍翔集慶寺素覺主像頌 有序

天曆元年十有二月
上命以金陵潛宮為大龍翔集慶寺營之三年寺成
以至順辛未十有一月廿有四日立覺皇像住持
臣僧大訢謹拜手稽首獻頌曰

天道悠遠至理可推靡愆于度寒燠四時龍之變化
不可度思時潛時飛雲氣隨之
聖德如天其動猶龍澤及九有睠焉馬舊宮舊宮載載
神物憑詞祀我覺皇降福實多惟覺之道有權有經

天人異類冏不或承并包百氏妙合大同匪室而有
匪湯而空道之精微言所不及畴宣于教而像斯立
像立教宣如振于鐸我拜我瞻其容於鑠一善之萌
藐然有作孰鋤其驕悍夫惕若凡今臣庶有萬其區
方之中土壤異俗殊冏不由教畏惡遷善翔是邦人
和樂衍衍鍾山左顧石城右囲如瞻雲旗輦路逶迤
爰播仁風八表同春物安其性人合道真金石可磨
我頌何有
天子萬壽與天同久

約之箴有序

義與裕上人問字於予予字以約之彼儒者謂孟施舍之守氣不如曾子之守約約要也言求於外不若反求諸身吾與裕學佛者也佛之道多方東漢時法入中國又四百年而達摩始至以直指之道教人而人廓然獲所素有今吾與裕又宗達摩者而裕也學贍而博且方盛年予恩其溺於文而不知所返玩華而喪實無乃有負於吾宗耶故因其字而箴之其箴曰

儲藥于肆岳增川委疾而療之刀圭而愈道之淵博如江如漢愈汲愈遠心悸目眩不有至人勒其枝蔓如臨濟玄如德山鑒裕也多村只益多岐約之約之其必如斯而已

明善箴為陳氏作

夫性之善充乎至仁如天元氣與物為春有萬不齊流布無垠大已六合上縣星辰霜烈霆怒陰伏陽信時之禎祥而生鳳麟亦有虺蜮戕于生民椿蓂蘭桑百卉榛榛土滋羣植海岳潛珍誰其司之變化如神心先天地大哉惟人出入萬有往復如輪由己所業

報施相因隨業而異其性則均有邵生棄萬古降申繇德弗類動合道真堯舜之聖象朱傲囂羊舌覆宗若敖隕身為彼宿惡化弗柔馴學若衆萬總總誰誅不有先覺匪教曷遵若虞機栝其弊孰鉤止水有波明鏡忽塵求復于初光明日新滌養之熟純粹以精猗與陳君信行振振字以明善爰咨爰詢為德弗怠百祿是臻詩以告之無謂謏諄誦而弗替請書諸紳

元復箴為臺郎高君作有邵生棄萬古降申少師姚公嘗命高氏兄弟十二人之名若字復申其義為之序子所交者曰絢字元復文而賢故獨身欲所至履之以忌心在所詣懸馳電速不虞于蹶或蹈之谷周旋以趾如數若輻布武工堂四海指讓認遇疾馳以得為喪由禮而動惟額足詔帝惟文歆陟降左右高氏多才復也尤賢有文几几既秩而閒爰結其綦載揚其裾坦坦周道何天之衢

贊

妙法蓮華經贊有序

三韓桑門心竹游京師市白金以書妙法蓮華經既成寓書吳僧子梅曰吾茲不易以予有高行敬以遺子然江南氣熱海必緘諸筒遇庚伏則蔽而曝之拂以纖纊毋致焉梅受之如所誡以歸于肆過人益通梵語予未之識聞一無云一無素謹題

其言可信然系之以贊曰

大聖作神龍躍其施博哉者呱弗乳背蔽毋聖之天冥化權脩以蓮緘爾韵茁者鑿卒若一朝似之德無施詔來茲匪金銀堅不磷猗若人兮

摩騰竺法蘭贊有序

按周書異記載西方佛生之終之事而列子亦曰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穆王事之作中天之臺其高千仞及秦時沙門室利房等至始皇以為異因之夜有金人破戶以出又霍去病過焉者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以是考之周秦西漢知有佛久矣特未廣其教於天下也至東漢明帝始以夢感因傳

贊曰

曰之方升照有先後或隱或暗豈非日之咎伊昔吾宗白西祖東屢出屢沮時之未通在漢永平格于帝心遣使求之維道與悟粤若二士作如來使有焉翰如貝經以至如彼旱暵時雨乃作沃我焦壤是刈是獲人道之貴在於明性百家異說朝不自聖匪小而偏匪海而窒不有大教道幾乎熄去我二士復迺千載龍蔵之文浩若河海匪津匪涯誰與航之豈無緇目朝紱張之覬圖二士顛知方眸欲挽其袂逝從之游

妙有堂贊有序

三藏大法師居京都

聖睠甚篤王公大臣就而論道者曰以十百以

國朝興地之廣萬方畢臣遣使朝聘風俗語音之不同其同實臚傳若古之曰寄曰象曰譯者視百

倍蓰而師悉通之應事五朝皆授官一品古澄什
歲以過也而退處一室泊然作堂曰妙有取諸經
所謂假觀者立一切法雖萬象森列一念空寂而
證以不有不空即常絶待即師之禪觀三昧者也
謹為之贊

妙有之堂毘耶之室不假不空非顯非密默而恒照
用而恒寂太虛一塵萬古一息天人來叅華雨如積
五竺之西六荒之北九譯獻琛有萬諸國師資其秘
相顧而失再示之訓充然有得曾是大邦萬生其良
于耀有章鼓鐘于鎛望壽我

聖皇邦家之慶作我贊詞無愧斯堂

玄卿贊有序

臨江潘雲谷善造墨至順間携之京師翰林虞伯
生見而奇之先是朱萬初以墨進
文皇勅授奎章閣直長伯生欲奏潘代朱潘辭以
親老顒歸養於是一時名公益奇之作詩文贈者
亡慮數十篇潘若禁其歸因語人曰吾與墨若宿
好為之幾四十年而後窮於是矣時至山谷擇松
之膏馥列炬然之覆以密器復穴傍以泄烟使傳
數器而後烟始清弥日夕忘飢渴而所取僅銖兩
法用金珠貴細如他器物購之不靳也故吾墨不多得庸富人欲高
直求售吾不屑吾墨使屈見之吾固不負墨然吾
無它能四方識不識咸以墨知吾名而墨亦豈負
吾哉愚謂潘之於墨能勞以終其身貴至於破產
而不二其心蓋游於藝而進乎道者也其承蜩丈
人輪扁之徒與世之士君子口誦仁義及臨事則
悖所學與吾徒業稱傳道而志之專守之固求若
潘之誠於其墨皆可媲也於是作玄卿贊以遺之
陶以世易穎也曰遷可久可速惟吾周旋丹鉛後來

或居吾上亦有繪事頃刻萬狀吾傳忽忽千里覩面
以吾記事巧應百萬有文庫庫麗于日星時致雷電
鮫鼉夜驚我匪知玄智出玄下高忍磨礪齒鬚曰化
堯卿御史家冠像贊
厭以彰其德而服之維訥也宜以著其法而親千千
正也儼乎其若思則如廟如郊而敬也藹乎千尺蟠
白日而熙秋霜也與物同然而海涵春盎也運衆福
於一轂而納萬象於一鏡也固天將利其器而俾以
王道人贊
康斯民而同 王命也

北游江淮間仕而知止當不來餘得非藏利於鈍乎兵矣火矣物浮湛隨時卷舒閱今古為夜旦以天地為逆旅盧辟之雲霧木雨物自沾濡璞玉在山草木共貧以吾嘗受記考方馬少游之為人猶未若麗蹏李通玄之達識而公則庶幾其往也

趙宗吉御史家冗像贊

稼而穡期豐稔邦乃足食源之長其流湯湯為湖江有文郁郁學以萬之既仕而棣何以告之冠芻之我其容有恭思舉其職以羞王國王國有待維楨是蕃克保克任式無棄予言

蒲室集卷之十五

豫章 釋大訢 笑隱

銘

集慶路天禧寺講堂鐘銘

聖教東漸時尚屯僧會始以設利徵教傳千年演大乘音聞孔揚鏗華鯨聞寐覺空妙道凝非言非默非色聲天清地寧歲豐登祈天壽考億萬齡

集慶路天寧禪寺鐘銘

天寧深公葺其寺大完作鐘以考擊之衆肅如也

南昌大訢為之銘曰

大哉聖教顯幽咸若一音普聞萬類齊作畴克宣之有聲春容鼙皷啓聵開陽闔陰闢夙夜有恒與時降升籟鳴于谷龍吟于泓大啓其機超怒潮迅霆闡而冏覺視此刻銘

集慶路崇因禪寺鐘銘有序

天曆元年七月

文皇龍建業奉江陵臺臣從至新亭之崇因寺張燕而別明年遣使賜白金于寺又八年住山正達葺其寺大完作巨鐘宣教令鼙幽賾以無忘美矯之思焉豫章大訢為之銘曰

龍光有煒新亭燕喜神用相止宜膺大寶高陵言
翔鸞而宣爰播鴻音上聞于天天聽昭遐顧我下土
大定超然一息萬古永懷
聖德有聞而覺聞寐覺圖萬化磅礴昭我皇皇而應
無方谷虛不盈吾道其有終
板銘
睠朝睠暮于爾聲孔揚厥聲孔揚更百世于爾質彌貞吁嗟乎
人之有生

龍河廣智菴鐘銘

龍集丁東菴成鐘在簴訢作銘和而應器之弘寐弼
覺聞非聲

板銘
警怠昏惟爾訓誡之至天人應
天臨路開福禪寺鐘銘有序
皇帝南巡時嘗幸潭之開福寺住山志福以遺寵遇
恩莫報稱乃曰觀音大士由音聞以證圓通而鐘
又音之弘者警昏啓聵為益滋多於是範金為鉅
鐘扣擊以贊　鴻猷而宣　聖德也使来謁銘銘
曰

邇矣南服維嶽奠之　六龍行天燕然眷之眷之維
何繄我覺皇維
皇同德以宅萬方如霆之震百穀斯作大風何從萬
谷若荅　徽音鴻烈不在金石神人報功顛播無斁
乃酌金齊乃擊乃考聲容孔昭亦寓于教萬室夜遙
睠警而寤闔幽出冥有萬其趣疇不耳聞而聞以性
六用無偶萬物齊應川后山君不有駿奔何福不降
以開
皇元吾宗尚賴昌于世世刻銘同久敢告鬼氏

集慶路定林寺鐘銘

定林寺法筵講主化諸檀越作大鐘龍翔于住山

比丘大訢為作銘
大揚聖教辭暢理彰機之弗齊或翕或張有聞斯作
爾音于鏜如鼓其節啓幽迪陽進脩無住由聞取證
常覺而妙聞亦非性今古無間物戈同真非言非默
常宣法音設教如是惟萬克似勒此訓辭以告鬼氏

饒州路安國寺鐘銘有序

番易諸山磅礴多名宿故妻庸者不敢廁其列西竺
紹曇歸住安國寺既以丈德之美限其人又能興
廢補弊範金為巨鐘朝夕扣擊以警其徒使来謁
銘銘曰

無象之先同乎一元有生以形如流失源惟覺有訓克復于本耳聰而聞盡聲泯聞性不昧非瘖非聲空劫日用非去来今鯨呿雲合番水如谷大定安安不起于榻拔彼沈溺湯湯九衆長夜忽旦而升于天

導師作鐘其旨如是以知是聞無媿鳥氏

廣智菴三小鐘銘

聞而覺覺而妙心非佛智非道

體之成倫五行和而鳴妙與化冥孰謂人有知譽乎

不如物之無情

笑隱子作鐘朝夕和之以警吾徒

二螢銘

聞無聞妙而神乎

靜而應毋不敬乎

寧國路崇教禪寺鐘銘 有序

番易克齋叅南屏佛智歸住南陵之崇教廿五年矣大新其寺復鑄鉅鐘以宣其教使夫入天幽明異類聞而警悟以證入圓通三昧其施不亦博乎

乞銘於龍河笑隱大訢為之銘曰

和而應體元靜用則神誠夫性噫惟汝不言之令

湖州路資福禪寺鐘銘 有序

番易正遠由金陵崇因遷湖之資福以久廢方毗梳補首未一載而雁聲雷興復先有鉅鐘為渰石冠銷鑠澌盡矣始謀更作之非欲侈雕觀所以肅蘇林齊教令使幽冥異類由音聞以返聞自性成無上道而人神以和則寺之完美可計曰成功也寓書求銘為之銘曰

計篔之山禹泉淵淵武恭之阡禪宮渠渠禪祖是居有林其徒道傳教宣不煩於言考鐘于縣警積晷昏聞於無聞惟覺之元圜于化中或塞而通罹彼如融作我中興百煉愈剛其聲孔揚鳳躍鯨呿萬礎星羅

永嘉晷一關住宣城珩琅禪寺鐘銘

鐘寓書求銘為作銘曰

傳道以言言有窮示以寂默或不通資汝考擊開聾聾譬榮怠善以萌聞於無聞聞性空無思無脩超聖功珩琅剡玉青瑽瓏搖渡振錫遺奇蹤惟啓似之昌厥宗欲以萬石留春容鼓橐特奮千夫雄寒潭照空吟老龍虛谷荅響薰竅風啓之善訓寧無同我為銘之惟汝庸

建昌路福山禪寺鐘銘

鼎山新禪師主盱之福山寺百廢具舉乃範金為巨鐘使来謁銘銘曰

閩楚之交山斷若玦師據其衝過者必閱無當其機久默斯要假爾令音以宣其教爾虛有容而應不窮十方無間如風度空霜月夜寒萬籟不作聞非有聞覺忘非覺嗟爾来學妙乎師承大振厥宗我銘是徵

銘

存存齋銘為趙公子去疾作

人之奉身與馬器服或假或失終求以復性生而靜人所均有奔軼蕩汩頃刻莫守貴物賤已重外惑內租益其愚胡寧不畏大雅君子存存以究顛沛周旋儼若前後若倚於衡以左以右不越衽席彌綸宇宙匪遁而遐河海流潤莫著乎隱鳥飛魚泳怡怡慈順維涼國是訓匪訓于室以施于邦國

近思齋銘為傑公遠作

天曰之遠圭測其景泉流地中汲深以綆道大如天德淵如泉我求而獲衽席之間聽視言動或外誘之川潰于防何以復之萬殊一本萬古一息日用無間燕處飲食亦有萬卷父子師友載膏爾車言駕周道于王作賓公侯之孫乃眷環堵崇其高門

敬學齋銘為管元賓作

工試以藝巧力曰至賈之於利歲閱月計我治于內口益日損芳鉏其驕苗耘其本六合之富萬物之有我獻我爾我納自牖物我無睽而應無方如雲膚寸而于八荒不有滔滔其源濫觴曷求君子銘以勿忘

魯山銘有序

文皇以孝治天下嚴祀祖考特設太禧院揔之復置隆禧使司皆以師相領其事其司屬悉選用不輕授平江善農提舉司其屬也掌承天龍翔崇禧三寺之田賦高昌岳公魯山實為官長龍翔以文皇潛宮安奉　神御春秋二忌臺臣展祭如生後至元五年正月岳公來董祀事凡酒醴牲牷籩果體節之薦視滌之潔禮敬俱至觀者大悅謂公雖貴胄而詩禮如素習其稱魯山為宜為作銘曰

高昌之裔去魯萬里孰羨魯邦魯多君子魯山維藩岱岳中起孕靈毓秀天畀厥美魯山之雲為雨崇朝魯山之石盡為璠璵作我國珍生甫及申不于其身如施後人

定林佳處銘

金陵王載之讀書于祖隴贊善精舍扁其室曰定林佳處笑隱子為作銘曰

定林有泉有巖有蘿爰有石田無以攻玉為圭為璋泄我胷沐桓桓舒國平生伊周用不迨志終慊巢由青松華髮逆旅身世歸榮于此佳處在是勖哉爾後求志乃翁蓄而不施天啇其豐

無恥馬來林之下無易其處樂我鐘鼓

頑石銘

荊山有璞和刖其足靈壁有貢裕陵之辱我守其頑庶全太樸儆敫敫于雲霜寄傲寒于林薄無光潤以媚烟雲無庶棱以露鋒鍔爾牛礪角苔温夜趺風清專壑句一窪於四漠載一卷于五嶽所謂外癯而中腴配德德之無作者也

書帶軒銘

鄭同甫名其室為書帶軒取鄭康成居不其山有草如鼈曰書帶云里人大訢為之銘曰

通德之里聖學淵數道之翁張乾綱坤紐大和薰蒸庶物蕃膺山有豐草滫露清滑穆如清風沛然時雨厭厥訏訏化成郵魯克纘其緒子鄭同甫言嶽其英於焉容與以求以紬萬卷有序稷契孔碩堯舜陶不窳爾維似之以昌而相

卧雲室銘

燕息之安孰不求遂耆之戁孰奉以甘毳或惴于心背若芒刺千金廣居不易吾盧有淪自西其光如濡匪艱匪跼聊與子娛或以寢處或以寤歌不遠在席孰阻蔽阿其居伊何維德是似燕樂無愧旌以勿替

祭中峯和尚文

嘗觀狡人有負不世之林鍾蓋代之氣天機矜能神巧運智位崇謗興名高毀至如焚膏之方炎俄光焰而燼棄覈若我師之無為若將頹然於一世故大聲之遠播倏飛馳而雷厲萬乘向風安車莫致王公問道跪拜建事亦有島夷致書奉弊士女提攜千里委積家祠繪像教載飲食如嚴君親惕若僕夫公固逃之莫釋重累垂髮垢衣茅茨不雜澗飲一瓢食粥一器世皆仰公莫識公志內已外物高穹厚地行通神

明化率異類特其小耳道豈在是辯劇連環理貿百氏民脫口千言落筆萬字夫豈多能公之將餓濟北正宗凜乎將墜辭之九鼎一絲是寄蔽林氛氛黨闢族詈勢奪價取廢孽方熾如取大盜官授之位肆行無忌隨軌則其偽彼之所懼故於大方卻走畏避宗唱之澠衆響同吹口耳授受相悅狐媚師寧不言豈曰無意誰其嗣之百不一試世無知公千古長慟胡叔我涕

祭鄧善之使君文

惟公學究天人之奧道通性命之原已驗諸死生之際神完氣正遺濁世之孤騫則我方外之友無牽于愛夫何戚戚於言久歷觀其平生令聞聲光駭動一世小風厲而霆奔早入成均下帷討論暨領憲綱民以不寃乃鉏其驕此苗而莠乃黜其偽彼鶴而軒至若經筵之旨對示師道之益尊進嘉言於啓沃黃一氣之元无或霜露以成物或照育之春溫灝灝乎如河漢之無極覲覲其演迤於崑崙幸名遂而身退猶眷眷于寵恩就第賜金侑之上尊固人生之無憾復垂裕于後昆愧我野衲往來公門蒲龍夜宿具葉朝

翻啓玄機於破的會衆說而剖蕃拯泥塗之墊溺炳炬照於重昏故吾宗之紀述每增重於璵璠美哉灡澈乾乎崇垣念德音之未遠睹廢屋之可捫此吾黨所以致哀于一奠而莫能起公于九原然公之靈何往而不在豈與死而同盡生而獨存蓋將亘乎終古融諸萬象包六合而隘乾坤則公與我之無間又何待於三生石上之塊巢有聞而擊節庶不徒薦於藾蘩

祭照元晦文

迺祐六年八月三日元晦照公書記示寤於湖之餘

慶元越八日訃至明日南山友人四明覺恩建安自如掾章大訢等具湯茗時羞之奠為文而祭之曰公居里閭孰非遠游取友四方楚蜀閩甌其友何人孰感于中匪親匪暱非湫之無從不以令德既賢且藝顏類豐貌天授之器莫知其它店焉即世無寧多歉以速百歲彼昧昧者或鼓其喙謂善可急謂惡可肆我知彼蓍無預公事豈無壽考泯沒誰記公之不年萬古長喟顏柳楷書陶帝五字亦有萬卷佛孔百氏尚遺身後光怪詭利世可聞見猶或不墜矧其內者非我能議胡攬于懷蘊藻莫倫公寧有知薦此歊歆

予與兄同侍先師入涮相處固密且久而衆中交游勤成阡陌送死聞訃時若驚憂及事過即忘獨聞兄訃惻惻不已者追念先師在百丈時衆不滿百常多奇士兄副直孤介人以令器期之後聞出世有衆千人大行先師之道於領海間年五十一而化此其可痛也又臨終時瓊弟適在側以訃音隨海舶而至舟數四將覆而僅免若有神護以致兄之言於予也則予之言兄豈有不聞者耶近時師資不明其上者取古人緒餘口耳授受而下者以賄賂阿附同黨牽援而予與兄幸無此愧故今設奠于室敢以無愧者為薦與兄大舜定中聞之有以契于懷也尚饗

祭徒桑知津文

自汝從吾十有三載吾役汝以勞而不能訓汝之道吾有負於汝矣吾以天子賜田欲復其賦役而遺後人以安故遣行宥與汝請命于朝凡三入京往返數萬里使汝負病朝夕捫呼行已及境不能信宿而至以見吾面竟客死于維揚汝常晨起誦經夜為鬼神施食力疾危坐念

佛不輟而終賴友人買棺闔維裹骨而歸嗚呼痛哉汝身頎然吐音如鐘往來朝貴間善致緣令御下有恩而威賞必行司器庾無毛髮苟取又能論其黨使皆廉勤故吾每事委汝汝益勞悴而久受疾于身不以吾告而不知也汝無它儲惟有米百九十石皆吾積年以與汝者汝臨終之言以七十石貸於客戶歲取息給衆僧之醫藥八十石以奉母及諸弟四十石皆吾與受業中竺并吾塔院吾悉如汝言也汝二弟吾教之恤之使省汝父母汝前年沈洲開田六千畝寺之衆賴其食於無窮也吾令沈洲之人杞汝使一飯必

然擇地為窆以葬汝骨旌汝之勞而尉吾思吾固知哀悼之無益而惻惻不能忘汝者以茲山開創之不易求輔佐之能如汝者無數人焉其誰與謀之乎吾即求退而養居汝方壯豈無二十年以養吾老然後隨汝之若而授汝之道庶幾爾汝之勞豈謂汝遽舍我而先歿也汝壯猶不可恃況吾衰憊者又豈可逆料哉昔吾祖以裁松道人之老嘱其委化再来付以衣法汝能効之則吾當忍死以待汝汝有知乎汝無知乎

吊錮忠憲公文

士平居議論無所不至臨小利害則易其守觀有委質徇義殺身成仁者乎故觀人之道惟死不容偽曾子易簀子路結纓雖有常有變之不同而同歸于正龍逢比干死於諫伋壽申生死於父命前史書之若中丞錮公伯宣之死死於其官者也至元中公為行臺官居金陵時江淮省有權貴姑勢不法公命御史劾之馳奏語泄權貴賂宰執誣公以它事迫逮維揚公手書付從子自誠謂臺臣義不受辱引佩刀自決天下共痛之而咕咕者謂公剄氣不忍死待辯能自

祭潁侍者文

暴白不必有罪縱有罪不必死噫以公之智之才豈不能是苟能是正小人之僥倖而公所深恥者也況其時權臣肆威酷吏濟虐必深文巧詆鍛鍊成獄公冥屈勝就訊偷生免禍我縱身脫虎口而臺綱委地故慷慨就死使朝廷知臺有直臣而紀綱益振奸邪朝謚忠憲追封彭城公又二十年公侯子持卿以公遺書示予予伏跽林下於世無所欲感然於公之死不自知其悲且憤也可敢薄俗為詞以悼之其詞曰

祭文

山有虎予水有蛟欲禦其害予吾操吾刀匪力之弗敵予匪智之弗周時偶失利予竟殞身而弗救肆彼蛟虎予反起其仇人不念之予忍匿笑而聚尤終褰顯顯予莫贖其勞尚賈餘勇予神與化游浮雲縣予龍為輈覽故土予尉予憂予憂予曷瘳興言悲風予大招

祭穎侍者文

吾宗授受不乳而鬻機應氣感克類克肖予有令姿爰啓其要有聲春容如樂九奏庶幾吾宗可起其什辜有鬼神顧我弗祐有生芸芸萬化一囿生之維艱既毓既茂我刈我穫胡蔪剪我秀人猶念之我心孔疚

物有不齊將誰歸咎我祭而享矣辭以侑
祭徒承行宿文
吾德薄多艱累諸徒以勞役而致斃者凡數人而汝
最苦痛始吾起癘杭之鳳山汝来佐吾繕脩五年而
寺完及遷中竺罹欝攸之變克圖興復汝勞居多天
曆之初
文皇以潛邸為寺名吾主之始未有稟給薪米鹽醯
惟汝措畫元統間
上命蠲田于寺蠲其差稅而未得省部文下使汝請
于
朝一再往返萬五千里經涉四載風雨渴飢傷

汝肌骨吏文深刻甲可乙否勞汝憂思幸賴鄉相恣
汝之誠憐汝之勤啓奏
兩宮文移臺省官免稽逋數積千餘貼後人以安惠
及百世觸瘴未歸嬰疾未覺予喜汝至露坐通夕吾
欲退休命捻燕務汝辟以疾吾固不許豈謂竟死於
是耶以汝之能吾愛之至不知速汝于死汝亦忠勤
不逆吾志死不辭勞汝在京都奔走官事或終日不
食吾書責汝過於儉苦無斬口體而戕其生以貼吾
憂孰謂驗於今日嗚呼吾往山一無所成而累人以死
不能為汝歸矣遺恨冥冥可勝痛毒吾受命

先帝開創茲山欲弘吾祖之道訓迪後人必資於居
室食用而所以命汝者為衆也非為己也期於報
而未能去譏謗蜚生無寧日矣況復失汝而任吾事
者誰歟汝初入都吾與汝會金汝愚不足營私橐以行
歸不求償而歸其贀幣之餘纖亦無取又良難也汝
忠於師勤於衆為善而不蒙其福人所與而天奪之
何如也彼貪無厭竭于貨而覆廠事而壽而康者又
何如也而果因施報之說為虛矣或謂業感三世得
非盡於今而豐其報於身後若是固有之而昧昧者

不得而知也汝力疾危坐念佛而化佛即自性念念
不昧無係於身之生滅世之人遑遑促庸置忻戚於其間
孰然至人不遺情達士不廢禮雖寓哀何傷焉于
以明師資之道盡死生之義我心汝靈洞然今古吾
欲吾哭之不慟不可也

祭徑山元叟和尚文

公與先師齊驅宋季潛子器之雷動一世後七十年
惟公獨在趙州泳陽高出輩如見先師床下受拜
策我驚寒歲我往隘我来金陵不阻書誨我春茲山
翠華所屆倚公之重雄冠海岱累請于朝待命不至

胡以訃聞德音未沫濟北之宗嶽焉孤寄承之何人化為異慝所恃惟公庶幾知畏公復往矣而我何恃如舉九鼎畀之孺稚胡力之任不顛以蹙覆軌云遺可接巨泯覆云焦壞可沃霈霈猶不遲遺置我鑪錘有燕其臨光吐虹霓尚聆後訓霆烈靡厲平生幾何萬古長喟吾宗是慟匪私我溘

祭高獨峯文

高公獨峯長老於至正二年七月十一日往赴海鹽天寧住持於九月廿八日乔舜越二十日訃聞十月廿五日龍翔寺住持大訢設位于東菴披誦華嚴法

華妙典用伸莊嚴仍以湯茗之奠而祭之以文曰師識獨拔其羣始求其師凌友道壹汙合黨尔子有卓濱以道淬礪如蠹與存潛霄集雲取友于何龍河之子器之輔之以文退琢之妙盡為瓌瑋衆羽翻飛集于鳳鸞庶幾吾徒以討以論殫年嬰疾尚接笑言列剃之聘歡動于隣我惜其去愍勞厥身方通安問隨以訃聞居然隔世曾不逾旬如戍長途出户摧輈雲夫萬里飛不盡翰遺物不寄益感義敦猶懷慈母白頭倚門悲書故園聞者悲辛念子粹美無媿古人平生已矣徒薦蘋蘩尚享

祭石室文

前育王石室法弟禪師以至正三年三月十七日示寂於吳江受經普向院闍維獲設利齒牙不爛陪葬於吳江受經普向院闍維獲設利齒牙不爛陪葬於受業祖三藏道法師之塔踰月訃至予以山門科徵稅粮無暇越八月十七日先師晦機和尚遠忌乃具位以配儔湯茗時羞之奠而祭之以文曰寓形於化衆萬不同及觀其盡均於一空我痛石室式旒令質道曷于言玩華咀實四方仰之寂音仲宣益玉几我祖是承胡病而窶寒暑莫御我闔其卧語遺物示意佛祖是貽死生永訣不忘歲規逾月躔

訃設利膧朧表之窣堵如三藏公為位設奠書緩告罪先師諦口期于克配師友無人我何獨立道壹千載窣忍一注尚享

祭徒弟寶滿文

汝親昆季四人從釋三為吾徒皆能効力汝兄赴都不返而卒曾不半載汝又繼沒孰不憐汝我痛何極我徒亦多獨汝溫克役汝于勞靡問朝夕寒暑渴飢奔走俾劬速汝于死緊我之隱孰非虛幻有生何益奉于愛忘如焚如溺吾嘗訓汝先聖是則大定如如常用而寂物我同體今古一息汝惟昭昭超然自得

我何不忘撫念疇昔汝有遺言散汝遺物吾與汝衆
戚貸取忽遇夏設供與衆同食石塔新成樹之松柏
期與汝兄同葬汝骨汝聽吾言庶尉慺咽

至元五年九月廿八日方外辱交某謹遣侄子收以
湯茗齊羞之奠致祭于棣軒蔣君提舉之靈昔在鳳
山有田陽羨不殫于理射不及貫所賴令子以掖以
援入承教命出叩咸笑式登公堂和樂衎衎爰念先
君早即于寢興公同年公老益健每接公顏惕然深
春令子才敏驅遲庸奮復忝同甲悃我賤困跡阻方
外情均童丱我遷官寺音書靡聞遽聞公訃失叫驚
惋義有不忘脫驂舊館亦有挂劒擬答一眄期接緘
綈婆娑歲晏世之所畏死生之變惟神不亂古今夜
旦能鑒余誠千里一瞬如平生徹泣此澱之尚享

空與蔣公提舉之喪方外文某既遣侄祭之聞葬有
期不克躬與汲綍復令兩序比丘廷俊聖齋特往致
奠而寓之以詞曰人之文好有異而同奚成疏之迭
敷惟事合而義從始余錢唐之汪侯寄孤立之徵踪
念弗蕘而弗構予坐棄以罔功賴令子之相成扶弱
植之秋蓬承詒言於疇昔陶萬化於春駘悼書疏之契
闊詒魂夢於音容彼懷惠之弗忘而蜡亦杞于坊庸
矧皋旋而弗報無聲介而不通慨死生之夢幻等聚
沫之飄風惟昭昭之不昧固將挈天地而騎鴻濛軼

八極以超萬古如循環莫知其終則吾之不遺情而
循禮猶將委順于化中非有得於神會之外夫豈跡
局而情封公未歎只獨賞予衷

書問

與胡平章書二
與虞伯生學士書三
與易釋董阿平章書
與高納麟監司書
與高參政書三
與常道夫御史書二
與薩迪大夫書
與忽都海牙右丞書
與左吉平章書
與吳閒閒真人書
與王村欽參議書
與趙仲穆書
與盧縣尹書
與趙伯寧司使書
與張司使書
與邢海彥深僉事書
與九成書
與韓伯高治書書

答張雲峯司農書
與蘇伯脩參議書
與孔周道都事書
與忽都察愁管書
與普顏帖穆爾監司書
與杜清碧待制書
答廖天與書
答族弟陳宗南道士書
與交人共十四書

與元叟和尚書三答一
與知一溪書
與妙國師書
與澄湛堂書
與愚斷江書
與明雪窓書
答碩平石書
答庄正宗書
答愚如菴書
與宗可建書

與寶雲盧老書
與果菴主書
與若季蘅書
與詰古智書
與受業師祖書
與印月江書
與有龍長老書
與福田僧書
與[illegible]書
答真如舜長老書

答慈化愈長老書
答清泉海長老書
答南山月長老書

書問

與胡平章書二

某姿性愚鈍分甘枯槁雖樂聞賢士大夫之風而未嘗有所趨謁不圖高明照察畢陋特蒙錄問去年金山接餘論者旬日竊觀德量汪然與物為春謙畢自持出於至誠惟恐一善之不聞以方今天下之大四方風俗之不同古今制度之沿革人材黜陟之當不庶政之所疑百司之所咨而談笑處之裕如也又不有其功歸善於長古之良相無以過此尚記鈞旨謂

縣縣某林下一衲無用於世猶叨溫住山隨衆俯仰無補宗教前年陪鈞從赴金山勝會旬日獲接清論辱領特助道之跂耳而道不在是也又曰草衣木食深山窮谷者此幽人高尚之志爾亦非所謂道也不肖雖淪棄林下於世無所用而樂與斯民為聖天子得賢相賀復思公為於道恐有退志又聞涅於其跂而遺其大者故欲有以奉記適征東儒學提舉平江朱澤民入都因得上狀澤民清嗇讀書善畫畫六樂誦公之德而顧望風采者也相望數千里臨風

猶叨溫住山隨衆俯仰無補宗教前年陪鈞從赴金山勝會旬日獲接清論辱領書得賢相於千載之上尚將彷彿其人詠歌盛德況目覩而身臨之乎別來三閱歲以升沉有間不敢問侯起居今春行省郎中田伏領藤茶之惠緘問謙損若施與敵己者猶不敢當況徼下乎受之驚悚不已自頃枯槁無一覩望猶喜大人君子出佐聖主行仁政薄海內外涵濡化育而莫知其力斯民幸甚而吾西方聖人之教窮神致化至於愚夫悍卒聞而畏惡遷善其陰翊王度不為無益流之末俗其跂則不敢無弊無以跂前弊而棄其道猶無以報芳

而棄嘉穀也與力為住護因本心學士北上敢布狂斐

前冬京城得數造齋閣辱介供香積無示法誨及歸又承緘寄先師塔銘并文之雄深簡古自可凌轢柳柳州至敘揚吾道鉏櫌妙密雖揚次公張無盡亦當避鋒縮手矣使門弟子輩若增其光禁感德何可忘也新寺二碑各高三丈許大作想再奏閒莫審何日須下寺中工作俱將畢諸牌額大字見刊但後殿素五方佛與天王殿摩哈剌殿東西過街樓未有書扁

向嗇住公回都曾列奏曰必　命妙畫而胡久不發下也茲鄉親廖天與北上因得上狀天與家世儒者純篤靜默與人交久愈不失其誠倘有以教之則受惠等也

懷仰之久數年欲專遣一書奉問以事牽不果往來中雖數接教示恐回者不的故不能奉答為媿去夏危太朴來蚰知為況益詳自聞閒居意謂築室問田有登山臨水之樂而四方之人以文字干瀆疲於應答不殊在都之時小猶淨名居毘耶城隨所求者慈令滿足大乘菩薩度生為急非小根小器沉著空寂

天圖續燬錄大乘菩薩而憂民憂物之心未嘗少置上與諸佛同一圓證下與衆生同一悲濟所謂深入真俗不二法門也少白斷江恩公已卯秋談笑之間脫然而逝闔雒設利齒牙不壞囊無所蓄諸山故舊助其營塔從孫觀宙奉遺命徒跣走江西乞銘於大手筆不謂至金陵而疾作因其友徑山淨書記往謁床下之便以狀託其代請且索羽言為休紹倘蒙念此老耆辱游從方外之雅以法為施則江湖衲子均

若可同日而語也其居此十年求退未能又以奉旨賜田蠲稅而省部來得明文恐後人居之不安而致獲弛則責在開山者故遺徒留都三年只待文下則決於乞閒可攜几杖而從公游矣聞有意入吳必取道金陵或不欲入城只鍾山崇因亦可盤桓數月少師塔銘尚奉

旨蒙大手發揮難令它人書之謹遣書記高獨峯問候起居就求募翰即圖鐫石庶為全美

去夏楊弘正御史令作書上濆繼承教荅感媿無量舊牘又見荅弘正書尾畫陳江右海運則知室中佛

一感德

與易釋董阿平章書

其三生緣幸忝侍一載蒙庇甚多至今不敢忘德新寺建造其位置閑闢林木堅壯制度精巧皆出規畫上合
聖心歡動宮掖而下之工匠夫役皆感寬惠德澤在人子孫蒙福況以上年江東飢荒賑濟存活何止數十萬人陰功天相豈淺淺哉比喜榮膺
聖眷由臺入省東南重鎮仁政所及益廣聲望益重惟冀不忘雪山付囑為佛法外護欲一到杭參賀以造起方意不敢輒離舊住中竺寺奉
旨令淨慈西堂如一漢住持此僧禪林中有道名德

尊望庶諒誠奉狀冒不備

與高納麟監司書

某自去夏金陵餞別恰一載中間每蒙流問之及而不能奉一書問安好者悃遺清嚴頃常念在錢唐時多感庇護來此又出榆揚之賜每恐不稱有累高明也喜往來者誦善政不輟口而江右為不肖故里何其幸耶然飢荒之餘勸不贍恤大勞神恩活人千萬子孫當世享其報幸冀終惠以懷仰不忘閒館驛中有公差書吏回謹具狀附問他無所言惟恕察不宣

與高參政書三

別來將一載懷慕無已二月嘗奉狀計徹鈞覽凡自北來者皆蒙傳命下及碌碌何敢當此六月廿日百丈東陽法弟及愚徒歸稽道仁德之惠令人感入骨髓復情仁愛敢陳稟瀆寺中上年官撥錢所置常住出於鈞畫所成其差稅已蒙行省欽依下路申及咨稟明降
先皇顧念係
國朝特創又官錢所置明該與寺不免特未有該明之爾如蒙庇護回咨欽免為常住久遠之利以慰
先皇顧心而受終惠仰叩佛天以祈以報望遣愚徒再往干冒鈞嚴不勝戰慄秋漸涼為
國自愛不備

與高參政書四

倫貧官寺十年批於應副加之多疾日思求退以差稅未免故移文上下遣徒往復而徵踪繫留者以此也七月初愚徒回及覩省部文下特與欽免差稅出於鈞造成就歡喜感戴非言可喻便欲聲去以償素志又念
先皇聖恩將臨必展敬致祭以盡葺墻之思八月十二日溯散藏經後即退居欽依元奉
聖旨事意以五山為頭禪院杭州徑山寺元叟長老舉以自代移文集慶路申覆行宣政院隆祥使司今

因蔣山僧入都公幹乞賜庇護均感恩造前帖木兒不華御史去嘗具狀上問所謂寺之常住與徵跋之退成始而成終皆相公之賜圖報之德沒齒無及自揆駑朴誤蒙舉擢備員官寺于茲十年常懇嶺失貽玷明鑑年來復嘗衰疾故於去秋辭閒遣使奉狀千瀆鈞嚴借重鼎呂頓首所司俯垂允聽近接隆祥使司咨文敬奉

聽旨不許辭退令永遠住持感戴

聖恩銘心刻骨然力薄任重恐致覆敗悔無及矣朝夕惻惕非敬虛誑十年之中所得茶湯錢布施銀鈔

添置田數十頃悉歸常住前歲又撥解庫使自營息以充衆僧齋粮本息不支無慮而妬害者衆議謗橫生蓋巖穴野林素居貧賤金銀財寶佛戒勿近況董朝廷庫藏官物宜禍之至如失中的敢望鈞念與使司諸官言之乞照壽安山例以庫本置田可為常住永遠其本息又免移貸失陷而僧獲苟安少逃禍責尚徹終惠或保善後

與常道夫御史書

奉別二載緬想深造道妙神用超然直與揚大年張天覺抗衡於數百載之上良用歎羨自視碌碌名居

物外而羈縻官寺與俗爾酢未能擺脫只增慙汗今嗣來辱書無以膺碑墨本之惠劇感厚意且審錦還故鄉有過家上塚之榮所謂隨順世緣無諸障礙非過量人孰能知此相望益遠臨風悵然有便毋惜寄音尺方外之思春暄惟益珍重理不具

與薩迪大夫書

去冬臺郎去嘗上狀問候起居塵瀆鈞聽後遣回言感德惠如海之量容納百川如地之厚負載萬類朝廷倚之而鎮安百僚賴之而敬爾民樂其業物遂其生又法以佛為公隕希仁壽之域

導斯民以無為之化宣揚正法護持教門而茲山元蒙軫念固是惟忠 先朝不忘 顧命然吾徒食息於此豈勝感恩惟勵精于道以禱以頌用永多福復遣愚徒為常住立千年久遠之計幸垂矜察以俟終

惠

與忽都海牙右丞書

去夏秋臺郎赴都屢嘗上狀計徹鈞覽舊冬喜聞北按江淛而賤軀以疾辭閒公文申上不蒙允聽令為常住立定規式却許辭退然官寺新創官錢買田宮司收米作數考較而令僧人當差為嘗殊甚茲者奉

旬開除惟望和公推念三年盖寺之勞

先皇在天之靈昭昭然有知而諸佛菩薩自能洞鑒無以淳議而退顧輪盖釋迦成佛尚有多魔惟大力量人百撓不折而為茲山久遠之計幸始終成全之

與左吉平章書

壬申之冬承鈞從須香及降金帛看閱藏經宗教有光山川增重別来五載以徽顯有開不敢問候起居惟切懷仰茲時為法外護啟以山門公務胥遺鈞慮官寺新創工年所買田土俱係官錢其收租米報官作數雖已具在寺院院有金宋常住之外繪置田粮

自己管業無粮當差之比近因各甲都事開讀護持本路具粮粮數目公文申上無望推潛宮羹墻之思為常住千年之計而先皇在天之靈睿鑑昭然以不忘聖山付囑也謹具狀呈千胃清嚴不勝戰慄不備

與吳閒閒真人書

前冬入京獲奉清誨東歸又辱餽盛感媿無已以迫工作未遑脩謝鄙悰總管来承教示伏審以道輔時王戾超風神靚動靜一如始信大力量人不以喧寐為拘而吾根器薄劣者少涉應酬便見窮敗正欲

也春暄惟為國自愛

與趙仲穆書

去年三月晦日承約過我及晚不至次日特出城相看會善之先生言足下以早絕江遂不得追餞為恨然喜往来者誦善政曰接于耳及石室千江来益得詳舉其事蓋林智明敏守以廉慎一試初步便自設施如此況尊翁之交徧天下上卿相下之閭巷識與不識莫不相慶謂趙氏有子為不已矣它日尚可量哉常記善之赴待制時尊翁囑之云儒與吏南與北不兩塗而我輩占其便者非大有士德之美而持

以小心畏慎不可也此語深有旨葉請重為足下誦之毋以喋喋為怨也辱惠書併大字感不可當又見續先相所書維摩詰經真出一手諸公深識筆法者不能辨且閱畫益造神妙名當益重使為政之暇留心書史功名不足為也特愛敢奉愚直若此幸恕察

與盧照尹書

奉別數載而江寧之民懷思遺愛愈久而不忘也近知榮任南昌私竊喜幸吾鄉父老涵濡德化可以安於田野矣吾族世為儒數十年貧瘠殆盡弟姪輩猶有稍知讀書力農為活皆愚朴無事煩官府倉弟

季安來語仁政之美又云不敢望拜馬首但獲與令人一識蒙以愛人及烏知感不已因其回輒奉狀上問夏熱惟珍重不備

與趙伯寧司使書

去春嘗奉狀計無不達廢後雖有臺郎去而不以告故缺於修問然非敢疎慢想惟高度待山野不以世禮可相忘於形跡之外也比審擢典

先皇祠祀極虔裡禮視古秩宗益親而重山中以潛宮改創出自鉤畫成就刻之穹碑壽于永久獨以羞材累奉

旨蠲除而未得省部明文如乙亥冬僧徒當差枷鎖累月盡以租入不償其費為苦不可言茲蒙鉤慈特為啓奏幸望矜念早得文下所謂成始而成終者也自今而後吾徒之食息于此者一飯必祝想見

先皇在天之靈喜動玉色而靈山佛記顛力無窮其降福公身亦無量也某居此十年奔馳勞悴加以多疾日思求去但以忝為開山住持若不能乘此機會蠲其差稅則後人決不能安處而致廢弛而罪在不肖今若辦此一事感盛德非言可喻

與張司使書

某備員官屯而從者與秩禮蒙受庇護多矣雖未奉瞻識然不勝感刻今春嘗舉僧徒各賦批句少紓懷慕七月忽徒歸言適德意愈不敢忘差稅獲欽免出自賛成復喜擢任郊賦計惟以仁惠之心寓諸寬平明允之政則天下蒙其澤矣寺中計撥開除尤乞終惠謹附狀伸謝上瀆清嚴惟垂矜察不備

與郡海彥深念事書

去夏使舟扶護先大夫靈輿道過龍灣雖獲尉吊而儼然縗絰中莫展所懷繼聞畢舉襄奉起復臨政秋間又喪令子送骨長干聞者莫不嗟悼以盛德所鍾

既孝且慈而罹此酷奈何奈何然宿因定業佛不能
逃天數乘除世所通論惟達觀明理委順大化如范
文正早失純佑純粹終得純仁以世其家父子之緣
自有先定公以貴胄而積善餘慶居官蒞事明而能
恕寬平仁厚造物者豈終憎憎我辱書道其憂戚敢
布此以相尉解微蹤匏繫求去未能臨風不勝懷戀
不悉

與九成書

去載嘗一再上狀計達鈞覽臺郎南來傳道德意感
風無已又竊聆緒論謂元劻世家而謙退恬雅不異
寒素才敏過人蓋得心於政應事物無非此心妙用也木上良晤惟切馳仰人
便附問不悉

與韓伯高治書書

自揆疎拙又寄迹方外不敢通名於大人君子之側
惟思待盡巖穴甘於淪棄以固守吾道是吾志也而
縻身官寺乞退未能一事應爾便有齟齬其俯仰往
復又不得不爾伏念初自錢唐過此出於齒錄之餘
前年使車南來吻陪累月別來愈增懷慕雖聞橫槊
中臺以顯徽有聞無由上狀然寄為 潛邸改創窓

往年金陵雖獲瞻謁常恨不
於高文傑作中優柔饜飫若據心膂而接衷曲雖深
相知者不啻過也此愚而莫能款密以展懷慕然每
望謂大慶不遠山林枯槁尚蒙惠及耶舊冬愚徒自
都門傳道德意存問之至併
玉成懷感無已因先復御史回敢附狀道謝而致區
區之誠如此

與孔用道都事書

其寄迹方外以幼稍涉書史故於士君子雖不目接
而心切懷慕又緬徽有聞或致形跡音問之踈以揆

諸公爾往年金陵獲一再從游倡和之富揮洒之妙至今於泉石猶有德色別來缺於修敬去冬令舟世績來審安好為尉近見舉峯承伯云到都必會從者及危太朴想一時盛集非林下所可仰睹也附便上狀道不忘之誠

與忽都察揔管書

自泰定元年來得承相領院事而相公為之叶賚一更儁弊教門幸甚前年秋杜公遷調劇郡諸山羣衲攀餞江滸依戀無已繼聞過四明不按海商織豪無取應而不苛明而能恕島夷蠻蜑歌謠德化比審還

治雖古良二千石黃霸趙廣漢無以過之東嘉之民何其幸哉而識者嘆息謂官置之省臺方展大用而吾徒者盼盼顒依底謨又恐其不可得故凡有自京來者必走問安好而樂誦善政二月江心僧奉院劄來請新住持無言宣老云必先候謁門下受約束而後入因得奉問無言卞學該博與不肖同游方外最交好者初聞江心積廢諸徒多矛盾欲絶謝又不敢故勉就之然私喜相公有遺愛於吾教況茲密邇治化可恃以無恐也昔趙清獻公知杭時迎辯才法師於天竺取豪悍僧文捷輩逐而遠之東坡蘇公載其

與杜清碧待制書

不接音問復數歲懷仰何極稽冬聞赴史館榮名天下士論交慶賀忝里閭交舊其喜益倍近何局副求知以疾辭却回駟駿增斯文九鼎之重而古今同榮之且聞寓訃蓬山中以高道自牧擇二三同志相師友授受謝絶九流百氏毋使江湖之人附餘光步塵賜警致好惡以自溺則高風晚節何止照映百世也某察身宮寺求去未能新之坂力窮而不遑息孰使而然望有以教之因遣愚徒往吳門輸粮就令到杭問候適散藏經客去款舟

即開各以暮年何由會晤臨風不勝馳戀

答廖天與書

某寄迹空門幼離鄉井漂泊江湖三十年於里中長者少有交接然數年來聞雅譽籍甚且受業悅弟獲奉周旋故雖不承顏而心已信慕古人有終身不相識託交書疏而情猶久要者比悅弟至辱書叙鄉曲出處拳拳若不及至賢譽過情等綸之惠使不肖無以辱先施自揆為山林棄物誤蒙 國恩寵以虛名朝夕慚懇非惟致彼譏詆恐貽椿累自苦思辭謝而未敢何當從容座主乞以終素願乎以來書致賀仍非相知故敢以真情長白松聖翁吊字四軸附悅弟同上奉復不莖未備

答族弟陳宗南道士書

某六七歲時從季父兄入城就學十餘歲即祝髮從釋繼而游方入浙已十七八年去鄉土地益遠歲益久凡親族多不識在兒時雖識亦不能記憶又所習與俗異故親者反疏疏者反親然時念之未嘗不酸

與友人共十四書

某白戊申冬侍先師入錢唐其鄉人黃松瀑李楚聽杜清碧鄧孫鋒白相過從後閒下又以宮來吳錐去土曰遠猶得侍諸老話鄉曲為樂俛仰二十餘年沒者相半而存者又皆散處獨不肖子然乾繫且誤

身涉世荐嬰憂難如幼時之參和與大平日所聞所
受教於師友者盡皆喪失況有所謂行其道者乎去
年因出隣峯公會道次進一容以手教相授因念先
師之執友二千里外猶不忘訓勵何敢望此故親書
感歎者累日後客不再至又不知其所寓未幾山中
復擢欝攸之變從事奔竄竟不克奉荅罪何可言比
者情緒愈惡只思營構稍完少可追責便謀脫去歸
鄉里見長者陪杖龔溪上焉晴雪攄中旬月客平定
之願也洞山南漠侍先師嚴早得依隣庇能不忘先
師之舊好時與往還或彼不諳世事而堡障之不肖

受惠等也人便奉狀不謹臨風馳戀秋氣日清惟自
愛不悉

某漂蕩湖海孤寄遠土數年得從者衆杭雖各以事
牽不能數會而心自相親若有依倚而託鄉誼之庇
也去年八月政滿榮歸山中正值鄰儆之變弗克走
餞私竊怏怏別未半歲露處野宿僧行僕從不下數
百相聚不散感相君憐護委人替役大殿法堂閣方
丈庫厨衆寮僧房俱已成辦然躬事役作甘於勞逸
以理自遣固是定數亦由業感所致視鑾宮近日海
溢人家田壞坍數十數里官民勞憊日夜惶怖洞觀
大化三災彌綸覩非空幻而我眇然殘朽殞身何愛
故常有無聊之嘆而動故人之思隆慶間上人來問
近況安好為剏杭人傳熟使契
白勝又見門院羅同知說廬陵諸山火不依例闔拍
者皆以汰去今選大方辦事有德者舉上之毋法門幸
事每懷吾祖達磨來中夏衣鉢才六傳而首得法者
青原思公江西稱吉安大部又諸禪多大耑而禪納
游錫不至者以無唱道之師故也閣下行義之以服
鄉里言足信於人又家世崇佛而好施施諷其
諸山使得明選四方有道者須為剏以不負賢相君

草葬作新之善政而振興黎秸
門牆名聞於人惠及於物而陰有福善之報也不肖
非有所私善善惡惡素志如此因閒兄回情愛千漬
可否又在去取俟新除有日迎候道左以慰傾慕切
夏向熱惟自愛不具

奉別雖遠審為政大得民心為尉無喜令兄新除為
斯文增重聿觀令之仕宦以能嚴慈譏謗而不言至或
事有所基明而力有所可為獨畏疑為全身計或
親友有患亦不一引手援者視此何如哉若此今之
為能吏也獨令兄在鄉黨朋友中有以事告可不可

必盡其誠使它日親臨其民豈有知而不為者乎敬
羨敬羨又蒙以故所交託於杭守且及不肖尤感
念及迂千江禪老自四明回言趙仲穆大可人意而
千江久參天目中峯來往與松雪翁特厚與人交無
豪駿千託故諸公樂與之游獨以不一造門下為媿
蓋其善類相求如此非有為也雖其菴接隣縣有山
託在化境而未嘗與人爭論且此公近併委菴而去
其山得無樵牧出自善政不待囑也
春初叙別不克候餞江浒為媿有自東洲来者必奉
誦善文明而不苛肅而能恕盡儁宗世家父子兄弟

諧論詩熙施於為政不負所学矣不肖雖方外野人
幼稍讀書見古賢士當有不同時之嘆故在今人品
雖不慕納交然竊聆一善則樂聞而飫誦之況辱知
愛其喜尉又可勝言耶適友人依無住奉院劄往住
慶善寺正在治下無住叢林士也来別因得上問彼
乍去生疎幸有以教之法眷郢楚雲挂錫覺慈寺菴
關一室諸方聘而不起皆佳士也休暇時或可陪周
旋於泉石閒新瑞巖心通濟之士必蒙庇護所恃斯
文之契故敢上瀆
其幼出江外不獲從鄉先生游故不知學又祝駿不

通世禮今夏長者過武林辱顧荒寒私喜既里下必
不見外而可奉教不謂闌闇中應爲多故又行軒皆
公卿往来非野衲可厠其間故竟不能陪杖屨於一
朝夕也臨別江浒乃蒙留贈維摩像併行卷二冊時
一展對如親入居士之室而詠歌大作若銀漢瀉天
洗我塵穢啓我昏塞受賜多矣別来數月方以不知
歸途何似昨日忽擾客至辱書尉甚且索鄙作大似
逼吃人荅話徒令赤面怒頸而終不能發一詞也可
爲一笑時中近除省郡事尚未往賀来人先自以手
卷與書投之必有回書又早上院中張幸持玉溪相

公書至頗訝不即給散勘合洪諸僧多有来告請
住持而謂勘合不至恐貽怒責多勸其回又頗聞異
論以来使即言別故不及奉玉溪書會時併道意
別来三載不勝馳系今夏辱令舘賜頎又蒙許爲塑
佛不勝感激然不肖多與士大夫交嘗聞其言與僧
往来每思其袖中有物便殺風景謂其持疏也故五
年於此修造已十成七八忍貧自力未嘗妄造人門
頗似倔強然吾教中則不然比丘爲乞士内以折驕
慢外以破人慳貪人之有三世明矣求於前報於今
施於今報於後如持左券以責償非欺也辱足下知

我深嗳我厚而故為詮詆非不可且不敢向令辩令定待者来請所施恐宻奉從吏之感佩均也

自春夏来兩辱教示無領嘉貺使人惶愧不知所措每惟閤下以勛舊之後出理劇郡而公退杜門閒默自居雖清要貴官猶不敢以書問潰覯聽煩往復乃能畧去鞅往下交山林之士固是識度高遠盛德若此而不肖何足當之杭城人事浩繁蕭提舉不得時倉然上任未久而諸公賢皆稱其能足張吾軍也可堂公以忠敏之才負剛正之氣而公濟之以寛持之以

重言而道合施於為政吾知功業之風化而為邦魯之邦矣廬陵之民何其幸耶其兄司馬公旦夕侍親西上又為諸公得佳友賀也承索松雪翁字近從其子得四幅亦莫知其真贋筆以奉上前寄還竹亦然勤藏主闡留門下能促其再入浙為幸来時囑為化銅鑪斟歸西隱塔上化不得則令代買即酬其直也

別来已深仰慕有自湖上来者又云足下非久来杭故旦旦望之久而不至益重縣縣也六月一日辱書及詩二首殊尉渭思但中有老而貧之嘆頗令人怪

訝蓋士患不聞道而貧富貴賤何預焉古人有處貴富而為物所役遂於聲色深自厭棄有茨於山林之士能樂乎天真全其道用故欲求為貧獨儉約而不可得者王荊公罷政判金陵惟一驢數僮未嘗乘焉有輿所居四無人家僅蔽風雨不設墻垣若逆旅之舍後又舍宅為寺就城中稅小屋以居甚熟祈於架上足下貴未至於踐墨固不主於飢寒獨老而無子

有無俟之憂然物之不齊聖賢有不能惟安乎天而已若以吾佛所言世間相生滅成壞終歸於幻嘗考唐宋以来名賢世家於今子孫能守其業者幾何哉宜與昔有楊萊公者無子以田施建康保寧寺孫權乳母以宅為蘇之通玄寺唐詩人戴斗倫以宅為餧之薦福寺至今祠祭如初使當時有子孫能保其不覆絶如此乎今公年逾六十有愛女不必擇巨室但得士人溫飽家許嫁之奩具無燕禮厚薄從其婿自為之不必效世俗爭校好者公便當高著眼把世間相一覷覷破服居士衣巾長而居為菴擇鄉里

從游之僧有純重福氣可託以事茗使主領之而奉
吾祖宗之祭公從一僮尚羊蘇杭山水間與名宿遊
揚此道毋事詩酒雖不能為龐德獨不愈於戴林倫哉
不肖數年來因住癩寄還俗無異處則與工役共作
息出則應鄉官府如田莊家當役相似近謀於城東
席取不肖廁三名保上雖未能中而狂妄日進亦無
緛一草屋為脫去計未知能遂否諸山又以淨慧虛
去秋上謁承規誨諄諄令不忘別來審起居佳勝
近附來令兄令弟敬父子及伯曹對姪共六柄
迷於詩責矣每自愧汗春間寄入往洪作扇送諸公

江淮負浮數千里獨溯右稍煦又蒙勸炙以及江左
得非善政所致而福緣會合耶茲聞欽承
上命監視書經政事之餘朝夕不懈昔文忠公為相
而無譯經潤文使故晚年益精佛理今閣下能資以
照心為法外護豈非利益福田哉子壽相公往杭因
論盛德謹附狀修問
往來雖數有便不能奉一書道謝意愚以疎野上瀆
清嚴非簡也比按手教極感軫念以備員灑掃三年
于茲曰給艱窘奏
上須賜閒之蔫怖不知所從鷦鷯一枝偃鼠滿腹猶
知止足巖穴一衲敢叨
天寵但開耕之初得以廣
遊四方來學勵精于道以報
聖恩愚志如此近聞
淵西成圩上等之田多有出售買為常住久遠之利
也又喜都司諸官同心公勤自樊愚鈍安居佚食何
以報稱仰天跼地若無所容尚徼餘庇時賜教策以

尉躭總不備
去冬愚徒回辱書穩緜之惠今春癘陵府判至承寄
佳章茲者又接教示足見高義不忘方外而林下野
衲何以當此辱愛之厚愧不能知卓契順訪東坡政
事以報所知幸時接安好以白尉解即辰濤暑緬惟

和潮起然無適不宜也更望公暇誦佛書入禪定以
自娛遣天道好還趣裝歸
朝光大相業區區至禱
不備
其竊伏林下於當時名公自揆微顯有間不敢造請
然讀其雄文大篇頌其才德之美未嘗不嘅然仰慕
故奉拳於閣下積有年矣幸未之棄閣下過金陵以
羈於繕脩不能爭先快覩以償素願及稍暇往謁則
使舟已發但於魯公廢取所留佳什時一詠歌如承
顏色而聆德音也去冬愚徒回言山中粮事劇感公
論昔漢高帝復豐沛光武復南陽如故人叢光猶得

復其守祠者茲山爲
先皇潛宮建寺置田悉出於官費已鉅萬而稅糧能
幾累奉欽免未蒙准除却擬續置同例如金宋寺院
田粮免徵在後僧人自買方稱續置官寺新創並無
舊額止有官錢所置常住收租報官作數却當差稅
揆之金宋舊寺施惠優薄無乃不倫比得行省行臺
咨入敢徼德惠獲邀欽免吾徒苟安食息奮奉
神御香火而
文皇在天之靈昭然鑑格閣下能無羙墻之思乎遺
愚徒再往矣 千瀆不悉

乙亥七月廿 日 魯陵僚忽五六輩不勝懷仰中間喜審
累登清要肅清憲紀顯徼有聞不敢奉賀以嘗侍坐
竊聆清論知留心吾道氣養沖澹一無嗜好如唐顏
魯公宋之富范二相皆以冬章政事之餘怡神禪觀
故能洞視今古臨生死禍福之際不變其節況富貴
聲利可動其心哉病軀寄此十年去秋乞退便於求
醫而相從於方外也不謂尚爾繫留惴惴祇慄以日
爲歲尚徼終惠以保善後謹附狀上瀆惟百千珍重
上以迓續元勛世德而下以禪悅自怡不具

爾與俗齟齬人所棄惡乃辱
章感惠無量復承教示侑
千里同風不資目擊或一傾蓋而心盡庶稍涉言
辭皆爲剩法況以物爭謹用奉納受惠誰均行軒有
暇不惜下教奉復不悉

與元叟和尚書 聖恩為謝復陳艱食之狀次 兒南北
春末安西堂回普奉狀夏秋無便不得候問起居往
來中詢知尊安為喜但今歲諸處旱荒峯頂多衆不
無憂煩也畢姪羈於宦寺疲於應爾心神昏憊又畏
禍機求去而未得每念宗門凋弊大法之寄惟尊炷
一人而已年將九十而不能侍奉以求最後之訓相
望千里與言懷思殊覺酸惻謹遣徒明稱往拜床下
尚冀箴戒策其不逮區區至望隆寒惟調攝四大百
千眉壽不備
刀承法座 會下、宣寺主 茲常苦多疾累有去志

仁奉
旨賜田而差稅未免恐貽後患故遣徒留都者三今
近得省部明文欽免可畢素願遂於八月十二日辭
退寺衆上下感顧法幢一臨增重宗門本路及所司
欽依元奉
聖旨事意備申上司初意待文下方敢通書然又不
敢不預布誠懇謹遣愚徒密付廣堉問候起居一致
區區瞻戀之誠幸恕其罪不備

去秋赴北維揚舟中嘗奉狀計徹侍几九月四日至
都九日入覲次日拜 帝師咸問江南諸山事體以

得免役感荷 聖恩為謝復陳艱食之狀次 兒南北
城諸山咸問和尚安好慶壽北溪退居西堂甚安健
出前年所寄書達之感誦不已維慶壽者無日雲九月
一日入寺大率荒涼可念其以十二月三日出都為
集慶新寺正月六日破土馳驛二十日至金陵而
朝廷差官絡繹不絕早暮無頃刻暇且拆舊屋無容
身處姑以中天竺奉
旨令如一溪住持遣人持公文往請和尚有遺愛山
中一溪又在屬耒幸囑寺衆早請入山向蒙尊教請
文寺額已公准奉 勅寫牌頭續後發去其以相去
稍遠山門 丁寧庇護入行須知復修復之外不
與異寬處慰此瞻戀不備
去秋嘗上狀二月昭藏主回伏領教示重以錦段下
賜登受不勝感恩且云年踰八秩會晤之期料不可
復得讀之不覺淚零先師示寂十七年矣大法之寄
惟尊炷一人愚姪輩朝夕侍奉猶恩不逮以縻身官
寺每煩尊念加之薦荐冲懇鶩純有狐訛任常以茲

先皇潛宮改創數年間勝幢有意光賁山靈迄仵而
千里之間會雖乖合似若有數信夫天機之妙不啻

人謀心之精微難以言宣也淨土長老來又領嗣教益增懷慕因其回蘇令香元連瓘八兩奉上即辰春暄惟神相多福以永眉壽不倦

與如一溪書

叨承 朝命儻負 潛邸新寺去秋蒙 召入都謝恩因以天竺缺住持舉三名自代數奏于 上奉 特旨點定和尚大名宣在都者識與不識歡躍貴仰國知高風雖一室不宥自居若聖源大士生死不離大衆然靈源未嘗不住山也今叢林凋弊魔孽強盛所至大方若逸士家納

子無挂錫之地而和尚與杭人宿有緣契道風遠揚可以拯宗絕建法社毋以塵俗可厭靖退自高衆生難度世事堪悲終古而然但隨時化導隨力建立以報 聖恩佛恩也某道業荒疎垢習深重與俗陸沉緬惟規訓恍然慚懼但望攝受俯徇衆請增重此山使不肖可以少蓋前愆本欲自回迎迓以起造工程方急 朝廷差官絡繹而至不可暫離三月上梁後或圖一歸可盡晤言克似去奉狀不謹惟垂鑒察依前所陳以續正宗區區至禱不倦

與妙國師書

好又與一溪道義之萬煩力贊成之得一善士同類相慶不待羽言也諸山和尚不具別幅會次幸致百千珍重意不備

與恩斷江書

奉別十餘載書疏癈缺良以多故自天竺聲攸之變碌碌應爾塵俗尚敢託儔通名侍側以取識者譏誚乎近聞俯從保福之請又與新玉几聯輝合辟學者實鄰如疏而修舊好也適令孫肯頡同宗培塿庸是敢奉

行歲主下觀言即歸侍先具衆瀆區區圖寧狀冬暄惟善保愛不宣

與明雪窓書

俊書記來辱書及剔紅盤子感媿無已且審住山安好茶庵充羨脩繕完美使容佳衲子數十足可行道何必五山十刹也王可教參政由湖廣赴 召取道留此數問近況而臺端諸公識不識者皆稱慕揮洒之美而鄙性年來拙懶愈甚而居官寺又不得不隨時俯仰達官初至一賀而退臨門則迎其它報謁悉

家屢不預殷勤交接徒取困辱造物於人政自有定性脩其在我者而已然世事可畏得一日先退縮乃為佳耳

答碧平石書

某往江右時聞圓應室中龍象皆足氣吞諸方而和尚先稱領拔常頭親炙不能遠去及來淛天童散席圓應遷化名勝多出世四方不肖因留杭湖莫展良覿獲交於令弟十里而嚮慕之私未嘗少置比數年隨身癈院自須塵俗不敢通名左右今春上足來辱書海菜之心雖屯施之儻令人感媿而喜不為長者

棄絕繼此有可以受教矣上足回清江紵一匹吳箋五十番奉上匪報也相望東西州何時一奉顏色莫

尉瞻仰臨風馳戀

答庄正宗書

春夏間便人去兩奉書以久不得受業寒俗信及見人說上年飢荒無以搪掠貧富俱不料生故書中信筆直情相想併問況味果何如爾非有所干瀆使有貸借理必償還古人養母俱有法制睦州織蒲供養或有助之者曰吾母非不聞求於人道紀以身負母或有勞它人我律許佛子減

衣盂之資養父母父母正信恣興之非正信者稍與之不肖之族先世多儒亦出名僧近子弟輩皆殘學無知受業悅弟來問以度荒之計幸喜粗給且感以統金為老母湯藥之奉此固相愛然視先指所行漸無相戾乎謹附元數奉償感惠等也如後有門戶事得與當道言少庇及之出於望外或彼以它人事相干則勿聽乃幸賤跋欲八月赴北然亦未決只思深入巖穴求少安而未得其計承示報百丈近況皆所喜聞又聞監司相公為政江西之民蓄其名為救命吉佛供養百古之良如亦不適是也悅茅回竹賦一

答愚菴書

前秋與今春兩次辱書以倦衆欲使不肖接踵後塵甚感厚愛而自揆非器無丞相領院事以來一更舊弊凡住持不拘寺院大小俱從三名從新改給勘合縱先以三名印信保到者亦敦下再換待新勘合保定三名到時即與閘掐便數劄付急遞鋪去並無費用除此略無間道可入況平生甘守癡鈍不能與人低昂筆守畏嫌猶有不逮益敢以閭道冒進耶又慶數鄉中尊宿如晨星落落後來總有英邁而氣象不

及先革和尚雖尊年強健且山林深靜祖庭傳道之地可以假練學者故累奉狀勸留而道委曲所以非敢虛禮辭讓七月廿一日勝首座言都寺來伏領教帖及山門請疏兩序耆舊書聞之驚愕旬日不能自矢原其所以乃聰監寺者曾有書說不明白疑惧尊聽而勞耆宿與從者往返數千里觸隆暑胃蠱濕困憊艱阻何所不至使不肖殘身不足以塞責而報盛德也某居此殊無況味中應酬疲於土木深自厭惡峯頂高寒又庾廩竭羨室宇新雖得繼芳躅守弋規而承教訓作朝夕此生入幸奈拘文而非人所

與宗寄庭書

池陽僧自越回杭來天竺出所賜書啓即奉荅計必達十月行院公會聞拈而大名中宣城崇德之選咸謂江海耆年如公不數人而俱回江左此舉後不稱特恐為故里一歸如圖悟祖之住昭覺或可爾後開

池陽之檀越士庶固留不舍而又喜郡侯昂父公以斯文氣味相知而教門可倚以為外護也某正月望抵金陵二月三日入新寺初擬赴北復少止近得報差官買木起寺復撥田未審若何然昇輿池不遠聞往來人誦馬公善政不絕耳大是擒捕江淮彊賊為商旅大便況侯先在太平時去無湖一根柢巨豪其邑至今安靜作郡如趙廣漢黃霸之流則它日鴻用清獻家世斯無媿矣不肖同差來官入蔣山立碑見墨芳言有一道人往池州載蘆求作記於侯予以林人雖辱交而思賁民清暇又思和尚久缺問訊因保愛不悉

與寶雲盧老書

某未出衆時和尚已據座說法嘗獲請益至今不敢少忘自勝幢往新吳一住三十五年道德如首山風穴耆年如趙州典牛晚生餘子何足知之某流浪江湖冒濫叢徒已已春復叨

國恩備員官寺不過從俗俯仰不能扶護宗教法門之罪人屯仰慕高風愧死無地去夏辱教示祈予過情不蒙箴規是以世俗待我使自愧責人回值冗不及答狀正初寶雲人至復接書誨以觀音寺記見屬卞識荒踈何能及此況二十年來盡悴土木似礙損傷心神疲憊昏耗健忘多睡加以賓客迎送朝夕不休連日来以

先皇宅忌看藏經臺宮祭祀終宵不得寢息而来人即迹侵舟而回雖尊命不敢辭然必待二月冠成之問便附上也謹勒狀上復惟壽高期頤而不倦垂誘以任大法九鼎一絲之寄如古人單丁草屋道之所在無羨於萬指千碑也相望甚遠臨紙不勝馳戀

與果庵主書

杭中天竺時與盛侍者因令作般若無盡燈記以來金陵無暇入思聞盛兄已過去而般若和尚行狀當為撰行業記辱極切快快愚志欲得老和尚以卒道志也大士又云得吾友賈成庵事不倦勞苦化緣接待感刻無量此庵吾幼時隨大士同建目游方三十餘年近復叨濫

國恩住持宮寺未能辭退而大士年老無人侍奉得吾友朝夕贊助幸望安心不退顧輪他日首丘或効區區謹附鈔一錠作麵供大衆以表不忘

已巳正月相別辱餽贐甚萬一再到杭而不得款盤
繼而奔走南北應酬多故不得脩問且知勇退歸趨
隨雲門三高近二老聞已出山而公能獨高乎待藏
主来言来春從者欲將金陵諸衆則鍾山猿鶴喜舞
以迎況凡官乃天台祖舊化之地能一吊遺跡亦不
惡也但恐由丹陽遵陸有二百里之跋涉不若取金
山閘舟雖遇風濤之阻然不過暹留數日爾有法眷
倫仲芳極有道韻先師甚愛之聞退佛巖不知留四
明何處或清蔵主尋共相晤同来尤出望外之喜以

不作仲芳及法眷書東明作房主必忙併問訊
會晤有期不悉

與詰古智書

某初出衆時和尚已出世後上下吳楚間又往来相
失遠望勝幢奔走四方衲子不肖爲里中後進不及
一親棰拂可勝嚮慕記庚申之冬天目中峯賜書以
虎溪突變令作僧造疏其時妄計當大故者必待非
常之人年来聞化事甚盛東坡所謂不起于座而化
廬山之下爲釋梵龍天之宮於今親見之何其幸耶
自預寡德躬事奔繇無所成就又誤蒙諸山齒録僧

中天竺之舉朝夕惕懇而已取讖高識貽玷鄉社便
風輒有以教我今夏足翁首座古源蔵主来辱書惠
物禮過厚挨懋過情非所敢望今聞其歸值冗奉荅
不謹方今正宗無人念先時吾鄉諸老皆先化鄉閭
而後入滇皆光明盛大十數年来頗覺寥寥湖海所
屬望者猶有和尚與圓通二老在焉神靈有知終當
推載惟不倦鋤鉏學者以副區區至禱

與受業師祖書

常思六七歲時就學故山而
主成規以遺後人今銷有樹立敢忘所白以漂蕩

夕不克侍奉朝夕恩義深負罪戾雖殊出世而不
能闡化雖臣徒而不能弘道又且福薄緣差自報國
天竺俱值鬱攸之變脩繕未完復来金陵只禁世故
莫識何以奉明訓也悅弟来伏讀數示規誨諄諄喜
尊年九十而康健如昔以摩身官寺不遑歸省惟西
嚮馳戀而已伏冀與趙州古佛同一壽量扈此瞻仰
奉狀千冒無任戰慄之至不備

與印月江書

某以地遠寡便久缺通問而懷仰無已夏間聞南東
以玉几来聘不赴繼而使者往復再三堅守必欲起

行而勝幢始渡江或謂苕寺富盛可安廣衆鄙嶺虛名五山而凋弊宜若毋往然古宿行道不擇地隨機赴感任緣去住彼名彼富皆外物也禪師之心或在於是比待歲主來知道過雲門以九月望日入山獨一翁後五日入保福而天童延慶雪竇諸山皆名德又淛東教府猶有公論異於它處則玉几可拍曰而復全盛吾祖東菴西菴賴有庇護焉待師言歸謹附狀上賀徽幣告至禮不足以展誠餘俟專遣時寒善調攝不宣

與有龍長老書

法無惱每見過往官員論閩中諸山之弊官府獄訟託僧居其半獨足下早游方外編參江淛諸大尊宿故拯瘼造詣非餘子所知自可扶俗干丈然其類頑惡其習久弊視住持為過客安能從化為善先佛在時六羣之黨猶不能制況二千餘年末法比丘耶幸曲垂誘迪更要去處輕便毋蹈機區區拘於官寺惴惴度日屢求去而未能責以開創之始必令立定成規方許放閒然於世故事非鉗口不敢言亦塞耳不顓聞也望悉此意承

與淵默堂書

春別三十餘年矣記戊辰之冬在天竺時伏承書惠正值官差過金陵迫之上道失於奉荅後竟奔馳南北應爲無暇復稽修問罪負何言然每懷思幼時游從規誨之德言猶在耳信知古宿於一師一友少有所益終身不忘至開堂日拈香爲謝豈欺我哉自媿

與福田僧書

久不通問惟屢仰慕每與宗濟論悲度四生無過水陸大會獨餘干傳西蜀拂推官儀式殊異嚴肅而知

尚禪觀無修行解俱備佛天幽冥感通如響由是追思

先皇以潛邸建寺僧徒食息其間爰墉之感曰惕于懷道荒德薄莫伸報効又念父師訓育徒資助居然異世情不自勝乃洗心滌慮運誠敬奉書擧扈猥座開歲過此卜仲春之望大闡勝筵伏望大慈法施惠然宵來且緣會昔梁無緣慈作不請友無吝法施惠然宵來且緣會昔梁武於鍾山創始一念融通今古一息因以觀山川之勝而扁舟順流孰謂脩阻也又聞禹河老禪以久當德

一里爭不及校識不敢具狀上瀆倘蒙

使四恩三有俱霑利濟豈存殁感戴而已阻杖宮寺不克躬往千冒清嚴無任悚慄不備

慕在玉峽時獲聞格訓者累日別十年始復西林一會不旬日散去今又十六年矣奔走吳楚隨業受報三住癈院脩嘗艱苦比五六年值報國回緣終日役役躬為舂藥又田山粟纔過半與吏胥賤卒爭較唇吻身心塵俗不異田莊家每懷高風顒服勤在右而不可得夏中古源來辱書適德光華敷為詞翰奇

然而和肅然而備可愛可敬又憫法門之弊惻然拯溺救焚之志不啻長太息而流涕也閒房古寺負氣若此我輩益名竊器隨羣逐隊真鼠雀偷生耳錢唐天台教僧有潤玉罔者力行般舟三昧持律嚴甚不宵應世近選住演福學子輻湊如一溪履踐端正六拈中雙林闡化風頗盛

答真如舜長老書

別去恰五載去夏尊感主盱江回辱寄書及希甚感四月初上旬至接閏月十七日書知出世說法而不自為

拈香不覺悚然吾宗受授不是戲劇

上佛祖天下老和尚心肝五臟如鏡照鏡一切差別詩言如自家說話一般無一絲毫疑惑然後復加徵詰勘辨至於機緣相契啐啄同時謂之以心傳心續佛慧命而後人以辦事來應為講明言句為有所得至有以飲食相吹噓利相資聲勢相附乍此俯彼力援黨護非曰市交實若寇仇合吾以早涉世而荒於道不敢為人師而頗能知愧往年荷吾友以鄉誼之薦款密然六期吾友性行純美謹慎三業終為法器也

既住院須真覆踐明因果毋墮流俗且要洞徹佛祖向上一著而不為機境所移方自能手頭活立處高如此應世不謬為吾家種草也欲備寫報書值出接官不及繩纏二葛之惠領訖法衣一頂寄荅不悉

荅慧化愍長老書

往在天竺一見神宇清重便　即所蘊益知造詣深密可承重寄茅悵不能久款別来毋切懷思前年承遣都寺通書不忘所自以法系相及其時以攻不服今夏又時教東江藏主持書累千百言文公上棄龍樹地之相去數萬里古塔主嗣雲門時之後先百有餘載而心同道同無有少異蓋吾與天地萬物均以明覺之性淪蕩流泊互為升墜必反于初如經云薩真歸元上與佛祖同一受用而所謂續慧命者是也又德山臨濟雲門趙州以来唱高機峻關楗窟鑷皆當透脫無礙方能為人抽釘拔楔擾曲彔床不是細事吾以涉世早福緣素薄嘗多憂患閒道而不能力行如日趣高峯遠近向背應應可辦而足力不逮深自恨責只居官寺十二年累求退而不得此行可遂去志當結茅以了吾事也藍江年盛手贍所住山皆能興振今居受經祖庭常千餘衆福厚緣順更宜力弘此道於應爾緣劇密自照覺久之則有超然自得氣象矣多承護幣益感厚意東江留蔣山記室琳侍者回法衣一頂紗一段就寄復荅縷縷不盡所懷惟永續正宗是望不悉

荅清泉海長老書

相別五載常切馳系比喜出世以書見寄上陳祖道重次又主真之密而以法系相及聞之深媿吾交苦在先不肖詹中已如黃龍領徒行腳老佛智深相敬愛後入淛而諸方畏鋒而避莫敢嬰也若鉗鎚之妙抱負之富吾固退三舍矣果不忘所自得同稟先師心斯道有光乃欲如應菴卍菴入圓悟之室而嗣庸丘妙喜力回古道顏色然勞者何敢以當之恐為人誚詆也懼哪来意姑徇所請法衣一頂官紗一段寄去来幣領外益感琳侍者問舟告別忽遽復荅草草惟力行祖令以逞正宗不悉

荅南山月長老書

相別恰一載自聆出世極為喜慰但聞為劳者拈香

一事令人甚不安固是近時叢林以行腳辦事或得
片言隻字之益至於住院託此以表道誼爾然徇名
責實於我何有諦審先宗是何標格者箇題目不是
戲劇列祖授受以心傳心如鏡照鏡何資語默如古
塔主之嗣雲門北齊之稟龍樹相隔千百年滓山之
於大陽亦不及識而其氣類相感豪髮不移每笑末
俗之弊取古人語言穿鑿以當傳授及有以勢利相
頡附就交而去涼薄彼者平昔所深惡不肖
雖不能高出常流亦頗知羞而不敢狂妄也足下相
足數載文而識高必能洞察如若不相外但同稟
先師為人交足矣承惠磁器大適所用值接天使忙
寶維那去速有先師所留伽黎併北綾一疋就寄期
昌吾宗而力負此道毋以住院自足且自恣歲歟益
愛重奉荅不悉

疏

仰山虛谷和尚住徑山江湖疏
東嶼和尚住璽隱行宣政院疏
雲外和尚再住天童疏
千瀕和尚住淨慈諸山疏
湛堂法師住上竺江湖疏
元叟和尚住徑山諸山疏
竺田和尚住璽隱集慶諸山疏
真如菴遷住下竺行宣政院疏
璽石和尚住淨慈行宣政院疏
如一溪住寶林行宣政院疏
潤玉巽住演福教寺江湖疏
璨無瑕住上虞南禪杭諸山疏
秀枯木住四明大慈諸山疏
存古鏡住象山太平行宣政院疏
蘭首座住南潯祇園杭諸山疏
圓方外住義興善權杭諸山疏
凱南叟住車塘廣福教寺諸山疏
南叟住廣福三宗諸山疏

暢文溪住象山蓮来杭諸山山門二疏
義首堅住四明妙智諸山疏
遊錢肆住婺州天寧江湖疏
永羅源住温州淨社諸山疏
富湖新建福源寺請林平山開山杭諸山疏
悦[illegible]住普福教寺諸山疏
竺源和尚住嵓山薦嚴杭諸山疏
孫[illegible]住上虞資聖寺杭諸山疏
範準堂住台州法輪諸山疏
霊一源住鳳山資福杭諸山疏
[illegible]疏
有子有住本覺杭諸山疏
王藍田住廬山栖賢杭諸山疏
竺田住圓通杭諸山疏
楓橋泰天輿遷龍興天寧杭諸山疏
瑛石室住昌國隆教杭諸山疏
徑山首座照了堂住龍興旌忠杭諸山疏
了堂住旌忠山門疏
淨慈首堅古鏡堂住天目大覺諸山疏
穎中山住天平杭諸山疏
瑞光嚴行院疏

唯一巖住安吉常樂院
報國寧晉翁住天封諸
能仁逸曰休遷保寧諸
周南翁住集慶能仁悤管
燕湖吉祥香東陵住清涼江湖疏
淵萬宗住龍山山門疏
茂古林住江心行院疏
愚如菴住仰山行院疏
恩斷江住開元行院疏
誠古心住仰山杭諸山疏
[illegible]疏
悦南楚住妙果[illegible]住顯慈杭諸山疏
仙竺堂住興善
来竺源住翠巖行院疏
鄮東山住江陰悟空行院疏
明雪窓住圓覺江湖疏
定空山住瑞光

印無文住高亭
潔瑩中住台州澄心諸山疏
玉蘊中住道吾杭諸山疏
澤天泉住昌國普慈諸山疏
珍灴蘊住象山等慈江湖疏
芝
住四明
珠龍淵住碧雲行院疏
全衡山住淨社杭諸山疏
楷不模住越之迎慶杭諸山疏
宣政院奏改中天竺為天曆萬壽永祚禪
寺請如一溪住持疏
曇芳和尚住徑山集慶諸山疏
了即休住金山集慶諸山疏
依無住住台州慶善杭諸山疏
逸休畊住越之天華寺疏

疏

西竺僧前門建寺化佛殿疏
帝師殿化供具疏
淨慈寺鐘經二樓化疏
淨慈寺化五色裝千佛閣疏
化夏供疏
台州護聖寺僧刺血書法華經化藏經疏
高麗惠因寺化僧造疏
長橋寺化僧造疏
徑山圓鑑菴化田疏
常州崇勝寺化僧造疏
鍾山僧造化疏
廬山東林寺化疏
中天竺僧造化疏
庸跪寺素相師象化疏
蜀僧琦老化藏經歸蜀疏
奉 勅重僧百丈清規疏語
聖節啓散二疏
祈晴
祈雨
祈雪
遣蝗
日食
月食
佛降誕疏

佛成道疏
佛涅槃疏
帝師涅槃疏
達磨忌疏
百丈忌疏
楞嚴會啓散二疏
景命日祝香
聖節祝香
水陸齋疏
奏上疏

文宗皇帝表
薦佛智師疏
薦受業祖高峰雲和尚疏
薦叅請師友疏
薦徒弟行宥知津等疏
薦方外交疏
薦先考陳公疏
孤魂榜

仰山虛谷和尚住徑山江湖疏
海上鉅禪聚惟五徑搗稱叚位天下師表之尊旌空門極品之貴淪胥不競若夷其高皇皇我祖克有成規竊焉于茲未知攸叙若跛夔溺冈不恫心共惟某德重山林名高當世猗頓失富王公屈尊而化被荊楚三十年吳人謂楚不宜私我善知識以大方五聘猶不就天道有待若留師以重徑搗非以徑搗重師也龜勉叅衣麾幾作興以藝掩衆或不服以德輔時時可自化故衆目雖叅提綱不煩工不自用從繩則正視今猶昔道不遠人久佇虛心式瞻至止

東嶼和尚住璽隱行宣政院疏
推誠護教有如金城湯池倡道提綱要若銀山鐵壁我既不忘璽山記剪師其闡揚少室宗風其行永而和言簡而要永明之書百卷異曲同工松源之道四傳一絲九鼎陽烏東昇陰霾解駁天柱中立狂瀾障回顧聞玉應金春以警鯨齋鼈窟二十四考中書之貴孰儗清高千五百人知識之尊式瞻光采法輪三

天子萬年

雲外和尚再住天童諸山疏

太陽傳法立孤猶嬰曰之難辯才出山歸者如岐邠之衆信知在德不在力覩不有祖而有宗惟茲嶺然是可忍也其氣養沖澹語出渾成胸次廓其町畦高風激彼貪懦長空一碧煌煌東方之啓明諸峯四圍凜凜雪山之太白自有神龍呵護不為尺蠖求伸世路多岐可以南可以北簡書相恤式如玉式如金更始重盟益敦舊好

瀕翁和尚住淨慈諸山疏

寶掌自五天飛錫爰止中峯永明由冷泉開山復遷南宕信行道各有其地豈至人居無定方其辯博適宗杖全無濟眼空一代前無睦州雲門書成萬言自任器之潛子此行適其時也衆望已久如歸歟故丘我翁之田秋矣瞻彼喬木先人之廬在焉舉其宏綱脩我隣好

湛堂法師住上竺江湖疏

辯才文捷愚可別其是非四明孤山智昊窺其深淺故為學在愼乎心術而立言以定其師承其辯折千度越前古聲飛丹陛何天竺莫挽其高風名躍金陬若驚領有待於今日某語空衆妙機透重玄宗姓俱高與臨濟同出邢氏師資宿契嘆雪峯萬福曾郎話行江西三十年增高廬昇幾千仞道闢于奧與日月而爭光宗會其元猶河漢而無極方喜金陵之會遽為錢唐而歸與其領徒勘驗諸方曷若攝室大弘法施南山之南北山之北續承祖父兄箕裘一乘非一三乘非三掃空經律論露布如佛出現大衆霑恩

如菴法師住下竺教寺行院疏

奉　綸音以護教簡自　宸衷擢正士以庇宗探彼興論惟徽濁揚清之必當焉拔茅連茹而彙征其持道堅剔宅心虛靜鼓吹三藏居然大雅之音批廩九流廓爾太虛之量登座說法東西南北之人隨機悟入慧炬傳燈上下五千之教普惠行之故武合思振倡肆九河之瀾飄風夜惟寅衍天永命

靈石和尚住淨慈行院疏

永明之道始自天台國師南泉之門獨推趙州古佛如此耆年宿衲不愚古德叢林其大法元龜宗門碩匠踏留五千卷癯然身不勝衣住山六十年允矣囊無餘蓄亦足勵彼薄俗覩飯挽其高風檐將一室之

栖遲奈爾千衆之圍繞倚巖枯木誰知天澤淋漓傲雪喬松益見歲寒節操惟進退之有禮碩出處之無恒用我者東周孰豈繫瓜而不食雙鑿哉是豹也如據鞍而請行力任器單提頗誠三杞

如一溪住寶林行院疏

山華磵水捻是清淨法身虎穴魔宮不異塊塋出院以大士深弘願力而吾師尚忍安眠其道德在躬光華著外理即事事即理日用等空劫無差言頓行頓言說法與契經相合痛掃雕鐫之弊力排奔競之風荷囊趺閙市紅塵飛錫愛亂雲深處碧梧翠竹鶴停峙想見高標深山大澤龍蛇所居孰窺神變非世網可羈者以禮羅而致之朝取一人暮取一人何多賢也待以國士報以國士非敢望焉期轉法輪助

宣

聖化

潤玉岡住演福教寺江湖疏

大方廣衆所以傳道比若妄庸濫進而名德愧之往往遯去以為高使後學失所依歸辭之世家外姓爭立長嫡避讓當取不取與非所取而取者其過一也若玉泓法師者德重宗門學探玄要會諸家無異同

說水到澄漠演一音非大小乘霆轟轟戶何自譏抑以咈興情況丞相之銓衡至公而使者之疏幣交委時當像季顛見優曇一華日用常行捻是般舟三昧幸田象步以尉洹盟

璨無瑕住上虞南塔杭諸山疏

清涼譯經堂蓑金印如斗通玄造論親宣玉偈貫華不圖像教千年復開同別二教其緜羅百氏胸次九流詞嚴周誥殼盤韻勝杭標越徹名實不謬一洗鍊爐步志之朝體用全彰何待金師子章之喻即長水見琅琊悟處如圭峯出荷澤源流祖子孫三代機緣

塔上風鈴解語斬頓圓一音演說堂前露柱交參的

赴來機相逢勘敵

秀枯木住四明大慈寺諸山疏

昔而翁却中峯之聘聲震怒雷使叢林知師法之尊重增九鼎宜乎仁者之有後孰謂天道而無知某墮地驅駑故家龍象取光鼓鼓寒巖田枯木之春有陣堂堂天柱障東南之險久擾樸行杓海上不若歸来子山中杖是伐鼓考鐘于以過家上塚妙嚴季子相傳天上麒麟丞相祠堂見草間翁仲冀一語以警大夢庶茲行式尉羣情辯河瀾翻若決懸水千尺慈

淨慈首座古鏡堂住天目大覺
文正請古公開堂蒸林增重九峯為大覺作疏華衮
非榮惟慈寺之肇興嘉名而適合其化機密運妙
鄧無痕藏天壤於一笻邛瀉波瀾於千偈閒房古寺儼
陳尊宿之風規得座披衣奪王老師之機用燕翁豈
知鴻鵠驚騶空羨騏驎誦佛語傳佛心名實相捐出
天台入天目人境俱奇遐想高標顛聞極侶

潁中山住天平杭諸山疏

平江夫平寺乃宋拿相范忠宣公繼其父文正公

之志依祖塚義莊之閒創仁祠請於朝賜額曰天
平白雲禪寺東坡蘇公薦洋山遠公開山近時得
古林斷江無言諸老相繼住持而大方英與抗衡
吳比若虛席數載行宣政院公選住山寺書記中
山穎公出世補處衆謂自公舉道廢所至安庸竊
徇物多方其歸一轍聿觀先德鮮不劬躬惟我南叟
擁錫天平得不汚辱中山之出為得其所作疏
以慶

白雲孤飛想見此老之志九京可作頤從斯人之游
眷茲衆石肇創仁祠奎今草木猶存遺愛所為望剎
代有名流其慧朗親探圓鑑嫡嗣得之語默不及用

瑾弗售聊早游於方外況妙叶於機
珠非遺其矚射白頷而沒羽所貴不疑與其道播江
湖孰若化行閭里提振綱宗傳付法藏三生善卷山
中重來何晚一舸洞庭波上顛見無由明月一方同
風千里

演福首座凱南叟住車塘廣福教寺諸山疏

明珠歷掌照無遯形洪鐘在縣扣斯善應惟茲一代
時教咸觀四衆機宜所貴為人是名出世某行方而
梓顙磨而肥語非教囿非禪語默不及止即定慧即
慧止觀無資當如點混泥塗何得目視漢南笠山

中風致與予難忘夫容洲上因緣待人重舉鼓勇士
氣鼎重宗盟

凱南叟住廣福三宗江湖疏

考室以除風雨作興而思長途致其用也達人應世
寧不其然睠伊獨善貴在同波汨彼昏昏吾寧濯濯
徇物多方其歸一轍聿觀先德鮮不劬躬惟我南叟
講師寮而恒用辯而恒默夫教始西土裔流中夏乃
判三宗而未始異也若師行律而心禪而迷教庠
者皆跖耳盍將會其大同焉何茲江濱一寺叢爾窮
繫而三宗之士瞻景從迫之就道尊師道也噫道

德之貴山林之榮尚矣冀以位之崇庶爲旦暮惜上承先宗之寄下以尉蹇羣望而尚克光于祖定

大慈惲文溪住象山蓬萊杭州諸山山門二疏

屋老青山夢斷吳雲楚水丹成白日人登方丈蓬萊

蹕御泠然風流藉甚京洲水泉澎肆辯聚興神交有

晉郎處公議論得器之潛予偃鼓奪旗深入老拳毒

手相當得士如一角麟徒能驚俗舉世濫真郢書盡棄燕說聽聾

非惟得楚人之弓舍迈趙城之璧某特衡常正縣

鏡不瘦衆推出博人笑事頓徒行腳樂汞銀鍛即

派去正墮計中事發聞者喪身方迎全敵善藏無

當如匹夫爲百世師親謂我邦無善知識乎華易見

畫錦非榮某老得無師語空衆妙不解荅話只識乎

以我爲隱乎及夫見面比聞名過人也遠矣老師遊

席弟子成行非鄴化北溟之鵬蓋難隱南山之豹漢

逸芳屋無端菜葉隨流海上神山乘此清風歸去便

誠法誨厲耳提音

義首堅住四明妙智諸山疏

湛盧之劒必清水濟其鋒輪圓之材須大廈展其用

故士之守節不變信道不待時而行其有陣堂堂過

人咄咄脫皮膚獨得眞實從源委始涉波瀾遲遲國師

犀牛兒氣劇深器者會百丈下堂句眞無卓錐十年古

寺閒房一曲陽春白雪物有所待時豈偶然肇置仁

祠乃一代風流宰相聯芳禪苑皆君家阿大中郎幸

依輔車相與軒輕要使楚材晉用何慚盧後揚前伯

吹壎仲吹篪同心以濟南有箕北有斗矯首相望

進錢聲住婺州天寧江湖疏

舉世濫真郢書盡棄燕說聽聾非惟得楚人之弓舍迈趙城之璧某特衡常正要曹隨

鏡不瘦衆推出博人笑事頓徒行腳樂汞銀鍛即

派去正墮計中事發聞者喪身方迎全敵善藏無

歎妙用隨機應變四海象龍不阻雙溪鷗鷺乘下澤

車御款段馬小試周旋抱淳乃快拍洪厓肩相從上

永福源住溫州淨社諸山疏

悅公識者素於隱房稽顙稱服靈樹待韶陽於嶺表

虛左以迎出來四海龍門稱此丹山鳳羽某剡貞玉

雪吒吒風霆壞壇能換得禪心珍爭富鬬茶歃解荅

話白刃無前天機貴得於自然夫子非拙於用大巨

宗倡之濫久矣迨此菴出如朱絃獨奏淫哇俱廢杲
有功輔教者也雖嗣其世班班而無以廣席居之吾
儕無愧乎某游刃重玄粹英衆妙亟極于奧益善其
機弘道三十年猶河潤雨施自浮山得旨還已遯跡
第化止鄉閭而未決其東西州也惟茲東樺代有耆
德毋曰淹寓庶乃序遷夫身之詘信道之隆汙系之
尚言不若自信致知猶能力行用覩閒以告誠浮于
禮無溢其辭

菩提寺孫公住上虞賓聖寺抗諸山疏

昔波離必創律遠取諸物近取諸身迨真悟之起宗

周楚中規折旋中矩欲會殊而歸正寧枉道以從人
其辯析錙銖學包同異制有常度嚴如法家者流事
豈空言聞諸副墨之子克明授受益善師承至公不
避親嫌大用寧存化跡東游禹穴舊時石室烟雲西
望蘇堤珍重玉盌風月非旅進而旅退惟一弛而一
張欲上坡先下坡少迂脩步我北海君南海尚接嗣
音

範準堂住台州法輪諸山疏

席丘直下諸師執承重寄開海素稱多士所望當仁
古今人物不殊藤林典禮有在某正氣無挽一節不

盟

淨慈首座古鏡堂住天目大覺

文正請古公開堂蔡林增重九峯為大覺作疏華衆
非榮惟茲寺之肇興實名而適合某化機盛運妙
斲無痕藏天壤作一笻瀉波劃於千倡閒房古寺儼
陳尊宿之風規得座披衣奪王老師之機用燕齊筮
知鴻鵠舊駘空羨驊騮誦佛語傳佛心名實相稱出
天台入天目人境俱奇遐想高標顒聞極倡

之志依祖塚義莊之間創仁祠請於朝賜額曰天
平白雲禪寺東坡蘇公薦浮山遠公開山近時得
古林斷江無言諸老相繼住持而大方莫與抗衡
矣比者虛席數載行宣政院公選住山寺書記中
山穎公出世補處衆謂自公舉道廢所至妄庸竊
據獨天平得不污辱喜中山之出為得其所作疏

以慶

白雲孤飛想見此老之志九京可作顛從斯人之游
眷茲泉石肇創仁祠至今草木猶存遺愛蔚為望刹
代有名流其慧朗親探圓鑑嫡嗣得之語默不及用

之文采全彰垂三語立三關如見西河師子擬九流作九帶不減梁石野人諸君收斂波瀾避子出一頭地辟之武事何趙十萬甲兵展也大成復見三千禮樂當慎此舉毋負遠期

瑞光曇住光嚴行院疏

猿猱而知瘠肥是為良賈解牛而至肯綮始曰善庖故為政必先求賢而經宗所以弘道棻行無畦町志不磷緇鑄室先登及見永明全盛龍門獨步其如妙喜南遷與其傲睨太白之顛執若尚羊西丘之上凝塵一搧儼如千衆之臨蓋頭把茅自作萬間之庇期

唯一巖住安吉常樂院疏

切謂古之有道人皆師之不聞有住持也自百丈立叢林師道益尊制度大備下迨末流黨競勢奪而傳道為虛文矣猶時得一人焉當其名位則學者顒顒然望之吁善人之不多見也有若一巖禪師久著道譽雅有典刑墜卧一室兀若雲峯而湖之諸山以安吉常樂院延居之具呈行宣政院劄下敦請開堂學者尚謂叢爾之寺不足以屈高風有揚於衆曰風穴

原缺

單丁草屋藥山三箴束腰皆任宗門九鼎之寄彼非其人則萬間之廣猶傭居也千衆之多猶閧市也又孰得而有之所存在我何羨何人於是相率具疏排閶以請伏望慈憐俯徇衆望

報國寧晉翁住天封諸山疏

骨挫入錢唐濯足逢萊清淺高菴居華頂矯首龍象駿奔聚林以去留為重輕法道以行藏占盛替其河漢無極山嶽不騫絶類超羣黃牙翁何嘗用黑豆法八九雲夢曾不芥蔕君其過之四百甲子尚辱泥塗予之咎也天將俟之以老山水與之俱高以一身當三千戒承重寄行百里半九十方戒長途傾倒平生想見風采

欽仁逸曰休住保寧諸山疏

養花如養賢少曰已稱寸絶學書無學劒白頭空有蘊成可無搥石之儲幸獺千金之帚其飛鳶擢秀威鳳來儀南有雪峯北有趙州接踵可追大父大兄文舉小兒德祖聯袂況得二難風生翠領之曾臺月出青溪之九曲滿歌答響來往風流舞鯖鱠鱸而歸狐狸其技有盡倡魚蝦而友麋鹿與物無疵顛孫先登未容虛左

一同時越上燕幾投杭而起寧無擊鉢而歌才名四
十年深愧相知之晚文字五千卷願聞一語之玄仰
答鴻休荅承景命
誠古心住仰山杭諸山疏

玆以行宣政院疏請前智者古心誠公住持江西
仰山禪寺法道得人緝詞奉賀
魔說肆行軌謂法城之固衆生可度誰憐苦海之深
故扶顛持危必求宗匠而拯迷援溺不倦慈航或遐
跡不以爲高倘徇緣未斁免俗進退有禮出處無恒
某早歷西江新承大仰撫龕而慟如月巷傳開福之

衣展像如生非授子受大陽之嵓三十年後不妨疑
著百萬衆前豈可欺哉此行不爲鄉情要決未了公
案拭目盛舉有光齊盟潯陽向上不通潮空煩迎佇
凌霄峯頭挹南嶽尚接嗣音
悅南楚住妙果

繄昔我祖肇置宏規惠我後之人尚克繼之拾擬隆
緒心曰殆哉矧聞綱宗解紐黨競奔說判大道爲溝
塹倚筆香相撑禦甚無謂也某學博通宗於全無滯
塊承重寄允協人謀天之生材必需其用又士有爲
何恤於勤幸遠光寶勿徜撝謙

住顯慈杭諸山疏

淳熙親政有遺愛於桐鄉諸菴老禪爰開基於祇樹
故冷茲蔚爲望剎惟繼者代不乏賢其人廬而蓮想見風采從梵僧談貝葉不改唐言非求肖子車
之猴恥靡罷懿公之鶴眺源得體潙山得用較辯子
猶涉兩岐三聖太孤大覺太奢惟興化果於獨斷佛
教義讓可變攘搪取一人扶其尤彈冠慶行百里
自此始喜車相從
仙竺堂住興善

翠駁追風須造父王良之御龍光射斗必干將莫耶
之精故藏諸用而顯諸仁欲善其事必利其器某久
稱過量克荷此宗多智如遠錄公應機合轍容達似
端師子與世同波惟思援手以出泥塗豈曰衣錦而
耀閭里滄海遠連地脉寒巖忽散天華少佇盥楚自
擬梧梧之鳳未能造請空慚遠屋之烏尚挹玄風如
法味
來竺源住翠巖行宣政院疏

名山大川久嚮江西法窟耆師宿德能弘濟北正宗
荷負匪輕擇賢惟謹某透三關語悟擘箭機笑大寧
聖舩頭點胸自許嘆睦州揩片板直視無前蔟林已

播嘉聲四海願聞絕倡焚迦葉衣碎維摩座方稱全提把澤丘袂拍洪厓肩更看獨步廣宣玄化仰荅聖恩

鄰東山住江陰悟空行宣政院疏

風雨震凌安得萬間廣厦河流奔潰孰為千里長堤故我校命而經宗俾爾擇師而唱道其豐蕘高論落玄機五譬峯頭知子得其三昧矣靈山會上謂吾曾轉法輪耶四衆久仰提經諸天亦為推穀丹山繞座春生錦步障中優鉢吹香天近旃檀塔表法說衆中第一萬呼萬歲者三

佛印攝聖以迎僧統特彰佛法之尊雲菴踵門而見舒王敷明圓覺之義千載高風未泯一時此話重行其逸思飆馳玄機電擊陶述萬類田華下之陽春棣粘九流洞胸中之水鏡顧睹曇華現瑞何妨鉢盂住山辭若永嘉一宿而歸不減神光三拜而起燕山雪華大如席馬駿空羣江南野水碧於天漚閒似我相期歲晚毋負平生

定空山住瑞光

懷哉祖庭曾容五百龍象至今犖堵如覩萬丈虹幌當有奕葉優曇重現五濁惡世其美玉醞精神珠渾仁土山焦而金石流頑沾沛澤洞庭波千木葉下吾欲問津

觀遠山住四明佛巖江湖疏

駿骨市千金貴得驊騮之至丹鳳引九子如矜羽翮之新方嗟作者俄然此舉過人遠甚其操履有素應用無方入室橫趙犀牛兒不妨話墮逢人則出睡庵子終有醒時松風奏萬壑笙竽華雨散三藏錦繡歡

傳明杜光耀里閭起遺佚於海濱莫酬素願想高標當有奕葉優曇重現五濁惡世其美玉醞精神珠渾提把澤丘袂拍洪厓肩更看獨步廣宣玄化仰荅聖恩

鄰東山住江陰悟空行宣政院疏

風雨震凌安得萬間廣厦河流奔潰孰為千里長堤故我校命而經宗俾爾擇師而唱道其豐蕘高論落玄機五譬峯頭知子得其三昧矣靈山會上謂吾曾轉法輪耶四衆久仰提經諸天亦為推穀丹山繞座春生錦步障中優鉢吹香天近旃檀塔表法說衆中第一萬呼萬歲者三

觀遠山住四明佛巖江湖疏

駿骨市千金貴得驊騮之至丹鳳引九子如矜羽翮之新方嗟作者俄然此舉過人遠甚其操履有素應用無方入室橫趙犀牛兒不妨話墮逢人則出睡庵子終有醒時松風奏萬壑笙竽華雨散三藏錦繡歡

傳明杜光耀里閭起遺佚於海濱莫酬素願想高標當有奕葉優曇重現五濁惡世其美玉醞精神珠渾仁土山焦而金石流頑沾沛澤洞庭波千木葉下吾欲問津

觀遠山住四明佛巖江湖疏

駿骨市千金貴得驊騮之至丹鳳引九子如矜羽翮之新方嗟作者俄然此舉過人遠甚其操履有素應用無方入室橫趙犀牛兒不妨話墮逢人則出睡庵子終有醒時松風奏萬壑笙竽華雨散三藏錦繡歡

金剛寶劒孰敢嬰鋒佛祖鉗鎚誰窺妙密曠古獨步
舉世罕逢某一代興刑諸方標榜遍菴堅欲絕世六
循時宜妙喜擔不住山終徙衆望我既協心削牘公
何高蹈閑閑鷗驚湖邊不阻南山携手魚龍江上相
期東海觀瀾混跡塵囂光輝我輩

印無文住高亭

善財之參德雲別峯相見大覺之慕普水航海而來
然弘法必待其人忘師求於弟子匪曰往教實要
垂慈某化洽三吳擊談百氏守道次默何資貝葉之
煩縱辯不窮爰得標華之富聽茲高亭之勝地昔為

名德之幽栖寒巖枯木之春吹回陽鼓青山死灰之
色重復光輝久佇傾誠毋勞固讓

潔瑩中住台州澄心諸山疏

一市必立之平察其有僞尺簿曰取其半計之無窮
故學有指歸而師無妄授某佛鑑四世圓應克家解
猛席領下金鈴力空羣穴放榮籌峯頭錢鵝氣無諸
方然時至必觀其機或道隱則藏諸用重來京邑無
鬼祭燕麦之悲東望海峯有虎錫龍盂之盛信坎止
流行自若惟出游歸隱皆然竹有筠松有心式堅晚
操山如礪河如帶益固宗盟

湘潭諸山想見古道顏色荊楚遺俗猶聞先德風規
然道在得於人豈今之不如昔某大朴天巧淵默雷
聲不謬傳衣源出天池之派嘗聞說法嗣翻佛海之
波屬茲授命以紹宗方爾擇賢而輔教千里之馬常
有愧無識真百里之吏不儻幸相扶植金湯吾道賁
沐
聖恩

澤夫泉住昌國普慈諸山疏

大覺還山特下皇祐之詔萬回歸里爰錫昭陵之袍

法門幸際明時吾子新承寵命其藏辯於訥用智以
愚一擊金槌紹紐維百萬之衆再轉龍藏秘樓五千之
文不有萬里壯游曷展平生大志江北之橋爲枳無
變本根安期之棗如瓜難忘故土放歌乎海上歸來
于山中邦君負弩前驅睥睨風來同黨捧盤以進顛
親宗盟請從祝規以永終譽

珍林蘊住象山尊慈江湖疏

悅公之交積翠取友必端辯音之詞雲菴雖師非早
千載有光僧傳一門不墜家聲其樂也一夔器之四
建受經問道後先皆一國之師緇辯非窮出處皆百

世之士正喜西湖勝集茲惟東海壯游江西法道如何梅子熟也濟北陰涼有待葛藟之爾祖有雲後生可畏悠吾徒之今日主宗盟者何人內不避親外不避讎敢瘝公論後能令軒前能令輊少助飛騰人材難知鳳翥來儀真偽物論既定錙銖無隱重輕別法道有關盛衰宜旦評不妄許可其養兌以鈍脫晦而光既多應世之材自合為人而出雲中五老先師面目猶存海上四明古德機緣有在方期汗漫不負提持吹噓久服於友明出處況同於里閈水之黃河山之泰華仰止其高西有長庚東有啓明燦於光

談

珠龍淵住菩雲行院疏

七閩知識有巖頭雪峯燕如呆曰臨濟法道至首山風穴危若縣絲聞吾子出於七閩家系出於臨濟矧我外護授命緇宗廣搜遺俟於蔡林罗有碧雲之虛席恪遵令典以三名而闡之適中住名如六博之梟也吾不私子僉曰得人其行脩諸身文著於外正喜筆端三昧何妨胸次九流卞和璞玉荊山鄙其自售冈象得珠赤水出自無心尚蓮前脩以永終譽

全衛山住淨社杭諸山疏

薜陰高卧爰歸東海之濱蓮社遺風追儗廬山之下飛錫知憐邑子前驅普羨邦君其壯志不羈玄摳濁運奪猛虎口中食豈曰不能得驪龍頷下珠非遺其睡向愛松風度曲無端菜葉隨流姗鵝天游禽魚物化丁丁伐木斯興子而偕行嚶嚶紫芝若有人予招隱聘士有鄭莊置驛潔入如秦卒踐更山川阻脩惟戮力合德如約飢吳相望未同盟以告則書

楷不模住越之延慶杭諸山疏

飢林迦葉即是開堂演法何須特地提綱某教喜觀機心存利物珠均法乳無分山外山家鞞劇連環可讓僧肇僧叡光啓四明之與力弘天巖之宗禪不知教不知禪皆非究竟水即是波波即是水胡有異同剖破藩籬支脩隣好雖曰山川脩阻可無書疏往來

宣政院

奏改中天竺為天曆萬壽永祚禪寺請如一溪

住持疏

眷此寶坊五竺烟雲維舊欽承奎翰九天雨露方新

必擇名師以鎮法席其行解相應宗說俱通扵来拍
板門槌拋却金圈栗棘全賓全主不妨彌勒分身難
弟難兄無忝妙喜六世當思大法為重勿以小節自
高矧曰簡在
帝心于以平揚 明命千歲叢前枯木又見華開西
湖雪後諸峯相看玉立行天齊之萬壽對萬嶽以三
呼

曇芳和尚住徑山集慶諸山疏 有序

廣慧圓悟大禪師曇芳和尚謝事鐘山居東菴之
明年行宣政院以徑山禪寺缺住持徇例舉三名

闔招而師禁中疏命遠臨師猶將固讓有詔扵衆
曰師居鍾山二十年全盛而恬退扵義為高今宣
政使由省臺重望拯治教門以徑山為江南五山
第一刹首選碩德作興之扵宗教為重義不當辭
師志乃決扵是諸山緇其詞而具疏以請
昔仁廟賜大覺還山樂其嘉遯後魏公起妙喜出世
志在逢宗時之出處不同道之隆汚所繫其德高一
代行配古人蒙
恩兩朝不減大覺之扵仁廟受知賢相亦猶妙喜之
扵魏公隨身覩史夜摩稱性法喜禪悅用古刀尺裁

藏主無住依公衆歡公謂得人大慶善非臣私又
傑居東海上豈足以賀以善人之不盡用而無住
為叢林士也雖未足行志差占自尉耳故草疏以
抒其意云

道貴明宗以驗夫脩證之實不則肆為荒誕流為怪
譎若外道六師小有成就無足取也故學在擇其師
師在通其宗而後不悖扵道矣若無住禪師者學有
指歸理探玄奥摳衣入室親承一國之師優鼓峯旗
足任萬夫之敵茲焉出世所賴匡宗江漢始扵溢鎮
相期遠到丘陵虧乎覆簣勿棄前功珍重此行屬厥

所望

逸休睟住越之天華寺疏 有序

切謂古有道之士從而師之廢後命于官而道已
降矣猶幸有官君子賢明若范文正趙清獻之扵
古公辨才者則吾宗是賴比數十年来僧衲務奪
而寺益虚耗夫以吾徒之蕃寺之廣不啻若巨府
使一妄男子竊取之而人孰不置絲扵我也泰定
改元
天子即位以銀青榮禄大夫江浙行省左丞相領行
宣政院事建明公選之道令下之日吾徒以手加

額以祀以頌行之期月宿贓老饕莫敢肆志不謂
適者稼蟊醯蚋自為戕賊諸山以好惡樹黨於外
小胥抱文案責賂遲速惟命喜則旬日立上否則
淹匿踰歲時至疏駭數四不已抗之諸山俛首聖
其下以避嫌又思聽者不之察故畏慎惟謹禁不
敢一語然於宗教何如哉歲丁卯越諸山以天華
禪寺久缺其主舉三名呈上五月廿一日使院官
公會閩拈而蘇之承天首聖休畔逸公適中其選
或謂天華一蕞爾寺休畔三十年禪林先輩若不
相稱者宜勿往或謂公選大行賢德退伏今幸進
素公者年塊率稱諸孫而下拜小南新進照覺領萬
指以出迎雖出處各有其時而激揚所以弘道某禪
關衲將辭室先登諸方掉臂而過除子望厓而卻凌
霄當時淵二千龍象爰整其紲雙戟用處有十萬甲
兵我受其柄四海顒聞雪曲十年歸隱雲門誰謂此
行式符公論相君謹教不啻佛法金湯老子休畔當
念祖翁田地故此移文以聘少陳排闥之言塊視三
山捨觀五湖豈蹄涔之可戀天雨四華地搖六震尉

法筵之具瞻

西竺僧前門建寺化佛殿疏

前門當楚蜀之交山川形勝佛舍合華竺之制天口照臨開壽域於八荒儼寶山之一會八十頃希金地式尉初心一莖草現瓊樓之曲逢敬手應身現華宮長者佛法付國王大臣信機感之冥通乃細宗之有託望東土大乘根器遠沙流沙而來慕沃州古德風規不負買山而隱在在檀波羅蜜人人優鉢曇華何必萬問美哉輪美哉奐敢希一諾式如玉式如金

帝師殿化供具疏

元朝開國輿圖倍廣於漢唐九譯同文儀禮未備於周孔萬生輔治之大聖實為開教之法王大荒以西翻經自貝多羅葉皇天之下瑞世如優曇鉢華凡百官宣勅誥命之文與萬邦軍旅期會之事陰翊王度密贊化基功在生民則共祀之傳及後世罔敢遺者吐辭為經舉之為法仰居千佛之中博厚配地高明配天尊極一人之上

南服之雄潘特按竺乾之遺制不豐不儉當如像設莊嚴載經載營盡是福田利益樂相告以善道期仰於聖明

淨慈寺化經鐘二樓疏

龍宮秘典如金匱石室之藏鬼氏造鐘儗清廟咸池之奏脩其禮必存其器增其制必廣其居清風五百間美哉輪美哉奐插架三萬軸式如玉式如金不從拾級而墜誰語斷輪之妙側耳風鈴之好語身到崇霄舉頭雲路之孤鶩眼高四海必伐大木呼邪許安得此兄如孔方不日經營何時突兀攀天關守九虎凜凜于中乘雲車駕六龍穆穆在上

淨慈寺化五色旛千佛閣疏

毘盧法界眾非五色之裝嚴千佛閣同居有旛華之富貴

翻此掌飛樓閣加之瓣散文章刻桷丹楹顛倒天吳紫鳳雕黃繡闥從驅赤豹文貍非為開教之法王大荒以西眼頭綀素稠載歸垂橐往寧論後報先施將綠遠送青來少助淡粧濃沫

化夏供疏

五採先饋共贍道德之光一飯不忘克盡報施之義知為報一如為己與食志曷若食功選佛得甲科何止三千禮樂心地枝汗血有如十萬甲兵每食四簋不素餐子錫我百朋永為好也

台州護聖寺僧刺血書法華經化藏經疏

圖報佛恩欲捐軀而示勇擔求法寶故瀝血以告誠
助發精進大心執謂毀傷遺體增赤城丹丘之重取
龍宮海藏之珍痛下針錐當舍指而觀月功成汗血
須得免以忘罷信知福淵河沙不如書寫半偈拯生
毛穎顛同歃血之盟海若山靈自有獻琛而至縈旃
檀紅蓮茵沐春光錦繡段金錯刀莊嚴法施

高麗惠因寺化僧造疏

王岑扶地移来海上三韓金粟應身重現毘耶方丈
春此先世之遺澤顒彰大覺之宏規非惟補弊支傾
庶曰繼志述事山河扶繡戶將獻巧於雲梯日月彈

朱閣爰建標於水泉猶資衆力以相成功皆海印之
發光若帝珠之不照檀越踏毘盧頂上頓超三賢十
聖之階善財入樓閣門中即是千佛一人之數恢廓
化境涵濡恩波

長橋寺化僧造疏

開山祖焚日祈雨感觀音授以目復明朝廷為建
寺

昔聞大旱金石流而土山焦爰感精誠天雲垂而海
水立盡謂暴在之何益獨徵眷目之重明有功生民
在祀典猶脩其禮大德我祖而後人不尊其居頹予
心之何知視其頹而有泚塔鈴自語況多舶趕之風
土偶相憐益慙歎領之兩尚想芙栽輪奐豈曰嗟乎
權輿長橋臥波依舊虹蜺天矯高岸為谷向来兩露
淋漓敢圖遠責戔戔焉馬當見勞為而興起者使黃
金同土價顛希一語之仁得白鼈照夜光不待立談
之頃百堵皆作萬福攸同

徑山圓鑑菴化田疏

佛鑑禪師虛谷和尚出世秦之大仰重興其寺後
公舉遷杭之徑山抒是吳越閩蜀高麗雲南之學
者如水赴壑叢林全盛至治二年四月十日集

衆詞色毅然書偈訣別而終前後住山四十年所
得施利悉歸常住僧造餘以散於人故沒之日囊
無宿儲喪不能葬其徒奉全身塔于寺之西峯昌
蒲田築室曰圓鑑菴猶未完備而朝夕香鐙之奉
與歲時節臘忌曰供設之儀無所取具非叢林所
以待有道尊宿也而師之能不藹然于懷其徒其
顏持疏以告將買田以給香鐙節臘忌曰之用而乞銘於大手筆立石圖
久併刻所施者之名與所助若干於碑陰好義之
士必有以成之

傳鐙白日堂一國之師埋玉黃泉惻惻百夫之特
況寰瑩之未脩而祠設之弗嚴雖非古非今了三際
拾彈指然一生一死見百年之交情東南學者倀倀
失依吳楚故人皇皇洋慕昔佛日為圓悟作忌在於
宗門則當然其大仰為溈山設齋揆之典禮而不謀
以二處皆師之過化視斯舉而人必樂從玄度再來
昔日浮圖今如故蘇公三過當時朝士已無多感遇
揮金之豪切比掛劒之義

常州崇勝寺化脩造疏

隋司徒陳世威臨終囑其夫人舍所居為杜業寺
後改弘業宋改為崇勝寺居毘陵城中肯啟弘麗
至元丙子焚蕩俱盡更四十餘年僧作法堂三門
而衆屋未備茲欲重建大佛寶殿僧堂庫院兩廊
復還舊觀所集殊利上梘

聖壽為民祈福而力不逮持疏徧干富貴長者大
心檀那伏望樂施所獲福報不可思議

司徒故居尚想凜然生氣杜業古寺誰憐龍象荒墟
雖國初焚蕩之餘更
聖化涵濡之久山川耆待龍鳳重歸城郭是予人民
非誰能弔古大廈成而燕賀吾欲圖新爰開選佛
之場乃闢泥耶之室八十頃布金地處處皆給孤獨
園一莖草現瓊樓八人具檀波羅蜜仰歌至化同享
太平

鍾山脩造化疏

鑿昆明耨刼灰胡僧可問駕牛車出火宅諸子何知
頓建立與溢除善巧之方便惟茲虛焰堅我顛輪
山人去予猿驚哮千衲之雲散大廈成而燕賀儼萬
礎之星羅揮莖草起精藍盡大地皆檀越鏡容大士
照臨寤寐之中白水具人顛倘使令于下萬緣成就
衆口吹噓

廬山東林寺化疏

本寺乃東晉遠公法師同十八高賢種蓮結社之
地宋元豐間陞于禪寺以照覺總公居之蘇東坡
張天覺嘗問道其中若樓殿之偉雄安衆之多為
江西第一叢林迄祖七年九月罹回祿之變令欲
重建造大佛寶殿法堂寢堂方丈僧堂厨庫旃檀
林淨土院山門兩廊衆屋莊嚴佛像鑄造法器鐘
磬供具種種佛事所集鴻因上祝
聖壽萬安次為燕民祈福而所費不貲非大心檀越
乘大願輪而來者未易成就持疏干王公貴人長

者居士蓮社高德或一力成就或隨喜贊心功德
平等福報不可思議者

普庄俗先生之隱猛山高共白樓頃大士而來吾道
東矣衣簸谷為錦繡飾土木為金珠宜神物之有歸
豈卑污之能染盛必慙天官六丁而下取將舍舊
國新祝融回祿之相吾子者神運鬼輸而至有天造
地設之奇沿面回波復見蓮華之漏空中擲筆猶傳
貝葉之書雲錦九疊屏風樓閣四時華雨風旛動處
拂竿竹建精藍海印發光盡大地皆檀越皇極五福
天子萬年

中天竺寺脩造化疏

東晉時中印土寶掌禪師東游震旦庋止于此住
世一千七十二年至唐咸亨中示寂由晉及唐所
至名山隨時建立道場在在可考事見僧寶傳而
本寺為十方禪林古德安衆行道齒諸大剎朝省
行香祈禱必造焉適羅奇運於泰定四年八月十
八日回祿蕩為焦土然興復之役不容緩首建大
殿法堂羅漢閣庫厨等屋次及三門華嚴閣經鐘
樓諸天閣摩利支天殿僧堂衆寮方丈廊廡圖復
舊觀上祝

聖壽萬安為民祈福而
官長者居士同道知識伏望樂施成此大緣所獲
勝報筆易罄共
三天竺季孟之間膜有前朝遺躅千歲巖丙丁之變
直捷古佛流光頓消長之可量抑乘除之有數三車
廣運誰云諸子失依劫燒夢迫幸是四禪不動要悛
復名山福觀盡旁搜大澤長林豈今時之栖子厚文
章為作梓人之傳蓋大地是王老師檀越宜崇祇樹
之園天道好還人心不遠聯珠疊壁緬懷飛鳥驚蛇
禪板蒲團復見羅龍打鳳宏開壽域不貲

皇圖

山跋

庸跑寺素祖師像化疏

童子衆頭昔有能馴之虎猶能氣壓諸方尚想神交千載說得一丈行得一尺
眷明訓之可忘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仰宏規之不墜
有望塵而拜者合撰堂而祠焉南雪峯北趙州孰非
吾夫死諸葛生仲達想見其人百世高風千金遺像
爰求好義之士相厥成功庶幾吾祖之靈報以多福

蜀僧琦老化藏經歸蜀疏

立言垂教揭果曰襄中天契理

宗決百川朝巨海

在彼聖凡之間得軌云華梵之靡通擁白馬度流沙
以一身任九鼎之重登黃牛望三峽長吾心為百鍊
之剖昭然大法以啓後人懷我遺愛敢忘吾土步障
春迷華雨命馮夷擊鼓而趨滄江夜燭長虹使真宰
訐天而泣為法檀度作世橋樑得一言折乎要衝則
萬卷束之高閣山為礪河為帶立千年不貲成功車
同軌書同文通萬里何煩重譯金輪統御寶蔵出興

奉　勅重脩百丈清規疏語

聖節啓散二疏

覆燾無私乾坤孰測其高照臨有燄日月莫喻其
光華知貴仰之德勞欲補報而無極惟託鉤陶之內
義重四恩故竭忠愛之心度恭三祝斗樞電繞龍象
遊開帝網百億山河咸歸　聖量華藏三千世界益
衍平圖少盡消埃睡懶朝夕欽頌夔龍登用景星耀
而泰階平麟鳳呈祥聖人作而萬物睹
優鉢羅華瑞世同佛降生閻浮提樹連陰與天齊壽
故毓夙成之睿質克承平顯之聖謨大哉元至哉元

體元居正會其極歸其極建極立中愛以吾道之大
同有樞聖時之至治山林鐘鼓樂化日之舒長草木
混沌被膏澤之滲漉祥開震夙頌祝華封欽頌番祺
無為天地位而萬物育鈞陶有象陰陽理而四時平
壽考萬年本支百世

祈晴

霪雨為戾物用不成百川橫流民無寧處蓋衆生共
業所感惟上天覆燾無私仗頭掃頌雲收四野陰泠
潛消雘景日於中天容光必照俾五行各順其序而
萬葉悉遂其生

祈雨

元陽為災百物就槁匪上天之降罰由下民之多愆惟諸佛開慈悲之門而神呪有祈禳之應伏願拯生靈於塗炭廢維難弭起雲龍於山川俾霈霓矣庶茲多稼乃亦有秋

祈雪

時冬恒溫恐生物之疵癘維天降雪淨下土之浸氛庸致瓣香之誠顒集六華之瑞伏願同雲千里潤澤八荒六府三事用脩草木咸著二氣五行順序神人以和

遣蝗

飛蝗蔽天惟函荒之可慮遺孽入地恐滋蓐之難祠匪假神功之驅除雖極人力而网措伏願滌之風雨掃種類以無遺投之江河隨業感而自化民安其業物遂其生

日食

此日而食占五紀之或乖畏天之威虔六治之將作故徇民情而救護盡依佛力以禱禳伏願五色開而黃道明照臨下土羣陰消而陽德盛昭囘于天

月食

月耀陰精而主夜所賴照臨天示咎徵于下民於焉薄食既成既愍以禱以禳伏願妖慕滅跡清光現大地山河頓免長生萬象納慶廣寒宮殿

佛降誕疏

大海湛然獨聽潮音之震蕩太虛廓爾惟瞻景緯之揆陳由本大而跡彰抑時至而機應俾羣靈咸成正覺從五濁示現降生脫珍服著垢衣委身以徇含化城登寶所携手同歸初度重臨大恩莫報伏願扇真風於末世揭慧日於中天無佛無魔法法宣揚王

佛成道疏

無量劫来成佛道假進脩衆生日用不知示以先覺譬自覺它而成覺道世出世間而稱世尊闡一代之化儀遵先佛之遺軌聖善提樹魔宮隱而無光現優鉢華法輪熾然常轉故始喻初日之先照而末示拈華之正傳圓極真常則空有俱亡聖凡夢幻墟塵萬有惕伏顏色空明暗咸宣微妙法音春動含靈共證

佛涅槃疏

智慧德相

各赴羣機法華之囑累受記力制後學遺教之扶律
談常翊拈華得旨付法正傳而落葉歸根畢吾能事
圓於化者終於盡順世無常寓諸幻而返諸真是名
舜滅然神珠恒照於濁垢而寶月不避於汙泥大定
無方常住恒河沙劫圓機溥應示現千百億身預世
相之難忘臨諦口而增慕伏願闡末流之邪見回季
運之澆瀉定慧無脩長如正法住世天魔率化皆為
外護宗緇

帝師涅槃疏

天啓有元萬生輔治之大聖道尊無上實為宣文之
法王密贊化基陰翊王度吐解為紘舉忘之的法位居
千佛之中博厚配地高明配天尊極一人之上維茲
聖忌益仰恩光伏願重駕顓輪贊四海同文之治化
眷言像季振千古正法之宗緇

達磨忌疏

大哉正傳紹覺皇之宗爰廓然無聖破義學之膏肓
百川到海迴絕異流果曰鹿天蹤無側影指人心而
成佛成佛同心契妙道以忘言忘言見道有大功於
世教宜廣振於宗風現濁世優曇華實為萬祖取神
州大乘器盡入穀中適逢麽履之辰爰効采蘩之薦

伏願信衣表佛祖之重力任千鈞一花開天地之春
芳聯萬世

百丈忌疏

一言為天下法中矩中規萬世知師道尊有緇有紀
以叢林禮樂之盛見法範龍象之多華梵同文留傚
石渠天祿經律相辨嚴如金科玉條有布武堂上之
儀非綿蕞野外之禮即此用雖此用語脫重玄出於
機入於機理窮衆妙宜配禪祖以陪祀盡尊道端曰而
營齋伏願帝釋精進勝幢制諸魔外清北陰涼大樹
蔭滿閻浮

楞嚴會啓散二疏

金由淬礪之精其鋒莫犯鏡假鍊磨之瑩則照不昏
故先聖顯抑揚之機為衆生破微細之惑摩登慶喜
妙協冥權世尊文殊特彰化軌闡一代教觀則有觀
有教示密因脩證而無證無脩明真見而息諸塵空
舉無帝居正定以制羣動止水不波頓末窮之何知
誦遺言而自警伏願使恒河沙刼為一念無間長期
會十方剎土以同居咸成正覺

春此休園宛爾祇桓精舍現前海衆儼然一會靈山
括大千於微塵融三際於當念屬休夏之白恣無犯

欽持總萬象以交參覩凡覩聖人人妙覺剎剎毘盧示現千百億身超越五十七位以指喻指之非指指六俱已似空藏空而合空空空寧可餉為憐幼穉特獎愚蒙遵遵教以受持賴安居之無障伏願奢摩寐靜具足諸聖勞門大用繁興等入首楞嚴定

景命曰祝香

二月　元氣淋漓沛然雨澤之及物陽剛大壯概若震雷之在天欽顏祇承上帝遵王制躬耕籍田動合天時命羲仲賓賓出日五行攸序萬壽無疆

四月　體備乾剛氣正純陽之月德合坤載時成生物之功欽顏鸞輿恪行諭和對而迎北陸奏琴在御昇民時而歌南風於穆萬年以介景福

五月　瑞氣致祥天地位而雨暘時若薰風長養陰陽和而品物咸彰欽顏大哉元至哉元體元居正會其極歸其極建極立中壽考萬年本支百世

六月　乘運推移序金伏而其氣應與時消長陽剛適而其道亨欽顏雲漢昭回沛廿雨而蘇萬物天波浩蕩散清陰以蔭四方帶錫九疇民安壽域

八月　瀕氣凌空觀天上優曇現瑞秋期應候接月中桂子吹香伏願齊肩金粟萬劫慶西成之富風清

玉帳六龍旋北狩之巡懋對芳辰以介景福

十月　體備六陰稟朔方之正氣數盈十月慶萬寶之豐登欽顏禋祀太室祖考格而神人和帝享南郊寒暑時而風雨節本支百世壽考萬年

十一月　氣塞而通天行周而萬物始陰極而復斗建子而一陽生欽顏黃鐘應律祚南郊飲福受釐玉燭調元居玄堂履長納慶

十二月　天地感通陽剛盛進而交泰日月會次歲曆循環而更新欽顏六龍在御沛九天雨露之恩八蜡告功集率土山川之慶本支百世壽考萬年

聖節祝香四月十七日

如優鉢曇華現瑞與佛同生似閻浮提樹垂陰與天齊壽望九重而祝頌先廒月以致齋欽顏天數五地數五叶天地之大和春八千秋八千慶春秋之鼎盛

奏上

文宗皇帝表

切以士貴知己況蒙

萬乘所知義重報恩不以世禮効報期道契于死生之表接神游于形化之初欽惟

文宗聖明元孝皇帝陛下妙得佛心生知聖插攘羣克而復神器功邁中興尊元老而開奎章道隆文治念潛邸基命大業作佛宮永作鴻釐順世無常奄棄臣民若下土入佛正定閔嚴神御於中天重念臣僧

疏

大訢學愧澄安道慚萬選承恩赴闕受命開山莫攀弓劒之哀殞往睹羙墉而泣慕遵梁武啓金山之會大教是承對覺皇宣王偈之文遺言不隆感召必通精爽至誠可格于幽冥善財問法研旨歷百城陛下欽顒淨智妙圓證覺道而超十地大機普應現身於濟羣生

供佛智師疏

早承明訓妙萬化於鉗鎚密啓玄關投一機於針芥念湧塋之妙斷痛遺音之絕弦法乳開思之巴陵三語泥龍舉手想東山之再来特將冥福薙髮少尉平生追悼伏願振玄風於不墜奕葉流芳續慧命於無窮千燈不夜

薦受業祖高峯雲和尚疏

垂髫就學恩隆鞠父之親祝髮受經道繼師承之裔指頂證於苟全活由卯翼而遂生成未二十而游方遠遠于養奠萬一以知道未負所期後聞貧病關湯藥之資因阻凶訃之犬馬之報遽成永隔深痛平生歎歲月之易更想音容而知在但無量劫以為一念不涉去来由有漏因而處六凡未明升墜然翳盡空華自滅如覺時夢境皆除不斷生死而證涅槃塵塵解脫橫截娑婆直登淨土法法圓成

薦祭請師友疏

曜靈宿因舍身而求半偈善財問法研旨以歷百城惟百千法門之甚深非一二師友之能盡故出四方而參訪多蒙諸老之激揚會百川而朝宗汎無彼此釀衆華以為蜜味絕中邊相須以成敢忘所自庸陳薄供用報所知伏願龍象筵中常宣第一義諦師子座上交參百萬人天處處現優曇華世世為善知識

薦徒弟行宵知津等疏

吾參汝師不克訓之以道汝任吾事而能効其所勞

應渴飢寒暑之三周疲往返道途於萬里請
朝命而蠲差稅寺賴以安葉湖蕩而成奪腴衆食其
惠以德積可占其器而年壯遽殞其軀念形氣之無
常人皆有死由勞役而速斃汝實爲寃驗今作而知
来因宜先施而獲後報四相傳法期裁松道者重来
歸宗前身記白蓮莊上相別惟一靈真性不昧則衆
生諸佛本同而死生有閒於幽明其神識未知於升
墜仗茲法力用薦清魂已生人天增長福果未雜業
趣即出蓋纏悟自性之弥陀了唯心之淨土

薦方外交疏

為法外護可追支許之遺風以道相忘尚憶錙銖之
結社傾仰已成陳迹死生乃見交情念舊淚零感吾
衰莫因齋追悼冥福是資伏願入德池中早育聖胎
於上品三生石上毋忘携手之重来

薦先考陳公疏

骨肉生於緣合恩愛相資形氣化而親雖哀慟何益
惟劬勞之罔極念報以無由甫及七齡受命從釋
遠遠千里訪道尋師道既冈知將何諭親以道恩莫
能報敢曰割愛忘恩拖哀痛於終天積罪孽于厚地
白頭有母織蒲歸養之未依青山歎塵擊欲補而

大故鬼小空見於高七日戒三日齋唯存諸祭令設
法以開汝真性復施食以濟汝飢虛一念知歸則洋
銅爲醍醐甘露稱心具足寶車乘樓閣香雲息衆
塵勞入佛境界

梅花字香二卷

（元）郭豫亭撰

元至大刻本

梅花字字香前集一卷後集一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郭豫亨撰豫亨自號梅巖野人里籍未詳據其自序則至大辛亥作其書名蓋取宋晏殊詞唱得紅梅字字香句也離騷徧頌香草獨不及梅六代及唐漸有賦詠而偶然寄興視之亦與諸花等自北宋林逋諸人遞相矜重暗香疎影半樹橫枝之句作者始別立品題南宋以來遂以咏梅爲詩家一大公案江湖詩人無論愛梅與否無不借梅以自重凡別號及齋館之名多帶梅字以求附於雅人黃大輿至輯詩餘爲梅苑十卷方回作瀛奎律髓凡詠物俱入著題類而梅花則自立一類此倡彼和沓雜不休名則耐冷之交實類附炎之局矣豫亨在至大中距南宋之末未遠故亦染山人之積習前後二集詠梅七律至二百首與張洽之數相等然洽詩層見疊出總不出幽香高格耽寂避喧之意描摹窠臼未免厭觀豫亨則集句爲之又闢新境且屬對頗能工巧亦勝李龔剪綵集之多集絕句一花一石時逢佳勝存備詩家之小品固亦無不可矣

余爱梅自号梅叟梅巖里人見
先傑作必隨手抄録而引詠之積久案月
為帙巨編遇一見
名賢題詠之詩、書其簡末、
筆余珠聯璧合若天然之巧者真為
古今一快事也一日若突
顧清一見
因出巻徧披閲未竟
嘆曰嗟乎人之愛梅詠梅豈止百篇而
已哉世此議余曰不然古人不作詩安
若今歟之人豈不愈於能人之善於
已之故者乎客又曰若然齋先生庭
新梅詩之梅亦名妖聴
余之梅之妖遇睹新詩非睹新
梅因一吟淺説盛冰雪笑傲山林詠
雖之心清香小氣令神交之梅妖哉
耶余以妖梅耶客強塞拠掌大笑於是
抱琴攜客引鶴招鋒雪洗巨觥酒酣擁於梅
邊大呼而去翌日即命張生書
之

梅花字字香 前

詩爲吟梅字字香 驟人閣筆費平章
近來行輩無和靖 誰道花中有孟嘗
冰玉精神霜雪操 珍珠標韻水晶鄉
東君見借陽和力 合有薰風到草堂

圓悟廬鉉高荊湖曰玉堂前有梅數株公與試賡集命賦

左手支頤弓上白雲梢 邊日日課新吟
孤高直是難親俗 虛白本來生自心
應厭壽陽多俗態 何如宋璟獨知音
要知妙境尋詩處 花有清香月有陰

觀梅次李文子韻 巨竹溪楊德卿曾祖孫榮叟

萬紫千紅不當春 花中誰解識清眞
一生知歷幾冬雪 百却修來貞潔身
風滿庭廊月滿庭 疎枝自然孝

和靖介甫東坡陳后山

冰玉丰姿不可雙 百花唯有此苍強
不禁夜雨輕欺着 却怕春風漏洩香
藥謝粉納藏太碎 蒂團紅蕾巧能裝
此詩更欲煩君改 語妙何妨石作腸

集254-302

故應此景難描畫只有君詩當寫真
疑是牆頭窺宋玉不輕吹笛付伶倫
雪中莫問調羹事且作花間共醉人
方岳楊逸覽範于湖倅川揚時可王沂公孫類

木落霜清畫角哀國香和雨入蓬萊
我今已是丈人行歲晚誰爲靜女媒
蒼亭又催春色老人生難得笑顏開
酒釀正覺春醒困羣羽嘈嘈喚夢回
永叔李彼廣子西幸山登榮劉斗淡相光道弘山

獨對梅花嘆此情冥搜欲與海爭深
十年世事三更夢斜日闌干萬古心
絕色殊無脂粉態高標不畏雪霜侵
詩成恰爲花招出堪與時人作笑林
徐教觀半山蒲可軒唐相山李義山鄭谷文翁相酬

水沉爲骨玉爲肌好處曾臨阿母池
雪後園林應有恨蘼蕪江邊屋角立多時
早開却被嫣紅妬未落先愁玉笛吹
要識此花奇絕處滿湖唯有月明知
李元光毛翠元和清夜和盧元春曾松閣齋白建玉

照水無塵骨虬仙幽安高韻獨翛然
春回積雪看冰蘂人倚閑庭小檻前
一夢故應先臞破孤標何意競喧妍
山窗獨坐無來客更把前題改數聯
王公輔山豆放新劉斗淡無發楊之奇黃梁仲鄭頌

徒作佳人淡妝粧尚如逸士棄昂藏
人間臘月未曾到那有春風解斷腸
一枝帶雪牆頭出隔水須憐傳粉郎
默暗香誰領暑冰肌玉骨自清涼

鐵作枝柯玉作葩 橫空直與世間無 物圍輕盈
趙文從來天下白 伯夷元是聖之清
芳心暗恼過誰許 訴鉄石心腸求廣平

李千秋神王性之帶惠達 吳竹屋王梅隱竹枝

老杜騎驢入草堂 酒旗斜掛隔岑陽 數
凡花不得沾餘韻 覩走眼相看在歲寒
城 南日高春睡 、 攔干風冷雪漫 ㄴ
詩中還有驚人 語同向樽前笑裏看

謝无逸和靖竹塘當若田元龜麓風山王若虛閒安國

刻玉雕瓊作小 叢 濕雲黏淡雪橫斜
半開半落緣 誰事 和影和香屬我家
數枝晚霞憐野 客 一泓流水度寒沙

羅綺吹香白晝明 仙肌不怕苦寒侵
嵐陰春物未全到 夜久雪花如許深
遲近歌成雙白鬢 催遊聊慰十年心
一枝淡貯書窗下 不用衣簪姓水沉

毛滂逸東坡晴庵題同李山高公振朱淑真誠齋

吟邊苦思無佳句 立盡斜陽數遍鴉

趙孟頫 程月溪竹塘和靖梅譜徐蒙應鳳山

黯淡江天雪欲飛 屋簷斜入一枝低
曉歲風霜從冷淡 平生憤是恩梅苦
貪翻竹葉霜初下 多謝詩翁為品題
清標素質宜先賞 紫蝶黃蜂敢更悕

陸君和靖趙天樂黃端雄子久君和靖張存仰趙凍軒

洗業金華對寒水秖裁雲縷想仙裝
一時頃倒春風意花氣雲人笑語香
蕭氷崖石屏孫明叔記於對青半山閒舊士游

獨跨蒼虬下太清翹空仙袂訝飛瓊
泛教膩雪埋幽徑得盡是冰霜醞釀成
若椀爐薰重品訊竹枝高興稱閒行
寫眞妙絕横斜影疎疎盡月明

重五周婺齋介書府增 閒曾歷名竹溪

雪徑清寒蛩未知窓香窈窕動氷肌
家爲逋放相逢處人倚闌干欲暮時
映水全無些子艷背岩唯有兩三枝
勸君莫把離騷讀細讀西湖處士詩

黎鎮出世故鄉吉仁耀著李少年題竹院

一兩點巻起到梅窗轉雪幌擎蓁芳。

幻成五出無多巧自是群芳不敢開
芳信已催詩興動清香不知自故人來
相看喜有青田鶴露濕晨煙啄翠苔
忽忽窮愁泥殺人年行樂不辜春
看來天下無多白不受人間半點塵
姑射眞人冰作體秦家公主粉爲身
一鈎新月涵雲影露藥烟梢畫不眞

道謙永叔劉岑左 閒曾左綸山谷弟王南雲

天寒落日淡孤村占斷風情向小園
翠羽啼巻追昔夢綸衣和雨立黃昏
巉崖直上雙飛鶴茅店難驚寒半掩門
憶得去年風雪裏江南石已對霍蒋

菊潤醉翁亭民石世釣 即傳教之史官吳師

東地和靖陳起陳竹眞方唯愛放翁程梅窗山谷

莊點山林處士家孤標鑿々壓群芭
巳斷西子粧樓曉風動妲娥寶髻斜
嵐氣欲飛山隔岸生香不斷橋交卷
有人問我生涯事爲說吟詩兩鬢華

曾宗旦石舟徐楊山城詞箱石曼卿東坡

峥嶸冰雪老年光的礫氷初出短墻
池水倒流疎影動寒枝搖落暗香藏
數點疎花人未見倚欄偷舞白霓裳

楊文秀李鍼和靖孤山圖見詠之愛集十二

休嫌茉莉非吾配善報梨花不解香
玉樹分明照又流何人把酒慰深幽
如焚古鼎龍涎灑疑是佳人孤白裘
誰與雅摩伴幽獨遠如何遜在揚州
他年我若修花史要放梅花一段

周柳東坡玉蟾潘邠老林季謙子美江奎劉仙倫

輕寒瘦損十分肌微骨清香蘸水枝
摘索又開三兩朵蕭疎別是一般奇
動搖臘信隨征使裁剪春風入小詩
春意自知無主惜從教橫笛月中吹

東坡笑人簡齋劉子翬石屏徐照山谷黃庭堅

酒醒閑行小徑深梅邊春意恰相迎
偏憐雪裏無雙艷此是花中第一清
寒歇但傳東野貌前身想象素娥精
人間絕品無人識莫怪雖騷不着名

臧梅閣合集劉翰仙梅屋圖成和靖吳村

背抱孤心受雪降天寒猶有薄羅裳
人生有酒須當醉世上無花敢鬬香
幸不折來傷歲暮春直須到此占年芳

寒香噴得成詩句勾引詩人費品量

紫岩東坡菊禮華岳千葉半山秋崖石屏

絕艷元非着粉圍不隨凡卉競凋殘
定知深院黃昏後多在青松白石間

嵐翠濕衣雲葉曉雪花當戶戰枝寒
傍人問我詩成未字推敲不用刪

誠齋廬祖南無逸姚台工部劉尚佛會間陳給諫

枯枝頓頭眼擘教尋芳因得過溪搞
一笠知已林和靖晚歲論文何水曹

暮雨自歸山悄悄行人相對馬蕭蕭
從來愛物多成癖紙有梅花記得牢

張秀臣承杜環溪劉元廣李高閬仙謝李洪稼止叫

任是霜凌不變心風饕雪虐長精神
吟詩寄與蒼苔外冷藥疎香滿窻收

自是孤根耐暖地獨殊群艷占先春
三郎見此應傷感屬國歸來雪參差

李清臣君仁柯森民趙伯成李誠夫趙庶夫吳材仲甫

秋來春晚二三月閒訊江南第一枝
玉笛淒涼吹易徹土鋼純素貯偏宜

晴牕盡出橫斜影坐看庭花日影移

私淑祝陳公張藜半山曹景綸陳簡齋公

依然相見故山傍老眼驚看意自傷
幸與松筠相近歲不隨桃李鬬新粧

同心不見昭儀種入骨濃薰賈女香
獨鶴一聲山屋冷倚欄人政爲詩忙

野堂林子儀時人黃老侗齋山谷雪巖水崖

天下有卷無此清小窻收拾作新吟

清香雅韻十分足冷蕊踈枝半不禁
併遣春風吹好句且邀明月伴孤斟
此時此景眞奇絶立盡闌干到夜深

閻朝隱梅溪花谷子美放翁東坡徐應秋侗菴齊

踏破溪邊一徑苔與尋陳跡久徘徊
雲漫隴樹魂應斷風靜寒塘花正開
只恐好枝爲雪壓留看疎影上牕來
花前獨立無人會謾使詩腸日九回

葉紹袁昭代名姬玉劇譜石屋初集趙松雪

竹裏人家竹外溪竹間璀璨出斜枝
誰知金重紅肥處正是花飛玉碎時
春事未容桃李覺眞香寧許蝶蜂知
自除和靖無知己見說梅花不要詩

曾生山東故國成杜東西羽翼秦越吳哲菊洲

雪後相看意更深謾將一朵插銅瓶
人生此樂須天賦歲晚知心唯月明
白鶴未歸春已老花花攜倚遍酒初醒
遠仙只說香和影不是詩家莫浪評

愛月軒白半不糊窗香淡淡影疎疎
雪邊玉洞華先老秋愛孤山處士廬
仙子只如花代謝春愁全仗酒消除
人細說吟邊事笑撚山花望太虛

魯嚴聯塵湖第

花滿南軒翠竹低人閒俗眼不曾窺
淡煙踈雨靜相對明月清風兩自知
尚有瘦香供玉笛未教落素混氷池
武平處士風流遠我亦兒嬉作小詩

張養文手書王程濟州和靖山谷無競東坡

茅舍踈籬月色新冷搖踈朶歌無春
天香國艷肯相顧玉潤氷清不受塵
心向雪中偏暴白開從霜後越精神
只恐素英欺白髮且圖清影伴黃昏
碧闌干外春風軟手折寒梅嗅一聞

楊補之寫梅子昂趙松雪鄧善之陳惟寅

雪逕玉洞華先老秋愛孤山處士廬
仙子只如花代謝春愁全仗酒消除
人細說吟邊事笑撚山花望太虛
洗盡鉛華見雪肌清香異質世稱奇
向來速老題詩處又是東坡覓句時
雪後園林繞羊樹水邊風月笑橫枝
人間萬事卷開落春歸謾不知

東谷方壺夏圭山谷張忠烈泉湖寺一

句引春情出死墻無人知處忽然香
愁連粉艷飄歌席亦要天花作道場
風約暗香臨淺水月明踈影媚寒塘
漩茶淡上堪惆悵可是無心賦海棠

趙孟頫墨蹟叢帖

不見梅花郤憶生芳時同此賦林逋

一花事無消息嬾性如今成野人

指和靖梅處士巢湖潛明紫岩于湖竹屋

道骨雖清不畏寒道裝宜作玉人寬

生無桃李春風面好作梨花夜月看

碩果寂寥生意盡寫玉肌蕭瑟粉香殘

濕雲不渡溪橋冷鐵笛一聲人倚欄

會稽山陰王敏夫章俊民元遺古詞盧鉞

但吟清淺橫斜句千載詩人立下風

技術已東公東坡方幼和晴同空閑竹塘鄭子元

脉脉悠悠倚檻情孤根何事在柴荊

素衣莫起風塵嘆檀暈粧成雪月明

失路漸知前計錯尋芳更待幾時行

只今剩作騷人句盡把梅花比玉卿

玉堂和靖放翁東坡梨舟山玉石屋

只嗾清香飽報儂子不愁詞翰子無功

粗心已作龍次吐粧面回看粉黛空

幾處酒旗山影下一川風物笛聲中

劉改之雪山秋崖吳菊潭

只有春風喚得醒江山有分眼終青

吟翁縱賞留春晚酒盞沙頭雙玉鞚

徐城守于美

夢思浴浦嬋娟態古斷孤山水月村

李縉謝春鄰性之石屏李山谷王逸朱敦真

冷藥吹香幾度春孤懷寂寞與誰論

從今拋李皆門士彈壓芳菲入醉鄉

尚有閑襟尋水石欲知春色到池塘

眼前開落人心別雪裏幾多風味長

酥滴寒英露滴香花爲句子葉爲章

梅花字字香 後

梅巖郭豫亨述

兩蕊三花露短墻久留金勒爲回腸
東君有意能相顧百卉含羞不敢芳
特地留爲滕六伴入簾偷學壽陽粧
何當共嚼西岩雪吐出新詩字字香

憧鶴俱隨處士仙天荒地冷幾經年
轉灣有竹無人處淡月微雲動水邊
大士定中蒙素衲天花散落金鈿謝
客來擬詠吟邊事驚見梅巖第二篇

霽色翻成一段奇小窻新月正相宜
蒼開花謝長如此春去春來可得知
少待微酸着青子要將眞色鬪生枝
老人終歲閉門坐始見清香無盡時

山北雲夜破夢紅開時先合占春魁
可憐蜂蝶飄零後屹立冰霜冷淡中
野廟向江春森乙荒城吹角兩濛乙
倘閒把酒尊前去已作高年白髮翁

殘雪斜陽獨步遲行行僮鶴靜相隨
故人坐隔月千里驛使不來春一枝
亂梅暴老面瞞是辭拔冷蘂賤新詩
悵人不識予心樂自有溪風山月知

岑寂漸禮獨倣逋一身盡書雪夜堂

未愁韋霽重肌。當先得春机半面粧
天下從來無定色人間一味有眞香
夜窗却恐勞清夢安自折瓊枝置枕傍

巢湖雪後訪元日龍竹溪草堂兼采擷雪裏梅花谷裏封

貌枯神釋骨權牙蕭索東風兩鬢華
甘與雪霜同冷淡醉看參月半橫斜
溪山冷落泥三尺水竹參差屋數家
自笑自吟還自得案頭搖落小瓶花

臨江東文劉先生溪東攻治若仁隱堂吉雲梁方畫梅

杖蓽行盡幾崔嵬墩藥商量細細開
白雪却嫌春色晚好風吹送暗香來
孤標不入千花畑立殘西日更裴回
爲愛君詩故花畑立殘西日更裴回

劉先生子美墓詩故

春風元自未曾知一兩枝頭點春供杏枝
酒債尋常行處有笭開只恐看來遲
和羹宰相調金鼎天上傳宣護玉肌
吟罷香銷爐篆冷月團新碾瀹花甕

巢湖雪後訪元日龍竹溪草堂兼采擷雪裏梅花谷裏封

揩拭爐寒硯試冰舍南舍北雪猶存
旋椎牡額添宮樣靜愛寒香撲酒樽
兩葦霜風吹玉樹一灣流水護柴門
閑中有意堪圖畫溪上無人月一痕

竹溪臨菜子湖雪陰菜菜水竹畫文麥吳可

凭欄小立撚吟鬚歲晚知君德不孤
月下精神宜淡竚雨中嬌韻越清癯
高唐神女蘭供澤姑射仙人雪作膚
雪壓小橋人跡斷莫將歌舞泛西湖

淡々梅花不要和世間顏色比應難
任渠凡卉爭春著艷自許貞心老歲寒
破鼻試從風處覺無人肯向月中看
辭芳且莫相矜笑但守平生一顆殷
白向深冬看艷陽肯因冷淡怨年芳
向來攲李渾無味莫把茶蘼浪比香
月冷素娥偏有態夜深青女濕微妝
無人揑畫無人賦分付梅花自主張

殘雪猶封宿草荄羅浮峰下小徘徊
花開花落春無恙年去年來老漸催
女堞未須翻笛調騷人徑欲築詩臺
望塵倍服那知此誤作唐昌碎月猜
折得新詩擬獻酬却憐清興滿江樓
寒鳥三匝月當戶長笛一聲人倚樓
風本不期吹客夢老應羞上老人頭
遲々欲去猶回首遠看瑤芳看不休

花骨從寒愛不支霜淺唱絕照冰姿
顏教青帝長爲主只恐朝雲有去時
幽興每隨流水遠暗香誰遣好風吹
老來尚費閑精力夜滴花梢露寫詩

東籬舍香蘸點句寒梢葉象自清真
人憐紅艷多應信天與孤標不受塵

[illegible]臥波千嶂雪小[illegible]流水一家春
六曲欄語歡相對時有暗香來覺人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玉女精神不尚粧曉風孤嘯弄霓裳
也知造物有深意而況笛聲堪斷腸
雅有風情勝桃李自緣紅紫性冰霜
東君若要分流品列作人間第一香

文湖集卷下　宋坡玉蟾葛長庚道號紫清翁秋江全

白負孤高鐵石心嗟魂未喊昔年清
更無俗物當人眼惟有春風不世情
疎影看來天愛畫暗香飽況是雪儲精
詩人已化羅浮鶴見說梅花恨不平

詠梅王臨軒奉天策府士登瀛學海之新頓

霰雪霏霏作凍天扶藜行盡幾山巔
已成白髮潘常侍自棄明時孟浩然
水墨畫圖春潋潋黃昏霜月冷娟娟
知君要見梅花老賤一片心腸鐵石堅

踈枝侶社金刀翦玉頰何勞調鼎鹽
不為調羹應結子等閑開落只春知

和靖林李端玉蟾葛長庚紫清翁秋江全

閑步蒼苔意味長寒林倩水幾平章
冷將隻眼窺春破始見襟心吐露芳
宿藥暖含風浩蕩落花愁對月昏黃
白雲留得清閑住受用此花無限香

詠梅石井紫府仙人玉笛吟秋月梅花引

庭槐霜飛木葉枯天教飛雪伴清癯
泪妃老立凍蚊背素女寒生金粟膚
寫於誰能如陸凱群賢還許訪林逋

且須分付丹青手畫我花欄覓句圖

丁請劉子翬東林李顯祝公[illegible]乃兵[illegible]

溪山春濃卷正開直疑冰玉作根荄
紆憐綠萼攙先去曾與將軍止渴來
素艷已應搖雪屋錦囊令喜助詩材
斷橋深處無人見三嗅清香當一盃

劉筒卿虛、紫岩張[illegible]來摩張安老[illegible]石舞

此詩眞侶此老清擁褐空齋得細哈
宵次盡空桃李氣歲寒非避雪霜侵
小巵雪水無多子明月家山一寸心
獨倚闌干意難寫一聲橫笛暮雲深

竹溪王[illegible]

一樹瓏璁玉刻成雪消風暖不生塵
已呼白面書生去未怕青腰玉女嗔

致清高唫不足冰紈生澁畫難親
去年人到今年老老醉花間能幾人

建張精甲先[illegible]半山[illegible]介甫參劉南錫

我憐貞白重寒苓一簇輕鈿綫淡黃
自入冬來多是暖不如伊處爲無香
幽姿羞揾嫵嫵女粉面瑞疑騎青郎
把酒老圃弄明月重來[illegible]杖屨且徜徉

漫叟[illegible]子[illegible]石舞後村[illegible]水[illegible]明[illegible]桑[illegible]王[illegible]華

高倡離騷伴寂寥貌瓊心苦槩鼠飄
曾教入夜月添白疑是經春雪未消
苦諫雪中逢使玉閨門外立班超
東風不管前溪水一夜吹香過石橋

後村閒[illegible]武[illegible]參[illegible]術[illegible]事[illegible]黃[illegible]名

青屋暑雲冷不知茅簷竹塢兩幽奇

晴金谷登襟日依約華清出浴時
朧月定知今夕恨春風搖動故人思
綠楊離語應相笑梵雪裏開老恐是遲

次 吳興趙孟頫子昂 梅南戴錄東坡

天與寒葩作婀娜野好自都輸趙倚樓
小詩試擬孟東野真態生香誰畫盡錫冰肌玉骨不禁愁
離鸞肝腎竟何益對夕催人自白頭

一在梢頭一在地半隨半疑殘月半疑霜
却憐群仙無限意不媚東風秪淡妝
塵世要知身是客老前惟以醉為鄉
宿醒未醒闌歌起人與花心各自香

清淺溪邊淡粉容素梢繁白玉細封
來尋谷口子吳隱去采孤山和靖翁
前驛迢迢波渺渺煙淡淡樹重重
憑欄多少傷心事盡在疎枝冷藥中

王注有吳興趙子昂梅花道人墨蹟

綿綿題詩不禁閒戲披綺語續老閻
香隨靜婉歌塵起花帶雁偃辟穀頰
憤作野人多野與夢隨孤鶴到孤山
吟成不敢高聲誦應有青蘜夜扣關

有趙子昂墨蹟宜齋詩集所

蕭洒春光綺壽陽玉容歲晚涉風霜
調羹莫作兒童語結子非貪鼎鼐嘗
自有松篁為伴侶看渠桃李敢承當
風高日落疎林靜細朶斜枝惱意香

深院藏春春不知悠〻短笛倚風吹
高人遺跡空佳句去子今年懶賦詩
雲破月花弄影人稀景靜雪消遲
敲冰自撰蒓羹辦水幾點飛香入硯池
清姿元不受鉛華坐擁紫扉綠竹斜
萬木尊為諸老行數枝粧點野人家
絶憐夜氣渾如水占斷春光是此花
詩欠推敲唫未穩閑敲石火煮新茶

玉蕊交橫雪後天今年春色勝常年
月窗書幌漏清影風弄芝香作端姻
錦袖姮娥爭巧笑練裙湯入文關清研
自唫自酌無些事知信人間有散仙
乞與雲霄洗俗腸和詩端恐不成章
斬新一句含風露薰作九天沉水香
人事自生今日意山盡是經行處山後山前兩屨霜
忍凍尋香雪裏行壓枝冰雪眼中春
年年歲歲老相侶冷冷疎疎蘂更句
豈有林泉邀偕客更將風月醉佳賓
曾須載酒孤山去疎影樓斜訪舊隣
孤窗殊方意自違故山幽夢憶疎籬
一千里路家何遠十二朱欄月未移

春色似人看又老流年如水去難追
詩家只恐和羹晚綠葉成陰子滿枝

張補陸倉所送徐十里友雅陳充拘越柏成杜敬
之李

蒲地飄飄吏斷腸恐隨春夢去飛揚
柳搖臺榭東風軟草撲玉缸春酒香
驛使不來羞管歌燕釵初試漢宮粧
愁塵說盡心期事幾處憑闌到夕陽

公登鸛雀樓用周詞李參張蔡聲樓暗兼王秋安韻

稍半點侵不堪細雨濕黃昏
轉強項月淡霜清欹斷魂
方士屢下金鼎永未成
一年春事又成夢愁紫愁紅滿故園

地藏寺東坡我崖故物閱於雅閣斯卷

湖山搖落歲方悲自恐冰容不入時
催笑紅芳誇艷治渾將雪點寒枝
橋邊野水通漁路城外春風吹酒旗
正似美人初醉著淡粧抹黛相宜

錢遵王讀書敏求記云孫宣公梅花字：香山于至大記錄作王幸夏字畫古勁
亦如梅之老幹丸枝垂影疎窗殊可愛玩近時仁和胡君珽寺五硯樓袁氏鈔
本刻入琳琅秘室叢書其跋云道王所藏元刊已缺　勾府世少傳本此本為怡
邸舊物即至大原刊帝基古雅信道王所許不虛也胡刻外誤頗多如每詩
標原作姓名今後皆隨所集之序次故一詩之中一人集至數句亦必重書其偶
未註出者則名空格或墓釘閒而拥到一葉連寫逕令序次混淆與人拘板
牾不合且莫辨遍註者為何句來見此原刊幾無從是正矣前集詩五十首後
集詩四十八首孫序言百首蓋舉成數　四庫總目作二百首二乃行字耳今
嚴本珪梅花百詠亦元刊與此恰堪辨合皆僅見之書也兩實冬臘庚午六月
二十三日東部楊紹和記于海源閣之　楊紹和印　彦合

一行七頁　甚注頗詳一覽　稱奇書矣

二行八頁　引白雲

后十三頁四行　沈遠

十五頁十一行　趙福元

十六頁四行　新新一集　十一行　不受鎮暗　十行　風吹雪堅　十一行　方士創成

十七頁八行　林季潤　九行　不受鎮暗　十行　風吹雪堅　十一行　方士創成

此本曾校最日期行偏録如右唯末有行胡刊作陳竹垚東地王梅公
私淑和靖劉南陽東建此本可稱善江之足不合當以其原詩注之

馬石田文集十五卷

（元）馬祖常撰

附錄一卷

明弘治六年熊翀刻本（四庫底本）

石田集十五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元馬祖常撰。祖常字伯庸，世爲雍古部人。居靖州之天山。高祖錫里濟蘇（原作錫里吉思，今改正），金末爲鳳翔兵馬判官。子孫用以官爲氏之例，遂稱馬氏。曾祖雅哈（原作鐵木迭兒，今改正），從元世祖南征，因家於汴。後徙光州，延祐中初復科舉，祖常鄉貢會試皆第一，廷試第二，授應奉翰林文字。擢監察御史，劾罷丞相特門德爾（原作鐵木迭兒，今改正）。既而特門德爾復相，修怨黜爲開平縣尹，因避禍退居。特門德爾死，乃除翰林待制，累遷禮部尚書。尋參議中書省事。元統初拜御史中丞，轉樞密副使，乞歸。至正四年卒。謚文貞。事蹟具元史本傳。是集凡詩賦五卷，文十卷，名石田者，以所居有石田山房也。其文精贍鴻麗，一洗柔曼臃冗之習。其詩才力富健，如都門壯遊諸作，長篇巨製，迴薄奔騰，具有不受羈勒之氣。至元閒蘇天爵撰文類，錄其詩二十首，文二十首，視他家所收爲夥。又請於朝，刊行其集，而自爲之序。稱其極盛而主持風氣，則祖常等數人爲之巨擘云。

故御史中丞石公諱田字茂康為
肅愍公諱禮第
肅愍公初以詮科舉於
鄉再舉於
禮部皆不第退而益自奉清約讀書
尚論古人之志慨然有
用世意
會
肅愍公以
河南鄉貢及會
試棋氣若
榜時
天子
公應
初非以
科目已稱公有文學
行義儒名公志氣脩
潔而筆力尤精詣務剗除近代
南北文士習氣追慕古作者與
魏文公遂元文敏公明善實相
繼沒先故其文詞簡而有法度
而肅章卓然成家其在禮部為
尚書在中書為參議在御史臺
為治書侍御史中丞在樞密為
副使累階要官自奉清約讀書
刻厲如於學者雖一話言不為
及以病歸終于家大夫士之聞
者無不悼惜嗚呼篆鍾編磬濮
乎其韻瑞璣遺璞粲然其光質
古而文益奇以之致達名之和
資佩服之華時務宗廟朝廷惟其有之是以
之上者也詩曰
似之公宜有
勳閥具國史及
誌與趙郡蘇天爵在
南北文士習氣追慕古作者與
魏文公遂元文敏公明善實相
繼沒先故其文詞簡而有法度
而肅章卓然成家其在禮部為
尚書在中書為參議在御史臺

知元多故為序其文集至元五
年己卯九月丁巳中議大夫御
史臺都事王守誠序

石田先生文集序

昔者仁宗皇帝臨御天下慨然憫習
俗之於文法思得儒臣以圖治功詔
興貢舉經羅英彥故御史中丞馬公
首應是選入翰林為應奉文字與會
稽袁公蜀郡窦公東平王公以學問
相淬礪更唱迭和金石相宣而文日
益奇矣未幾擢拜御史劾權貴人擅
弄威福遂罷相位久之其人再竊政
柄左遷公尹縣開平實欲深中傷之
公退耕浮光之野泊然不以介意權
貴人死復入翰林為待制遷宣學士
訓詰誓命温厚典則部為尚書兩司貢舉選士專求碩學

崇推黜浮至順天子親見郊廟祼獻
禮文多公裁定及為臺臣端重正大
百辟鎮肅議論廊廟有闡於治體一
時薦援皆重厚清慎之士公少嗜學
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讀文則富贍而
有法新奇而不鑿詩則掞式隋唐上
追漢魏後生爭慕效之文章為之一
變公之先出自
古部
世居天山
入中國數世官
顯嗚呼我國家龍興朔土四方豪傑
咸起而為之用百戰始一函夏干戈
既輯治化斯興而勛臣世族之裔皆
知學乎詩書六藝之文以求盡夫脩
身事親致君澤民之術是以列聖立

極屢降德音興崇庠序敦延師儒非
徒為美觀也至于仁皇始欲丕變其
俗以文化成天下猗歟盛哉觀公治
行卓偉若此則祖宗取材作人之效
豈第文辭之工而已雖然非此無以
表公之蘊公既沒其從弟察院掾易
朔出公詩文若干篇合天爵所藏共
若干卷請于中臺刊諸維揚郡學嗚
呼覽者尚能考公之行也夫
至元五年己卯冬十一月

朔嘉議大夫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
使趙郡蘇天爵謹序

石田先生文集序

文章何與乎天地之運哉元化之翰流神氣之推盪凡以之而生者則亦以之而盛衰焉吾嘗觀於禮與樂矣升降揖讓周旋楊觶之容屈伸俯仰綴兆繁瘠廣肉之節文之著也而樂由天作禮以地制禮樂不曰天地之文乎昔者聖人之以禮樂爲天下也治與運會文從而生焉世之爲文章者蓋亦有出於此兩之不及三代遠甚而其人之述作乃或有治古之風者幸而際夫天地之運之盛也趙宋鉅儒載道之書與歐魯王蘇數子之文君子於是有所徵

矣而其運往治弛則凡以文鳴者皆靡然若緒風之泛弱水起朔漠運符羲軒淳龐雅大之風於變四海士大夫爭自奮於仁宗時遂以科目取天下之士而至仁宗時遂以科目取天下之士而用之漼儀焉公伯庸裒然以古文擢上第聲光煜如滹河元文敏公謂其所作可以被笙弦薦郊廟天馬賓鼎諸作殆未之能優也公早歲吐辭即不類近世人語言古詩似漢魏律似盛唐散語得兩漢之體嗇謂人學入盛唐散語得兩漢之體嗇謂人學詩文固貴有師授至於高古奇妙要必有得於天吾未嘗有所授而爲之計所嘗師者往往爲近世人語言吾

故自知吾之所為者非緣有所投而然也蓋公以英特之資而涵毓於熙洽之世自決科以來踐歷清華至為御史中丞其所際者盛矣則其文章又豈錄有所擬而然哉國家且蓋崇禮樂以對天地之景運能言之士幸而際乎斯時則其所著當益有可觀者而美盛德之形容以昭天地之至文則亦有賴於若人之為者而公不可作矣淮東憲使趙郡蘇伯脩甫裒公文藁若干卷將鋟梓以行於世遠祓至廣陵乃使綴一言於編端伯脩在成均時公以監察御史試國子生得其所試賦嘗賞不置伯脩以學行政事致位通顯北徙以文知名獨不能忘昔之嘗知已者風誼之篤可以愧流俗矣祓先州人而生于鄙粤忝被中公以鄉事入閩歸而告諸朝之公卿大夫士曰閩中有陳祓者可與言文事也則公之為祓之知已者矣追念囊日與公晤言至夜分不休約他日還浮光為我信廬並石田山房慕年數往來相從令則不然乃執筆序公遺文於空江落木之間俯仰人世不知滄洲之趣也應奉翰林文字從仕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

皇帝聖訓東江杜作東
廉使蘇公臨牒治惟
士其歸而之以神益國家
云已文承宣使
陰雲之初自登貢舉中
[illegible]杜甫其書
[illegible]子杜門謝
[illegible]公佐
由是和庶物化以
[illegible]學以柳淳厚導
詩于御前謝維傳者
依原奏品例欽
見科舉之多實
行作[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卷一

五言古詩

都門一百韻　壯遊八十韻

贈客　挽林彥果秀才

舟中望郎嶧山　西方濛二首

讀陶潛詩　送袁伯長三首

貢待制文修撰王都可同賦壯卅分得色字　古意

齋宿太社署玉首

苦寒五首

古詩三首　春寒

錄因大興府公廳書事　送衛大隱卜者

擬古　田間

春雲

送劾度御史南遊

賦海月送彭君教授九江

王維輞川別業詩圖　新歲丁卯二首

飲酒六首　留別沂州張君仲

觀耕者有言

禮部合化堂前後栽小松三首

蘧草不除

六月七日至昌平賦養馬户

寄六弟元德掌東鹿　徐真觀納涼二首

端午效六朝體　初日八首

田居二詩寄元參議

飲田家留題　史館閒題二首

祖生求毋　題朱孝廉詩卷

擬古二首

奉和王儀伯參議龍門

問蕊

送別李彥方憲副之官　擬古

登都壯神山醉中題壁

種秫

王紹學同張學士壽掌官祠宿奉寄一首

送耶用可教授棗南郡　昌平道中次樂學韻

箱郊

廢居庸關次繼學韻

卷二

五言古詩

題畫卷

題南徳符山水圖
湖北驛中偶成
寄鄉友
畫樹
寄興化縣界
題明皇端箭圖
閒題
室婦吳
上京效長吉
祝州陽祠武當
題織錦回文圖
秋意
五言律詩
春行南郊
應制壽王少傅
贈王侍制
御作高宏不見踐緣堂
送之官許昌用諭南使
送人之陝省慕和韻
淮安路過山
李後主圖
送周南行之官池陽
何仲博見投詩堂
再賡前韻
趙承旨枯木竹石圖
上京書懷
息齋風竹圖
李夫人
蔡州妓
題簡天碧畫山水
寄家書

都城聚氏玩芳亭 春寒
送蘇子寧赴嶺北省幕
送劉侍儀祠祭北鎮醫無閭
謁告書懷
水韵贈紹學時利祷天賜貧宮
送董仁甫之西臺幕 送周南翁侍制
華清宮故基 靈州
宿運縣 呂梁
洒州塔 舟中
徐州弔蘇眉山 挽饒國吳公
過鄧正卿之南臺 送王伯弘平章
送侯廣秀才 泰元卿家慶圖
辛良史投少集詩 海子橋二首
秋谷平章生日
送符鎮撫之官
題仇公度所藏先世家訓手澤
泉南猻氏園亭
贈里人別同寄祖義祖烈
再過湖入閩二首
送光州陳仲禮知州任滿赴上

次元禮弟韻
送人自淮南賣田還江陵
謝紙
次韻繼學二首
贈可用中議祠星天寶宮
崇真宮西黎花
明日在羅中官園池自次韻
送可升法師祠武當山
送揚仲禮江湖提舉儒學
武當山道士贈行
送華嚴寺
登西樓
次韻繼學二首
贈楊洞天道人
題惠崇畫樹林
送張良卿御史迎翁萬戶死遼詩卷
春思調王修撰表情御二首
再用韻奉繼學二首
北行
寄舒真人
次韻詠石
送同年趙經清尹安陸
石田山居八首
送華山隱之宋陽宮
古城熊翁壽考
卷三
七言律詩
用樂天韻回效其體詠閑意
寄王繼學待制
壽郝大參
和張君清司農喜雪
寄隱士
送趙教甫侍御赴江西鎮
寄吳真人二首
奉和與屯都事秋懷
寄王繼學
九日在告

送徐侍御之南臺
題若蓉
壽故相秋谷
壽閑閑老人和吳養浩博士韻
壽中丞公
送忽都答兒著作祠岳瀆
和張蓬山司農韻
贈劉時中
應制壽趙國公
錢塘潮
書事
奉和新除友侍講見寄
賦王叔能宅芍藥
上京翰林書懷三首
九十三歲老人康盌居宣德府
送胡長史之浙宏
次韻王參議寄上京諸公四首
次韻宋顯夫
次韻王編脩送彭道士南歸
送杜時可四川提舉儒學
送王君實入還錢塘
題雙頭菊
送道士趙虛一利海岳
和繼學郎中送友歸越
挽何得之先生
過錢塘
追和許渾遊溪夜回韻
盖善長御史泗濱堂
贈陳王林道士
治高龍和吳用光字仍二并次韻二首
貢仲章侍制寵和次韻
高彥敬黃州雲山圖
盡古木
東平慈母
坐曹
寄弘長老雲山
送西臺治書張孝錫
龍虎堂應制
贈壺州道士
送蘇州卜者
奉陪萬僉英宗神御殿用韻
題道士山水畫
挽黃平山
贈內
王道士壽慶堂
送貢秀才還江東
送毛真人還山
贈都省掾金世用
貢院感學治書
治高龍和吳用光字仍二并次韻二首
貢仲章侍制寵和次韻
高彥敬黃州雲山圖
盡古木
東平慈母
坐曹
寄弘長老雲山
送西臺治書張孝錫
龍虎堂應制
贈壺州道士
送蘇州卜者
奉陪萬僉英宗神御殿用韻
題道士山水畫
挽黃平山
贈內
王道士壽慶堂
送貢秀才還江東
送毛真人還山
贈都省掾金世用
送杜時可四川提舉儒學
送王君實入還錢塘
題雙頭菊
送道士趙虛一利海岳
和繼學郎中送友歸越
挽何得之先生
過錢塘
追和許渾遊溪夜回韻
盖善長御史泗濱堂
送安慶路教王中夫
送胡右愚歸東陽二首
送客歸揚州
送王參政上京奏選
陵州留別二首
盡海棠
送胡震亨還檢
奏對興聖殿後
雜詠二首

挽劉自強
題李仲賓竹
和閻公宗昭李宇韻
貢院再用前字韻
陋巷 張旭士
送四弟元學南歸
寄蘭西岩縣尹
題京師山堂
喜小孫誦書
光山縣尹孔凝道作縣有聲鄉人爲圖
題四首
大明殿進講二首
過龍門
次韻吳上官伯圭二首
寄婺源政上舜
佛成一首
贈龍虎山
和王繼學廉使
送薩天錫南歸
過湖廣御史丑德
送仲章學士
西山 玄真觀偕后
武陵雜題十首
石城縣尉
送揚州方教授
寄王繼學廉使
送薩天錫南歸
題趙子昂畫竹
馬上
朝歌
山水圖
次韻李行齋集賢二
次韻李行齋集賢
龍門
次韻經學提舉范
吊王儀伯友亞
送宋總夫南歸
送虞伯生博士
次吳真人梅花韻
寄贈揚州王錄師
野興

卷四
五言絕句
雪中登都城西亭十首
題岩屏隱士
題四皓圖二首
望岳亭
閑邊樹葉上
李夫人畫竹
桐江
墨竹扇頭
謝杏
李陵臺二首
畫鷹
送客西歸
黃河
貞節馬氏
龍眠十六賢圖
四愛圖崩蓮菊梅
題王氏樓二首
七言絕句
僧院蜀葵
題趙子昂畫竹
馬上
朝歌
山水圖
次韻經學提舉范
龍門
次韻李行齋集賢圖
次前韻四首
吊王儀伯友亞
送宋總夫南歸
送虞伯生博士
次吳真人梅花韻
寄贈揚州王錄師
野興
送仲章學士
西山 玄真觀偕后
武陵雜題十首
石城縣尉
送揚州方教授
寄王繼學廉使
送薩天錫南歸
過湖廣御史丑德
題京師山堂
喜小孫誦書
光山縣尹孔凝道作縣有聲鄉人爲圖
題四首
大明殿進講二首
過龍門
次韻吳上官伯圭二首
寄婺源政上舜
佛成一首
贈龍虎山
和王繼學廉使
送薩天錫南歸
過湖廣御史丑德
送仲章學士
西山 玄真觀偕后
武陵雜題十首
石城縣尉
送揚州方教授
寄王繼學廉使
送薩天錫南歸
題趙子昂畫竹
馬上
朝歌
山水圖
次韻經學提舉范
龍門
次韻李行齋集賢圖
次前韻四首
吊王儀伯友亞
送宋總夫南歸
送虞伯生博士
次吳真人梅花韻
寄贈揚州王錄師
野興
送仲章學士
西山 玄真觀偕后
武陵雜題十首
石城縣尉
送揚州方教授
寄王繼學廉使
送薩天錫南歸
題趙子昂畫竹
馬上
朝歌
山水圖
次韻經學提舉范
龍門
次韻李行齋集賢圖
次前韻四首
吊王儀伯友亞
送宋總夫南歸
送虞伯生博士
次吳真人梅花韻
寄贈揚州王錄師
野興
送仲章學士
西山 玄真觀偕后
武陵雜題十首
石城縣尉
送揚州方教授
寄王繼學廉使
送薩天錫南歸
題趙子昂畫竹
馬上
朝歌
山水圖
次韻經學提舉范
龍門
次韻李行齋集賢圖
次前韻四首
吊王儀伯友亞
送宋總夫南歸
送虞伯生博士
次吳真人梅花韻
寄贈揚州王錄師
野興

御府馬氏
即位予劉宗道等
鎖院獨坐書事
南城二首
劉伯宣哀挽詩
慶陽
洛中二首
七夕舟中苦熱
春日即事
歌風臺

送吳屯遂素卿河南定
送胡古愚還越其父之詩跋
題貫氏卷
龍眠畫馬
閩浙之交五首
跋扁頭部隆驥書圖
雲坳亭
和王左司韻三首
上都翰苑兩壁圖
題左司帖郎中扁頭
與猶子山郎中
送文華甫入蜀省落
驪山三首
河湟書事二首
戲馬臺
題携壺圖
集衆王二學士詩
過故相宅二首
題水仙花圖
孝子徐生卷
桐廬縣
出都二首
趙氏宗室畫水石
贈王左司二首
調維學左司
獨立
題華嚴曾菊軒
泛焦德元二首
送侯出亮
五月苦熱
弘州孫同知禱雨
李伯時陽關圖
貫閣侍郎父監宣城禱雨應
驪山圖
貢院次曹尚書韻四首
第一場觀進士入院

題道友舒貴和扇
流鶯
沛縣水村
雨霽
罰道士歸儒
蒼題三旦八歲御書
丁卯上京四絕
和府書事
送盧山周道士
贈道士謝草池
溝居士施飯
駿馬圖
殿試和李泰政韻
宋高宗書光武廢田園
署雨
淮上初見吳牛二首
官曹供冰
題柯敬仲乃父手
畫牛二首
贈故人
春風御馬圖二首
蒼璞圖二首

贈温迪罕平章致仕二首
昭君
題墨竹
寒林積雪圖
道士階下生竹
鶴泉詩
代悼已
次二泰政延福宮韻八首
宿祖商閣題二首
秋禽送客
到家
宗徽宗畫蟹
送王秀才南歸
吳宗師送牡丹二首
題墨梅
楊村
雜詠
姚子中墨竹
舟中送平同知朱縣丞南歸二首
戲答王總學
絶句十六首
閑題一百
薛玄卿華山隱二馬士
尋答薛玄卿并謝墨二首
李老必
孟陽逸士
載酒堂
訪柏堂宗師不遇
寄吳宗師謝古篆
次韻王總學二首
明月亭
題吳娃圖二首
雜賦四首
題道士彈琴圖
贈盧應奉
寄王總學
題舒真人鶴峯
絶句三首
盡吟
元日應制萬年歡
南方貢客詩
踏水車行
繅絲行
拾麥女歌
古樂府
河西歌效長吉體
垂綸亭歌為宋誠夫作
老將行送劉宗道總管
淮南田詞十首
淮南漁歌十首

兩頭纖纖 五首
和王左司柳枝詞十首 和王左司竹枝詞十首
驚塞歌 北歌行
擬白頭吟 西施怨三首
車簇簇行 江南弄
翁抹宮詞十首 前苑轉曲
劇孟士盡山水歌 塵劍詞
漢銅馬武歌送蕭性明
反銅馬武歌送熊大古
楊花苑轉曲
擬劉孝綽歌六首
擬唐宮詞十首
雜言
秋江釣月
題大白晴碧圖
送艾伯蒼歸江西
喜知縣趙蔡國張公至
兔園畫圖
楊孝廉義高
六言五首
商學士萬里圖

公子行
贈陳彥仲顯雲辭
霞川
李仲誠御史萬竹亭
葉淡
聯句
秋雪聯句同袁伯長
鸚鵡聯句同王繼學
松鶴堂避暑聯句
睡
聯句
國陽
天岩解
九成宮圖
我思操
賦
傷己賦
悠然閑賦
感桐樹賦
卷六
制誥
遣奉使巡行詔
思州軍民宣撫使田晏恩加封河南王天人
太師右丞相封賜三代制
太保左丞相封贈三代制

送蕭性明歸閩中山水
畫清宮圖
華亭賦
送王天慶寺納涼聯句
檜竿嶺馬上聯句

平章事建迭兒封贈三代制
太傅尚書令封謚制　右丞按灘封謚制
尚書左丞相某封謚制
表箋
賀元旦表
賀正旦表
賀正旦興聖宮表
賀冬表
賀建儲表
賀建儲表
監脩國史賀正表
賀立后建儲表
賀建儲箋

青詞祝文
詩等官設醮青詞
祭星祝文六

卷七
章疏
請慎簡宮寮疏
請量移流罪
彈大都路拯管范澤
彈中書參議孛羅等官
論行中書省
彈右丞相帖木迭兒
進千秋記器名等二

卷八
銘
致簡堂銘
書銘
名字銘
遠塵堂銘

心善堂銘
王左丞德符堂銘
[illegible]
[illegible]德堂銘
[illegible]齋銘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策問
會試策問　凝齋進士來問
題跋
書雅太素彈琴詩序後
跋吳子擊碁圖
記御史臺題名後　題松巖事稿卷後
題簡齋墓銘　跋趙昭磨崖墓銘後
跋蕭東堂詩
記
周始縣重建縣治記　小石山記
留侯廟記　今日名之三集一集　八九
小圃記
聖清廟記
禮部合化堂題名記　察院題名記
州判張君去思記　蔵中司題名記
上都翰林分院記
順學齋記
卷九
序
送劉文可之官汝州序
送李公敏之官序
送高富卿學正歸滑州序
送王夫人貞節序
送雅道元序
卧雪齋文集序
楊玄翁文稿序
送雅號參書之官靜江詩序
送簡管勾序
送吳養元管勾還家省親序
卷十
碑誌
大興府學孔子廟碑
光州達魯花赤烏馬兒去思碑
光州孔子新廟碑
光州固始縣南岳廟碑
勅賜福州南臺石橋碑銘
卷十一
碑誌
勅賜婿給林學士杜文獻公神道碑
元翰林學士元文敏公神道碑
李氏壽桂堂詩序
王夫人貞節序
風憲宏綱序
周公善文集序
梁氏壽慶堂詩序

勅賜贈左大臣菅公神道碑
大元贈中奉大夫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張公
神道碑
卷十二
碑誌
致仕禮部尚書郡公神道碑
金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趙公神道碑
勅賜贈參知政事胡郡公神道碑
安定郡夫人王氏墓誌銘
故榮祿大夫大司農卿郡公墓誌銘
濟南安氏先塋碑
朝請大夫大名路治中致仕馮君先塋碑銘
故朝請大夫禮部郎中工君神道碑
征行百戶劉君墓碑銘
監察也祕監王君墓碑銘
故顯妣梁郡夫人墓碑銘
故禮部尚書馬公神道碑銘
神道碑
桐鄉許碑
附錄
節婦高氏傳
傳
忠肫傳
王氏傳
石田山房記
馬石田目錄終

霸州長忽速剌沙君遺愛碑
頭赴梁郡夫人楊氏墓誌銘
卷十四
碑誌
勅賜太師秦王佐命元勳之碑
勅賜太師太平王定策元勳之碑
故貞節贈宜國夫人薩法禮氏碑銘
卷十五
行狀
資善大夫大司徒商忠肅公神道碑
資善大夫中大夫湖廣行省參知政事董君行狀

五言古詩

都門一百韻用韓文公會合聯句詩韻
詩中有字非故也元和五年八月作

返躬揆來朝奉身寡惟慎田居水春碓城宿霜鳥梧凝塵尚凡宴幽賞任飄泊行歌鮮同歡起舞真獨作風詠氣頗雄攀躋力或弱撝本植憧蔭配石掬歡惡心恥婦女仁志薄游俠諾枝書揚雄官入秉卜式辭娛情悵籥弄失意破蜂蠆佩顧侍殿陛紙牘宴郎閣每星河援駑駘賤婢占屋鵲上書額封神監祠議等約

稍衰子何能懷稼我所惟英名襲連炬書籍射魚鈴造謁每恭然循默譬決若組繡紅樓連畫檻翠色著鄉雲暮色屋瑞雪塗郭郭羣儒脩麟經諸將宣約畧請劒斬樓蘭侍徼俞印符賈區紫貝鬻酒壚銀罍鏤鉸刺給劉站郭索蹶跳縛水戲鬬魚龍山鬼獻赤螭東郊買鬬鷄西市鬻大狗雖兔徐蹇步迷所向紅頰者

為貢舉閱播類苞馮郭維文公會合聯句詩韻
未央曲采邑長揚市明級門堪飲飛頭虎毛刑官面瓜劇朝僚田居水春碓城宿霜鳥梧凝塵尚凡宴幽賞任飄泊行歌鮮同歡起舞真獨作風詠氣頗雄攀躋力或弱撝本植憧蔭配石掬歡惡心恥婦女仁志薄游俠諾枝書揚雄官入秉卜式辭娛情悵籥弄失意破蜂蠆佩顧侍殿陛紙牘宴郎閣每星河援駑駘賤婢占屋鵲上書額封神監祠議等約

為貢舉閱播類苞馮郭維文公會合聯句詩韻
未央曲采邑長揚市明級門堪飲飛頭虎毛刑官面瓜劇朝僚田居水春碓城宿霜鳥梧凝塵尚凡宴幽賞任飄泊行歌鮮同歡起舞真獨作風詠氣頗雄攀躋力或弱撝本植憧蔭配石掬歡惡心恥婦女仁志薄游俠諾枝書揚雄官入秉卜式辭娛情悵籥弄失意破蜂蠆佩顧侍殿陛紙牘宴郎閣每星河援駑駘賤婢占屋鵲上書額封神監祠議等約

壯遊八十韻

十五讀古文二十舞劒品魁梧
裘粮上嵩高靈奇發天秘
空青丹銀品伏氣餌文貝
紫霞友朱鸞翩翩翔鳳鷟
崖見古刻應是列仙記
如登花界所雲雨蕭颯至余即蘇
村舍纍有類石真人每同憩壯臨黃
倖餞共泊酣飲後雷聲膝孤危衆易傾獨立古離卓
徒跣防毒蛇空拳困狂猘出聲乎零入舍厥主驚
海運知化鵬泥蟠見屈蟆門高譽苟龍才逸厲翩
遐接盡歌慷慨擲觴有興即騎行無定豈遑灼
祖豆觀捧讓覓介謂嚴酢風標孝涵水日幌櫻裏酪
鄴儁馬道震市醉羊屠醴軟德鈔鴈及稱藥勞引饒
從行採禹穴六月到丹筋亞峽與洞庭彷彿若指帝
三吳震澤區幼婦緘眉細唱歌攬人心不可久留滯
江淮達汶泗摩挲泰山礪聖鄉有已書求道心容易
童子操觚賦價重麒麟罰京國天下雄豪英盡一世
舜明爾文教秦甲飾武備馬跡見騰塵車轍聞憂轉
莫辨天氐起群雜并屋綴千畝開靈演馴象浴其汭
文皇招文學群髦試戰藝泊乎黜妻生言辭宦路繪
仁幸脈策死收拾在等第臚傳下閭閻恩澤承滂流
秦雲霞林塘都花照火齊詞垣正舒華吹竽獨無喉
銜筆御史府羞縮如牡蠣彈評則春秋點語失剖劂
閭俗西夏國翩過流沙地馬嘶苗菊根人衣駱駝毳
鷄鳴麥酒熟木梓薦乳薺俘圖天竺學焚尸取舍剎

沿淮建文四年秦山礦聖鄉有已書求遺六容易
九節菖蒲良貢誰充藥餌畴昔閉戶居眇讀未見試
三年不窺園自謂五經笥四十得俸祿僅可給羞饘
誰能薄淮陽不作鴻臚寺簡書畏懷歸弧矢示初志

安定昆戎居貪鄙何足貴返途惠邠岐原田表古畷
宛丘陶穴民艱難謀樹藝驟山築秦槐茂陵建漢蹇
秦雖悲故宮備材編清渭日入孤俚騎天陰蟠蜿蠖
温泉山津陽古尾識唐宇關河蒲山東華岳秋更霽
首陽餓夫俊霜露已憔悴鑄牛挽浮梁悅惚水所噬
晉俗震齒黃冀馬電蛇駛井陘坤維太行通象緯
煌煌日圖近赫赫天人瑞田舍植汶篁郵亭擷芙蕖
優游達化閒俯仰詠樂歲豈用百二險自乃十一稅
壯都亡時迺鹿肆浮雲騎宴鎬帳殿移拜洛周廬衛
品室山櫻繁川曲紅藥臧列陣救勒塞萬里靜烽燧

九節菖蒲良貢誰充藥餌畴昔閉戶居眇讀未見試
三年不窺園自謂五經笥四十得俸祿僅可給羞饘
誰能薄淮陽不作鴻臚寺簡書畏懷歸弧矢示初志
振鷺方振賢宴鴻忽垂翅感嘆對囊螢興言友荷貴
涼非廊廟顯與市井肆當曳郎陽裾頹擁文侯篋

留客

留客留客奈客絮紗絶銀觴已積翠幢柘方遮
劇歌時來飛清淚宴寢露庭泥蘚蔽風閨蔓窓紗
聯翩雙女貴未必女能露庭泥蘚蔽風閨蔓窓紗
魚泳文茂園禽翔高雲斜急樂諧金石清真沙烟雲

訪梵刹汲泉煎茶燒金鼎二記莊列諸心善者
兩貴丘園貴終然心匪遐
挽林彥衡秀才
女蘿附高松榮華凌霜柏持節固貞操光後
歿彼谷中人絲絢被纖縞生世間天誥理銘宜有玫
舟中望鄧嶧山
喬雲低卑孟波水流魚鱗掉舟返任齊川梁號通津
東望鄧嶧山六丁鑿嶧山靈品湧泉乳仙遊道踐軒
石隨若可食吾將託簡易
西方漸二首

魯郊秋已深西漸多蒲魚日暮積霧重維舟月生初
露下水禽宿雨意懿芙蕖獨花結楚佩宛若湘南居
又
東平西郭外船尾到籬根共款原田沒無愁邑屋翻
秋寒雲雨天晚日初昏野市飢無米流雛悄失孫
讀陶潛詩
伯夷恥粟餓原憲避穀死獨有紫芝翁一不失張翰
所以百世下風流激頑懦
送表伯長嶋潮東三首
龍角不知年常木生馬跡麟仕不如牛終當在公門
賤臣捐俸貊牽犢耕鶉曙

元宵賜天工太史綵帛有旨賜假同百官承聖代
綠爽旂常華藏禮典藻繪齊宮重沐居衣裳有
榜吏憂急沒足有瑋効乃知容臺貴終日趙豆肉

齋宮荷清華前榮畫方壺古礎石夫容日景射幻鋪
嘉木蔭長夏階草宜露瀦兵衛限蓋雜應給聽蜘蛛署
書省深嚴設吏視茅茨端居見博士希武衍庭除

樂工奏宮懸祭歌布濩功利官待英俊宣軒下玄雩
祝辭永善歲倚我稷與種種種及人鐵耜祀百禮洽
預云大社今樂職朝上公

古意

秋霜晝雙蝶凉綠透紅銷琴行翠袖精勝琴風鑑鏡公
子高宴集水閣芙蓉採來翕卅砂紅石窓春氷清歡情
光景冷壯志風雲觀所期國士知豈謂寒人招

苦寒五首

冽冽歲已安列列水氷堅光不烏鵲日夕鉄
鏡處南戶藏稜坐相懽端然成雜居念棒陽復
窶窶居重戶窗牖絕書帷穴地算石火持酒行永漏足
果日出光萬物待被施豈無陽和節溫序非商秋
人歎無衣須綈活弓猶廣慶端坐歌行鳴動心

南戶日成門居行客至 [illegible]
莫理絲桑意之趣乃一古人不可
日精非重光千尋無冬蛙募見照物功始覺陽進事玄
寒欲時滿衣被元氣温泉節有消息守此觀化原

報恭堂

青陽布仁德萬品含景滋人乃貴有報天施終匪私運
運春聲和寸草為生資郵觀孟氏詠載玫生民詩

古詩三首

總總夏鵬興翻至不能翻高飛揚塵沙候下滿戶窺庭
履對犯姓地出集堂宴淹留藉君子相與一聽鳴

弱馬不可御役駕路阻備石子頭峯確馬足無所投馬
之無所投顧隣臨道周何能乘黃鵠四海一日遊
凌寒視園蔬綠色承露采命婦自採摘終朝摘不盈拜
以充庖廚豈療飢腸鳴麥秋茲葉不炙魚肉腥羽嗷
歡喜雖中心念素餐

漏明始未闌 古道終造玄源會涉
世情沒真心有餘論寫持酒每自慰窮也得奇計載觀
始未聞餘 [illegible]
錄自大興朱公邁書事

南户日晚宜居狗道之
萬理難殊豈定趣乃一古人不可求茲高哉
日精恭至光十京施冬暄夏見照物功均覺陽道亦玄
宜於時適衣被元氣温泉鼎沸有消息宇此觀化原

敷春堂

青陽布仁德萬品含景滋人道貴有報天施終匪私遲
遲春暉和千草為生姿聊觀孟氏詠載弦生民詩

古詩三首

繾綣憂膓與簡至不能臨高飈揚塵沙候滿户寂寂
履對孤煙也集堂安淹留藉君子相與一時歡

石田先生文集卷一

弱馬不可御夏月多且備石子頭攀鞍馬足無所投馬

何能乘黃鵠四海一日遊

叶風應青陽喜教御南其輒生達向前厚意重盡代石
農丘感功純律日以勝云胡寒風來北土盡水藥阻沃泥龜拆横大疇稻事忽
過時誰其化敏得見吹律術無待迎陽

感律啓祥至元家我人竹葦動陽泥淪含春津
盡盛況如蜂賀

古意

施衆色仰公

春宴

寒泉深井水甚冷人多病腹痛
秋得大雨 城軍飯園北
急才薛勝民間和保初余
[illegible]

題解作者 題祝舜欽 詠舜欽

同壷雜詩 南雲歸心速東舸

擬古

深堂拂繁宴阿閣蔭廣路上有絃琴女文采被烟霧玉
食薦華豆酒飲瑠璃露郎亭浦貨士妻終歲弄機杼

春寒二首

二月七日先生文集卷一 十一

叶風應青陽義御南其輪生榮北植物民氣遂和柔三
農興歲功況溥日以厚云刻司寒神正月行飲猴
念湘東那復噤喔 一作 叟丈夫貴立志文字詎永久

賦海月送劉君發揆九江

江月照人近海月漲太清大地積微塵何能翳其明通
光儻陽耀除暉獨含精況宗朝夕馳呼吸成雲盈持救
煩玄造第類無遺晴影君恕起揮予以知言名

王維輞川別業詩圖

野水已不流野田已無滕日夕羊子岡孤狸上丘陵
人該為土盡墨飛塵凝雲餘古韻語彷彿金石興

新歲丁卯二首

宿昔日已能行年屬知非持身壯明時出入於
屠文學陵藻飾供脂草秩叙天維哺此鳥鼓飢
未改進步猶崖終違
歡歲時序改臭穿布陽和默默玄運交生物有歸羅天
望日宮光洋水渙文波豈樂其春服農祥頒無訛

飲酒二首

進士當盛明自謂非時才狂狷學文字無望為我歲二
者俱寥合終令智士咍薪旦已陽春當我聆持祓祖妣
在堂上小孫方雅孩俯仰見五世居生豈悠哉

簡編有真訣折衷無權衡黎庶有田疇中學書不窺閭隣舍
多賢出也寒之頌其身蹟則不蹟迹龍蛇果能伸棄置
飲酒陶然會大真萬物各逐性雜沓向我陳
祖母九十七堂上受封恩小孫初一周生之弧矢門吾
生豈不逐知足心不煩在昔田里中學書不窺閭隣舍
成抱飲恕不興之言於持稱庶鴻漸往太守軒今茲過
明堅絃幄寄詩論廖沃資皇則古道因以存時日得賜
酒觴向逸民

芳姓早森我得依不違親幸茲有祖母九十康強身我
情終不樂日思我親仁機抱兔水火少長俾知倫出入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壽六弟元德宰東鹿
我有六兄弟我長汝最幼我長守田廬汝幼侍親右膝
海萬里遠隨牒越閩嶠親慶當官清書坐冀宜教女
誦詩書夙夜猿文固不幸親妻子萬里汝扶柩汝兄兄
禮以教斬眼推乃汝走我自河淮南迎喪輔翁救寇哭天不
塵山朋裂屢鎮踏歸安桐鄉阡銘文手自鐫買石鑿石儀
古樂樹柏夾漢雙闕仰瞻漢存沒今茲霜露足汝今出作
縣我倘尚書遺戒汝憶親教公田代耕靜汝素謹禮法
口未見嘆史宜歌我詩無視我老諺憔悴傷民恫憲
忽兩莫閩縣政書考功同去聽山溜

石田先生文集卷一 四

祿真觀納涼 五首

夏早熾初暑炎炎不可當城陽有琳館松竹蔭牟旦呼
我良朋來滿咏谷岸幘蕭然忘世慮相對坐盤石

端午效六朝體

脩篁蔽芳林新荷疊芳池采蒲稷霧縷紗穀含風將雜
宛應樂佳端陽正歲時靜愛蘭湯浴灑以靖沸特淡忘
閒卓載楚船張水嬉江心鑄龍鏡好用照湘蘅

移梅四首

始遷樊下庭復晚爰原楚結根
華聰歲暮緑萼柚實事春陽桃李繁弱質獨已先遊情
幀宜賞乘置我石田北枝散餘霞苔先生碧鮮
玄冬陽已復仙葩綴瑤星階映碧竹隨風墮寒燈我
來刈薪蒸孤標南山陲繫築與素謹禮法
清本衆類色無光樊行徑未恐棄洗濯歸林亭
桂尊當庭陰當復賞清味遲尒自谷中豈復相娟媚冽
何凝寒飛下賢明翠

田居二詩 壽元參議

稻秀被原田豬水滿陂塘具我錢鎛器刺稻創牛陽周
垣無不完南東植桑柔欲以條枝發向日欲喬張衆草
還羊以朝雉雊陽岡始已荷蓐去取盡城邑傍敢辭作
勞苦但願筋力強

上馬作將軍下馬作悴士服實有勞能本理更貧貴誰無
朝列公卿田稅豈十二州里刻符竹二千石銅印章
凍餒愛未可悅親志親志在榮步祇養乃始貴為詩獻

依依秋夜見拾歲

初日八首

初日照我村我樹日華滋種藥綠陰合四顧繞曲枝成暑熾煩歊其中有涼飈成林蔭千畝棲息任所宜

初日照我墻俄墻無文坊周遮限奔逸環堵存屋隅聖堯憂逸豫飯糗飲菽漿此生其樞

談囊土惡逢暨飾機如春鋤戒勞歌樂此生其樞

初日照我屋我屋受陽光寒暖順時令風雨謹蓋藏棲遲無文飾折桷取材良聖亦善居室苟完斯爲臧

初日照我書我書在東牖赫矣先聖言天地相永久泰山喜身修一然

初日照我書石橋關千松髮永邵翁綺皓世壽人文待茲成老死學敢後

初日漁我田陂水方滿塍既欣釋耒耨復愛嘉木蔭伏枕北山行好好歡高木見欽欽榮常言榮乎世

腦慤酒食敦賽歲事成告僕纓尔私先可愉王征

初日照我車我車不濡輪泥潦即不出早復遊埃塵當軸駕一馬宜彼原風乎下澤非所慕朱卅亦非情

初日照我池我池水波生芙蕖羅紅影黃鱗蔭綠荇魚相浮游鳴鵜再新聲雖無管與樹足自娛書情

初日照我衣我衣多陽服素紈當暑裁冠帶自閑逸

病得退歸持此修君禊范王宇宙內被體幾完況

飲田家

一田家酒初熟邀予坐雞供伐俊[illegible]

長安書雲士任俠日娛將千金為人壽萬金買名姬小
舊拜部官女婿與舉侯出入意氣豪歡樂不知憂銀杯
萬海品羊酪乞蒼頭生蒼蠅逢承平世死葬昆侖丘

遣別李秀方憲副之官

昔在翰林日與子同官聯出入文史閒萬事雖未玄飲
酒學士家走馬大道邊各不識時貴浩氣超八紘今茲
兩鬢斑短髮減被冠暌違諒不樂況屬持宰八州多
疫疾窶吏爭捉奉擊持并煦嫗政務無全期子上報
政慰我心懷

登都北神山醉中題壁

東方丹藥田人已千歲清嘯響山谷幽姿媚松檜白水
復北流南與眾川會開窓日沃野千峯儼相對自是山
林樂何但官爵貴田疇青泉里社日相慰詩成帳如
失天風過衣袂東望郤衍廚盃酒可遠酹談天劇當時
古屋尚彩繪騎驢獨歸去人世空一喟

種桃

紫燕尾涎涎巢泥落燕去不知處明
年春社時又來哺兒不問主人誰還可巢門楣

擬古二首

日轂麗中天重陰逆大光甫田滋以粟嘉谷岐穉生
貧賤牧益鞭策事文法河吹杜士防
驅車上疾坂六馬汗滿鞅解放下急龍百夫才能留徼
檄有逋慢無用卜筮謀車遲戎馬入意氣亟歡樂不知憂銀杯

七言古詩

題惠崇畫

龍門千尺梯桐樹多在石崖懸絕處上有古巢生鳳凰
鳳凰棄高山水長吳蚕八簡白雲綠畫史落筆光陸離
江天萬里莫射鷹春草年年出水中胡雁岸

所過

張良廟前流水聲歌風臺下曉鶏鳴行人舟中寐復起
斗生赤欲成功名白髮可憐仗劍從赤斗祿若浮雲屢
樟林看劒獨長嘯萬里朝雲見晴木

題高德符山水圖

青南山君畫山水幅綿尺千萬里古木擎枝陣鴉鴉
蒼石斷裂蹲虎踞路斜應有仙人室樓閣悵望雲氣入
翰墨贈之終丹碧笑答峯高觀海日

住安路池山

淮南落葉秋山空淮岸梅花發白魚初下酒紅米
十里風門南飛鳥吾生欲向淮安居更開池山好田舍

羅足齋浪筆歌不問朝家求聘車

湖北驛中偶成

江田稻花雪好春浦中蓮子青復青楚船初龍來晚

送周南翁之官池陽

霍枝非無綠榕集仙書廠秋況ヽ九華山影墮酒醒
便欲起拖青楓林青楓林高霜後葉來往時開坐城樓聽江笛

盡村

寒林催暮風雨攻鼈龍鬪雲磨石根戰壘防秋鹿角初
長笛浮江下蜀門憶昔馳射吉楚原夜觀野火燒楓林
高堂醉酒看畫幅移教薩雞李我心

何仲博家挑燈

我有破屋近烏巢水波春雲拂塘場第兄三年不得見

次晉空曙銷水日京都王門可要稱馨峰翠石相揶揄
路旁銀河下墨池盡寫狂歌滿畢柱

宿興化縣界

去年七月淮水裂獨乘扁舟觀禹跡今年七月天又雨
雖馬南上聞嶺石蹉跎歲時易老大項二苟祿慚莫述
白髮山中抱孔經會見青蒼下其乙

再賡前韻

蒲田颶風秋更發山寒天暮見虎跡夜起繞床聽簷溜
又然雲中龍出石我行園南王事急文字豈為年拉述
每嗟莫救黔婁飢碧徒方士利太乙

室婦嘆

南陌日長春已半兵戈猶寒室婦嘆出氣室婦尔何為
汗衣廣業死東鎌記暖無憂樂以嬉乃此屢嘆侍有私
室婦泥回首復咽食餌秋良馬足過近聞官家賑貧民

石田先生文集卷二　四

雄保諸州已投一作指一作賽翁姑帶索行景之弱兒夫爺夫
失妻衣裁村空野樹搗部屋鬼斗微風吹忽死莫作盜賊徒
大府星火符來應期聚察錢買餅飼公卒書券質田問
鄰主怒雖憐悴不易救誰實為之俾無養鳴呼吾人痛
初書志死莫作盜賊徒君不見蒼龍乳虎有可薪何但
歲凶人化鬼

息慶風竹圖送上平山隱

往年家住賀監谷井實之南義如泉光風微彩灑生細香
昆吾寶刀削秋玉石衣上水館夜雲空下深靜
林館除臺九天近夜寒望碧聲聲斷　萬斛蒼烟鬱江扇

二紀彈瑟湘市果簡蜀亦堪古墻石壁枝令誰取
洞前歲晏水為洪摩木鐘鼓管他年侑帝籍

上京效李長吉

新秋雲先簫盡羅宮衣侵曉著吳娃楚娘作團扇
永興鳳華明珠絡撒花藥紫風雨香三十六盤天路長
南都北都望行幸千秋萬歲迎君王

李夫人

未央天子香臍骨夫人不貯黃金屋水銅無光漏秋月
留得當年舊蛾綠珠臺夜促佩聲閑研沉雲叶寫沙泉寒

祝丹陽利武當

東鏡禹穴西龍門押虎豹子設魚龍中有武當神所宮
捫摩光采遠雲風參磚順入厚地裂環視百鎮真叢叢
丹陽道人紺髮古走馬赴來致天語迎祐天子聖明主
萬歲手秋作風雨

蔡州鼓鐘次崔公死自指作詩諷俗

鑄戈汝水永碧光收之左右百草芳紅蘭紫桂紀長篇
鉤翰鳥子田銀塘受清然葉小西家歌鼓萬事少
慈泥暴雨風景酣簫笛依稀有歌吹民女子鄉鄰始

春雲閣雨花泥少池上波平飛白鳥斷中河外盡天涼
蓮葉圖時匊到家

五言律詩

春行南郊

綠樹連城合蒼藤入澗懸作橋分野路眠竹縛浪船載
酒誰當客看花我欲歌陟岵故老笑語鳥神仙自鑿
浦萄井人開首宿沼鴈驚白鷗狎翻翔坐欣
時俊隨行喜妙年山陰知敘宴春服且雲如

固始縣南無住歲雪登眺令朝又讌來山禽鳴獨樹石壁漬流苔水
淺少魚亂天低鷹影迴春風吹白髮有酒且御杯

石田先生文集卷十　七

應制壽王公保壽者提身名愈茂侯若春殊孫梁
星極數多福臣工係壽王少傅

屬金無窮祁寒在建之堂晚景彌宜珊瑚生海石琥珀出松脂西掖清
陰到東朝暖氣私仁風初煦日化日自遲長詔衰路徵歌
山仙音破樂到乞言方有待莫去採靈芝

過文著作家

誰住街西屋文昌著作居茶甌宜客靜香帙覺予疎我
應搜佳句藜明夜半北極動星辰

贈王待制

雪樹明衣趨水衙公御導物華迎節旄啟晉拂天浮長
日高封事經年問酒壽已知花滿座
翰林書佐杜元凱戴綠堂
望代文明日時賢事業初雜言封邑屋秩比表田廬考
友晞今杜風流藉後予無時歌陟岵有賦叙閭居夏州
振統府條州補錄參文學宮民未還留翰林畫迎陸
俊猶北溫笑絕福五雲峰地近三釜壽自如我亦陳情二

陽外傳沈湎 旅子雲翰筆硯不去荷學祖大母頭疏
旅 十年為此日 今年一人路河外野流游

贈王眉叟真人

紫府門深仙籙新漸老菜子欲語復逢降
大化氣機自運元功不宰在建之堂晚景風和物色新
風白樓於簡二青鳥時吟興轉長三尺瓊童侍六經已知
長次應堪讓駐功名誠愧退官閒珠璣上國榮懷服
興到高德馨忽寫新詩贈下杜韋蘇星鄰諸翰騷酬
堂念將鴻筆手仙性枕樹夫江汀

贈王待制

雪拥明街桃冰塞合御溝物華迎節換曾拂天浮長
日書封事經年問況蓍已知花媚好惜汝獨重游

翰林書佐杜元義戴經堂

望代文明日時賢事業初雞人封邑屋秩表田廬堂
友婦今杜風流藉後予無詩歌陟岵有賦叙閒居遠
採統前春納補錦命又辛宮氏未還寫翰林書迎陸
悵猜非溫笑絕禍五雲峯地近三釜喜自如我奇陳詩
者誰云捧檄歌強來親筆硯不去荷犁鉏大母頭趴
諸嗟山萊警對中堅入路河外野沉酔

業文門總明溫終漸老菜子欲舞復逢降
晁顧方熊鴉為在遠近並
國 白樓春篇、青山吟興閒、釵
二尸海童信六旌已知會的
義次應憐露驚鴛衣裁錦復官踟應瑤鉾上國堂懷隔
照朝尚德馨為貧對粉鹽卜杜郭崔鄂南梢蹄蹄
堂念客鴻時雨回山杜鵑催
送王眉叟真人
江汀

秋暉上寒竹白鶴立蒼苔石洞松花落雲房澗水來弹
琴翻道曲指藥應猶衰別浦迎船急孤山看早梅

送人之陝省慕和韻

綠滯篇沙鷗鈔中原海鴎驅山泉未冷華岳村先於路
出分陽里衣仍桑子裏風流蓮幕盡君豈歎海留

伯長內翰與經學內翰聯句賦畫松清壮偉
龍倦體諸家祖常實不能及後塵也仍作詩美
之焉

吳翰冰絲白蠶封石髮青冰華浮鶴露戟景敲鶏芙刻
高風雲狀雕鐫鳥獸形哦詩經玉署集句壊珠經燁

舒光氣況く逐杳冥離歌三疊唱凱奏萬鈴聽蘭橈官
師在雍容舞廉江花春艷艷く山竹雪亭く白茨如塵
松深所似酒醒血回顏現珀杯有去對鶴鶴

春寒

歲序催人老韶華逐酒濃開筵應穀く閒声豈重く花
深小徑折齋廚竹筍供京塵衣不染猶將妬春容

春寒

春寒猶子疫誰與念農耕地底多生煖天邊正要晴落
梅和雪掌製柳見風簷為問催春鳥如何得使名

送蘇子寧赴嶺北省掾

雞寒鳴秋析龍沙列夜聲賜衣俱魯縞紿鉤盡吳杭野
井氷生夏寒天雪後晴藩垣資畫幕府正知名

送劉侍儀祠祭北鎮醫無閭

名鎮坤維左雄藩碣石邊當明親海日春媚秩河川塞
道遠沙磧郵亭過玉田騎傳徹嗅費羊毡亦有
皎人室應無虮虱船山椒雲物異天角斗極倘望美柯
官貴時清祀事孝視稽字感格錫福侍敕宣

謁告書懷

先子桐鄉地年來憶舊游山春花競發沙晚水潮流石
屋青霞夜藤床碧樹秋時身龍具在獨欲問吳鉤

贈鄰琴道士

苦竹到階深雲房豈易尋倚松聞琴韻
鑄玄塑曲瓊寇紫巖陰仙翁嫌我俗不肯坐彈琴

用韵贈王總學時祠稽天寶宮

玄關松柱深長畫客來尋撫石雲生手弄泉風滿襟鶴
巢連屋角蛤迹上碑陰須信利官美烹茶更鼓琴

送董仁甫之西臺幕

西南萬里地詔屬太行臺憲樹河無用險邦國亟須才堂幕風流美書籤想畫開

送周南翁待制

河伯朝宗日黃昏出岸高蛟龍分窟穴舟楫用波
濤聽

送楚僧隆公回旺葉屋遊與鎮雄黃氏

呂梁

天府河流北徐方勁旅雄青山開石峽白日看風濤星
宿光芒合坤維脈絡通船牽百丈醵酒酹陰官

泗州塔

梵塔層層出雲間見象輪金光動淮水鐘語答川神負
載坤多力莊嚴佛有回娑陶千萬億寫石刻銘新

舟中

蒹葭雲曲岡西引驚湍舟輕風蒸淚衣薄水螢侵夜
久江喧嶺秋清竹滿林閒情任飄泊到處欲登臨

紀昀薛宮漏聞天語容舡
壁畑露古蕾拙撫雨露備
華清宮故基
羣元人物盡茲地禹奉清
司惟名薛宮樹有春營過
臺州
羊入西何池歸心見夢餘
姉張騎馬高筆未識書清
宿建縣
河伯朝宗日黄昏一作塵出岸高蛟龍分窟穴舟楫開波
壽使者備陳名田旺業屋逃無錢誰貰女歲晚更嗷〻
呂梁
天府河流壯徐方勁旅雄青山開石峽白日看風濤星
宿光芒合神帷敢絡蟠吳船牽百丈醼酒酹陰官
泗州塔
梵塔層〻出雲間見象輪金光動淮水鐸語答川神負
載坤多力莊嚴佛有回堅陶千萬億寫名刻銘新
舟中
蕭薄營雲曲岡亟引霧深舟輕風燕疾衣薄水螢侵夜
久江窗瀨秋清竹滴林閒情任飄泊到處欲登臨

滿山遮路天高雨洗霞上負方拔世句驚多少

秦元卿家慶圖

天無榮良貴望家鍚類封恩老依上國官遠萬里

悅州文艷筆耕社競獲圖亭春梅映素野曲指輸今下

官依省諸孤書陣雁傳功誰表車蓋依此慎容

送符鎮之官

朱可投少保策金汝何多懋之今去意落日短長吹秋

塞吟篇江籍客子夢魂空繞故園外浪急猿聲不斷愁

海子行 古

朝鳥投虛谷夫沈鏡舒影圓雲度鳥波靜落依魚石

石田先生文集卷二 十三

幾角小庚銀河落水渠無人洗寒露為我姐芙蕖

南一業觀行人陽苑墻有時馬象浴不見神鳴劍穴

松秋深江船語石梁陣雁真可作擬賦說文王

我公平章生日

上宰論亦事中台作理隆承天恩決礼樂日照

治期名人多重會圖銀侯功小中地位第同

同年神策尚書別墅

樂石泉歸次淳共看落照鳴門洋上落鹿村鮮宅地蕭

句云把予貧管長吁孫書席煖錦裁鵝交客

外仙籍承家荷帝恩人間壽域同君王自養老何

蔡行營人投 還事元章之陝縣 元章日宰太常

周漢風流地即官出宰軍憂民思馨折去國想官

悠種樹連閨舍栽花近浴川春來嫌齊馬瘦春雨便行田

題子令使護煩行騎歇

婚里人別同年祖設

禹里天南地遠君似劉郎欲

樹思張儀借船歸時帳九弟吳還石田荒

再從浙入閩二首

江外淹留久那堪去復回水生客泛瀨日出候升臺
竜泰既至筠籠積顆寒春雲又成雨看雪落梁材
積雨關河濕令朝日始晴浮舸下夜擣覓酒近春城我
鴨將雛出牛羊傍母行獨憐無倦客萬里又南征

送光州陳仲禮知州任滿赴上

太守官仍貴王孫路豈踈欲驅君獨喜繁馬我興羞毫
上應朝請群公論汝嘉送行無酒尊歸去有書車會望
雲浮樹淮空雨斷霞鷹來猶為稻鷺下獨憐沙宗窮知
湖建祥金未鎮銅漢庭須賈誼徒被棄江潭

異將觀景物華秋風河漢閒枝

次元禮韻

白髮衰翁竹窗安正尔嘉田居門近水野飯饒灰
生千章木誰乘萬里槎小亭燒藥處依約是仙家

送人自淮南賣田還江陵

楚國方城外江陵漢水邊俊才多顯達高士亦留連濟
舜夫君美楊人獨尔憐水邊何似有紫鱗尚比有紅蓮歸覓
千頭橘行先二頃田相逢又別春水看浮船

再從浙入閩二首

江外淹留久那堪去復回水生客泛瀨日出候升臺
竜泰既至筠籠積顆寒春雲又成雨看雪落梁材
積雨關河濕令朝日始晴浮舸下夜擣覓酒近春城我
鴨將雛出牛羊傍母行獨憐無倦客萬里又南征

送光州陳仲禮知州任滿赴上

太守官仍貴王孫路豈踈欲驅君獨喜繁馬我興羞毫
上應朝請群公論汝嘉送行無酒尊歸去有書車會望
雲浮樹淮空雨斷霞鷹來猶為稻鷺下獨憐沙宗窮知
湖建祥金未鎮銅漢庭須賈誼徒被棄江潭

百花生千集卷一

四七

異將觀景物華秋風河漢閒枝

次元禮韻

白髮衰翁竹窗安正尔嘉田居門近水野飯饒灰
生千章木誰乘萬里槎小亭燒藥處依約是仙家

送人自淮南賣田還江陵

楚國方城外江陵漢水邊俊才多顯達高士亦留連濟
舜夫君美楊人獨尔憐水邊何似有紫鱗尚比有紅蓮歸覓
千頭橘行先二頃田相逢又別春水看浮船

祥延世配輪懺御仙日餘青燦接宿雜蒭拖連象綿照
重潤齋明祝大年步雲垂珮響舞幣織文解誠感將膺
祀神娛樂誠洞蕃釐歸帝書爭枯播農田

崇真宮西梨花

春日梨花下相逢把醼行香痕滿野白酒掌惜紅桂彩
動簫聲蘇東樹疫鵑共當持一醉莫待落華生

明日在雒中官園池次韵

帝里春光媚花前可獨行嶺黃團柳小石繞畫廊輕易
落波浮動數來鈎妬鶯起舞蝶風信惡明日樹生陰

送可升法師祠武當山

華芝三山益靈駁九龍車人喜仙官至雒水帝問降山
神馬出宛委佐耀朱蛇石髮松膏露天衣雨洗衣閒清
太和仙名牒玉柬花熙席羅星斗寶建兢效衆後乃
雪咏西閑集已約潭經魚若施達有兆宜歸（下佚）

祥延世配輪懺御仙日餘青燦接宿雜蒭拖連象綿照
重潤齋明祝大年步雲垂珮響舞幣織文解誠感將膺
祀神娛樂誠洞蕃釐歸帝書爭枯播農田

崇真宮西梨花

春日梨花下相逢把醼行香痕滿野白酒掌惜紅桂彩
動簫聲蘇東樹疫鵑共當持一醉莫待落華生

明日在雒中官園池次韵

帝里春光媚花前可獨行嶺黃團柳小石繞畫廊輕易
落波浮動數來鈎妬鶯起舞蝶風信惡明日樹生陰

送可升法師祠武當山

華芝三山益靈駁九龍車人喜仙官至雒水帝問降山
神馬出宛委佐耀朱蛇石髮松膏露天衣雨洗衣閒清
太和仙名牒玉柬花熙席羅星斗寶建兢效衆後乃
雪咏西閑集已約潭經魚若施達有兆宜歸（下佚）

祥延世配輪懺御仙日餘青燦接宿雜蒭拖連象綿照
重潤齋明祝大年步雲垂珮響舞幣織文解誠感將膺
祀神娛樂誠洞蕃釐歸帝書爭枯播農田

崇真宮西梨花

春日梨花下相逢把醼行香痕滿野白酒掌惜紅桂彩
動簫聲蘇東樹疫鵑共當持一醉莫待落華生

明日在雒中官園池次韵

帝里春光媚花前可獨行嶺黃團柳小石繞畫廊輕易
落波浮動數來鈎妬鶯起舞蝶風信惡明日樹生陰

送可升法師祠武當山

華芝三山益靈駁九龍車人喜仙官至雒水帝問降山
神馬出宛委佐耀朱蛇石髮松膏露天衣雨洗衣閒清
太和仙名牒玉柬花熙席羅星斗寶建兢效衆後乃
雪咏西閑集已約潭經魚若施達有兆宜歸（下佚）

祥延世配輪懺御仙日餘青燦接宿雜蒭拖連象綿照
重潤齋明祝大年步雲垂珮響舞幣織文解誠感將膺
祀神娛樂誠洞蕃釐歸帝書爭枯播農田

崇真宮西梨花

春日梨花下相逢把醼行香痕滿野白酒掌惜紅桂彩
動簫聲蘇東樹疫鵑共當持一醉莫待落華生

明日在雒中官園池次韵

帝里春光媚花前可獨行嶺黃團柳小石繞畫廊輕易
落波浮動數來鈎妬鶯起舞蝶風信惡明日樹生陰

送可升法師祠武當山

華芝三山益靈駁九龍車人喜仙官至雒水帝問降山
神馬出宛委佐耀朱蛇石髮松膏露天衣雨洗衣閒清
太和仙名牒玉柬花熙席羅星斗寶建兢效衆後乃
雪咏西閑集已約潭經魚若施達有兆宜歸（下佚）

予牆撫竹孫光榮休員暫歌樂鄉村

武當山道士贈行

幽居鑿石楹仙路接青城印字皆行籙授金樞度萬神
光無短景上壽有長生星斗何曾閣玄理夜半明

贈得之慶毋壽七韵

壽域資皇極天樞夾泰階樂生黃髮益錫福白眉皆有
毋辭數副日兒能結綢高年方美暢侍老屢興懷承杞
宿供食延賓使費釵擎絲猶故物形管賴吾儕蘭茲發
龍花明籍虎榜學書圖史備賢樓東修差手砍磋堂
拜誰令出施詔歌詩陳善慶勤字擬磨崖

石田先生文集卷二 八十七

盩厔山下過郝景文恭政墓

故相聲名遠荒阡松柏長地能終不夜天葉借飛光舊
宿駕車過新詩洒淚傷千年此山下熊牧禁牛羊

遠史正箭經歷之嘉興

宦華春滿眼楚客棹船歸花送行衣舞鴛從上苑飛等
鑑隨俸入奏筆掃田肥鈴閣文書少還知小吏稀

姚左司墨竹為賈仲車尚書賦十韵

江渚春生雨山樓夜有雲籜龍穿石錦節籜帶書法玄
王昆刃削素絲并剪分魚萃方問野鳳管已相招一作君
莫作宣房歌華澤文露零折鶴望慶恐堂焚影

似門未見影如雪晚閒載酒柴休負黔婁鼓樂鄉村

許右丞蘇道士祈感應

榮門先赤精索室持黃冠簫泰泠風至行飛苦雨乾市
虹難繫貫未耳可笑利朝旅祈年觀忘祠太乙壇嘉生
資五福衰徵制三盜魚鑿還陰宅蛟龍謝夏官金猿勢
活小粒食且搏小神事希蓋墨盡墨靈歸藉用闌車輸非有
角馬足忽生韵帝念愚吐病民歌法經寬祝祠期不繆
相國寸心卅

送誠夫太監祠海上諸神

今日丸三二集卷二 元

上帝崇明祀元臣扈有文內秉明香閣實注制幣出玄綸授
命陪前殿傳臚頌後軍酒清黃木廟魚然武夷君觀女
應四面天妃却下雲不勞風有隧猶翻楚無氣漕粟卿
珮還球谷清瀾寫蒼天映溟漠動氣細經龍戶編魚
賦氣人燒霧候時利光炯小宛空語欣欣鳴建建番舶
船門前乘魔龍畫畫拜洛歌賦不拾分越水琉璃靜閣
花業莉真伏波封更請宿所念華勳

次韻阿榮日錄作榮泰政

軍路青雲上居人市遠聞事鎮聞下界車轍在高山倚
馬才名世鳴鶴客過閩黃陵晴淮滿晚約同閒

和韻

野雲不肯出作雨瀑山溪聲謂說護風何如

池邊竹逕挿新度書帙秋熟

遣意

春和景明閴盤松水窗邨美佩容秋雨更留人餉

城營館樽堂倒角巾鬢愁不能遣勞素二毛新

贊御書雪林二字為趙伯寧中丞作

聖主敷文化臺臣得寶書方負河洛出次舍日星居為

盡州圻古義文物象初克勤資負扆辟啟賴儲胥王錫

非今所先光啓惠傳家恩有渥訓德義無餘浩浩永

華嶽廟李本綠山神因玉潤雲氣足龍嘘堂爽才尤

峻裁培力不唐明良須慶會動植樂舒徐春遇榮金甌

謳歌妃石梁賜徵吻下列聽拜舞階除

張元傑祠龍虎武當

宴筆芙蓉劒蛟舞翠幢祠官天北下仙扈日南降香

雨沾春隔霄風鼓夜江神來乘馬四使至戟扈雙宮宅

還同鬼箕疇郡為邦玄君明月珮王女白雲窓淑氣非

烟綾祥光屬燭紅西山通地脈萬竈給炊烟有村皆生

西湖　龜龍光地蟠寒山閒屐齒不到蹋蒼苔

水[illegible]
籽衣曾盤生天津[illegible]
分抄[illegible]仙翁許[illegible]
薦隙烟光靜虛[illegible]

題觀魚與不覺行聞竹林逕仁[illegible]包寫意圖

持練圖

誰產吾何取開水我留侯紆紅[illegible]
曲波[illegible]小花[illegible]
非因食魚樂不可留[illegible]
青折荷[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長城懷古處身在日華東水出靈山北地石穿九
鵬終自幻霜樹忽紅雲海鳴濛氣歸期杳靄中

項子虛錄師歸舊隱

黃石書難遇青松飯易逢山中霞盡碧海上日偏紅猶
種三珠樹新栽五柱松大年能駐景上藥可憂童塵隔
悲淳世仙成劉化工龍來應有穴鶴放更無籠及製彼
文錢琴倚火爐柯條華飛洞府素筵奏仲宮歌一盃酒
息慮心曠聽聰錄形吾體惡回尔問空呵

題惠崇畫秫林

下載生狹鄉平林隔曙光蜀猿陰十畝間鴛鴦千房不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太行東北去形勝自天分　黃船笑起千車軌朔雲不
通今復盛豪傑古稱山水窟　不作還山夢肉吟李白時
贈惠崇史風流打趁山川稱遊處千載有餘芯
王子不時俗遠山應恥塵挑燈同比夜把酒憶當時愛
戴常懸榻遠人只語詩買也今已缺莫負耦耕心
好去春山路詩瓢笠盡中得律繁芝客熙攘度前將
兩岸陳人遠人笑語窮乾坤皆古意人自不相同

詞臣白玉堂有才皆展驥此老赤松羊雲
海遠仙子八風吹應鴈行不須愁白髮正欲媚青光

古意在眉宇新詩應口成無錢賒酒得有屋畫人過宇
宙千年事功名一曲歌執鞭吾亦羨何如
閒道龍山縣城南十里餘人家依草木呼水繞梅廬
有似當門田叔結庵時當問田叔結庵時
能令音傳書富姓黃補天成五色何獨杜明堂

次韻咏石

北行

山轉逕無路溪深似有雲衣裳沾流灑鞍馬入氳氤若
村花凝晝靄庭樹帶春曛莫問桃源客金仙亦可聞
卓爭出處好與伴幽人　畑中聽天籟吹天畔見人耘草數期
誅茅歌採薇詩莫笑家貧投簪來處種榆扮柁有仙人
記琴無山鬼聞時趣勞聖主賢命名神君泉脉流堅骨

松留鏤縄紋剔（品象蟲（立駒群龍虎盤南石貌
休眞北軍井盤仍島（馬酒赤醴（越貢珠璣錯粛慎
箭筋弓粧徴隠逸斧鉞賜功勲俗已多羊酪民還貲
永積両餘雷萬長秋入地耕芬井邑聯山海倉箱溢龍
汾白鷹随雪鹿黄鼠掘田鼈太祖初飛御中原正溺焚
剣光明寒適簡影落嘗氣聖制開元極天靜震大警報
門方納禹圖鏡又牧負降生来御璽啓君自東紐只今
階祚物阜薛風薫學士工漢（中玉来御璽啓君自東紐只今
徳政合採書芸（
日先三上金華二
送同年蒲維清尹安陸
席帽文場裏于今十七年白鬚俱滿鏡墨綬獨行田鶴
翼知吾刺鳥擇覚汝賢高才多晩達未可嘆遅遅
寄舒真人
金闕来華蓋琳瑯集羽衣石回鐘乳冷茯苓肥紫香翻杵搗琴玉布機天低水氣
開長江地迥暗小房紅濕露花圍仙杳蔵
擬赤蟾桃萼勁維龍来還獨鶴
経術高周公飛利當陳古義
銅盤露未晞俗人那得識詩
集254-369

送華山隱之宗陽宮

江閣魚龍近山房霧雨多地清天不暑池曲水無波簡
錄迎書帶擬桃源錦窠吻吻學伴鹿宴宴揆經鵝養素
行編屢乘閑坐識蓑綠篇飡玉法一帙醮星料香地沉
銀葉衣裾佩紫荷丹光留海月綠景出松蘿醉憶泉溪
乳幽憐石爛柯神君擊練桂天女踏青莎迎客登山頂
學真入間阿洞簫吹遠曲雲紙寫魚歌予髮今如此君
心可柔何高壇見明月為我問滄羅

石田山房八首

甲子人愁雨河田麥已丹流肉猶療衆天遠村烟雜宿
客還沽酒王孫自飽飡更憐望面黑征戍出無期
積雨衣裳濕愁人足麥田泥將深沒鳥霧欲闇無火勞新畫家居老屋窄場根雜蛙蜊蜃蛤
光山楓製錦漢浦荻飛綿秫熟何妨酒來不計錢
鄰多野老求藥有神仙為客留山月惟天雨清林蔭
梯田鼓春迎社鄉乘花事月下多人作客窓
無麥夫何極吾憂隴畝空活民行至閭閈里茶
及兒膊熟糕蘇收口寫經兩除更名後到廬

作客何多意淮南即是家自幸蘿屋小不正當户斜書
嫌眠花熟詩來酒更賒春天雲嫵媚相對坐鳴泱
竟日無賓主山房一翁竹光浮書罷花藥颺春紅田
父分綠徑 作 隋傳乞鶴籠時行親杖屨未覺坐書空
淮南寫碑地先世有林廬花曙鳴山鳥芹春濯浴魚鼓
琴仙度曲逢客傳書朋舊如相見休嗔稽法疎

即中蘇公哀挽

慕門前中泣秋草九原深身世書盈屋鄉園樹滿林故
人多執紼令子早寃簪魯作陽關曲今成薤露吟

古城熊翁壽考

高年開八表志士遏千祺設郁蘭當幼歲莊菊滿蘼子
能知貧未忘舍飴但頌雍熙內吾民盡耆期 作

作客何多意淮南即是家自幸蘿屋小不正當户斜書
嫌眠花熟詩來酒更賒春天雲嫵媚相對坐鳴泱
竟日無賓主山房一翁竹光浮書罷花藥颺春紅田
父分綠徑 作 隋傳乞鶴籠時行親杖屨未覺坐書空
淮南寫碑地先世有林廬花曙鳴山鳥芹春濯浴魚鼓
琴仙度曲逢客傳書朋舊如相見休嗔稽法疎

即中蘇公哀挽

慕門前中泣秋草九原深身世書盈屋鄉園樹滿林故
人多執紼令子早寃簪魯作陽關曲今成薤露吟

古城熊翁壽考

高年開八表志士遏千祺設郁蘭當幼歲莊菊滿蘼子
能知貧未忘舍飴但頌雍熙內吾民盡耆期 作

馬石田文集卷第二

七言律詩

用樂天韻因效其題詠閑意

綠終車窗雨來稀卷盡圖中住翠微村北村南桑麻吐家前家後竹筍挺青櫬簇簇春犂屋綠愛荷盤夏勞衣更憶江天家萬里行逢僧子借船歸

寄王繼學待制

奎文畑く魏振旁一代詞臣屬馬揚天碧綾字齊誇涯水蒼玉動鵷袍光侍利竹殿雄聲幣泰對掘寂拜帝簷籍甚群華才更逸如何三十不為郎

寄郝大參

退傳歸來髮尚青角巾閑對老人星鳳凰池上雄松閣鸚鵡洲邊買竹亭留客只談三里霧見人不問五侯鯖漸無剡邸為公壽他日往莊南種筱苓

和張參清司農喜雪二首

剡船乘興使閑來不問樽罍樂日開春水起時寒欲盡梅花多處氣先催天街約清光遍雲幌依稀舞影迴已是盛年調玉燭京華傖客豈徒哉

萬木鱗皴凍欲裂曉雲一色望中迷紛披絨素拈花擲點綴琳瑯入句題有聲鳴夜鶴冰溪無影照山鷄

遊山仙容多清興閑日題詞墨猶濕

寄隱士

林下蕭然一高男可憐家計若為謀桃李蓮房給水禽鳴予兒貧依清朝日飛去生出誰記棄由不肯臣

送趙敬甫侍御赴江西鎮

日當時感才敵駟馬辭天又此遊二十八州當左轄紫千百里望前旒江明旌節文魚曜秋入衣裳畫鷁浮若見昔年徐孺子急須下榻問名流

寄吳真人二首

[illegible]

天北回風去馬輕菊市清景駐京裁書緑筆卿雲爛照字寒燈夜明簷鵲聲乾人問訊歸鳥飛慣客驚迎盤旋八月應南下夜聽銀河有浪聲

奉和御製 都電社 秋懐

雲河七夕巧雲稠 風露声清夜待秋月桂花飄左岸
山寒一雁過 筋子落東疏人靜幽林影 近窓砧杵急憂随南客問行尊

九日在告

青山到堂三十里庾馬不能閑一過欲趨重陽詩菊蕊
野趣落葉下岩阿南鴻帯雨秋飛急北谷来雷夜竹多
幽懐題詩遣野興何人勸酒與高歌

送侍御之南臺

霜蕊元然拂曙驕雙陵松檜識南朝 書應悦旅趨過

把酒何妨夜聽潮官芙當年裁錦繍時清今日奏簫韶
行観名對通明殿別擬題詩寄使軺

送王眉叟真人還錢塘

海上紅塵潮頭起来鶴亭島瞰雪堆白鼉仙衣分紫
緑筆洞府乞松裁閉留長日人間住獨侍飛雲海上廻
何事而今東去疾孤山十月早梅開

題美容

幹剣酣歌白日遅高情逸気見天倪石灘藻舞魚深派
花興春明鳥自啼船上衣帯蒼虹霽 川月清畫奩香轉坐聴東街馬過泥

雙頭菊

金盃色遠醉柚香秋雲如幄貯仙鴛寒生小磨迴鳳動
香入疎蘇聴鴨務結綬巧承西顥曲落鈿羞帯月支眉
青霜為我催揮涙銀屋何人悲別離

寿故相秋谷

鄭莫書帷満高堂韓國封圻啟故鄉鳩杖倚雲吟雪岫
風笙吹玉萬霞觴人間宰相青雲近天上神仙白髪長
豈獨壽星明子夜春風峯畔長琳琅

寿閑閑真人和吳養浩博士韻

桂影閑干宮雲軿試青金扉
太乙壇高夜気寒三芝八桂影閑干宮雲軿試青金扉
素霄飛水白玉冠竹雪珊々承歩樂松花拂々落衣軋
高真御氣仙宮應南極星騎五色鸞

寿中丞公

石室中箱開卿雲芝庭旌節照秦軍三珠樹茂仙官府
三葉莫生寿暦閒皎々素心従北雪垂々白髪灑南薫
太微光気明如水坐見壺鳥集夜分

送通士趙雲一祠海岳

三珠樹影映雲間萬里南天去鶴閑弱水浮舟求玉釜
玄都結綬繫瑤環吹蕭谷口雲遮路黄酒江邊月動山
仙子無心問塵俗手中空握五芝還

送[illegible]著作[illegible]
山長東觀著書[illegible]
河宮近節馬劇明行獵誦俗期逞使[illegible]
千里楚[illegible]承傳去劇人[illegible]

和張蓬山司農韻

蓬山高對石帘莊水碓飛輪日燒翁后稷官清共捻湯
社陵天近竹綠涼頭詩獨喜輕純素書笏重兵奉諸黃
門客揚雄賀嗜酒只今先有碧筒觴

和繼學郎中送友婦越中

蓴門東望海無波誰許山人問薛蘿翟舫春等留水第
鵁多處見京塵遠情頂筆裘云欲換漁蓑

贈劉時中

江海歸來氣尚豪應使公推推筆初令字筆裘
白髮賢妻井臼勞才大豈能期世用數奇還不救名高
公卿知已吹噓易咲我官卑亦可曹

[illegible]何得之先生

手織[illegible]日賣錢全家門住五雲邊伏生有女書堂在
伯道無兒世共憐杜市行歌旗爛熳西亭坐月婦婵娟
江微光氣今年閏知是詩隨過海船

鵁袍秋影動天鷁鐵湖草滿芙蓉少鄧縣水作潮來杜
鵁多處見京塵遠情頂筆裘云欲換漁蓑

過揚州

江海歸來氣尚豪應使公推推筆初令字筆裘
白髮賢妻井臼勞才大豈能期世用數奇還不救名高
公卿知已吹噓易咲我官卑亦可曹

[illegible]何得之先生

手織[illegible]日賣錢全家門住五雲邊伏生有女書堂在
伯道無兒世共憐杜市行歌旗爛熳西亭坐月婦婵娟
江微光氣今年閏知是詩隨過海船

應制壽趙國公

堂像如天念老臣訓林奉詔[illegible]
恩榮備宜將筍蒨八蜡節迎千室飲三公官貴一身貧
角巾野服林亭下正是耆英社裏人

過錢塘

老翁八十能釣魚記得江南亡國時騎將臨遠方棄西
羣王入海都緣旗過秦才子方頭心薛漢仙人豈淚垂
東觀史注班馬行乞書令古作元龜

錢塘湖

石橋西畔竹[illegible]閑日浮舟閱歲華金鑿慈雀開佛國
王分飛濕過人家風杉鵝下春鳴埜面樹猿啼暝蹋花
欲借菱田東此住東南更望赤城霞

過和許渾溪夜西齋韻

溪水連雲過竹[illegible]聲雲影共徘徊半潭[illegible]
鵁下長松客對閑直待月痕[illegible]石鵁還期烟色[illegible]柴關
人生[illegible]官高貴好向君王[illegible]越山

[illegible]事

伏蒲論事[illegible]何的髮而今更索何好去仙山尋種吉
敬湖帝心要鳥珂囊中舊筍書青竹篋裡新袍染紫荷
[illegible]湖田三畝宅南天春雨白鵁多

盆池　長慶御史洲演堂

山水千年碧似藍洲演華屋繞幾掛人從魯北耕春雨山自祖徠供夕嵐方印只今垂紅紐長藥猶獨近書帷少遲佳客源洲遠春裏題詩興未堪

和新除表侍謝見寄

周京寶鼎漢汾河建館何須丙穴接東觀橫經環辟水承明寓直賦巷門人間玉價連城少天上文奎左界多長日相思南望切義車休怕魯陽戈

賦王叔從宅芍藥

鶯粉分奩艷有光天工巧製殿春陽寢籠環積雲千疊寶筋裁密剪紅綃一丈長詩人莫詠揚州紫便與花王可頡頏

用經學郎中韻再賦

花入萬觀草映裙春雕紅玉百事分重疊艷寒浮燭拂拂穠芳曖撲熏爐燭客來追貴主結褵人去嫁夫君韶華未逐東風老猶著頭詩酒半醺

上京韻死馬隊二首

沙草山低叶白翎松林春雨濕上房通大苑長垣短屋映帝畿小橋六月微雷雨一行分背東高水漲又知誰書屋七月深宮夜九秋雷隱隱聞牧釘

送史館南之南壹

江東宛在閶門南宅府治書即坐談十道地重君先代

不仕宦至今傳河洒市材陳金鉉盛山自祖徠供夕嵐方印只今垂紅紐長藥猶獨近書帷少遲佳客源洲遠春裏題詩興未堪

和新除表侍謝見寄

周京寶鼎漢汾河建館何須丙穴接東觀橫經環辟水承明寓直賦巷門人間玉價連城少天上文奎左界多長日相思南望切義車休怕魯陽戈

賦王叔從宅芍藥

鶯粉分奩艷有光天工巧製殿春陽寢籠環積雲千疊寶筋裁密剪紅綃一丈長詩人莫詠揚州紫便與花王可頡頏

用經學郎中韻再賦

花入萬觀草映裙春雕紅玉百事分重疊艷寒浮燭拂拂穠芳曖撲熏爐燭客來追貴主結褵人去嫁夫君韶華未逐東風老猶著頭詩酒半醺

上京韻死馬隊二首

沙草山低叶白翎松林春雨濕上房通大苑長垣短屋映帝畿小橋六月微雷雨一行分背東高水漲又知誰書屋七月深宮夜九秋雷隱隱聞牧釘

送史館南之南壹

江東宛在閶門南宅府治書即坐談十道地重君先代

不仕宦至今傳河洒市材陳金鉉盛山自祖徠供夕嵐方印只今垂紅紐長藥猶獨近書帷少遲佳客源洲遠春裏題詩興未堪

和新除表侍謝見寄

周京寶鼎漢汾河建館何須丙穴接東觀橫經環辟水承明寓直賦巷門人間玉價連城少天上文奎左界多長日相思南望切義車休怕魯陽戈

賦王叔從宅芍藥

鶯粉分奩艷有光天工巧製殿春陽寢籠環積雲千疊寶筋裁密剪紅綃一丈長詩人莫詠揚州紫便與花王可頡頏

用經學郎中韻再賦

花入萬觀草映裙春雕紅玉百事分重疊艷寒浮燭拂拂穠芳曖撲熏爐燭客來追貴主結褵人去嫁夫君韶華未逐東風老猶著頭詩酒半醺

上京韻死馬隊二首

沙草山低叶白翎松林春雨濕上房通大苑長垣短屋映帝畿小橋六月微雷雨一行分背東高水漲又知誰書屋七月深宮夜九秋雷隱隱聞牧釘

送史館南之南壹

江東宛在閶門南宅府治書即坐談十道地重君先代

百城公積閒稚補島名不倩官為貴雅士方知俗可敦
使篤場環君莫廉侍乃得至惟入詩傳神

次韵王參議寄上京謝安常諸公四首

水盤珍果進紅消九部新聲擬奏韶洛宅士中諸閣會
甘泉天近從臣朝仙宮鳥至應飛寫廊更珠邊宣織綉
早晚秋河鳥鵲度彩霓千丈不須橋
石鼈氷漸古不消廣寒張樂喜閣韶五坊戲馬春旗合
百隊回龍曉仗朝閶闔門高承藻井奮鳥縣遠貢鼇綉
年年載筆陪京道題柱相如又過橋

寧屬丹東體聖心池上鳳凰常閣早洲邊鸂鶒越浴江深
太平化日長如歲陽酒頻來豈抱琴
步輦宸移紫殿陰龍光天表影浮沉謙臣白首求儒効
省中温树書堆案東表盡屏近紫垣明上界
日仍黄道對天心和氣氤秋駕車塵淨佩玉朝鳴禁水深
好乞龍門灘上石種桐千尺斷為琴

次韵宋顯夫

東觀著書閒日少還能信馬御溝行草堂閣迴天雲近
海子橋長石棧平氷泮水添船對尾日暖春芽樹迷城
浮年似酒何人問盡為而今坦率生

次韵王編修送彭道士南歸

出院紅蓮映酒光駿馬白金還買醉盈第五總不支床
治書臺上風霜劃回首文場賦和章

治書再和復次韻

西南春巷杏花墻索来長安漢戰場市裏忽聞鸎吐綬
海邊還報鳥含香月移桂樹通階石泛鑿池開井床
像直閤門休沐夕新詩刻燭賦千章

貢仲章待制寵和次韻

宮雲光影度椒墻待制官高不是郎夕拜日升龍尾道
朝回天賜馬人行香載遇以負談經席阮籍唯知近
酒床春巷杏花開来遍門前欣得碧霞章

高彦敬黃州雲山圖

雲山萬疊江南岸江上高樓眺望時時蜀叟携樽過市
夕霽簫蔚耕建柱行人不帶遮塵帽遊客誉携注酒旗
我有故園淮水上竹岡相接到黃陂

濟南張老人

張翁八十髮青青閑愛湖光滿緑醪不盡買逍遥居士興
還隨天上老人星花濃蜜露黃石載車雲鶴養劍
我欲東遊華表柱右書馬連向伏生聽

畫右木

蔡宣河上生賢村楓老山中化羽人未借九関當地軸

八月上天津值燒木葉
小飲茶山路夾石泉春玉乳月
西湖美谷挽雲匂偏愛孤根岩壑孤

梁邱中雪谷早行圖

十里寒林葉盡開谷中流水客行遲西連數賦游梁苑
羊苦戰詩過覇陵竹列衣巾開金石泰山空采聽谷行雖
未央殿前氷花滿郎吏催班已起朝

東平燕母

高堂孤女書蓬篋花点青春不拂塵雨混詩腸紅樂
迴浮墳草碧燒一炬劉傳傳裝書鉄女梁新終東鏡奮

陵別南容

後房林裏幾浮沉右相門高客自深
明朝老去田園行人北上孤秋雨客舟過沙鳥歸
書成尚多羊叔子百年生裏老猶純福

坐當

太平文物屬儒書長日論薦手板揚堅裏高稲知有時
坐中鉄劍李陵初舍人草制春朝急郎吏分判夜拜勞
福縣南宮獨美尚書詩句詠簿為

盤屋李氏

黃公還受漢家招山中白石儼秉燭夜讀五經同異處更嫌秋樹響風颯颯作
寄弘長老雲山
曙雨初生蟋蟀橋梵山冷冥不務朝會分禪榻春鑪礪更想雲山夜寂寥紙頭詩等作少鄰尚沽酒入城遠佛龕千丈金銀界照世酥燈柔手燒
贈醫士簡秋碧
經陽茶主遠黃精大岳春拟與茯苓上藥村時聲壽域良醫名世即仙靈教人攝氣如龜息哭我肝身望鶴形

昔君作惜刀圭明月合詩生都可棄題詮
送西臺治書張孝錫
閑符先過漢利州鄉國淹遲父老留黃竹有歌天子聖青蒲無伏棣臣憂黃河夜落魚龍上華岳天低草樹秋萬里西南觀黙黙聽前汪渭已分流
送史秉文祠岳瀆還家
驛吏候官江漢晚望華星使賜祠光金明綵籍得神玉鈿合文螭出內香片絡坤維山國壯朝宗南紀海天長過家下馬歌桑梓却吹相如負弩鄉
龍虎臺應制
龍虎臺高秋霽多人爽日似鳥坡天將山海為君開人倚雲霞作紫霞居琴故斷弦更續秉燭夜讀五經同異處更嫌秋樹響風颯颯作
兩京巡省非行幸要使蒼生樂至和
徵政院公退
早春天氣半晴陰坐陽宮殿望上林御水有波皆浴鳳官槐無柳不栖禽相風竿直青雲近井幹樓高綠露深朝路暮歸塵更合五方詞馬出騶音
贈臺洲道士
青田山中養仙鶴不去人間作小官夜拜竹宮穿紫氣晨飛皂帽上玄壇蓬球舊結杉禪子金策新生沆瀣盤

我有滄洲切不遠小山桂樹正團團
送蘇州一著
安慶緒敎王中夫萬重船浮春水正溶溶舒州城壯山偏讓博士官清印自封夜誦桃燈吟蟋蟀秋行樽酒採芙蓉仙人李白今應在問訊時時過宿松
送蘇州一著
紫燕京華貴屋居得官自喜食無魚成都誰問君平卜江左人知郭璞書春水等閑波綫綠秋機織字錦紋舒龍虎臺應制
青春好去愛閑閒

題道士山水畫

江湖四十載清淚水終白日況く膜萬姿鶴影照雲星廢竹猿聲裂石澗流斷千林雨暗歸人急萬里天長去鳥遲

尺東南山水國仙箭曾約種靈芝

送客歸揚州

楊子江頭水拍天人家種柳住江邊吳娃蕩槳朝生浦

楚客吹簫月滿船錦纜憶曾遊此地瓊花開不似當年

竹西池館多紅藥日日題詩舞袖前

送黃平山次揭暴頌

生男不必皆當貴但願平生傳其家堂上日進青精飯

半生書劍未淹遲奏賦明光獻紫墀歸去故園陪未席滄江浦月初離

行客若見王公子通我官曹似馬曹 江東廉使王公出鎮也

此約才清不素秋歸鴻南去爲誰還家少掃雙眉於

來石松陰幄琴虬先皇曾此駐龍輦茂陵弓劍隨天御

原廟衣冠奉月游籍玉已行周制度酎金不罰漢諸侯

百聲水陸備葅醢望拜孤臣淚橫收

贈內

樂羊不到原門山妻子相看亦強顏桂樹有枝曾獨折

女蘿無蔓不同攀仙人樓上騎黃鶴野客籠中放白鬟

莫恨五湖波浪闊扁舟早去未全遲

陵州留別漕總管

貴重回出鳳凰城十日遲回問水程烟滴買魚覓客意

河梁分袂念交情無聲獨立斜陽外我去淮南茅屋底書

隱潛有子負薪小官折腰酒自賠

畫海棠圖

石家五尺珊瑚樹門前未見枝頭露
艷陽天燒倚闌杖紅腻不隨蜂蝶飽
胭脂空與化工爭春誰知寂寞深閨
裏獨倚東風憶遠人

送江東別業上泰

一片芳才遶江東別業上泰步一作武近舍光龍門千丈魚
堆成勝地當年共說靈椿壽八千天上飛來五色鶴

人間上壽有長年石花鞋鳴鉄為杖源水煮記上龜船
秀挺蒼松並保方壺仲氏文章為作傳老翁書法學蘭亭
聚螢幻處天如許執爨逸書堂編古篇
筆官造命表陽前雪蘇海艾毬大史占祥南極下
送胡震宇還松

猶見春鴻飛畔多春草親令兒童禁牧羊
雜詠三首

百丈牽船海上流清淮從古有三洲淨山堰通潭王去
湘水波回小謝妝紅樹有霜還可騎勾蘇無雨更宜舟
平生自是多行役長作吾家馬少羣

溪深無客更觀魚序子行時笑問書明落沙痕鷗迹少
風細雲影鴈行疎歸帆夜宿山前寺從泰秋薛仗外車

俯仰此身天地內名韁利鎖太牽纏

舟行又過淮南國招隱詞高世莫聽

挽劉自讓

鯨海曾觀萬里塘青衫歸路髮蒼蒼江湖筆士文都盡
慶信名息宅已荒井斗鵬書何足論古今鵬鳥賦空
滻傷都門酹酒皆兄第目斷天南鷹鷂行

送貢仲章學士

名山星使漢宮儀原隰光華四牡馳九武不移句馬式
王褒先幼碧鷄利江雲浮樹春郎穩野雨鳴窗夜枕移
白髮故人相憶苦可能千里寄梅枝

題李仲賓墨竹

石西巖崩蒼琅玕天乞齒人寫素絲帝里未求吹鳳管
溪翁先覓釣魚竿玉烟乍合春還媛書勢初飄露已溥
閒道路河單網賤截寫樂古看江南

西山

鳳城西去玉泉頭楊柳堤長馬上將六月薰風吹別殿
半天飛雨洒重樓山浮樹杪蓋連雲動露滴荷盤並水流
纖岸龍舟能北望舉筆來日正清秋

袁桷幽居

山光明落鳳池西映花仙家共鶴栖丘向竹林猿坐久
都將佛葉高詩題客門好傍神清洞書燭終燃太乙藜

宵宵千金馬月題若樹春回珠蕊亞御溝氷洋綉波斜
經傳名上多龍虎非夕官占已報奎
詔寫封泥武帝泥動食沙羊雜樹鶴黃道日中依龍闕
嗷從天近隋機題麒麟絶出千人賀
聖主文明天下治盤〻雲漢矣宸奎
一石貨渠半斛泥投沙新浴下金鶏校文眼海尋詩句
倚欄心夢遶晴題頂仗藜村上六晉還知漢服出三齋
太平自是文明政事主堂堂畫奎
奉詔新宮花雪上聯詩擬關鶏騰裏龍騫來太乙
從此仙子出雅頌富花塵帽肆金小官錦裁袍緑春

秦隴三千方朔健天章爛燮象西牽
歌詩且莫到青泥好倩王褒頌碧鷄人去淮南愁來價
鳥來江北問書題催花驍樹薰容滋麥春膏霍城牆
最喜泰階平在位衆星分火燒明牽

切玉昆刀似切泥還憐石鏡舞山鷄殿前將奏長楊賦
橋上應留卜題金浦珠光秋月並豐城劍氣夜雲齊
校文學士清華職牲舌尚書亦近牽

官書連舍隔雲泥日下舊牙聽午鷄華表流蘇垂綬結
承塵十帳鏤銀題艷陽明處笑花開早社日來時燕到齊
誰占少微江海上都將文氣應天牽

關門不用一丸泥席帽慚聞客舍鷄心校五經無篋笥
手書千牘有戴題馬來揚掷長橋曲舡去芙蓉斷岸齊
明日杏園祀筍會紫薇垣外見重牽

送客泰來醉若泥祖官一月伏鳴鷄連茵夜聽同年語
爲紙朝分舉子題畫閣薰香金篆翳銀臺燒燭玉虫齊
大官已恩榮宴列宿重輝想次牽

貢院再用鶚字韻

五雲畫省搏虹飛孔雀屏開吐綬鷄射策第高天上奏
抒情詩好竹門須珠簡裏新名滿鵷鷺班前外使齊
禮榮綬擬千春字人間白日降靈牽

石城縣尉

石城縣尉坐寒廳日有新詩高後屏官小不騎沙苑馬
多官滿艾江淮況兵來欠除階草依吏休衙罷問鈴
兄弟幾年爲我友何時同舍宿殘經

阻巷

入巷無潛水不流庭蛩猶濕拍增浮塵埃久陽陂塘淨
雲霧新和竹樹幽況乙坐知雙鶴喜治乙行想萬人憂
今年吳會多杭稻廊廟應須舍有秋

張居士

手揮梧桐斷素琴新開墨沼寫來禽人間日乙朱門別
江上年乙碧草深勾漏丹砂慚自乞鹿門天子願同尋
我今五十旬多病趙首南雲望故林

送揚州方教授

炀帝宮前錦纜舟江都不是古揚州舡中鏡鑄芙蓉月
橋上蘭吹楊柳秋芳草有歌來古意戴憑重席男兒事莫向淮南悵白頭

送四弟元學南歸

吳松江水足蒓波獨向歸不憶兄閑訊泥塵騎馬出
魯如蕭鼓棹行湖通海浦鱸先到雨濕書芸蠹未生
好奪鴻櫚當宅後吾來同汲醉春城

寄王總學廉使

班超生入玉門關望德如天遠賜還已有蘇筆通北斗
又將詞賦動南山徹坦春滿雲猶煖荔浦秋生月更彎
京國故人星散去病來題字不能刪

寄簡西碧縣尹

桃源縣令無裔馬秋日吟詩江水頭錢少陸機猶僦屋
才多王粲更登樓之官便是民如子趨府還知郡有侯
稀疎歌誰令在路軟車徵聘侍宸旒

遠薩天錫南歸

千里鍾陵路不遠銀河可惜未通潮龍江擬去序三翼

鵬翮翻來給一軺愧我有簡書煩遠使恨無詩句詠前朝
清溪水漲荷花滿留水一作南林尋見招

題京師山堂

天君家住五雲邊郤愛青山近北廛蓬蓽得池魚通灌洛
飛來宮鳥認鵷天風篁玉香飄粉雨石生苔錦作錢
我亦江東倦官客烟霞堆裏屋三椽

送湖廣御史楚德翼

江漢清秋萬里天繡衣持斧正當年瀟湘舡上芙蓉水
合浦珠還牡蠣田臺榭霜寒飛白簡庭蘭日暖護青毡
百城官屬勞重問自古難知即墨賢

嘉小孫詩書

弋釣乃生不負松江閑詞賦屬新試官筵合飲冰坐上有雲秋沙上夢中聽雨夜淒淒
淮天七月猶多暑喜見孫學乘槎

光山縣尹孔克通作縣有聲鄉人為刊

光山近在故山西樹滿江頭稻滿畦隣屋讀書相教樓
社利醉酒於提葬水牛礪角婦耕少野蔬柚熟喜價低
春雨行田無從吏獨騎蹇馬愛青泥

無題四首

尾潭銀竹曙翻江閣花涼風滿石幢萄今寄來冊曰一

陶公歸去洞紙懶梧桐窓裏陳公井薛荔扶疎玉女窓
天畔帝車呼小鳳枝花流水夜深深
鵲城十二琅玕光琪樹懸秋四面香蛺蝶樂花生郭曰
玻瓈著酒燒金鴨熏爐藉夢僊荀令燭知閑吟屬流郎
南國曾來客不至江樓誰為製荷裳

明月竹疎銅烏鵲填河領有橋丹穴鳳來栖樹遠
海門魚去蜃樓遙已知京兆能詩客聞章端陽節
江尾橫江春水急長年無事醉吹簫
愛酒青生白髮垂於烏於猶豈能醫漢客聞章端陽節
嘉陵官舍七夕時竹上蠨房真可貫石間芝箭似難移

次前韻

峨峨山下錦城江好買玄都翡翠幢竹葦簷干蕩宇
鳥飛鸂鶒兩三雙剗龍漏下春生水金馬神來霧入窗
秋落天台格小隱胡麻飯熟石淙
切玉龍刀寶氣光袷羅半臂麝臍香荔枝裹盛蠭蠆盡
橘圖金顆乙黃蕉氏故侯更溪生石家小婦嫁孫郎江
心誰鑄芙蓉鏡照見蟾娥織翠窗

次韻裴迪登新津縣東亭送王宰

錢塘八月水生潮邛竹杖橋筆織龍鬚天路近
無柰黃金闕買賦雲間學得鳳凰簫
樂部韋娘舞小垂病來能各翰林醫嗅人書奏三千牘
勸客歌詩十二時金谷花枝隨酒盡石城江水逐潮移
世間若有神仙術西去瑤池醉酒巵

次韻裴迪送王宰

大明嚴進譜畢侍宴得時二首

勸講京闈咫尺天聖恩留侍左貂蟬陽開月令萬蟄動仗旗
百琮水陸難名品四笑傳柑漢殿千門飾寶瑤直郎先奏進經朝端儒泥古言雖固
明主思賢道已昭飲酒取沉魚藻感詩垂老抱色映滄洲

小西溪筆詞和白日催短松引

龍門

萬壑奔沈一峽開君王嵐氣御龍來人間塵土常相隔
天上星辰到此迴草木四時承雨露風雲半夜東春雷
自慚曾奏長門賦豈為徬徨念暴鰓

還過龍門

紫塞扶高鳳華迴記門有客去還來蕩摩日月崑崙坼
吐納風雲沆瀣開天帝有神司主宰地靈無力戴崔嵬
誰知乞酒成飛馬不使特人汚酒杯

次韻繼學泰軌前

雲間酒柿掛高竿養翠烟霞屋下看一逕似腸縈鳥道
數人如艇泛松瀾記門有路天津近閣無銘名骨寒
使欲乘風凌倒景八公先到我劉安

次韻送上官伯圭

華生世重前旅終軍閑右項
湖風吹雨向別州才美屈賈誰得時二首
垂傳王粲南不上樓黃鶴白雲鸚鵡愛金陵江水鳳
風遊東船載雨滿相社柿葉題詩寄十洲
笛裏吹徹古梁州人自天南望庾流然雨鬢空黃殘鈔
湖風清署一作錦江樓武昌魚美三年別司馬文高萬
里遊急買秫田多釀酒垂來抱色映滄洲

次韻李行甫集賢一首
仙掌高承玉露和夜涼如水曉生波烏啼欲盡秋山
象鼎金輿映日多月落無鳥啼石樹天低有客泛星河
玉京斗酒錢三百醉倚鰲峰一曲歌
奏薛蕙著天門詩句年來與我論沙磧隱歌壯客
貂嘶分水幕東屯秋風八月歎茅屋夜雨三更注酒盃
明日葉飄須繫馬翠華過處看承恩

寄姚參政上都
南巢清暑上京居六月涼亭正好魚兩嶺火明山芍藥
風田金動草一作中水芙蕖甘泉曉仗臨前殿京兆秋塵
待屬車侍從文臣行不遠賜宴恩沾白獸尊

和袁伯長待制送實伯生博士利祭嶽鎮江河
五首

后土
美容仙掌坐中低后土嘗光可鑒稽生平不肯學時人死後如今毀譽真下惠獨全周士貴
留生猶比漢儒醇中山舊宅詩書滿庾水荒阡草樹新
早達伍通心未遂傷哉誰識魯西鄰

偶成二首
自愛屋南芳樹林十朝風雨翠沉沉誰憐幽鳥啼春晝
畑合時復有鳴禽喚客心
安道使鄉風物晚文章屋宇生曙彩望野古城留夕陰
四月梅黃雨又來酒酣玉斗自傾杯帝鄉
利官好致君王意養和[illegible]的首四

賀王淡齋韻沐為壽
雕鏡萬物巧無餘歲晚天教閑户居鉅鹿無人問難字
出京不寄入京書謝水南邊有舊居官比馬書過騎省

瀞南有手授亡書且隨野老籠沙幄莫遊山蔓倩筇
淮北風流似西洛者英今見此邦初

次吳真人梅花韻

羅浮夏到大庾嶺寒勤水愛好寄身地勝不格金谷客
武陵何洛川靜石宜泉日留松的井呼泉遺古泉
草木有知應自喜白衣如我是山人

次韻真人

岡雪山石仙人虹寄閣寥然上御風萬里山河開日月
九升等土錦玉公麒麟織罰羊く出暖裏駐金蔵く同
京國光陰清似水茶甌醒聽吠書室

寄贈揚州王錬師

仙客吹笙踏月輪回遊淮海恨尋真松花搗月分資
柿葉題詩寄遠人清水有潮留載酒春雲不雨即
江都千樹隋宮柳曾見先生綠鬢新

菊枕

東籬采く數枝霜包裹西風入夢涼半夜郎
月作一囊秋色四屏香床頭未覺黃金盡夜
髮長衆度醉來猶不得卧枕清氣入詩腸

琉璃簫

吳儂巧製玉玲瓏翡翠蛾頻不同萬縷模限

一塵不入水品宮月華遠射斜離く白燈影斜穿細く紅
相陽神仙境咫尺靈犀一點若為通

野興

冷州梅發月生皮屋角寒藤半掛籬孤石隱林真似馬
亂雲深水却如鵝步隨野老逢人少閉過隣家有酒多
轉悟性南梗得躺夜歸衡雨借田簑

馬石田文集卷第三 尾勇素行依一校

五言絶句

雪中登慶城西亭

獵雲上層堂朔氣侵衣裳
閒谷無寒暄水光見魚影
歲暮風雪交鼓鼙悲笳笳
安得餐寒樹孤芳寄江沙

題畫

冷挂東籬衣出建溪寒夜月
飛花墮横塘鏡影照宮額
石路履高清天風吹萬籟
日遲棋樹書自喜豐年瑞

兎跡行可罥馬力寒亦劬
楚甸無層冰霰深土膏潤
淡煙江與艤舟夜聞酒路
遠白髮翁猶悴看魚笱

閒笛

誰在柱江上笛聲來夜舡
過嘉屏隱士
採藥終山去律琴傍澗居
隱君多道意留得茂陵書

常節婦

白日松堂陰青山石徑空
過此時閒二首

不聽高皇召還來大子宮阿嬌人最禍吾恨紫芝翁
鴻鵠歌雖壯長門事可悲閨名紫芝客終不似巢由

菊癸

風簾書浮艷露庭糝金蕊不見牧羝翁漢節空歲紘
嶧州判官王善父家望秋亭

眉目秉松桂肘腕凌烟霞終慚玲瓏隱君子歸去西疇家

僧院蜀葵

紫萼成叶紫黃英緑紅幢何因女冠子却近光僧窓

問題樹葉上

秋意蘚城多涼飈素夜何題詩滿霜秉不見洞庭波

題子邵承旨墨竹

淚痕和墨濃竹枝帶烟重
湘水碧無情猶帶舊時容

送簡貢士還閩

送君還閩山山深路更悽三角湖登望處鑒寒碧
滄江與艤舟夜聞酒路遠白髮翁猶悴看魚笱

李夫人畫竹

夫人自房秀手畫雨不見蒼梧妃彈瑟瀟湘浦

馬戶

日午吹牛起人家半是農賣田當保馬無禍過二冬

桐江

青山周縣郭碧樹出旗亭千里桐江水分明是醁名

妙峰

寂默山沈桐風號絡起塵朝歌醉王死周室又亡

臺竹廟頭
永統已部署況此茗琳琅好伴玉塵尾涼颸滿高堂
山水圖
石鐸紫生樹寿江南閒舡居人屬仙籍長負兒丁鏡
謝杏子
杏子黃金色筠籠出蘭丘味甘醒午寢可是招詩郵
乞扇二首
端午蒲葵扇郎官寄贈人如何老供奉不得廉洞塵
統領裁團月當知織素人拓瑩還有妬障面郎無塵
李陵臺二首
故國關河遠高臺日月長風煙閉門處岡海上牧孤羊
端林閒野祭漢室謀門法羊若樓蘭將妻涼太史嗇
歐陽原功銘高
古樟剡龍文折銘少府君欲聞萬里挽零露沮秋雲
畫鷹
閑視窺雪溪低飛近草叢畫韓時一脫肉能更須臾
題猿圖
江渚無來鴈山樊有宿猿秋高盧橘熟巴月掛連村
送客西歸
陸機初入洛王粲都歸秦春草與愁思楊花遠遠人

的應黃金華秋日媚塔往南山
鉄色憧萬木江南梅有花招
獨石
秋瀬宿石梁臨流不肯渡與客坐忘歸山寒日夕落
題王氏樓一首
本樓臨曲水小檻背重城懶慢誰南客終須抒解行
乳燕穿花去倉鶯拂樹来淮天春又夏獨立意徘徊
七言絶句
節婦馬氏二首
織素鳴機曙未分寒風吹裂嫁時裙官家莫去催租賦

孀女無心刺綉文
老姑白髮垂肩短新婦青眉對鏡長四十年来門戸好
風流今見兩兒郎
楊妃墓
漢殿衣冠照碧磷唐陵翁仲作黄塵馬嵬坡上棠梨樹
猶占秦原幾日春
帥臣子劉宗道識其父之詩清玻
將家子弟滿兵書欲斬樓蘭換印魚獨有劉郎偏醞籍
阿翁詩句作門閥
題花獨笑書事以號七首
松門行屋無人到階似蓬舟汨浪中午夜風聲
春曲結戀是漁翁
玉簪之西松幾樹那知當日是誰栽若在山中雖雨露
更有鶴巢無教素
高秋功業少陵知萬古千秋更有誰灩水東流秦鳴咽
葉下夕陽亦離披
七月八日有泉跳珠滅玉鳴夜弦綠樹寒野花落

洛陽酒債十千高掛青旗真可惜春時勇衣自縫寄征鴈
王孫買吠擲金錢
吳姓梳妝趙女妬楚王置酒章華臺走馬遶宮張夜樂
誰知樂極却生哀
南城二首
城南牡丹一百本翰林學士走馬來淡水秋花逐飛
劇中芳草送春迴
愛佳客前花一開客来日日費金錢明朝碧樹春
恨不江東賦閑工

中郎翁沐鵬星宮風馬雲車下石城深砌步虛詞空
要將雲雨濕春乳
題劉伯宣挽詩
楊子橋邊水正波龐蘇秋草徧陂陀江湖日日風波急
似為孤臣賦九歌
送文璉南入蜀省幕
蜀國海棠紅似錦況在濯錦江水邊見君西去欲君酒
恨無成都賣卜錢
慶陽
苜菊春原塞馬肥慶陽三月拂依依行人來上臨川閣

驪山三首
綿嶺春來綠樹間東風吹影入溫泉華清憂斷飛塵起
玉鷹樹香望野田玉女泉空笑多石池邊影嫋宮娥可怜綿嶺啼春鳥
猶似慈恩第子歌
華陰道上長松下為我煎茶看古碑衣上征塵都莫洗
天風一夜滿君衣
洛中二首
龍門三月洛水清正是花時暮故宗樽酒不來芳付逐

碧雲初合暮山横
東望梁園是故鄉懷歸夜夜夢池塘
欲酒當年似漫郎
可望寄二首
淮山纔映角弓長門日暮頭似雪
第生頗裹見牛羊
波斯老胡度流沙夜聽駝鈴則白狼青海無波春鴈下
夜來東閣易梁疎
七夕汴中苦熱
當檐銀床相汲露更思玉椀蕉浪漿天孫初嫁龍綃薄
越思秋河入夜京
戲馬臺
將軍一北雁行作千人未可拔羣使吠秦狂築高望
戲馬漢王將地擬功臣
春日即事
黎花白罷每業工唯為酤光作第公
竚看蝴蝶過庭東
題楊金圃
席門庭頭過野橋詩筒酒榼市蕭條祭樓冷罷還清淨
欲問先生借一瓢

歌風臺

祖龍無術托孤鬼同泣妖姬死更奇獨有沛中能縱酒
歌風臺上望鄉村

集裏王二學士詩為首二句祖常足成之

石城月落鴉栖堞秋浦天清鴈拂旌蘆葦蕭蕭風吹路上塵
山颿空翠昼冥冥送與征鴻遠書緘

送與征鴻遠書緘副河南憲二首

烽隴雲低白晝陰芙蓉露下倚秋池船逢打兩湓浦岸
却憶茶華把酒扉
河下潭黃持石來大梁城下怒如雷今年宿麥深何許
使者行田看幾回

送胡古愚還越四首

越江秋水得霜清夜入天南雙女明客子布衣風入急
世間無用是才名
北風吹鴈不成行客子江邊上夜航剡紙題詩三百首
人來為我說錢塘
秋松紅時客欲歸江東潮小鷺空飛東陽有酒聊來飲
莫向桐廬借釣磯
吳客歸山天正雷吳江潮長接揚初濱上林千樹櫻桃熟
莫惡金華是故鄉

過故相宅二首

故相門閭草自春宅基一半屬他人可憐簷下無情燕
猶向風吹路上塵
九重當年求衣白頭老妾貴花教花時小吏今自掃
左近門西上馬臺

題畫氏卷

風光紙上思堪哀野火一日故萬巢雞門不用空彈淚
留見漢家仲宣

題水仙花圖

帝子湘中佩玉鳴香金乘進分明
[illegible]

題畫松

洞庭秋老波使蒼蒼惟畫有松能不改
[illegible]

題畫松贈五首

[illegible]山頭老吹雪滿林君莫怪白髮侵
[illegible]花滿石門

閑地人居卷畫圖容行只欲望京都鄰興車（相思次
秋雨空蒙叶鵰鴣
九曲清溪下見魚雲林潤（對高居南朝文物今都盡
惟有先生氣卷書
路入閑中書堂松竹（煎茗作秋衾石墻遮竹松圖屋
時有游禽啼竹徑
山溪秋盡雨（雨後珠璣石（石）閨女唱歌來澡守
素餐（

江上秋興（興）
江上秋興（興）
醉擬蔵光論漢書
後府頭都隆（隆）
暖閨便（便）貯五經天遠夜半夫文星露魚不覺芸香若
青衿腸中有汗青
出郡（郡）
京塵（塵）歲華新重（重）向都門問去津西日御山沙水晚
通州城下雨（雨）中
潞水年（年）春憂（憂）二首
潞水年（年）春憂（憂）二首
八月（月）淮南（南）又未雲物（物）等時（時）
臨水閑行日幾（幾）山
題趙氏宗室畫水石
「生平（平）已識趙王（王）筠（筠）素（素）節（節）年（年）畫石（石）作（作）叢（叢）里（里）南（南）窗（窗）秋（秋）似（似）水
且（且）愛（愛）清（清）陰（陰）引（引）鼓（鼓）琴（琴）
題白髮（髮）長（長）走筆（筆）題（題）詩（詩）二（二）百（百）首（首）
仙（仙）官（官）門（門）前（前）（前）不（不）信（信）人（人）間（間）白（白）髮（髮）長（長）
鄰（鄰）門（門）先（先）達（達）中（中）郎（郎）
紫（紫）案（案）詞（詞）臣（臣）休（休）羽（羽）鶴（鶴）已（已）殘（殘）十（十）幅（幅）筆（筆）花（花）長（長）郎（郎）嬾（嬾）嚼（嚼）酒（酒）物（物）雄（雄）悉（悉）
答（答）問（問）當（當）年（年）（年）戰（戰）郎（郎）

松（松）既（既）老（老）之（之）孫（孫）鮑（鮑）玉（玉）署（署）承（承）恩（恩）化（化）日（日）長（長）況（況）籍（籍）一（一）生（生）都（都）為（為）酒（酒）
步（步）兵（兵）（兵）（兵）

實元秋雲不可耕搓牙老盡半枯榮上京玉署初分手
開作鄰峯作弟兄
　　訓經學左司
七字詩高盡不如宦後龍鍾擁明珠朝行自避門官貴
豈是今朝見大巫
　　題左司帖郎中廟頭
縹緲閶上海棠枝彷彿江南二月時蘭署名郎心似水
氷統底事況涼飢
　　獨立
玉署凉生試袂羅堦庭新雨長青莎曉醒獨擬三都賦
不換人間瑞錦窠

　　題華嚴僧筠軒
李法閑時過竹院雲郎行處賦筠軒山中兩開書舍碧
玄鶴飛來印石痕
　　詩六首
第戶千門取意過泥筆補窗時寒飛上下平無事
此為新雛避雀羅
風雨池塘閒鎖春來坎坎一生忙世間多少寬閒境
辛苦營營學不

紫領松濤穩鳥窠歸人天際裊鳴珂冰盤丹果維摩室
百解金泥寫貝多
到家纔紗殺已熏香浴罷披襟對晚涼千樹碧梧陰滿地
不思仙館日偏長
　　送廬山周道士
峩峩移得三珠樹獨向江邊種未成南國村應仙露少
郤乘天上寫金莖
　　送侯嘉亮
西南萬里青山路君在戎門第幾重莫愛平羌江上水
明年京國約相逢
　　贈道士謝草池
昨日西宮謝道士獨抱古琴歸洞房半晴半雨天氣潤
不出山門秋晝長

　　五月芍藥
紅芍花開端午時江南遊客苦相思上京不是春光晚
自是天家日景遲
　　潘居士施飯
飯飽千僧洗鉢歸生堂飢鳥拂塵飛山中丈室維摩病
獨向長松掛衲衣
　　弘州孫司知祷雨

神龍分兩掌靈旗一名夕銀河注野陂山下龜田禾黍滿
川人歌舞太平時

駿馬圖

天馬西來入帝閑風騅驀鼠駿文班房星一夜光如水
却怨龍媒萬里還

李伯時陽關圖

自古人生苦別離多情更對此圖悲渭城客舍無楊柳
悶怨當年摩伯時

（貫）侍郎父監宣城椅雨應

名郎文采動儀曹却是宣城有鳳毛閒說當年靈雨應

山田六月水連稻一夜西風吹小雨

李白先生文集卷四

驪山圖

萬戶千門春殿開溫泉花發翠華來可怜十月無陽氣
獨見淨波玉鴈回

赤壁圖

三國周郎赤壁西江山雖好夕陽低他年銅雀分香處
猶恨回船戰炬迷

貢院試書予莫尚書韻二首

漢家東觀諸儒舊何須秦予盡大比南宮誰第一
白袍當從賜銀魚

龍門畫鼓響豐隆百尚穿楊技不同大上河（？）家張

退飛宋鷁豈捋風

杏園三月換銀袍燕子西飛背白勞賦罷長楊傳呼急
天門金榜日華高

紅綾餅啖出宮陶賜宴恩榮玉殿西白髮詞臣曾射策
榜名欣見武都泥

第一場觀進士入院

盡苔春風滿禮闈綠綈雙表日暉暉文章準案三千士
爛爛奎星近太微

（明）史祿政類日錄作殿試進士奏名

五雲天近畫香殘紅白花枝滿藥闌一夜東風吹小雨
夜頭持春隔簾看

題道友舒貴和扇

吳蠶八繭素絲多已與天孫織錦羅冰雪地清天不暑
月中仙子種枝搖

宋高宗書光武渡田宋主欲興江左業
漢家自有受命像誰以丹青貴畫工

都將書字送長年

流寓

喬木蔭蒼苔高堂淨秋氣色滿墙陰除京都三月花飛盡

紗聽流鶯一囀初
暑雨
涼生紗簟玉秋清雨氣霏霏滿院竹
不能臨水一開行
沛縣水村
霜風白寒河米水野雲抹空紀尽略約橋邊沽酒市
夜深籬火看魚罾
淮上初見美牛二首
五年衣上馬車塵自向澄江一洗新長角美牛尾黑色
仰鳴知我是耕人
獨愛江邊黑牡丹新編龍鼻不知寒春來高價如金貴
晴上童兒爾好看
雨霽
五月天街雨霽時千門楊柳綠參差日斜暑氣清如水
手拂雲光下鳳池
官曹供水
方水一尺石盤光氷玉流澌斷每出作上方倚但竹林堪
避暑菜華白日似年長
蜀道士歸儒
青城羽客燒丹罷要近東家問六經郡笑山陰知已尽

薄國名鷹堂鶴貽涯注天馬是龍媒明時不惜黃金貺
只欲書王萬里來
持豪詞垣已賜金對衣侍拜更恩深何如坐索長安米
只有詩歌滿翰林

贈故人

短槳曾共雪窓書誰謂西河又索居青眼忽逢人更好
白頭相見意何如

參議府坐贈左右司郎官

西曹東漸作峻吏曾劇綠水紅蓮兩幕閑獨有幾郎官
似我手持書字近三台

寄王師魯

久憑薛雍王博士新詩不寄一篇來忽逢驛使天涯去
欲折梅花恨未開

春風御馬過三首

龍種摯奇十二閑進來新自玉門關連錢趙白生珠汗
天子長楊羽獵還
春風楊柳華山陽肥澤都能照地光天下太平無汗血
還堪左右事君王

樞府書事

宮水一尺石盤光井果秋來雨後香幸喜太平書檄少

住閒清鑒湍清閣

蔡琰圖二首

明月還如漢月圓龍堆沙水四哀弦知生胡地夕寒應
應到春閨舊鏡前
蹋歌誰唱永勝兒頭念中郎哭女時衛霍不生陵不死
胡鄉空嘆白髭思

贈

贈品通事平章致仕二首

舒宅原湖白草秋將車羊少已封侯老來靜肉都消盡
無柰黃狐上野丘
玉帶金魚鶴相臣集仙殿裏寄閑身長安三月花如錦
似我天涯一病人

村閭休然白髮新

貽君

海東百物入單于不恨千金買畫圖爭似山中種花女
傍家只嫁一田夫

御溝春日偶成四首

御溝流水晚潺湲真似長虹曲似環流入宮墻才一尺
便分天上與人間
相逢春波滿玉觴酒濃花艷柳枝柔江海空有文如錦
不得千金買笑歡
春波十頃碧琉璃滿白日樓臺照影時好為畫舡都載遍

半酣西望碧參差
水南沙路雨清塵桃李花開峽蝶春三月京華寒食近
東風十里酒旗新

題畫竹

山雨蕭蕭湿翠旌雲中仙度風吹笙苔衣坐消空林石
放鶴歸來獨自行

題徽政院畫壁

脉脉晴光度硯池午窓冬暖日光移畫屏十幅丹青古
山水亭臺是處宜

寒林積雪圖

畫角樓前初一聲隴山寒色已飛雪樹搆鱗皴老龍立
青林何年烟雨湿

送天錫秀才

月宮丹桂三千樹都是嫦娥手自栽誰折一枝江上種
秋風不到也花開

道士階下生竹

渭川淇園有閑地如何曲屈在丹房應是葛陂化龍種
空教詩客詠實富

道士山房

高堂疎雨竹清秋裏過鷹流雲細雨中石蘚漫堦連碧綉
高堂疎雨竹清秋裏過鷹流雲細雨中石蘚漫堦連碧綉

鶴泰[illegible]引清長鳴驚以冷一聲清唳九霄秋竹裏松梢不自由老衲彈琴秦度曲
[illegible]沙水抗門流

道中逢折枝圖

洛陽春雨湿芳菲萬斛船開鳥巢舞衣帳底金盤承蜜露
東家湖蝶不須飛

再送使者海西來移得珊瑚漢苑栽只待綠陰芳樹合
蒼珠如火一時開

紹姓名裏酥西施不覺秋生水殿時酒病郎嫵丹教惡
火齊珠紅綉翠翹石家步障曉寒消千枝臘炬燒春夜
猶敢催夜打六么

代悼亡為陳云嬌作

燕子樓空花不開綉簾天晚月初來手痕留在紅牙板
猶作飲香如麝梅

題僊生

周君從自泰帝剛剌馬倘從小海過衣上落花紅雨滿
馬後桃梁更如何

次王參政延福宮韻八首

松胎下石扉山花春鳥拂簾閑道人自煮青莊飯
學得仙方上馬歸

仙子新開白鶴亭晝雲十二引山屏簾光香轉涼颸細
坐對南華問大莊

玉珠宮闕畫雲扉么鳳桐花隔障屏不似仙人華綠洞
倫挑方朔醉忘歸

唐家張水望雲亭三月千花白日飛氷鑑終清暑宴
雙笙吹風五芝庭

太乙神來月轉扉石壇秋冷葉初飛丹方可是無消息
遼鶴千年始一歸

雜賦四首

宿相府閑廊二首

金蓮燭下看蛾眉應是吳王半醉時一自館娃宮壞後
仙巢都上落花枝

千兩金盤浴小兒玉釵雙墮燕差池綉窓白日無針線
却笑羅敷不畫眉

秋鴈送客

千里清淮秋鴈飛山人歸去芰荷衣明時莫怨身無用
獨向天南占少微

題吳娃圖二首

金蓮燭下看蛾眉應是吳王半醉時一自館娃宮壞後
仙巢都上落花枝

千兩金盤浴小兒玉釵雙墮燕差池綉窓白日無針線
却笑羅敷不畫眉

水村山店屋横斜行盡長淮恨轉賒到家兩鬢風霜老
年光多少在天涯

空江木落月輪高千里清光見明毛喚起長年夜吹笛
右持杯酒左持螯

古城猶說漢期思主蝕苔堦楚相祠乞得寢丘人不奪
千里一年作澤水入荒陂

寒雲漠漠暝烟深溪上擡鼎有樹林艇子曲時雙打槳
却如賀老在山陰

到家

山房百本梅花發盡是先生手自栽不似旗亭楊柳畔

迎人亦于送人回

鷺鷥

比翼鴛鴦金縷衣沙頭雙立對晴暉情知家在清江水
不向南湖北澗飛

宋徽宗畫蝴

秋橙黃後洞庭霜鄰索橫行自有匡十里女真鳴鐵騎
宮中長晝畫無腸

道士彈琴圖

龍門千尺高桐樹天上移來石上栽斷得春雷鳴玉澗
青鸞黃鵠一時回

送王秀才南歸

梁園賦雪漢枚皐不去江南左把螯聽得吳舡深上發
恨無青竹截長篙

贈靈應奉

五更風雨送春歸人向天涯念別離忽得參差楊柳岸
還如張緒少年時

吳宗師送牡丹二首

仙家分得玉壺春淺白深紅問色勻走遣隣翁還有意
恐隨風雨落風塵

十五年前花發時仙翁邀賞醉瑤池如今頭白偷情思

只是瑤池花滿枝

寄王給學

八詠樓高風月清故人持節駐江城老來不學傷多病
華表隨身處處行

宋徽宗

花開不與洛陽春野店山橋空自新豈是寒偏催客
思遲遲不發故人

白鷴寒鶤

山中道士索題詩拂尊千層寫好詞不見籠鵝空掩去
洗心雖老可臨池

楊村

雪明野水曉鴉飛蘆葉黃時少白薠舡上忽逢吳客子
羣衣雙手拂征塵

絕句二首

春雲五色建章西流水平橋兩岸低容子年光偏易失
御苑垂楊又小齊

一春不見九門開何況飛紅墮酒杯今日城南花萬樹
看花人在故山

九原可作誰與歸衣花簡趙春回首十五年前舊事非

小女初傳語

雜詠

林石蒼蒼歲暮天花禽竹韻鶴占笞錢欲知丞相園亭好
自斫溪藤付釣舡

畫竹

海霧溟濛暗珠浦客雲杳靄連玉田借力重栽十二管
吹引鳳凰都下天

姚子中墨竹

鳥堂秋聲星滿河玄雲洒雨參差多江中頭角蛟龍子
夜風裂石將如何

舟中送千同知朱縣丞南歸二首

青天鶴子秋風骨飛來鵲鵲觀上鳴留得高聲滿京國
又將雲影過江城

青山白鳥坐中沒涓樹江雲別後思四海同年幾已希
知君日有寄來詩

絕句十六首

儂家姑蘇閶門外能唱春風白紵詞為君艷歌一五曲
只愁別後苦相思

吳王蓮宮夜張樂急管哀絲翠簫幔可怜西子眉少顰
坐使長洲百花落

西江畫舸販鹽郎白紵輕衫兩袖長不肯一錢遺賈士
封拾雙玉買歌好

客子秋深青枕涼梧桐葉下雁南翔
咲我烏巾角未斜

十歲騎驢北地子八歲善洞越人孫魯國家人學絃誦
西方在人誰沙門

天上冰蚕白雪絲裁成紈扇好遮眉詩南風恰住西風起
莫道班娘有怨詞

閨門靜聽山鳥語家籠草樹弄晴光泪人野塘流細水
始人無名落斜陽

初嫁郎時正盛年畫眉塗額鬢嬋娟只知百歲專房寵
誰料君恩不似前

丹竈茶杯亂棋倒香煙經卷鶴淪看一片孤雲無侶伴
此君得人下仙壇

綠樹交陰亂鳥啼花工次第入紅綈日長棋局誰相讓
映起茶甌我亦宜

南溪荷花漲雲錦江堤楊柳絆晴烟留連禪客知禪心
飄泊魚舡與酒舡

江南女兒年十五兩鬢丫丫面如玉小客初來雁門路
盈盈小客抱琵琶歌罷王孫帝子家彈得開元教人

八仙還只當泥沙

道人何愛青山住為愛青山有雲栖一榻清風不用買

紫竹山翁自飛去

為愛明珠載盡船貧金換得詩千首只種桃湖不種山

南來貴客花花前上新收翡翠毛貧得吳船載吳女

都門日日醉春醪

戲答王繼學

金錢賭酒夜走馬玉帶贈客春看花山東少年貴公子

年年塞上風沙

臨題二首

視草餘閒步玉津流洲仙子到來時閒鈴不管文書静

十月燕京霜葉丹花間露入衣兩寒閨河秋意

南都舊事

前題二首

南城道士供刻飯借馬凌虛去鉢歸來自掃雲打坐

寄答薛玄卿并謝墨二首

宛南一別天馬難設仙人竹滴露句忽吟行

只許新來燕子飛

詩栢堂宗師不過
修竹庭深犬吠門蕭寺蘭若似山村主人賣藥城中去
落葉聲乾鶴夢空

寄栢堂

金水橋西天竺寺一來一度石苔新劉郎莫怨玄都觀
去後桃花見主人

寄吳宗師謝古冢

黃帝外臣仙籍史名香遠寄白雲峯山人焚罷談玄理
敬作仙霞一萬重

題柳道傳詩卷

九曲珠江繞廢丞雙環鏡透月輪對人間自有鸞鳴侶
早奏簫韶見鳳儀

次韻王經學二首 經學前身乃楚州僧

淮地瞿曇悔風姿今生記得未生時轉羞筋無真說
却討芙蓉似近時

三伏涼京酒醞同分飛鴻鷹怨秋風誰知上店前霄月
只在靈仝草屋東

題扇面

兩汀對出寒蘆折一鳥高飛古木踈無影無聲何處鳴

明月亭

霜寒江渚生秋影星繞天河下露饑鴈夕陽佳句好
題詩應自愧平生

挽道士危公遠二首 公遠作紫皇朝坐靈芝宮羽人往奏新宮銘笙簫不下空一去
蓬萊洲上種黃精

嘯風吹折三珠樹蛻骨脂仙上赤壇石室將經塵不隔
道人他 又作傳鴻飛甘蕉

送羊景陽三首

江東舡去載舟滿天北人來幾知是故家書上滿室
若溪他日約平分

清机謀士嘆淹留桂樹山中生滿谷
借舡同去覓滄洲 進桂樹山中生滿谷

龍虎山邊足上飲 月胜盡流東春來筍蕨應無數
況有仙家釀酒甜

和李彥方七首

海鷗盤飛復作常鄉東華日近見龍光太常馬恐愁
聲酒曹務休分時省郎

為愛閒心問滄洲莫打江鷗與海鷗春水滿溪眠稻熟

洛陽花好不須遊
乞得閑官出渭遲讀書更不讀騷非京華揚柳千門日
何處鳴蟬飲露肥
龍門八節奏雲和竹管新聲悲恨多好向都城傳納紙
聯翩雖費遶陰何
梁鴻杵臼北印思百里令人賦虞卿王謝堂前雙燕好
營巢不後更無禽
百花落地蜂翅閉萬樹生陰鶯語閑海舶水囊迎求琥珀
玉田石上長琅玕
李白新栽梧葉勢人傳鳳到天餘題詩寄顏令重見

老蚌含珠對墜舒
翎花馬
白毛紅點巧安排勾引春風上背來莫解雕鞍橋下浴
恐隨流水達天台

樂府歌行

元日應制萬年歡
瑞氣祥雲擁龍光五色絳闕泰壇折木天街旁洞日
車都宝垂衣坐治為門畫衣花錦會行成傳納紙
喜膽仙仗旌旗動治九地疫癘白獸黃
開采勝拿盤民物一時康泰樂府新裁出詩歌笙起彤
庭雲綴青霄外燎火高吟延祐與天同大

南方貢茗詞
江岸珠玕悲帝婦雲光漏日波含霧龍舟春下鷓鴣林

青幢蛮部占龍戶千尋高杉生翠微社
鶴骨卜神銅鑄鼓都蠻求統將社歸
遊水車行
松槽長丨撩木軸高骨翻丨聲隆續老父愁車足生滑
日中無飯尚車哭軋田華頭掉木橋車
富家採金朋此田但喜市頭添米價人生莫作耕田夫
好去公門為小吏日丨得錢歌飲酒朝丨買絹與豪奴
識字農夫年四十欲踏車腳丨失力窘轉長途隨前作
試問誰能廢此無悔則
採絲行

繰車軋伊軋抽絲添新煮水急文武絲白絲光細
老蚕成蛹蛾兒飢四家婦姑同簸黃事竟婦姑只今長男成復蠶秋蔟無衣霜明屋
鳴機織素得何須翁嫂罵夫壻東門哭呼迎縣令
騎奴横索馬鞭絲婦姑房中拆纏紵

拾麦女歌

壠鵲飛桑扈鳴老蚕入簇簡欲成原頭腰鎌者誰子刈
麦歸家作餅飼心知棲血有滯穗惻〻忍拾寡婦利蓬
婦持筐衣藍縷終朝拾麦滿筐筥兒啼婦悲電無火突
舂麦飯補時取豈不見貴家妻出不知妬家婦孀煙縣

籍入為官婢今日娼家婦年老為人棄貧賤艱難出去
薛畢竟棄華成底事

古樂府

天上雲片雜剪裁空中雨絲雜織來飛聚秋沙田鳧鴈
貧家女婦寒無衣女婦何足道征夫成遠更招誘
翔雪埋山銭中溢頭髮雜〻輕如絮

河西歌勅長吉體

賀蘭山下河西地女郎十八抵高髻插根梁衣尤如漢

却名雅器作夫婿紫駝載錦涼州西換得黃金鞍馬
沙羊水胎羹脾白簡中飲酒聲嘶〻

垂綸亭歌為宋誠夫作

江水東睽溪水清雙流合出蜀門陡奔蛟鼓濤崩石撓
風寒土窟陰霾膩八月秋濤作沮洳長年操舟愛性命
菊豆文筐君家有早晚摘實經小兒煮魚婦寡婦之筍救其渠
豈其食魚必河鮪截波斧鯉小兒煮魚婦寡婦之筍救其渠
鼎中我歌君試聽彈鉄歸來讀古文日高鑽火飢煮字
一釣六鰲何足云

老將行送宗通總管

南山日暮田間晴酒酣眼纈見大旗囊中兵書白魚蠹
壳袖戰袍寄蘭錡老来數奇不封侯騎馬閑逐里中兒
聞說西南有漢賊千里有奏時會合將選喜上元圍策
論許仲軍如尺論州敦壯辭龍尾道馳入朱天紅帕額
盡甲武卒肥鞍射像征夫勞機快自古壯士多行役
嗟乱紅塵兩眸射

桂南田歌十首

東塘水初滿西塘泉又生春風成塘側多少路人行
老翁白髮短牧牛田間卧記得南朝事怕臨淮水過
西庄竹筍長生過東家墻東家吃竹筍日〻哭西庄

魚兒隨水上到我屋前溪更怨溪水小隨雨過句堤
蒲生亦有筍菰生亦有米可憐芙蓉花照影秋塘裏
鷺鷥白如雪鸂鶒紫復綠長雙立田塍問知是魚躍
牛飽早耕田午水滿春晩鶺鴒生牛刃更可憐
借錢買鹽茶倩人莳早秧日望秋田熟仍防野鴨傷
江東木綿樹移向淮南去秋主紫蓉花結綿如絮
鉏田莫用懶夏日背上炎秋稅入官倉誰暑苦

淮南魚歌十首

棹紅淮水上晒網赤岸南舡中捕來魚賣錢買鹽
小艇如鳧鷖湘東紫蟹肥不載家復捕魚夜夜繫江竹

市中買蚕絲新結機江絹江中魚已盡又結捕魚網
白雲渡深竹野水過斜橋鄰下淮浦荅笭帶朝潮
舡過黃簰浦人家換買魚西舡泊柳岸郎問種樹書
長年為魚郎稅魚與監官監官誰云無鄉縣兵籍在部郎
渡江踏魚膜人衆盡死錢婦姑亦不悪便煮縮項鮹
桃花水初漲鱖魚頭正好下潭取得金鯉魚去換綠舡藤
賣魚向城市所上過王孫爭買雙銀鯉持去貽紅裙
烏鬼項細長吞魚不下四海鳴鵜亦知術魚入野烟
兩頭纖纖五色毛

兩頭纖纖手抄擺于半白半黒遶東永脳刂刷刂琢玉爪

憲宗事輸送容去兩京游客還未稀誰問一斗蒲萄酒
便得梁州刺史歸
棠駿馴象奴子騎女郎能舞大小乘蹄林猨簇谷巇捷
春唇蠶葉逐手吹
楊枝桃葉江水逢喜云女雛附高松白髮滿頭不相見
却嫌笑音呼我儂
渭城別詞寒復凄江都馬樓醉眼迷人生悲樂自古有
莫哭棄妻當鏡啼
北客到吳市懷儂守衫蘭漿膏飾容日食海錯一百品
未敢上京來住冬

和王右司竹枝詞十首

翠華宴鎬承恩多羽林郎飛盡沙陀從臣乞賜宮法酒
鎗笋頭紅白花客行日日不思家高食聯翌給桂蓋
仙佩屈曲紉蘭茅
千石銀甕來漂河
縞紵簇類翠流蘇爲蔡含人金僕姑宮中雲門教坊奏
歌倫竹枝并鸚鵡
玉繩雙闕回蒼龍仰潛石鼈含水春蠏物詞直紫宸在
千年河清今日逢
竹枝宛轉費珠勻機羅凌波郎有塵書生好酒限不醉

永和第情車馬閒
日高門柴流肉臣珠履
銅龍漏特鷄人啼
金鑪寶篆裊雲花閒百舌鳴春五方戲馬賽爭道
傳聲催賜十流銀
紅鹽裹裙似福花盤跳釘食
玉魄初進江南茶
天孫支機織流黃雜花浮舊宮書長恕見琅玕種石上
新愷羊車來尚方
太役前陳中天居萬年封影高扶疎漢家諸臣經術上
殿中勸講三王書
流杯池邊定鼎宮金輿翠輦遊龍躬
湛露承恩樂大同

鑿峯歌

太和初元氣旁礴兩間駢羅品物錯上為列星精乂
為瓜月魄天帝司大化川鯉浮晴雲星精照為山之骨
龜穿鼈蹲百狀出剞鏤費力鬼工笑不角覺作五岳形
雨注百川資禹鼎魑魅儻周鼓時王狩西北龍沙域日
浴溟波紅作昆蔡彼光射日周廬靜夜膠蓼乃有理
筆得史氏旅綸出言待筵記神鼇施負戴白載三山至

君不見李陵臺白龍堆自古戰士不敢來黃雲千里鴈
翔暗北風裂旗旗馬首回漢家將軍擁旄節霍今何用見說軍還如
果痛不思百口仰食恩豈念一身推敢送如今天子坐
威遠大積金山烽燧鮮却將此地建陪京漆山回環抱
山轉萬井喧闐車轂輪翠華成、備時巡親王觀主第
玉盡侍臣朝綬蟬珠新高門句麗子入學交趾蠻官貢

麟角斗米三錢金如土國人逼歌行樂四海
清吾皇省方豈田獵觀風察俗知太平

擬白頭吟

君家四鄰玄妾家萬黃金憶初未相知良媒賴鳴琴
以自許君偕老舉案齊眉願如何君恩中斷昨却
雙鴛鴦今夕守空床淚淺陵展轉玉露秋聲在庭樹歌我白頭吟冷相子長門賦紅淚濕芙
蓉綵箋誰為寫寶鏡不敢歸臨邛

西遠行三首

吳王水殿宮美蓉十二簾龍

御筆則封草札麻龍簽香透擁金花儀鬥物設庭前供
賜酒方終更賜茶
制草塗猶未敢冊內瑞宣引侍龍顏已分筆格金蟾滴
更賜端溪紫硯山
春帖分裁閣分多宮蛾爭鎚顯紗羅春絲菜餅銀盤送
幡勝新題墨旋磨
文思如泉涌墨林屏風院史不須尋舊時內相諸孫在
猶有當年掃閣金

入院聽宣席未溫賜金已向按頭存清晨上馬還家去
內出黃麻什閣門故事入院傳旨賜金十兩始草制

清靚香溫酒玉船祝文已撰報都知夜未奉旨傳丞相
五朵雲濃狎省咨
天孫夜度玉簫清內托銀盤勞化生秋思未多團扇在
擬題宮怨月分明
盤鸚軍錦是冬衣鴨炭初生酒力微開到邊臣風霜苦
口宣賜藥布皇威
贊書勝副節樓前笙簫庭鄒吏傳深恨胡盖陶學士
受渠犀玉索金錢

前宛轉曲

紫檀出海南劇戎琵琶槽上有鶯弦彈曲聲嘈嘈容

問此何聲新名絳桃一奏鳳始華再奏花枝斜笑靨
類筆粉仙液飯蒸霞度作新聲
金梭急簿鼓圓成陌上行車漸往來多陰多
商學士畫山水歌

商侯畫山并畫水當今天下無雙比昔者梁家天子知
畫日三接賜筆硯墨滓翻流寫歸閣嶠蜀門生寸翠
五年退約我不得岸幘飲酒摩畫史江波況況樹含霧
帶歸中曾問歸路云雲夜公風利交魚師不畏蛟龍怒
恃實炎居如宅龜移枝應有猿猱怒悲嘯依結屋樓出
暗梁行車騎一走光陸雖鳴咿野父

秋行述

唐翁詞

黃金淘沙子為報鑄劒恩將軍未使時佩劒立軍門初
斬樓蘭王衣無點血痕歸斬劒首義子馬走不及奔山林
滿兩耳將軍不能軍兩解尚恐義子馬走不及奔山林

蕭娃湖蓼渡秋宵月白風清之作我思樣今自知林

歸日行歌之戲子江南比行又來予詩送之

賦漢御馬戎以送之

漢家金馬待天來馬相比承失一寒上將軍得二之

鞍後金懸雙白狼歸來穹廬月弓好江南綠蕪春復天
只須一抹蹴雲烟摩訶籠是行軍種洒淚青衫學控弦

反銅馬式歌送熊太古

古來相馬不相皮驟服益車雙耳垂轅下局促上九坂
踢雲駿足何由駐奈何漢家鑄馬式求馬求中工人規
摩蹄長鬣尻尚滿毛理光澤為權奇縣官芻豆給創品
氣憤奉出當路嘶伯樂死後驥空出千金何人買駿骨

楊花宛轉曲

空中游絲已無賴宛轉楊花猶百態隨風撲帳拂香薤
度水點衣縈錦帶輕薄顛狂風上下燕子驚兒各新嫁

釵頭燼墜玉虫初盆裏絲縷銀繭乍砍落不落春沼畔
無根無蒂作浮萍縷波綉苔總成媚人間最好是清明
清明艷陽三月天帝里地花西酒船石橋橫立人家好
小海白魚跳碧藻捐英荷錢怨別離不似楊花究轉飛
楊花飛盡綠陰合更看明年春雨時

擬劉亭柳歌六首

柳船雲錦溪頭過自唱江東新權歌照眼水明霞霧雨
侵衣好風日酣荷

擬劉亭前山水好如雲如錦靜婷婷上人天上吹笙去
屋角青蘿掛紫烟

十壯天南春滿地香爐丹竈過年長君王不許還山去
莫白騎鯨似乘船

李夏滿西風塵外乞得山陰一曲溪頭帶黃冠披鶴氅
秋田歸去別靡蕪

仙子秋風紫綺裘舊家雲錦浣水頭我今愛酒似李白
便提餓州似越州

稽山酒船且莫回賀老辭朝早晚來瓊華瓊花滿人世
君王方許下蓬萊

公子行

綠香繡帳乘流蘇床頭二尺紅珊瑚十八窈窕秦羅敷
曲房小步琅鳴禍鳥堂公子吹笙竽百舸明珠買鞾舄
簷燈桂漿炙文魚但苦不駐羲和車

擬唐宮詞十首

華清水殿結芙蓉金鴨香消寶帳重竹葉羊車來別院
何人空聽景陽鍾

銀床井冷露漙漙半簾薰衣剪碎寒長門冬夜永
水奴休報機羅遲

長門月轉漏聲催白髮寒衣泣帶圍休怕宮家嫌體弱
細腰曾是楚王妃

今宮舟泛龍池端午爭懸百綵絲新賜承恩脂粉碟

上陽不敢妬城眉
鵲館縁絲泥翠翹夫人織拍織龍綉羅裙雙飛清淚鬱
只恐君王有宴朝
八姨粉澤錫千婚陌盡新粧百寶匀白髮上陽宮女老
補衣重拆繡麒麟
卯酒微酣解宿醒催花羯鼓変新聲君王好勝承恩宴
辛苦邊頭百将營
露蘭研粉壽陽粧奩内新焼百刻香圓舌教成鸚鵡語
倘将玉笛送寧王
銀河七夕度雙星桐樹逢秋葉未零萬歳君王當宁立

妾自不能命如薄
花氣蒸霞淑景明望仙樓上看鸞鵷掌墓吹笛宮墻外
學得梨園第幾聲

贈陳衆仲綉雲靴

綉雲織波射金水郎君水西着皮履南門紫塵十丈高
将騏買酒意氣豪萬里浮書憑水鳥筋枝千頼園中小
天津不隔少微星閒閒門開夜光晚

雜言

秋江釣月

秋天月落秋江底狂客持竿釣不起我知日魄在天上
越國山明暮畫刻溪陳寫雲藍袍裁故鄉情炫舸遠歸
路春酣

題太白晴碧圖

我問天皇之精化為石兒亦柱地名太白又聞崑崙墟
一峒天壇高完雲為衣何如錦樹翠蘚錯落照晴碧山寒
日暮虎豹行佛嗥霧雨纔霽滄洲淮南簡鞋今不至令人
空笠歌青蘋

李仲渕檝史萬竹亭
君不見江有蛟龍宮又不見竹有鳳凰會江波沉沉竹
林合中含綉縠太古色君侯亭子書帙老依稀靜綠樓
墨香東窻緑桐間高堂我方與客歌賢當狎蛟龍乎騎
鳳凰渭川琪園在何方

送艾伯蒼歸江西

豫章艾生衣逢掖京國行歌髮白石渠諸儒論秦灰
官高不肯霊左席暮春南行上郡嘩更把古刻對禅石
悽淚野陰生布袖壮士長年飢餓死

巢溪

喜知經建蔡國張公至
行來猶憶容與載兩旗駕四牡翰魯卿下高山遵大路日
在天雲作雨將至止德容度晨脩觀建帝所

書石壁

清淮木落霜曉騎馬獨吟北山前翦荊榛而興恥徒三往
而三還

鬼蔬蝶圖

鬼斯苗神注目天為辰神不爽苗封中書賦梁王奔鏡宮
走鬼場生無雄居有宛尔形光

六言五首

猫馬蚯蚓城移竹取錢與客收書洞口蜂房到處頭等
南塘雨晴草滿西林春早花疎逍士燒丹借竈山翁掃
松求書
白鳥飛來何許青山閉對誰家日暮一尊獨酒不知風
帽欹斜
絕澗花迎暮竹田塘水媚春欲識江南招隱山中非
樹留人

林下茶疏明步花間酒檀春行
戲題名

楊孝廉義烏

蓋雲縣東日欲西楊家樹上烏棲啞啞鳴聲似鬼嗁
已出投西浦母伺君不見迎秋門姑蘇臺詩人歌曲至
今哀烏烏烏莫去復來孝子有令烏無猜

商學士萬里圖

書南商君佐家子負登集賢北書畫史酒酣氣豪不敢使
神洒山水在一紙尺萬里乾坤意人言造物真兒戲
盤紆流動各有象變化欲忽風雲至吾觀崑崙西月出

高堂雪白生秋海閶谷限內外分野上合星辰清
大句九折羊腸行外九州豈但草木與乃有鬼魅憂
時學古得薄官錢縫裳貯紅粒終為尔作歌還一嘆何
年淮南款青鞋

聯句

秋雪聯句 同衣令長吁

白帝欲迴馭玄神已北行南山寒一半清渭不知風
雲環風雜雪水雲昏較令英愛到潔冊桂遺模集雪
安時氣高節貞松陰孤陽始積素獨潛玄雨徑封陰

清水桂酥或云甥已成又言里非殊方時明學最
寫刑摩枚誅浮華敬春漸欽實作冬物對立各動色泥
思懷徐趨鴻鈞轉藻籥縱疑室潛薩等觀物時依依永歌
啓貞符

鸚鵡聯句同王維

雕籠居冰桃袂服儀衆綠南荒孕靈質西顥發麗曲頸
綴紅縈絲啄棘頻屈玉蓄慧婉含章標彩繫成辭能言
貫珠舌若舞凌雲蜀金畔商雜集珠富異菓鵲屢塔賢
合利深杯注醪酥流丹購林度隨拳春洲浴石鏡影毛
聰鉤梁步陸續題賦吾嘗飲入貢尒應錄

敬城南有道者居名松鶴堂晚日同東平王維
與為迴著之遊因作松鶴聯句

偃雲依層簷鷺露落古雪虬枝憲悉問驚相陋鳴埋蟠
石千歲拳項朱百齡血胎含哺春棄乳胎凝涎節舞蓋
竿籟空啄粒若舞富玄玉薰麝煤碧胜溢鷄雖陳岳泰
爵崇授甲衛軒芳冰旻豹霧深引吭風竹裂風取八極
駐橋迴在風塵接冥照秋旻想象鋪芳灣依稀醉醒後
小河舟三翼拍鳧鬼稿夏社越藏薛任重明堂材
言歸華表別警衛包屠立堅到伯夷烈延世餌芳液顏
步枝高潔作室擁茲美觀物入獨閱振將來裹書徒尒

解珮歌 缺

有頷名稔竿其上石梭閣白雲亂石嵐青峰轉帝御穆
氷太古陰出礦無底鑿馬飲流灌泉膺盛扶搖幌轆轤
委垂紳人聲發雲表索寫飛接鳥晴明浚逞虎膊霧松秋
鬢長霜果紅頰薄斤樵不知疲獨往端有悔競逐爭頭
漸杞菊井口素髮睡北廣絡沙渠金橋群仙遊寶塔百神鑿翕鳴蜀帝魂鐵
鑄石郎錯闌千挂鉤衡挽給欲鋒鋒屬車蹤前駈軸遵
物嚴折載筆三人行孤節半違都

卽市邑字子文　義不頓旦重上　頗宜改歌字　國陽　經

出國門以行野馬驤首兮在路望春樹兮不睹欲臨流
而先渡
登堆浦
發堆浦兮通流鼓舡舷兮極浮遵芙渠以兮天已秋
攬芙蓉兮觴芳洲酌吾酒兮樂無憂懷佳人兮結綢繆
天碧酔贈嫦娥道士
仰日月之所麗知下土之為平充積氣於兩間其映作
映然而在茲日蒼蒼以圓形曰嘻世之多迷皆夫人之
有道將大觀而弗弘
同中山水

有以字雅本有寫字崇屋石磯
有虎
宇
九成宮圖
泉激而聲谷風瑟以動林夾兩山以為趾終下墜
與上峯宮纖灑以娟女觀紛以慶矢池魚而泳
創有麟而馴帝素何芳不樂將狎乎江津
華清宮圖
帝出車以鳴鸞儀六龍之驟首循長陸而東發謂泉源
之在右穹閶閬之天門封百二而為垣開榭而不醜
嗟神禹之文孫

我思樂婚琴生蘭性淵
八風兮風調通律節兮應同臣商兮君宮龜
之山兮松有枝姜之里兮田有基天不喪兮何悲頎欲
領兮令我思
賦
傷己賦
嗟余生之多憂方幾歲路而數窮無纖言以自見兮力
追古之高風步蓬蔆以觀我兮仲蔑使之為期何九稼
之不一獲兮尚假寐而寢山如發蒙而剖廟之有不善兮將世
德之下階滿勞文于榮器考綴履基以璨璠封敦蔑以

瑰泰岱兮謂沉臨其奠涯寇髫童以幷冕兮問徒言而莫知夫大疑於深鬼兮憑巫傳以度擇碩聖言之嫉別兮指綱維為械意憫相通之無厝兮去一髮之纖希挹吾車之莫騁兮勝吾口而難辭懲前悔之不憚兮配方道其或可思一旦捨此而改圖兮念後余之前我日沒悪以昏埋兮患世之屏經而好權遭岐躁之多迷兮或謂其固然抱昌辭以適與我兮俟來學以偕行辭百家之紛紜兮軌察余之衷情胤曰我涉大波軌為航兮我載大塗軌為箱兮古聲嗈嗈金石之揚兮世無倀兮

遠志賦

遠機子遇忘機子於大都適機子曰若知吾遠機乎凡群動為彙蕞生芸來肯察轇轕泉滀穴開揣摩捭闔此合附會孚妍媒孽逞承人意子不吾信請行斯義於都也子欲浮閩越吳蜀則登舟欲走秦西或南或北之車若東若西或南或北扶筇挈盍杳窈窕翔忘機子不俟龜卜頓遊弗慙而端委趨之遠機子曰若何常之有騏驥牛之食角子何不智甚耶吳楚子曰子庸知我之益底耶今子說我以私智暗我以功利陰陽厥配陽倡其麗固奏奏之所蓋石與亭之定誓我將神八紘而臬寓一室心說千古石親不雜席而晦莫耀翕舞於天庭然後範聖度察時中

非於後世公得失于方策遯亡綿亡似消似息鉅空洞亭閻有形迹子令我登航浮流則航有覆令我幷車涉遠則車有軼何裴軔之遠遠而絕子哂而愕嗟而笑曰八紘寥廓子將奚托千古冥冥子庸用慳膊燦之興焉归赫亡之實狹行與鈴鐲後世聒訊於奚起生同死皐變幷淀世方滀渤鬻朝於儀鴈鳧胎革無損於皮若夫統之在車航也我不智之棹子復何疑忘機子捐觚子曰初聞若之辨可聽可慕旋而思之惟蠢惟蠢憒戰

國之口頰俾宗廟其墜莫墨馬朱焉悲絲泣路鑿二賢雖詭迹於犯孟庶悼天於朝穆順于髦倣改我軌步或嗤或賠或訛或滿或刺郭肯超於一喘群黃卉於一澍遠垣寨塗螟沉無恐天下之英才子且吞之布勿吐遠譏子曰引足我站置之予自嚚尔璞我固淬我稍軌利軌鈍敝效卓亡忘機子曰大璞不雕大令不淳義尔利鈍莫偽至嗤二矛分嚚吻策岳矛盾銷詰有馬子者導仲連之流也以馬連矢射其所曰夫天地精明人實商形住何煩察於陰陽的的金玉之合應匪忘遠之與情子盍默釣天於鴻野觀萬舞於天庭然後範聖度察時中

而龍蛇占鳳麟盖豈非莊周氏所謂天民者乎二子隱
圖合盟而去

悠然閣賦為周南翁作

舒吾眺之路以望無垠會宾以之燕思考契
萬品之攸躰大化而圖象考悼世德之圀形聿遵遠
而容與考泊乎將乎太清是有當於吾廬以
史騁騁余馬於析津考榮吾屋乎江汜揭高蝭乎古道
考過前脩其威然偉一世君子考又贈之以蘭荃曰考
未有知考何私意之彷彿懿夫子之悠然考珍及乎考
空谷

草亭賦

長清先生被名供奉翰林之明年構亭於府居之前扁
名曰草亭謂其友吳門之客曰古者維賦可謂大夫容
盍賦斯亭以見志且無盈辭以夸無曲辭以競無剿
辭以飾而亦無寓辭以病也於是明遂為之賦曰有亭
廠中廣可函丈而高如廣縱赤邪白茅上宗者
非先生之草亭耶字蓋得諸詩于其下矣弱篠小
草悠菁爭其左苗也冉冉為茹爭其右擷也童爵
博局琴几畫圖疫物設也筆研石書帙劒器布且列
也秩然其有截也懋爭其能潔也花爐薰以佩玉在郎

遠宜以言笑有容明合悅也登降步趨衣帶委如姚
孔與以諷言徐以自整攝也是以
備業者固可徵於前哲也夫至乃華屋作室黝堊丹漆
華日鏘心文綵差參回廊曲房翬翔步櫩飛閣重擊
鼓吹笙此固侯王之所當而非下士之所可常俄有一
人歌於坐旁其歌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有美君子不
恤其私煇也古辭作亭叢以編蔑寫千室之東緊古
之宗考又歌曰爰有人考如蘭荃曰考
考以歸嘯逍之依考而執與居
感桐樹賦

光州孔子廟庭及宋司馬光祠前桐樹皆先子集賢府
君治光日携祖常手植者也今二十六年矣蒼虬翠蛟
森列左右祖常蒙詩書之澤忝官禮部尚書奉經筵官
天曆己巳正月以謀垂俾請還光又案聖天子不棄數
物馳使拜名以疾未行與疾瞻仰孔子廟庭摩挲群桐
潸然感思作賦以見意焉

海淮端而返有寢丘之遺址屈川圻而近古壤寡殖而
不豐口瘠土之民勞庶黍心之易穫惟宇而納之衣則兵之靡修緣
謀食廩給其洋洋固樂我以觀學命春師以執事揖

是遵以下堂列拜植於兩旁蔭喬木於今茲慕乎親者
曩昔歲邈以云但滿溝澮手澤之或存蹤祠位之
在官盡瘁於民庸著無窮以代滌瑕無玉以為容終
下陳而弗忘榮天爵以俟天錫未艾於子孫永文壽於
大年期茲樹之後凋匪庶草之菀翠覩斯道之昌期微
於神而不遜

馬石田文集卷第五

制誥

遣奉使巡行詔

朕祇承洪業夙夕惟寅凡所以圖治者悉遵祖宗成憲
冀者屢詔中外百司宣布德澤蠲賦省刑賑恤貧乏思
典黎元共享有生之樂尚慮有司未體朕意庶政或闕
惠澤未洽承宣著矣於撫治司憲著急於糾察俾吾民
重困朕甚閔焉今遣奉使宣撫分行諸道案問官吏不
法詢民疾苦審理冤滯凡可以興利除害速宜舉行有
眾者四品以上停職申請五品以下者就便處決其有
故實它奚麼晦跡於丘園才堪輔治者具姓名聞俾朕

追封河南王夫人制

古者婦人之義名字不出閨門別男女嚴內外
也故河南行中書省左丞相○有○勳德冠於
當時勛高門祖其夫子顯聞于時子方推恩四海封我
殷邦之舊而有尓位號之崇乎故追封尓為王夫人仍
啓河南故邦以封大哉憲婦宜一品榆翟有光其尚
陰陽尓家服我寵休之無替

思州軍民宣撫使田光勇光[illegible]封贈三代制

職僚中鎮弄孫致令名紹之樂福裕後昆凡我邦國之光
藥尔室家之動鳳臺胙土棄開胤潭之田寫詔封泥永
貽泉扃之北高歆寵數益術休祥
朕以崇德報功實先王之令典建邦啓土昭茂世之殊
勛賜我舊臣錫茲新命具官某魁奇天挺卓犖人雄籍
略邃於孫吳志勇邁乎賁育普武皇撫軍於龍漠躬
風休而之勞而大將出陣於魚麗揔掃完鞏庭之績威
行萬里恩浹六師乾旗以畢戈底來賓而包匭每御
衣裳之會聿深鍾鼓之思生子象賢由敦忠而尚義為
國敵愾遂切運以中興永惟腦閔之隆端繫社禮之重

不有異數曷稱至懷於戲旅矢弼弓嘗旌勤于征伐册
書鉄契尚迪慶於承傳惟甸分茅泉臺告第
朕眷元臣之勛幼被慈毋二訓屬有司之考禮宜大國
之疏封與官某妻某氏秀名門作配君子琱璋礪佩
婉娩於婦容益藻前聞莊於宗事萬生令器實替
不謀底海宇之謐寧承邦家之休慶綠綍方底寫翔芝
檢之書霞帔鞾衣雉縐旆車之采江都錫壤泉室增華
太保左丞相封贈三代制
匪時婧謀實大篤于元臣常德報功罩謹厚於累葉
常議禮與壞之封昇官其效曾祖父服勤侍衛乘位功

臣太傅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梁國公謚敏前
肅秉質無華詔謀有永垂倡句陳之刊式昭析木之祥
衍慶於曾孫薦忠貞於照代使宅百揆光于前人於
戲開國浚郊具儀文於鉄鉞承家新鄭紹世美於衣冠
志彼靜女配予先臣昇官其故曾祖母梁國夫人三世
叠飭垂儀克承宗事不假詩書圖史之戒素閑織紝
組紃之功迪美華孫翼祥啟於令族新廟奕
松柏於析津原田每歲畫封圻於梁土龍章有赫象服

秉欽可追封陽翟王夫人
朕獎元勛恩推舊德濟其世美詔啟孫謀屬大業之中
興頼名流之外援追封奕葉寵冠真官某故祖父
守忠勤而效節宣勤功而太師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
梁國公謚莊順海質稟庸愚躬行愧怍宗事萬生令器實替
服勞於王家弓冶承傳逐開先於相閥方軋坤之清注
伴綸綍之渙須用禮勸忠書功旌善於戲伊洛瀍澗終
我魂魄之遊山川土田衍
命婦朝右彤管著於女箴令妻相夫盤絲陳于内則尚

[illegible]德婦于名門其故祖母淑[illegible]國夫人勿忘[illegible]
貴榮嘉修容婉娩久襲祥於世業蓄擢秀於孫枝爲[illegible]
懷材贊予茂烈雲翔鳳詰俾澤漏於泉臺魄祔魚軒想
坤德於梁苑爲始多祐福尔後人可追封河南王夫人
惟王建國之崇德以報功自天降康乃生賢而清雖益
眷元臣之勳宜推先正之褒矧官其故父愈忠肅公積
德崇厚昭大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特進河南王
孟忠懿王氏毓[illegible]等弗彰紹謀斯永爲郎執戟風宵宅
力之勤有子克家益廣敦忠之訓宅中興之大策立不
世之殊勳匪衍王封曷旌朕意於戲河山帶礪式敷[illegible]
可追封鄭王

[illegible]乾坤珠符期[illegible]爲照朝之祐抱思[illegible]爽歆[illegible]光

[illegible]宗惟元臣克相中興之業母有令子宜膺[illegible]封爵
[illegible]榮章庸錫等治母宜官其故母河南王夫人[illegible]封[illegible]
風閫姆訓綽著婦儀[illegible]萬籟蕭然警[illegible]琪於風[illegible]
政素勤於中饋[illegible]九切於斯抵[illegible]門光寵[illegible]
保茲鄰國乘翟[illegible]未逮嘉彼[illegible]東以行化[illegible]
頒綸誥用賁泉爲可追封[illegible]王夫人
平章[illegible]伊[illegible]可追封[illegible]
[illegible]封贈三代制

大[illegible]之[illegible]者積必厚[illegible]行之徐者力弗強[illegible]之常[illegible]
封王於尔南服而[illegible]社稷以屏者盖尔戰多之力焉異姓
[illegible]尔世我[illegible]可追贈宣忠

靖遠佐運功臣金紫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上柱國追
封曹南王謚恒敏
太恩禮罩於可汗先世平章於逵
曹國夫人
淑慎端惠有
遠宮事克相君子為王虎臣又有開濟律令語為朕虎臣
司議封乃追命尔
尚歆寵渥益衍厥食可追贈曹南王夫人
先王有崇德報功之制豈曰觀美盖以旌善而勸忠也
平章
遠佐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曹國公謚武
荷戈奮勇前驅維時
臣如雲乃能立功名于共間北征叛王轉戰千里南移
奔於
大傅
嚮封謚制
大傅師臣官尤崇於常秩有
帝曰咨往欽已著於上旻
陛惟
國利王人之
安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曹南
王夫人

杜曲追封魏陽王謚清獻

另位王家如有官於[illegible]女[illegible]

我[illegible]之子住[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先純陽肇德欽惟道全后土
受釐百神奉職御明堂而布政萬國咸寧勒隆
端門庭實駢羅於文陛百其等慶聯鳥月迹遠
封事於銀臺懃搭衆補紀卜年於寶曆欣對萬呼

正旦賀興聖宮表

帝曆開天祥發貞元之會妙儀法地源疏河海之流百
物順熹四時叶序欽惟陰功厚載德承乾肇聖繼
姜源弥慶祖武弼徽音于太室益行孫謀茂娭獻歲之
祥膺保鴻禧之吉臣等遠逢世泰叨列朝行官備中
堂王朝領敷于畿甸虔隆長信民功仰荷於資成

夏正旦賀

夏正時建民功於摩始主器履帝武于開先慶
[illegible]因陽肇萬姓恭惟東宮仁神作
[illegible]名啟前星之重貴雖繼照式昭大
明承天布王存而獻歲臣等列凍地而
宵霄庶戮對金明于午御慶映惠頌仰觀日麗于宵宿

賀建儲表

伏以天漢毓德重開聖嗣之隆南社承祧慶祚儲闈之
慶祥肇啓太陰之精誕育元良之始大
本司監修國史賀正表

[illegible]伏以天地之[illegible]生[illegible]
[illegible]元聖嗣光臺歲事啟戎[illegible]
[illegible]釣播物叙氣和歌[illegible]合也今惟
[illegible]平天和明兩益紹重華帝出乎震石海雷殊簫韶[illegible]

稱萬歲樂快觀於龍光書載三墳永垂於弧筆

監修國史賀正表

天明即命紹開帝曆之隆王朔肇元序正人時之始大
鈞埏扎和氣沖融欽惟叶德重華倫道全義御端門而
肆赦萬寓熙春坐宣室以受釐五辰順軌方九宇之在
列萃諸福以來臻臣某忝列師垣無塵史觀謬尊奉勸
庸申效於萬吋鴻筆紀謨頌同符於奎畫

賀建儲表

禮崇承祧茂正元良之位德符宝曆丕昭大統之歸宗
社又安臣隣慶抃中賀通侌乾始祥發震享受命建中
邦家之基肇固鴻謀永著龜之吉叶從事輝煥於前
星儲册光于上副監撫有托似續無疆臣等攄觀書宮
華趨絳闕聖神承緒傳壽考之萬年忠孝弥彰衍本支
之百世

賀建儲箋

德配明堂聲正高宮之位禮嚴吉日丕昭寶册之尊任
重承祧戴動向隅之心歡騰率土於風著英斷日新受
命建中式降上元之運明離繼照永開太平之基敬鶴
慈闈奉圖以祇致國本斯立宗支以固其等戚同深
班聯鼈躡終始于學頤廣緝熙之功追塲其華扇

和之治

賀立后建儲表

冊建中宮體黃裳之居正祧承長器仰蒼震之儲祥
本以寧壽儀攸叙中叙聖資神武玄德欽明美教化厚
人倫兄叶相成之義奉宗廟承祭祀丕昭繼照之明慶
洽三宮惟勝八表臣某忝職塵仙館誕逢帝建適值上元
盛典並行於吉日天開大定顯襚已著於初筆

肅寧宮設醮青詞

伏以道妙無言神功不宰既仰成於乾造寔默相於皇
家祇即琳宮肅延羽旅誦瓊文之累葵格蓂景於叢壽
伏願有感必通仰昌而熾五風十雨叐祈玉燭之明億
載萬年益衍瑤圖之永

祭皇祇文

於陽元造孕生載物神御昕讀我性和平御坤儀受天百福
神中作主戴金司彼含方宜義揚威以戒時庸后儀象
神靜德延祥以篤以行神其降祉
運化流行元氣大和輯瞿上下交泰以瘥爽以瘥茲明誠儀
物孔多則感寧如山如河

宰臣在告辭免君或修降威旌痛我人啟迪佳義必
宰臣入鑒茲纘緒夙夜未敢荒寧況在上不顧亦臨壯幣孔碩聿將厥心神之格思有
肅其款
我祖記謀我祝惟脩辰舍順軌神祇安詳相我坤寧叶
于皇敕

馬石田文集卷第七

東臣

清慎勤忠蔡沆

伏觀至治二年十二月十九日皇太子正位春宮百司
上表稱賀詔曰朕惟列聖統治功大洽文恬武熙百
年于茲矣望天子高曠古今事廢下溫文仁孝天賦美資
日月之明無以比德皇太子踐阼朕博通之士朝夕起居以
參訪近文下頃德祖望文采二代紹述厥要惟茲傳云
侍左右朝夏經義董論仰和周公為傅召公為保伯禽
就王命為太子也太公為師周公為傅召公為保伯禽
就王命為太子也太公為師周公為傅召公為保伯禽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京於遵祖風按永
保爭民人禮文風俗治體所存
化有方則善惡自別設施有法
自定制則官有守修武則先
欽定其本末言似涉於繁無
建白事一十五件逐一開具如左合行具呈
伏請聞奏施行
一夫惟天爭者上承天地下
戴宗爲尊大無與比隆奉養當極其
嚴容大而一飲一食小而一
玉食宜爭榮衛者爲先至於
乞於進御之際命近侍
生靈不勝幸甚
一郊祀者國之大禮在古所
越百王伏願今後郊祀之日
於太室則天地各昭神明降
平之福群生拿甚
一大內正衙古之帝王朝
和則精明在躬故萬感應
如爲伏願重以承天地祖宗
一吉之爲治蓋有禮樂非徒事
世措置施設悉存禮樂之義
純儒爲居職務格致天下儒學
士皆好文物治平望性高
史道都珍禽而絕道路
效固已驗矣獨未聞今皇
海內知名之士有幾伏
法命朝臣集議典制請行

天下教化之本莫過於仁義仁義之行見智熟又在薰陶此實依明
詔特請選擇師傅左右之人至今未蒙施行甚之
情實念及此不勝切至之甚
一甲高中極密院御史臺三府極知雖缺筆文書於
佐大臣央理政務次請開奏設立律學委翰林官
兩二品三品正統衙門更
其一律於律學高
文臣試中部官知舉每一科戊試舉一次則三年有
行人之實下無遺進當求之私試中之人不必限以出
石先生文集卷十 四〇
則之高下不中者發下本後考滿不得過從七品仍須
照舍而行則士賢無乏公道不偏
一請設醫學令各處府州縣官吏軍民人等有患病
如仁義之行見智熟又在薰陶此實依明
詔特請選擇師傅左右之人至今未蒙施行甚之
情實念及此不勝切至之甚
一甲高中極密院御史臺三府極知雖缺筆文書於
佐大臣央理政務次請開奏設立律學委翰林官
兩二品三品正統衙門更
其一律於律學高
文臣試中部官知舉每一科戊試舉一次則三年有
行人之實下無遺進當求之私試中之人不必限以出
石先生文集卷十 四〇
則之高下不中者發下本後考滿不得過從七品仍須
照舍而行則士賢無乏公道不偏
一請設醫學令各處府州縣官吏軍民人等有患病
宜令依式取問明白開具病源證候用藥本末
太醫院官考校明白方許行醫如有不依科條者
醫人自取招狀明白從重治罪將吏不
一請設陰陽

結本縣文簿實為官制不紊體統猶幼人既有公事自不苟為俾於民不細伏乞一命將守邊爵之司命然御將之方當盡其道庶毋缺失利害懸絕要先知其艱難勞苦之情平居使之慎其逸樂畧其深文寬法而不責其小廉曲謹然後効死也易是為御將之道夫將不可不擇也擇而用之勿疑不疑則專專則重重則可倚之而不効則名而殺之無輕名之理今近歲連名比遣大將似涉輕易古語云臨敵易將非策也竊惠及此伏乞聞奏施行

一黃官征戍黃海之南歲病而死者十率七八其所屬軍官利在危殆之際必用資財擬招軍人比方本家所有孳畜田產厚息借貸准折還納終致破產不敢有詞夫以世蔽中官垂食部下行伍深可哀痛今後如發將在黃海及淳汀等處成軍人果有病患除官為看醫外其貧苦闕用之人比及取歸封樁以來宜令本處有司約量借放對樁收官毋收息致應借貸而不借貸不應借貸而借貸者從本道廉訪司體察究治如此庶不役中原軍戶日盛軍官日富

一侍衛親軍拔本所係宜令各衛拍揮使立時教閱練習武藝精力訓養精銳則萬一倉卒得用仍除鎮衛守

和外一令與官員作工蓋造後使勞苦幸甚

一太常禮儀古今義制欽伸敕令有勸於生前追議恩榮之私不公其事宜令監察御史斟酌損益興情稱伸國典不曠一世之時天下之本也小民則以農為先百貨則以穀為重若乃倉廩之重控制生民之係豈可不擇也擇而用之勿疑不可不擇也擇而用之勿疑不可不擇也擇而用之勿疑不

天大君死罪或被赦免釋然歸係妻子而成死罪竟無覓宥不得生還里閭此豈法之平允哉乞今後如徒
例合長流惡別請安置長流者亦
請減情輕重度地善惡每遇恩澤徙行量移如蒙
與改施行則天下生靈幸甚

辨王左丞等

竊聞傳云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國家實賴焉夫便佞
給使利口已視國與民漠然如無情者國家何賴哉伏
見中書左丞王伯弘前中書平章政事拜
參在政府
常以直言正色力持公平與權臣
抗論可否
若此二人其於國家緩急之際剖裂不屈信可倚恃宜
使宣撫諸道奏將二人擢置
要機要不令外補實社稷之計
御史都臺檢管范完澤

伏惟京尹之職民實具瞻漢唐以來尤慎茲選至如我
朝銓才重官當難其人不以輕授初如嚴忠張郭近如
姚燧二王等俱負才諒志有名稱綠飾文雅練事務
中外厥聞士論美之苟非其人曷以尸職今某小僚非
吏素無寸長才名不著於當時補佐前代於法豈宜
近日私家被盜一事自至所屬兵馬司公廨迎勘訊問
賊徒侵官失體廢法任情即此而觀他可緊見理宜奏
代別選才能相應

彈中書參議李羅等官

近高太師右丞相
參議李羅劉吉等四人俱係賜事逃
竊聞之人依憑請託假借權勢
淮之人劉吉乃宣政院起身之冗吏左司都事馮翼
在宣政院倚勢作弊進右司都事劉允忠乃奇吏微品朦
朧奏唯起復後次以圖躁進如此四人列居顯要貪
政事宜惟玷辱名爵實瘝清議宜後憲臺奏罷

論軟弓矢禁例

近承奉照會該欽奉
聖旨禁約漢人百人以上執弓箭
打圍處重刑百人以下流遠方徵及一兔之獲罪各有
差竊謂作法有名垂訓無弊但今日見行條例已有禁
漢人弓矢之科又有禁諸人聚衆之制若復以上項打
圍處重刑等例錯綜而經罹之誅恐愚氓舉足陷罪難
避易犯實為可憐而朝廷受禁人捕獲兔之名尤為非
義宜從合干部分檢舉禁約閒地舊規遵守施行不勝
幸甚

論泰州戍紀順等處山陵事

伏見遣大臣駙馬玉昔寶玉哥異祈謝岳鎮畢職叨

前言路敢有憑昧謹用敷請夫山移大變實維天意是
為不動之物而動大臣以下各宜瞬避官位推讓賢德
是懼修省表奏待罪庶乎對越上帝而為國綿延至其
非但遣使祈謝賑恤一方一理無窮越陽而可弭災也竊又聞之
應天以實不以文昔師曠對晉平公石言之語載在方
冊世以為監今山移之譴理無虛示豈非在野有當用
不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倫而以感召不動之物
而動搴近庶民甚可哀痛且端本首善在乎樂徹萬物
咸遂百職共宜然後高下異位山川宅寧伏乞聖堂早
為敷奏任用賢才相應

論百官請賞

比見前朝見任請奉官員不思廉慎奉揚通職或寔婦
嫁女或市宅營私往往交為總奏財物私相貴恩實蠹
公帑夫寵實賜賚下及百庶國之所以鼓舞激厲天下
之具而為人臣者蒙受恩澤之時又當戒盈畏溢固讓
力辭必不允請然後敢受豈容敢瀆褒天聽乞請才物
着哉況見任官員自有俸給廩之學品職封蔭之榮
至如一錢一米擬合為官惜費而乃上瀆府庫自肥其
家其於忠孝應恥胥失之矣今後如蒙恩臺明白開奏
禁約見任請俸官員不得交相慇奏財物仍令監察御

論加恩典

故大中大夫浙東宣慰使東佑執德不回或恣一執宗
由才選擢任專城敢應清贊榮居方面當其論諫廣
書豈知徇祿以偷生況忠讜之言素著于時而忠勤之
際益明其志可謂不辱其旨者矣稽諸邺典多有加封
施及舊臣庶乎無媿切聞禮及賢臣國無不治之道
推恩舊士有先死之心故蔡國公張柔接起綸伍委剪
我朝撫甲荷戈開拓土宇卒為名將有稱于時傳頌

功載在史冊如北史忠武公例進封為王可為無媿前
論林學士承旨劉敏中文采振發學術淹貫行義精力未衰
以身來退高風之節近世所無理宜半俸養老于家庶
尚可聞治化

舉翰林待制表揀等

上件官學問宏深經文章繫著于當世修纂史册
足以宣揚聖業代王言則足以開益治體方任政廉使之
官誠為遴抑翰林修撰陳列生東緒左右察之地必能
舉職業若乃於海內可謂名儒如蒙擢置

兩院以備訪問相應
　　陳右丞相
伏見中書右丞相桑哥已嘗上章論列令復蠲察到不公不法等事一十一件天下生靈不勝幸甚
　　進千秋記略劄子二
伏以宥賢之官專以輔導為職輔導之方又以納海為急古先聖王嘉言善行日陳於前所以薰陶漸染養成至性者實在乎此果職忝居是任惟懼弗稱今纂集先代儲貳故實及為臣子之道迄一書寫成書名曰千秋記略謹用黃綾裝背隨容前去早為擇日一同進呈乞依准經進例進讀施行
　　當職近纂集到千秋記略一書用黃綾裝背已嘗隨容發去責院乞擇日進讀去訖至今四月未蒙施行又照得詹事院等官俱以輔道為職理宜叶恭調護事大體重責望非輕除外更乞早為擇日進讀施行須至容呈者

銘

致樂堂銘

有妙物我卜卿而牟于何申之冀以其燕以安寧遑呂氏嘗子何將之承其氣聲嗟婦子克相厥惟安宜況布補扇惟夫人受和惟芳子錫類惟天可忱遹斯百祿世

梁彥中家塋中致慧亭銘

蒲以祖滿拄昭厥靈曰既降止于墻于羹不顯孝思鑑我藹鬱昌尔孫子宥興于世

高擒銘

嚴善鑄鍊匠利斧斤其器既精其績惟勤以食以居可必非情士不濫匠禁文著書濟人間燕明世所須秘册於物經史百家內沐其澤外芬其華深探勃銘以告子我承庭訓敢不彌尔惟天精明不畜于人惟物是乃迷厥負匪聖匪賢昌先我患匪訓匪辭我軌從路我祖考定策鴻拂革我世俗維文是將迨茲百年士布不民我辭諄諄應大尔身

書几銘

木也材濕也堅工之良其成器也完吾克有之利於燕

居室銘

苟居室也敦則疇之可訂前學古也專則時之不傳有幽者神有窮一作穹者天將寵綏之尒益勉旃

止善堂銘

維苟遽右厥民顙豪弗效于福弗都于凶鳥居歌食其行死以繫文字摩啓相我民止明靈宣昭口人曰已以破其昏以迪其內衷以擢于言以震于聽洽于大同止善之功

尋海堂銘

其海乎以其導訢以績以勤以資以敵

王仁輔左丞德荷堂銘

耕之澤以穫之稚以植之芸以本之蓄以是謂德荷維厥之義趣有以考室矣銘以質之

聚然亭銘

維茲世人時化物遷雜沓紛至攻于吾前吾乃應之而一聚然其聚者何不吳不教不震不譁順受維嘉嘗嘻咲之者耶

李氏植德堂銘

錢鎛其農服田貿貨築商梓遷維上進德以維賢種之于世以有年農商外求我乃天皐陶之道子勉旃

巽友輔讀古齋銘

古有道載諸簡我讀之做於斯維友輔篤古學亭為銘聽毋蔽

允懷齋銘

時沃以天是資稼以獲力之施道豈蔑惟敬思佩我銘世乃師

歲

舟歲

伐木于山既斧既鐫于鋸以鋟金于屋以編管杼玄纓

集研桐之胎堂于木間以樂外波不亂而劇不亂而趨南國利之以載以居不車不廬越紀弥章矢弼圄濁汙海若之宮鴻鴈翔軒輊上下萬維千經不施其功卒不思陵阿山是言之水豈不仁哉

洒歲

親口何紛秉胎章敢侮予為清冽以實我纁徽以維我手我肩我燥鴻須我鴉不我世須世將焚如彼珍天物而靡民食莫而之急世迷兩明不而之碑日甘其喙而毒其腸俾其梗殤俾其狂古宗廟之事鈞嘏受祉以洽神人宮室之以詎出入兩宮經營公家以胎以常不孚

之塗泥而踏其近利而妄其後識何能表之智為

贊

恭贊御書奎章閣記

至順二年十一月七日上遣內侍至臣祖常門賜臣祖常冠銀下品才識
當御書奎章閣記碑本一幅者臣祖常冠銀下品才識淺薄叨被光榮待罪風紀晝夜恐惧無以報稱竊於聰
明之萬一不得斥遠則為大幸顧迺曲加天寵褒賜寵
翰臣以門地之光華伸乎雲漢之昭回義書八卦禹敘
九疇雖有義剞文莫予者出然後文炳大倫燕之
左文而無義史待周文莫予者出然後文炳大倫燕之
圖尔形

贊懽兔

兔爰爰相伏蹲閑田壘宅丘原嗒彼罝儲頌功壽斯文

贊吳牛

予觀牛之與田飲噬同於煮芻其為功也不類遠矣今
日擊此拳不覺興嗟

雜文

丁君誄

至順元年六月二十三日山北道廉訪司文苑學吏以利人而不利大地而又壽不享年茲銘
呼文苑學吏以利人而不利大地而又壽不享年茲銘
紳大夫所為痛也乃作誄曰
有樹其根枝葉有良其實孰陶而蔭昔也聊棠荷
天之寵行以厚福言匪華試官民庸稱其頑兌以朐

其疲癃持斧斫而蛇不動弗喙何辜于天而不逭笨誰謂為之終其囹圄全腹食之就耶藥石之不耶惟戒受禮果何修也飛羽天池君柩之旌紫璞山碣君墓之碑[illegible]莫余盧誌莫余辭爰卦筮敢誄敢識余悲

仁本堂解

粤古先民孚善於中而契乎天性何不斁貧良而全嫠然以名而不之貴靡然以利而弗之嗜憧憧往來不系不忮聖哲弥綸彝以仁義緝雲在下藝親弗慈乃以等棄之焉君弗弟而友通日至孝弟錞古仁義治矣魯東家素王有子其徒揭示仁本範世立謨彼婦姑勃磎詬始將由茲以達夫博施故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爰宗法是系敢不悌鄙儒服者云行仁之本孝弟實始將由茲以達夫博施故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爰宗法是系敢不悌鄙儒服者云行仁之本孝弟實爰飲食弗敬是又孝耶生先世咸孝悌而仁哉我解仁本以斯義準吳氏之子尚毗惟允

記河外事

有計吏河外來稱河外斗被三十千肠民持錢告糴大家大家亦無有哉日益病而有司賦之日益急也余方食投箸記其說且曰哉之比粟也寒急而[illegible]

若是[illegible]腹賤踊貴也有司則之哉其謂何請予患之吏曰予傳腹者所謂治天下之事予蓋降[illegible]也故事國焉食歲徵諸內地而不給則漕河河閒運輸當郡邑算民之口而廩食之估當其直而以糴結入之官又不給則差河北郡縣凡民穀栗可移馬幾俾馬就食于外令中山河閒趙地百姓無轑乾哉旦夕命人挈男女之里中不得為斗來其均賦於河外有以也予泥於古而昧於今而不知通變之道予不仕則已予而仕將見療官之罰集予之躬矣余言盡不可信歟已予而仕將見療官之罰

夏乾梅兩文

惟神靈收雲氣呼吸雷雨發化閎閒出入八極令本鄉神之利宇在焉茲神之所依歸也而祖常等耕鑿給食事神弗謹神其降斜以病吾人歟且沛澤不時稻苗將槁歲或不登則何以供王賦而為神之榮盛乎神其鑒

策

會試策問

聖王之設官也俾在位之臣咸揚厥職以亮天工者其法不越乎選舉而已聖元稽古立制用賢使能敘進差等成法具在天事久將弊亦可變通者乎入官者日滋

川積德名實實有不勝其煩然選舉平方則廉官病民
昏術得以無二者之失爭命風紀撣可為守令者善矣
然必求於資歷相當足以盡撫字之才爭漢世公卿二
千石皆得辟舉可施於今爭州郡牧守限於品秩缺
員者衆庶以來權行守誠激厲獎借之道獨不宜於今
爭諸君子褒為舉首各悉其說

擬廷試進士策問二首

文武之道有國家者不可偏廢也文藝對策取學問之
士我朝已行之矣獨武舉未講非所以備文武之道也

方今四海優游之衆籍才能者豈無其人爭夫武藏
子弟襲受世賞衣食為事游媚富貴使之將焉人率千
夫其余作功勳之高則皇厚矣國家仰賴焉茲將議
立武舉以求草澤弓馬韜力之夫謀畧技能之士以應
武選其策何先爭必功勳世胄之裔為便若之迫爭于大夫學
用乎豈仍不然抑皆宜何若為通今古之制褒然來庭其悉以對朕將親
臨簒承大業祇適先猷設天爵人爵敢不敬故屢咨有
司各揚廼職使恩澤下流而吾民得以遂生而樂業斯
朕之志也而聞有司廢官者不一或貪墨不法以抵罪

像緊政傚所不事以苟年勞或俾
廟耻之風幾杜不興且有官之士在民之上所以師表
百姓而百姓賴以安者也而乃自治不嚴如是何以居
人之上哉又古者刑不上大夫而官序有常庶姓與
而今也風紀之司糾劾論治倫隨因循之俗日就末貞
其有起者何歟豈公家審官之術未得其宜歟抑毀譽
交雜不足盡歟將求激厲廉耻之道獨不宜於今
淳厚而百姓安其策何自爭大夫明古今之義其於
爭宜之體諳之詳矣悉心以對毋隱

題跋

書崔大素彈琴詩後

古堂上樂皆已獨琴在今之琴雖盡非古意然猶愈於
已也昔尹周先生謂余言許士瑤太素雅善彈琴群嵇
方摩其上被詩詩問于盍賦之者蓋周先生崔爭障道不傳繼事方
殺不能為語俾大素絃之若蓋周先生其無庸病哉

跋大字擘窠圈

天地日月不容繪畫而松雪翁寫意於淵堂之中吾固
知其必得真之非真知真者也

題御書雪月二字

上日卯奉敕製二中六首

食者也恭已南面不迭聲色清淡之味留神翰墨於小
田雲濛之章花見天縱之聖也益雪月二字為湯中秋
大夫侍御史臣健萬班事天子官侍御史持平紘紀綱
法是賴非有清明之德配彼雪月者則天子不以此官
官之安望人在上董包天地公庶小臣智識狹陋豈足
以窺之然若萬一數臣相其子孫賛承之以世其家焉
屬臣焉書遂告之以是俾其子孫賛承之以世其家焉

記御史臺題名後

天寶初有制命御史臺題名聖言渾灝有訓有戒
天聽洞達照知物情而文字簡易孟堯都俞之音也

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向德以象之臣魏世近既承笞焉
文是順二年六月日臺臣等謹敷宣德意列載如上維
時長吏百屬之次乃列姓下後之来者尚徵於始而終
之也且人之善惡咸在是亦徵勸之義而不可廢也為
呼慎之哉

題松廳事壁畫後

昔祖常承乏察院初官未熟時事往往萬信於道動輒
得咎竊言秦州山形之狹則縁法捏權則謫官開平嬰虎口之毒摘斥五年幸遭逢天
日清明更張化誤凡是同舍氣之不平悉發狀顕露善類漸進衆賢

仁則而祖常泰伯名用待罪詞垣暇日偶檢圖書蔑見
有事跡藉藁數十紙因緝寫成一編祖常訥敏貴直要
譽庶亦存愛君憂時之萬一云耳名之曰松廳事稿畧
者明其與同官論列者皆不記也至治三年端陽日後
儀鳥祖常識

題簡毋墓銘

金石之文銘壙尤難宋王安石最善銘不說有可知其
難也斗簡氏銘郭貴所撰貴以筆名文亦簡不煩序入
子之孝天之至情然哉

跋姚照磨改墓銘後

卯史官屬姚綏持其先世墓銘求予跋文予讀再過乃
識于後始予為京邑卿貳第二場課包茅賦一篇跋實
在数百人又以才語佐于禮部今又掾望府祖常遠官
待御史而姚氏兄弟擢高第其家世之傳文字之列
宜知也且彭澤治人之衆如此綏之頌大道達宰有既邪

跋誠求堂詩

得能之嗜龍可以豢知馬之異彼舍氣之不
靈而我得其情寔用乎誠況靈於彼者可不以誠求邪

國始縣重建縣治記

皇帝践祚詔內外大小臣毋曠厥官滕文公問曰予一二小臣才學不力宜有聞知奉天子明公廉守旌士風夜夤畏如齋如疾恐不能上宣王風下成民功以遺邦之羞顧茲公署既庳且陋不克以居何以舘王人何以聽臣事予一二人毋循故常毋爽等發不刻不晝不間焉工始未若干日秋八月滕大夫走吏于光請記厥績將勑諸珉以耀後之人祉常曰作器必銘作事必記于以考古于以垂訓俾繼我者從事有稽也今賢大夫承流宣化之余力不講其私不肥其孳闢茲新堂照

昭白里可無辭也哉惟固始為縣或國于周或侯于漢皆二國自唐名制隸屬山川疏貢有圖經在皆不書記其遠於世者昔趙氏失德江淮之交風蜂肅明戎鬼晝悲乃若斯邑南窮山壯盡淮陸可騎水可航田畝之吐嘯咻者無慮十八九耒虎豹之所宮狐狸之所號故老遺人談之者尚嘆額而可知掩快也迨我朝天啓景運奄有二國建制縣邑立官立師撫摩疹痏綏保遺不四十年陳蔡曹宋吳楚甌越之虓雜耕於野交居於郡于今稱沃壤然其人失鄉遂夜習夷猶之俗動以利害相磨戛以舌吻相撼捽短長日叢于官重不幸徙

茗滌竹簡材木之利統秫之精鑿鼻敝之毛革所以實聽陣明者靡不悉焉居官之位者難矣哉其年某月日其官等偕治定邑人宜之不數不譁如子安父居無何奔走辟執事作敎後輩之堂冀之廡賓客有位庖廚有次豐而不奢華而不靡天造地設人未告勞又何變難焉易如斯也非大夫之賢疇克尒哉孟賓遺春秋魯莊公二十三年秋書丹桓宮楹明年春書刻桓宮桷禮曰諸侯黝堊又曰諸侯之桷斷之於春秋於禮宜敎者三蓋憲焉何則重禮制之或弊也今邑人宜大夫大夫有人民有社稷文有吏武有兵諸其神人

固有紀順尚何以二魯謙護哉

小石山記

缶鎮之列居四方其間出雲氣神物變化靈異以之順成年谷潛產品類若大矣至於奇岩穴之秀木榮泉清邃禽獸之所託依往來仙真高人之所棲宿是皆有以高游觀樂放逸在君子之時不可廢者也惟以南諸山石磧而不峯乎得小如盎者一鑿竇水輒之其中赤磊落峻拔含蓄雄偉可喜也彼雖不能如茹鎮之大出雲氣光景神物變化要受封祭然世或欲捷淇竹以寒汴決隄五色以補夫漏則爭斯石也其能無

尺寸之功歟

留侯廟記

國家著令凡先民之有功有德於世者所在得祀焉彭城之留城有廟曰留侯之廟蓋侯之勳入勸民合力會財以集工徒孟冬既完好垣墉旁周階庭室屋有翼有承丹漆黝堊弗踰于漢經用董制咸猶厥宜神接孔良象設惟肅吉蠲從事惟碩鮮鄉之人祝傳即予歲無疵癘嘉生繁興民無札瘥歲來求文刻石廟中圖以侈大神惠茂封邑於無極也嗚呼古者作事有記為教之意深矣大矣彼有

務勤民以事兕徼福以媚神著措紳文儒之士固不欲書於冊而告於衆矣茲能以禮祠其鄉之賢士大夫講和豈之客潛則能若之令而納民於道也則是非文法奉之吏所能識也又可不載諸言辭以傳於世列其績行義蹟宣著顯揚俾人有所徵而為書焉可乎杏郎翁君侯之功德卓偉郡國固宜通祀之父矣余典禮之官也故為志以表之

小圃記

余環堵中治方一畛地橫縱為小畦者二十一縢蔬蓺奴頗善汲晝日繩水十餘石井新溲土厚泉美灌注四

…為當而利其詞之祝…不誣神而奉故其…
…又寡是以益積其蘊蓄而不得肆…而為歌詩以…
…家太平之功乃史相與樂其秩之美而壽其…
…能於明世也吾徒之服…者良亦榮矣良亦貴…
…矣可不研精於思慮以俟上之名必…之實而…
…則成乎不爽於鬼則於古也近矣…
…志諸壁因以存故實云

聖清頌記

大元之國全盛以御萬夏平為向服服貼之郡至元十有八年廿…生帝甫平江南五…即…戊故…

牛而未用大名名號然…是永平郡…以其邦為祖竹…之竹走者也列文以請大臣…命以寵之溫口清惠仁惠于今又五十年矣郡…乃不計幾人澤不益若某年某官等乃狀上尚焉曰郡堤廟象清惠仁惠之神歲無牲牢祭品不備領祠無官尚書秩宗伯禮有儀…以告其日舍太常議制曰…府符下永平曰夷…成仁…食…宜…春秋…其儀有司行事終且署矣乃亟重白丞相府以孟…伯…夷堅之清者也祇竹其宗國也今既象設而廟食之宜

…名扁…
…為當而利其詞之祝…
…古之民生有世教迫成人而四…
…者出而上得之以…公卿大夫…
…之見則…其旬之可…而已後世…
…先王之道一切不行民之生於時者率蔽於耳目見聞之可驗然…於…之所便而安之家殊人異而民志始矣上之人又無以一之遂乎四民之業不分雜奇衺論制不敦之俗交擊其前士之有詩云木…於…者…衺…王教從義…士而起家…
…為望…中矣…表其設…
…之室曰顧學且曰古

有云非曰能之顧學焉非敢謂乃所願則學孔子也爲
同官馬祖常記之祖常讀職方乘桴盡龍擾下地圖
家建國全燕靈龍繼旬之服聲名文物之所被王澤之
所先非古靈龍矣則安州之壤孤竹之墟朝鮮之封其
民固已熙洽於聖賢之域矣漢唐之君其德不能越故
獨之爲塞以望墁其疆理之隘尔三光五岳醫巫閭北
鎮又東千里天地絪縕磅礴厖厚博大之氣鍾於其間
而以文尺地寸人物者小夫之智也今從薦紳有士
之行而有位於朝當世教化方興特立於聖賢之鄉而
爲天子之郎官有名於朝矣而朝之時日書夕之時曰

書獨名室曰顧學鄉之人日迪從義而之海不遷於諸
非奇衺踰制不教之俗而皆顧學焉將不煩乎官師之
政而人悉爲士矣若然則顧學之功豈王氏所得私哉
禮部合化堂題名記

厥職事官惟有司也職大官肆丞相府分領庶務領降
文書奏官與禮右秩宗之職視南省之儀書
其視五官非獨有以事高天子祠部則掌丞相中書
論制度則與議朝覲會同之班簿人名文物之品節各
辨位之名數稽載籍之推仁義不於是乎定尚褒崇
異勸善成俗報德尚賢導於爲政教大而急民方深不俾據官毒我黎庶則

之優柔而裕養之生而不殺之道存焉與夫廢公肆貪
之薦于上簒奪牲牢之賦于下以仁睦親以德體物分
吏以上四方之賦貢專官以達掣「予華要之地而大夫士之高
譏禘祫祭祥皆附以達掣「予華要之地而大夫士之高
選矣天曆己巳皇帝御極之明年餘百官脩職禮部奉
命惟謹乃相告戒不敢怠於事登公堂而更相命曰傳
所謂禮樂合天地之化者豈不謂茲類耶請用合化爲
禮部公堂之名記堂之始末遂署官員之名聯屬之次
於左方云今甲尚書三員侍郎二員「外二員主事二
員令史十九人通事一人國字譯史二人西域譯史二
人知印二人奏差十二人官吏之名亞載其姓氏序遷之由令
史以下因制以具名俾後之人有徵焉

察院題名記

憲官之法既壞仕者離出而天下始不治矣或因緣時
貴以取進或多貨以交結變易說詐便媚側肆一朝居
位而臨民「爲能償其積負乎世祖皇帝至元五年立
御史臺設監察御史振肅庶官糾劾貪邪以繩吏績以
除民瘼當是時宋尚未幼士鋤饑供給羽書四馳中原
數十百州日以飛報爲事自漢唐之主觀之當以軍府
爲急而我世祖皇帝爲民方深不俾據官毒我黎庶則

雖克舜之明四目達四聰者豈過是哉明皇相承成法
具在天曆皇帝登極顧御史大夫（脫脫）總領憲臺名曰內外
非臺察則官以墨敗者無由而知貪何以懼廉何以勸
爭汝可若監院殿院察院則石以題名高為峙天曆皇
帝丕承世祖之讓列諸臺臣三院題名并臣祖常才雖
謝庸不識帝王之度要非拳拳以示人必勸之以善而德
之以不善也名既刻矣後來者有日為持御史者有否
者則為御史者可不慎歟祖常於是而知天曆皇帝
帝王之度也（脫脫）監察御史姓名咸列于左云
以余言為察院題名記起自至元五年至（順）三年監

州判張君去思記

在唐河東薛存義拜零陵令且行柳宗元贈以言曰凡
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吏之後非以役民而已也民之
食于土者出其什一備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受其直
總其事者天下皆然余每讀之至斯未嘗不掩卷太息
也嗟乎三代而上長民者皆學士大夫知義禮有誠心
愛民自能先之勞之而無倦隱然民之役也三代而下
吏冢問學無恤隱之實寵欵者不勝任循幹者依勢作
威公然役民而已矣惟元統至元間吾光州判官張侯

仕獨不然將仕智美性恬勇於行善先是淮西峽江有
阻飢無良者相率剽掠及並邊縣村莊就劫尤甚將仕
設教招化梗公私病之將仕以不能捕為己任盜不得為
牧民者責選良騎挽強弓換勁箭率武夫即其巢穴逮
之無遺由是惡少屏迹閭里以寧成訴判州不畏強禦
能伸益地招撫將仕感然曰此吾職分內事耳何敢有
功且不能令民不為盜發墟窟網令得其情徒切哀矜
何敢有功其不代如此暇日遷淮宮逾薦寧皃廟廉
知次溝堂系治司馬永相利祀殷謂士民曰廟以祀先
聖先哲堂以序有德學校以育人材昔馬監州勸導州

民開草萊前劉棘經營創始三十年于茲矣我後人乃
不能繼其萬一殊可愧歎即日命庖鳩材完繕門司馬
永相之祠遷立三賢堂以遴孫叔敖蔡相楊惲配食焉
三賢者或生或卒或封或隱行是將仕又以道礪其州人也
已如斯（脫）之（脫）西乃（脫）（脫）（脫）（脫）
道不廉人心不正能擊鼓警姦何益於治莊知盜之矣然
後嚴捕盜吏其來臨者正修躬飭以慎達文高四
著所施有序以牧州民德之哲其去也思之不置具狀
題余門馬文紀實乎既拿方濬門城西取筆中收書冊
點校存家學師目未嘗至于拜三請益堅義不可辭乃

曰張將仕由汴省宣使判吾光能使州民懷既去之必
是可嘉也較諸受百金事役民而已者遠乎其品越矣
後之未著考余文不逞尚睹之北至元二年二月吉日
資德大夫簡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馬祖常記

殿中司題名記

國朝官制御史臺立殿中侍御史雖二府大臣奏事殿
中先相關白大朝會則知百官序班於庭在臺則百官
有故三日咎令書屬報狀謂之書狀云官獨簡書平居
無文書出則秉笏節為使一道故職是者必剛人世臣
之胄必由監察御史以次進它人不與也天歷皇帝在

位顧字臣若曰殿中侍御史雖名無劾不宜尔可令自
於以上至制官之始咸劾之於其署殿中侍御史魏郡林
寧嘯請侍御史馬祖常言曰尔為侍御史時且以尔官
學古文是記尔宜為之是為記攻之掌故殿中侍御史
得先若干人具載于後

馬石田文集卷第八

序

送劉文可之官汝州序

蓋余在潁汝間識泰山劉君文可時文可尉新蔡縣嘗
騎駟駒試武冠手大鳴鏑腰長刀騁勇幼悍獨狗渠
不敢窮詰余方詘文可五一武士尔於文吏事蓋鄙如
也又七八年余策試京師每與紳學士論才品人即
先以泰山劉君為稱首無一人或短之余又是斯人者
特鄉里姓字之同者也非余向之汝潁間所識者也以
是知造物之權焉一日閽門而謂余舍人曰前新蔡尉

劉君來余起立增所下進諸賓位拜既應叙往時余先
大夫官淮南行事監蒲相歡清風流澤
樹農業諸論著文字數百如出五指而信之也余於是
尤賢之重為之曰昔君尉縣河外不
而今也皆辭文佛雖學術之力而何功之亟也劉君
曰不然丈夫子一號而當女子百雖我視之尚為不力
何亟也且我前年尉一縣今來一郡予知其道乎今甲
盜楮幣若干置工官秩視外縣令必上比工官盜造
楮幣遇不給至大中天官民以我是
而不動民以自衛屬考官實乃定我為二千石亟令將

之官于其序以表我遂庶之曰昔也武而今也文
縣而令也郡河南成周之墟周南汝墳之化不泯我聖
天子文教隆盛似周成王安比刑措而復制禮作樂君
官河南日當喋喋問文獻衣冠家擬拾周之逸書以須
上之徵則令也又何採觀以俟

送牛國賓縣教光學社歸序

余嘗觀夸山之木有所蔽蒙焉隱於中魯夫啟也頃之
友人國保牛君告余曰我將去讀州額子有言以贈余
應之曰遊夫子曰古學於君之邦君之行治欲大肆其
所學而充其志耶故以山木之說奪行李夫大山之產

群木也其當嶂負麓廣坂長谷風日所照清淑所會是
木也必挺聳條暢蘩蔚充盛入雲刺天百仞千尺本可
柱棟作字末可几豆其或竇崖絕壑陰寒是集梢拂離
植叢雚作叢作豆樛是木也必盤蜷臃腫離奇箝婁一作痀僂
不克茂達不中規矩寧元氣滋液之不均即將厚地學
奇之不類耶於亦所樹立有利否也何同是木而材不
材如是豹今若也顯川當洪範時為名郡天下高節之
士率十五六出顯川榜上如鄧魯間其流風餘韻尚未
艾也今趙夫子盍其人乎君所過風日所照清叡所會
者也將見上徵明堂之林於潁水之上矣余方雖有奔

要一作以待冀事

送崔少中序

談者謂近世治賦之臣率多弄刀筆書詩策日夜屑屑
斫毫毛利害飛文舞書陽與陰拔一有豪傑魁偉之士
學古之人以仁義為說者則輒笑目謾指疏狂疾斥去
恐後太師長史燕閑崔君以今年春提舉山東鹽治將
行天山馬祖常曰子好仁義說久矣持仁義說往山東
治賦是舞干羽而戰也是撞鍾磬而田也或口不然夫
操戈以入人之室雖三尺童子亦將名徒而拒之使之
銷委執紱拱讓下車而問館焉則盜猶有所不敢解遁

之於天下如是哉道之於天下如是哉遂系以詩曰
衣之華兮雜綃而章道之華兮雜圖而光有美一人兮
佩玉鏘兮捨我而他其何可忘

國語類記序

結繩不施書契有作科斗鳥獸之迹籀篆隸分及今之
書雖然並傳觀乎堂帝三皇而下迨晉楚列國其間貨
錢刀布舟車軌籍誌記銘刻文字形畫之殊亦六書制
作之變會不少相襲而其聲音之義相生相成百世一
道我國家造宋古書以天地自然之數以成一代之書
求合乎先王之意而不泥於人宜乃列之學官置博士

弟子負籙授不廢是以近世之士鮮能而朴學寡若當
比行孔氏之說焉大僕經歷持廉平張大祖所著別錄
劾記若干卷來請以是書實古轉注之義為多切譬此
有年矣大卿乃能繼歸本未成一家之民國為之引物
連類假借學通者班其焉子孟焉我序之祖當義請
曲臺所記及漢急就章諸篇等知世之古今文字論列
辨悖繼惡舉載何則其參寡者其中深其籍厚者其內
充則大卿之為是書後世稽古者尚有考焉

送大南歸序

下鄉程君志道歸勿玄既成書進之閩下天子喜其勤

治命所司刊學官民佛服者咸推為榮仍悔其心將道而求君之進以正也幸而君而用求君之學未已遂譜玄義出老子孔子統而不道揚雄述漢定運論諸儒問著太玄深慨時易其名義愈與不類宋周郎程朱四家論道理得天下後世者往往常以二書不益稱本旨君卿四聖一賢之史歸而比之其有以越乎人矣以余為然君將再往仕東南的東南以字我祖常曰惟古之道述而字於作階禮之意以責成人也今子官于閩有年矣席籍乎字為也雖然子有人相見而禮飲也主有饌而賓酬之酢以致孝賓之以投介之而子又矣彼百氏賢者雄深令文章觀辭命慈宏體法之外裸而中其義微不深求是則曰嘉賓如不何不可為思有窒之道蔚乎其相稽也婦乎其外裸而中

李氏壽桂堂詩序

燕趙古稱多殫絃泣漸慷慨悲歌之士風聲氣化表裡并代田獵射以為生常郭死感激以義士俗居秦之西北戎翟之地與東方諸國雜處爛熳猶習人幾於猱而燕獨存其節角棗栗之品督元之饒侍數十世而不衰豈亦名公始封之國邑人心愛之而不肯去歟如甘棠而勿伐者也我國家都全燕之地以恒碣為城以瀚海為隍生聚教養十百於古萬方之珍惟貨實琳琅珠璣翡翠玳瑁象犀之品江南吳越之縑漆刻鏤崑崙波斯之童奴蕞之名馬皆絡繹可喜驅人心神則得為民而居其地者天下幾何人哉得為民而又居其地且又不為彼物俱化者蓋亦鮮矣故王畿之民匪華車麗屋則不足以樂承平而榮理治矣劬有悅親心而婉順其好者孚詎可要為某聲和深詔之也析津李氏正卿有母年八十矣以紲綸為工不廢有弟四人悉相孝友正卿甫冠季弟庭都邑之中以奉其母氏翰林侍制趙君釋為書其堂之名以壽其母正卿名斯人者亦庶幾能悅親者也亦庶幾不為物化者也雖然非得載諸太史氏文字之末傳之閭里則其亦孰信之哉

送李公敏之官序

天子有意乎禮樂之事則人皆蒸蒸向化矣始祐初詔舉進士三百人會試春官五十人或翔方于闕大會廷策造庭而待問於有司而觀得官於天子也居諸王之戊歲書策筆礼則口應語對策皆不過文時可論成矣然其進之道雖以繩細律緝理情實求合乎有司而不肯去辭如甘棠而勿伐者也我國家都全燕之地以恒碣為城以瀚海為隍用特立而獨行違令而趨未聞其不為利祿而不干世用者也余在河南即聞于劉古孟軻所謂雖無文王猶興者也李君公敏能尊孔子之教和而變其俗其學日肆以游於六經汪濊乎百家蔚然而為儒者宗雖困苦益自刻厲敦於行義之間類公卿大夫知其賢名薦牘交上用是乃起家而入官為北公敏始有志乎古道也豈必欲公卿大夫之知哉公卿大夫之知而不可必也又豈為利祿世資舍其所有而要其所無若我如此則孟軻謂雖無文王猶興者吾公敏是已余今蓋知悅焉於其行故為序以贈

王夫人貞節詩序

集賢侍制兵部郎中廉訪使王公之外祖姑王氏故贈上護軍琅琊郡公之次故御史中丞劉國文正公女第陝西行省都中到天瑞之夫人也夫人十四歲嫁劉天瑞又

十六年而夫死又二十六年所在有司上其事於其門焉嗚呼甚矣禮之可以善俗也古者婦人夫死已祔主入廟而死亦祔焉今王夫人始薨而官女與婦也則風夜敬事脩飾仰而死也

別詩序

風憲宏綱序

世祖肇建官制興起文物屬命御史臺昭布體統振肅綱維正儀崇化靡不綴緝及列聖繼明屢揚寶訓亦靡不顓示常憲儆尒有官欽惟皇上日月中天燭見幽隱紹述祖宗成法申命臺端嚴茲糾劾不俾瘝官貽憂惸獨於是臺臣協恭奉職上體朝衷下宣風紀謂古象魏有法道路有徇令國家肅清憲綱汲引言路其見諸訓辭者光大深厚繫然有章宜編緝成書載在簡冊垂告內外俾當察視司持平者有所儆焉既奏上制曰可

嗚呼盛哉我朝之有臺端也

卧雪齋文集序

夫人之有文猶世之有樂也樂之有高下節奏清濁音聲及和平舒緩焦殺促短之不同曰以卜其世之休戚象其德之小大人之於文亦然不能強為也賦天地中和之氣而又充之以聖賢之學大順至仁漆洽和化然後發華之著見於外者無乖戾邪僻怨懟淫哇之辭此皆理之自然者也非惟人之於文也雖物亦然華之大體者必不實當之過實者必不良必也稱乎求乎稱也則舍詩書六藝之文吾不敢它求焉君德平之文

可謂義矣優柔而不華典則而不質可以施之宗廟告之朝廷而今已死無及也其子采游於國學以余嘗從其兄伯長甫官史館而伯長甫又好余甚者也請重序其父之文焉噫德平之文世雖無知者抑何傷乎采茲行又棄而歸於越山之下一日太史占候言南方有光氣上達于天者其必德平之文在其下也夫

周剛善文集序

六經之文尚矣先秦古文雖淳駁龐雜時疵於聖人然亦渾噩弗雕無後世誕詭散亂不經之辭司馬遷耕牧河山之陽得中州布帛菽粟之常者而為史其言雄深

唐韓愈挈其精微而振發于不羈嘻文亦豈易言哉柳宗元駕其說忽憶憲悠失於和平淮西雅誦晉問諸篇馳騁出入古今天人之間蔚乎一代之製而學士大夫皆宗師之宋以文名世歐王曾三氏降而下天下將分裂道不得全業文之士咸溺浮薄不足以經世而載道焉皇元隆平宣布文化姚燧元明善襄然在廷以文致位光顯而于今傳之周剛善彙其文數十篇俾予觀之質實而不靡藻麗而不華殫其思以志于文而未已者也茲將官南方故書以為文序而畀告之

楊玄翁文臺序

詩杜玄翁文臺耑過得其游之喜義氣之音卽孟隱若于之言也近祕初予僑于有司是時以古文名者清江元公復初假予以古口子之備辭幾於古矣然作俯仰則過之於藻源則足矣予起應之曰祖常初無志於斯世功名之業聞古有所謂立言之士粗領學焉而弗合之也今國家以文取四方士其進也不辭是以致此幸先生教之然稱以貨實則祖常有未敢能嗤十餘年矣蹤而未發也力小勢在下信者寡而傳者或疑之間與東平曹子貞甫王繼學甫中山王儀伯甫蜀郡虞伯生甫相下許可用甫宣城貢仲章甫講求其說而猶以質實為難而不得一變斯文為歎也而今也玄翁之文隱君子之言也蔚然而充銷然而和而怦然而有激也質實之城鑿其造矣予之於藻源巖者不飾之耳君試以論

同志者何如也

梁氏壽慶堂詩序

監察御史薛克中請於馬祖常曰吾世家宛丘國家平宋吾父君用甫以應募戰有功進領[illegible]尹軍府閫寄於克中昆季曰吾年幼氣實時肆於[illegible]弓及出廣海瘴地與盜賊草竊艘連夜轉鬬相薄毒霧之蹇也如蓋[illegible]猙獰交啼之態如魂[illegible]作魅諸少年皆樂揩難像[illegible]

快計而吾獨被甲執盾以赴敵未嘗妄殺一人亦未嘗以所獲貴富者載諸心以殘人之子女倖萬幸於吾第之奄先人之業以自殖而吾亦未嘗介於陰以自門學事規孝謹人之言已私也若曾生泰平盛世滅身於天之報予善人恒有餘慶致者其有然乎克中風父訓學未成而仕由御史大夫據得官永嘉為江東廉訪司經歷進南臺御史遷西臺御史入為監察御史累階五品請于朝封吾父曰奉訓大夫禮部郎中飛騎尉死丘縣男母閻氏宛丘縣君今壽皆八十冊賜素領慶元路總管府治中侍御史台等以聞天子初嗣位制即賤臣之家以寵異之夫名與祿豈必賢者待之為榮哉雖不賢者亦待以為榮也韓詩曰曾子仕為吏以榮其親雖祿不過鍾盆猶忻忻喜也曾子可謂不貧乎以夜非猶曰喜及祿養不時者能勿喜乎克中又抗高節先生作為文章以紀天子之明而助吾喜為母壽也

一言序吾意何如予曰子孝矣夫子孝矣夫天之報子固有不得而知者惟明天子所以望于子者豈不曰孝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敬之以義事之以道仁人之於民也必能父母一是心而已矣天之報子

無苟且以憂勤百姓之務余知其必信之在官政務為後來可守之法矣與其子掌相之所以命正卿者也又孰知余閒往時廣西憲臣帥守皆併力以勝盜勝則削髮紮萬數率矜焉正卿其特將除是而已耶抑用之為小異也豈亦制而導之已素計猶不免為是也天子掌相任之矣意其然耶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亦嘗思於其言否耶錄鄂渚湖通衢抵靜江東者多中州大夫士正卿為余論其賢者曰受命為一郡一州起居庶有所失飲食不

侈以安雖越南與中州不大異也豈當以不樂而置官以不事利進讒耶倘以余之言可並得蠻猺之為盜哉憲亦其民之幸也已於是不憚者與館閣僚友及京西唐山之士各忻然為文集以美其行而勸其無久於外以發其去處之情而請余為之序正卿固善任事者故次第其語以送之

送簡管勾序

中書以簡君掌理管勾曲阜廟學行請吾為之序語之二年弗即與之也及來京師登門把不治又請吾曰今取

祝聞公卿皆權之難小丈夫有所挾持不禮人者為亦能仗之忘其挾持而禮之能其交於人非有鉤連嘯沫之巧也非有排難解紛之使也平易以坦處和然而靜專年彌久而情益篤也時盛暑而煮食為也如斯而已矣宜其知簡也簡之入室庭觀閒舟艇塗飾閭所以事其師者坎焉若不終日公卿大夫士以文名而官榮庸有不治其師之廟而自豐其屋者孔子嘗求如侯斯者作詩以俟之

送吳養元管勾還家省親序

番易吳士養元年弱冠能循守其父之習吾嘗愛之今年中書署為曲阜先聖林廟管勾俾授而京若子社常曰小人有親方壽而康宜令從得休十之祿遠親榮養彼徼小最以尺寸之進為喜吾固守吾恐起草野戴藜於京邑祉常同之為色變而嗟卿相一官同一官何必俾入及門拜鈐蔡歲時帝子之物品爵位崇卑上則君恩下則親恩恨固極自罪不等以為不得庶一日於朝下潮叩冒光寵適增愧赧而獲戾於君遂之二年弗即與之也及來京師登門把不治又請吾曰今取侍其親之在官者慮之始簡君大夫士之家有

心也鄉者吾年未老大時聞生若言尚易今也吾年老大矣聞生若言得重絰判于心乎予歸矣持吾言以諗其親則生之親將悅生之孝而喜吾之言可以為歡也同朝君子有能賦者請以此為序

馬石田文集卷第十

碑誌

大興府學孔子廟碑

昔我太祖皇帝受命興邦金人孫于汴太祖即以全燕開大藩府制臨中夏維時已有定都之志矣故太宗皇帝首啓國子通華言廸俾貴百子弟十八人先入就學時城新剏于兵學官攝於老氏之徒世祖皇帝敕命下始正儒師復官學廟事孔子歸堵垣田侵地勒石具文作新士子至元二十四年既成今都立國子學位於國左又因故廟為京學京師雜五方俗尹治日不給廟之

墻屋弊壞將壓以毀謀席之堂制度卑陋像設不嚴春秋釋奠之禮有司攝事而已非所以崇聖教而風多士也於是大宗師合貴以聚財者有焉釋奠方士分食以它徙者有焉祭器樂舞不具不備咸樂於成迺再庶五十有二楹繪撰塗飾工良物鞏象設祀諸賢百有五人安靈惟肖威儀有容又慮講于朝將廩餼弟子員百人受學于師復其身不勞以事於是天下有善之教興焉廟學制選舉外造與南中通儒金源為都邑故實用天子學制選舉外造與南國角立亦一時之成也而太宗皇帝當雲雷經綸之世聖訓導於德意翰文師以模楷懇子弟飢焉粟肉渴

出石王之上矣世祖皇帝立極作則人文宣明經用講
臣躬親講學故當時熟賢之裔以及衛衛之臣閔不以
持謙祖豆之為恥顧家香廣之商以及宿衛之臣閔不以
序邊庠家塾之等秩然罷列於仕之下大學經術用世之
士踵武而出暨仁宗皇帝三舉進士凡登
賢書策名禮部者
百年之禮樂
名公之化
有称於世者

然庶幾諸儒今多士游歌在庭摳衣在廟將見魯鄒之
處矣若嬰頡達宜所不道矧衍發幸之徒哉夫儒者之
學詩書六藝之文以至施之天下之道無有二也後世
教不明家異人殊各溺於所習以相試訾由上之教無
以一之也嗟夫古者小學大學之師弟子之傳皆本於
道德仁義之實著於詩書六藝之文非有教有授則不
敢以傳也傳焉而龐雜不經則上有刑也是故風俗而
氣同由上文教有以一之也而王國多士達文明之會
肆業有學有師春秋禮其先聖先師者又有廟有位
入有食以處出有貴於衆所以報稱列聖教化之德和

廉貞伏節之志者必記
居中敷奏賈良弼正張仙錄司
尹留翟魯雷能始之
薛謀經歷按院都使李
為吉正充郡沂鄒公配食東
不時日、
望元有所受大國于月之城京邑翼翼萬
不來祖考於斁文德新都有室肆雍
尔象犧尊絃歌新宮則那舊廟如之何皇帝在御百
廢咸舉海輸維掃河淨歐相是宇是鄭虞庠嶽嶽式光

我上國云虹作望儀玄冰龍衣衍我先師既右享之
來節于地萬世明獲用介我蕃釐伊何彼美多士
克明克類克詩厥事以登脤仕以媚于天下有鏗采鍾
路鼓逢逢古燕于公有翼有顯名御劇迺專虞庠重重王
事侯之功書侯閎閎迺承迺宅御劇迺專虞庠重重王
士安安祇國維賢天子萬年

安西路孔子廟碑

泰定元年東平岳侯經歷安西路事相路學孔子廟皆
不稱謀所以大而新之告其長屬一府盡傾意樂成大
者制財小者奏力咸出名姓以來統功二年總管拜

石正記廟又先發稍入會錢建學正及生二人作雅樂
祝器於吳中於是安豐路學祠事先聖先師廟作樂器
秩有序列矣四年教授官許士淵以狀走京師請曰安
豐全楚東境州來之郊其土廣衍其物阜大其民皆寬
力強而勤宋失國南播江表喜恃其人以扼兵衝故百
年間人俗癈悍當是時雖有聰明秀俊之資生於其鄉
無師以傳業無友以講學士回亦不得稱於世斯豈吾
民之罪哉國家權被蠡照海育生遂重熙累洽薰為泰
和薄海外內詩書禮樂之教與父兄子弟老幼日
趨於化矣而安豐為郡在今統服之內密邇天子脅名

文物之盛民生衣食仰於田畝無廣袤雜好以汙其耳
目視聽其志專一而易教而吾經庶務總管若協恭存
官勤民以學子脩慕注之職可不記以示人乎祖常拜而
為書曰孔子道大天地日月不可象也然古之學者入
學必祀其先聖先師後世廟孔子於泰秋天下通祀
之所謂推本其始而嘗之以義也今二君守官知教民
不在於廢舉而在於祖豆將讓不以小法肯自而以
大道寔為先使之入學矣而又使之習禮器且有時導
於馬悠乎有官者皆視其民如二君則天下有不治乎
飾屋製器用錢中統鈔會之凡七百一十四定一十五

石筏架之以輪山統流無壅各致二君才諭之施於民
者它可卜矣祖常為州之民也聞都州之士鼓篋而游
於庠于學者甫而進掖于縉紳樂其州有愷悌之政而
為刻魯之俗也詎得已於言乎遂為詩曰
洄招淵淮水中滿左峙楚邦我未麦有
[illegible] 大麻知官師維良開營
[illegible] 民文德元[illegible]苗[illegible]
[illegible] 文載事嘉定[illegible]入還至泰和至順庠序聿興
時[illegible]樂[illegible]簨簴[illegible]簫[illegible]石[illegible]
民庶作[illegible]山[illegible]鶴[illegible]石上振[illegible]
[illegible] 白鳥[illegible]

[illegible]士在學[illegible]興于鄉其光[illegible]二良
初內侍白鳥公錄杭州司稅長以承務郎監守陳州下
令為民立詗時余第祖孝以進士仕是邦故知公
味其治狀實多階前資來治者[illegible]光[illegible]向淮右民物頗[illegible]
上表天事為理也公至之山[illegible]
[illegible]為川為[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引[illegible]定[illegible]
[illegible]行[illegible]

人之賢有言者狀來取文以表公德政之更以誌銘者殊不多見而橋處士楠之能為化為尚德則姑汲汲乎告歸論訴之政曰施化易也失在於政則曰民不變也為國者求人如弟及而彼將乾無成功余所以重有感於焉公也然則公視彼非有素飭之材而擢一切接致之法者蓋異等矣其理通然之古能更其庶幾乎後來讀此文者尚亦有百年文獻之思也耶

光州孔子新廟碑

光州既新作孔子廟乃以圖來徵文於州人馬祖常曰

先子為政於此州之有學也以事先聖先師矣今又把不治廟四日無以昭降無階肖象之設五采之服不敢妄靈之位不敢作也序不飾室屋撫檻周廡重門及講堂齋舍具俱惜歲春秋釋奠官及屬師及弟子致祭無缺其葺一二人庶守茲土割其稍入民之錢粟筏木陶瓦木材陶良以錢鳩工以粟傭力丹漆黝堊金銅施色之物皆集作於天慶二年七月九日成於至順元年八月十有八日凡廟位象設都乎南面而為王者之居昔之不名者今皆治矣昔之缺有者今皆有矣尊先子為政于此州以文名于時尊宜為文告來者庶謹之而毋毀也祖常三為典禮之官習於先王之禮而學于聖人之徒陳門往輒不敢以州人之請獨以我朝有道之世告在於政則曰民不變也為國者求人如弟及而彼將乾無成功余所以重有感於焉公也然則公視彼非有素飭之材而擢一切接致之法者蓋異等矣其理通然之古能更其庶幾乎後來讀此文者尚亦有百年文獻之思也耶

光州孔子新廟碑

光州既新作孔子廟乃以圖來徵文於州人馬祖常曰

人之名歟盛哉夫天下既富而教興焉典教必於學士
必有所師士莫若聖人莫若孔子則廟而事之者學者
宜莫先焉且既富而教雖三王之治未有不富而能教
者吾州介江淮之交生殖甚寡然少長安於朴俗衣服
飲食給於田蚕弋釣之力工商給於粗完男女婚嫁養
生送死質而有節其人民已幾於淳厚故易富而易教弗
如他州之必待厚藏而後富近刑而後教也是以見其
大夫賢欲有所興起於善而又應之之速也如此誣天
下之治者豈君子哉國家以文化成四海考郡縣之
治富以吾州為首焉敘其實而又繫之以詩俾州人

歌新廟之成而不忘州大夫之德也詩曰

於穆聖師降我新廟九嶷維肖四嶽周廟載
基載築於鱗之室御之肅肅冏卿之尚靈御之肅肅冏卿衣裳我人俾不
傳六藝百家咸資於經我維受之日化於成大帝在位
翕以敷施考妣攸聖而追王之四海作則文明式昭
州易教作廟維梓維桷弗雕而斲陶甄琢瑮既已
丹漆麗牲在門春秋釋奠古官屬師徒端弁以入其容
鏘其神洋洋備物致誠汝南民李褒之力
南海其郡州名為光州治番禺縣春土寡殖維人易交交

食耕織則既衣食又學為士學士有師先聖是祠州侯
（一作德）勸我民豈忘之

光州固始縣南岳廟碑

五岳莫五方之地而名神於其人（於其人二字上下疑有脫誤）風雨
日月之交有年穀之順成民物之疵癘焉南岳視融之
墟距固始計里二千然皆古楚封域是其神必靈於一
方無疑也神而靈能變化佐天地主宰禽物流行蕩塵
又豈閑於一隅哉傳有曰山澤通氣（一缺）圻旁礴扶輿
充兩間者大而不可以擬言衆人狹中而咸私其鄉神
則固不通也神而通則雖廟祀於他邦亦宜我矛嘗被

履壯走京師擒虎之[illegible]
秉御史臺管勾玉珪[illegible]
考病屋為圖者五間為廡者二十間為復殺者[illegible]間為
門者為列室者大小[illegible]凡若干間皆桑神儀于其中外繚
以垣繚水抱宮容來謝者[illegible]見有學來為石缸周為繞
垣對樹嘉木合蓋成列已蔚然而稱神林矣國始吾州
之屬邑也父老子弟吾之所愛敬者也既來請文夫何
讓焉乃為詩以侑邑人迎送神之詞信民生太平之樂
惟也詩曰

[illegible]山[illegible]兮與雲雨我田[illegible]兮賴我神君降兮水清幢
[illegible]兮火以[illegible]兮[illegible]兮無旱[illegible]兮吾食汝吾
念汝兮何報汝以[illegible]牲兮薦芑來連鼓[illegible]兮樂[illegible]庸其
[illegible]予超載擊鼓[illegible]兮問年秫盆疇兮[illegible]田畝
壽陛兮報成熙自今始兮樂民時維茲邑兮孔休神福
汝兮多來年記布[illegible]兮[illegible]兮[illegible]兮[illegible]兮

勅賜弘濟大行禪師創[illegible]
至治三年[illegible]天子[illegible]
天休惟[illegible]
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上言曰師王姓法明名也世為泉南農家母感異光而
生[illegible]十二年而為沙門又一年而受沙彌戒又九年而
[illegible]受三年而葵[illegible]又九年倘無以表異之非天子
[illegible]愛推恩[illegible]寵功行之白也師天性圓悟善心自然始
就[illegible]于[illegible]於[illegible]靈應師再參諸祖[illegible]師不棄記不拘[illegible]有障
礙惟以發明[illegible]己事為究竟故研窮內典洞了佛乘日繁
猛勇以畢至[illegible]西江[illegible]者即然曰是必
及於雖報止一弟聰卒之[illegible]慈[illegible]母[illegible]又嘗為壞於海寓
水嶼[illegible]且爾師[illegible]以翼[illegible]為端云身衣百結未食[illegible]
飲更[illegible]時寒煖不辭盡道[illegible]動而心無怠年益邁而志
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終成之長一百七十丈有奇仍植其蠡容及故端明殿
學士王君某田之歲入岸南北為其北岸之東為寺御
史中丞曹公扁曰萬壽橋寺如橋之扁師所至人爭迎
之故居泉則有此藍庵弥勒庵居興化則有萬山院
塔院居南安則有崔衆堂崑公堂皆為庵為塔為院為
學為塔為陵為壞為社為大橋為三門佛殿凡一百八
十有六狀皆瑰詭殊絶而南臺萬壽橋其尤鄭者也此
其功甚大先是師永珙之二年仁宗皇帝踰嵩加號
引濟大行禪師帝師亦授衣一襲為傳去其住持
榮光大之普匝自今著
小果如夫然相以表性非象不彰故物之
之宜城過於十方豈有
昧於此或離乎真或
大喪厥教規師為可
制曰可其命吏臣為
善提大士尊矣無假
心如摩尼珠
食譏衣卉於
結跏趺坐大冷車安武
中鑿水空通尾閭居者行者若賜
師歸寂衆為吁百神導引幡幢
祖竹帷齒生長者孝娭史臣為銘承帝會世無比視
其郭

馬石田文集卷第十

碑誌一

皇元勅贈翰林學士柱文獻公神道碑

相之安陽縣王裕里有處士柱紘山之墓既葬之六十六年當天曆己巳皇贈慶士官翰林學士資德大夫勳上護軍許魏國公謚文獻越六年元統甲戌皇又詔臣祖常製其墓之碑臣奚書其碑之字以賜其曾孫臣秉彝使刻臣受詔按監察御史臣蘇天爵序公言行之狀為文曰公諱瑛字文玉其先霸州人金將亡士少試時變猶以業文辭規進取而公獨自霸州之信安辭地

河南緱氏山中於天下書靡不讀而靡不記亦靡不見其旨趣上下今古於得失吾臧之悉靡有不究其心皆無一作衆人之存而若有待於世金亡顧顛沛堀窟閒閒轉徙猶以詩書付家

授徒洛晉間故中書左丞相忽都帖木兒聞而召之至獲教以緩刑薄斂廣學內士興滯補弊以備行其民而本以基平宋之業會國朝歲己未世祖觀政江南至相名公問計公對以謂漢唐還天下之趨舍安危顧法與食與兵三者而已國與法不紀人無食不命亂無兵之殆將亡矣以宋之將亡以力爭之在堅主天命必得今若控襄樊之師委戈下游以撓其肯而無縮於銳是縣車束馬而大業定矣更勸上數事以為事不爾後當如此上內之心賢公謂可屬以大用既皆如所云江南平即使人至相徵公聞王文統當國輒引避使索不見終近臣奏起公為大名彰德懷孟等路提舉學校官辭不就或踰使仕則曰後之世雖去古之世遠而先王之所以設施制度其本未先後未嘗有異也今不能因天下之哀苦以變更後世之弊政以趨合先王之意勞焉而已其勢豈易易

杜門謝客著書窮學於世之貴富賤貧一無所動其心以優游厭飫於道藝以終其身以殁嗚呼公之言若此其尤可以寬公之志也其所著有春秋地里原委十卷語孟旁通八卷皇極引用公卷律呂證辨說三十卷其大者不以一身之窮而亡天下之憂以為不見其志於行事則存文以發其意文

十事也公氣貌儀偉之儼然海祿詳也時
宰相中書門以相之良田十畝不受術者言公居屋
下當有黃金家人欲發視公斥止之公去居者果得金
百斤觀公之存於二事之廉若不足數然公之歿也既
久其大者湖以無傳則其小者亦不得而悉也公以至
元十年九月十六日終于家壽七十終之日命諸子曰
既死當題我曰處士杜維山墓今首之碑從公志也公
魯王父信王父植父時升朴安氏配孫氏後公九年卒
祔公墓子男三人處恩甫冠卒處立郡文學處慶經東
昌路推官有惠政女適李公孫男又三人曰愚以子秉

彝貴封奉議大夫樞密院判官騎騎尉安陽縣子曰堅
曰欽皆為士魯孫七人秉彝秉恭秉一秉德魯孫女二人汪澤鳴呼公之事遠矣故雖詳公之
言而所次止此然即此而公之為人可見則亦豈得為
畧哉秉恭由丞相掾為奎章閣典籤時與脩大典實上
公之事以送太史今拜陝西行臺御史和天子又賜公
之碑以往焉相人見秉恭拜之來必曰是魏公厚積之施
有魯孫賢其將大未艾則不寧公有榮也秉恭與
賢後則我國家褒顯寵嘉之意蓋亦有做矣故直取
其名可以傳後世者序之而為銘曰

明之仕后皇即于天我征徂南捷
之海道朋我車軋滿載以歸公在野誰遺與謀學以待
世庶幾靡罹維世后聖聘公于遺后曰公賢庶幾其來
南冏之痛我恭天紀鳳鳴在雲魚泳于泥億兆拜公
舜其可追帝御六師以匡不獲同我髦士簡我行鉤
指戟鋏以臨樊襄勿進而持勿悉于揚鋒其餘俘法自
漢陽縣行騎羅戚與之佐 一作后納公言試靡有戚大

命甫集偏我于革東帛詣公詔公來即彼何人斯公胡
冈懌皎皎白駒在彼空谷考槃朝詔頻言韜匱雖則韜
匱懇勤有恕完歸壽考以綏後祿公在亂離人知書詩
公寢惴畜乃合天時有炳其云有鬱其閒機緘辟露後
公之文公生靡榮歿有多祀兆相之交從以孫子既六
十年封石墓趾天子之賜曾孫之美曾孫之美追榮孔
多有列群哉公追厥那哀如之何矢詩不磨

翰林學士元文敏公神道碑

有元古文之宗曰翰林學士清河元公以至治二年壬
戌二月七日薨于位葬而墓碑未刻其長子奉議大夫

同知峽州路事晦又死次年嵩七歲一女病而不嫁
孫尚乳也夫人清河郡夫人李氏聚然抱其孫似無歸
清河織維以居宿客僚隸皆四散無一人顧之者獨其
友玄教太宗師吳全節謂馬祖常曰清河公以文起家
可謂貴顯光榮矣而其葬之後無碑以載其官閥世次
行事之實尒宜為文我求善楷書者鑿石以刻馬祖常
曰嗟乎世之士一得志則攘袂於所親一不得志視魄
若不能生者比比也今子託銘老氏而以禮義之事振
告徒何能哆言以辭媿哉謹按公諱嵩字復初資質頴
悟絕出論書日所過即記誦經皆有師法尤深于春秋

經旨遊吳中薦名一作宋金季世之習已名能古文流傳
江淮間浙東路部使者薦之行省辟正安豐學拜正建
康路學居歲餘行樞密院辟充令史故舊輩董公士選
實參院事敬之如宿不以曾屬御之也董公還江西行
省左丞復羅致之省中會討賊劉貴反從左丞將兵討
之擒賊三百人議緩誅策得全活者百三十人又將斬
一賊命公臨斬左丞曰掾儒生能臨斬乎當袒佩劍終
刑已色不變將佐白宜多戮人及尸一切死者用張常
聲公固爭以為王者之師恭行天罰若等小賊誅梁當
其渠魁耳餘何辜乃盡書民丁十萬於籍有以

欲發之公夜置火籍燕中焚之以滅跡轉吉遂安南行
臺開之亦辟為掾未幾進登仕佐郎樞密院照磨轉中
書省左曹掾書無留事米誕免不辭傳高仕南文學益
肆頃之坐經事明復掾省曹至大戊申我仁宗皇帝蕃
德東宮左右文化遴天下髦俊之士列在宮臣公首被
簡拔授承直郎太子文學仁宗即皇帝位遷翰林待制
承直郎兼國史院編修官與修成廟實錄加奉議大夫
是年陞翰林直學士朝列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有銘
令節書文澤其閥政要者以進公請與秦忠匡子集賢
直學士文陞同譯潤飾一書成每奏讀一篇上必善之

曰二帝三王之道非卿莫聞也太皇太后既受尊號朝
堂集慶宜敷公曰穀教非善人福宥過可也乘傳出賑
山東河南讞獄鄧城下邳諸州連數十驛條陳民饑官無
文書公專以勸農二千鈔分給之民免死徙皇慶壬子
滕武宗皇帝實錄明年遷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預
議科舉服色延祐乙卯國家始策試士子深究考官疏
對又先儒纂註筆削之說參酌語錄疏義或委曲精盡
他人抒思者不及也改禮部尚書正孔氏宗法以五十
四世孫思晦襲封衍聖公事上制可之參議中書省事
明良多知戊午貢舉復入翰林為侍講學士通奉大

老子弟迎謁於門禮意周洽庚申英宗踐祚徵入為集賢侍講學士名至上都議廣廟制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修仁廟實錄百官迎仁廟聖容云有卿雲見永謂為文以紀之場酒加賞英宗親祿太室禮官進視用泰和舊名上命代書者三恭遇褒優近世無有也既葬之三月歸葬于清河王家原之先塋西三里泰定間得請于朝贈資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追封清河郡公益文敏曾祖諱興不仕曾祖妣楊氏二世以下皆以公貴祖諱海贈嘉議大夫秘書卿上輕車都尉追封清河郡公益文靖祖妣高氏追封清河郡夫人考諱貢將仕佐郎同管句芦課鹽場贈中奉大夫吏部尚書護軍追封清河郡公益孝靖妣弭氏追封清河郡夫人元氏孟拓拔魏之苗裔北轉徙不知所系家清河者至公四世矣享年五十有四其文有賦五詩凡一百六十三銘誄傳記五十九序三十雜著十五碑誌一百三十出入秦漢之間本之六經以源泳以高峯然不

天曆二年十月朔以集賢直學士貢公疏于家越五年為元統甲戌其子師謙來京師以公之行治狀請于翰林承旨大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廣平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謚文敏曾祖諱興不仕曾祖妣楊氏二世以下皆以公貴祖諱海贈嘉議大夫秘書卿上輕車都尉追封廣平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謚文靖父諱貢將仕佐郎同管句芦課鹽場贈中奉大夫吏部尚書護軍追封清河郡公謚孝靖妣弭氏追封清河郡夫人元氏孟拓拔魏之苗裔北轉徙不知所系家清河者至公四世矣享年五十有四其文有賦五詩凡一百六十三銘誄傳記五十九序三十雜著十五碑誌一百三十出入秦漢之間本之六經以源泳以高峯然不見其迹新而必有出處鍾陵從居宣城之南湖因家焉曾王父大用王父應奉翰林文字以承德大夫僉宣慰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贈推誠保德功臣銀青榮祿大夫柱國追封廣平郡公謚文忠公其學于當世為一代之宗者折衷論定而已博也雖然才用而不居官大績無之實賜師謙以刻于石以寵眷貢氏之家以勸劬者師謙知臣于其父宿有好也迺錄翰林脩撰李翀編纂之狀授臣曰先臣之生其有所自立其流芳後裔孫不敢贊已維慕有

近必以古為題故出而名振江之南初設書樹為州舜山書院山長於更謁選部時天下久平大臣常欲引廊廟儒學之士聚之都門以長養其才公得上之用公亦欲以功名自顯果然自是故不為非常高易之論而公博之然大德六年中書奏授公常州路儒學教授公帶牛出入講授雖高文劇理而牛氏之家數百指然言不能辨公則可以對客而客其意公於接之雖勤未嘗

採其議九年舉自代公為常州路儒學教授公起家數百指然言不能辨大夫人見之曰尔副若父仕宦於外尔母子相依周旋日匡坐堂上人見其色和其容聲細而有理輒退而忘處閒其戕咏之音若程工故士之優游湖户外其門前亦進不能以止五年遷翰林特制預修仁廟實錄書成特賜金帛有差至治元年謁告歸里第與兄仲堅甫奉太夫人以居於第下蓉昆弟和顏白首怡然鄉人皆樂與從之游至於鶴袂游客其歸之若無不厭其意公於接之雖勤未嘗見惰色於賓之衣食給物靡頻未嘗有所吝惜太夫人喜之出輒倚氣而若病免夕必床第前問太夫人喜怒之出輒倚氣而若病免夕必床第前問太夫人寢息之節代然若忘元年太夫人年一百二歲起公為翰林文字階將仕郎

待制進承五郎四年秋七月扶集賢學士奉詔大夫秩從二品天寶元年文宗即皇帝位冬十月上親視香幣命公往祠北岳淮瀆南鎮二年春還自會稽涉吳中以疾歸卧於家至十月朔謂其姪師文曰吾夢夜賦詩有云竹樹蕭疏夾泉石又云九轉丹成生羽翼不祥耐何語竟溘然以歿公有智識慶量人不見其崖涘凡再與賊試文衡一為廷對讀琴官所取士多知名于時其所第甲乙人咸服其平允其為天子代祠之使者再其攝大禮使侍天子祿太室者一皆肅恭靈神慶致上意為使而不疲於貨賄不煩於有司攝官而竣事無違礼故經於館閣文藝之職而人之所以為公惜公之所以為公者若清河元明善東平王士熙公者也公一時之與交者若西明袁桷巴西鄧文原長沙文矩吳興趙孟頫聲名之士若白者亦公之所厚故於公之碑得以盡臣之言焉而非私也公以殁之明年正月八日庚申葬宣城縣射亭鄉生田里之原享年六十有一娶夫人李氏追封廣陵郡夫人配張氏封廣陵郡夫人追贈廣陵郡太夫人

子男二人師旗從仕郎集賢院學士奉訓大夫柱校從仕郎太和州判官牌署江制省掾謂女一人適陳庭孫男三人高山奴吳山奴孫女六人其所著曰雲林小藁曰聽雪齋曰高山漫吟曰僊游集曰緣童藁曰上元新錄曰南州紀行凡百有廿卷師泰皆孝弟純篤諸禮為一家言未就而卒今師泰師泰與兄師魯師顏緝學以世其家加之以廣藴養之功而不止其所至方未艾也銘次終始作為銘章豈特以榮貢氏以勸其子孫以勸以修以貽其鄉里執事之臣以垂於世之鴻儒也謹再拜稽首為銘以献曰

貢氏來北肇自武德蓋其終（一作統）光被南國有嘉自身乃開承節結述佩（一作紱）其祖（一作先）高有子以文紀仕為翰太常（一作博）萬里大時珮解綸綍史始來玉壺騰芳其龍惟長左右惟同在弘在側惟德惟恭（一作敬）公嘉祉（一作福）鼎矜念下銓敘非試止曰予歸讀奉廷中帝曰予依淮濟吳越四周時設公為將（一作帥）打鄱承廷神欽公處畜和以笺式久在庶位在把班高疾歸止競（一作竟）山公出公休鄉人號（一作號）藻像（一作象）遺其像人敷所毋（一作無）"思"（一作"悲"）在耳乃哭于帷維

之德善殘不見其窮維公而著俾不見其終有嘉二子且用未極其從維檢于蔵躬永也其洌刻銘墓宮監江之東有萬子孫紹美于公

大元贈中奉大夫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張公神道碑

公諱昂霄字雲卿姓張氏其先世居定州五代時晉高祖割燕薊諸州賂契丹又徙真定民以實平營故今為平州人金末擾亂世諜無所籍祖伯龍有文學不仕讀書授徒為鄉人姐豆師生鑑之為海山縣丞有惠政娶閭士程寔卿女有子三人長即公次冲霄仕平州酒稅

酷使以辛次平霄副鎮江丹陽酒稅務殁贈官從仕郎保定路易州判官公力孝悌尚學術敦慎以睦宗族于姓称賴焉（作無有間言國初徵文臣詣都邑試士人學中程者復其家公首以詞賦俾選至元七年辟署平滦路轉運司知事十年階將資提舉北京平準行用庫克勤厥守咸（作欽）服（作扶）然有聲終更序績遷管勾濟民鹽場顧子弟口曲直有施而莫盡材乎豈能俛仰中哲匪繩度者而戕乎孰也惠仍禮長箸力食生知天德自貴於物而行苟不忤人道弭其盡於茲已矣公仕而為榮為得祿哉于是居閒益潘詩書六藝之學置諸生

幼女五人長適同縣馬城縣務趙簡先卒次夫適簡子適安撝肇次適大寧楊誠次名寶未笄卒曾孫女二人口高曰順玄孫女一人幼未名泰定二年以公子昇時官階二品例推恩二代鑑皇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北平郡公妻程氏追封北平郡夫人公望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漢軍氏卒繼室故元帥龍德懷女寅追封北平郡公妻程氏追封北平郡夫人家訓子成其內助而先公十九年辛丑卒追封北平郡夫人母要夫人妹後公二十年辛丑卒國制諸夫人當封者格止一人昇以妻封讓後夫人龍氏得請亦追封北平郡夫人

狀爲其門生馬祖常祖常雖不獲拜公而辱公子昇知最久謂其尹汝南焚禁書以全逮繫治越州忤權臣以逭民賦及救應皇省則又有歿有爲而公之流澤可攷而知矣嗚呼燕營間山川磅礴鬱爲之交鍾而爲人者發舒壯蓄固有晦有明而泰傑現瑞之器世何乏之豈不以其稟之厚歟公生當草昧之初能知讀書學儒而弱不食其報殆所謂稟之厚而未顯者也不然門寧公卒甫二十年而張氏之門騈肩仕宦軍級者宦將遂班冠帶公之孫大參學士緒以知公之孫大參學士

馬石田文集卷第十一

致仕禮部尚書邢公神道碑銘

泰定二年四月十四日致仕禮部尚書邢公卒於九月癸丑葬于安陽度置之原越二年致和元年戊辰二月癸丑子溫毅修業然衰服持工部侍郎胡彝行狀告其友滎陽馬祖常曰先考衣衾棺槨飲終之禮庶幾無悔溫不孝惟足銘道之碑無文以昭之敢以是托於子焉按狀公諱秉仁字宇仁父姐姓邢氏世居安陽契丹女真擾中原皆以部族著安陽邢氏始顯交口里大公夏士族譜諜存者蓋寡故安陽邢氏追封河間郡夫人繼妣封河間郡太夫人弟四人曰秉義秉禮秉智秉信四人皆從夫人鄭氏出前夫人王氏獨生公一人兩世間少當得加封光華慕榮公起家辟署河南廉訪司書吏歷浙御史府史又進丞相東曹掾承務郎平江路推官未上改承直郎濟南路總管府等處鈔法提舉俄遷東德即江西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陞朝列大夫禮部

侍郎出為廣平彰德等處鉄冶都提舉官中統大夫外臺各以名薦為撫州路總管加亞中大夫廣平路總管以禮部尚書致事禮部尚書邢公卒於九月癸丑子溫毅修業然衰服持工部侍郎胡彝行狀告其友滎陽馬祖常曰先考衣衾棺槨飲終之禮庶幾無悔溫不孝惟足銘道之碑無文以昭之敢以是托於子焉按狀公諱秉仁字宇仁父姐姓邢氏世居安陽契丹女真擾中原皆以部族著安陽邢氏始顯交口里大公夏士族譜諜存者蓋寡故安陽邢氏追封河間郡夫人繼妣封河間郡太夫人弟四人曰秉義秉禮秉智秉信四人皆從夫人鄭氏出前夫人王氏獨生公一人兩世間少當得加封光華慕榮公起家辟署河南廉訪司書吏歷浙御史府史又進丞相東曹掾承務郎平江路推官未上改承直郎濟南路總管府等處鈔法提舉俄遷東德即江西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陞朝列大夫禮部

侍郎出為廣平彰德等處鉄冶都提舉官中統大夫外臺各以名薦為撫州路總管加亞中大夫廣平路總管以禮部尚書致事禮部尚書邢公卒於九月癸丑子溫毅修業然衰服持工部侍郎胡彝行狀告其友滎陽馬祖常曰先考衣衾棺槨飲終之禮庶幾無悔溫不孝惟足銘道之碑無文以昭之敢以是托於子焉按狀公諱秉仁字宇仁父姐姓邢氏世居安陽契丹女真擾中原皆以部族著安陽邢氏始顯交口里大公夏士族譜諜存者蓋寡故安陽邢氏追封河間郡夫人繼妣封河間郡太夫人弟四人曰秉義秉禮秉智秉信四人皆從夫人鄭氏出前夫人王氏獨生公一人兩世間少當得加封光華慕榮公起家辟署河南廉訪司書吏歷浙御史府史又進丞相東曹掾承務郎平江路推官未上改承直郎濟南路總管府等處鈔法提舉俄遷東德即江西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陞朝列大夫禮部

右諫有子二人長子温由中書捡校官集賢御史史
部中書左司二郎中總管大名河間都轉運使丁公艱
家居次子簡門蔭補承事郎監大名路商稅夫人秦氏
于氏祔塋並追封河間郡夫人享年七十有六鳴呼行
聞于鄉政聞于時為子而上貴其親為父石無忘于後
可謂完也已為善人者可不以邪氏為做耶是宜銘曰

尒車薄尒馬蹻尒勿驅我隧城時君子宅有繹尒蘇
有樵尒芻毋犯我松與蓁時君子居若廣漢之明韓鉤
距以傾若黃霸之惠弗飾異以詭時予有元之循吏孫
子爽尒時君時赫時著維吉時視予卓爾

金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趙公神道碑

相州安陽縣之趙氏有起都掾為金燕南河北道肅政
廉訪司事以效者諱思恭以吏治見於世其葬在安陽
之吳村原葬之三十九年有子天紐赤起家行掾為監
察御史乃始請刑部郎中贈天爵狀其行拜而乞銘干
浚儀馬祖常祖常作曰趙氏世家安陽金有徙磁之滏陽
者諱惠文仕至禮部尚書別為滏陽趙氏其留安陽者
蔵世遠不能詳公魯祖諱德仁生温生仁生起家同
知鈞州公鈞州之子尚書之從孫也少讀書通其理乳
得夫之大旨充愛治刑名書律以其所為愚一有所

當民名讀于世當是時天下甫定稽實人多出功戰為
士者冀公獨於問學韓說法制數度上下委析之徵有
足徵者年十九聲聞于鄉郡侯高鳴驟據夫人秦氏
平父之貢中書刑部曹轉大司農掾其立志施事詳於
利人而畧於便已以故一時名公卿咸禮譽焉至元十
六年始官從事郎宣徽照磨管勾架閣未幾為主事尋
陞經歷宣徽掌凡內饗外饗天子儲后侯王卿士食飲
膳羞酒醴醯醬儐醢之共事素業剸公在職十年所為
問義理何如不毫髮顧計終考粘潔以恭按出內姦獘
無所逭臺臣上公之材擢拜監南河北提刑按察司判

官階承德郎居官號為辦治入拜監察御史時山北歲
荒公請亟發粟賑貸建議徙公就行至則施民所宜便
由綱紀之類以治者至萬數人其所論於上多同列所
不敢言者其已嘗言則不緩以徵世者歲二月八日
然排章嘗言後為獨切所言有以徵世者歲二月八日
京師迎佛解祠于城西流外諸司集與其役織染局使
儲等華倚時利受賕公糾以法時相怒名公政事堂詰
曰國家歲祠佛以徵善利若獨沮不廢邪公具事實從
容論其罪時相為歎息許之俾治如律先是宰相以尸
曹金穀工曹興役簿書淫溢吏滋多不法請御史雜治

之公分治工曹蓋累月而後理或曰若此何滯緩也公笑曰是固人之所易能也而我則不然且足舉也朝廷豈以為他赤口慎毋熱況節浮而已今不深察其源委而苟簡以為之人雖以我能敏後有不勝其弊者已而果用文吏履霜無鋤鉏斧斤始服公識慮之周密也除大司農司經歷轉奉政大夫晉與其長議務農重本十事入陳上前上獨顧公令即施行之廿八年詔改提刑按察為肅政廉訪司權公僉河北河南道肅政廉訪司事頃之移憲南河北至元七貞之間四海又平純吏法寬縱吏相習為吮浮奉終更去歲

按　史劉舉識以刻慈職某事績不治而敝日以及民矣公僉事而道約其民以聽古聲陳氏之訓按其吏獨嚴法無所假恕聽其訟必詰於得其情所為者使自服公以故少入以故無冤察其邪察都邑必舒率博士弟子員論孔子廟堂講說導以禮治以故其所至不獨吏有所畏而民亦樂有勸下馬其事親能得其歡其遇人和易質厚不為畦窘其處家成頗近有恩於其先世田廬獨取其硗埆與完饒者推以與諸弟姪於族人之窮汲汲若有不獲白奉衣服飲食充儉以約既老讀書不去手尤喜陸宣公奏議真文忠公大學衍義曰是真臨官治民事君自盡者故其薦為論議指之多為世所稱其高所慕好若魯齋許公靜脩劉公老齋世眾傑拔特之士其嘗所薦引若保定郭世貴張仲實滄陽安祐昭水劉賡者後尤有聞于時其字仲敬其壽五十有八其殁以元貞二年十一月望日在大名之官舍其葬以是年十二月八日其妣張氏其配焦氏焦金世大家代有聞人後公廿五年殁壽八十合葬公墓其子男三人侃早卒天緝由御史大夫掾為肅政廉訪司經歷拜江南行臺監察御史入拜監察御史清悔端慈為世名人天經補公廣主簿嘉縣薄調異寧錄事卒女二人適主簿王尉劇西廉訪命事傅汝礪其孫男三人曰桓天曰構為江浙行省掾史曰楷讀書來仕孫女一人適士子舒其鳴呼三代舊宗冬廉敦義之制既壞人不得成其材父矣漢以來時有赴功立事之會則材臣辯士技謀知謀之人比績問世名恒有餘時或至用無其會則往往現偉雄奇之人亦耳無見於世蓋其窮跖安逸於草澤市里之中若豈少哉若公之材識器術及其德善如此其當赴功立事之會當有佐于朝而不得極其志以成暴於世抑豈其命也夫然公殁而有子為名御史鄉時用其頌大光頭文將在茲歟若公者

亦可謂有見自立之士矣銘者石能知公之不亡則以極其志也銘曰

時需廢人用或垂應遠其徵公倡義旅官耀中壘驅磔蜮勦殲蟊嘯信忘避堵庶哉詔極其志迺中擢其生可嘉死足哀有遺孫子琰與琥殪是福祿公所開忠名孝績宜無涯噫李公孚瞽余懷山朝于濟下維隈刻碑高墓貽後來

勅賜參知政事胡魏公神道碑

皇帝御成寧殿御史大夫臣某侍御史臣某奏言侍

御史臣晏服勞官常風夜殫忠力以稱所使蒙陛下嘉之為堂陛秩第二品得贈其父官中奉大夫職江湖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勳護軍爵穎郡公益正以慰寵之望郡系世及其父祖妣之休閭實澤刻焉于碑陶父不泯以俟陛下之明以勸其後孫子於七極晏陛恍來啟以聞惟學常為製其辭曰

胡氏以昭其先人之善者既鳴奕已臣晏將紀綸其家王時有封公至春秋之世楚滅陳子誅陳佗以為舉姓其後仕於漢以建旧廣皆以

能不忝厥有鶴其羊者又竊政問人當具餘奉公卿食仕而林澤能棋味實是商庶對以法上下釜皆新鑄合肉其中密其欵項跡加火焉公曰毋得釜損半味于適而器于樊吾弟忍其平居恂恂恭謹遇人無威顏豁然無畿曖或欺罔之不以變春秋高矣出入閭里嘗却車馬不御典故人父老將戚其几杖亦不扶以故鄉人皆德其善而嚮其莊不忍以字稱之尊之謂篇其長者語其子弟必教以公為法曰為人若胡翁足矣其後仕於漢以建旧廣皆以舉姓其後也惇寡徽僅雖亟患阨之人扣值必曰胡公之亡俾吾無所控訴

政和元年二月六日方與親戚高會言笑如平時忽舉手謝客正坐而歿得壽八十以其年五月十日葬安陽縣孝明村之原初封奉訓大夫贈大夫贈封清河大常禮儀院事贈都尉安定郡侯累贈魏郡公夫人王氏亦贈陳留族慈孝貞靜夔魏感遠近長幼聞盡其宜嚴領祀親紹緝幹濯至老而領懈容事夫能成其志教子能成其材歷官于朝閭里以為夫人榮而卒不見其喜慍官題以貧傾不足行養為憂輒喜曰此吾所以教子也奚為魏公銀眼起除拜陝西行臺治書御史辭就養夫人以為不使乃稽留之隆毅歸縣上供之實與內都

止之曰侍西堂臨四者四忘朝廷以為重地且秦中歲饑足雅言義之急病讓菀者而忘而父之訓耶後公三年六月六日卒祔公墓累贈都一人曰夔由承相掾起家為工部主事官十轉為中奉大夫職十有二遷為侍御史知兵部當女二人適鄭某王某其壻皆士族孫二人孫女一人曰人小慧侯公孫侯公孫某某某

從不食其報者至爲果菏成民爲賢臣妣祝氏婦道理家有法則其智識德量過人遠甚蓋馬有夜言者僮婦而謁市人取直以媚夫人遷還其直且謝曰僮不以實言而輒波約吾不忍也以是貴皇贈嘉議大夫吏部尚書上輕車都尉魏郡侯祝氏魏郡夫人嘻觀公考妣之事而徵以公之善尤足以知公世德之遠哉初吏部與其弟皆還邽陵提家北絕河來相弟皆還邽陵而吏部獨考室於相焉其先晉雒為宋金紫官而天興劉雛之餘雛邽陵葵有墜碑石剔泐文不可識故其世笑得而詳然胡氏陳胡公之後於陳陳氏國分姓也昔漢陳

太丘之仁爵卿于當世而紀譜群貴顯者數世豈泰魏公之先既有榮名而子孫逢時不祥又有賢善晦德如此于是謹為之銘曰

周有胡公寘王纘聖陳墟姓別昉氏安定曰建山廣漢樹頭聞亦有威舊裴声魏晉弥宋涉唐代奕其數子孫世食占徙靡常既又益振（柳一作阮）載遷安陽維安陽里其孫有煒吏部之孫魏公之子讜儀伐稱天子使天子

以文未冠命與同寄郎署為太常博士一時禮宗時事多所參訂以學行稱大都四方

髦俊輔佐於定省晨昏之側大名位光顯矣者蓋不爲
于上應監察御史在司都事多司員外郎工部侍郎丁
安定公艱吉服詣闕即日奉今官使者及門致禮意敬請
治書以侍夫人諾於爲辭夫人曰兒來前吾有訓汝矣
吾志吾遺事男姑汝胡氏之宗事其在我敎汝胡氏之宗事其在
汝爭今國家命汝爲臺臣而南四省四憲府之評議爲
之汝其速行毋以我養爲辭焉治書上事半月夫人計
至徒御不戒號泣東出及安陽衰次街哀其音告其友
焉祖常曰爲不孝先妣安定郡夫人以至順元年六月
六日卒將以七月三日祔葵於先考安定郡侯之墓里

人社邑爲之狀矣請吾友爲埋銘以刻之嗚呼人之生
有男女焉而爲男子或有所樹立於世則不與百物
俱盡幸而爲男子矣無所樹立使人惡之惟恐其久生
而何死之恤也夫人女子也爲女而能賢爲婦而能孝
爲母而能慈後其夫子有官封其所樹立殆過男子
矣宜乎當昌壽家厚生之福也歟祖常與治書同學
古文使爲銘義不讓遂銘而授諸來者銘曰
在相安陽有貞慈母啓封渤海賦安定歐陽其淳
人象服柔嘉有儀百罹于福少也推弱玉筍班行
夫家組紃合童敎子組豆不踰于迂弗廢其公而人成

臣某有罪伏辱公慈以能迹自喜獨雍容灌園桂樹與
資則持器物鬻之八年曠跡不過中門游從之士已知
其無志於一世矣屬延祐天子郊有紹術之臣今中
書即家起公為大司農卿聞又病免上以傳聞視藥存
問公雖病猶以國憂而其言語表裏及其私也近祐七
年三月十一日終于所居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二公祖
崇贈資德大夫尚書右丞謚康靖考崇贈榮祿大夫司
徒謚孝懿並追贈薊國公初妣河氏並追封薊
國夫人夫人李氏先公十年齊男子二人長曰外次曰

適平世女子二人皆幼按郡氏出太原郡侯鄉昭以鄉
為氏者也其世之或仕或學列于史官者尚矣然以才
諸選進而為股肱之臣若樂毅何人哉進而為將帥若
襄其謀畫若綜其人其則郭之世自公布顯矣公少俊倜儻
慨能國而長博通古今經世之應驗如指掌縣用之庭
先王宗廟朝廷鉅典之議及百家之書而親究於心藏
其投筆又能仿漢儒而學焉大詣之君子公其
誰歟今實悲夫其子未仕山之楚之原相常知公潛
雲為雨星為石星名不載哪呼善人保宅安
馬石田文集卷第十二

馬石田文集卷第十三

碑誌

濟南安氏先塋碑

濟南安氏有諱上字伯玉者明法律起家始試補行省
刑部令史尋遷安樂鹽司判官濟南府經歷官未樂又
補行尚書省令史權刑省刑部員外郎仍正授員外郎
進至濟南行省左司郎中是時君年甫踰六十矣郎
職家居不起以至元甲子五月初七日終於正寢享年
七十有一其子某以是月十三日葬君於某鄉某原先
塋之東夫人成氏祔焉君先娶成氏再娶張氏成氏宣

武將軍亳丘簿昌之女先於君二十年卒有子四人長
曰仲次曰僖曰倪曰偲女一人適濟南張鐸伸為登寧
長鹽司管勾配成氏有子五人長曰惟湛次曰惟潛曰
惟登曰惟溥曰惟洪中議大夫江西湖東道廉訪副使次曰
二人長曰惟洪中議大夫江西湖東道廉訪副使次曰
惟洋倪為濟南府孔目早卒無子偲朝列大夫知安
東州配李氏有子三人長曰惟寧仕郎淮安州判官次
曰惟淑監高州稅門早沒女一人長適淮安路總管府
照磨張德廣次適淮安路山陽縣主簿王臨次適寧慶錢治副提舉
曰景元惟寧也惟洪也惟淑也景元惟寧惟洪惟淑
曰惟寧惟洪惟淑曰景元惟寧惟洪惟淑曰景元惟寧惟洪惟淑

辛曰景良曰景嘉惟溥子也後衛與吏曰景益惟洋子也曰景瑞惟洪子也曰景爾景周景學景開景略皆有學未官按安氏上世家棣郡改遷濟水南郡中君獨絕以吏文屈起致身高顯而其子孫迪踐世美或仕或學志有名稱原注一作一井郎中君生平荷叔德躬行舒用世資不啻十發於其身而弥致其來者哲也是宜植石鏡辭以昭示無極銘曰

惟昂建以受也惟穀弟以昔也德克肖之承有紹也

朝請大夫大明路治中致仕馮君先塋碑銘

君名仲德趙州柏鄉人系出漢馮君之裔高祖諱彬曾祖諱郁祖諱忠皆隱高祖妣李氏曾祖妣王氏祖妣狄氏考諱安少有勇力能馳馳射不肯服猛事會國朝定中原兵南下君起家為村士諫高户史侯獻下之諫兩河問聲勢力時史侯節制諸鎮以便宜辟君為幕提控官階至宣武將軍平州路總管加管內勸農事改涉縣尹六年真受勅黃進敦武校尉汴陞縣尹九年廷忠頭校尉同知晉州二十一年改德清縣尹至元二年始以朝請大夫大明路治中致仕依前官真定縣尹十七年廷忠頭校尉同知晉州二十

白令符衛卒府百户嗚呼夫朝請君以門地少小即有官長益力有為豈不賢於人哉方之四知用之極而將匈厥者遠矣今觀君之歷官歲月又且循序守道理不躁曼能著行頭大終致貴顯而無微忝也其於政績從可知也已用宜銘諸樂石以勸銘曰　振振馮氏唐顯溪世厥後或延不載偉記有堆宵出皇元朝請華府以居貴其閑井亦有秀士宋支碑聯金節象笏武華以宣爰考德徽允迪之承嗚之昀矣禾之芸矣維天顯仁降和善純柏鄉之原豐碑柏焉刻此銘詩為兹望許

朝請大夫權邦部郎中王君神道碑

朝請大夫禮部王君以大定元年七月十有八日卒於北都留守之官舍有司給舉護柩歸葬之卿士咸嘆惋曰善人亡矣其弔賻之者異常禮焉明年葬于景先甫衛州胙城人高祖諱龜金真祐間及進士第官至寶典令曾大父諱克温金從仕郎柳州倅以節死大父諱文昱以父死國難誓不仕父諱樹後以君貴贈朝列大夫騎都尉追封太原郡伯母張氏追封太原郡君君甫官以文称起家為汝寧府學正官諸生翕然宗之教因訓孔子廟而使之知所尊敬焉入補兵書充祕書

尚書往賑湖廣之饑實尚書用法須報下然後發廩君曉之曰人三日不食即死也柰何欲傳吏牘以殺人乎獨不見漢張禹那富尚書曼之乃大發廩料口給食全活甚衆非以吏迂稽察院及丞相府東曹掾漢事兩府掾屬得通儲武入府統中書令檢察使佐著加恩超壹資君嘗持文墨侍仁宗皇帝入西掖一署字為誤作武特授奉訓大夫中書舍人一代君誥于時丁夫人壽考在養詔以為當代之有讓封賞曰君始巡祐七年坯奉議大夫宗正府員外郎准勅宗正府主北方刑獄凡罪無讞專論決之君言宗正司天子屬籍議獄非職也不咈會中書省_撤命騎至湖廣江西兩省講畫戚賦便宜經總之者不使人煩此旬上下誤有脫誤至治元年拜監察御史上疏請開經筵選胄子教養節用等事出按諸道至河南省勸行省參知政事[illegible]子黨惡賊善毒流吏民臺臣以聞視其官仍遷繫貴對內外快之以中書吏部員外郎召還二年復以朝列大夫僉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論列十事卒以敦本尊化隆儒術為務且纂華漢唐諫臣偉績名曰憲覽數百條並上之録大名廣平因禁民有竊則口語與吏牘無異茲視吏牘皆奉令文深之辭因何知此即脫因械而出之決日它州牒得真盜立致長史于理端二歲召為中書禮部郎中以職分書後屯比上國制乘輿歲巡都其陪從作儀衛文物聲名圍容愈盛宗室諸貴必加安豆鬼神祭祀必加數等故禮部分曹而比著尤叢脞難治君優游不急逼別刃解名譽藉

之愈高孫相依為命者也賴以養封讓封祖妣丁夫人

甚詔賜白金伍拾兩以褒賞之未幾遂卒于位得年五十有二夫人呼延氏子一人數歲子與籍始君出守輝州府君官衛也因就養焉及淪感沙日漫生人廬舍塚墓其副子殺承治命改卜新阡於衛之西南三十里小店之原君自仕多患頭暈視聲刻為障蔽聰明之物中弗好之也然每悼士逐世化而亡其所學奮然欲有以激勵之不果也可謂有志者矣方子對策南宮時君再省曾手閱著令以試法已期其為令器而屢興游役同官京師交道益篤而比君死五日予以祀事出使悔不得執紼墜道而其孤殺泣

涕襄京懷哀拜而起曰先子之卒太常博士柳貫已誌其墳矣惟是墓道之碑顧有以揭之遂為銘曰 銘

景先甫早用儒頭績學之勤乃應時選充 惠和課子家冕羽孤養親行以不忝端矢射厥飲讓而升實羨大劉陳諸翕庭才以備官政服孔宜問俗在途召節厥討論不亟不違議禮考功有秩有儀役屈陪都卒為鬼徒及葵衛墟里人紳郛有膽者原沙泉在北刻諸樂石終古不泐

征行百戶劉君墓碣銘

趙郡蘇天爵述其外大父劉君行實乞銘於馬祖常曰

師弟巫相天澤繫走仙轉戰兩河平金有功姚夫人孟氏
夫人董氏前君二十六年卒子二人曰寓曰海孫二人
曰允中曰弘中女一人故中憲大夫領行中書省左右
司郎中蘇志道之夫人追封武功郡君今圭 一作奎 章閣
授經郎天爵之母也女孫四人一適奉訓大夫禹盈倉
使李恕一適張林一幼也世本歷城人金
李山東河朔兵賊雜擾誼醵其民獨真定城完君之考
因占籍焉而今為真定人者自其考始郎中蘇志道年
少日君識其為令器以女歸之後其生天爵又以文學
進其官于朝孝而能成母之志俾其外氏之官閒世次

會使粤應他吏恐逮弗敢仰視君每以義言之屬歲潦
飢群無賴起績溪盜欲相篡民不輯寧宣慰司遣君覆
視還詳具從廢以聞旹縣比歲供玉面糗四十畢
縣毒民君至請悉罷貢薇民有號飛田賦若歲取償里
帶吏徇格不宅君一正其籍乃建孔子廟築壇崇社春
秋飭其牲器以與邑人行事州有梁田有溝道有寓館
吏徒有畏而南卑況知有政而趨功監司郡守爭為薦
興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太平二郡因又屬毅考江陰錢
鄰他州縣訟累歲不決者多以屬焉所至悉以 一作以者一 繼

刻於金石者竟賴其力焉銘也無媿銘曰 振 劉姓
考室真定挺身憤謀而官弗崇雖則弗崇勇也匪躬斬
馬喙卒出金瞻士其謀則勩其惠則修其迪其嗇以多
孫子女室命婦副笄封君出甥維彥日肆於文兒表外
氏績茲勞功刻詩墓門維以沆宗

監黃池稅務王君墓碣銘

王君沆父既沒之十一年其子國史院編脩官沂始哀
請於馬祖常曰子與子同登進士第又同官于朝先人
生世以逸于卒其行誼無媿而生終齟齬以不合於時
者子盍知之其宜揭以傳後者子宜為文沂之述諸狀

聲江陰當有杜為齎詔書吏黨按之既誣服已君反覆得其情為具獄白行省事上中書移刑部刑部允君議遣詹訊者得免死南陵縣僧以黃雄持縣短長幡漢水溉私田霖潦水溢則漂沒崩蕩邑人訴於縣芯決疏謝去後果敗而君益畜其學以老不克用郤公尚人累薦君才宜理劇文學宜館職皆不報屏居錢唐詩書自娛一鄉免於徂詠時危俗怕然亡喪髮世俗處拙奇諸孤子婚誠愛天至而急人之窮嫠人之善汲汲焉猶貧宿諾而抱隱疢皆他人所難為而君為之不知有德尤人之所難也其所著有政要書十二篇閒詩註三卷詩一卷嗚呼天與之使國上疵裂焚剝蓍雞不百年而金之名家善士之子孫遺子不數戶矣初御史君以直節死人惜其未能大用於時夫固知經歷君之起王氏也經歷君佐不配其德以殁於今凡幾年而永事君又斥不用君子悼曰不幸然孰知後世之將昌且久與今訢以進士入官有古學方獨于用而克濟其美於未艾豈其頌大若何又將在茲歟是宜為銘銘所以勸後世之為善者不泯也銘曰

芒芒楚也王有封也一憤不用有子誓也廓炳而文在其縣也載蓍於銘行安轍也

故禮部尚書贈公神道碑銘

公諱曰忽乃姓本屬雍古部族居靜州之天山天山古

居於海也曾祖諱[illegible]
[illegible]
以貶雅遊父諱錫禮吉州[illegible]
宇掾曹試開封判官改鳳翔兵馬判官死節贈鎮國上
將軍相州刺史官名有焉因以五氏父死節時公年甫
十七壯其父之忠義奮而接冠于地誓曰吾父死於國
難吾紓家難可也遂侍太夫人王氏避開封鋒鏑跋涉
夜出汴絕河而北見憲宗皇帝於和寧行少辭容端敬
憲宗嘉之命製下比見數[illegible]
[illegible]政惠由斷事官無故城爲斷事官治所中原大亂
兵燹民遘吟思見太平之日公力籌盡規度政脩事舉

士悅民附晉爲太和世祖皇帝以親王南伐公往行留
汴鎮撫大師悉發輜[illegible]入賊
利陸輸芻百万斤敷布軍前過州郡許蔡河南之地農
在野而禽在途不恐不驚和軍政脩焉世祖皇帝即位
降詔褒奬其詞有曰有此勳勞深可尚嘉六月[illegible]
[illegible]拯魚鼈泊叛倉卒之際公鑒家貲市馬五百以進世
祖皇帝嘗以券賜其家曰後當償汝也版户遂試學子
通一經即不同編民令甲備矣丁若公始之也中統
建元既肇建諸部明年拜禮部尚書佩金虎符四年八
月一十一日薨于上都之邸第計聞內外文武之官紳

紳之士咸嗟悼盡傷形諸文字之間追令傳而不泯也
嗚呼公之薨年甫四十有八即以某年某月日葬于大
都宛平縣清水河之陰之原太夫人王氏壽後祔焉
入白氏祔後六十四年爲至順元年曾孫祖常屢官禮
部尚書請于朝追號推忠宣力翊運功臣勳事輕車都
尉開正議大夫僉樞密院事諡忠懿子十
有一人長諱世忠常平倉都轉運使次諱世昌行尚書
省左右司郎中孫祖常官奉第二品推恩二代贈[illegible]
大夫吏部尚書上輕車都尉[illegible]
次世榮早卒無子次世靖不仕次世[illegible]
次世吉承公廕繡州判官次蕃溫嘉議大夫[illegible]
安瑞州路總管餘三人[illegible]
廣東道副都元帥[illegible]
[illegible]
夫同知[illegible]
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illegible]
[illegible]
雁山爲道士次禮下少益司承次[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官侍御史次祖義郊祀法物庫使次祖烈汴梁等路管民總管府紫牓官次天合監杭州鹽倉次和寧管勾河塘鹽場次易朔南察院書吏次祖謙昭功萬户都總使府知事次祖元信州路教授次南合知行唐縣事次祖孝玄翁若干人長武子中書省掾次文子國子生次獻子惠子孟國子生餘皆幼諸女孫以多載於家傳茲不重出嗚呼我曾祖尚書德足以經邦而壽不享年世非出於利人而位不稱德才足以經邦而壽不享年世非出於中國而學問文獻過於鄒魯之士時方遇於章時而替於後之道茲千禹世慮睢私於臣世安也謹按中丞臣世安姓趙氏始居奉聖州之懷山四世祖柔當金季朔南衣冠之傳實肇於我曾祖也嗚呼祖常生三十三歲父

謝南官廉州教祖常曰吾祖有德未盡發吾官州郡不將施今汝頗樹立其大將在汝也後祖常佩父訓不亡尒官翰林直學士太子右贊善大夫禮部尚書參議中書省事入掌進侍御史吻冒寇榮風夜憂懼惟恐遺父之教而墜我曾祖之業嘉不孝之罪死不瞑目於地下葬儀不具塋域不廣欲改而卜迓之宗盟曰封樹八十年矣神殆安焉未易改卜嗚呼祖常既拯我曾祖行實萬一而略論次之矣忍不述而終錫之銘曰　有崛而起之乾趙而猗之將續世美必承而顯之詒矣我祖百

年于盡衣冠之傳實維啓之世多上公亦多華摩惟不幸俗和忽其圮繩孫子思馬有民成宜習禮以續廟

紀

勅賜御史中丞趙公先德碑銘

皇帝御史臣閻詔大學士臣阿榮臣曰御史中丞臣世安事歷日久德積世傳諒有啓迪之昔其令臣祖常為文以刻於碑臣祖常北面受詔遁屬辭為叩之文以應詔曰皇帝膺忠於天下俾人臣知善後之道茲千禹世慮睢私於臣世安也謹按中丞臣世安姓趙氏始居奉聖州之懷山四世祖柔當金季朔南治降為立墟矣柔團結義民棚砦以距其兵衝使不得犯禹使道以給薪水如平時鄉之人賴以全活者億禹計會天兵下紫荊口柔率義民歸行省扎八兒以單騎入各堡砦諭逆順各堡砦豪長皆持兵來歸我行省行以閫制授龍虎衛上將軍真定路兵馬都元帥佩金虎符兼總管銀冶萬戶諸處打捕鷹坊加金紫光祿大夫有子六人長守謙次守純官百夫長次守政權打捕鷹坊次守忠信提刑按察司事仍總管大都保定打捕鷹坊次守忠信翊校尉廣宗縣尹人載之如父母焉次守仁早卒不仕次守純官百夫長次守政權打捕鷹坊次治一學老子

天子曰嗟于大耶爾凡厥通逃悉來其尾申命元帥左
答魚有羹有慶其美于隰公分寇戎民城朴實政厥官
之郊土脊和硗膏以糞饒穀斯興于田畝安喜徙
母迓令有敦興於田畝安喜徙
使民不宼司徒魏公隱德于躬弱鍾義集厚全天而終發
祥中丞事我皇帝乾乾翼翼處險不二望帝曰容爾
臣同哉萬爾先維以勤忠移孝于忠培植基本尔臣銘
之告于公衮

勅賜大司徒魏國忠簡公神道碑銘 并序

公世出朔北屬鐵刃都小字仲珠初公父多剌

後高祖王內附當我定宗憲宗之時以来用中夏之
字孛多剌琴始用其國記畫結繩為扎書習諸部人世
在潛邸亦頗講於其學孛羅水既卒廼勅使者召公前
北公至上手公入便殿論昭睿順聖皇后曰是兒如欲
備絶肖其父宜出入扈侍閒暇不忘衆望后曰是兒如欲
餓世父業命以其書職收內諸御史台人悉聽之以
至元十年特命公提點貧獄廣濟署階銀青榮祿大夫主尚方監
厥伏宿屋令十五年階改銀青榮祿大夫主尚方監
階中順大夫十九年遷太府監二十五年又改尚用
已中尚仍舊公太監進大中大夫未幾近中尚御府

議大夫尋命兼知太府監事階通議大夫成宗在位思
顧舊臣以公父勤事侍授正奉大夫進秩二品時上眷
方陪都營清署西華門見公第庳臨屏飾不称遣近侍
諭公曰朕固知爾能守貧然家尚不給當朕言公
謝曰臣材止可錄者被先朝恩昌有俸稍廉既以給衣
食衆堅聚把若疇人子姪非不有所欲願以無能不敢
浮竊慮馳尔上聞益賢之武宗至大元年詔陞中尚監
為中尚院統邪公中尚院使三月拜大司徒進階榮祿
大夫從一品扶公以位大國辭不許仁宗奉昭憲元聖
太后入平難名公計宜隆福宮公從容傳曰傳旨尊
后為太后天子為皇帝皇后為皇太后事定

後祖宗制實及制事統御之變其語罕泄不傳皇慶元
年仁宗即位後拜公中尚卿每給事直宮對上必懇陳
治要以圖政在題位無益於民者指切言之上亦以公
有責有德者多味公言勅中書賜以楮幣方緡公又謝
曰臣以為置肝腦不足酬上德日兢兢不敢有墜言
汙穢以孤累聖之眷故常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能仕
服事寧幸財於無功耶上固勉之終不受其年十一月
二十六日一疾薨於昭回坊之賜第壽七十有六初葬
順州第四鄉發信村之原元統元年四月公第五子監
察御史塔納始買地於大興縣萬壽鄉艾村原作為塋

如樹列前仲石儀舉公及夫人之柩葬焉求是堂臣以聞有詔贈公銀青榮祿大夫護軍追封菊國公謚忠簡夫人亦封菊國賁勞世胄官治（右作階一樹文行碑刻之神道以假龍公之孫子塔納以監察御史某之狀以請臣論次其言曰我國家肇奮朔土車輿廬帳冠帶喪衣服以旦暮趍事於四方有攻伐之具宿守禁之衛輜牛輅馬出物其足力毳革筋木東楼之器必備其功苦（功作工苦一御北協材必皆良而後用故國初即設官以典焉孟一代之制不比於衛尉太僕乘黃守宮今供億於祭享會朝宰畋而已公以弱北間族受知世祖自少以至於老曰貢成曰尚用曰中尚未嘗一歲去他官而充悉力以勤其事不以久而不足恒也其知者此喪夫在位者效能則不得久其官官卑久則無以貴而其治其藝賢者不能以及於天下之不底於理其不由是歟臣觀公之父於其任任之專而得世祖任官之意焉雖然在位者非其人而時久以為治亦小有能治者也又觀公之善於其職與其廣取辭榮而得公之為人焉信公之言以質公之行則其賢遠哉是不可使無銘也已公有子十人曰明理

忠翊校尉監重慶路瀘州曰八剌不花亞中大夫監安慶路致仕曰觀音奴（觀音奴和作觀忽）奉議大夫監南陽府裕州曰德奴（德奴納奉直大夫監察御史特（特作寺）怠孛（孛作字）輝監汝寧府光州（州作）凌布）曰（曰作）剌（剌作）不花曰太平曰曲林（林作）不花未仕曰脫不花曰（曰作）（作）（作）（

求敢告鳳續提公[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如夫人如則賀敕其舊環泣不絕口夫人如則賀敕其舊環泣不絕口
撫養不啻服除先公調兩淮轉運鹽使司經歷莊浪
監太平州當塗縣而夫人以至元二十四年六月三十
日卒享年三十二故中書右司郎中楊璞之女璞壯焉
氏與我曾祖尚書為女兄弟實姻家有子三人長未名
卒次祖常始九歲次祖義四歲一女五歲先公官未定
代權吳於當塗之文昌宮東南六十步後四十七年為
至正四年子祖常始克遷祔於光州平原鄉先公祠鄉
許之兆嗚呼祖常不孝罪不淋祖常方在齠亂哭之
致母慈母年不登壽而罹罪天降罰亦風集于舅
氏無賢夫人維顯如夫人之名利刃之割心也遲痛何極況身
已疲而又何及耶祖常延祐三請定至順三請
明功封郡君進封郡夫人再進封譙夫
人享年七十人長武子中書掾文子獻子國子生徵
不名曾孫男一人孫女四人維顯如夫人少
配先考孝事舅姑睦親姻而撫庶孽慈仁貞靜婦道
全使世有職膺管修女史者吾頭此當昭章居篇首為
憶夫人病將革時祖常子然立床第前忽咏嗤夫人已
不能言顧指祖常嘿述汝下而遊嗚呼祖常尚忍言之
耶尚忍而不書耶忍而書其又能文耶述汝母德

曰盤有時而燬土有時而為坎爾嗚呼祖常
能爲宜文多祕而不期顯使我孤子祿來遷養哀於舅
歿而後已耶哀子資善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御
史中丞馬祖常拜手

碑誌

勅賜太師秦王佐命元勳之碑

元有佐命元勳之臣曰太師秦王中書右丞相伯顏弘吉剌氏以私持將銃銳疑沮王手刺又帝室有猷有烈輔理旬宣弼諧嘉猷寅亮小心夙夜戮力十年入用揆誦延臣休替孟古所謂社稷之臣也上即位之明年制詔御史中丞臣拜住曰朕嗣承丕緒永惟祖常若曰臣下有功德于世宜文諸石以勸有位爾吉不証其令有司具其功烈以聞于是翰林學士承旨臣阿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臣張珪等相與言曰我文宗中興之賢勞及其世閥行治序次之臣祖常受詔百拜退焉文以進曰初文皇帝以武廟之子出居南服民臣威思依歸焉王時以平章政事開府江陵行省左丞相鎮荊南江淮諸軍鎮許故太師太平王右丞相臣燕帖木兒建議迎文皇帝于邸使以告王王即檄下諸郡縣便宜發民丁給備士聚芻穀金帛驛騎之用不足則益南人貨約償信息又許民折來歲租賦之上供貴諸不用命者奪之官田授盟介胄坐省中指爪畫劃節警咫慮儲峙浚渫壘堞剔蝕完治役望枕流械鎗之徙服鎮守五鼓下不遑寢雖帝師遣部兵俾驛馬千二百騎下明安答里布花拜王河南行省左丞相是年秋八月廿日大兵南行省左丞相拜太尉賜黃金二百五十兩白金一千兩楮幣二萬五千緡加開封儀同三司錄軍國重事御史大夫中政使明年正月拜太保加儲慶使參又賜白鵰文豹降虎符加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時上以

天下讓明皇帝居東都張太子保官暗[illegible]
仍故八月拜中書右丞相九月[illegible]
知樞密院事至順元年特命王有大勳勞於天下[illegible]
安賜以月魯帖木兒之禮國語曰[illegible]王定大[illegible]法戰[illegible]
汝不測賜[illegible]蒙古[illegible]百人[illegible]
[illegible]衛王左右以備非常仍賜黃金兩錠帶金[illegible]
[illegible]振武佐運功臣繫以[illegible]
國[illegible]出王之孫女二年八月進封[illegible]
正十月加昭功萬戶都總使十二月加宣教萬戶府萬
戶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佩故金符三年十月加徵

政使元統元年六月[illegible]
[illegible]今上[illegible]
[illegible]二日拜大師中書右丞相上柱國監修國史魯[illegible]
[illegible]大學士領學士院太史院[illegible]四紀漢人司天監[illegible]八
月加領經筵事十一月改封奉[illegible]王二年正月加威武衛
親軍都指揮使太師總[illegible]職佩符領軍如故王[illegible]十有
五歲成宗命[illegible]武宗于[illegible]節[illegible]不自[illegible]
[illegible]使必先諸御[illegible]仁宗王明宗于周命王為周王[illegible]
四年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五年拜御史大夫六年[illegible]
江[illegible]行省平章政事三年拜[illegible]
所至[illegible]政所[illegible]施利害與民[illegible]之而宿奸頑[illegible]

[illegible]之人靡不相為鼓[illegible]而被惠之邦尤嗟其[illegible]之[illegible]
不久留為嘆且望也父[illegible]曰[illegible]
武宗[illegible]高[illegible]五年[illegible]
[illegible]朝廣[illegible]諸將十年部[illegible]
[illegible]失[illegible]等[illegible]王追擊之失[illegible]
[illegible]制地失[illegible]即不殺[illegible]
[illegible]名曰都兒[illegible]拜史部尚書把都兒國語壯武也至大
元年改尚服使其年十一月拜御史中丞二年十一月

拜尚書平章政事[illegible]賜[illegible]虎符[illegible]親軍都指揮使
三年正月加[illegible]進延祐三年[illegible]
右[illegible]賜懷忠貞義[illegible]德衍慶惠迪功[illegible]太師開府儀
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鄭王[illegible]忠[illegible]姚[illegible]
[illegible]人大父[illegible]
山戰力王[illegible]以父皇贈[illegible]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illegible]
河南王夫人曾大父[illegible]
[illegible]衛[illegible]
陝[illegible]王[illegible]
[illegible]陽[illegible]王夫人[illegible]

以禮爲未稱也今有司更議進封第八曰服勤
恪慎信慕德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淮
陽王諡忠靖妣淮陽王夫人
第動遠功臣追封淮王諡忠襄職階勳如故妣淮王夫
人曰柱誠秉義協恭保德翊運功臣階勳爵謚如
故有褒解人示榮寵正室夫人姓熊氏加封蔡王
故配享太傅右丞相兼太子太保之女
女故配享平章政事留守次[illegible]合次燕
尚服使皆世第二人長[illegible]平章
特贈中政使次敕[illegible]尚服
[illegible]次沙[illegible]
[illegible]戍洛宿衛世[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雇徒跣求性諸又萬餘人王禑遂單騎亡入北山麓也
逮万兒敦追之是日還至昌平南敵將卓
谷關又攻破虎北口掠石擒民丙戌先令撒敦擒以大
兵會諸侯王兵轉戰四十里至牛頭山發宇曜帖木兒
衆曰若失此兵撒兒敦追四大將縛兩手載于
北口要其歸途丁亥諸侯王相繼至撒敦等
及虎林赤遂兒馬萬人薄我軍直擣之不及抽一矢東度潞水
丑朝日晡彼方慙馬戒軍渡白馬口且行且食至盧溝憩喇鶻兵潰覬還都人觀者
水而北庚寅谷面水陳兵不戰辛卯將追我軍渡路
擄之癸巳將與諸侯王太平也先帖木兒梁王孛羅帖木兒
滿速兒爾塔海血戰擅子山康林庶其吉歹從攻太平於陣
中餘敦遁甲午撒敦孛羅帖木兒安童白慫荊閔口犯良鄉
喇鶻指揮使阿剌帖木兒安童白慫荊閔口犯良鄉
丙申我軍循北山而西士皆馬上食馬以囊盛草粟繫
馬口且行且食至盧溝憩喇鶻兵潰覬還都人觀者塡
者塡道入見天子無矜容馬上大悅已亥進封秦王
太平王以其地爲食邑降制褒美仍命名帥雄副刻黃金爲
之傳武皇帝有子天序攸敦熟
印章以寵異之賜衣寶帶一具弟華言世侯之
也先帖木兒從入虎北口與北平王北南班之萬戶路剌那

爺也官金吾司馬介冑子時從
軍容大施抏其重閨使不得突馳羅絡森崎戰守攻具
滄池弄矣卷衆來赴載同載馬東北之野斬鯨戮鯢血
城地赭襆衣號徒日降萬夫號法草間丐其完膚望帝
日嗟丞相汝勞豈日三錫寶犀珠袍丞相捨首是皆帝
社晚將賈勇及我承與子十月日吉乘上玉輅薦臣慶
顛泥首就死奠茲海寓登世雋之元勳之宜開國江陵子孫侯之
故贈容國夫人薛氏碑銘并序　慶弗從
夫人薛法禮故大斷事官
老瓦寬之女孫故江淮等
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阿里海牙之女故贈榮祿大夫大
司徒上柱國容國公謚忠獻王之妻今朝列大夫治
書御史阿魯忽之母也夫人生有淑德鮑行未大顯
著詔令臣祖常製其碑辭始大家特王方鄭荷千戈宣威萬里拓土開疆為國
虎臣貴盛光寵雄節烜耀夫人居常布衣婦上堂執婦
道親進趨揄無失容也已而州統州等慶食封戶遭
永食性業念目抑損費習大德丙午
人年前十有九也哭泣喪服

省澤面髮殆如搞者以儉率下其家能者居十有六年
夫人將六十矣建康府上事行御史臺行中書省公牘
交上中書下尚書准律可狂其門曰貞節又十年為至
順辛未夫人既卒矣子阿魯禿門曰貞節又十年為至
人子四人曰秃嗥曰秃古曰脫脫于朝追封容國夫
治書侍御史也殞其母之早寡能以禮衛其身又教我
使知讀書有所樹立於時衛哀具儀告其寮友馬社常
曰吾母貞節方諸古烈婦無以尚也今幸有詔命故為
文以揭於碑社常曰諾義宜為文敘明天子有詔予
臣間亦追之世比屋可封蓋民化矣焉用所謂刑哉國
家列聖治平重熙累洽其男子多公卿將相之才其女
子佳、夫貴之以專靜貞順之德然不為世所知若
夫人子賢乃得累白之也
夫人于閭人祖
贈光文
決于斷事官斷事官行治在
之命
家以及閨門則婦人之相其夫子為多矣天子屬臣載於
文者恒非廣敷化之意欲臣祖
乃奉詔百拜稽首而

曰有貞節大義行於家庭而不顯于外
上堂則姑下堂事夫進退必中禮節主饋祀之時夫官江
南賓臨食封夫人喪還葬感靡窓然年踰壁弗隨弗逮
自司牘書表於里廬嘗惟女師以義迪子秉義內外肅
如遠近始即泉丘夫人閒居維葬臣何憾祀終漂水之陽大江北
山玉夫榮爲公子爲掌臣何憾祀終漂水之陽大江北
斜柏松亭亭有碑龜趺螭首銘詩天子所旌今曰宜之
世之女師

行狀

贈亞中大夫順德路總管董君行狀

君諱祀姓董氏趙州柏鄉縣進德里人也考世增世服
農畝善文字孝事父母鄉井以善稱祖夏氏生三子長
曰貞次曰成君之季子也君剛毅体幹魁岸治金室之
乱兄貞等各逃難避徙君獨留養親不去雖縲于兵戈
之衝而奉親之衣食必以時進或有暴于鄉者則
東衆以禦之以是雖兵不敢相犯而鄉境帖然作業無虞
迨聖元戡定華夏寵綏流亡民日漸雖然善思去者而

在新家猶乘時劫奪強以自利君尤憫之族黨有逃
亡而復歸者君即以完產而分給之微至井舊不隳毀
也由是人益高其義其年詔民赴雲州治銀坑有司持
民急甚君亦在行中又被檄督後其年故丞相淮安王
使者入見上因命護工惡君執事恪謹及報政乃以其
衆別籍也可望后位爲綿戶仍署君爲戶長益優之也
居無幾棄之還里中家居課子孫讀書爲儒生俾將有
用於世也君平日務儉朴不事靡習不與人角利常以
理諭人不使之有爭鬬微急則以周人之急每語人
曰吾始以孤童遭世運北對出萬死之厄而長逢天下

治康而諸雅頌慧若將有成人之望嗚天其所以劫奪耶至元廿九年病卒于家享年七十有五葬于先塋之兆葬之日輀紼泣送者二千餘人後以孫訥貴贈亞中大夫順德路總管輜車都尉追郡侯夫人夏氏追封趙郡夫人遂考於禮之意而合葬焉有男子四人長曰進以子訥貴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配文安趙氏封趙郡太夫人次和次福次祐女子六人長適郭讓次適薛寬次適番易縣主簿孟琪禮部有子二人長曰訥以儒起家辟為燕南道廉訪書吏嘗以大節自任轉經監察御史對繫太師右丞相鐵木帖兒在逮不敬震動一時由是敢慮顯要政譽日隆今官登大中大夫吏部尚書次早卒女四人長適耿氏次適孟氏次適尹鐸次適道源和有子二人曰世傑領順德等處雜戶女二人長適楊祥道次適霍祿福有子一人曰誼女三人長適郭明次適王隆次適猶端祐有子二人曰諒曰誠吏部子二人曰紓資以悟績文有緒已而不年口維盤女二人幼被董氏世出遠古而至廣川漢江都仲舒名最川為今河間地於柏鄉折壤犬牙郡侯益其尚齒耶不然名德之盛又何以異於自斬艾者哉初郡侯純篤力慕善道殊不知責報於天而必其子孫昌熾於後也但

仕於大若福祿之所歸之所歸豈非大人長者多有南北分則受勳焉以是地大懷曠達茅事興天元

傳

息咄傳

息咄有州曰息先息國也番申蔡潁胡黃之間自古祝四海為堂陛力田之咄多純愨焉有咄嗟姓於凡畎中最稱善稽神事致敬厥家然大都世之靡麗奇瑋溫飽紙絕可酣可嚮者一切無所好哉高子求婦咄翁謀於其姑曰今茲東家女清婉靜淑兒頗品嫻氏通慈愨頃之果召媒氏往問媒氏乃過女父母家匿所過事險覘女子病癰腫至不辭親領背如負箕脽下垂如斛口黑白不分色來舉卒白咄咄及姑熟一善和媒氏竟去報聘子婦焉　具言狀其翁媼反誓謀而好北稱女子有柔德能女工不論色也仍召他媒氏往他媒氏性知

仁宣後永城過女家既見女父母記陳國嫗氏聖舜苗
裔今家同姓之國淮泗間有此風豈其然乎
某子便卜娶容多才藝門下女妻有其家父母如所請期受聘金
二姓合好則門下女妻有其家父母如所請期受聘金
百半相餽他媒氏還報曰女子玉色豐頰巧笑美目腰
光古毛嬙西子不敢近又刺繡剪綾膠膩筆腊極天下
之工味願亟聘無怠否則為王侯夫人前媪喜不任比
聘女先出東帛勞他媒氏乃別奉白玉二穀黃金十鎰
絕緘采称是請日納聘凡前媪內外族暨里閈所善聞
之昏切笑相與圖告前媪云他媒氏言躬于情先媒氏

乃摘實耳前媪俱不聽命其子遂婚迎成禮女子既歸
夫家詮曼姑不我陋倾夫之覿我之不灼也譬族里之
宿戮嚆哉也大肆專妬日唆其夫凡夫黨之登其門者
壹槩亦不饋焉惡聲彰著醜狀百出雖夫之女兄弟佩
服聲過戶外亦恚恨不解居半歲曼姑怒於堂夫惡於
室諸所與無不欲速其夫之出之也久之沉憂積鬱無所
寄托於天地之間屬淮濱大水因自溺死世之女子至
今羞道焉太史公曰傳稱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
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吾微諸古君
子可信使此女幽閒貞默以組紃為事不害其為賢也

王氏傳

石綠董昭妻王氏同縣人王瑞之女念江南湖西道廣
洸司事世安之女弟初王氏婦德時年十五娶父母在
王氏居于室執婦道井臼饘食堂上發不過寢門委隨素即閑
婦以閒衣弊舊不補綴十百空不棄或棄得統素即閑
男姑孰與男姑不與人乃縫夫衣之堅契父母所為均

州翼管軍百戶戍兩粵王氏送侍男姑所至元丙子堅
將麾下兵從戍交趾與黎季犛戰死瓊州海上王氏年甫
二十七聞夫死哀哭三年堅父母不忍婦哀甚恐且死
常艱嗜之王氏悉脫簪珥不圍澤面髮僞婦女容日手
紉麻菜作繩布門勤刻象繪象四時草木數萬佩人持
入里巷區舍勿有治味物食事男姑一如堅在時男姑死王氏
葬之棺衾服布不貴飾出入且有二子如保嬰孩長
使往鄉先生學古義二子後果不潔則人皆掩鼻而
王氏年六十七矣縣令承上其事文吏知名今
國曰有令旌其門可趾祠下郡守三尸侍讀學士洪

河元公為表曰貞節王氏之門鳴呼貞女一也而
劉向敘列女傳書之竟以不失義為貞況文忠女直於君子不過十五倍何文學論著不已也
今唐縣王珣女方諸古烈女何嘗其傳信與疑

節婦高氏傳

歙內屬縣永濟為鄰南直打遠永清之治所猶以里者
若干土衍而民樸其男子率能力田慕義不敢弛教而
近刑故永清一縣居歙句五方雜俗之中獨稱為鄉多
善士然在男子之勸學迪德固其所宜而何足尚也若
夫婦人女子之行有能卓然不為時俗之所移嶷然提

身以節孝之美而無始終之異此雖搢紳君子猶或難
之況婦女乎哉況婦女乎哉高氏者永清南鄉漆里村
高澤之女也笄而嫁同縣南五村里之王用嫁九年而
用死有二嬰女哇〻以法兩男姑衣穫日穿漏視高氏
抱持二嬰心怦〻內悲我子已死婦有女子所丈夫
婦一旦必棄王氏去後高氏終養兩舅姑
及老高氏事之過其夫用初死時比其終高氏課館人
整且一如士家內外表率二女習女工閨門之中出入
有限令長遺其次適某日是閭永清之人悉以高氏為
女師而學政之如此者四十年矣縣官其優列上於大

形請褒獎徵籍用為勸府牒御史覆實禮部考則吏
膳私微無害於文然後命有司署表里門不役以事鳴
呼於之不善有司之過也茲永清之縣大夫知以善俗
之意為政得請於上可謂有治民之術者矣故因高氏
之行而并及其官焉

故贈某官封馬公某以大德五年守光州有惠政後官閩中以皇慶二年卒囑家人曰光吾桐鄉也我死必葬諸其子祖常奉喪北歸至於光葬焉表之曰桐鄉阡云其與祖常嘗在太史故屬其識之按公家世歷官行事月日已具神道碑比狀著其係光者以示光之人焉初金人侵宋江南宋喻淮設關塞列保障布金之竊光者自陳州出宛丘新息坦途千里無天險可恃故光之不得寧居者垂二百年每兵至郡豪輒率其衆走保金剛山須事定然後敢出是以郡國家既盡有宋地且七八年始知出降而光得以成州然畔者皆四方之人也仁人君子固忘蘧然重有感于斯已夫方是時公以有為之才撫新集之衆甫及三年而自信夫千古之託豈偶然哉惜乎舉措之微有不獲盡知者矣獨聞在鄧時有請歲稅光帛出粟十萬者公力拒之卒不征光人擬茶山中以為次資　作運司行茶法江南歲有吏索光人脅重賄山谷之民尤病公率懲之使不敢復至乃立學官而教之謂司馬公寔生是邦

以事閑名教不行按者亦引去司憲有以貪墨敗沒入
其田廬請歸曲阜林廟從之拜樞密副使居無幾辭歸
復南臺中丞遷西臺疾不赴積階自承事郎至譽德大
夫至元四年三月丙午薨于光州之第得年六十延年
四月壬申葬州北平原鄉西樊里有司以聞有令贈溢
配索氏封梁郡夫人子男二武子承事郎湖廣行省檢
校官文子做事郎監著作郎孫男三女二公言事
剴切嘗建國人暨諸部既誦周孔書當尊諸姬以厚彝
倫兵家子驕脆有孤任使庶人挽強驅張老死草野當
建武學武舉儲材以倫非常時雖不用識者蓋之至於

論刑一本哀矜嘗言死罪遇赦且原減死流徙末蒙殊
涅當驗情遇恩內徙漢人滿百執弓矢殲者不及百者
流條格已有禁弓矢恨衆之條又復為此是錯綜網羅
之誠恐愚民舉足蹈罪至論建德民妻之不首夫死者
則當以必死其得用法之意爭國家涵濡百年譽髦斯
士公先世已事華學至公始大以肆為文精按務去陳
言師先秦兩漢尤致力於詩凌轢古作大篇短章無不
可傳著與修遼廟實錄潤色國大訓永華事畧編集
列后金鑑千秋記若干卷至順間龍虎臺應制賦詩有
玉食之賜嘗進擬稿為之嘆曰孰謂中原無碩儒乎文
集之餘多出於隨事而作議論足以正風教啟
發聖德也不幸壽僅六十未
究其用悲夫銘曰

元大一統六合同風南臺壯觀萊笈生其中部族有儒文
貞伊始文貞之世選士廟祀後承聿修講學諸姬以厚彝
至公有大無徹新然異稟幼不事弄濡衣撲燎智劇辭

章甫以進益混以澣不喝于流而登于岸先秦兩漢
其也一推國人甫試館職修義務冠以爾和繫安我
考樂默心浮雲東帛空谷春坊翊賢經筵啓沃皇格于
天公卿其度俊造儀衛風紀硯往龐思異數川委充溢
元訓修述六十和祀勳其名亦大其封于先之原勿
碑崇之碣碑崇之於詩凌轢古作大篇短章無不
部族文貞有開敭俗教興益仁賢

石田馮公

相掄仁少長名生來行五百里合師潢山谷諸流在盤

右紆環繞山麓其南有州曰光平衍而革茂民勤而朴樸故贈都尉開封郡伯淑儀焉公實嘗監焉公之子祉常少賤而服田于野以給饘粥鄉之人思慕郡伯之政念其子之能勞而將去也乃為之卜里中地亟其隶屋而俾就家屋之側有崇丘可六七丈溪水旁折而出岸礎之上嘉樹茂竹奮翠蔚蔽前為木梁以涉而行周垣悉編管葦門屋覆之以茨歲時里隣酒食往來牛種田器更相貸假寒冬不耕其父老各率子若孫持書策來問孝經論語孔子之說其耕之土雖磽瘠寡殖不如江湖之沃饒然猶愈于無業也祖常者同樂而居焉于是名其屋曰石田山房且自為記與圖以屬當世能言之士請為賦詩異日使淮南人歌之

馬石田文集附錄終

道園遺稿六卷

（元）虞集撰

元至正十四年金伯祥刻本

道園遺藁六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元虞集撰。其從孫堪編。蓋以補道園學古錄之遺也。凡古律詩七百四十一首。附以樂府。刻於至正十四年。考袁錄集之遺文者。別有道園類藁。以校此編。類藁所已載者僅百餘篇。類藁所未載者尚五百餘篇。集著作雖富。而散佚亦多。當李本編學古錄時。已有泰山一豪芒之歎。則雲煙變滅者不知凡幾。堪續加蒐訪。輯綴成編。縱未能片楮不遺。要其名篇鉅製。挂漏者亦已少矣。集中題花鳥圖一首。元詩體要作揭傒斯詩。今觀其格意。於揭爲近。或堪一時誤收。亦未可知。然元音及乾坤清氣集均載是詩。又題集作。此當從互見之例。疑以傳疑。不足以爲是書病也。

結社
漱石
新鮮
味到
閒古
金星軒
藏書記
公瑾

道園遺稿序

自昔文章家著述之盛其集有前後續別之分蓋由其體製有歲月有參暮故其編纂彙次之法各有所存然其文之可傳者雖片言半簡皆不得而棄置又復有所謂拾遺者焉

國朝一代文章家莫盛於閣學蜀郡虞公公之詩文曰道園學古錄者其類目皆公手所編定天下學者既已家傳而人誦之矣然其散逸遺落者猶不可勝計也其從孫塤乃爲博加討訪積累之久得古律詩七百四十一篇而吳郡金君伯祥爲錄諸梓是

編之傳其殆所謂拾遺者乎予嘗雅
執筆從公之後而竊誦公之詩以謂
國朝之宗工碩生後先林立其於詩
尤長者如公及臨江范公篤不可一
二數也學者讀乎是編則知其殘膏
賸馥所以沾丐後人者多矣今公已
不可復作乎是以三復是編而為之
永慨也柳公平生所為文無慮餘萬
篇今道園錄中所載不啻十之三四
而已然則并加討訪而使之盡傳焉
豈非堪之志而予之所深望者乎是
故昌黎之集成於門人河東之集託
於劉夢得惟廬陵歐陽公之集其嗣人
能致其力焉若堪之汲汲於此其心
可謂無媿於歐陽氏矣堪字克用
勝伯一字
好學有文能世其家而公之行能官
伐已具於歐陽內翰所為碑銘茲不
著至正二十年正月十日金華黃溍序

道園遺藁序

故奎章閣侍書學士蜀郡虞公道園遺藁屢欲刊之而未能也近克用學古錄其季子翁歸與公門人之所編今建寧板行者是也書始一出如景星鳳凰士爭先覩之為快而湖海好事者復輯公詩另為一編然與學古錄所載時有得失予意其蒐葺已

無遺憾近於一二士友間每見公詩文皆公所親筆較之二集中多所不載然後知公之篇章在世不能無遺佚者子外姪克用公之諸孫也好古嗜學蚤夜不倦聞士友間有公詩文輒手編成帙如是者累年積其所得凡七百餘篇皆板行二集所無者遂分類編次為六卷附以樂府題曰道園遺藁屢欲刊之而未能也近克用假館于吳江之金君伯祥家伯祥家治間嘗識公于吳先君子樂善公至則留連數日蓋平日之所欣慕而樂道之者克用偶出是編伯祥亟命鋟諸梓觀其所好可以知其為人矣噫昔虞公南来

予以總角獲拜公於錢唐時予從祖母家氏博涉書史嘗手書蓮經一部一日出以示公公不勝渭陽寒泉之思至賦七言古詩辭極淒愴且手跋於後者垂數百言今二集既不錄而予又不能追憶以附克用集中可勝歎哉然觀克用所編凡公平日之

雄詞健句膾炙人口者悉已收入則其所遺者僅一二而克用之用心尚未已也予嘉克用之用心伯祥之好事且因其請而為識于篇端云至正己亥夏五望眉山後學楊椿序

道園遺藁綱目
卷之一 古詩四言
卷之二 古詩七言
卷之三 律詩五言
律詩七言
卷之四 絶句五言
卷之五 絶句七言
卷之六 樂府 附 鳴鶴餘音
綱目終

操

雍虞集伯生

釣翼操

鑿方池兮山之曲，仰喬松兮倚脩竹。四時來兮無不宜，王南巡兮滿庭芳。何思兮折芳蘂，魚潛淵兮亦在藻。言求之兮來思，止友兮君子。

古詩四言

致樂堂者集賢侍制周君之所以奉母者也。

致樂堂詩

虞集為之賦詩曰

望翼新堂有閨房，夫人來居既安康。既宜爾室既好爾家，于庠黃金飾櫜胾。載燕載喜言為子來，者允貴且賢。容舒遲賢有令儀，爾固爾宗先君之思。爾兄弟于嘉，言我歌我詩言溫柔禮言，若存我撫我惠先君之孫，樂哉誰氏維周壽母，嘏克致茲又采歌之，以適于燕。

萬户張公廟堂詩并序

大德辛丑，昭勇大將軍河南征行萬户鎮通州張公以其兵從征緬，死之通人作廟以祀公三十年，閩朝之公卿大夫士能為文章者莫不為之有所製作，泰定丁卯公子御史亦怜帖木赤之集以為征緬事始末，在朝諸君子則知之，況久遠乎且不論夫征夫首禍之故，成宗皇帝聖明幸致其罪則公所以不得已，其構釁必甲胄以死之意亦終不白於通人之將來也，故稱源其始而道之，庶其有考也詩曰於赫世皇，亟用爰傑，一之宇內，蠢厥戈甲，既久既安，成宗繼之，祖功莫加，道在守static，往夫興謀，以動我國，祖宗威靈，戰克萬方，於來史皆前能，我獨無名，君精繼承，蠢彼西南，蠻酋叢居，國聚落，八百各

其義虎榜鷹揚如見其至仁廟得吉東望際海神其
安之有永無壞狂夫辱國　天子震怒立呼狂豎斬
以大斧狂罪則誅死事奈何褒封哀榮百世不磨豈
惟不磨元嗣　御史既有兄弟又多孫子英英勳門秩
秩良材天之報忠豈有涯哉

崇仁劉觀母熊氏有貞節觀作堂奉之翰林學士
吳先生有記藝文監丞柳公貴頌氏作頌朝賢多繼
之元統癸酉侍歸自京師亦為之賦焉

翼翼行堂深明高安嘉樹在庭維柏恒恒霜降露瀼
載寒載溫以序憂我有闈恒歡惟時壽母來居來言

苦扶弱支今撫其孤繄先君之思永矢弗諼」此庭堅
不忘以存肅肅令子敬共前聞婉婉有容郁郁有文
宜其室家長其子孫煖日挾纊涼風進軒黛眉忘憂
淨息山園菊度淳珍酉沉爵無算
執栖爾栖湖湖其灣鄂里人瞻之孝慈之門君子有言
德風攸敦敢告司執蓄培根源

題胡微君器之和陶軒

舂木晨榮秋華夕茲流曩云行天逝者如斯榮車莫巾
曷能歸來我懷古人徒覺其詩有美君子尚友先覺
廣鰥不吟無詩不獨豈無他人孰此追躅俟我游哉
君子之樂吾儕小人力絀乃休猶可以馳曷其停輈

心遠堂詩

渺渺平湖其際維山飛鳥載載雲是生夕深平湖插插
薄于山止雲窮千飛目力無際悠悠忽焉興懷一息九州千古既往萬古方至悠悠我思

碧彼逝水樂哉君子其居深深不數以寧式究厥心

題上官樵寓

青松為關白雲為戶其迎無賓其往非主假夢得鹿
遇爽忘筌不去不留是曰樵寓

東坡載笠圖

謫居荒瘴無誰與語言從諸黎歸在中路風雨蓋至
借其田父猶童怪隨傳像畫舊笠以雨來屐以泥行
匪以為容用適其情朝我軒車固將若驚怕服爾假
猶不予寧舍德之厚混迹於俗魏魏勳華天車轉燭
烟冈野死留莫指口我不自忘的致凝曜葬哉天人
其猶神龍其來無迎其去誰從形擬猶差矧是飾容

世無其人神交或逢

洞庭無波明月萬里我時見之劒若秋水

洞窗繪像

玉清道士魚障

春雷鼓聲風雨時至古石龍門二班千里後服神丹

得為水仙鱗鰭勝予飛朝九天

畢蘭

遍游蘇澤枝訊葉紛披所不隨者霧芳白持

好風東來其葉紛披所不隨者霧芳白持

歷沅路相無二無雜向一毫端生分別法

日莫無雲微風宿和植之百畝穿恐其多

通用番一 五

畫魚

東人結網西人潛古詩五言

次韻答泰伯長學士十首

衛門有一士閉戸守玄漁之三十載深不顧世述

晶光無奇際林木=物盛質終然不可掩照物若春日

斗酒相勸若不樂意酷備吾素嘉此或無害

馳驅無休期名宦非故先哀鰥時運忽在秋鬢日非

春花好顏色持以勸君酒君今不肯飲君生不與世詭死安同世朽

悲歌無轉喉拙舞不足觀生不與世詭死安同世朽

少年學子為琴尚其情為君撫知音不在今在古或可數

遠遊竟不復歸將老幽阻念子獨我求隱門作風雨

雞鳴當知晨草生當知春出山復安采薇

飛蓬謝本條將浪前道高志水東入海折者何峻峻

兩女各岩岩荒陵下深白孤理號共頭我亦此幽宅

二子皆在世仕復相十百所以學仙人劇飲對天宅

古詩五言

次韻答泰伯長學士十首

安知碧草晚飛光無復年蟬名音不立論落世喬傳

所尋出漢手決去豈不聲未能忘利口門金餘幾

匈生行气候何有山復累鄧邑封千戸守玄一漁之三十載深不顧世述

少年頗豪俠大不得食常持半水晶光無奇際林木=物盛質終然不可掩照物若春日

清漏井中沉人寸而井上綆未得復汲初灌輸功微能

梧桐失故蔭丹鳳蓄深心去之千仞始來見

高秋竹無實忽忽復去尋民庶王為子採芝苓

早起

馳驅亦已久淹留竟何成晴雪滿衣冠曉星猶在庭

晨思理烟火晚念事農耕并作日非故先哀鰥時運忽在秋鬢日非故先哀鰥

歸去非有鄰幼稚斷過往來稀蓬蒿滿徑蹊

時運忽在秋鬢日非故先哀鰥

昔人知化育能事本無言翁歸=同其天

所琴具斷意一鼓三絶絃寥寥=徒自憐

夜坐

露坐庭夕海氣接清顥毛髮感太林爽幽夢集中抱

寄身百年内變化不待教
昧茲動靜閒生理誠草草聖言就湮沒遂撒費探討
所恨精力微何以相斯道

游長春宮詩分韻得在字

神宮古城端千里見纖丙
南望蕩何極東溟眇無碍中天積縈翠雲霧常鬱鬱
敦云萬有瞻攬括固茲在斯懷得綏觀指顧生百城

天風政浩蕩春物尚沍昧翻愁回力短奕奕飛烏背
永歲神禹迹頹若穆王載仙人騎黃鵠一往不復悔
忽然會予心雲中聽雙鴈

題猿希孟渥雲石

海石不盈握隱然如委雲危峯集遠思虛窗發微熏
天高泰華斷日出香爐分凡研龍清燭文章互細縕
潛雷起神谷震驚天上聞亟視忽無又化爲九龍文

題許忠夫抗雲懷

城居苦迫隘層闌上苔光措身方丈間千里心目超
可以抗浮雲誰能縶顧塵覽擬峴有古臺遺碑正蕭條
借問何所往高堂集羣儒列坐多俗韻安能窺講席
遂以青衿升鼓篋何于 三是時天氣尚未暄市童雜呼雩

賦詩托飛鳥長空何寥寥

次韻袁伯長贈陶心山

憶昔白雲君高居保黃潭夕陳羣真時揖坐逸響每盈談寸田既無畔幽閑那有窮
飛凌萬物表遨遊乘帝鈴歸來一無爲消搖日月上下視眇蘇塊如何在世間動輒爲形役
所志在高遠三峯列青冥頎然得兩止一念三千劫
貴奢安明珠旭日曜帝青槃桓有童子松根求茯苓

送周東易赴嶺陵分韻得池字

拂劒池水秋理棹湘江祝地古記載多時清徵薛少
雨洗崖石文風作林谷宜應上朝陽巖東望一聽帝鳥

託好自故國須裘得新知駿馳谷居張旭芙蓉地
高僧拂香至清唱入雲遲況陪兩時彥從復忘疲
仲夏乃積雨水花各華滋高柳尤故物臨風綠披披
留此百年外飛蓋來參差隆替與時遷百室無一遺
盛衰慨燭遠感慨更共之西風白鷗表落日滄江湄
二老昔並世遺書方在茲最勘戰保傳業子啟以相貽

下車未逾月十日九馳驅低知府事殷不聞簾寢娛
傳舉當風興落月啼城烏中衢塵不動肅肅來車徒
借問何所往高堂集羣儒列坐多俗韻安能窺講席
遂以青衿升鼓篋何于 三是時天氣尚未暄市童雜呼雩

風雲東南合倏然靈雨俱緩帶却煩劇清涼愛斯須麗澤深有悅肇生亦怡蘇消遙池閣上何必欣藏殊

鄭同甫書帶草軒

六籍久將墜鄭君家多書韋編若易絕掇拾以蠹魚幽草長春雨參差在庭除紉結可束素垂之仍有餘焉知廣文舍猶如不其居光風動交翠汗青羅綺疏昭昭窗壤間此樂復何如揭來數十年此樹高於初故人舊題字使我增歎歐

朱秀之杞菊軒

高軒何所植杞菊交根枝紫實既秋熟黃花亦晚滋此邦號富魚士貧志猶資嘉名信共愛何以療予飢

蕭條山石間誰復見悍癯幽棲百畝足豈得安耘耔種此貞步內庶無征奪恐採摘勿違節亨羹有宜三咽何千歲逍遙奉天隨

其祚吳中因省墓山間頻見田野有可念因贊高軒之樂而及之庶觀風者之有采而知之者

桓軒詩有序

吳郡故有金氏名章者上宋為迪功郎家號千株而好施予孫相承以孝友著稱近今室居尚存五世孫在讀書鄉里尤稱善人君子嘗手植桓樹于家其本初甚微未幾益滋茂因搆軒于盆取諸水也又有玉盞之堂始自曰先天地生巍巍萬高旁有垣關狀如蓬壺曲閣相通可以趺坦玉若積陽至剛純粹之精取類孔符哉吾雲叟曰是吾師也子為我賦之乃賦曰

在宇潤甫樂善其園號云東南有嘉樹蔭彼君子居君子耽幽草長春雨參差在庭除紉結可束素垂之仍有餘焉知廣文舍猶如不其居光風動交翠汗青羅綺疏昭昭窗壤間此樂復何如揭來數十年此樹高於初故人舊題字使我增歎歐

聽秋軒為僧賦

道人攝衆濠坐滅盡定長松結屋霄竹生青瞑

真人德孔容治生尺宅閒外質謝追琢中虛保堅完
合璧映華蓋聽珠隱泥丸天地立有極日月循無端
晨往窓霧入夕與飛景還是履五文絲首冕夫容丹
行厨膳琅膏燕坐以盤桓弟子看雲雙鳴昔為我言
往見不可得湖之三千年

送可無上人

五公昔講時聽者不起坐虛空悉銷殞何當見人我
名字誰與安說義話已墮尚自無亦無更問可不可
不見天雨華誰能拾餘朶

送南野真人

山中積雪盡江南春水多解劒還尚方朝衣挂松蘿

城門望羽節扁舟聞耀歌故園良已適昔辱將奈何
閒雲棲古檜空壇遺落花何時兩泉騎相將照江波

次韻酈善之游山中

杖藜入南山却立嘗奇秀所懷玉局翁來往絪緼後
空餘松在澗仍作琴筑奏徘徊龍井上雲氣起晴晝
入門避塵濯脫履亂苔鬱陽岡扣雲石陰房絶遺構
詹公愛客至取水極幽竇坐我蓬窗中餘香不聞嗅
但見斷中清翠影落春山煮煎黃金芽不取穀雨後

題王眉叟真人溪居對月圖

同来二三子三閭不忍歌講堂集羣彦千鎰坐吟究
浪浪雜飛雨沉沉度清漏令我懷幼學炤為衆童綴

長松千尺起白石下磷磷蓬隱居愜素念燕坐見閒身
溪流宛無異月色亦常新悠悠宇宙內任享名主人

題天台柯東谷

沉觀天台圖始識柯東谷草樹何蒙茸循澗入深曲
升高雲燒身屬淺石齒芝桃花一千樹隔竹映茅屋
中有學仙子黃庭晝常讀俯聽下玄鶴遠至駐白鹿
疑是司馬君高纘陶生躅臨海實出日藝圃收種玉
除是太白來此句方可續

春山曉行圖

置屋雪厓陰畊田雲洞表積雨白霧收遠林翠波曉
農人告春及扶杖驚窮窕久與塵事違冥鴻送孤嬌

山居避暑圖

急雨山泉落長松激回風雲繒皆從天來夜高旦彌雄
龍眠九州虛鶴起留空羽衣者誰子從我入雲中

秋江待渡圖

江潭秋水落臨流送將歸微風蕩去楫相近更凄凄
遠客從一笥吹簫白雲飛我乃命黃鶴乘之待前磯

雪霽盤車圖

玉關積雪高十里百盤招蓁驄使平關望無已愁絶
時平無從軍道遠可由蜀惟應飛行仙萬仞俯瑤闕

雲屋圖

肖山出雲氣還自為文車水石共蒙被容蓂平生老藉

朝来既非跡夕往亦何嫌道人宴坐次見之以為常
了知不可繪相對聊倘佯

群鮮朝鯉圖

吾嘗觀剥蒙貫魚何翩翩其類實繁多或仰宗厥顙
金鱗三十六其數陰已極用變乃純剥飛躍見天則
於惟君子升大小宜畢興雷風既動盪雲雨方騰蒸
傒客年五十讀易未知道觀物每興懷玩心以忘老
爾時卧田里所願得豐年欲古小人夢乃為畫者傳

謝吳宗師送芍藥名酒

講臣不常參寂實奉朝請故人得好花相贈西東
金盤日中出品目標禁省一尊重數銖人與牡丹並

釀香實尊貴深婉更和靜居然荷慰籍相對空晝永
起求神農經録在淮海境天天美萩草亦有不耀朱景
上京素高寒夏至冰在井沙草不消寸芭菜成枯梗
同生非異土榮悴何不等此豈夫容丹迺逈太陽鼎
灼灼天女嬪魏魏步搖整盈盈綃卷霽況彼南國迴
移置諒不可孤賞且深領雖與名酒俱絶飲畏傳冷
頗聞好事者采擷置文章麗出口儀鳳同煖炯言誇衆庶所貴仙者宵

次韻天台張秋泉

張侯殊可人長著百斛酒吾来輒取醉未晏卧罌缶
吾意適君會斟酌愧勤厚清濁無所嫌但嗜杯在手

不負頭上巾每懷陶五柳
寄青城道者

海上別妻子山中求茯苓白虎戲玄渚世居龍護黄倘
燒香招五老行厨煮六丁徒子以非遠亟小霞餐華星

十月十八日聽松軒誦道書

崑崙極高大九巖冠其顛空洞蓄幽眇一泓縈迴旋
真情忽恍際純明微幽玄倒景俯白日沖氣惟紫烟
奇文妙變化靈響合自然降神作賢聖物成歲年
古書二三簡殘缺忘所傳中夜坐燒香沕思至言
身生鬼舜後意在羲黄前慨然泯知識妙理時雪垂肩

陳溪山先生閑山齋春日見訪兼寄吳酒

為樂甚賦此詩

斯居愧幽寂君子肯辱臨怡然雅風好聊慰懷明斯金
席開春陽沉物華時雨流泉深戶牖啓宿莽新衣振塵襟
嘉蔬薦甘旨芳酒遠明簪伐木美鳴鳥鹿鳴歌野苓
衰病晚閑道力弱慙弗任詩書實世業冠纓匪斯今
顧望羣龍斷汗漫蹄涔浔約易循理足欲資陸沉
久闇太江長率物由平心敢因先覺言聿予小人箴

病起謝陳溪山及齋中諸友

良夜聽春雨清晨劉晴昊沉痾適去體行立逐寫幽抱

鳴禽在嘉樹方池接生草抒策流水濱灑濯悅澤好
幼稚勝犁鋤勤苗慎相保歸還讀我舊墨言事探討
親切一時來蔡藿薦行潦敬恭奉天明松喬不知老

送會稽章進士夏仲喬

會稽吾故鄉今喜得賢吏三仕彌固窮不愧祖策士
故鄉伊何潔西去廿餘里清流遶脩竹可想不可至
知君垂朱綬吟嘯了公事還能採禹穴莽蒼思古始
太守文字交僚佐足風致汎舟溪雪前列坐惠風次
詩成可繼寫千里以相寄

送豫章熊太守

豫章有家學禮樂不見收為養不擇祿凄涼初炎州
寄守白也達筆善也

贈結桂樹枝誰為玉雪謀十年一再見我老君白頭
古劒光陸離繫以珊瑚鉤激昂文史閒未泥班馬儔
蘇君天下士定價琳琅球江漢方渺然為我覘素秋
長吟以相送明月在高樓

哀陳童子

南山有鳳雛飛來上林樹秖承朝陽輝不食秋夕露
珠琴海氣盡壁霞月光曙巫陽不能招茫丹滿洲澨

答胡士茶二首

王母皆賜我一雙白玉環懷之四萬年恒在胸臆間
偶因朝水公識之為開顏忽然化黃鵠飲食崑崙山
漢武好神仙多欲心不閒所以至太液遂從白雲還

胸運疾風仰罷起從雲飛神物本無待感類相因依
高人服金丹質化識者希引睨貫下漢條忽歷九圍
駕言清秋鶴同承太陽輝何期茅鍛翮素心竟成違

書昔人出入西廣詩後

道路無險難征人故多傷寫愁一酌恩感舊忘地鄉
九疑不能從二妃在瀟湘無以寫幽思吹笙為鳳翔

宿禁極宮新樓

野人入城府且就雲房宿東睹蘇翁亭南望孺子屋
相從總君子寒夜對明燭閑取泉總特井亦茶武夷曲疎梅折高枝蕭開對晨旭
欲寄高軒人脩眉遠山綠

秋江亭

白沙積高雪有文日川交華星垂光彩沉壁依潛蛟
僅哉江海客結亭在其郊流波散席上絕岸當空坳
賓客歌白苧微颸激林梢
次韻東溪山送搖

念我久坐雨貽詩遠來旬遙
安樂無嬰慮蕩蕩蕩人自信
南黃待披拂感此時物新無由奉言笑泥塗滯周輪
長策豈手容招搖遺閒身受經浮丘伯老矣弟子申
何以答佳貺執御從後塵火傳思為薪烹魚泝河濱

早從中州遊希孟實豪傑雲窗如喬嶽培壿謝氣骨
侃侃買禮既英主動容色賢子陸黃讓威猶解朝珮
朝遊長白春暮踏歷亭月慨然得終身屢召不肯就
兵亂中飢特起投梵刹賦詩哭遺直好事者鐫碣爾來二十年江海驚如雪
每與故人思遠道數瞬越忽逢喻先生江上倚舟楫
父為濟南客山川類能說共言中丞舊流水助鳴咽
更出中丞書歲久字不滅交誼貴久要於焉見高節
問君將何之東書向京闕豈無同門士簪笏在周列
鞠人以其主論薦共持揭敢為祿仕勤聊以誦明哲

古人不可期長風起天末

夢舊游諸友

三月三日午後隱几遽夢館閣諸舊遊存沒參坐陳
衆仲擧孟相向曰旅甚思公亦知公之深思旅但
不得見爾記得有詩六首其末句云萬死起俄忽
只是一思憶是孟浩然作為足曰居易予曰殆是
孟詩但不記得或動而覺是年夏聞陳止
隱几簷春雨夢覺舊知識現奇秦漢刻墨本在東壁
論辯如平時幫閣增歎息就中東海生顏色殊不澤
俘囚不成飲執爭道醫昔苦言孟浩然有句在胸臆
萬死起俄忽只是一思憶

題金溪汪叔雲松巢畫卷

喬木多悲風早枝安可居興懷有衆氏漠在遼古初
浮雲無定姿容容滿空虛晚身往從之一起千仞餘
舟舟總絕思悠悠隨卷舒白鶴千載來徘徊向厓廬
乘蓋坐縈烟招此將焉如惟有南昌尉凌風一回車

雲林圖

雲林之高峯可望日出海君子居其間旦夕餐流瀣
三年毛骨換九載神色改翛然非雲去鸞鳳翳五彩
山中有神藥服食多所採寄語學仙子佇立以相待

次韻

昔者采芳草青春在中林三秀不並世日莫生重陰

霜雪日已積安得日已深持觴顧無時豈忘事幽尋
齋房夕愛整垂衣正思欽靈烟散熏澤蘼艾非所任
華英發良本露占保同心錫貢華未晚庭實生南金
微根抱山石新懋本同科曾不中繩墨荷聖恩早休遂婆娑雪霜之所餘淡苓表垂蘿
時能致佳士攜壺挂寒柯極目思遠道含情托清歌
秋水不盈勺白雲豈其多結枝待幽吹泠然送鳴珂

紀夢二首

夢見三三子被服皆古人雲漢盛復焉山河儼冠紳
言非世間聲靈一作音轉彌綸反思昔遺遠浩蕩不可
陳曉覺日在樹空堦爨餘塵

東南多名山哀病嗜遠遊夢中晞虛空黃鵠為先導
穹林冠晨霞遠水潛秋昊似在松喬間未覺黃綺老
飢渴非所憂清露滿幽草

足痛吟寄贵無隱

足痛不履地匡坐畏長傲令人讀道書聊以釋幽抱
悵身不哀此事聞頗早涉世得憂患時至家枯槁
親往未必能觸言亦非好

歲寒吟

邑南有高山隱者浮丘伯弟子遠来求千載質吾宅
落崖接天光旭日驅五色水言託幽貞綿綿奉明德
南邑苟將隱吳市豈不還茲土獨遺跡丹氣留空山
虛澗被草木含滋及蜩螗相望世云遠雲中期妙顧
蕭蕭松門雨夜靜珠未止青鐙照殘書白髮隱塵几
圖緒德不孤相持一瓢水如何在人境茅茨絕鄰里

賦神蛙

曹南吳生出神蛙相示玄石光潤其口曰臂足攫
然如生脊有文點腹若容受蓋真蛙也不知何自
而化石焉有博物者能辨之

古時豬餘精千載得仙術噬吸服元氣綿眇值通息
形體雖尚存性情已非昔誤食至陰精返此太玄魄
無乃書契初科斗抱殘墨猶與筆硯交君子同凡格
幽光感星宿靈氣生倏忽慎爾韜藏勿使蛟龍得
錫圭神禹時因之問河伯

古詩七言歌行辭句類

雪山圖爲劉伯温監憲賦　雍　虞　集　伯生

我家成都雪山東公家張掖雪山北吳船誰載鄭廣文起萬嶺崇崇半天白張掖雪融草木長羌人射獵馬牛羊烽火連臺擬觀江海微茫秋練光畫東觀夜如水太一燃藜照圖史從行冠帶文武備斐然四郡良家子君不見黃河奔流百谷盈神禹疏鑿中州平極天鳥道雲氣盡惟北有斗西長庚

天涯山歌爲導山公賦

大卤之虛山有嶂量晉名都古城鄭太帝覩征西桓景命牧師千理鄧鄧三世專居二百年公孫征中壁惟幕興言諫諍國體重抗論度鄧夫作九澤土迷白晝萬里天風飛一鶚連山長城下平磧弧秀嶄巖自天落安車奕猶奉王毋咫尺天涯下磅礴掖河載華坤軸穩把參歷井天梯鑿六合高總寇空洞日月容光陰氣薄春鬱翠擲烟霧秋水芙蓉淨鋒鋩東海湧愛華不注西行不到蔡關等卜方宮闕何所有回首穹窿起龍漠天山舊音本雄渾戚風一鳴冠阿閣蒼茫石鼓難爲聲野水寒雲不堪聽奉祀曾遡軒轅臺前仰高深歎今昨汾波橫出編黃流長戚秋

歌入寒廊卷石東南雖有閒坡得停車編丘壑元娩自是一世豪若比公詩少揮霍木扶胥求海若前茅度嶺建旌麾後吹凌波雜簫篪馬飲清泉控蘚蝕雲隨飛雪梅花驚浪食蛇幕府清明月聽空夜城刁斗横榮高吟動鬼神轉鈞妙手隨斟酌坐令刀劒化牛犢夾岸魚龍觀貫蛟鱷閣風玄圃在天外玉振金聲爲誰作雅歌緩帶容燕暇直道高情無宿諾百舉皆知白水心羣魚莫惜黃金索國家請開璽漢分天章歸將相真有人中外均勞正衆議理咸韶奏嘉樂老夫當與圖將徒仰聽鈞天忘耕耨

謝王員外贈古銅帶

金銅帶鉤屈蟠首綠玉沈沈世稀有古人佩劒之所遺虛捧尚餘光射斗接星老去三世專居二百年公孫征中壁有餘奇哉二物君子寶敢與驕奢同終始古者弦韋皆有托視我斷金庶無斁作循循使我無邪心握之在本用在鐔利鈍豈行藏兩無有一寸空圍通古今

少師之擬明月白雲溪地歸去來不待傍人三奉玦無住和尚命前岩隱寫予兩一贈予孟嘗客家子其意亦簡散因作山倡一首戲贈動

裴佳公一笑也

我欲自識面莫如鏡中真引鏡實有我鄰鏡見無因

俞侯乃善幻作幽意生身旁人怒言似我亦爰其神
但恐年歲久不知是何人俞侯俞侯吾已老百事無
能勿須道幸自求善將塵累瞞人好

金人出塞

海風吹沙如擊鼓高高下下隨所主漢兵深為蠻所苦
漢乃王專召氣振豪英將軍擁旄西出塞八月草白風
蕭蕭馬食苜蓿肥將軍愛士加撫循士馬精且強天子
心壯發十伍伍呼其徒且將銀鼎兒胡笳向月孤吹也
管胸鳴銳上皇海東之鞠王不驕錦鞍金鋪紅絨絛按習久熟出
入閑暇思一趙日是時出東門天等絕驅
萬乘來雲帖帖去地遠力盡

送另教授還臨川并序

古者仕不出其國去千里而近無父兄喜之義車服之華馬
之美不便道人情乎哉今國家奄有寰宇境壁屋宅之別而有祿食
十里百里而已入仕王朝才十里而已入仕王朝才

雪明刻平旋動毛勿旁人誇得意說狂旗毛動向城開
城開大道要王出出城小騎毳毳毳列如星落日悲風起漏
聲斜轉龍門

九歌圖

太乙中君號東皇玉瑱兮琳琅盍和陽生生烝始通徵
芳緜緜兮滿堂神中央兮安上羅文天章兮從以昌
靈衣兮被被玉佩兮陸離靈無名兮
鎮相望清溫靜好司命元老元氣昌手執

杖色老芳歷劫數命不可量少君之壽同其長離無
興懷合有常出入萬仙終不亡昌明發晨上搏桑海
天林杪前金芝滿練不
伯也坐視無迎將千古萬古何堂堂彼幽為鬼為強
梁朝鼎莫約方鳥張精衛銜志意荒招之不反巫
無良屈生作歌沈九淵世人傳聲空尋詳視驅仙子
調玄黃九神出扈百怪
臧不信請視虞公章

遠向江波對輸[illegible]月[illegible]本蜀人適水来結屋與子相
鄰隈白髮客[illegible]塵不[illegible]

三鳳行贈海東之下第歸

海東之兄弟三人如[illegible]皇[illegible]膳羽翮皆文章九年三
入天門[illegible]伯沖天未[illegible]季[illegible]馬人一日四海皆知名東之之
文五色雲見者[illegible]晃小[illegible]多[illegible]三進三已之了君耳不
[illegible]二人同之[illegible]未[illegible]東[illegible]上
歸見[illegible]君子之樂[illegible]取其[illegible]君不見匡廬之山[illegible]而
嗟戟左界乎[illegible]川會為[illegible]番其陰[illegible]源浩浩導
岷經潛沱山[illegible]東[illegible]
摩為雲霞八極[illegible]
[illegible]

徳[illegible]淮[illegible]未易量也[illegible]

戴和父[illegible]

燕先生日飲五斗醉不得再飲一石不肯眠[illegible]
涼来[illegible]袖携[illegible]烟[illegible]
山馬如[illegible]龍花如[illegible]
尚戴上帝深令海[illegible]
[illegible]皆絞亂芒田王[illegible]
生鉛湖之水三千[illegible]
袍去歸與爾[illegible]
[illegible]

題米家向在江頭江[illegible]

[illegible]

餘書畫[illegible]宿舟在何處[illegible]古人翰墨今[illegible]
[illegible]論總君奇語丹丘[illegible]盡買山田遺子孫

吳中女児顏色好洗石[illegible]看花[illegible]
施[illegible]作花間雪衣鳥[illegible]窓況[illegible]
鳥知花殘[illegible]去人不[illegible]

楊補之拔竹堂圖

十年騎馬燕山道飛[illegible]当如花[illegible]
舟況[illegible]繁枝[illegible]時吳[illegible]
郊島君不見金盤玉[illegible]露[illegible]

王侍御[illegible]

德符堂中有[illegible]石一拠[illegible]玄雲出[illegible]
雨含光自可[illegible]
谷神[illegible]

七月八日山陰道[illegible]雪平砂没深[illegible]
遥重載[illegible]
於風却憐[illegible]
百[illegible]
歸如白水

題上都崇[illegible]

故人一去宿草寒而我樂[illegible]
[illegible]

字誤墮清淚如泗瀉文
辱暫然有感亦易散
托魂夢何異落月留梁塵
訣玉作環重来豈無造化
意我以白髮遊公澤

百年世何有如以鈍拙鵠
此細讀多高閒沈思不見
妻為麒麟飛為鸞鳳金作

城南春晩詠

天台先生有山癖日起
朝不食幾年騎馬趨朝
雞窓魂語峯拄腎腸渠十
掃之眼安樓觀對商石作
釣吾釣隔林仿佛聞幽笛
韵莫春晩夜来天子傳
迎復一萬里無限好山水
如後島上見陳生畫

寫歸来圖送李襄

天台萬八千丈下視東海如一盃金雞候鳴日欲
出呑吐頃滾聲奔雷白雲瀰漫散綿繁島嶼出三
崔嵬二十翠擁柱千百百琦樓臺主生梁白
作莽碧向風衙氣洪濛時有高卓盤石上横舟自
枰烟林覗老楓古檜立岩側云可自此登天台尚無
鷄犬識村落況有車馬如蓬雪我欲趨風海坐忘塵深愧矢御無由回
尋當學浮如石到勿與俗中行
和陶家雲歸安在我心期夢歸何足訝存想終日勞

小住庭閒竹葉可舟揺一杯衣生雲歸去来。

桃源圖

山窓複嶺何崔嵬流泉奔注波無迴昔人尋源既前
往孰謂後世無能来余牛採藥渡瀛海生人之資愈
洞沉舟一去不復還自是秦皇稱為載高於只在
武陽南城中日三見晴嵐西分採芝到頭白何人往
山窓幽探信知桃源隨地有自為狂馳不回首莫向
神山詩沙茫且對新圖玩春書軒裳鄉裏真固師果
得脩身二不衰年歲順成物不亂玄黄衣裳從委禹
牧牛敢增自牧上人

送僧還天台

水隱崖絶壁入雲不知幾萬丈草長林情似風捲不
境予不離境繩杖隨身端白瞬歷年辛苦一朝忘扇
得半川風月冷君不見大東知策依舊隨春雨横
等甘露嘉禾成熟萬方同泰民安副頌起無言可
資救人功老師元善自牧牛敢增自牧上人
用一毫端不是寂空聊自
梅嶺

贈謝家通廢
宅兼疾得苦
字

贈行簡弓記有芒相堅消濁
淚紅巾兒乘駱駝起千年石尉何西東天下有道津
詩朝柯東包青松中行人無忘懷謝公

贈李氏孝義詩

沙中枸杞已成樹的礫丹沙積
乳上堂餌食有肥跡壯者已老少者壯蜂房各自開
牖戶此是豐洲孝義之鄉河南李家譜

龍興寺隆道二年昌華太姆元君飛茆詩
并序

空同子實君神青與予賦詩千天實君有句云
一瓢春水綠仙茆神清同予愛飛茆始末類同志者詠
黃堂見石勇婦記不載予將略子而詩其衷乎不然
而傳之父不能也神人白彼夫容洞中機鑰至者
胡為而及此也予應之曰惟有長庚射西極光芒
宜不察若之時非余孰當賦之乃為之吟云

王晉卿畫赤壁圖

昔日飛茆渡江水一息秋五千里馬蹇結根土長
留萬古黃堂咀甘美潔清不死折瓊葉卜知吉享連

郎官湖李白詞

南交梁侯景高歸朝三十餘年自至元中被
命驅地軍旅勞苦顯著後賜田江渠之上以居
暇日作安南志若干卷示不忘父母之邦門常
即郎官湖上鉤大白詞皇慶初元來朝大夫士
多名侯賦詩者

郎官湖過太白祠百年殺氣自天南海
客寂寞湖上看明月閒聽猿聲毛令
是雪春來樂見湖水清春
七人遠黎侯此時淚沾臆
成人歎息千年太白豈復
存惟有長庚射西極光芒
仿佛雲安蛇黎侯起舞千
侯憫民生成晚君不來沿
湖水波浪胡植菜風來拍
金馬圖人負金

賈胡自騎千金馬解裏
風雪到陰山雪橫野太平
閣夜不然安有獨行人

王晉卿畫赤壁圖

荒州江上霜月白蒲子兒
舟携二客曲龍虎豹木石
間王子聖樓船未得主玩
金飄搖恨圖寫見若
趙子昂畫馬圖

隱若定公侍書殺天制溜
人神駿誰能騎獨掩公今
驊騮惟應取氣可相逐世
柯丹丘畫松六首

丹丘寫松臨石湖一樹枯長年偃蹇色深
戚枯者鐵石能相待令人
山裏時來石上自開吟雅
聽天風半空起

江心石上起烟霧山間松竹深幾許
等閒滄浪歲年莫君
畫師今更制詩有
陳容畫十四部
所畫十四部海
作詩題其上無一
詩工徐生家藏
屋壁潤白晝坐對
晚如陳公堂前乃至
高上熊羆見婦
兒猶識遺空澤
石林幽洞難相識獨倚
孫康映雪囊螢
千巖萬壑明月
夜半有老僧
明天手把瑤笈招
墨竹歌
南風吹雪成行北
人寫得筆玉帖不
龍吟鳳舞出好弟兄
老昔恩深報
洋門潭波綠燒
食推殘僧到
觀太平清
乃佳移根便欲從山家
集251-320

陳容生閩嶠之東齊氣生硬如老龍每拈禿筆掃風雨自寫其真非畫工下險巴山昨夜春雨來素壁高懸白波濤天

題劉仲明鳴岡朝陽操

鳳凰昔來何所緣年年生懸崖命由天鸞影繞雲漢總雲烟廣漠沿日紅淵川海波湧三下降盤旋聲與律呂互相宣非度弱水遊神仙此製不省人間傳

題劉光遠琴泉詩卷後

長沙老人種桐梓手斷為琴度宮徵彈得流泉石上聲只有巢由能洗耳當時誰與論此名前朝永相賢

公子黃金不成白髮短聊以高情付山水公子飛仙老人在目送歸鴻秋萬里老人有子前為其野綱翁歲長如此已將朱袖拂雲和更釀清泉設三里凡

玄灘觀魚歌

新年風雨晝多晦解脫束縛向沙外玄灘觀中有古船倚棹求觀鬼神會陰崖中斷如截防玄水泓淳受前臨欲令開匣猶未敢惟恐雷霆走光怪生神采跡已空藏氣幽深欲何待孤蓬歸來燈影微交為高歌聊一快辭舟借具知有無擊楫蛟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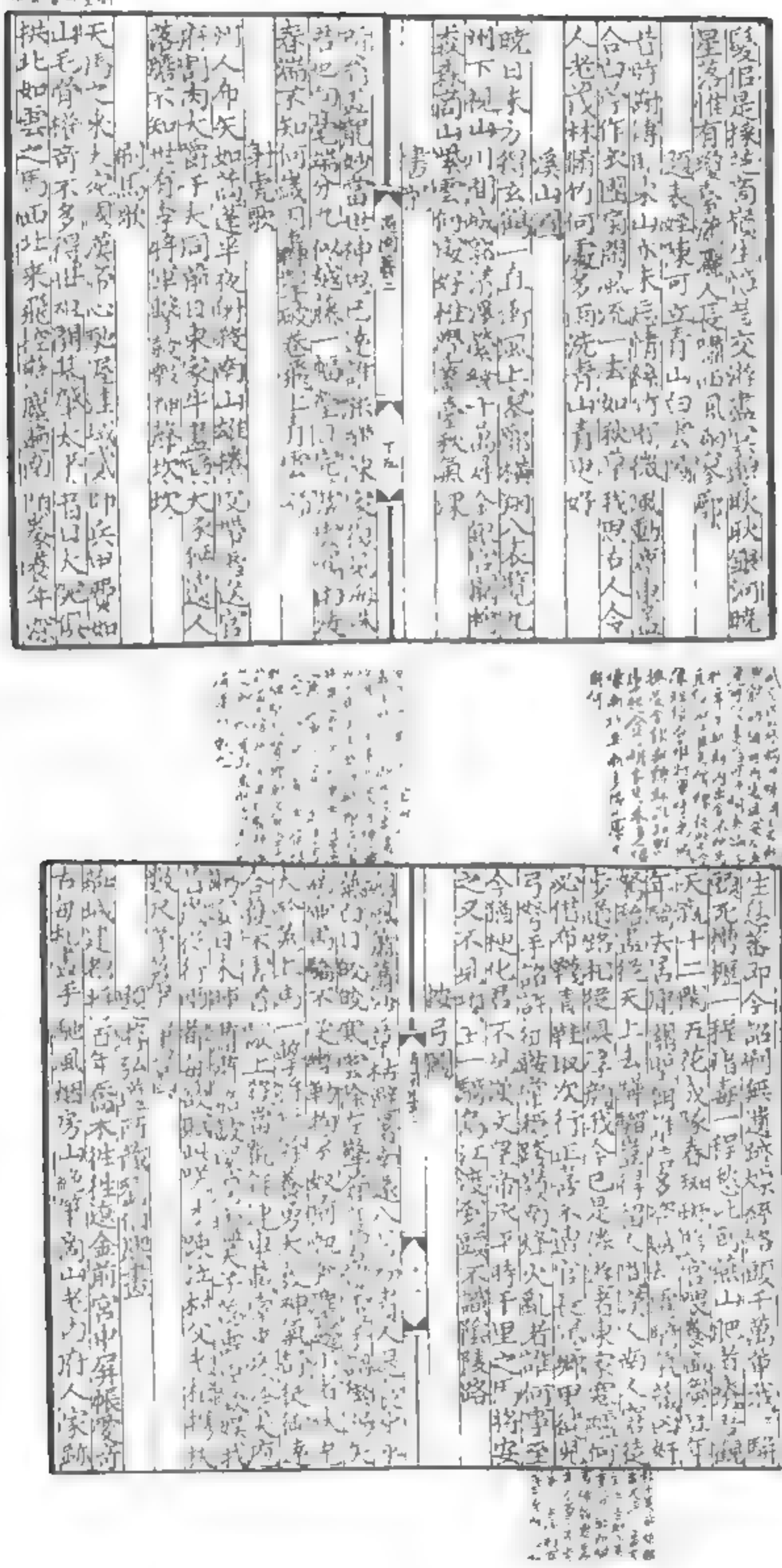
送胡士則

胡君弟昔同舘長口擁牀運犀管功臣遇事動如山小小舉名何足算明光殿重初進書紫泥東帶帽

封賜來酒

送程楚公子叔寅官海上

世皇任使無南北林公薦賢動江國當年玄黃閣多門生當有文華在賓客世家貴海少者佳枕中奉禮差可陪青衫繞庭東海上極目天津思況槎碧落童得君莒忘儒引江清波一援手萬花三月玉堂林共落黃



如掃黃乾令惟劉伯熙白髮承恩寵倘好西山古寺
刼火餘芥斤所被遺戔林父經霜雪如鐵石膚沐荷
露還扶疎一夕書帷侍清宴有客冷然熙風繞倘
斗勝到巖壑直幹交柯每盈寒滋侯綠從白髙時閣
下延前星見之朝衣佐司南海上神卷亂騷懷雨垂
高堂風動匊水立江嶽驚奔鬼神逸禁直省巢琴蓋
高雅識行蹤露華濕徂徠新甫侯已丘正似青
城山人間彈指千百歲大與我俱茗碗

汪華玉所藏李息齋古木竹石圖

帝城佛刹西南曲數仞高堂十尋永亦有幽窗春筍
生顛倒橫斜亂實主空庭月落蛟龍劉阿閣雲開乳
鳳鳴

元大德年中最熙洽四海無虞年穀熟室人愛念
如慈雲粉金錢經五千軸吳興先生承詔起精舍東
郊遂空谷橫窓曲几擁清雅寧氣龍香燕芬郁我時
倦衣紅到京隨咨來觀嗟不逮梭遲至大到延祐隆
綺遺經蒙見錄聖明天子心廣大仁孝東宮協佩穆
金殿朝回即廣賜鳴鳳高梧巢學游龍流水來相續黃鸝逸樹鳴
眠鹿中書右府尚多暇況復西清潛春服約任李公
年甘高親書寫曲試指秃南風堂上住多日好聽薤
鐘赴憎猶枯榦長藥圃雨來老可攜華似春鳥掘毫
杜甫李河東共悼房山湖江陸曹南老商亦有名拂

素先陰潤千朋鶚人仲淑不會畫
蹇予冷撰從諸公兀然坐隅若愚
時暇散悲歌戚年促注侯何處得
尺六松牀茗注轉椅腰鐵石堂戟
今人老空憶臨風對森轟後來把
丘壑幽獨令渠見此會傷神況我
精彩寄偃蹇天上華星光煜煜

題為生手卷贈李道山赴九江茶官

春堂河窗寇翠竹啼鳥秋實綺
後日歲復歲感年不留老將至湖
以供釣可以閒耕看花食實老綠

平泉黃葛竹間琴船外月團
歲事思有離愁不忘悟主盟山好秋
脩眉總下連卷數峯

題白鳥所藏楊補之松竹梅圖

并木何情同歲寒君子合并嗟獨
異清節古節來毫端南渡衣冠憶初
蘭颯長身玉立古物歟欲還誰英
畫功臣良工健筆隨風塵尺素苗
候如婦人江上幽人有真迹俯仰
慨塞非不多獨想高懷淚沾臆

鍾生清露軒

江西諸侯好賓客彈鋏歸來無愧色學舍如舟安足
居白髮秋風岸高幘庭除河清有頌笙
與族姪孫從善
白頭喜見族諸孫青眼為蕉夫何言成都梁柘日已
曖溫村遺書昔憶討論風花寒食江上路攜棋來挿
一笑憐爾篤實可進學竭力孝敬思生存
律詩五言
出小東郭
尚訊成都宅還過萬里橋鄰墻皆角樹官路繚楊條
部曲都無在茅茨忽見邀溪沙白雪盡鷗鷺
望巴山
巴嶺對秋穹衣稀木葉中
牙藏穿行柏旌隔接隼南昌淚時招舉步空
次韻葉宰月山居十二日
水洋溪流碧雲生島嶼紅軒陰忽變樹亂愁中
鷗外兼晴絮沙邊暗落日亭前水趨風後荷翠
影淨鷗千頃涼生露冷天光過炙燈夜影圓水花
為覓洪崖侶重尋赤壁船湖愁孤鶴外迴互萬山連
歲晚冰生輕山深雪擁扉欲知
水繞階除靜杉依石塞青白雲麻筆不去書影舞虛櫺
綠瑣依松潤紺簾亂蘚斑吹笙和喚深柱兩關關
有客歸謀酒無言卧看山春禽勿驚我長歌傾玉盞
簡疏牧易養氣盤罷分茶日暖行草風微好看花
行窩君子宅懸榻故人家遂勝
窗馬跑雖數早悟
衣裘想滄冷戶牖宿殘香永信山泉枕分題玉井床
隱几風窗竹詩成酒病蘇掘屯雲錦陣梅折海壽圖
翠袖開筵出華簪坼簡呼移舟凍初就玉觴所止
簡册盤前盛文章付後期閉門花
小院頗尤勝深林不聞人
虱曰宜芳歲拇愛然小燕居坐深
臘醞紅生玉春盤綠間蔬但須門
名酒
名酒不可得幽華誰送來秋霜
盍曰山公醉何年庾信回唤人
無疑先生不遠千里
末旬曰賦詩喚別雖
頗且致遠緣之私無
養親無復日不忍愛遠生一客
烹魚供濁盃抹馬東歸程從此
酷暑秋仍熾幽花晚自香誰將
歲晚冰生輕山深雪擁扉欲知高義千山致遠情
一百年意共忖一總涼

事業青燈衞心期白髮長山木儘迂關江海正蒼茫
望氣秋橫劒分光夜躡鋼座與賢人對牕從稚子應
鼎彝文字在几杖見閒來明詔求遺逸歸輪軌可陪

題平遠趙公像

將相先生舊江湖早退鈎斗砂間客琴韻答天工
喬木荒坰合幽蘭宿雨同羅浮與傍莊猶想過賓鴻

題疎齋畫公像

持節江湖外吟詩魏闕中辰庚野迴病鶴倚秋風
玉局謀堪笑金鑾夢不通春來無宿草點點淚州山

次吳宗師韻 朱本初藏 秀樓

世傳蓬萊仙真游引月池邊拂雲徑外棲
萬竹尚書宅高亭表素儀扶持白髮大臨睡極高深
風露蕉秋色梧桐共晚陰惟應有捷鳳餘韻寄瑤琴

次韻馬伯庸少監

仍歲從遊幸山川識玉墀講帷來濟濟道止駐驂
五月衣裘薄諸生坐席深師門重乘王俱福館稍使不專烽
移蹕宮城曙烟花祝聖齡賜環還舊隱何待老莫問二疏金
賜席還親問饗書更手封心煩宣室召視日轉蒼龍

江市多愁思長歌拜上林鵬驚蓬道閣清積水放櫂納
悶帳秋橫野棲遲客淚頻太平知永日漸老惜芳晨

題趙繼清詩藁

退思常感慨多閱地餘生記鳳麟

禮樂三千字升名二十春山林尊清坐客味苦吟身
海日香浮檻湘雲暖近人山年多要地早晚接朝紳

題草亭

春雨夜來曉水青草生迷處剪成書帶寒幽結佩蠲曷白非邵處士休放小車行

寄別阿魯威東泉學士游甌越

悵望同經幄春明下玉除御冠峨劍履侍丹墀
箔閒紅藥裁詩賦白非邵處士休放小車行
橘柚霜前送槎漿雨裏還遲遲三十載刻石玉遮山

寄白雲閒公講師

古寺白雲閒鐘聲竹樹間唐詩稱屋壁蜀道想鄉關
義旅還京闕名城駐鎮宿動山從宿衛詰朝遵先代闕
讀王伯儀參政中山圖

書謝節度建業高勳後

不作三年畜即哉一日安素封能自富社腐牢相宜
東里鄭為惠春陵潤永歎信知麟趾意秩秩寓周宜

次韻劉伯温送王止善員外四首

某今春與止善員外約三月致仕同遊武夷既而聞其舟江上遂不及與之別臨風悵然蓋公之所賦所以激清風於古道發大雅於儒林止善平生遂有見於久遠所樂亦大矣輒次韻四篇追寄止善亦以頌公之盛德拙陋不工錄呈悵悚一笑幸甚

名人歸去甚清華公有新詩在小車之外秋聲先鴈陣雲勢淸夢遶蜂衙未尋舊宅山陰會更憶玄都觀裏花擬叙別懷題紙尾目昏書字悵歪斜

門無俗客相識已經年歸有廣車迎人知國士賢詩隨宮事少身與病名全省署居清切何曾種秋田衣冠懷故老翰墨送初遷老有詩囊在杜家從室鑿懸知清劇興不賦武夫篇千伊西山雪尚情獨爾賢

携詩山寺讀深夜接吟秋水銀河影春雲錦瑟音尊前思北海世外愧南金禹穴堪尋否涼風起夕陰

題黃思謙所藏雪窓蘭

澧浦多芳草微風翠葉長空堂雲共遠翰墨意偏香澤近衣裳書帶垂青簡瑯玕發紫芒同心誰可並之本是齊房

手擷華髮結化爲樓閣雲幽人移近水天女散餘芬

九畹春光動三湘曉色分凌波羅襪冷我亦付無言

送董生赴仙居尉

黑髮仙居尉登高解賦詩海邊迎日觀花底詠風旗

臺府多先友詩書即吏師勤廉須自力慰我故人思

寄陵惟德憲副

持斧鵝溪上寒梅照驛華臨風懷鳳闕何見雪憶龍沙

夜訪山陰竹晨餐海上瓜自嗟留滯久欲繼使君車

酬崔御史送熊掌

熊掌來東閩分甘到老夫磨刀寒斷筍斫鼎亂霜鬚

兎脫中山韝魚餐丙穴腴徒勞腸轆轤未酬尚玉食恐時須

題全平章所藏竹石圖

舊邑成新隱山泉落幾觴千年倚盤石君子表幽貞

豹飾山光潤龍眠石氣通還應化春雨爲澤豈言功

送法師圓濛

地淨梁心淨空眞即性眞金色化生身白華無垢品

幽鳥時時現山花日日新願同陶處士相見過溪頻

虎溪三笑圖

入社心無適過橋迹遂傷存亡白日秋風靜詩花夕露繁

龍光公開講席能隨飛咲我亦付無言

法席初鳴鼓龍天已滿空花飛檐外雨滴動室中風
寶氣來天上金聲振楚東非頭無數石應是禮生公

用唐基姓者作題送開白雲長老還吳

淺空一踢躅終日到禪扉野橋分流水井床春露淨梯磴午風微三殿都看徧相思夢欲飛

重用韻贈開白雲上人

歷歷唐朝寺松關紫氣多庭花交珠樹網苔長石人衣
秋水依空淨浮雲映日微白雲無所住此除亦歸飛

寄吳宗師

花發上陽紅宮恩醉晚風題詩酬怨句信寄飛鴻
閶闔天光上蓬萊海氣中松聲一兩聲時寄看雲翁

長元暉山水

舊壘依陽遠新詩問水濱苔痕垂釣久竹院訪僧頻
畫靜晴虹起林深怪石來多健筆俱不寫紅塵

題陵閣

真骨不受羈衝風忽鼓鬐雪鮮兩足練塵引一編終
閩士不並世神龍雖力追故應雙翮氣昨夜起天池

步雪圖

白雪深無際蒼松近有聞謝公穿屐去陶令荷鋤還
鶴舞千瓊樹猿吟萬玉山若非有仙骨誰得此清閑

踏雪圖

送遠冰橋滑山高雪逕深乾坤無異色林壑有幽尋
玉樹連雲起風泉落澗沉鱗潛沉無刻棹何以識山陰

題黃太史書老將行

因觀老將行壯氣酒邊生健筆凌雲起長歌帶雨鳴
戚繼臨清回座鶴入江清宸憶青神應寒泉世情

同德尚見訪

烏帽吟時興黃花對雪開白雲長老送還吳

書王叔明畫樹春深竹溜山欣然閒好句多病愧荒關

城山閣

家愛臨川郡城中自有山雲邊閒翠嫩日上雜青鬟
的酒為觀舞摩書待子還仙翁重相許可以樂高閑

挽胡伯恭令尹

孔明雖小食安不自高情九藥黃精熟三冬白雪清
芳能勝束帶俄復寫懸旌絲竹東門道棠陰忍重行
歷歷言為教湛湛戢有思誰能迎刃解真若治絲為
閱世佳公子持平老吏師諮書詢守令紀頌萬童隨

昔喜文書簡人知縣道尊府君初在窮巷哭欽連村
覺渡寒魚驚安居念犬豚小民猶感此遺愛豈空言

題劉昇卿崇軒

名園當郡右峻領視山陰鐘鼓清特迥簷花刻屋深
臨池春洗馬對雪夜鳴琴盥宅多王謝高軒每共尋

覺非齋

今日非昨日始覺昨日非龍光輝利刃鼠穴絕餘機

德業收新劫身心發妙禪常空言忽自証何日聖賢歸

題南禪寺壁

南禪住北峯林影動秋空長廊無行塵表吟清水觀中
幽叢收墜露老鐘下微風不有仕公子摩詰誰能尤空同

送長老住山

持衣入祖寺彈指寶幢開白日文蛛網青山入錦臺
散花天女下行雨海龍回應是經羅諸天送供來

送憲史武子宣

建鄴多名勝前朝自汲來車書達識日簪紱見英才
撥棘秋闈散拈花畫殿開儒能恭熙載孝令寧稱偽榮

贈簡天碧畫士

千仞青山裏知公坐石苔看雲忘去住水共風來
春盡楊雄老秋清宋玉哀故園誰賦得空對畫屏開

重贈

雲氣連山動松聲夾雨寒抱琴竹逕留掉倚江湍
夕照歸神女春陰帶錦官此生偕同里偏解愛滄洲

新作駿閣望陳溪山不至

白雪淵空春生一粟中明窗塵帖帖閑榻氣濛濛
梅萼猶緘綠桃花欲獻紅誰能共來往有太玄翁

正月十一夜坐

春香書屋

佛燈依然

暮春吳上作示涂都尉

久向山中住開來上釣舟攜將青竹杖撐過白蘋洲
雅子休相覓袁翁更少留東風吹雨起移棹屋西頭

用道壎篪示次子延年

治生先務本為學必成章念爾齊眉早無煩繫臂良
詩書家世重師友歲年長尚念鳴鵰輕毛成安翔

天藻亭壁下生二筍一小幼子翁歸

舍下生春筍兼旬丈尺高為開萬兄券放出鳳池毛
覆屋通雲氣衝欄植節旄連年上公車書達識日簪紱見英才

暮山雙峭竹遠寄謝鄉僧江上師無日山中見未曾

簡材生屋壁玉氣近書鎗茅舍秋風起秦碑重有明

到寺

到寺無僧住鄰翁立暮雲逢人問過客為說故將軍
野水寒光闊孤城晚色昏不聞歌吹地知古代建然竹蒲碑文

夕照

夕照放餘照金鼠見物羣斗杓橫野迥空梁界河分
會弁懷潛客攝舸愧扣舷荒村秋草木隨地有浮雲

移柴門次韻答玄卿

老寄池邊舍新移竹外門高人知樂道語枉相存
衣食隨年歲文章付子孫惟求閑出處獨樂與山根

商陸經年覓春深幸見分斷雨滴獨雪空對白花雲

答易小雅送商陸根

哭熊和之

官常獨勤論事每平心弱冠
家園聊伏臘江路足登臨名酒應常得幽人亦重尋
藥堤行拜拜脩社並深梁環堵書連竹空林月照琴
四年嗟契闊千載入沉吟陶令餘甔粟黔生正飲金
孤兒承薄祿苦節奉遺音白髮多感青山夕已陰
敦庸猶可望虛憍庶能箴鄰乘誰傳信來車失所欽

次韻貢仲章題城南書隱

郭浮沂過西山卧起看雲溪閑徑晚日啟閉門寒

律詩七言

雍虞

代祀西嶽蒼龍表伯長王樂學馬伯庸三學士

紫禁沉沉曙色低奉祠星使已班齊承恩歸院迷烟樹乘傳開關躡雪泥蹀躞共憐騎兎馬遶遠不若聽鶏棲雒山川有事寧辭遠只尺成都是國西

棧道年年蒼舊推已將平易履崔嵬經行關輔畫中見夢懷鄉山馬上来諸葛精神明似日相如情思冷於灰重思親舍猶南國願托江波去却回

自仁壽回成都

還鄉思速去鄉遲王事相縻敢後期里父留看題壁字山僧打送捨田碑胡桃節竹南方要盧橘杜杞上國知此日君親俱在望徘徊三顧欲何之

題王蓬山水

蜀人偏愛蜀江山畫筆蒼茫只尺間駟馬橋邊車蓋合百花潭上釣舟閑亦知杜甫貧能賦應歎楊雄老不還花重錦官誰得見杜鵑啼處蜀天蕳

張道士蜀山翁

碧玉參天是蜀山舊聞飛度歷屏難松風上接空歌外籟月長懸合景間試鉏丹崖秋葉疾濯纓清澗夜龍閒君家虛靖歸来日共拂蓬壺為憶還

范文正公書伯夷頌

伏承主奉范君示先世所藏文正公手書伯夷頌并諸公題識仰惟前賢爭光日月不敢妄有贊述輒以鄙句奉謝用表慺慺之意云

慶曆元臣細字書清風直與伯夷俱潛韓並識何春應秦晉爭藏實象徐汗神物誰持天爵貴子孫驚喜海澤珠敢以徽摩諸喬語願挑除砭及頑夫

企仰前賢歲月深不須衡事業伯夷心義田猶是當時樣遺像能令百世欽

銷況誰人浪涉矜家世看取天平萬石林

拜歐陽文忠公遺像

知公難遇已當年況復灑掃十世幷金石藏猶存劫火外青遺廟祀鄉賢終身未必慚韓愈作者誰能繼馬遷嗚咽不聞驚歲晏悵望清顏一泫然

流涕因足成一章并發其幽情之意云

我因國破家何在君為唐臣已罔亦寒南渡岂殊唐社稷中原不改漢衣冠溫溫雨氣香陵壁泯泯江湖擊壤觀萬里不歸天告湯滄海而隨意把漁竿

興聖宮朝退次福寧殿東北小池是日上加尊號禮成

翠蓋重重寶扇斜從官穿散玉山潮集即東華奉祠齋宮路遠紆天步上壽杯深閣雨花王貴氣兩虹通象緯衣成五綵綠水鳧鞋踏漢槎雲霄陪奉恨東出蓬萊道春水鳧鞋踏漢槎

朝迴和周南翁待制韻

三十六竿吹鳳壁九重春色絢天光卿雲微動旌旗

煖湛露初晞草木香貝葉神師東渡嶺金輿馴象北浮洋小臣職在歌功德拜手陳詩對日長

賜歌辭

中天太白貫晴虹頃刻龍飛返上宮萬國共賓暘谷日羣臣忍把鼎湖弓潛蕃回首金山遠顧命傷心玉几空聖主已頒哀痛詔蒼生有淚灑西風

和李秋谷平章小車詩

雪晴宮草隱晴沙相國朝天試帝車班馬畫移溫室樹鳴鳶慶捧垣花峯帷每命賢俱載趨駕頻煩使至家此日龍門誰執御繩經正喜侍金華

送朱伴讀南歸

喜子南歸盱水上經過為我問臨川幾家橘柚霜垂徑何處蒹葭月滿船應有交游憐遠遊試從父老說盛年實楓甲晚成霖服

送李通甫赴胡漢行台都事

荻嶺樓前江水春江花飛接渡江人日長青瑣文書陝公揮扇坐每尋崔顥賦簡雨過滄洲杜若新應共楚騷芳詩頻三公德掾多為相行見迴車載綱茵

答周伯輝判簿

百酌宮醪醉曉霞望中鴻雁盡天涯故園賓客千金賦飛燕雲埃百姓家上國春深花滿眼河陽市上果盈車古來鍾鼎多憂思待得人間兩鬢華

伯輝北山堂

北山有策中作堂樂只君子不可忘察氣常占少微下壽星今在長沙傍佳哉競秀五男子少者遠客諸侯王執筆顧詩嗟未敢杜陵之祠烟樹荒

東郭喜之

山雨不來喧靜夜江雲猶為護晴朝一犁青在墻花老幾簡黃殲苑樹遙何有深心期管樂獨無高步接松喬未能往去成飄忽且可相從慰寂寥

用遲朝韻奉懷伯長試院火別

新閣羣策手封斜編麗從橫黑一瀉鴉拜賜頻酣千日酒思歸寧惜少年花此時吟詠齋宮曙同是階承絳

關霞想有小園分學士好將新水試浮槎

送高尚志下第歸江西

清霜木葉水多寒知有荊人抱璞還龍瓣湖波明月下豹乘雲氣候林間殺青千簡三冬足生白雲齋一日蘭會望斗牛

題李道復所作艾全真乃父墓銘

道人何事京城中幾一時製作見羣公江湖所過皎龍識金石他年物色維舟定憑君莫哭黃花冷自有清吟與客同

次韻和仲石上卷

春去林園百草生千源流派到池清心期自與浮雲遠豈慕新如積雪明白字窗裁無束帶黃冠小製不垂纓故人相見那憶但總漢空勳數聲

丹閣岩嵓地最親頻年染翰侍巖扉九韶鳳去荒烟外三月龍吟野水濱日落潛生將去宅江迴更注獨身在扶杖風前詠暮春

歸人五湖不遠隔今代廣文真畫師蘇州把筆更題詩白雲遠海青蘋散明月滿樓光陸離安已空前日夢清狂那憶少年時光夫獨感深相思感德加飡報祝規

眉菴自題

新春名字合更新偶託眉菴作主人本不求妍何用妍從來無悶豈教顰晚對遠山烟冉冉晚臨流水照

鄉鄉成都畫手應無數憑仗他年寫得真

次韻寄謝魏御史

短棹移家竹樹東曉騶聚擁翠夜鐙紅誰為重客投邛竹徒有高堂舍盖公白雪上鬚無藥染絳霞盈頰已凋空憑君莫哭黃花冷自有清吟與客同

和侯世南除西臺御史

鳳池共愛十年身一榜今為七爭臣識字燭邪誰與敵讀書知律自能神關中多士遭逢盛華下同年聚

散頓萬里玉門歸控制初來捉筆時

游岡子原呈王掌士

岡子原頭春色深小車晨出看東風田餘林澤人偏好日暖沙平我馬同西引峯巒來座上東瞻樓闕對胸中歷歷解相逢擊壤翁

次韻寄元復初

木落天清想素秋故人何處海東頭尊前夜月仍留客戶外浮雲重倚樓靜梧桐餘葉鳥眠明洲渚白蘋春風從兩騎

輕鷗人生會合真堪惜長憶黃梁夢覺人千里白壁歸來月一紅尊酒幾時忘北海東書無路到東窓卧龍究宛冰生鏗飛鶴翮翔雪

瀟江無限心期抵寨落秋風烟拖引歸橦

次韻馬可山人見招

天意茫茫故可知無端感慨又先之百年開濶前
輩萬里登臨在此時袖手看雲歸去晚擧頭見日坐
來遲忽聞八月霜槎到欲及西風理釣絲
愛此高梳千畝陰偶來相對理瑤琴已胡有夢窩舟
遠風雨無人陋巷深濁酒覓成終日醉花枝聊學少
年簪若為治俊乘雲去攔撈銷除感物心

次仲童韻

日射飛塵一界昏遥贈精琴是君門鳳鳴天上今何
夕鶴犬雲中第幾村瑤草無人能遠寄玉書有道可
長存晴虹未去連滄海濛鴈遇安期與試論

深屋古仙惟發碧眸淵淵王色象春淳上方烟露日千
愛清晝風雷云時一梓傾耳松濤惟立鶴迴頭塵海不
堪鷗飛飛此欲吹笙去千歲歸來恐更愁

無塵道人

雲霧為衣日作裳天壇獨自禮虛皇龍牀古劒沉秋
水鶴識神丹起夜光金井有聲惟落葉玉階無色乍
凝霜無端下界松風動又欲飄然上鳳凰

和上都華嚴長老見寄

講帷秩秩退晨朝只尺東方寶月遥泥露甫承
大子暘慈運遠赴梵王招毗耶一日香薰普海群

公意氣飄白髮故人非玉局敢將詩句答潘郎

上帝嘗承緑闕朝屬車日向寶城遥生公屢講中邊
喫宋玉空吟大小招梵網千重隨鏡現天香八月向
風飄手拂楊閣能來往常候晨雞碧海寒

和鄧江恩上人緑松見贈之句

淮將古色作幽悰百尺長松對一叢子落雨餘棋局
在影搖雲際水瓶空倚藤老大何堪貽晨雞碧海寒
醫忘晚著山房牛頂晚歲手開樓閣五雲東

題了堂悟上人溪聲閣

磨衲歸來閣倚坡池開半月引泉過簷精雨白衆卷
潮秋浪波宴坐不眠花暗暗飛行無跡竹

婆婆廣長舌知何時了未覺禪人一閣多

松壽齋

曾游海上三松風積雪千峯水接空細若鳳翎雙鴈
湖雄於鼎鼐萬鼓鼕玉堂夜直鰲光裏銀漢秋橫劒
氣中欲載歸槎乘浩蕩兩旗相對此時同

雪洲

江上經年玩雪多長洲化作玉坡陀福時射虎迷津
石薄暮歸牛認樵蹊築河伯作宮龍蟄獸群相靈遺
珮鳳停梭鳥暗容與江花發更待春來生水波

送茅秀才歸茅山

茅君兄弟茅山裏幾代曾孫骨尚清傳得玄經還自

讀餌將蒼术不須耕鶴隨雲氣来金關四海合風聲度
玉笙為問仙都老山泊書来應許學長生

送韓伯高赴浙西僉憲

五月攲船過大江海風吹雨灑船窗雲間玉蜆橫山
閣潮落毒龍避石紅鸂鶒下諫書誰第一二陵南名士傷
無雙湖陰暑退多魚鳥應勝愁吟對怒艭

寄馬叔惠福建僉憲

荔子枝頭火蒋紅高堂納扇坐薰風湘簟令魚波
合海梧梁深燕雨通絡緯豈知秋扶薄屐長檐牖
飡同禁城来看花如錦誰道清霜鮮鬢公

題故太子少傅翰林丞旨李野齋幽居圖

卓蓋歸来托遠林魯山茵宰僊深渕樵相識頻分
席廣客時過共羽金百歲儀刑猶近古五朝文物至
于今牧羝想見登臨地松滿但徠孝義詩

奉元王氏孝義詩

陰陰榆柳蔭草村中有烏頭孝義門綽事勾家益
賡想乾坤客暫入金門即上清仙子臨川客暫入金門即
佩香壁不染五銖衣從游玄圃宴蓬萊初日照江波周官雅誦
賡蜜蜂曰嫁閨窓力慈竹春深長
子孫先世此邦嘗賜我應看白鶴仙

送張用明還鄉

張郎兄弟人皆說二陸才華未必多騏驥西風開道
路芙蓉初日照江波周官雅誦賓與禮漢代偏崇茂
傳經古来名士多肥遯徧與題詩歷下亭

又送君觀乎此其風致蓋可想見於是十五年矣
則亦樂之行乎觸目感言以敘其懷歸之意乎予且
歸休將從子於江湖之上周覽山川而詠歌其風
俗以託諸君其為尚未晚也叙而系之以詩曰

上清仙子臨川客暫入金門即上賦歸夜月微聞雙玉
佩香壁不染五銖衣從游玄圃宴蓬萊初日照江波周官雅誦
賡蜜蜂曰嫁閨窓力慈竹春深長
露晞苔峰前如玉雪驥騄看白鶴仙

送張用明還鄉

張郎兄弟人皆說二陸才華未必多騏驥西風開道
路芙蓉初日照江波周官雅誦賓與禮漢代偏崇茂
興科名語州人胡瑗士清時何故覓漁蓑

題大慈香山寺畧

香山蒼翠帝城西古寺高寒北斗齊繞屋清泉龍穩卧對塵花樹鶴長栖曾陪退相尋山徑亦共幽人蹋石磴忽見畫圖驚十載春雲秋雨不勝題

禹跡竹所照磨崖香山畧

古寺深沈壁巨鼇畫圖重見記曾遊秋城宮闕烟花合夜壑風濤樹木高雨静日沒覩飢烏天清歸路一鴻毛東都九老名猶在滿瀉誰同白等袍

端午節飲客劉尚書舊第園池有高龍沙冰井夏初驕落筆長隨避暑宮蟠烟輕留賜詔銅盤露滴玲瓏揚雄南村久病思求文壯客多情問上林昔見採芳來春雨湛涵詠有菜何處北山唱客

次韻熊太古題金后編

貝葉西僊等業塵泥金萬軸等長身清閑遂殿仍稽古寂寞遺書亦救春示詔外迁須老手揮毫仙館屬才人重抛舊事忠天上白首揚雄對水濱

題王本齋歷官紀年畫像

歷官貴與年俱進列畫衣冠若弟兄出節遺風仍海生和蕙樹谷專城丹心不改兼終始白髮微添更老成清晚笑時來傳說平時盤合識真卿

馬侍樽仍有大官行一天雨露涼如洗四座賓朋喜欲狂起賦新詩誇得意西風博送及鱸陽

送張伯雨入茅山

獨揮帚舟入白雲隱居蕙宅去栖真襲襲懸肘後唯丹訣書到人間稱道民未覺白雲留住宅應看水鶴來頻手栽松上騎飛翮知是華陽第幾人

隱居聞道無人迹塵鹿來依綉苔騎一虎下木客或與羣術莫怪丹光穿樹林茅君自駕五雲深知爾此時寄寰相遠送千飛寫度千岑

次韻熊太古題金后編

上林昔見採芳來春雨湛涵詠有菜何處北山唱客

住未聞東閣為君開畫須具眼方留跡琴有知音不用嫌多與子成嗟我每看鸞欲心灰

次韻錢舜舉之馮大學行義舊中詩卷

才人重抛舊事忠天上白首揚雄對水濱

題王本齋歷官紀年畫像

歷官貴與年俱進列畫衣冠若弟兄出節遺風仍海生和蕙樹谷專城丹心不改兼終始白髮微添更老成清晚笑時來傳說平時盤合識真卿

訓儒以長送銅鼓水滴

贈我銅龜感硯水知君久已伴題詩細斑隱約知千
歲練籍丁寧媿妙辭豈有文章須潤色況能經濟屋論思祖應六用俱忘息躍沐清泉自養持

題靜壽道人白誌後

劉雪鼓琴張道士八十二歲顏如春世外異書聊過日人間樂事自終身如如常住誰為記攪抱扔故是塵知兩既忘欣感意安排何用題詩頻

乾危公求道士

翁煙栽詩憶共苔茗花如海政繽紛絲分別未為老一日音容杳不聞珠樹落寒暉委蛇王孫風急處離羣白吟新句成奇讖只許人閒禮白雲

與筆生

聖明天子御奎章翰墨昭回日月光書殿風微雙鳳舞考春池波緩六龍驤侍臣近侍誇先得內史開函喜自將借問紫毫誰所製揮神化未窮央

白雲間上人以橘一枝見予作詩以謝

洞庭嘉實龍興種百顆同枝重壓牆折貺忽提千樹盡分嘗猶足十人兼貢餘沾賜今難得霜後頭書尚可深只欠吳姬圍錦幛霏香噴霧玉纖纖

畜舒真人送牡丹

真人模罷小仙細手剪窓前紫綺來天女不嫌雲霧薄洛神親擁髻鬟堆令老鶴婆娑舞更注清泉溉

滿盃莫遣巢幻知勝事詩簡日日片雲催

晚來睡重不聞鐘仍襲長看花似霧中會貴金船承御露不知玉樹倚春風戰酣淮水暮應勝雪擁藍關副更維欲盡新晶宜正午須憑狸目驗芳醪

送朽古愚

仙館新餘千石酒上林吟倦百花風拾遺佳夢頭雖白供奉歸來鬢更紅晚下紫微憐病鶴春生綠水送寬濕故人江上如相見為借扁舟候禿翁

游小孤及彭浪廟呈學士命錄以示畢指

官曲次韻二首

天作孤峯自紫時高危頻見古人詩身當委注下流急浪廟承學士命錄以示畢指

彭郎旁繞終不分波浪秋隨天漢淨風雲未盡高門氣勢尊斜日思長往庭有沙鷗已得知迴舟却往亞洲石還籍自持外險內安高者繞東流西泄疾來如追隨過客應無事迎享始遂有詩消得清秋好風日經丘尋墅菩為誰

送妙喜住懷孟抱管

湖縣花開二月初郡人日望柳侯車醉箱白髮詩情在好客清言更事餘河水煮魚頻入餉柿林收葉偏蜀書欲從太守借盤谷手自峯茅結隱廬

源李息齋竹

文翁寫竹髯成絲不作婆娑與柳枝日色分明見真

本天工端的是吾師動搖特有翁相語優賽雅餘石
不移雷謂春雲好士思千姿高態悤悤相宜
日暮東齋顏息陰如何遂日轉森梭輝自出形容
表裏寫誰知造化心持贈不堪隣苔蘚巷廬無跡妙
幽居足史看月夜風塵定善意況況茗黒森

題龙天觀

青兵新構先天觀便欲工冷勝畫師山狹風聲雷起
陰水通天影日當池底生有道行行到深處無為了
知不是三年不題向卷中為有范仲詩

次韻雲章丈欲訪德樸學士故以末句相
屬與以已行致訪之

風雨相求越一邦無多笛篴霍嫖光鴻雁霜天寒斗轉河避翎光力薄鴻書空汗漫情多秋意易
行泥故人況叔清秋興誰共吟詩月滿堂

予與界翁亞仙吳氏訪白牧翁亞仙以正對大羅為妙一時
同游約森翁輔朝佐皆吳氏之良而牧亦
吳出也亦不共筵其美因為賦詩以識之

重卓如提坐石溪開闢更欲面羅池西來萬派分明
蓬前列諸峯蒼翠突滿竹疎松通一徑散雲淡月立
多時千年白鶴重來晚解向兒孫話祖師

去冬過昭福留詩 心溪上牧所既而蒙半
村先生與國寶茂才青雲諸名勝相繼屬
和誠意不可忘也先從牧翁寄此尚需面
釵區區也

隱居曾見統清溪屋上青山屋下池老子風流宜白
髮阿戎韻思和雄姿每懷高閣看雲後投石比鄰聽
雨時安得青黎同照夜題詩寄惱牧牛師

贈丹士

神仙有訣煉丹砂服食三年驥不差華白有苗靈艾秘
露何妨玉掩遮春霞倚松吟滿風生袖拂葉歸來月
滿沙肘後方傳多至訣青囊何日劍山家

題朱澤民畫

松外浮雲過眼空前賢無際後無終蚤白雪經行
地數尺蒼髯舞俯中健筆和今昔憶老吟詩謂似杜
長句悠悠無限意洲與問取詩題徵元翁

贈生畫

李公昔守清江上翁墨交游有雅川每從遠海風雨
至共對小山松桂影攜壺何處得古法臨池忽欲無
千年嗟哉李氏猶幼川翁家學子能傳

羅君川畫松

羅君多向書窗讀生畫松當素屏老鼓化為蚊氣
黑白鬬下啄首瘢青傷来日暮自笑井火夢人幽巖畫

按李北海胡僧露雙脚石函白丁讀殘經

又次游仙遊山詩韻

龍寢山木小軒東梔子花開鼻觀通嘉卉嘉蓮風雨外幽懷都付笑譚中詩成絲革從人寫醉後朱顏與衆同却怕有人知此樂狂將山水繫思公

重掾湖山堂

九江秀色二憂好新堂正值甘棠朔春初上湯洲渚曉風松之散魚兒自公退食對脩竹子猷書編綠滿牕君康想之除蘚行見高門紆紫朱

留上方通院

一隱山中事已遲歸來無處著行穿深谷却車為捕明分石皇經太乙借一日林泉何況百年身世半塵土

寄陳湛堂法師

月宮桂子落巖阿想在林間閱貝多持足地神衣拂石獻珠天女散淩波香因結願留龍受水為尊茶吳帝馱寄到竹西無孔笛吹成動地太平歌

送胡士恭

十年京國擅才華宰相頻招載後車太液蒼涼黃鵠舉清風露仙人館萬里烟塵客子羽衣都爛煬碧桃花三老家拂拭蘚題如隔世華皇明漢望歸槎

送雙林西白長老用太白起句

峨眉山月半輪秋我憶家鄉亦白頭脚踏岡原流去水身隨海岸到時舟長空一鳥飛無迹白雪千峯燦不收却咲坐来銷劫石雲興百間若為酬

寄白雲閒上人

龍興寺裏白雲房不到于今二十霜橘柚向来垂屋重松筠此日過人長千函祕典心源淨百歲長齋齒煩香若念尚書舊行履三生石上莫忘鄉

寄許宗隱

垂手毗耶憶舊遊諸天幢戟擁林皐綢軒坐見青松老倚檻閒看白浪高晚日上林陪步武春雲如海在揮毫經年不得江東信獨立長風送羽毛

陳君璋新池亭得池字

本漁望陳氏之物我大父尚書公所書也尚書喜山時已九十年而君璋之父年且九十矣故賦詩及之

烟雨橫塘舊釣磯尚書遺跡久凄迷樂天玉樹驚聲晚宋玉雕梁燕子泥近水樓臺隨地起臨堦楊柳六雲齋小卓知憶免老偏各看花信馬蹄

舊宅橫塘望色新白年還復百年人爭墩正為名隨實親蘭亭俯仰興深地莫惜流觴對暮春

題蕭正翁公及尚書湖楊誠齋書幅後

古木蕭森巨月懸六丁傳爲護書遣編一門翰墨三千
積七世風流二百年秋野碧蕪花滿徑角出春池雲亂風
毛鮮世居鄉里如君少西望孤城憶舊田

費無隱丹室

碧雲慳又引樹重重除却仙經戶牖空一徑綠陰三日
雨數聲黃鳥百花風年深不記栽桃客夜靜長留度鶴
藥苗幾度到來渾不語却依秋影數寒鴻

爲韻軒

翩翩儁子藥王山明月高樓遠不還天外倩眉塵鏡
掩窓中遺黑夜燈開雪深黃竹歸無所雨暗蒼梧掃洗
更班何事浮雲相蔽合杳然陳跡問人間

楊判官春雨亭

松栢園亭雨露新慈顏幽鬢倍傷神三年疏食心長
篤一勺寒泉淚滿巾若子雀飛多國士將軍遺愛在
郎人封壑近對清江曲世世能來有鳳麟

揭北海山房

周遭城郭抱坡陀北海亭中映興多木落秋風知地
迴水高春雨見帆過海鷗舊識非相狎野鶴閒來不
客歌說與蓬萊千仞上誰能鳴鶴倚松蘿

珉上人衲清軒

高亭直下一江清千尺絲綸豈此情秋水芙蓉華月
上春谷翡翠晚風輕坐來古硯生雲氣卷過長簾曳

城陰百畝轉迴塘喬木參天翠柳長飛蓋光如花露
氣漲池春動黑者香衣滿玉京塵向人閒閒妙蹟蘭亭列坐詠流觴

雙檜軒詩并序

檜之為木仲尼嘗手植馬學者之於聖人宜無不學江右憲使李公重山甫持剛方之節秉貞固之操乃揆雙檜于家庭以自況蓋將仰先聖於萬一也夫木之為世用多矣大者成大器小者成小器檜則材成小器椅桐梓漆則琴瑟之儲焉明堂清廟之棟梁非檜莫與也尚論聖人之所為非君子之志乎乃為之賦詩并序以貽之可致此他年相與行乎相揖忘仲英事也他日夫人寄蘭花繁茂累歲增盛異於常植若子孫之興也他日夫人去世而蘭花不存英感歎如見母之存焉太夫人在時仲英之孝馬都人士咸以為瑞和章為歌詩以頌太夫人之德而孰不興仲英之孝後數年廣其在豫章興仲英復試一章云

唐氏慈親手種蘭三年憔悴復闌干為懷婦眼承春露重心知餉眼承頭喜豈齊空帷帶淚看手把芳條捧春露重心知餉眼承頭天寒扶疎玉樹情何極長視幽芳不忍看

寧府清巖翠柏高香烟霏拂起齊千皇澤熏旭日新

慨歌況有吹笙王子晉清風千里接鳴珂

觀耕詩為王可敏賦

昔歲春耕見夢中分韜此日欽民窮漸惟章色經行路報食棠陰詔上風歸鷹相催知日近占魚猶躍躍年豐他時緩步從青嶺寄聲毋忘稼穡功

與熊天宇

去歲送花無處栽至今鄰舍盲園培綠籬正要帶刺枳並屋還須酒釀棗梅梁椒塘下甘從閉故人一二可致此他年相與行乎相揖忘仲英事也他日夫人寄蘭花繁茂累歲增盛異於常植若子孫之興也他日

沐細雨春風近羽旄鸛鵝戒文如錦繡丹青生色在揮毫徒星占應賢人隨後

書蕭母傳後

新喻蕭母有貞節朝廷旌表其門菊田陳旅博士為之傳文甚奇予讀竟掩卷於蕭氏陳集文也先丞相雅公與菊正爾為同郷風雨夜來家四壁能吟徵應譜書聲

跋筆端草湯若杲玉茶甚若弟兄更作佛雲妻紫髯何年歸海上長嘯尚書蕭散人

題黃節婦詩

節婦高柱千仞一倚杖吳怪尚書懷風平生江海真素心

房山碑者何王宮古木蒼蒼森多書風平生江海真素

重曰皋鳴鶴在野水江紆柱宿又

古木畫

晉人筆法成中絕奇崛縱橫見來家手畫新崖分鐵石意求古樹帶烟疎鷹騅騧出空中雨鴻爪能留雪

東山圖

太傅東山杖屨行投將憂患托高情獨携窈窕開理

送阿里仁浦州中作

吳客江邊醉仰泥漁村臨水宿已罷急湍聲入越葉故花別來詩思重巫山雨悵事催歸去看浮雲逆上溪

通玄觀敬竹石

踈篁映草澗漫亡聲主人茶甚若弟兄更作佛雲妻紫

題何年歸海上長嘯尚書蕭散人

客鄉風雨夜來家四壁能吟徵應譜書聲

席聲引嫦娟韻王筐春雨松聞殘奕冷秋風江上幕壘生三分鼎東頻動力甚世恨望雲尚一羽輕

百馬圖

楊柳生烟草色薰川原錦繡動成群百年海宇無征戰一幅圖書有見聞日夕吹笳歸別部天寒胡乳奉將軍當時校獵能飛騎白騧如雄思若雲

周昉畫

島上雲生日轉遲海風吹下萬年枝寒宵春明玉色薄暮夜空珠光入鏡奩應憐得隔山鴈隨綠鼠數數教我紅甜試令鼓瑟無音調何異調琴不上絃

天師畫

舟思未淹

荒唐

獵人野語本荒唐死幽因知有仙雙雙同日至誰知佰服見文章

盧鴻

秋光不有風塵客何事閒居學坐忘

真止軒

乾坤定位易行中尼共辰居繫辭亦同終日有言時離卦先天無事若為工商詳個和金空世法空無相比並開酒斗一柄玩東風

石巖詩為道童作

維石巖巖氣象超俯棒塔墨濃淡作

偶然載笠過前山天賜高人一日閒薄有神情陽卷卞斯無名姓在人間老公吟罷眉古薛保遘成附羽翼無限好懷今拾得松雲千疊為誰關

止家人製衣

故人贈我布單衣寒暑相仍不違地薄少塵纖解易身閒遲破補紉稀撚漁蓑相仍念非詩看江頭木居士雲來去本何依

畫圖卷三 十七

軸一柱高擎切斗杓江郡蒸雲留遠植湖陰積翠上
春潮便應浣此為霖雨真向中天緝袞朝

竹所詩為馬照磨賦竹

箭萬箇竹箇箇千章何高閑猶坐看龍化欲有清琅
檀江長共碧梧寒綠年小鳥棲根節一日雲飛見
羽翰閒適武公方壽愷永畋淇澳報平安

送揭子尚之京師

綠杜之亭山水幽玉堂故人心悵昔旌節錦衣五色照
鵷班一字洛下共青瑣久客庾郎多白頭羊公沈碑閒近出文章垂世何悠悠

送李伯循

光采多病山中生作復能吟過客詩書誼無前席夜
終燭當有奇編時沈香亭北花園錦太液池頭柳
舞絲初到長安還有賦東湖傳看綠漪漪

送吳志淳

古道棲遲與世違高才誰可共忘機倚風湖水詠蒲
枝辭朝何處還能馬金溝結物絲

送劉仲禮海折

千令箭斗聚文星博士空慚老復丁杜甫文章驚四
海中郎字畫尚羣經才華配似泉流峽書法觀傳劍
出硎欲看海門潮始壯高風鴻鵠舉空青

送友文之靜江

桂林宿客能多才曜魄逢三夜宴鄉里共推文學
賢轅門爭識故人來幕中草檄狼烽息座上吟詩鷹
宇回為問伏波天柱遠文章何日刻蒼苔

送太原郭就還隊章

海思有道太原碑復憶南州隱士居桑梓傷大樹一
飛安傷生民憔悴依喜動吾道銷沉驚遠思誰向灌園樓隱地下惟觀象玩徽辭

送劉元補淮南濂司書吏

江南大郡多凋瘵三月鳴弦一海上城使者自持清節
重書生遠去一舟輕為書憑寄淮山翠靜滄洲鷹鸇翻風生碧

海鶴幕府徵來客感橫琴

送李仲淵雲南廉使

海上飛仙王母鄉綠衣今歷幾坡陀賢人會合何其
少盖世文章不用多為揖謝郎迎桃葉渡為盡莫愁
牧歌不今駟馬歸金馬奈爾相如好賦何

送僧歸俗

孰謂簪冠多誤身昔年聊作小乘僧春風花影疎三
月夜雪松濤濺一燈帶便還須歸舊島長歪還此付
靈能男兒今古平生事未把一毛寸心

題河東李集賢畫後

某與昭德別二十有餘年相見清江之上出故

集賢河東李士弘學詩篇詩孟李白守鄱
至作詩時已二十餘年今去李公賦詩時又幾
三十年矣俯仰感歎追和前卷末云
鄱人長說使君行室有絃歌野有耕千丈沙堤春雨
張滿船書畫晚峯晴重來城郭誰耆舊編次文章自
姓名我亦從游今白髮每於冠冕望滄瀾
聽鍾元彈琴
劉元相訪竹齋清夜予援琴作長清飛佩等
調宛然二十餘年前聞諸四明袁公伯長父子
及西巴鄧公善之予慶長者不勝漫感道上
張伯雨亦偏善此相別亦二十年矣客窓此音
頓生新詩寄
在天地間何可斷絕賦詩寫懷書諸元云耳
寂寂堂月上遲鐲鄧為我鼓冰絲秋聲在樹誰能
晚夕露沾衣有所思尚冀過門良久矣乘桴浮海欲
何之呼童明發酬佳興三勺清泉酹后土
陳立持所畫山水及酒饌來求詩法詩
無之得與齋中諸友一編之樂
批疎生理敷衰翁食淅何妨拙路喜看載酒開揚雄畫
扇風今子讀書誰得侶高閣甘旨不憂窮
與趙伯高論詩
吳興幽人有意吟緣情生變化通玄猶聞天廣大秋蛩即即雨
陰沉性情平澹隨時見禮樂一
柏閭氏東齋閣銘
霜月為齋會二賢夜深清話極幽玄退藏真則神明
化通變猶聞典禮傳五十年華忽絕學二三良友信
道編誤鋒若泯驅戎臘晴皇公梅真軌興先
觀王繼學恭政鑑臨川艾庸詩有感
世儒退相淮南使美爾華忽早及門授館終年供白
藥探囊一日試黃憶漢廷策對禮諸生起會稽藏書裘
簡存敢憶編次參天雲風重拜手
題陳維新詩卷
季新服試春溫
十子清華歡與群古詩秋興浩如雲海中夜月明明
洞江上春晴錦滿紋溪水外魚羊少府武夷放棹赴
徵君歷觀卷裏裸期士寫懷門良久矣乘桴浮海欲
題劉伯溫行卷
臨晐伯溫錫公出示所為詩君子送行詩文兩
大卷其一自中臺出入左右省時嘗與仲弭其間
有以見
朝廷選任之重則自魯連特節江右之時
述作之鞏道西北形勝古今之迹經覽之壯有
重會講明之約一代文物之盛蒐羅見於斯何其
盛哉某感別欲遇又知
吳道幽人有意吟緣情生變化通玄猶聞天廣大秋蛩即即雨
陰沉性情平澹隨時見禮樂一
柏閭氏東齋閣銘
霜月為齋會二賢夜深清話極幽玄退藏真則神明
化通變猶聞典禮傳五十年華忽絕學二三良友信
道編誤鋒若泯驅戎臘晴皇公梅真軌興先
觀王繼學恭政鑑臨川艾庸詩有感
世儒退相淮南使美爾華忽早及門授館終年供白
藥探囊一日試黃憶漢廷策對禮諸生起會稽藏書裘
簡存敢憶編次參天雲風重拜手
題陳維新詩卷
季新服試春溫
十子清華歡與群古詩秋興浩如雲海中夜月明明
洞江上春晴錦滿紋溪水外魚羊少府武夷放棹赴
徵君歷觀卷裏裸期士寫懷門良久矣乘桴浮海欲
題劉伯溫行卷
臨晐伯溫錫公出示所為詩君子送行詩文兩
大卷其一自中臺出入左右省時嘗與仲弭其間
有以見
朝廷選任之重則自魯連特節江右之時
述作之鞏道西北形勝古今之迹經覽之壯有
重會講明之約一代文物之盛蒐羅見於斯何其
盛哉某感別欲遇又知

智崇禮卑之旨庶
西極山河轍迹通載
遠秦漢經營點番雄
丹東斷文一緯一浦微顯
題黃
彈鋏何妨騎漸
畫歸鴻城樓落木初
来書解囊為說經行
莊武勳名汗簡青
世家有高年過一
讀武公遺事後
自題
大地微塵海一漚取
烏兩忘歸来但
春秋何人寫此間中
故人
故人為別十餘春夜
羽壁間畫潤雖
更新誰有高才如
孟莊同世不同風縱使
相逢亦不同豈以高明分

寄楊臨川

五月新涼似鑑湖吏民爭候使君車稻田雨足瞑流白閒書罷柔陰方數畝宜愜敬老病衡茅禪師地

喜墨治雲生對客書疲拏人訴獨得才章列郡竟誰如寓耕封

寄蒙古公敬

驛舍相逢已十霜道風月舊書堂得玉徽莊垂絲到地蒼如玉擬斷青冥頌久長

寄費無隱

清朝白鳥玉衣文載笑皆歡裡碧落開高乘五采雲引練事三熏羣真空錄庫相識上帝臨觀密

白閒書罷柔陰方數畝宜愜敬老病衡茅禪師地

寄道中山

清鐘微度轉車轅乾十載霜蹄獨自看法水龍思淨梵化人孤鶴報平安相逢晚頭俱有思春陽氣若蘭欲拂莊蛙求觀面晴巒共清寒

用韻御史韻贈都燕寄張伯玉判

尋得山泉可枕流寒巖修竹都燕寄張伯玉判夢裡子秋風起暮舍漁中州文人去日月多新蹤樓亦知李白因貧酒頭白無緣事遠遊

次韻答楊臨川

氣平地橫陳幾劫灰潮生候夜中隨月湖斗杓天際挹春來溪谷已有扁舟興晴景晚喜雲開積雪如雲安在哉春澤望冰成解茆落向曉喜雲開積雪如雲安在哉春澤望冰成解

道來小大往來元有數莫將消息向枯梅

次韻陳溪山紅梅

冰雪肌膚淡綠蕤寒林下對吟身先天氣至庫如洗明窓旭日動飛灰山陰忽有移文至松下那容鶴氅披

醉初日光搖轉更新白髮無能酬造化金丹有道駐長春心年莫笑詩成髮有到扣舷忘主賓

春曉紅生島嶼雲此中盡著兩開身不見花笑髮驕白鷗詫人歸句法新曲水徘徊天上日深杯甚酌白

舟次臨川用趙文公經濟入精思陸子高明自得師授先聖依賢者國興懷況在歲寒時為邦執與從先進擇善誰將覺後知十載郡樓遺訣語偏似舟江上感君詩

山行次韻

從来年老喜逢春宇宙中間自在身驟騏驥還如柱下史胷懷仍似洛中人春雷起處耕雲外晚雨晴時釣水濱況復歸期清晝永坐聽童子誦雎麟

次韻曹子貞

宜學三年不自歸從人饑食復寒衣裳出一出春秋事黃鵠重來城郭非靜對風雲觀變態閒因米粒玩神機乾坤自是無今古不用窓間苦十暉

舟泊安和阮宅次前韻

十月東歸下石磯群公追餞共輕衣前臨大水阮籍清樽對暮江方憶魚鱸雙欲求源隱何山曲雪竹霜筠共一窓

舟宿湖口

汀沙如雪水無聲舟尚籃輿不驚霜氣陽蓬纔數尺斗杓插地已三更犯書帷畔黃昏候兒子看劒鐙前晚友生尚有乘桴興無限意懷人挌槽轉江城

長年久海混潮聲水宿荒凉去路賒此地秋濤如更待明年春潮風吹煙草應知更要觀

水生不让層樓多愛見綠雲初日排層城

次韻劉桂隱

懷哉歲暮扣重關置我高堂組豆閒遠道無窮緣已老九情不斷若為閒徐行歷歷皆平地浦日青青是好山莫怪立園待春雨扁舟先挽逐雲還

謝孟陵兩劉君

扁舟已作渡江雲回首高年憶兩君坐客頻知韋刺史詩人猶拜杜參軍捻看玉樹當春書長對青蘋過夜分他日飛星如可盡願隨鴻雁認垂白更論文

次韻孟天暐典簿佐奉使行江西所賦

自章未新春雨露私十道悠悠分楚粤四戶穆穆出秦秋旌旄山川舊腰革書消閒載旌馳山川舊腰革書宿客生不歸夷住賢清閒載旌馳山川舊腰革書

山木齋東初日生梅花照溪人欲行玉杯在手山影入瓊精載道霜風橫故人天上今白髮賤子山中常倦耕憑君訊金閨下群賢朝罔春日明

送鹽州推官于受臣改除吳興別駕

撫州那得似湖州千頃碧波可放舟別駕老便公館高門長憶故園幽綠陰青子人家曉古木疎篁水驛秋墨妙樂欲暫為江海客百年着屣風流

送陳繹思歸會稽讀書

右軍高致絕清真況復東床玉樹春上馬詩成誰共
語讀書鑒迴互為賓庭無限當時籠詠意尚款身是會稽人

送秘書也連舸載書三十萬雪鬢春水上成都列仙歌舞成因
緣世將旌旗屬畫圖之有共儒堪設禮豈無佳客共
投壺子雲白首歸無日獨抱遺編隔五湖

送普從昇驛史調廣東

秋露垂珠枸杞叢海天火齊荔枝紅飛行萬里有驗
馬拍顧千夫赤羽鴻寒虎恨夜傳文子密坡人春貢語
言通一門諸父吾親舊福待爾歸朝捷疾同

送奉奏章還湖南

莫憶分州是故鄉江城十載簡飛翔賓客不及駟車
遠語時還迎舞袖長吁下賴未休連舸鎖觀風頻上奏
書囊雲開南嶽多來往應有高情聽九章

送人回湘用曾子量金院韻

東門有客上歸船合弟過從歎昔年清宴翠帷明諫
草高譚羽扇動江蓮湖南實客今誰在湘外蘭蓀自
可憐珠重太常頒別語毋忘飡菊飲寒泉

寄監鄂敬齋

華蓋天風八月高使君於此重遨遊亭雲每約松間
鶴載月同登海上鼇人愛桐鄉留繡絕道傳柏府薦
賢心誠孚徒合生民慶往昔誰容只在今

興陳維新

臘勞榮車已是輪生角那得黃花共濁醪

仲秋二十一日雨後閒桂香東竹齋諸友

晚來滿園桂枝香明歲秋闈第一場明月當樓天廣大疾雷破樹雨琳琅鬼神幽秦邏雄雉草木欣榮被
耿光於易已占觀六四真儒不數漢文章

訪羅元德隱居

春溪回曲抱郊墟有客見幽人水竹居車馬不知行樂
地漁樵常近讀書餘一川風月閒來往終日雲雷妙
卷舒獨究塵編誰得似同游為記暮春初

憲副李侗忠水歸兒行部過訪

六月驅馳使者車城南詢問野人居韋編猶記成均
福玉筆親分尚醞餘師友道存風義重山林歲久禮
文疎但期茂龍霖森雨課子躬耕理故書

與易小雅

雨過橫塘早擊鮮西鄰宴罷到東園醉吟明月花枝
好坐對涼風佳樹繁玉雪沉酣留夕語銀絲分宛約
展飡壽切拾憶成南老每採芩過遠村

憲府集後書與紀長之

歲暮頻過坐席深哀頭何事重為欽有歌佐史加簿
豆於蔡升歌備琴瑟何當求舊隱閒風實啓好賢心
誠孚徒合生民慶往昔誰容只在今

興陳維新

新公家在觀橋濱茅屋蕭然不染塵通夕跏趺光炯炯
炯經時神屢火句句一杯秋水留仙客半牕春雪共
野人借問如何參絕學破除妄想不求真

答劉無作

商園隱者劉無作古木陰中戶不開聚落任蟠袍緼
去化人又送飯盂來吟詩窓下猿供筆振錫林間虎
卜苔三十七人尊宿字夜深相對語如雷

答毛南基惠書

華峯迎對淳丘伯故憶毛公共說詩良夜挂巾松上
露微風揮麈竹過池近來有夢如春雪重到何人識
驂綠此去相望三百里時因歸鴈問幽期

答陳明復

城頭雲重鴈飛過禁烟有樂從教兒得江南夜月多茶鼎前雷破
石稻秧田裏水盈科何時短棹歸蓴菜盡日長松舊鶴過
女蘿賴有仙翁知此意不同樵唱即漁歌

保同監邑送桑本

楮桑親教縣庭陽分我深根四十株老客逐居連野
綠使君重到兩輪朱寒窓擬抒依鄰曲春服兒童出
舞雩頗有薄田衣食計暮年歸荷在成都

陳幼德送竹本

竹似陳家好弟兄清陰秀色滿林生八龍夭矯同瑤
席雙鳳參差和玉笙土脈已如含雨氣夜深便可
秋聲他年為作青青簡待聽明光獻賦成

謝董子道參政

再世門牆五十霜病舟風雨渡滄浪少陵生理憑黃
閣鸕子高亭歎碧堂文學舊傳今尚在琳琅惟願白江湖老北望雲古柏蒼

謝馬昂夫總管

歲晏相看雨雪深一尊春酒故人心曾陪鵷鷺俱塵
迹晚托漁樵得共吟天上鴻毛還禁直人間寶瑟更
登臨畫圖三友題名句漢隸環溫老華陰

謝陳溪山慶生朝

自笑青年說學仙衰容那復更芳妍詩書塞坐忘謀
食風雨長齋過禁烟有樂從教兒得力人傳高情惟是希夷叟長住蒼松
白鶴邊

謝劉伯温

世外高情與道謀欲令斷木出寒溝終身不敢窺韓
子病口誰能念左丘生晚見開陳禮樂業荒文學感
春秋未忘垂白從耕稼鳴鳳高梧詠不休

謝胡士則

蘭學都忘老日侵故人千里忽相尋坐依敗壁看蚪
蚪手撥殘編憶蠋蟲五色蓬萊前日夢一窓風雨百
年心羣賢列坐書連屋至樂無餘秩在今

謝詹元起監縣

雨足時和縣事稀彈琴學道一絲衣墾編得意常終
春匡坐思憂只掩扉壽母平生況一書古人高遠類
多違文章於世真何補每過江南聊詠歸

謝楊士弘為錄居山詩藁

少曰華童浪得名歸蟾生楊雄戟戰能清
靜庾信淩雲慨老成游目山川誰妙識眼界河洛獨
高情殘編久棄知無用為錄幽泉絕澗聲

畫戟高門對碧岑公孫才思在登臨少陵不盡山林
詠李子偏知雅頌音莫說詩人同制作太平樂府入
沉吟明年何處聽鳴雁春色滿院陰

酬吳彤歷諸友之文

知慨空言酒已寒燈煌三五乃歲盈之山前利過那堪
記水面風來紙自怡遠使緘書傳義意送明空録副
深期塵編盡淨遺几何補斯文與世知

贈義上人赴京

蕭灑登江對寺門講餘江上看朝曦白龍起飲經雨
秘紫闥來朝佛像尊召見天神扶履舄還歸帝釋與
憧憧故人十載靈芝秀乃我曰雨山堂詣共論

贈張元朴

黃茅岡過少人行曰送孤心鴻又晚晴塵尾每懷張伯
雨越聲羣今屬葛玄鄉天風浩蕩高眼起衣雪片明光
翻輕黃石祠前好孫子吳教塵世苦知名

贈婁行所

三歲京華宦海歸一丘岑對感春暉瀧岡墓表非無
待澗水哀吟恐自違臨食一簞嘗遠道送車千兩念
白衣中間名勝多知已屬筆何由到草扉

渡江人共看傳燭分新火更與臨流枝舊廬便者點書
絲綸斗牛儘有光芒在經史行開接照鄰

贈道士

神賢誰開白洞微紫回為六五為龍飛雨龍翻覆夜景靈明
鸞鶴群飛統指日風塵駐歸期猶嫵長物棋閒見吏上高
尚奎一振於

贈彭致中遊廬山

手持數節擁浮竹直到樓時三峽橋錦繡烟雲隨鳳
起珠璣宗派作龍跳潯菊徑猿猱住李白松巢亦易招
我與山人俱有約秋風更待海門潮

贈高文學

志士猶思及物功尚施仁術問書中江湖隨地宜秋
色桃李栽培長化工執鞚幾時觀逸驥揮弦那復送
飛鴻廬陵編户餘無幾八月曰河九萬風

贈道士鄭雲山

一片春雲萬仞山六鰲載向海波間金銀樓觀誰能
識日月旌旗自鶴閒擬骨有緣宜早服素心如水及

秋還九重元與蓬萊近有爾仙衣遊玉殿

舟中書贈吳彤

輕烟舟日曈曨好友相逢一鉶同白雪夜吟蘇武
愴清波晨動林王雄天寒洲者多新詩書象下湖有
暮鴻不是新知相洛覺歸數點負剡花叢

贈徐元度有序

昔時三公丞相採有高名之道焉參論議皆國
事也接之有禮行之有道是以君子信之也國初
爲丞相採特文書論事可否職事有不得不然者
其後三公官備採屬甘清閒出坰人尤貴之然而禮
輕重之間存乎其人矣昭陵徐君元度方弱冠

時學於吳中鄭明德氏文藝日以出識者有望焉其
於豫章見之則往事師垣出處浙省而至於斯也
蓋二十有四年矣雍容有文雅退以度識大體不
汩於流俗模言敏行名實貫乎於上下漸之羽翔
翔於天亦維其時也哉至正乙酉正月上吉將爲
外宰相郵政於中若夫方物之獻貢賦之數有司
之常事也在元度爲之矣明良在上頤德遠人
外將有問焉羣公乃以文學治道先明時當有知
元度而進之者賦詩以送之

起家辟掾三公府杜門照見窗前竹山度山咸年故舊總悵天下
上風流更重幕中賢香烟滿袖遊絲夢春水如天上

計部三月看花滿路香重題詩還向謝家傳

贈歙上人

二十遊方四十歸人民城郭總依依春生谷口爲霜
去花滿林間作雨飛客室蘭泥成燕壘鉢衣苔徑印苔
鉢衣痕舟穩泛番陽水更聞雲昭誰家笛

贈鄰生

君唱銅鞮道更優我歌錦瑟送行舟將軍幕下多
劫一行門前水逆流曾把腰鎌翁仙藥要知衛將面
如猿譚天譚到八十一好聞九州外州

遣興

千杭白髮度清齋有客携琴到始一開書爲目昏空對
簡酒因愁長過久傳盃吐窓風雨長孤坐南海音書遠
不來

龍上謝琴童握筆強來到學書初識字勞
爲能觀

驅蒐東谷鼻與溪水流不說落花
別應覺何情解先非春去蝶隨將子夢入深閨
倦衣吁能事手高閣看到行雲作雨歸

贈王閣

高閣城頭戶牖開江山照見碧崔嵬文章誰在三王
後雲氣長從五老來畫角數聲殘月落白鷗無事解
風迴洲前先有蛟龍窟作詩成名雨催

玉華山

何處清江擁玉華幸題名榜高仙家光凝石殿千年
雪影動銀河八月樓臺藏藥竈玉牓寶題騰王氣說詩瑤席倣
天施奎華閣更無能賦得似新宮蔡少霞

天峯道院

翠峯羅列總名山更出岩巒紫翠閒上直文星天一
柱中含道氣王重環繞碧池水月清秋老魏閣烟霞夜白
日閒溪上墨香傳遠客令人思與寄飛還

次韻寄題象外道院

至人還作來真侶海上何妨更九州雲氣低回依寶
劒月華臨照是瓊樓樹猶帶舊時鸞家舊竹清風在今代三茅
潤流凝望蓬萊堂環日月不知何處問丹丘

寄題三益亭

公府君松六百尋古梅滿竹共亭陰歲寒先覺冰霜
重春水還知雨露深每得瓊瑰三益友同堅金石一
生心坐令方丈凝香地千里嘉名起自今

題梅仙峯與葛藏丹別有峯曰下旂猶來碧
翠仙山上共神宮漢十載冠冕有待翰林琴劍倚香亭

落雨餘鐘磬出深松蓬萊秋近雲常接芝草春生手
自栽山木閣前閒杖履解巾塵裏想逍遙

題新喻吳氏浩然堂

古木澄波月色新高亭携手兩幽人青回檻抱猶清
夜屋壁金絲幾葛春白髮諸孫隨草逕寒泉一掬薦

學籙神交何必曾親到莫謂西湖在此疆

制西憲郎武子宣監試秋闈

試官往往得鴻儒可以觀瀾在此書憲府優游從事
從貢闈閒暇校文餘虹光西起遊湖舫雲氣東隨問
俗車古者八元宣在五復見謠諺屢飛書

魯國翊公世延哀詩

西北巒名世節旌簪紳特起揚清詩毫百年垂德神明
相世務頻頃忘憲綱春雨歸舟江水定秋天遺劒
雪山高東路松柏分茅重封國德終聞有顯褒
早歲江東接令儀中朝晚節得所論思永懷王母傳經
訓直保孤忠結主知經濟尚多遺策在勳勞空復大
名垂每期翰墨神交遠惆悵西州鼓角悲

故監奉議大夫太常儀禮院判官追贈承
公哀輓

名家積行子傳經夜接風雲對大廷一日文章驚海
內九重恩錫貴郊坰奉常天上新題字慶士江南舊
列星何事龍岡違有待翰林琴劍倚香亭

題梅友直步簷圖

華仙玉殿早朝迴獨向空山步綠苔雪色羽毛千仞
下天門風露九重開碧梧老人閒實珪草元非世
上材莫怪相求窄廊去徐行更待鳳凰來

春雲亭

石上春雲向晚生隋風暗日在簷櫺苔鶴踏千年
澗芝草琅玕五色明鶴孫御仙香舟舟鹿觴閒客露
盈盈深紅重碧長千解細詠清歌奉泰平

題湖陽胡仙伯泛死人窩

大海何曾著死人縱饒得活也堪巡中黃土底涅焦
穀太白星前掃幻塵銀潼樓頭成枕悤布帆船子弄
精神太平歌裏無生滅惟有胡笳拍拍真

寄題鄱陽李氏適軒

豫章出地已千尋仙李盤根接翠陰曲水橋分雲錦
艷老人星見華堂深衣垂五絲看春舞勸化雙龍聽
夜吟借問高軒何所適一門眉壽里人欽

酬書巢吳雄屋拂

一帚千金輯雅羣巢公乞與掃塵扉不貪勢金
鼎畫采為童憶裘衣當酒醉斑衫弄月寒春日驅
星徵諸緣隨起隨除卻拭有無空月鏡輝

倉宗海藏主來江西一日山雨稍涼同溥
安枯石見過復有還制之與書偈為別并
寄一關大士同發一笑

試問師歸何處尋猶留峰下白雲深長松正盖攜壺
秀流水長交鐘磬音貝葉銘行西域字寶珠一片相
師心天香桂子人間滿擬約高秋一醉吟

西江春漲欲浮天擬覓何方一味禪渡海晨鐘雲外
寺乘槎晚飯越中船缽分龍腦天香近茶沉玫瑰雪
乳鮮文采已摩那可隱芙蓉出水正華年

送江復見心上人游徑山

廬山舊曾遊支許羣僊徑笙旬路不除老有劍光衝北
斗更愁帆影落誰家曲江水暖花千樹古道秋高月
一搓記取題詩相送處隔綠和雪盖蘆花

重贈復見心游浙兼簡張貞居

卷雨西江張石川袈裟又上浙東船行尋龍臥雲生
徑坐聽猿挾月漫泉容裏有詩堪為寄山中何法可
相傳故人或者詢張拙異鄉漸覺鬢霜兩肩

梅屋詩為李西山賦

高人獨愛寒梅樹相對忘言山中作主人盤谷泉甘來素
願長安日近接朱輪瓊瑤比德懷新好鐵石為心憶
老臣盧得朝紳詩於好勝州何遜又逢巡

送戈伯敬東訪伯循御史就遊京師
扁舟重訪瓊花館使者深巡戟多角冠史有黃書天上
去豈無懷緼邸中看宮墻隔樹聞鸞轉朝路聽鷄上
馬鞍頻寄好酒傳父老鄉人總解望長安

與侯顯軒

道士侯顯軒其先本蜀人父
從我大父尚書府君來吳中宗亡弗歸顯軒乃學于洞庭之
仙壇觀集來省墓嘗抱先叔祖岳陽使君遺書
與閒白雲來見集不勝感歎故贈之以詩

題子昂五馬圖

虎革累千戈華陽春草多天明五龍子隨意浴晴波
事復跡妙句樂新知篤實影秉心元靜神踏盟遺訓

不趁但得閒身各安健白頭歸共橘中碁

題商德符蜀山圖

每愛商公寫蜀山蒼蛾頂上竹林閒錦城雨後江沙白劍閣霜餘木葉殷何處揚雄池盡墨誰家杜甫月臨關釣鼇海上天空闊待得仙槎一往還

絶句五言

漁樵耕牧四詠

漁子正垂綸烟江悅色新舉頭看疊嶂那識武陵人

樵子負薪場杖高歌與長往我本青城樵偶然娶世網谷口夕陽閒驚鳥轉朝路聽鷄上

耕牧

林渭春雨足綠野趁歸畊尚有泥塗者山深獨自行

寒林有歸牧隱約牽黃犢一笛倚風清吹成太平曲

題子昂五馬圖

虎革累千戈華陽春草多天明五龍子隨意浴晴波

題子昂五馬圖

石上松千尺橋西水一灣杖藜此去隨意看青山

題柯敬仲畫四

玉立一長身風前倚翠巒茂陵人已沒誰與畫平安

舞影鸞空月歌聲鳳去雲恐隨風力去留取翠綃裳

江波傳妙意石髮雲根瑟琴分流水聲沱動雲分碧石開漁罷秋鳥下還見渭川來

冰解凍沱動雲分碧石開漁罷秋鳥下還見渭川來

不見丹丘久驚看翰墨香永懷書閣客春日繡簾長

子昂桃花馬

一匹梔花馬飛来不動塵銀鞍輪教好明與流夫人

題馬學士詩後

雨露春無際風光畫士家

京師秋夜

風竹撼秋聲天寒夢不成如何今夜月偏照客窓明

題雜畫二十八首

黄蜀葵

花葉亦清晨移植籬落間早日新金盞盛玉露偏醉翦朱人

白芍藥

金鼎和芳羞瑶京已遍麥秋當暫千本玉看不到揚州

山茶

萬木老空山花開火焰間葉間濕丹深雪裏不作少年顏

芙蓉

丹霞照夜苑州公子方乘之来游終宴風露冷折花登綵舟

荷花

澤國三千女西風採翠寒誰能却高益正面與君看

菊

著色竹

高節琅玕直長梢翡翠作巢風數根等早晩與人齊

著色蘭

采秀此山間風来自遠芳被寒三清降瑞露盛以紫瑶盤

里去蘭

千和風委夢刺猶秀人國世多色自媚吾玄尚吾德

玉韞不自獻清高伴幽人汾湫此時来中有無漫春

子猷訪戴

半夜輕舟發清興豈在雪不回見主人留連曹溪昔有客無来去何速秪緣相見後乃爲留一宿

蘇李泣別

落葉滿長安秋風漢節還裁書寄歸鴈三月到天山

王子猷訪戴

步屧微風動停橈落日低夜深歌白苧兄尺紙来溪

蕭史風臺

明月在高臺雙吹繞風来天有鳳凰路徐銀燭畫猶開

寒食夢

夢尋巫峽雨雲入楚王宮何以永今夕慘然隨曉風

梅梢月

斜月在闌干疎花共寂寒同来攜竹鶴不似玉堂看

幽會

老石爲誰娟幽花兩清臞春深不見人聊爲五禽戲

雪茶雙雀

玉茗深宮裏春妍帶雪殘可憐五色羽相逐不知寒

尚樂雪女

雪羽兩飛鳴軒軒不自驚荷般酌酒罷更立不成傾

梨花穀雨
商水作梨花東風日未斜不馮七育羽使那堅五雲中
荔支山嵐
紅塵八千里始得薦金盤汝默獨無畏輕紅承晚酸
並鵲
雙玉報朝晴花梢隱露清求衷書閣儒春日綉簾明
天鷰
投轄上林苑回身太液池白雲去不返雪影下荒陂
鴈
戲羽橫烟暮遺音折葦秋衡陽千頃水汾曲一荒丘
鷰
夜雪軍聲急春池掌陣高淸劉詡掌沙淨卧看麗
鴨
亂建疑將鬪依言故不京秋一寒並影春水綠同生
烟浦釣舟
依約米家船疎林泊暮烟新詩吟未了搓上釣江編
荷鋤圖
天地一醉鄉今古有誰醒拼死劉伯倫令人愛深酒
蘭蕙圖
無芳非不多金石好兄弟誰佩小問之春風接襟袂
題何玉泉錢塘詩卷後何指地理術
青山到海盡神氣欲天浮安得真泰陵嬰着梧雲正愁

殘月清霜
石帶苔而蒼翠竹垂雨以珠綠
六羽之翬
趙承旨蘭石僧曰觀落照
天人淡凍芳澤野老沉吟屈
酒熟相寒
趙承旨畫松
濕雲若烟之餘潤見蒼龍之一體森然紫鱗冊之如戰掣激清
風而直指
題聶空山扇
客來山雨鳴澗客去山公羽酣眠花外春雲詩竹凉

道園遺藁卷之五

雍虞集伯生

絶句七言

次韻竹枝歌答袁伯長

伯長歌竹枝以促歸棹且言葉故鄉與竹枝古調相近約同賦以發它日千里命駕之意因用其韻

江水江花無盡期安得同舟及此時燕山春鴈更北去鄣人休唱鷓鴣詞

竹枝歌奉「諮」諸公送舊而歸暮聞短歌江上其竹枝之遺響乎因成四章

江上婆婆作大招行人見者為魂銷使君若愛桐江住莫道上江無暮潮

白雲堂上望中朝暮思裏帷作伎望君來江頭只是須臾別何處多情更有詩

憶奉君歡伎未成不承恩澤儘堪情羞思却恐傷明德不敢人前哭失聲

使君魂魄已飄颻那復思量更及儂自是人心難冷暖不關江水濺衣紅

甄秋日蜀棠

野棠青子來青鳥霜日清妍欲近人忽見嫣然紅數蕚故鄉情思不勝春

摘芙蓉

明月幷良是鏡湖緑茵隠約錦糢糊西風滿地吳王
醉卧看樓前教戦馬
見收父南山翁
先君萬死抱遺書付在諸孤手澤餘老眼欲枯那忍
讀春霜秋雨一菴居
奉承家祭若特危敢謂冲和在此枝宿授婆源勿憫
恨百年門戸豈吾私
眉菴自賦
家近眉山六十里晴空長見掃脩眉老去思鄉歸未
得故題菴子表新詩
幾見雙眉采石磯如今頭白眼猶青昔人一去不須
追

追卽寫山川作畫屏
横塘寺留題
幽舟風雨暮投宿簑笠敲門七尺藤知我自来無厌
住一龍留共佛前燈
洞庭湖
越澤吳山千里遠幷崖碧樹九秋高何由身似雲間
鶴横絶江湖一羽毛
晩過金山
雲連山樹樹連村數筆元暉水墨痕吟苦不知身入
畫更添白鳥破烟昏
趙承旨蹲躅畫眉
山鳥春深不自由晩鐘併作杜龍愁東風絳葉都題
徧不到離繙畫裏秋
宣和馬圖
凝神殿裏最朝回閒繫青驄照紫苔一日長安春事
老可能無意看花来
于勿梅東涼其下君遠祐中奉勅作草也
灤水東流繞露務開千門萬戸起崔嵬坡陀草色如波
浪長是宸遊六月来
方壺臨董元山水
雨餘千間共凝凌老樹横橋任往還盡日春雲生不
斷滄人共對董元山

息齋竹
西清閣老蒼玉翁愛寫疎篁弄晩風玉殿不高秋夜
冷好看横鳳月明中
書惟書撿下西清奇石幽篁步晩晴誰憶他年風雨
外渭川蒼玉一絲輕
寄張伯雨
湖中春水白鷗羣長齋默朝三素君揚許寫經屋滿
雪人間長史冠如雲
寄薛玄卿
碧落曾看沈侍郎旋簪冠玉謂虚皇風流外史渾相
似潘月疎星上建章

寄訢咲隠
無限江東日暮雲天宮説法夢中聞散花得見文殊
相雪藥玻瓈手自分
寄恩斷江
娑羅雙樹暁森〻曽對龕牀坐緑陰十載雲門那復
見若耶溪水向春深
寄王本齋
揚州何處好吹簫海闊天空碧漢遥故遣湘江孤鳳
去長吟休負月明宵
寄幹克莊僉憲
為懐同舘西河客不寄駝蓉枸杞紅豈想往来江海
上虚憑歸鴈問秋風
寄翰克莊惠白氈
白氈裁成鶴氅衣大茅山下向秋歸故人淮海應東
望雪影翩翩入翠微
別樊玄圃
郭西山路有寒梅想見登臨笛重回夜聽雨聲知水
長滿船明月幾時開
恭華道院納涼
陳郎大扇大於箕欲使清風四海知應是蓮花峰側
畔押天仙掌擘擎携持
手持道書入山舘長林無人月落半松花佛衣清露

深長嘯他峰起巢鸞
松風滿天山月高躡雲一似鴛鴦寺不知身是浮丘
伯細吹四古吹鳳鞚
虹玉通天閣夜章不留榻上付仙郎二時能解騎雲
者乞與龍駒灑下方
書蘇公帖後
蘇米空聞蜀賈舟機杼還憐倭墮表州畫又猶是黄
竹細和陶詩飽即休
坡翁謫黄州時月用四千五百錢日用不過百
五十而猶有餘以待賓客盖咸計六十千耳今
謫惠計歲用須二百千盖三倍矣日食萬錢者
何人哉士君子不以窮乏累其心而區區書亦盡
人事皆中理之所為也夫子在陳蔡以子路之
賢不能無慍見然處約之道君子小人之分見
焉徽子路無以殺厲言矣觀蘇公此帖思當時
之為此厲階者為之三歎云
書先參政與黄浮山試茶薇再花墳墨後
春服初成念子孫徽堂上列芳樽當時高興無人
會兄弟通家尚未存
書晩宋諸名公題陳郎大扇於箕欲使清風四海知應是蓮花峰側
峴首亭高故國詩飛仙掌擘擎龍無復更驅馳諸公盡向江
南老遺恨長隨墮淚碑

題宋淵聖宸翰
倉皇內禪計全踈貞幹其如積蠹餘不敢身先君父
死數封慈毅問安書
跋劉光遠湘川行藁後
白露橫江木葉秋故人相國況同舟爨歌自是當時
體不與漁人共暮愁
書子昂迴祐間墨蹟後
秦伎宮中感遇深一時千載託微吟主家歌舞今誰
在為置春衣淚不禁
細柳飛花拂曉風步隨車輦過橋東道傍石馬迷芳
草百轉流鶯入苑中
曾學知章乞鑑湖恩深無分得菟鱸舟一棹頭如
雪芳草連天路欲無
吳興公所書出師表
心許驅馳奉至尊書成揮涕試師下北龍菴裏聞風
月惟有幽人字字看
訪泚之不遇書壁
城南不逢李太白壁間獨見蔡真方池古石淨如
玉野鶴閑窓長似人
丁卯禮部考試次韻
先朝親擢捴真儒列坐春官席不虛白荀子雲天祿
閣校文安婉食無魚
禁城鐘鼓已隆隆把火吟猶看獨影同題得真材充國
用庶謂質行化洽風
憶昔坡頭接錦袍深恩王拔奉効微勞三年重得同清
夜宮燭風簾見月高
跑鵲尚銜金勒去曉鷄分送畫樓陳藝別東西憑教紅杏休開
敢早晚閑關踪雪泥
固陵寒潛匿
蕭條微命出蓬蒿飛躍無踰四伋高門鳳凰那類
此畫渠能使聖明勞
聞子知夫
花落故園聞子規春眠未起晝簾低常年五月居庸
道愁共行人聽鼯啼
白述
每懷衡岳讀殘書似憶青城舊隱居萬一天恩憐賀
監勅令何處結茅廬
東家四時詞
臨流洗現見長身白苧裁衣短葛巾納扇自題新得
句水亭分送倚欄人
摩挲蘚蝕賜硯龍團紫麝無譯玉井寒鷄不知誰是
客與子人言語近柳杆
蹙波千頃擁高髻手折芙蓉月下還解憶高堂風露
冷衲衣先送碧雲山

賀雪宮門上表歸省兼贈諸常侍花飛海南新送收香
鳥轉蘭覺清寒入翠帷

絶句

城南尺五野人居六月清陰八月如一色琅玕三百
箇猶堪裁作笈青書

金丹五頌

靈樓八月自天来瞻望初陽暉紫機空萬人如海誰覩
引九霞光裏識真師

手把金鍼徹夜縫鴛鴦翩出自機空萬人如海誰覩
得制人箇新袍似日紅

拮撏軋軋車聲曉烟凝破屋籠頭口自知重爲祖翁添註

題畫雪

脚可憐嘆苦爲孫児
等閒拈取一丸泥補破扶裘信手爲不因昆池擬落
地問君那得火龍騎
每上三山一逕微半間茅屋俯滄溟
曙月裏長懷玉雪魂

寄金蓬頭道人

宣城隨方接有生豈浮欲敲絃
水和月晴虛候履聲道人閒步
劉正甫周孟宣持菊客至

綠萼吹笙月色新玄都幾度會逢君桃春翻如雪雲林
鶴雙引菌茅訪野人

楊補之神道碑宮仲
拈香訓四首次韻
華陽經
初見清如相識爲伊忽
翻狂猶自把茱萸大嚼
傳語東籬毛詩中紀行詩後
不須要勒
嫩寒商重無窮地思如
對新妝粉面微紅檀沿
蓋隙四二笑含香未時春
色已到梅先放報人對物
莫特窗戰却道明月
走上回廊
右山開

題黃晉卿上京道中紀行詩後

少陵入蜀路崛崎故有凄涼五字詩供奉翰林隨翠
華應同調不同辭

題開元宮来鶴亭

羣真欲夜降華陽書聽仙音近玉床語罷是誰留別
鶴待君寒廟共馳翔

贈毛拱辰

亭前春雨長君若海上長鳴一日来從此琴心三疊
裏月明長見影徘徊

題明復菴

玉曰蕭霜月當戶竹窓映雪書燈滿床客来竟坐不交
語自撥丹火燒山香

青山白雲高
獨向山中訪隱君行窮千澗水沄沄仙家更在空青
外只許人間禮白雲
僧巨然山水
晚烟橫樹轉溪灣何處漁舟罷釣還門外東風吹雪
盡幽人同看巨然山
畫竹
不見高人王右丞岐陽石刻尚清真風毛染得春池
雨數尺新梢已過人
題戈叔義墨竹
江頭雨裏寫婿、更作新梢入晚烟遂有數竿題未
編龍吟清夜胃雲邊
題龍門寺
頻探菖蒲石磵濱住山不獃亦無嗔先生尚有貪泉
意更憶松花問道人
枯木寒巖絕色聲吟詩亦足未忘情不須更問臨川
叟作得胡笳幾拍成
題周東易進士為南郭園林記後
南郭名園繞隔隣好添花竹及清時歸來未老柴車
在百里尋春定可期
寄謝臨川王正則錄事
少陵不待草堂賞風雪空簷話舊思別去幾時春夜
暖五峰燈火馬爭馳
酬吳子高
調寄詞宮詞十二闋小窓風雨正蕭條悠悠春夢無
著黃竹遺聲雪滿天
題魏雄鄉齋壁
畫丙龍亡銀燭熒秋聲滿屋陸成川赤驩大士譚經
罷白首尚書草太玄
題畫
黃葉飄零潭國秋烟波無盡使人愁騷人欲賦湘妃
怨折得幽花寄遠遊
南浦寫
魏公茶府多豪俊文雅相從一舸中山雨浦雲都寫
遍湖東更有灌園翁
柯博士畫
枝地叅天獨老蒼幾年雨露更風霜新篁搖動多生
色更待空庭月影長
千年老蛟化為石蒼蘚枯槎角三尺亭亭玉立好兒
孫長倚天風動秋碧
秋江高
欲採蘋花隔遠汀舟橫不渡倚空青何由得似雙鸞
鵝長覽秋光共畫屏
紅蓼雙鳧

五湖烟雨一扁舟汎；聊忘去國憂歌枝紅蓼
畔一雙文羽伴人愁
　　程公濟掀篷梅
摘葉拈花無分誰能健步覓晴雲不須更待城邊
看全體東湖渠似君
　　題王[redacted]所藏歐陽文忠公遺墨集古錄跋尾
盤谷尚存初刻字淮西無復斷碑痕鄒鄒幽谷花如
錦必有遺書卧竹根
　　雙禽畫
天上碧桃春再拂人間翠竹晚娟雙飛不是青衣
使何處來風一信傳
　　臨王摩詰竹
岐山鳳去已千年遺跡疎林翠羽鮮一段風流何處
似終南秋色晚晴天
　　畫梅
千枝萬葉碧交加影落殘碑月橫沙倡是前身摩詰
在數微花下角巾斜
　　楊補之蘭
九畹參差數主業清江健筆揔春風大夫宗國多憂
思手把瑤瓊送幽鴻
　　商德符畫
曉陪紈扇侍宸衣霜葉青紅日色新誰見江山烟霧
起行吟澤畔老靈均

于昂古木
洞庵木落歷天長澤畔行吟鬢欲蒼見丹楓滿立昭潯浪
　　于昂畫菊
落木疎籬事幽元傳摹刻使人愁滿城風雨歸來晚真見吳興一段秋
　　畫梅風雪老姥四首
繁花千樹倚晴空不比疎枝冷雪中只為玉堂天黨近
所以詞林雪期待得紅塵吹盡陌聲微去已多時
綽約肌膚洞出新塵摩挲銅狄是何人已看天上千
年雪不作人間一日春
門戶重重下數枝娟靜好箱家兒孺時東閣多能賦
說與揚州何遜知
　　畫馬
晉史曾聞兩龍突開圖一見若駸迅去沙草青青塞柳黃
　　八駿士繼學畫太乙
山木深深亞掩扉時從高處望雲飛紫番春雨還秋
草送盡孤鴻獨自歸
共騎黃鵠過蒲京明月華星列畫屏記得當時祠太

乙安歌臨節王充庭

送紫高七商逵

論入名山採紫芝只緣秋露已忘饑東南際海蓬萊
盡欲向羅浮更覓誰

贈傅與礪

木玉空青不易求蘭芳翡翠拂清秋丈情豈是人間
少不到高唐夢未休

贈盧生鉢詩

盧生來寓老夫詩老夫深斷與世違華盖白雲三兩
句只堪獨詠莫傳知

題范徳機墨蹟後

角雄笋醉後枕溪眠

凡骨蛇餘清似雪高情起處一絲輕玉堂只在人間
世回首蕭閒愧後生

種橘

庭前嘉樹種來遲霜實經年赤壁枝寄語巴園好相
待商山更有一盤碁

彭致中送松花

幽人歲歲送松花指與吾人老已加欲學彭羽年八
百鼎盛金粉養黃芽

喜雨寄郡中諸官

仙馭東行應望霓吏民迎拜出雲霓到城兒滿三農
意喜雨亭成太守題

題表姪陳可立雜興五首

山崖巖澗曹四圍芳草此青袍中間有箇支離
木曲折無知壽冢高

蘭：翠羽動晴空知是南山白鳳雛莫道玉階風露
冷要看千尺拂雲霄

清江上倚扁舟爾得琅玕一尺秋感徧風霜如鐵
石世人偏識老胡州

燭房如山鑿潮沙鐵網珊瑚浪中出何處龍孫好頭
角亦玩明珠美風日

南枝煖復娟此樹枯羞更可憐石角莫令牛礪
角雄劈酔後枕溪眠

高抑金絲績雨晴桃花灼灼陽溪上明鏡源若是忘機
者鷗鷺鷗鷺總不驚

百頃汀洲落日明稻田閑水與陂平白頭想見荒陂
去無數鳴蜩管送迎

江潭木落鴈初飛已有秋聲動碧扉虛似是洞庭張樂
地徵風蘆翼翔立跡

雪滿高林水滿畴真鴻亦為稻梁謀此時最憶江南
岸一色蘆花著釣舟

玉色臨池靜不言翛然翠袖共黃昏玉堂清冷無人
到且對江南烟雨村

贈朱本初

霜雪摧殘潤益非深根千歲斧斤違寸心不逐飛烟
化還作玄雲繞紫微
珥貂鳴珮入明光新墨初成進御床草野小臣春夢
短牆懷梁翰侍君王
近階晨趨接佩聲又紆朱綬向江城丹心要似東陽
水釀作官壺徹底清
頻爰燒香是鼻塵未應緣鼠又驚人方床石鼎渦清
畫一縷山雲伴老身

葛子熙欲往吳越售長安諸碑以危太樸
書來求詩書扉餘空尚多紙佳極宜於書
不忍虛絕之因題此詩贈子熙兼寄察仲

提學亦欲故人知吾得太樸也
子熙養母極艱辛馳走東西又幾春我欲和畧田舍
近白雲不足療清貧
漢唐妙刻出長安誰贈茅容具晚飧應有醉翁方集
古千金不惜買琅玕

浙都提學三年別我向山中每夢之字是盡拋書卷
却綠楊紅杏樂清時
流求窈窕窗中畫擡抗蒹葭條袖裏書太白山深空積
雪蓬萊海闊自晴虛

子熙三歲而孤勤於學勇於長而為養甚孝獨恨
貧耳然苦節亦難能也吳集書

寄朱環溪
賢郎肯為諸生出不厭關干首

城東普熏香積飯室中同供妙天花清涼山上不
石猫結慈雲候翠華
達磨
萬里西來言不契九年壁底影為雙等閒風信生蘆
葉雲散青天月滿江
何奉議子路問津圖
日向雪壇詠莫春無言可以諭天真堂堂正道行將
去勿傍他門別問津
荷蓉圖
道上相遭荷葉翁殺雞喂宿甚徒容如何不及乘桴
意更待重來果不逢
道圖未至
二一
李凌別蘇武
老羝已乳鴈書傳去住初分哭向天明日節髮歸漢
地將軍應是獨潸然
義之觀鵝
劉溪春雨曉生波道士扁舟宵見過換取蔺庭歸別
語人間長憶鳳文羅
孟浩然
風雪高堂破帽温七人留重一人存昔時耆舊那堪
論獨釣樓頭冢斷魂
和靖行吟
擬鳥微吟午夜清心空與月合圓明無端却作梅花
恩著影緣香夢不成
陶校真雪
真雪風流孤自娛高踪閒步玉扶疏
梁列屋閒居亦不須
醉翁亭記
醉翁亭四十場稱翁寫出谷相隨樂意同前引朱衣垂白
髮花開山谷幾春風
原泉圖
九天飛瀑下巖幽去作江河萬古流倘杖不知春雨
過青山如洗暮雲收
贈王白得
江上秋風日夜深丹墀此鳥相捻堪吟可能阿閣承朝
日五作衆姜翥鳳音
送余道士
憶昔遊京最少年等閒詩句被人傳君今似我當時
面玉雪春風上客船
諸老愛賢飢渴如才高十誠美豈容虛子當徑上蓬萊
習編讀人間未見書
孟浩然
應有多清問故人為言一溪上船頭春來雨過清如
鏡照見蒲葵白髮新
迪祐三年四月合圓明無端却作梅花
金鴈欲訪諾公以王事不果
令二十年

昔曾嚴頭諾詎羅賓客猶在石磐陀上人幾歲離金
鴈海月江雲弄碧波
寄讓上人
不見讓公二十年石橋阿依舊駕晴川空應和畫寒山
集儻許人間一句傳
寄曇芳唉
優鉢曇華一度開梵王大帝釋自拈來人間覓實那能
盡斬媿文殊大辯才
寄光雪窓
栴檀軒中少塵事風竹共兩青蔡只今主人相憶
否風雨扁舟夏雁聲

宿天寧寺
丈室千函貝葉書昧旦鳴鐘起晨鳥庭除道人久不到城
府愛此渾如澗谷居
閒白雲上人自吳中來訪表姪陳可復書
其像因題二絕句
編繒寶藏畫垂簾三載歸來白髮添萬斛春泉盤石
坐龍宮又擬借華巖
題憑九淵里空龍
省乘雲氣九天行振已槎揚鬐海岳驚變化已隨雷雨
遠作成霖雨慰蒼生
題了堂上人所藏雲屋圖
鎮日秋風草屋歌海潮聲上接天池白雲捧盡青山
在衲被蒙頭捻不知
題秦誠夫所藏山水
十百相連底處山雨雲時復到人間山中草木自寒
暑長與幽人相對閒
海外誰云更九州駕言從此汎扁舟垂綸未必悠悠
者帶雨看潮散髮愁
墨梅
霜月清江一棹過誰將長影照寒波浮雲日暮長安
遠莫羨宮粧揚翠蛾

狨兒桃
書樓春晝雨窗幽一樹桃花思不羣彈指樓開當日
白莫教童子是塵雲
洪厓橋
澄江如練碧悠悠一色蘆花霜復遠洲無盡春天歸鴈
急月明寒影不曾留
橫橋攜手踏溶流無盡清泉意自幽天外浮雲飛鳥
散柳陰猶有釣魚舟
五絃琴詩為劉子雨賦
海上微風動五絃九疑蒼翠幕雨餘天仲尼昔日聞韶
地肉味都忘思惘然
錦瑟無端五十絃五音繁會亂春筵不知簡易高人

意目送歸鴻碧海天
次書巢雜韻
北巷高齋滿硯水柴門誰許小童應喜幽人自得迎年
術不信昌陽是稀苓
坐上清樽日不虛長歌誰欵食無魚主人何物為生
計五尺危巢萬卷書
畫虎
目鏡眈眈鎮坐隅高堂白晝走睢盱良工不寫凡毛
骨驚世文章欵若無
畫鶴
一藥金粟長靈芽不待春風自放花牧拾煤煤和玉
屑昔時眉嫵是君家
海風吹月憶危巢清夜梳翎弄素手自和未許旁人空
客來相對飲無何客去杯羹美手自和未許旁人空咲
畫每聽長唳向松梢
老誰知小屋得春多
題畫
息齋墨竹
銀鼠為裘著來早八月遂兔陰山道裹草蕭蕭風露
寒將軍頭鬚一時老
畫松
天池昨夜風雷起千尺渴蛟餐石髓神君叱之不敢
去影落吳松半江水
漁樂圖
江上青青列數峯千重樓觀杜宮為雲為雨無朝
暮卧看常年屬釣翁
雨竹
木落湘潭江水秋雨痕都付竹梢頭黃陵廟裏猿啼
夜何處能銷宋玉愁
村夜上元作
滿城簫鼓慕相催田父村尚醉未回野廟殘燈燒未
百牛圖
妙手精思畫百牛古來遺事極堪求一牛耕罷無消
息野水閒田不見收
畫虎
目鏡眈眈鎮坐隅高堂白晝走睢盱良工不寫凡毛
骨驚世文章欵若無
畫鶴
海風吹月憶危巢清夜梳翎弄素手自和未許旁人空
客來相對飲無何客去杯羹美手自和未許旁人空咲
畫每聽長唳向松梢
息齋墨竹
江上秋風已滿林玉堦夜色自蕭森弄多剩得瀟湘
秀出千林思不羣獨令春雨對江雲平津若有歸來
劒定化雙龍起夜分
蘭
水生溫浦碧鄰鄰沙際倘業數歲春莫怪山林蓋箕
氣清芳端合屬幽人
雨竹
木落湘潭江水秋雨痕都付竹梢頭黃陵廟裏猿啼
夜何處能銷宋玉愁
村夜上元作
滿城簫鼓慕相催田父村尚醉未回野廟殘燈燒未
上烟雨重重具釣舟
數畳臨溪晚不收遠盧三尺抱寒甌愁金鱗自在江湖

靄霏〻山雨遂人衆

送艾幼清歸臨川

幼清手錄唐文藝苑諸詩過夜分秋氣春蘭隨物
轉獨臨野水拾殘雲

昱上人盆竹

霜枝一寸節如針亦有蒼然萬古心還憶道人分種
日疎節八尺慶千岑

我憶蘆茨萬竹叢吳中遥見小玲瓏居然風露千林
晚猶稱行吟白髮翁

題夢良梅

夢良墨妙近倣清江時出其清苦此卷乃又澹泊相遭之極者也把玩久之夢良白稱錦屏山人蓋與予皆蜀人也歲月相望雖久而無故鄉之思故為賦此

汀烟冉冉竹重重老幹疎花吹晚風壯遊燕薊今白髮猶稱行吟白髮翁

弟簪曝日歸來晚野水荒雲誰是伴一枝已見故人心三尺未愁橫幅短

冰懷

青鞋踏遍蓴苔迹萬里橋南風琴情隔岸飛來如送客蓋橋南畔行人立盍蓴蓴〻船去急雲連北闕恨天

深閉洛西山和露向玉顏惆悵江波隔夜流塵空寂寞琴絃可憐蓬鬢已驚風好在葵心猶向日

菱花半掩無消息腸斷城頭秋月白故園能隔幾長亭羌笛一聲歸未得

道園遺藁卷之五

先叔祖學士虞公詩文有道園學古錄翰林珠玉等編已行于世然竊讀之每慮其有所遺落凡南北士夫間錄為蒐獵求之累年始得詩凡一百餘首皆帥在人耳目及得之親筆者蓋懼其以偽亂真故不敢不為之審擇也惟先叔祖鴻文鉅筆著在天下家傳人誦其大篇大什諸編蓋已得其八九此蓋拾遺補缺庶免有湮沒之歎方類聚成編吾友金君伯祥乃必用壽諸梓其子鏐書以入刻伯祥之施不以廣其傳命其子鏐書以入刻伯祥之施不其永耶外有雜文諸賦尚有俟於他日云至正十四年五月甲子從孫堪百拜謹識

樂府

燭影搖紅

淮南故將軍家有歌姬才容白許善白度曲歌

陽守淮陽姬為將軍領一見公竟不及見而卒

容有為公賦此曲者

雪映虛檐夢魂正繞陽臺近朝來淮南憲略

衣裳冷應念蘭心蕙性對芳年才華自信洞房春曉

擾羽毛宮珠翠紛紛○板壁紅牙手痕猶在餘香淚

當時惟待醉翁來教聽鳥啼引可憐門巷未領但雕

梁塵鎖霧暗紗窗夜月轉西廂梧桐疎影

蝶戀花

一

清夜月轉西廂梧桐疎影

獸黃蕖賦頭其後云昨日得

卿黃菊賦細萸金英題作句中猶覺有餘香

冷落西風吹不去二月未與楊花鎮隊飛仲觀

杏城東坐客有為余誦此者因括檮腔令佐

酒者歌之

昨日得卿黃菊賦細萸金英題作多情句冷落西風

吹不去袖中猶有餘香度○倉海塵生秋日暮玉砌

攔木葉鳴疎雨江花白頭心雨〈苦素琴猶寫幽蘭譜

賀新郎

五月中以小疾家居陳彼仲助教言乳燕飛華

屋謂宜其連度數曲也彼其辭妙則聲必律稔

書語甲夜有友人湖上舟到宮所而井至賦此

丹荔如火思江城菖蒲風乍起初聞記荔底成陳又過筍紙應

遲佳實恐膠口新成詩無那山臨岸曲命輕舸○涼宵

共討銀鉤座客清輝千里照人寒務低雲髻準備翻梁

栖飛燕晚新來主安歎會少離多必我留滯文園

頭先白念琴心久為芳塵鎖風入松為蒲田壽

清夜肯相過春碧捲紅綃畫橋幾度徘徊月梁

園無復雪訶門外雪深三尺窓中翠淺雙蛾○舊

家丹荔錦文柯新玉粟笨駝安日近天涯遂行雲

多不到江皮欲寄新詞為壽先生待數誰歌

鳴鶴餘音

全真馮尊師本燕趙書生游汴遇異人得仙學所賦歌曲高潔雄邁物表傳者蘇武慢十篇論修仙之事會前十篇道遺世之樂後十篇論修仙之事會稽賈無隱獨善歌之聞者有凌雲之思無復流連光景者矣予山居每登高望遠則與無隱歌而和之無隱曰公當為我更作十篇居兩年得兩篇半殊未快意也昭陽協洽之年嘉平之月長兒之官毘維淳予與客清江趙伯友臨川黃觀我陳可立游東州吳文明平陽李平幼子翁歸汎舟送之水涸轉鄱陽湖上

豫章遇風雪十五六日不能達三百里清夜秉燭危坐高唱二三小間得七篇半每篇成無隱即歌之馮尊師天外有聞能乘風為我一來聽耶明春舟中又得二篇併無俗念一首後三年仙游山水致中取而刻之與鄱簽高明共一笑之樂也道園道人虞集翁生記

蘇武慢

洲晞髮太霞林杪蒼龍騰海白鶴衝霄顛倒一時俱了望清都獨步高秋風露洞天初曉掃盡風雲綽開塵土落得半丘藏拙青松為蓋白石為床一切物情休歇幾度蓬萊布袍長劍閒對海波

登瀛是誰家酒熟仙翁邀我共看明月歸去也王宇寒寒銀河耿耿鐵笛一聲山裂三花高擁九烝彌羅縹緲泰清瑤闕手把芙蓉凌空飛步今夜幾人朝謁便翻身北斗為杓徧散瑯甌看盡山月來時海風不動平地玉樓瓊宇桂子飄香露華如水自按洞簫如縷杳杳冥冥冷歷歷青鳥鮮傳芳語太微中鸞鶴相求盡是舊時真侶君聽取列

豹重關鼓雷千吏天界更多官府石女簪花术人勸酒為我此間聊住高唱徵吟揮毫萬丈塵世等閒今古看空山一色青青何意斷雲殘雨

浩月清霜釣舟如葉閒渡小溪澄碧浪漾無聲玉虹橫野平柄正垂天北半幅烏紗數根華髮一綱野鳥飛寫問回仙城南老樹能見幾何今昔西華頂十丈高花九天秋露結就翠房瑤實脫屣非難凌空何遠三咽雪厭冰液辟穀神方飡霞真訣一去更無消息笑人間長住虛空誰似一輪紅日

放櫂滄浪落霞殘照聊倚岸迴山轉乘鴈雙鳥斷蘆漂葦身在畫圖秋晚雨送灘聲風搖燭影深夜尚波

吟卷箕離情何必天涯咫尺路遙人遠。空自咲洛下書生襄陽耆舊籍夢底緣時曾見老矣浮丘賦詩明月千仞碧天長劒雪霽瓊樓春生瑤席容我故山高燕待雞鳴曰出羅浮飛度海波清淺。

對酒當歌無愁可解是个道人標格好風過耳皓月盈懷清淨水聲山色世上千年山中七日隨處慣曾

為客盡虛空北斗南辰此事有誰消得。曾聽得碧眼胡僧布袍滄海直下釣絲千尺犁取鯨魚風雷變化不是等閑奇特寒暑相推乾坤不用歷劫不為陳迹可憐生忘却高年長伴小兒嬉劇。

憶昔坡仙夜游赤壁孤鶴掠舟西過英雄消盡身世茫然月小水寒星大何似漁翁不知今古醉傍蓼花一徑通幽盡屏橫翠行到白雲深處世外錨桅井邊燃火夢相逢羽服翩翻翠米必此時非我。誰解道歲晚江空風帆目力橫槊賦詩江左清露方當晚風洲佳橘別有種萱瑤圃檀板輕敲素琴閑弄奉獻鳳膏渚多少短歌長些玉宇高寒故人何處眇眇予懷無

那歎乘桴浮海飄然從者未知誰可

底便扶攜穿起鮮魚博得一樽同醉

十載燕山十年江上憤見半生風雪對雪無舟泛舟無雪不遇並時高潔辭港殘沙今茲何夕一似剡溪歸越但掀篷數尺梅花人跡鳥飛俱絕。君不見五老危巔浮丘絕頂咲我早生華髮送老還童易愈為妙空有九還丹訣。

一景浮空天半眩海一體本無分別便堪稱六一仙八千古太虛明月

歸去來兮昨非今是惆悵羅浮悲笑語迷途未遠晨曦熹微乃命道夫先路風颭舟輕候門童稚此日載瞻衡宇酒盈樽三徑雖荒松菊宛然如故。

世相違舊交俱息更復駕言烏取琴書情話尋壑經丘倦鳥倦雲容與農人告我有事西疇孤櫂賦詩春雨但樂夫天命何疑乘化任渠留去

六十歸來今過七十感謝聖恩嘉惠卓眠晏起渴飲飢餐自己了無星事數卷破硯聊表秀才而已道先生快寫能吟直是一个青藜鞍雙芒屨走去渡頭觀水逝者滔滔來之衰衰不覺日斜風細有一漁翁驚然相喚你在看他其

矣調理自存甚酌清廟朱絲蒲堂金石隱几似聞更
作農人三令告我有事西疇窈窕扶書牛角
無俗念
十年窓下見古今成敗弋多豪傑誰會誰能誰不濟
故紙數行明滅亂葉西風遊絲春夢轉無休歇爲
他憔悴不知有甚干涉○寥寥無住閑身盡虛空界
一片中宵月雲去雲來無定相月亦本無還缺非色
非空非心非佛教我如何說不妙跬步蹉蛉飛上銀
關軒轅皇帝初得僊鼎湖一去三千年周流三十六洞天滄中
日月星辰連騎龍駕景游八極軒轅方劒無人識東
海青童寄消息

道園遺藁卷之六終
促拍滿路花 往時有人書此詞於洲東酒肆壁閒感愛其詞不能歌也
三年前有醉道士歌于廣陵帝中華出隨歌得之乃知其
爲促拍滿路花也谷子昂加釀鄰語改數其好慶山谷老人爲
錄稽又以告深於義味者
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黃塵車馬道獨上清閒自然纔煩攘與
龍蟠九轉丹砂訣苓心三數藥室有舞鸞飛傳信魚貫帶銘蟬佩
貴欲東天黃梁炊未熟夢覺殘是非海東
南去白鷴紅蓼又尋溫浦廬山

集254-574